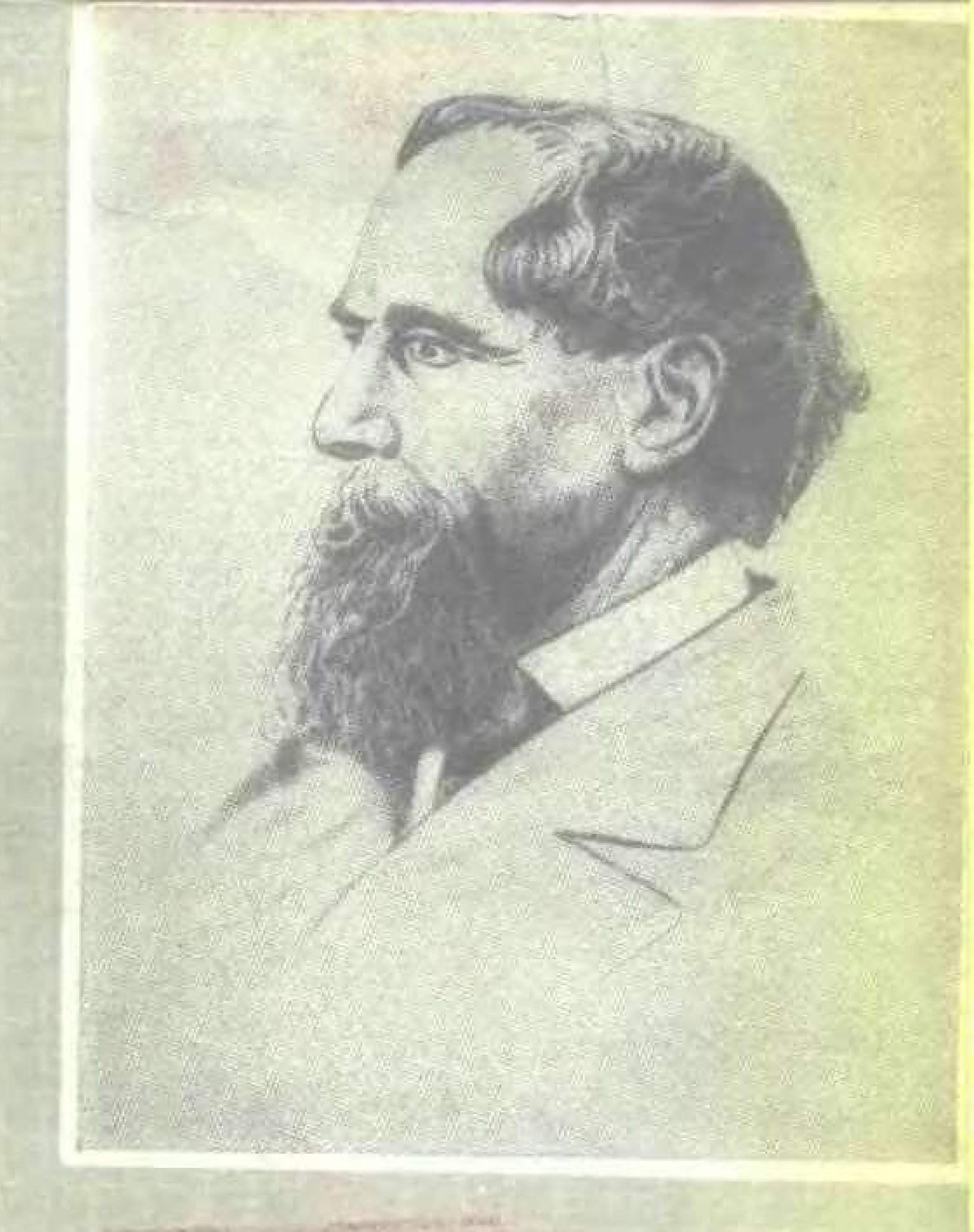


老古玩店

[英] 狄更斯 著



〔英〕狄更斯著

老古玩店

上

许君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狄更斯著

老古玩店

下

许君远译



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根据 Thomas Nelson & Sons 版本译出

老 古 玩 店

上册

〔英〕狄更斯 著

许君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4,000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5,000册

书号：10188·106 定价：1.15元

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根据 Thomas Nelson & Sons 版本译出

老 古 玩 店

下 册

〔英〕狄 更 斯 著

许 君 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47,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0册

书号：10188·158 定价：1.1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叙述一个女孩子的悲惨身世。她很早就丧失了父母，由外祖父抚养培护，两人相依为命。后因老人嗜赌破产，他们便弃家流浪，度着类似乞丐的生活。焦忧和贫困的煎迫损害了她的健康，很快就结束了她那短短的生命。故事哀婉动人，描写细腻而富风趣。



《老古玩店》小论

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是在一八四一年发表的。它是属于狄更斯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作品。狄更斯在《老古玩店》前后所写的作品有《奥列弗·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可贝》、《巴那勃·鲁奇》、《美国札记》以及《马丁·朱述威特》。

狄更斯是一个对被侮辱与受迫害的人们充满着深刻同情的作家。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引起剧烈的变化。英国的手工业这时候已经逐步被机器大工业所排挤掉。新兴的工业城镇纷纷崛起，大量劳动力涌向工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工人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然而工资低微，而且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同时，英国的农业也日益资本主义化，原来属于村社的土地这时都变成大地主的私产，转而落入租佃农场主手里。在资本主义这个恶魔的威胁下，原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过着停滞而又平静的生活的人们，一觉醒来之后，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给撵到了户外，撵到了街上，就象遭到了一场大地震或者大洪水的冲击似的。他们从此背井离乡，天天在饥饿线上挣扎。狄更斯在《老古玩店》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物的命运。

书名《老古玩店》，看来是带有象征的意义的。这家"老古玩店"就开在伦敦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古旧和珍奇东西

的收容所”。这里有一套一套的甲胄，有从寺庙里搬来的斑斓雕刻，有各种生锈的兵器，有残缺了的瓷、木、铁和象牙的造像。这些东西都是店主吐伦特老头从古老的教堂、坟墓和废宅中搜集来的。这样一家衰败老朽的老古玩店，正是已经日暮途穷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它自然经不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

吐伦特老头和他的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的女儿早就因为不幸的婚姻问题而死去。她遗下一子一女。然而儿子变成了市井无赖，眼前只有外祖父和外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吐伦特老头有鉴于他女儿的悲惨的命运，竭力要想致富，以便在他身后他外孙女能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落入了高利贷者暴发户丹尼尔·奎尔普的魔爪。奎尔普这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利用高利贷不仅夺走了这家老古玩店的全部财产，还想夺取老人的外孙女，美丽的耐儿。老人和耐儿被迫偷偷地离开了伦敦。

奎尔普还不是一个工厂老板，然而毫无疑问，他是资本主义在英国土地上崛起以后的产物。狄更斯在小说里说奎尔普的“经营五花八门，业务也难以统计”：“他经收河滨上整个地区里污秽的大街小巷的租金，贷款给商船上的水手和小职员，参加航驶东印度的商轮高级船员的投机生意”，在泰晤士河南岸还有一个“奎尔普码头”，此外，他还是一个旧船拆卖商……因此这个相貌丑陋的怪物，实际上却控制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吐伦特和耐儿祖孙两人的被逐，是有普遍的意义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是手工业工人、个体农民弄得被赶出了家门，就是原来过着小康生活的小私有者，也被迫加入了他们的长长的流浪的队伍。

吐伦特和耐儿离开了伦敦僻静的角落之后，经历了颠沛流离、乞丐似的生活。开头，他们害怕奎尔普的追踪，他们尽量拣

选村野小路走。他们只能在荒村小店借宿，只能与流浪艺人为伍，只能与从事蜡像巡回展览的乍莱太太结伴。沿途他们虽然也遇到几个好心的人，然而也有一些人却想抓他们去请赏，还有几个坏蛋引诱老头儿去赌博，最后甚至逼着老头儿去偷钱来赌。在远离城市的乡野，一样也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黑暗势力威胁着他们祖孙俩，他们不得不再次逃跑。

有一回，他们在大雨滂沱之下来到一个畸形发展的阴沉的城市。他们见到了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景象：只用几块粗糙的木板或是破屋顶似的东西覆盖着的奇怪的机器，象受苦的动物在那里翻滚转动；在火与烟中，一群人就象巨人般在那里工作着，他们好象鬼怪似地行动，热火把他们烤得又红又痛苦；还有上百种新奇的、非人间的怪声；到处是煤灰、烟尘和泥泞，烟尘和煤灰使得萎缩了的叶子和粗糙的花朵都染上了黑色……这种阴沉的地方和沉闷的空气使得祖孙两人感到呼吸困难，情绪忧郁，吓得他们只好继续向僻静的地方逃跑。

直到最后，他们才在那个再度重逢的好心的教师的帮助下，在一所教堂里暂时栖身下来。然而经过长时间艰苦而不安定的漂泊生活，耐儿的身心已经备受损伤，她终于因为疲劳过度精力衰竭在那里死去。

耐儿的死亡，是狄更斯对英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强有力的控诉。耐儿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十分善良的姑娘，她还不满十四岁，她热爱大自然，爱花，爱小鸟儿，她身上所显现的旺盛的青春，和这个衰朽破败的“老古玩店”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当她“踏着愉快轻巧的步子在积满灰尘的宝物”中间走过的时候，周围的事物就似乎出现了生机。本来这样的姑娘是应该过一种幸福的生活的，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在当时阶级分化已经愈来愈

剧烈的英国社会中是占不到应有的位置的。在她的身旁不仅有丑恶凶狠的奎尔普虎视眈眈地窥伺着——仅仅因为她还不满十四岁，才没有马上遭受蹂躏，——而且她的虎狼般狠毒的哥哥福来德·吐伦特也在动她的脑筋。他为了夺取老吐伦特的财产，力劝他的朋友斯威夫勒娶她为妻："在她的年龄上可能是很容易听话和被说服的。如果我把她带过来，我敢说用不着什么劝诱和恫吓就会叫她服从我的意志。"

由此可见，在耐儿还未成年的时候，在她的面前就布满漩涡和暗礁，随时随地都可以毁灭她的一生。但是，耐儿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她的年龄虽然还很幼小，然而由于她的特殊的生活环境：无父无母，只有一个衰老的外祖父，许多事情需要直接对付，这反而锻炼了她的性格。她在许多地方反而比她外祖父更有主见。连她的外祖父都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我是孩子，她是成人。"当奎尔普打听到吐伦特老头并没有什么存款，他直接进驻他们的住宅，准备实行筹之已久的阴谋的时候，是耐儿主动劝说外祖父立即离开这个已不是他们的住宅的地方。后来，当外祖父受到赌棍的引诱差一点走上犯罪道路的时候，又是耐儿及时发现这件事，马上叫醒外祖父，要他当天晚上就同她一起逃走。在态度坚决的外孙女面前，老人完全被征服了，"简直就要在她的面前又瑟缩又惶恐地倒下来，好象有什么超人面对着他似的"。而女孩子由于救了外祖父，也感到自己拥有一种从前不为她所了解的力量。她觉得，现在不能再把责任分给谁了，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担子就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但是黑暗环境的压力实在太强大了，耐儿结果还是夭折了，然而她并没有屈服。

狄更斯是怀着最深厚的同情、同时又是以最强大的艺术力

量来塑造耐儿这个人物的。过去时代的作家写了不少孤儿题材的作品，但是狄更斯所创造的耐儿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之一。《老古玩店》这部小说最初是分期刊登的。它一发表，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读者满怀着深切的同情一本接一本地注视着长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命运。他们知道这个女主人公的命运现在完全操在小说作者的手里，他们向狄更斯发出了许许多多请求，希望能把耐儿的生命保全下来。

狄更斯的一个朋友，演员麦克莱迪就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则日记里写道："我曾要求过狄更斯保全耐儿的生命，还向他指出过，他太残酷了。"但过了几天，他在另一则日记里记道：他收到了狄更斯寄来的刊载这部作品最后一部分的一个分册，他读了小说中关于这个可贵的女孩子死亡的描写，他的血管里的血好象是凝结起来了。他试着想把它读完，但是却做不到。

甚至还有读者这样说：

"我们埋葬过战士和诗人，埋葬过王子和国王，但是群众给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送葬时都不会象给小耐儿送葬时这样真诚地震动过……"

然而让耐儿最后死去，这不是出于狄更斯的"残酷"，这是由当时英国的实际生活所决定的。

除了耐儿之外，狄更斯还写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命运。她是奎尔普的帮凶——律师布拉斯兄妹所雇用的小女用人。那个浪荡子斯威夫勒给她起了一个"侯爵夫人"的绰号。布拉斯兄妹对待她真是十分残酷，只让她在潮湿的厨房里干活，每天只给她吃极少量的东西，"每件器物都加上锁"，"盐盒，肉橱，全部封闭"，不让她有偷东西吃的机会。甚至也不让她有"立在大门口呼吸

一下空气"的自由。然而，由于这个小女用人无意中窥听到了布拉斯兄妹蓄意栽赃陷害一个忠于耐儿的小伙子——吉特的秘密，最后同斯威夫勒一起把这事揭发了出来，她后来的命运，要比耐儿好得多。

狄更斯在《老古玩店》里对当时英国现实生活的揭露真是异常深刻。他不仅以大量的篇幅揭露奎尔普们、布拉斯们对女孩子们的迫害，而且还极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司法界的腐败。尽管布拉斯诬陷小伙子吉特偷窃他五镑钱这一案本身存在很大疑问，然而戴假发的法官们却完全信以为真，对吉特竟以盗窃重罪提起公诉。他们把吉特因为被监禁十天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颤认为正是有罪的表现，结果把他判处流放。要不是小女用人的解救，吉特马上就要被押解走了。

狄更斯所以对社会上的不公正如此深恶痛绝，对被压迫的人们充满如此深厚的同情，这同他的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是分不开的。狄更斯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关在债务人监狱里，全家也被迫住进拘留所里，而他自己则被送到鞋油工场当童工。显而易见，正是这段生活经历激励着这位伟大的作家经常写到孩子们的命运，经常写到法院与监狱。

毫无疑问，《老古玩店》在狄更斯所写的全部长篇小说中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从它出版至今虽然已经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但是从今天看来，它还是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强大的魅力的。

辛 未 艾

主要人物表

耐儿·吐伦特 本书女主角，简称小耐儿或女孩子，爱称耐丽。孤儿，由她的外祖父抚养。

福来德立克·吐伦特 简称福来德，耐儿的哥哥。一个行为不端的青年。

老人 耐儿的外祖父。伦敦的古玩商。因为嗜赌而破产，带着耐儿到处漂流，最后两人全客死异乡。

吉特 全名为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古玩商店的小仆人，耐儿的忠实朋友。老人离开伦敦后吉特即在加兰德家中服役。

那布尔斯太太 吉特的母亲，寡妇。

巴巴拉 加兰德家中的小大姐，后嫁吉特。

加兰德先生 一位和蔼肥胖的小老头儿，吉特和巴巴拉的主人。一家三口，他的儿子阿伯尔是公证人威则登先生的徒弟。

理查·斯威夫勒先生 简称狄克。福来德立克·吐伦特的朋友，一个没有主张的青年，曾受奎尔普利用，充任布拉斯的办事员。在他一次严重的疾病中，曾经受到布拉斯家中一个小女用人"侯爵夫人"的照顾，而得以恢复健康，后来便同她结了婚。

马尔顿先生 一位忠厚善良的穷教师，耐儿和她外祖父在漂流中遇到的朋友，给了女孩子很大的帮助。

独身绅士 耐儿外祖父的弟弟。

丹尼尔·奎尔普 一个又狡猾又残暴的矮子，一肚子坏杂碎，他不只陷害了耐儿的外祖父，甚至他老婆也被他欺负得透不过气来。

桑普森·布拉斯 一个下流律师，他和他的妹妹萨丽·布拉斯，全是奎尔

普恶毒计划的忠实执行者。

汤姆·斯考特 奎尔普的码头办公室中的小厮。

乍莱太太 蜡像展览馆主，是一位仁慈忠厚的人，耐儿和她的外祖父曾替她工作过。

汤麦斯·柯德林和矮脚 两个演潘池傀儡戏的人，耐儿和她的外祖父和他们同过路。

第　一　章

我虽然上了年纪，晚上却经常到外面去散步。在夏季，我往往清早出门，终日在田野里和曲径中遨游，甚至流连几天或几个星期。但是除非是在乡下，我很少在断黑以前出门，感谢苍天，我同任何生物一样，爱它的光明，也能感觉光明普照的愉快。

我所以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这种习惯，一方面是因为它对我的病体有益，另一方面则因为它给了我一个研究街上来往行人的性格和职业的机会。中午阳光眩眼，行人来去匆匆，极不适合于我这种无聊的工作。路灯或橱窗灯光映照出来的一闪一闪的面影，往往比白昼显示得更清楚，更有利于我的要求。再有呢——如果我必须说出实情：在这方面夜晚比白昼温和得多，在白昼，一个空中楼阁将近完成的时候，往往横遭摧残，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那种经常的踱来踱去，那种永远没止境的行动，那种把粗糙石块磨得平滑生光的川流不息的践踏——住在小巷子里面的人们听起来竟会不觉得厌烦，岂不是一件奇事！试想一位住在例如圣马丁场① 一类地方的病人，怎样倾听脚步的声音，在痛苦和疲倦夹攻之下，还要不由自主地（好象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一件任务

---

① 圣马丁场 (Saint Martin's Court)，在伦敦循法尔格尔广场，指圣马丁教堂前面的几块空场。

似地）被迫去分辨，哪些步履是属于成人的，哪些才是属于儿童的，哪种是穿着长靴的美少年的，哪种才是拖着破鞋的乞丐的，哪种是闲荡，哪种是急行，哪种是流浪汉漫无目标的沉重脚步，哪种才是满怀希望及时行乐者的疾走——试想这种纷嚣叫闹永远浮现在他的感觉里面，生命的河流不停地灌注到他那不得安定的梦中，好象他身死而知觉未失，注定要躺在一个喧闹的教堂公墓里面，一辈子也没有清净的希望！

且说成队的群众川流不息地在桥上（至少是那些不用纳税的桥上）来来去去，在美好的黄昏，许多人无精打采地驻足俯瞰流水，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觉得它要沿着绿色堤岸下流，河面越来越见开阔，直到最后汇潴于漫无涯际的海洋——另外一些人，把身上的重负放下来，停在桥上歇歇脚，他们凭栏遥望，遐想着抽烟、逍遥自在地消磨一生，在太阳下面一块灼热的油布上睡，听任小船沉静地、缓缓地、懒洋洋地漂流，那该是多么幸福——此外还有一些属于截然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怀着更为沉重的心情停在那里，记起了从前听人说过或者在书上读过，投水不是一种困难的死，而是最容易和最好的自杀方法。

修道院花园市场①在太阳初升的时候，不论是春天或夏天，香花的芬芳弥漫空际，把前一天夜里不洁净的酒肉气息压了下去，使得通晚悬在阁楼窗外的萎靡的画眉鸟快乐得半疯了。可怜的小鸟！它是许多别的小俘虏唯一同病相怜的生物了，一些俘虏正在企图逃避醉汉买主的灼热手掌，垂头丧气地匍伏在地上；另外一些密集在一起，全身精湿，正在等待浸上水，把样子弄得新鲜些，使得比较清醒的人们看起来舒服，面那些路过这里准备

① 修道院花园市场（Covent Garden Market），在伦敦，本为修道院花园，是水果和蔬菜市场。太阳初升时最宜到那里游览。

上班的老店员们，就奇怪它们胸中还充满着多少原野的憧憬。

但是现在我并不打算絮絮不休地描写我的散步。我所要叙述的故事是由于这样一次的漫游中来的，因此我顺便提一下，作为引言。

一天晚上，我信步来到城里，一如通常那样徐徐行走着，脑海里想着很多的事情。忽然我的注意为一个询问所吸引，它的意思我不曾立即体会，但是它象是对我而发，特别使用一种又温柔又甜蜜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我赶快回过头去，发现我的身边立着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问我到距离当地很远的一条街道怎么走法，事实上，那条街位于城市的截然不同的一区。

"我的孩子，"我说，"离这里很远呢。"

"我知道，先生，"她怯生生地答道。"我想路很远呢；因为今天晚上我是从那里来的。"

"一个人！"我说，有些惊愕。

"唔，是的；我并不在乎，但是这会儿我倒有些害怕起来，因为我迷路了。"

"你怎么想到向我问路呢？你不怕我告诉你错路吗？"

"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做的，"那个小人儿说，"你是一位年高而有身份的人，你走路就很斯文。"

我描写不出这个吁请以及她当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给了我多么深刻的印象，由于过分用力，她那明朗的眼睛里噙着泪珠，在她仰起头望着我的脸时，她那细瘦的身子也颤抖着。

"来呀，"我说，"我送你到那里去。"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里，对我很信任，好象从襁褓中就同我相识似的，然后我俩一同缓慢地向前走去。这个小人儿很能适应我的步子，看起来倒象是她在引导我、照顾我，而并非我在保

护她。我注意到她不时好奇地偷看我的面孔，仿佛在确定我并没存心欺骗她，而这种窥探（它们是很敏锐的）每重复一次，似乎更增加了她的信任。

至于我自己呢，我的好奇心和兴趣至少和女孩子的相等。她的确是个孩子，长得又瘦小又娇弱，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却早熟地具有青年人的神情。虽然她穿戴的不应该那么单薄，倒也十分整洁，并没有穷困或无人照顾的迹象。

“谁打发你一个人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的？”我说。

“一个对我十分慈爱的人，先生。”

“你做什么来的？”

“那个我不能讲，”女孩子说。

这种回答的方式是含着一些道理的，于是我不禁用一种惊奇的表情注视那个小人儿。因为我奇怪那究竟是一个什么差使，会使她很有准备地应付询问。她似乎立即看穿了我的思想。因为当她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目光时，她便向我申述，她做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对于这个秘密甚至她自己也不大了解。

她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诡诈或欺骗的神情，而是流露出一种不致引起怀疑、表现得非常真诚的坦白。她还象先前那样走着，跟我越来越熟悉，一路上谈得也十分高兴。但是她不再说起她的家，只是偶然提到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新路，问我这条路是不是近一些。

在我们且走且谈的当儿，一个谜在我心里旋转，我找到一百种解释，但是又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放弃了。想到我在利用女孩子的天真和感激来满足我的好奇，未免暗自惭愧。我爱这一类的小人儿；他们是刚刚脱离上帝怀抱的，而能够对我们发生了爱，

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她一见面就能对我信任，已经使我感到满意，因此我决定对得起这种信任，不给她的好心眼丢面子。

但是谁会这样冒失地夜间差她出门，让她单独到一个远地方去呢？我没有理由不去看看这个人。唯恐她发现到了家门口附近，就径自向我告别，剥夺了我这个机会，因此我避去人们常走的大街，选择曲折迂回的小路。这样直等我们到达她住的那条街上，她才辨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的小友高兴得拍起手来，独自向前跑了一小段路，停在一家门口，立在石阶上，等我来到她的身边，她才敲门。

门上装着玻璃，没有挂起百叶窗；最初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因为里面黑暗而沉寂，我又急想（实际上女孩也是如此）得到回应。她敲了两次或三次，才听到好象什么人在屋内移动的声音。最后微弱的灯光透过玻璃，灯光前进得很慢——拿灯的人必须从散乱满地的物件中行走——因此我可以看到来的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又是从一个怎样的地方走了出来的。

他是一位小老头儿，满头长着又长又斑白的头发。他把灯举到头顶上，眼睛向前望着路，因此我把他的脸和身子也看了个清楚。虽然年龄使他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好象还能从他那瘦削细弱的形象上辨识出我在女孩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秀媚丰姿。他们那明亮的蓝眼睛真的是一模一样，不过他的脸满是深沟，显得心事重重，于是两个人相似的地方也就没有了。

他不疾不徐地走过来的地方，乃是一个古旧和珍奇东西的收容所，它们似乎故意蜷伏在城市的特殊角落里，又嫉妒又怀疑地躲避大众的眼睛。这里有一套一套的甲胄，象是全身武装的鬼魅，到处都是；有从寺庙里搬来的斑斓雕刻；有各式各样生了锈的兵器；有残缺了的瓷、木、铁和象牙的造像；还有可能是在幻

梦中设计出来的锦毯和新奇的家具。小老头儿的憔悴容貌，和这样一个地方非常配得上。这些东西大概是他亲手从古老的教堂、坟墓和废宅中搜寻来的。全部收藏没有一件能够比得上他——没有一件东西象他那样年老或衰颓。

在他转动钥匙的当儿，带着一些惊奇的样子注视着我，然后又把目光从我转移到我的小伴身上，惊奇的程度并没有减轻。门开了，女孩子喊他外公，告诉他我们结伴回来的小小经过。

“巧极了，上帝保佑你，孩子，”老人说道，一面拍着她的头，“怎么会迷了路的？真的要把你丢了，叫我可怎么办呀，耐儿？”

“我也会找到路回到你这里来的，外公，”女孩子勇敢地说；“用不着害怕。”

老人吻吻她；然后转过头来向着我，请我到里面坐。我遵命进去了。门关好，上了锁。他拿着灯走在前面，引导我穿过我已经从外面看到的那个地方，走到后面的小客厅中，这里另外有门，通往一个类似内室的房间，我看到里面有一张小床，简直可以让小仙子在上头睡眠——房间看起来很小，可是布置得非常精美。女孩子燃起一支蜡烛，细步进入这间内室，把我同老人留在外面。

“你很辛苦了，阁下，”他说，一面把一张椅子放在火炉左近；“我该怎样谢谢你呢？”

“就是以后要对你的外孙女格外关心一些，我的好朋友，”我答道。

“格外关心！”老人尖声地说，“格外关心耐丽[1]！怎么说，谁曾疼爱过一个孩子象我疼爱耐儿那样呢？”

---

[1] 耐丽（Nelly）是耐儿（Nell）的爱称。

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显著的惊愕，使我感到窘惑，不知道如何回答。而且，我越来越感觉莫名其妙，因为，配合上他神情上的脆弱和恍惚，他的脸上还有深思和焦虑的表情，使我一反最初所推测的，这才相信他还没有进入昏耄或愚蠢的暮境。

“我并不以为你想到——”我开始说了。

“我没有想到！”老人叫了起来，打断我的话说，“我没有想到她！啊，你对实在情形了解得太少了！小耐丽，小耐丽！”

任何人——不论他说话的方式是怎么一个样儿——都不会比这位古玩商人在这几个字里表示出更多的感情来。我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但是他却用手支着下巴，接连摇头，眼睛注视着火炉。

我们正在沉默地坐着，内室的门开了，女孩子走了出来。她那淡棕色头发披散了满脖子，显然因为她赶着出来应客，面色涨得那么红红的。然后她动手准备晚餐。在她这样操作的时候，我发觉老人正抓住机会，比先前更仔细地观察我。使我惊愕的是，在这当儿，每件事都是由女孩去做，除了我们，家中好象再没有什么别人似的。我利用她不在旁边的空档，大胆地暗示这一个疑问，老人回答说，很少成年人能够象她这样可靠和细心。

“一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我说，因为我认为他太自私——“想到孩子们差不多还在吃奶时期就开始学习生活的方法，我心里就感到难过。这样不只扼杀了他们的信心和纯朴——上帝赐给他们的两种优良品德——并且是在他们还没有能够分尝我们的享受之前，就要求他们分担我们的忧患了。”

“这对她那优良的品德是没有妨碍的，”老人说道，一面死盯着我，“那根生得太深了。而且，穷人家的孩子们不大懂得享受。便是最平凡的儿童玩物也要出钱买并且要付代价的。”

“但是——原谅我这样说——当然你并不算是很穷呢，”我说。

“她不是我的亲生孩子，阁下，”老人答道。“她母亲才是我的女儿，她很穷。我是没有积蓄的—— 一个便士的积蓄也没有——尽管你看到我过得这样，但是”——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臂上，身子向前探着低声说道——“总有一天她会富有，做一个高贵的小姐。不要因为我使唤她就认为我不好。你瞧，她乐于帮忙呢，如果她知道了我另外找人代替她，做她所能做的事，她一定会伤心的。我没有想到！”他叫喊着，突然抱怨起来，“怎么，上帝知道这个孩子是我一生的思想和目的，但是‘他’从来不保佑我发财——不，从来不！”

这当儿我们谈话的对象又走了进来，老人以手示意，让我走到桌子旁边，话题打断，谁也不再说什么了。

晚餐正要开始，忽然有人敲门。耐儿开心地发出了笑声，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那是一种孩子气的、充满了喜欢的笑。她说一定是亲爱的老朋友吉特终于回来了。

“傻孩子！”老人说道，抚弄着她的头发。“她老是取笑可怜的吉特。”

女孩子笑得更开心了，我也只是出于同情，不禁泛起了笑容。小老头儿拿起一支蜡烛，走去开门。吉特跟在他后面进来。

吉特是一个蓬头乱发的后生，走路踉跄，举止蠢笨，嘴巴阔得出奇，两颊深红，鼻孔朝天，这副滑稽面容，倒是我有生以来没有看到过的。他见有一位陌生人在场，立即停在门口，手里旋转着一顶老早没有边的破圆帽头，一会儿用这一只脚支持着身子，一会儿又用另一只，这样不停地换来换去，站在门口不动，用一种我从来也没见过的奇特的眼神向着客厅里注视。从那一刻起，



吉　特

我对这位男孩子便留下了一种好意的感情，因为我觉得他是女孩子生活中的喜剧因素。

"很长的一段路呢，对不对，吉特？"小老头儿说。

"怎么，还好，这段路相当长呢，老板，"吉特答道。

"那家人家容易找到吗？"

"怎么，还好，说容易也不算顶容易，老板，"吉特说。

"走了这么久，你回来一定很饿了吧？"

"怎么，还好，我觉得倒也有点那个样子，老板，"他这样回答。

那个后生有一种很特殊的神情，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总是向一边斜着，头探到肩膀外面，好象没有这种伴随的动作便没法掌握他的声音似的。我想他在随便什么地方都会引人发笑的；不过女孩子对于他那怪模样的极端欣赏是很自然的，而且，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和她极不相称的地方，居然也能使她体验到一些类似欢乐的意味，她自然不能不感到安慰。同时这也很重要，就是吉特因为动人观听，颇为得意，总是努力想法保持着他的严肃派头，最后却忍不住大叫一声，嘴角几乎扯到耳根，眼睛快要眯成细缝，笑得前仰后合。

老人又恢复到先前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完全没有注意刚才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倒看到，当女孩子笑完了以后，她那明亮的眼睛给泪水弄得模糊了，这是因为她夜里着过一次急，又用满腔的热情欢迎她那位粗笨的心上人所引起的。至于吉特本人(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笑声差不多变成哭声了)，他拿过一大块面包和一大块肉，又倒了一杯啤酒，躲到一个旮旯里解决它们去了。

"啊！"老人叹了一口气说，身子转向着我，好象我刚才还对

他说话似的，"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你怎么能说我没有想到她呢！"

"你不应该把初见面时候的一句话死记在心上呀，我的朋友，"我说。

"不，"老人沉思地说，"不是。这儿来，耐儿。"

小姑娘匆忙地离开她的座位，抱住他的脖子。

"我爱你吗，耐儿？"他说。"讲呀，耐儿，我爱你还是不爱？"

女孩子只是用她的又怜又爱的表示来回答，她把头贴到他的胸上。

"你为什么哭了？"外祖父说，把她抱得更紧了些，一面向我望着。"莫非是因为你知道我爱你，不愿意我提这样的问题，问起来倒好象还有什么怀疑似的？好吧，好吧，让我们说我很爱你就是了吧。"

"真的，你真的爱我，"女孩十分诚恳地答道。"吉特知道你爱我的。"

吉特正在加紧打发他的面包和肉，每一口总是把刀子吞下三分之二，那种冷静的模样儿很象是一个魔术家。听到耐儿的呼吁，他立即停止动作，大声叫喊道，"谁也不会那样傻，敢说他不爱你。"这么说了之后，随即塞进一大口三明治，失去了发言的能力。

"她现在穷了，"老人说，拍着女孩子的腮帮子，"但是，我重复一遍，有一天她会成为富人的。这时间也许很长，不过它终究会来的；时间很长，但是它一定会来。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还能盼到好日子呢。我的好日子究竟哪天才来？"

"我现在就很幸福，外公，"女孩子说。

"不要多嘴！"老人答道，"你不了解——你怎么会了解呢！"

然后他又嘟嘟囔囔地低声说道，"那日子一定会来，我相信会来的。来得迟些也许更好一些。"接着他叹了一口气，恢复了原先的沉思状态，仍旧把女孩子夹在两膝中间，对于周围的一切似乎全没有感觉了。这时，差几分钟就是半夜，我站起来告辞，这才使他恢复老样子。

"再等一刻，阁下，"他说。"喂，吉特——快到半夜了，小家伙，怎么你还在这里！赶快回家，赶快回家，早上要准时来，还有事情要做。再会！喂，向他告别，耐儿，让他走吧！"

"再会，吉特，"女孩子说，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和好意的光芒。

"再会，耐儿小姐，"男孩子回答。

"还要谢谢这位先生，"老人插嘴道，"今天晚上没有他的照顾，我也许失掉我的小姑娘了。"

"不会，不会，老板，"吉特说，"那是不会的，不会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叫道。

"我会寻得到她的，老板，"吉特说，"我会寻得到她的。我敢打赌，只要她在地上面，无论哪里我都能寻得到她。我能寻得到她，比谁也不会慢，老板！哈，哈，哈！"

他的嘴重新扯开，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细缝，笑得象一位斯腾特①，慢慢退到门口，自言自语地叫喊着走了出去。

男孩子一出这屋子，便很快地走了。他去了以后，女孩开始清理桌子，老人说话了：

"对你今天晚上所做的事，我好象还没有好好谢你，阁下，但是我的确谦恭地、衷心地感激你；她也是一样；她的感激比我

---

① 斯腾特（Stentor），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传令官，因声音宏亮而著名。

的更有价值。如果你这样走了，认为我没有理会你的好意，或者认为我对她疏忽——实际上我不是这样——我会感到难过的。"

我相信这话，我说，我已经看清楚了。"但是，"我加上一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阁下，"老人答道，"什么问题？"

"这个娇秀的孩子，"我说，"长得很美，又很聪明——除了你就没人照顾她吗？她没有别的同伴或者什么指导的人吗？"

"没有，"他答道，很不安地注视着我的面孔，"没有，她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人。"

"但是，"我说，"象这样一个柔弱的孩子交付给你，你就不害怕可能会误解她吗？我相信你存心是善良的，但是你敢担保你知道如何执行这样一个付托吗？我也象你一样上了年纪，老人对于年轻人和有希望的下一代总是关心的，因此我也深深受了这种感情的激发。你不会以为今天晚上我从你和这个小人儿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一种兴趣，完全没有痛苦吧？"

"阁下，"老人停了一下答道，"我不应该因为你的话而感到不舒服。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我是孩子，她是成人——这点你已经看到了。但是，不论醒着或者睡着，在白天或者晚上，生病或者健康，她总是我关切的对象。如果你知道我对她如何操心，你对我会另眼相看，真的你会这样呢。啊！老年人的生活是厌倦无聊的——一种厌倦无聊的生活呀——但是我有一个必须达到的伟大目的，我永远把它放在我的前面。"

看到他陷入一种激动和不能忍耐的情况中，我转身披上在进门时候脱下来的外衣——不打算再说什么了。这时我惊愕地发现女孩子耐心地立在旁边，胳臂上搭着一件斗篷，手里还拿着帽子和手杖。

“这不是我的，亲爱的，”我说。

“不是你的，”女孩子沉静地答道，“是我外公的。”

“可是他今晚不出门呀。”

“唔，不，他要出门的，”女孩子微笑着说。

“那么你怎么办呢，我的小姑娘？”

“我！自然我要守在家里。我常是这样的。”

我吃惊地向老人望过去；但是他正在，也许假装着，忙着整理衣服。我把视线从他移到女孩子细瘦温柔的身上。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地方消度凄冷的长夜，那怎么行！

她不曾注意到我的惊愕，只是很高兴地替老人披上斗篷，等他准备好了以后，她又拿了一支蜡烛引导我们出门。发现我们没有象她期待的那样紧跟在后头，她扭过身子微笑着，等待我们。老人的面部表情显示出他清楚地了解我迟疑的原因，但是他仅只点头示意让我在他前面走，一言未发。我没有办法，也只好顺从他的意思了。

我们走到门口，女孩子把蜡烛放下，向我道别，仰起脸来吻我。然后她再跑到老人那边，他把她抱在怀中，说愿上帝保佑她。

“好好睡觉，耐儿，”他说，声音很低，“天使们会守护在你的床边！不要忘记祈祷，我的乖。”

“不会忘记的，”女孩子热情地答道；“祈祷使我感到多么幸福呀！”

“那就好了；我知道祈祷使你幸福；是应该的，”老人说。“祝福你一百次！明天一早我就回到家里了。”

“你用不着拉两次铃，”女孩子答道。“铃一响我马上会醒，便是在梦里也会醒的。”

说完，他们放开手。女孩子把门打开（门外已经加了百叶

窗，我听到是那男孩子离去时装上的)，重新向我道别(她那清脆柔和的声调后来一直千百次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手拉着门等我们出去。老人停了一下，听到门轻轻地关好，里面加了锁，才认为满意了，然后缓步前行。走到转角地方他停了下来。他带着一副很为难的神情注视着我，说我们走的路差得很远，他必须和我告别了。本来我还要说话，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精神焕发起来，慌慌张张地跑开了。我还能看到他在不远的地方回头两三次，好象在确定我是否还在监视他，或者是在证明我没有在远处跟着他似的。朦胧的夜色有利于他的闪避，他的影子很快就消失了。

我站在他同我分手的地方——舍不得走，但是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里逗留。我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条街，停了一下，我便折回原路上去。我在那座房子前面走了几趟，还停在门口细听；一切都是漆黑的，沉寂得象座坟墓。

但是我还在徘徊，不忍走开；心想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失火、抢劫甚至凶杀——都会落在女孩子头上，并且感觉好象我一离开那地方就会发生什么不幸似的。街上门窗的关闭声又一次把我引到古玩商人的门口。我穿过马路，向上望着房子，看看声音是不是从那里发出来的。不是，它还同先前一样黑暗，冷清，死气沉沉。

行人很少了；街上又惨淡又阴郁，几乎只剩我一个了。一些从戏院出来的游手好闲的人，慌慌张张地从我身边走过，我还要不时给吵吵嚷嚷蹒跚着回家的醉鬼让路，不过这等干扰并不多见，而且很快也就中止了。时钟敲过了一点。我还是在那里踱来踱去，每一次总是向自己许愿，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但是总会找到一种新的借口，又在背盟地踱着。

我想着老人所说的话，想着他的面容和态度，越是这么想，越不能把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弄个清楚。我极端疑心他夜里出门不是什么好事。连女孩子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就已经猜出大半来了；并且虽然当时老人在旁边，也看到我毫不遮掩地表示出来的惊愕，他却仍然对那个问题保持着一种奇特的神秘，没有一个字的解释。他那憔悴的面孔，他那徬徨的神情，以及他那又不安又着急的表情，很自然地又在我心里回旋，而且比先前更为强烈了。即便他对女孩子很疼爱，但这是和最恶劣的行为不相干的；甚至这种感情的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矛盾，不然他怎么能这样离开她走了呢？不过，纵然我觉得他的行为不大妥当，他对她的爱是出自真诚的，这点我可毫不怀疑。我记得我俩的谈话，记得他叫她小名时候的声调，我实在不能冤枉他。

“守在家里，当然啦，”女孩子回答我的问题时这样说过；“我常是这样的！”什么事情使他夜里出门，而且每天夜里出门！我想起我所听到的离奇传说，想起大城市里面所发生的黑暗和秘密罪行，往往多少年不能破案。这些故事尽管荒诞，但是我却找不到和这件不可思议的事近似的一宗。我越是想找办法解决它，它越是变得猜不透。

我心里一个劲地琢磨着这些事，许多别样的思想也纷至沓来，我继续在这条街上足足踱了两小时。最后，大雨倾盆落下；这时我也感到疲惫不堪(虽然关心的程度还和先前一样)，便就近雇了一辆马车，折回家去。炉火愉快地燃烧，灯光明亮地照射，时钟响着熟悉的声调对我表示欢迎；一切都很稳静、温暖、快人，同我所离开的阴沉黑暗恰成一个幸福的对照。

我坐在安乐椅上，陷到丰厚的靠垫里，想象那睡在床上的女孩子；一个人，没有人守着，没有人照顾着(除了天使们)，但是

还是平和地睡着。这样年轻、这样有灵性、这样纤小象仙子般的一个人儿，竟要在那样不愉快的地方消度阴惨的漫漫长夜！我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意识从我的思想里排除。

在习惯上，外界的事物总是经过一番回想之后在我们心里造成印象，不过要是没有这种视觉上的帮助，这些事物就会逃避了我们的注意；因此我不敢说，如果我没有在古玩商人货栈里面看到杂乱地放着的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我也许不会给这个问题纠缠得这样苦。这些挤塞在我心头又集结和环绕女孩子身边的事物，把她的境况清晰地送在我的面前。我用不着费力思索，便能看到她的形象，被一堆性质不明的东西围困着，并没有一件和她的性别年龄能够调和。如果我的幻想中没有这些助力，假定她是在一间外表并不特殊也不粗劣的普通卧房里面，我很可能对她那又奇特又寂寞的处境不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印象。但是事实上，她好象生存在一种寓言里面似的；再加上她周围的这些形象，她便强烈地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能把她从我的回忆里排除，无论怎样也不成。

在房间里不安地绕了几个来回，我自言自语地说道："在一群粗野古怪的同伴中，孤芳自赏地生活着，只有她是又纯洁又清白又年轻的一个；她的前途如何，倒很不容易推测出来呢。如果——"

想到这里，我便制止住自己，因为这个主题把我带得太远，我已经看到前面有一个我绝不愿意走进去的境域。我自己同意这是无聊的幻想，便决定上床休息，唯求把这件事赶快忘掉。

但是整整一夜，不论醒着或是睡着，同样的思想总是去而复来，同样的形象一直占住了我的脑海。浮在我面前的老是那些古旧、黑暗、阴沉的房间——森然有鬼气的狰狞甲胄——木

雕石刻上面歪斜苦笑着的面孔——灰尘、腐蚀和在木器里生存的虫蛆；而在这一堆废物、破烂东西和衰残的暮年当中，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一个人酣睡着，脸上泛起了笑容，在做着轻快而又充满了阳光的好梦。

第 二 章

将近一星期以来，我总是在和一个驱使我再去那个地方的念头作战（我离开那里的情形，上面已经详细交代过了），但是最后我屈服了。我决定这次要在白天去，因此一过正午我便动身出发。

我在那座房子前面走了过去，又在街上绕了几个圈子，心情犹豫不定，这实在也是常情，因为我唯恐这次访问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不见得会受欢迎。但是，铺门关闭着，如果我老是这样在门口走来走去，看样子不大会让里面的人发觉的，因此我马上就克服了这种迟疑，走到古玩商人货栈里面去了。

老人同另外一个人正在屋子后部，好象正在争吵似的，他们的喉咙喊得正响，我一进去就停止了，老人随即匆忙地向我迎过来，用颤抖的声调说我来了他很高兴。

“在紧要关头上你把我们岔开了，”他说，手指着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这小子有一天会把我暗杀了的。如果他有胆量，他早就那样办了。”

“呸！如果你办得到，你早把我咒死了，”另外那个人满面怒容地对我注视一下，这样说；“这情形我们完全知道！”

“我真希望我办得到，”老人喊道，软弱地转过头对着他。“如果咒骂、祈祷，或者誓语能够把你除掉，它们早把你弄死了。我要同你断绝关系，如果你真的死了，我倒轻松了。”

“我知道你的心，”另外那一位答道。“我早就这样说过了，不是吗？但是我不是什么咒骂、祈祷或者誓语能够杀死的，因此我还活着，还打算活下去。”

“他的母亲倒死了！”老人喊着，激动地紧握着双手，向上望着。“这是天国的公道吗！”

另外那一位立在旁边，一只脚翘到椅子上，鄙夷地冷笑着注视老人。他是一个二十一、二岁光景的青年；身体各部分都很匀称，长得的确还算漂亮，虽然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态度一样不够讨人欢喜，甚至他的衣服也带着一种放荡骄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

“什么公道不公道，”那个年轻人说道，“反正我来到了这里，什么时候想走我才走，除非你找人把我赶出去——你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我重新对你说一遍，我要见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老人尖刻地说。

“啊！你总不能改变我和她的关系呀，”另外那一位答道。“如果你办得到，你老早就那样办了。我要看我妹妹，是你把她关在这里，用你那狡猾的秘密方法毒害她的心，你假装十分爱她，为的是把她支使一辈子，这样每星期你又可以多刮几个先令，加在你那数不清的金钱堆里。我要看她；我一定要。”

“这儿有一位道德家，居然大谈毒害人心来了！这儿有一位慷慨豪爽人物，居然看不起收集先令来了！”老人高声说，从他转向我。“阁下，他是一个败家子，没有资格向任何人提什么要求，不只不能向那些不幸和他有血统关系的人有所要求，甚至也不

能向社会有所要求，谁都知道他那些不正当的行为。他还是一个撒谎的人呢，"他接下去，放低了声音，一面凑近我，"他了解我多么宝贝我的外孙女，甚至因为看到客人在场，想在这一点上打击我。"

"客人同我是没有关系的，外公，"那个年轻人说，抓住这句话，"我想我同他们也没关系。他们最好去管他们自己的事，让我来管我自己的事。我还有一位朋友等在外面，看样子我还要耽搁一些时候，请你准许我把他叫进来。"

说完，他走到门口，望着大街，向一个看不到的人招了几次手；从他招手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着急神气，好象要叫那人过来，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来说服似的。最后，马路对面走出——假装偶然经过，但是装得又很不象——一位不整洁的漂亮人物，为了表示不愿意接受邀请，拿腔做势地皱了一阵眉、摇了一阵头，结果还是穿过马路，来到铺子里面。

"哪，这位是狄克·斯威夫勒，"那个年轻人说，把他推了进来。"坐下，斯威夫勒。"

"但是老透儿① 说得来吗?"斯威夫勒先生低声说道。

"坐下，"他的同伴重复说。

斯威夫勒先生依从了，四下里望着，带着讨好的笑容，他说上星期是鸭子的舒服星期，这星期是灰尘的舒服星期②。他又说当他立在转角灯柱旁边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条猪嘴里衔着一根草从烟纸店里窜出，他针对这一个现象预言，说另一个鸭子的

---

① "老透儿"(old min)，系"老头儿"(old man)的讹音。

② "鸭子的舒服星期"(a fine week for the ducks)，是脱胎于 a fine day for young ducks (小鸭子的舒服日子)那句谚语，意为"雨天"。"灰尘的舒服星期"系杜撰，意思是"干燥的日子"。

舒服星期将要来到，雨一定要落。然后他又乘机替自己辩护，他的衣装看来或许有些不整齐，原因是前一个晚上"太阳光在他的眼睛里太强了"，他是想借着这种说法，尽可能地巧妙地使听话的人明白，昨晚他酩酊大醉了。

"但是这算，"斯威夫勒先生说道，叹了一口气——"这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灵魂的火焰在亲睦的小蜡烛上燃着，友谊的翅膀就不会脱落一根羽毛！这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精神是靠着玫瑰色的酒来焕发，管它当前的一刻是不是一生顶顶幸福的时光！"

"你用不着在这里当主席呀，"他的朋友说道，一半是自言自语。

"福来德！"斯威夫勒先生叫道，戳着他的鼻子，"对明白人讲一个字就够了——没有财富我们也可以很好很幸福，福来德。不要再讲半个字。我有我的意见；话越少越妙。不过我要小声问你一句，福来德——老透儿还讲交情吗？"

"不用你管，"他的朋友答道。

"这一点又对了，十分对，"斯威夫勒先生说，"说话要谨慎，做事也要谨慎①。"说着，他霎霎眼睛，好象暗藏着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然后抱着手靠住椅子，很严肃地望着天花板。

从上面的情形看来，如果你要怀疑这位斯威夫勒先生还没有完全摆脱他所暗示的强烈阳光的影响，不能说没有理由；要是你听了他的谈吐还疑心不到这上面去，那么他那直挺挺的头发、沉重的眼睛，和那苍白的面容也可以成为不利于他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如他自己指出来的，他的服装的确没有好好整理过，全

① "说话要谨慎，做事也要谨慎"(caution is the word, and caution is the act)，和上面他那一段话里的"话越少越妙"(smart is the word)同为一种构造，都难直译，也难译成一律。

部零乱不堪，很容易使人想到他曾和衣而睡。这服装包含着一件棕黄色紧身上衣①，前面缀满了铜钮，后面却只剩下了一个；一条彩色鲜明的棋盘格领巾，一件呢背心，脏污了的白色裤子，一顶直不起腰来的礼帽，前后颠倒，为的是隐藏帽边上的一个破洞。上衣的胸部装饰着一只缝在外面的口袋，一条又大又不讨人喜欢的手巾从那里露出了最干净的一角。龌龊了的衬衫袖子尽量向下拉，显然是想把它卷在袖头的外面。他没有手套好展览，却拿着一根直头的黄色手杖，杖顶嵌着一只骨雕的手，小指头上还套着一个类似指环的东西，掌内又握着一个黑球。本身具备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在这些条件上面还可以加上一股浓厚的烟味，和外表上那种永远要保持下去的油腻），斯威夫勒先生很得意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眼睛盯住了天花板，为了配合必要的琴键，他偶然也提高喉咙，款待在座的人一两段凄惨的小调，然后又在歌声中间，突然回到他先前的沉默里。

老人也坐在椅子里，抱起双手，一下看看他的外孙，一下又看看那个陌生的同伴，好象他毫无办法，只好随他们闹去似的。那个年轻人斜靠在一张距离他朋友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对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显然满不在乎。而我呢——我感到怎样也不容易插进一句话来，虽然老人用话和表情向我呼吁——只好竭力假装全心全意地审查一些打算出卖的货品，对于眼前那些人不去理会。

沉默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斯威夫勒先生先又款待了我们几段音节和谐的言语，说他的心早到了高原上②，他只希望他能

① 紧身上衣(body-coat)，一种小礼服形式的上衣。

② "他的心早到了高原上"，原系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的一首诗，题为«我的心呀在高原»(«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起句为："我的心呀在高原，我的心呀不在这里"。"高原"指苏格兰。



福来德·吐伦特拜访他的外祖父

骑着一匹阿拉伯骏马，作为一些又英武又忠勇的事业的开端，诗句朗诵完了就把眼睛从天花板上移下，重新沉入到散文里。

"福来德，"斯威夫勒先生说，但又立即停止，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新的主意似的，然后又用先前那种可以听到的低声说道，"老透儿还讲交情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朋友暴躁地答道。

"没有，但是他讲不讲呢？"狄克说。

"是，当然。我管他讲不讲呢！"

这一个回答好象给了他可以随便谈谈的勇气似的，于是斯威夫勒先生便公然设法吸引我们的注意了。他先由苏打水开端，说在理论上它虽然是一种好东西，却很容易冰冷地停在胃里，除非你搀上姜汁或者加上少量白兰地，他认为白兰地用场更大，只是想到价钱就不对了。没人胆敢去争辩这种宏论，于是他进一步发表意见，说人的头发乃是最能保留烟味的东西，威斯明斯特和伊顿①两个学校的青年绅士，为了不使急于要见到他们的朋友嗅到口里的雪茄味道，常是先嚼食大量的苹果，但是结果还是由于他们的头上保留着这种气味，仍然被人发觉出来；因此他下结论说，如果皇家学会②肯注意到这些现象，根据科学的道理，寻求一个方法，阻止这种难以防范的泄漏，他们一定被尊为造福人群的恩人。这些意见也同上面他所宣布的意见一样，不容谁去反驳；所以他又接着告诉我们，牙买加蔗酒③虽然无疑地

---

① 威斯明斯特（Westminster）和伊顿（Eton），全在伦敦，两校历史都很悠久，都是贵族学校，许多英国名流都在这里读过书。

② 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成立于一六六二年。

③ 牙买加蔗酒(Jamaica rum)，一种甜酒。牙买加在中美西印度群岛，英国属土，盛产甘蔗。

是一种醇郁可口的饮料，但有一种缺点，就是第二天嘴里往往还保留着它的味道；这一点也没人胆敢提什么意见，于是他增加了信心，变得更和人亲近更饶舌了。

“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先生们，”斯威夫勒先生说，“一家人不和睦，合不来。如果友谊的翅膀不会脱落一根羽毛，那么亲戚情分的翅膀就永远不能把它剪短，相反地要让它不断扩展并保持平静。一切本来都可以幸福和谐，为什么祖孙两人一定要这样奇烈地① 相持不下？为什么不勒勒手把这些事情放掉呢② ？”

“住嘴，”他的朋友说了。

“阁下，”斯威夫勒先生说，“不许你打扰主席。先生们，目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面是一位老透儿外祖父——我这样说是表示绝对尊敬的意思——那面是一位野小子外孙子。老透儿外祖父对野小子外孙子说了，‘我把你抚养大，还让你受了教育，福来德；我教你走立身处世的路子；你却有一点跳出了正轨，象一般年轻人那等作风；今后你不能再有什么机会了，连半个鬼影子的机会也不会有了。’年轻的野小子外孙子听了不大服气，他说了，‘你已经富得不能再富；你在我身上也没有破费过什么；你正在为我的小妹妹积累金钱，她同你一道过着一种秘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生活，什么享受都没份——为什么你不能对你那成年的亲戚稍微帮帮忙呢？’老透儿外祖父对于这种抗议的答复是，他不只不肯效法他那个时代的绅士们的大方作风，很痛快地拿出钱来，而且一碰头就发脾气、信口谩骂、算旧账。那么问题就

① “奇烈地”(wiolence)，系“剧烈地”(violence)的讹音。

② “为什么不勒勒手把这些事情放掉呢”(why not jine hands and forgit it?)，这句话里面的 jine 系 join 的讹音，意为“拉拉手”，forgit 系 forget 的讹音，意为“忘掉”。

很清楚了，这情形长此继续下去，岂不是一件憾事？如果老先生肯拿出一个合理数目的烂铜，把事情弄得又平稳又舒服，岂不是好办得多了？”

在斯威夫勒先生发表议论的时候，他的手不断上下左右地挥舞，说完了话，他突然把手杖头塞到嘴里，好象再加一个字便会破坏了这篇演说的效果似的。

“上帝鉴临，为什么你要逼着我不放、对我横加迫害呢？”老人说，转过头对着他的外孙。“为什么你要把你那些酒肉朋友带到这里来呢？我不是常常对你讲，我过的是一种又操心又克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少钱吗？”

“我不是常常对你讲，”另外那一位答道，冷冷地看着他，“我知道得比你还清楚吗？”

“你已经选择了你自己的道路，”老人说。“向前走好了。让耐儿同我一道辛苦，一道工作。”

“耐儿不久就要长成大人了，”另外那一位答道，“按照你的信条教养，她会把她哥哥忘个干净，除非她哥哥有一天真的出人头地。”

“小心，”老人说，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你能常常麻烦她，她不会把你忘个干净的。小心，可不要有这样的一天，你赤着脚在街上走，她却坐着自己的华丽车子跑过。”

“你是说在她拿到你的金钱以后的情形吧？”另外那一位反唇相稽。“瞧他说话多么象一位穷人呀！”

“但是在目前，”老人说，沉下他的声音，好象自言自语似的，“我们多么穷，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呀！原因就是为了一个年幼的孩子，没有害过人也没有做过错事；但是一切都不顺利！希望和忍耐，希望和忍耐！”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放得很低，传不到两个年轻人的耳朵里面。斯威夫勒先生好象以为，这些话暗含着一种思想斗争，正是他那一段演说所发生的有力效果；因为他用手杖戳着他的朋友，低声说他深信他这番话说得老透儿哑口无言，希望如果有什么收获的话，他要抽佣金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发觉自己的估计错误，于是显出想要睡觉和不满意的样子，不止一次建议要马上离开。这时门打开，女孩子出来了。

第 三 章

女孩子后面紧跟着一位年纪不算小的男人，一副难看的面貌和可憎的神情，个子小得活象一个侏儒，头和脸倒大得配得上一个巨人的身体。他的黑眼睛表现出不安、奸诈和狡猾；嘴和下巴上面耸竖着粗硬的须根；他的气色好象从来没有干净过或者清洁过似的。但是因为一个可怖的笑容使得他面上的表情更滑稽了，这种笑容似乎是习惯成了自然，和轻松或者愉快的感情并不发生关系，一笑露出满口变了色的不整齐的獠牙，活象一条吐着舌头喘气的狗。他的装束包括一顶大尖帽，一套穿旧了的深色衣服，一双容积很大的鞋子，一条龌龊的白围巾又绉又瘪，把他那青筋暴露的脖子大部抛在外面。他的头发是灰黑色的，上额部分剪得很短很直，在耳朵周围象穗子一般地垂着。又粗糙又难看的双手污秽不堪；指甲又长又弯，颜色是黄的。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注意这些小节，因为除此之外，其余的不必仔细观察便能一目了然。过了好一会儿还没有人打破沉默。女

孩子怯生生地走向他的哥哥，握住他的手。矮子（假设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话）锐敏地望了望在座的人，很清楚地，古玩商人没有料到这位丑陋客人的来访，因此他显得很张皇很不自然。

"啊！"矮子说，伸出手来遮在眼睛上面，很注意地观察那个年轻人，"邻居，那该是你的外孙吧！"

"宁愿他不是，"老人答道。"但不幸他是。"

"那一位呢？"矮子说，指着狄克·斯威夫勒。

"他的一位朋友，到这里也和他一样受欢迎的，"老人说。

"还有那一位呢？"矮子问，身子转了个圈子直指着我。

"前一天晚上耐儿从你府上出来迷了路，就是这位先生好心好意地把她送回家来。"

小个子转身对着女孩子，好象是谴责她，又象是表示诧异似的，但是因为她正在和那个年轻人谈话，也就保持沉默，并且欠着身子倾听。

"那么，耐丽，"那个年轻人说，声音很高，"他们教你恨我吧，咦？"

"没有，没有。说这话多可耻！唔，没有！"女孩子叫道。

"那么是教你爱我吧？"哥哥追上一句，冷笑着。

"也没有，"她答道。"他们从来不对我谈起你的。真的，他们从来没有谈起过。"

"他们不会谈我的，"他说，狠狠地注视着外祖父。"他们不会谈我的，耐儿。这一点我倒是相信你的。"

"但是我很爱你呢，福来德，"女孩子说道。

"当然啦！"

"我爱你，真的，我要永远爱你，"女孩子重复说，表现出很重的感情；"但是，唔，如果你不再让他生气并且不再使他不高兴，

我还要更加爱你。”

“我明白！”年轻人说，漫不经心地弯下腰，吻了她一下，又把她推开。“好了——你已经背完了你的教条，去你的吧。你用不着哭呀。说来说去，我看我们还是好离好散才是。”

他沉默下来，眼睛送着她走，直到最后她走到那间小屋子里，把门关上；然后他转过身对着矮子，唐突地说道，——

“喂，密斯特——”

“你是说我吗？”矮子答道。“我叫奎尔普。你会记得住的。我的名字不长——丹尼尔·奎尔普。”

“那么，喂，奎尔普先生，”另外那一位接下去。“你对我外公象是有一些办法呢。”

“有一些，”奎尔普先生强调地说道。

“也略微知道他的一些花头经和鬼把戏吧？”

“知道一些，”奎尔普说，还是很冷淡。

“那么让我通过你告诉他，只限这一次，只要他把耐儿关在这里，我要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要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如果他想断绝我，他必须先放弃她。为什么把我当做妖怪，躲我，怕我，好象我带来了瘟神？他会告诉你我没有天赋的感情，他也会说，我关心我的妹妹，不比我关心他更多一些。随他说去好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常来常往，让我妹妹晓得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多会儿我高兴，我就来看她。这是我的主要意思。今天我来这里声明一下，以后我还要为了这一个目的来五十次，也会得到同样的成功。我说，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的。我的任务完了，现在我的拜访结束。狄克，来呀。”

“停一下！”斯威夫勒先生看到他的同伴向着门口走，叫了起来。“阁下！”



奎尔普

“阁下，听候吩咐，”奎尔普先生说，因为那个称呼是对他来的。

“在我离开这个有趣、热闹场面和这些光明眩目的大厅之前，阁下，”斯威夫勒先生说，“请你准许我提出一个小意见。今天我到这里来，阁下，总认为老透儿还讲交情。”

“说下去呀，阁下，”丹尼尔·奎尔普说，因为那位演说家突然住口了。

“我心里存着这种意思，还有这种意思所唤起的感情，阁下，我感觉彼此既然是朋友，那么虐待、逼迫和威胁并不是扩展灵魂和促使争论双方和谐共处的办法呀，因此我愿提出一个办法，它很适合于目前这种场合。阁下，你允许我在你耳边说句话吗？”

并没有等待对方许可了他，斯威夫勒先生走到矮子跟前，紧靠着他的肩膀，弯下身子凑到他的耳边，使用一种在场的人们完全可以听到的声音说道，——

“对这个老透儿的口号是——叉出他的钱来①。”

“是什么？”奎尔普问。

“是叉出他的钱来，阁下，叉出他的钱来，”斯威夫勒答道，拍拍他的口袋。“你醒着吗，阁下？”

矮子点点头。斯威夫勒先生后退，也照样点点头，然后再向后退，再点头。这样一面后退，一面点头，一下子便到了门口，在那里他大声咳嗽，是要引起矮子的注意，抓住个机会打手势，表示那是知己的谈话，也是不容破坏的秘密。他把适合传达这种意思的严肃哑剧演完，便跟在他的朋友后面消失了。

“哼！”矮子说，愁眉苦脸地耸耸肩膀，“这就是至亲的下场。

① “叉出他的钱来”，原文作fork，是fork out（要他拿出钱来）的省略。

谢上帝，我没有一个亲戚！”他转过头对着老人，接下去说道，“如果你不是软弱得象一根芦苇，又不是到了那种不省人事的程度，你也不需要什么亲戚。”

“你叫我怎么办呢？”他反问道，陷入一种象是没有办法的绝望里。“说话和嘲笑是容易的。你叫我怎么办呢？”

“如果易地而处，我该怎么办呢？”矮子说。

“不用说，可能很凶呢。”

“这一点你对了，”小个子说，对这种恭维极端满意，因为他认为这是恭维，象一个魔鬼露着牙齿，一面搓着他那龌龊的手。“去问奎尔普太太，美丽的奎尔普太太，又恭顺又胆小又可爱的奎尔普太太。但是我想起来了——我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她一定很着急，我几时不到家，她几时不会安心的。我知道我每次出门，她总是这种样子，虽然她不敢明讲，除非我引逗她，告诉她她可以随便说话，我绝不会怪罪她。唔，训练成功了的奎尔普太太！”

那角色样子非常可怖，大头小身，他的手搓了又搓，慢慢地搓过来搓过去——甚至在表演这个小动作的时候神气也怪里怪气的——然后垂下浓重的眉毛，把下巴翘到半空，趾高气扬地带着一种贼头贼脑的样子向上瞥了一下，这副样儿只有一只猴子可能模仿得来，做得象。

“这里，”他说，一只手伸到怀里，蟹行到老人身边；“我唯恐发生意外，所以亲身把它带了来，因为全是现金，又大又重，耐儿的手袋装不了，也提不动。不过她倒应该趁早练练，因为，邻居，你死了以后她就要提很沉重的东西了①。”

---

① “要提很沉重的东西了”（carry weight），双关语，另一种意思是说在老人死后耐儿的生活便不会轻松了。

"上帝保佑她！我希望如此，"老人说，好象在呻吟。

"希望如此！"矮子重复了老人的话，凑到他的耳边；"邻居，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把这些钱存放到哪里去了。但是你是一位深沉的人，很会保守秘密呢。"

"我的秘密！"另外那一位答道，带着一种憔悴的面容。"是，你说对了——我——保守秘密——守得很严。"

他不再说什么了，但是拿了钱，跨着慢而不稳定的步子，转过身，象一个疲倦了的失意人，紧紧抱住头。矮子锐利地注视着老人走进小客厅，把钱锁在壁炉架上的保险箱中；然后他沉思了一下，准备告辞，说如果不赶快走，奎尔普太太会等得发疯了。

"那么好吧，邻居，"他接着说，"我要回家转了，向耐丽致爱，希望她不再迷路，虽然她这一来倒使我得到一个不曾料到的光荣。"说完向着我鞠躬，眼睛斜斜地望了望我，然后又敏锐地扫射四周，这一来好象把每一种事物，不论多么小，也不论多么细微，都包罗在他的视线以内了。最后才走了出去。

我也几次试着要走，但是老人一直不肯，恳求我多留一会儿。屋子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了，他又重申他的恳求，并且感谢上次造成我们认识的机会，我也只好欣然听从他的劝告，坐了下来，假装审查一些新奇的小玩艺和他放在我面前的几颗古老的徽章。说实话，想让我留下用不着费很大力气的，因为如果我的好奇心是被第一次访问所引起的，现在更是有增无减了。

不久耐儿也来到一起，把一些针线活计放在桌上，坐在老人旁边。看了屋内的鲜花，绿枝掩盖着爱鸟的小笼，清爽和青春的气味好象窸窣地流过沉闷的老屋，回旋在女孩子的顶上，真使你感到愉快。看了女孩子的美丽和温婉，再看老人那个弯曲了的身子、忧郁侵蚀透了的面容以及疲倦了的神情，很够新奇，但是不

怎样愉快了。他一天比一天衰老，这位孤苦伶仃的小人儿将来要落个什么结果呢？尽管他是一位不大高明的保护人，但是假如他一旦死了——那时候她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老人差不多回答了我的想法，因为他把手搭在她的手上，高声说了。

“我的兴致会好一些的，耐儿，”他说，“好运道一定在等着你——我不替我自己要求，但是替你。要不然，那些不幸将来会落在你那无罪的头上的，因此我不禁相信，一经引导，最后好运道一定要来的！”

她快活地望着他的脸，但是没有答话。

“当我想到，”他说，“想到那许多岁月——在你短短生命中的那些岁月——你一直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想到你那单调的生活，没有和你年龄相仿的同伴，没有任何孩子们应有的玩乐；想到你是在这样一种枯寂的环境中长大的，这里没有别人，你只能和一位老头子过日子；耐儿，想到这里，我就常常觉得对你不起。”

“外公！”女孩叫道，并没有隐藏她的惊愕。

“不是有意这样；不是，不是，”他说。“我一向期待着那一天，使你能够和那些又华贵又美丽的人物在一起，在上等社会里立脚。但是我还在期待着，耐儿，我还在期待着。如果我被迫离开你，我替你安排了些什么使你能够挣扎着在世界上活下去呢？那边的小鸟儿是很有资格和世界交战的，结果还不是随世浮沉。——听！我听到吉特在外面，接他去，耐儿，接他去。”

她站立起来，匆匆地走开，停下，转回来，双手抱住老人的脖子；然后又离开他，慌慌张张地走了——这次动作很快，是要隐藏她脸上滚下来的泪珠。

“在你耳边说一句话，阁下，”老人慌慌张张地低声说。“那天晚上听了你的说话心里很不安定，我也只能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好，来替自己辩护；回头已经太迟，如果我能的话（虽然我办不到）；而且我还是希望胜利。一切都是为了她。我本人已经为极度的贫困所拖累，却不愿意她也遭受到贫穷的痛苦。我不希望她也受到使她母亲，我的亲生女儿，早进坟墓的不幸。我要留给她的不是轻易就能花去或浪费掉的资财，而要使她永远不会陷入贫乏。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吧，阁下？我要她有的不是一点儿周济金，而是一笔财富——嘘！现在或者以后，我对这问题不能再说什么了。她要回来了！”

他对我说话时语气恳切，抓住我胳臂上的那只手一直在颤抖，眼睛紧张地盯牢我不放，态度又狂热又激动，这一切使我充满了惊异。我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再加上他自己讲的那一大部分话，使我猜想他是一位富有的人。我对他的性格不够了解，只认为他也是一位可怜的倒霉鬼，把赚钱当作一生中唯一目的，等到发了一笔大财，却又不断因为害怕贫穷而苦恼，经常为赔钱和破产的恐惧所侵袭。他所说的许多事情我不大懂，但是它们同我刚才想到的意思十分一致，因此最后我毅然断定，他是属于这种不幸福的人。

这个意见并不是仓卒考虑的结论，实在说，在当时并没有考虑的机会，因为女孩子很快地就回来了，而且立即准备替吉特上写字课，这功课好象他一星期要上两次，那天晚上正赶上一个规定日期，他和他的女教师都高兴得不得了。要想把上课情形详细描述一番，必须占很大的不必要的篇幅和时间：他如何一直不肯当着一位陌生的绅士在客厅里落座，好说歹说才把他的礼貌收回去了——就座之后，他如何把袖子挽起，张开两臂，面孔凑

近练习簿，狞恶地斜着眼睛瞪着那一行一行的字——如何从他把钢笔拿到手里那一分钟起，他就开始在墨水中打滚，甚至把墨水涂到头发根上——如何偶然写正确了一个字母，但在准备写另一个字母时，他的手腕早把前一个弄模糊了——如何每一次发生新的错误，女孩子便爆发出新的高兴的笑，声音很高而且和吉特的笑一样是从内心发出的——尽管这样，在整个过程中，她是如何循循善诱地教，他是如何急切地学习，——这些也就不必细谈了。现在只讲功课上完；黄昏已过，黑夜到来；老人又变得不安定和耐不住了；他又在和先前同样的时间秘密地离开家；又是把女孩子一个人留在阴沉沉的墙壁里；只讲这些就够了。

现在我已经由我自己把故事讲了这么许多，并且把这些人物介绍给读者，为了便于叙述，今后我将退出舞台，让那些在故事里面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们自说自演去吧。

第　四　章

奎尔普先生和奎尔普太太是住在塔山①上的；当她的老爷离开她去办理上文所交代过的事情时，奎尔普太太留在塔山的闺房里寂寞地伤心着。

奎尔普先生说不上是属于固定的哪一行或者哪一业，虽然他的经营五花八门，业务也难以统计。他经收河滨上整个地区里污秽的大街小巷的租金，贷款给商船上的水手和小职员，参加

① 塔山(Tower Hill)，在伦敦塔的西北方，靠近泰晤士河，从前是处决叛国犯的刑场。

航驶东印度的商轮高级船员的投机生意，在海关大楼[①]底下吸食走私来的雪茄，并且几乎每天都和戴着上光过的帽子、穿着圆胖茄克的人们在交易所约会。在河对岸的萨瑞区[②]有一小片多鼠的荒地，取名为"奎尔普码头"，上面有一座木造的小办公室，歪斜地埋在尘土里，好象是从天上坠落下来，陷在泥地里似的；还有一些锈锚的碎铁，几个大铁环，几垛朽木；此外还有两三堆绉折了的、裂了缝的和打碎了的旧铜板子。在奎尔普码头，丹尼尔·奎尔普的身份是拆卖旧船商[③]；但是从这些外表看来，他不是一个小规模的拆卖商，便是他所拆的船全是很小的。而且这地方也看不出有什么生气或者行动的特殊迹象，住在这里的唯一高等动物是一个穿着帆布衣服阴阳怪气的小厮，他的业务也没有什么花样，只是当潮落的时候，坐在一堆东西上面，向泥水里抛掷石头，当潮水涨满的时候，又立在河边，双手插在袋里，无精打采地注视着河水的滚滚流动和沸腾。

矮子在塔山的住所，除了他本人和奎尔普太太的必需房间之外，还包括一间给那位太太的母亲住的小卧室，她和小两口儿同居，老是不停地和丹尼尔开火；但是对于他，她是深所畏惧的。老实说，那个丑东西总是设法运用一些手段——不论是用他的丑陋，还是用他的凶残，或是用他本性的狡诈来吓人，都不关紧要——使那些日常与他接触和来往的人，对他的愤怒深切地感到害怕。他对什么人也不象对奎尔普太太那样百分之百地有办法，她是一位俊俏、娇小、谈吐斯文、蔚蓝眼睛的女人，在一

---

① 海关大楼(Custom House)，也靠近海滨，在塔山之西，两地相距甚近。交易所就在它的北面。

② 萨瑞区(Surrey Side)，泰晤士河南岸的船坞区。

③ 拆卖旧船商(Shipbreaker)，即收买旧船拆卖零件的人。

次奇怪的迷恋中（这类例子是不缺乏的）她和矮子结成了配偶，从此每天都在为她的愚蠢实行一种认真的实际的忏悔。

上面说过，奎尔普太太正在她的闺房里度着愁苦的岁月。她的确是在她的闺房里，但不是一个人，因为除了那位老太太（就是奎尔普太太的母亲，我们刚才提起过了），还有五六位邻居，她们都是刚好在下午用茶点的时间不约而同（同时也是经过一番小小的协商的）一个一个地溜了进来。这时正是一个适合谈话的时间，房间里面又是一个又凉爽又阴森又令人感到懒洋洋的所在，窗口上长着一些植物，不只能够挡住灰尘，而且把介乎室内的餐桌和窗外的古塔①中间地方，点缀得分外有趣，就难怪这些女人们愿意在这里闲谈，流连不去，何况还有鲜牛油、新出炉的面包、虾和水堇的诱惑呢？

这些女人既然是在这样情况下聚到一起，自然她们的谈锋会转到男女问题上面，男人既然有压迫妇女的倾向，妇女就应该有反抗暴政、维持权利和尊严的义务。为什么说是自然，这是有四种理由的：第一，因为奎尔普太太是一位年轻的女人，谁都知道她不体面地受丈夫支配，应该鼓动她造反；第二，因为正好奎尔普太太的母亲素有泼悍的美德，很有反抗男子特权的倾向；第三，因为每一位来客都想表示她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如何与众不同；第四，因为这个集团惯于两人一伙地互相诋毁，今天她们亲亲密密地聚在一起，失去了平常谈话的题材，当前的工作当然最好是对付共同的敌人了。

基于这些理由，一位胖太太主持控诉会的开幕式，带着十分关切和同情的神气发问，奎尔普先生怎样了，于是奎尔普太太

① 古塔（Old Tower），指伦敦塔。

的母亲尖刻地答道，"唔，他好得很呢——他从来就没有什么——莠草总是容易滋长的。" 于是在座的女人们一齐叹气，严肃地摇头，注视着奎尔普太太，把她当作一个殉道者。

"啊！"那位代言人说，"我希望你能给她出点儿主意，金尼温太太，"——这里应该说明，奎尔普太太以前是金尼温小姐——"没有人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太太，我们女人家应该做些什么。"

"的确是的，太太！"金尼温太太说。"当我的丈夫，就是她那亲爱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如果他胆敢对我说一句暴躁话，我会把——" 这位善良的老太婆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但是她捏住一个虾，报仇般地把虾头扭下，好象这动作能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语言似的。这意思很清楚地为对方所了解，那人表示绝对拥护，立即回答道："你说到我心眼里来了，太太，这成是① 我自己要做的。"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金尼温太太说。"你很幸运，你同我都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如果谁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任何女人都无须这样的理由了，"胖太太答道。

"你听见了没有，伯特西②？"金尼温太太带着一种警告的声音说。"我不是常常对你说这样的话，而且每次我不是说得很诚恳吗？"

可怜的奎尔普太太，她带着毫无办法的神情从一个充满伤悼的面孔望到另外一个面孔，脸上泛红，露着笑容，怀疑地摇摇头。这是招引普遍叫嚣的信号，最初是窃窃私语，逐渐增强为一种宏大的声音，每个人立即发言，全都这样说，她是一个年轻妇

① "成是"(jist)，系"正是"(just)的讹音。

② 伯特西，奎尔普太太的小名。

人，没有资格拿自己的意见来反对比她懂得更多事理的人们的经验；她不听那些一心为她着想的人的忠告，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她照这个样子做下去，简直等于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即便她不尊重自己，也该尊重别的女人，由于她的软弱无能，别的女人的面子被她丢尽了；如果她不尊重别的女人，将来会有一天，别的女人也会不尊重她；那时她一定要懊悔的，她们可以告诉她。这些宏论发表了以后，她们更凶猛地向着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新面包、鲜牛油、虾和水堇进攻，并且说，看到她象这个样子生活着，简直把她们气得一口东西也吃不下了。

“说起来很中听，”奎尔普太太很天真地说，“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明天死了，奎尔普想要谁就能娶谁——现在他就能，我知道！”

这个意见引起了愤慨的尖叫。想娶谁就娶谁！她们倒愿意看看他胆敢向她们任何一位打这个主意；她们愿意看看他敢不敢存一点点这种念头。一个女人（她是一位寡妇）说，如果他真的胆敢暗示一下，她保险要把他宰了。

“很好，”奎尔普太太说，点点头，“象我方才说的，说话是容易的，但是我再讲一遍，我知道——我很相信——奎尔普是很有办法的，只要他高兴，在座的最好看的女人也不能拒绝他，如果我死了，她是没拘束的，而他又向她求爱的话。走着瞧吧！”

每个人听了这话都骄傲地扬起头来，好象在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指我说的。那么就让他试试——也就算了。”但是为了某种藏在背后的理由，她们都很气恨那个寡妇，每位女人都在同她的邻座耳语，说，显然，那位寡妇自己以为她是被指的人，瞧她装得多么象一个小姑娘呀！

“妈妈是知道的，”奎尔普太太说，“我说的话一点也不错，因

为在我们结婚以前她就常常这样说。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妈？”

这一问使那位受尊敬的女人陷入了一种相当微妙的处境中，因为她的确是使女儿成为奎尔普太太的积极促成者，而且，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谁也不要的男人，说起来对于家庭面子并不光彩。在另一方面，要是夸张女婿的迷人本领又会削弱了反抗的道理，何况她的脑子里又是装满了反抗的情绪呢？两种相反的意思纠缠着她，于是金尼温太太便承认他有献媚的力量，但是不承认他的统治权，然后她又适时地称赞胖太太，就把扯得很远的讨论拉回到本题上来。

“唔！真的，乔治太太说的话又有见识又正当！”老太婆高声说。“如果女人能够对得起她们自己！但是伯特西就不是这样，说起来真是又可羞又可怜！”

“在我让一个人命令我象奎尔普命令她那样之前，”乔治太太说道，“在我同意畏惧一个人象她畏惧她丈夫那样之前，我宁可杀了我自己，并先把遗书写好，说是他把我杀死的！”

这种说法博得极大的称赞和同意，另一位住在明诺利① 的女士插话了。

“奎尔普先生也许是一位可意的人，”这位女士说，“我推想无疑地他是这样，因为奎尔普太太说他是的，金尼温太太也说他是的，她们应该知道，不然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位——一般人称之为漂亮的人，而且也不是一位年轻人，如果两者他居其一，那倒还有可说；但是他的太太却很年轻，长得又好看，又是一个女人——这倒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最后一句话说得异常悲愤，引起了听众的低语，这样一来那

① 明诺利(The Minories)和猎犬沟(Houndsditch)衔接，都在伦敦塔附近，系犹太住宅区。这位住在明诺利的女人可能是一位犹太人。

位太太更兴奋了，便继续说道，"如果那样一位丈夫敢对那样一位太太蛮不讲理，那么——"

"如果他敢！"母亲插嘴说，放下她的茶杯，抖了一下膝头上的面包屑，准备来一个庄严的声明。"如果他敢！他呀，他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最大暴君；在他面前她不敢说她的灵魂是属于她的；他说一个字就使她发抖，甚至看她一眼就把她吓得要死；她没有还击一个字的勇气，不，一个字也不敢。"

纵然那一事实早已臭名远扬，为这些茶客所周知，而且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成为附近地区每次茶聚上讨论和夸大叙述的资料，但是这个正式的传达一经发出，她们立即又展开谈锋，看看谁更凶猛，谁更有辩才。乔治夫人说人们常常谈；人们也常把这情形告诉她；在座的西芒斯太太就对她讲过二十次；她总是这样说，"不对，亨丽艾塔·西芒斯，除非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西芒斯太太证实了这个陈述，又加上了她自己的见证。那位住在明诺利的太太叙述了一个驯夫的有效办法，在结婚一月之内，她能把她那凶猛得象一只老虎的丈夫镇压得完全象一只绵羊。另外一位太太也讲出她自己的斗争和最后胜利的经过，在这个过程中，她认为必须把她母亲和两位姨母请来，日以继夜地连哭了六个星期。另有第三位太太也想发言，在纷嚣中竟找不到听她说话的人，便捉牢一位恰好同她们在一起的还没有结过婚的小姐，恳求她，说如果她愿意重视自己的和平和幸福，就应该在这个严肃的场合中学点乖，必须以奎尔普太太的软弱为借鉴，从今天起，要把她的整个思想用在如何驯服和镇压有反抗精神的男人上面。喧叫达到最高潮，一半的座客把声音提得很尖，为的是把另外一半人的声音压下去，这时她们突然看到金尼温太太的脸色变了，偷偷地摇着食指，好象是劝大家沉

默似的。恰在此时，她们发现丹尼尔·奎尔普本人——就是造成这场喧嚣的根源——正在房间里全心全意地观察和倾听着。

"谈下去，女士们，谈下去，"丹尼尔说。"奎尔普太太，希望你留她们晚餐，吃几对龙虾和一些清淡可口的菜。"

"我——我没有邀她们吃茶呀，奎尔普，"他太太结结巴巴地说。"这完全是偶然呀。"

"那更好了，奎尔普太太；偶然的聚会永远是最愉快的聚会，"矮子说，用力搓着手，好象他正在利用搓下来的泥污，制造汽枪的子弹似的。"怎么啦！别走呀，太太们？你们一定不要走呀！"

他那些美丽的敌人略微摇了摇头，一面分别找寻各人的帽子和围巾，让金尼温太太去同他口头争论，她发觉自己是斗士的身份后，也只好硬着头皮担任起这个角色来了。

"奎尔普，如果我女儿有这个意思，"老太婆说，"为什么不可以留下来晚餐呢？"

"当然可以，"丹尼尔答道。"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想，一顿晚餐不会有什么对不起谁或者什么不正当吧？"金尼温太太说。

"当然没有，"矮子答道。"为什么一定有？同时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卫生，除了一些龙虾色拉或者咸水大虾，这东西我倒听说是不大容易消化的。"

"你不希望你的太太害那种病吧？也不会希望任何事情使她不舒服吧？是吗？"金尼温太太说。

"就是拿出二十个世界来我也不会那样①，"矮子答道，苦笑着。"甚至同时有上二十个丈母娘我也不——有那么多的丈母娘倒幸福呢！"

"我的女儿是你的太太，奎尔普先生，这是实在的，"老太婆说，痴戆地笑着，是想表示讽刺，但也含有提醒他必须注意这个事实的意思——"同你行过婚礼的太太。"

"她是的，当然啦。她是的，"矮子说。

"那么，我希望，奎尔普，她有权做她想做的事，"老太婆说，颤抖着，一部分是由于气愤，一部分也是由于她对这个小鬼般的女婿暗暗怀着一种恐惧。

"希望她有权！"他答道。"唔，原来你还不知道她有权吗？你不知道她有权吗，金尼温太太？"

"我知道她应该有，奎尔普，如果她有我的想法，她早有了权了。"

"你为什么不能有你母亲的想法呢，亲爱的？"矮子说，转过身去对他太太讲话；"为什么你不能永远效法你母亲呢，亲爱的？她是女性的光荣；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这样说，我相信他常说的。"

"她父亲才是一个有福气的家伕② 呢，奎尔普，抵得上平常两万人，"金尼温太太说——"甚至两万万人。"

"我真应该认识他，"矮子说。"我敢说在当时他是一个有福气的家伙；但是我认为现在他才享福呢。真是一个幸福的解脱。我相信他受苦的时间太长了。"

老太婆喘口气，但没有发出声音；奎尔普重新说话了，眼睛

---

① "就是拿出二十个世界来我也不会那样"(not for a score of worlds)，意思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肯"。因为下文有"二十个丈母娘"一句话，才把它直译。再下面一句是反话，意思是"有一个丈母娘就够了，二十个可真吃不消"。照西方的习惯，丈母娘是很可厌的人。

② "有福气的家伕"(blessed creetur)，系"有福气的家伙"(creature)的讹音。

里照旧含着恶意，舌尖上同样带着讽刺性的谦恭。

“你的面色很难看，金尼温太太；我知道你太激动了——也许是谈话过多了的原故，因为这正是你的弱点。睡觉去。一定要睡觉去。”

“在我高兴的时候我才去，奎尔普，不能提前。”

“但是请你现在去。一定请你现在去，”矮子说道。

老太婆忿忿地看着他，但是随着他的前进而向后退，在他的面前倒退着走了，听着他把她关在门外客人们中间，这时她们正在拥挤着下楼。房间里只剩下他同他的老婆，她坐在旯旮里颤抖，眼睛死盯着地板，那小个子在她面前不远的地方站定，抱着胳臂，坚定地注视着她，很长的时间没有说话。

“唔，你这个可意的人儿！”他用这话打破了沉寂，嘴唇咂咂着响，好象这不是比喻，而她真的是一块蜜饯糖果似的。“唔，你这宝贝的乖乖！唔，你这个美一妙的迷人精！”

奎尔普太太呜咽着；她了解她那位快人老爷的性格，因此这些称赞使她受宠若惊，比受了极端凶恶的暴行还要难过些。

“她是那样，”矮子说，露着鬼一般的苦笑——“那样一颗宝石，那样一颗金刚石，那样一颗珍珠，那样一块红玉，又是那样一个镶着各式各样宝石的金匣！她是那样一个宝物！我真是说不上来地喜欢她！”

可怜的小妇人从头抖到脚，抬起眼睛带着哀求的神气望着他的脸，然后又把它们垂下，重新呜咽起来。

“她的最大优点是，”矮子说，象是跳蹦似地向前进，这样一来，加上他固有的罗圈腿，丑恶的面孔，和嘲弄人的神情，使他完全变成一个妖魔样子的东西了——“她的最大优点是，她是那么恭顺，那么柔和，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且她还有那样一位

善于教导的妈妈！"

奎尔普先生说这句话时含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恶意，深到一百度，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够摸到底，然后他把两手放在膝头上，两条腿岔得很宽，身子慢慢地向下低，头也扭到一边，这样他的地位便介乎到他太太的眼睛和地板中间了。

"奎尔普太太！"

"是，奎尔普。"

"我长得还够可人意吗？如果我留了短须，不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美男子吗？我不是一位最能伺候女人的人吗？——我是不是，奎尔普太太？"

奎尔普太太顺从地答道，"是，奎尔普，"好象被他的眼睛盯得着了魔似的，她一直怯生生地注视着他，而他却继续使用只有他本人和梦魔才能扮得出来的那种令人恐怖的鬼脸对付她。在这个表演的全部过程中，时间是很够长的，他保持着一种死的沉默，除了有时候他来一次出人不意的跳蹦，把他太太吓得倒退几步，发出制止不住的尖叫声。然后他便咯咯地笑了。

"奎尔普太太，"最后他说道。

"是，奎尔普，"她恭顺地回答。

奎尔普没有接着把心里的话题说出，他立了起来，重新抱起胳臂，比先前更严厉地瞪着她，她却赶快把眼睛避开，望着地板。

"奎尔普太太。"

"是，奎尔普。"

"如果你再听这群老乞婆的话，我要咬死你。"

奎尔普先生发出这个简明的恫吓时，还在咆哮着，脸上显出特别认真的样子，然后吩咐她把茶桌上的东西清走，把蔗酒拿来。酒盛在一个大号的方瓶里（那原是从船上的橱子里拿回来

的)，放在他的面前，他再要了冷水和雪茄烟盒子。这些东西供应齐备之后，他便坐在一只扶手椅中，把大头和脸紧紧压住椅背，两条短腿搭到桌子上。

“奎尔普太太，”他说，“现在我很想吸烟，可能烧它一个晚上。不过最好还是请你坐在原来的地方，也许我随时需要你。”

除了用惯了的一句“是，奎尔普”，他老婆回不出别的话来，于是这位小小的万物之灵取出他的第一支雪茄，兑好他的第一杯酒。太阳下山了，繁星隐约出现，古塔在改变它原来的颜色，先是灰的，又由灰的变成黑的，这时房间里完全黑暗了，雪茄烟头闪出深红的火光；但是奎尔普先生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吸烟饮酒，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子外面，脸上一直挂着顽强的笑容，只是当奎尔普太太不自主地表示出什么不安或者疲倦的动作时，笑容才扩展成一个内心喜悦的苦笑。

第　五　章

奎尔普先生究竟打过盹没有，还是睁着眼睛坐了一整夜，那全不在话下，反正他一直让他的雪茄燃着，而且总是用将要吸完的烟蒂燃接新的一支，没有用蜡烛帮忙。便是时钟一小时一小时地敲，好象也不能引起他瞌睡的感觉或是休息的欲望来，毋宁说是愈加使他清醒了；他表示清醒的办法是，遇到每一次指出夜在转深的钟响，总是从喉咙里发出一种沉抑的咯咯声，双肩也随着动作，好象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但同时又很狡猾很鬼祟似的。

最后天破晓了，可怜的奎尔普太太，清晨的寒气使她发抖，疲倦和缺乏睡眠侵扰她，但是她还是耐心地在椅子上坐着，间歇地抬抬眼睛，沉默地恳求她老爷的怜悯和宽恕，并且还不时地咳嗽一声，想要温和地提醒他，使他知道她仍然没有得到恩赦，而她的苦行已经受了很久了。但是她那矮老公还在吸他的雪茄，喝他的蔗酒，睬也不睬她；直到太阳升起了一些时候，大街上腾起了嘈杂的市声，他这才勉强借着说话或者用什么信号表示看到她了。他甚至还认为没有到这样做的时机，但是的确有人焦急地敲门，好象表示很坚硬的指节在门外动作似的。

"怎么，哎呀呀！"他说，恶意地冷笑着四下望望，"天亮了！打开门，甜蜜的奎尔普太太！"

那位服从的太太拉开门闩，她那母夜叉妈妈进来了。

金尼温太太凶猛地跳到房间里面；认为她的女婿还睡在床上，好乘此机会就他的行为和性格大大数落一番，发泄她的一腔闷气。等到看见他起来了而且穿好了衣服，房间又好象从昨天傍晚她离开的时候就一直没空过似的，她停了下来，有些茫茫然了。

什么也逃不过丑小儿的鹰眼的，他完全理解老太婆心里在想些什么，在极端满意的心情下，他变得越发丑了，很得意地斜看着她道个早安。

"怎么，伯特西，"老太婆说，"你一直在——你不是说你要一直在——"

"坐了一夜吧？"奎尔普说，把那一句没有说完的话补上。"是的，她坐了一夜！"

"一整夜！"金尼温太太叫了起来。

"嗳，一整夜。难道那位亲爱的老太婆耳朵聋了吗？"奎尔普

说，脸上露着一半含有怒容的微笑。"谁说夫妻是坏同伴？哈，哈！时间真象飞也似地过去了。"

"你是一个禽兽！"金尼温太太大声喊道。

"喂，喂，"奎尔普说，故意误解她的意思，自然是故意的，"你不要骂她呀。她已经结了婚了，你知道。尽管她浪费了时间，还不让我睡觉，你也不应该过分体贴我，同她发脾气呀。你是一位亲爱的老太婆，上帝赐福给你。为你的健康干杯！"

"我很感谢你，"老太婆答道，两手动来动去，证明她颇有向她女婿挥挥老拳的强烈意图。"唔，我是非常感谢你的！"

"真是个有良心的人！"矮子喊道。"奎尔普太太。"

"是，奎尔普，"胆小的受难者答话了。

"帮你母亲预备早餐，奎尔普太太。今天早上我要到码头上去——越早越好，所以要快点。"

金尼温太太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抱着胳臂，好象决心什么也不做，作为一个小小反抗的表示。但是女儿在她耳边低声着说了几句话，接着女婿又客气地问她是否感觉头晕，并且暗示出隔壁房间有的是冷水，这样一来，她的病象被驱除个干净，终于面现怒容地照着他的指示准备早餐去了。

在她们进行工作的时候，奎尔普先生退到隔壁房间，翻下他的衣服领子，用一块看起来很脏的湿手巾涂抹他的尊容，这一来使他的脸色比先前更为阴沉了。但是尽管他忙于装束，他并未失去警觉和侦察一切的天性。依旧是那副又刻薄又狡诈的面孔，他常常在这个过程很短的动作中间停了下来，静听隔壁的谈话是否正在拿他做题目。

"啊！"他略微努力倾听了一下说道，"手巾没有盖住我的耳朵，我想没有。你骂我是一个驼背的小流氓，又是一个妖怪，对

不对，金尼温太太？唔！”

这个发现所造成的快活使他那种顽强的①笑容表现得更彻底了。当他得意了一番之后，更象狗的样子全身摇了一下，又跑到两位太太那里去了。

奎尔普先生现在走到一面镜子前头，立在那里，系上颈巾，这时碰巧金尼温太太站在他背后，很想对准暴君般的女婿挥动拳头。这本来是一刹那间的姿势；但是当她怒目相向地把拳头抬起的时候，正碰上他镜子里的眼睛在注意着她的动作。她对着镜子一看，一个又狞恶可怖又丑怪不堪的面孔反映出来，舌头还向外吐着；在紧接下去的一瞬间，矮子扭过脸来，面色完全温和、平静，使用一种充满感情的声调问道，——

“现在怎么样了，我亲爱的老乖乖？”

这虽然是一件不足道而又可笑的意外，却使他看起来格外象一个小恶鬼了，同时还显得是那么又敏捷又狡黠，以致老太婆害怕得连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只好听着他特别有礼地把她拉到早餐桌上去。坐在那里他并没有把他适才所制造出来的印象缩小；因为他吃煮鸡蛋，连蛋壳一齐吞；吃大龙虾，头尾都不掐掉；把烟草和水堇拿来一道嚼，而且特别津津有味；喝沸滚的热茶，眼睛都不霎一下；咬住叉子羹匙，一直把它们咬弯；总而言之，他表演了好多种吓人的和不平常的动作，几乎把两个女人吓得心慌意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人。最后，这些把戏以及其他同样成为他计划一部分的许多别种花样统统耍了一遍之后，奎尔普先生才离开她们（早把她们治得非常服从非常谦卑了），前往河滨，预备乘船到那个挂了他自己名字的码头。

---

① “顽强的”（dog-like），也可直译作“狗的样子”。下一句便是直译。

当丹尼尔·奎尔普坐上小渡船向对岸行驶时，正逢涨潮。大队的木船懒洋洋地荡过，有的是斜行，有的是头部在前，有的是尾部在前；都很执迷、顽固、倔强地向较大的船只冲撞，漂到汽艇的舷下，钻进和它们毫无业务关系的僻角里去，象是许多剥碎了的胡桃壳零乱地散浮在水面上；每一只船都使用一双长桨在水中挣扎着划动，看起来很象是害了病的笨鱼。在一些抛了锚的船上，水手们都在忙于绞缠绳缆，摊开帆篷晾晒，上货或者卸货；在另外一些船上，除了两三个男孩子逗留在那里，也偶然有一只狂吠着的狗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或者匍匐着望着船边，叫出更高的声音，此外便看不到别的生物了。一条大轮船慢慢地穿过樯林，沉重的轮翼不耐烦地排水，好象它在找寻空地方呼吸一下似的，它那庞大的身体摆动着，宛如一只夹在泰晤士河鲦鱼群中的水怪。两旁都是黑色长行列的煤驳；中间行驶着出港的船只，帆篷在太阳光里闪耀，咯吱声传到四面八方。水和水面上的一切都在积极活动，跳舞，浮荡，翻腾着泡沫；岸上的灰色古塔和一排一排的建筑中间，还有许多教堂的尖顶耸立，却只是在冷静地观望着，好象是看不起它们那个激动和不安定的邻居似的。

除了免掉他携带雨伞的麻烦，丹尼尔·奎尔普对这一个明亮的早晨是不大感觉兴趣的。他在靠近码头的地方上岸，穿过一条狭窄的弄堂走向前去，弄堂也具有常到这里来的人们水陆两便的特性，是由同样多的成份的水和泥组成的，到处也都是水和泥。到达目的地之后，首先呈现在他眼前的乃是一双穿着破鞋、脚跟朝天伸到半空的脚，这个惹人注目的动作原来是那个小厮的表演，他有一种古怪脾气，爱翻斤斗，现在正以头触地倒立在那里，观察着这个不平常的环境下的河上风光。听到主人的声音他很快地脚跟着地，面他的头才回复到原来的位置，奎尔

普先生就狠狠地“整了”(找不到更好的动词来表示了)他一顿。

“喂，放开我，”小厮说道，两肘轮流地挡开奎尔普的手。“要是不的话，你要倒霉的，我先告诉你。”

“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咆哮着，“如果你再讲话，我要用铁棍揍你，我要用一只生了锈的钉子搔你，我要把你的眼睛挤出来。我要这样做！”

恫吓过后，他重新握紧拳头，巧妙地钻进对方的肘腕中间，捉住那正在左右闪躲的头，狠狠地打了两三下。现在他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然后他才放开手。

“你可不能再这样做了，”小厮说，点着头向后退，胳臂肘伸着，防备还有更倒霉的情况。“现在——”

“站住，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说。“我不这样做了，因为我已经做过不少回数了。这儿。把钥匙拿去。”

“你怎么不打和你一样个头的人呢？”小厮说，前进得很慢。

“哪里有象我这样个头的人，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回答。“把钥匙拿去，不然我要用它打出你的脑浆来。”真的，在他说话的时候，果然用钥匙柄清脆地敲了他一下。“现在，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小厮别别扭扭地服从了，最初他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但是回头一看，奎尔普紧跟在后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便也不敢再噜苏什么了。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小厮与矮子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奇特的惺惺相惜。这一方面是成天挨打受气，那一方面是经常碰到反抗和藐视，怎么还会产生这种感情，难道就靠着这些东西培养起来的吗？这都无关宏旨了。不过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个小厮，奎尔普绝不允许任何人反驳他；而在小厮呢，除了奎尔普他也的确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殴打他，因为他有权随时逃

走的。

“现在，”奎尔普说，走到木造的办公室里，“你去照顾码头。再用你的脑袋站着的话，我要把你的一只脚砍下来。”

小厮没有答话，但是一看到奎尔普把门关上，又在门口倒立起来，然后以手代足走到屋子背后，头朝地倒竖在那里，然后又绕到另外一边，重复了这个表演。办公室原是有四个边，但是他总是躲避有窗户的一边，认为奎尔普可能从窗口向外看。这一着颇有先见之明，因为事实上，矮子深知他的脾气，早就潜伏在窗框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大块又粗糙又是锯齿形的木头，许多地方还嵌着破钉子，如果看到他，很可能把他伤害一下的。

这间办公室乃是一个又脏又小的斗室，里面仅有一张破旧不稳的写字台，两只凳子，一个挂帽钉，一份成了古董的月份牌，一个没有墨水的瓶子，一支破钢笔杆，此外还有一架能走八天但至少在十八年当中没有活动过的钟，它的长针也早被扭下来当作牙签用了。丹尼尔·奎尔普把帽子拉到眉下，攀上写字台（它还有一个平顶），摊开他的短小身躯，象一位老行家那样心安理得地睡下；无疑地他想长时间地酣睡一次，补偿昨晚没有休息的损失。

睡倒睡得相当熟，长则不够长，因为他睡了不到一刻钟，小厮便推开门，探进那个象一团败絮的头来。奎尔普是一个睡觉容易惊醒的人，立刻惊醒了。

“有人找你，”小厮说。

“谁？”

“我不认识。”

“去问问！”奎尔普说，抄起前面所提到过的那块木头，向着小厮丢去，正好打在他方才站立的地方，幸亏这时候人已经不在

了。“去问问，你这个狗东西。”

这回他学乖了，自己不再冒险进入射击区内，而是很小心地把那个冲破他好梦的人儿打发进来，她现在出现在门口了。

“怎么，耐丽，原来是你！”奎尔普叫道。

“是，”女孩子说，不知道是进去好还是退出去好，因为矮子刚醒，乱蓬蓬的头发下垂着，一条黄手巾盖在顶上，看起来够怕人的；“正是我，先生。”

“进来，”奎尔普说，还没有离开写字台。“进来。不，等一等。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一个小厮头朝下倒竖着。”

“没有，先生，”耐儿答道。“他用脚站着。”

“你敢保他是那样吗？”奎尔普说。“喂，那么进来，把门关上。你带来了什么信，耐丽？”

女孩子递给他一封信。奎尔普先生没有改变他躺的位置，只是略微歪了歪身子，手托着下巴，研究来信的内容。

第　六　章

小耐儿怯生生地在一边立着，抬起眼睛望着正在读信的奎尔普先生的面容，从她的表情上显示出她对这位小个子怀着一些畏惧和不信任，但是看了他那笨拙的外表和奇怪的态度，她又很想笑出来。不过这也很清楚，在女孩子方面，她是在着急地等待他的答复，也很意识到他的权力，他可以把这个答复弄得使人不舒服或者使人焦心，这又是和这个发笑的动机矛盾的，于是她便使尽气力克制着自己，可不要笑出来，把事情搞糟了。

十分显然地，这封信的内容使奎尔普先生感到相当窘惑。他才看了开头两三行，就把眼睛睁得很大，眉头皱得很吓人；再下去的两三行使得他拿出一种极不平常的邪恶神气搔抓头皮；当他读到结尾时，他竟发出一个又长又可怕的口哨，表示出他的惊愕和失望。在他把信折起放在身边之后，便贪婪地咬遍了十个手指头的指甲；然后又敏捷地把信拿起，重新再读。从任何方面看来，第二次的阅读和第一次的阅读是同样不能满意，并且使他陷入了深沉的幻想里，等他醒觉过来，便又对他的指甲发动另一次攻势，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女孩子，她掉转眼睛看着地上，等待他的下一着棋。

"呵哟啊，这儿！"他最后说话了，声音很特别，又很突然，把女孩子吓了一跳，好象大炮在她耳边开火似的。"耐丽！"

"是，先生。"

"你知道信里讲些什么吗，耐儿？"

"不知道，先生。"

"你肯定，十分肯定，十分确定，你敢发誓说你真的不知道吗？"

"十分肯定，先生。"

"你愿意说如果知道的话就会死吗，嘿？"矮子说了。

"我真的不知道，"女孩子答道。

"好！"奎尔普看到了她那诚恳的表情，嘟嘟囔囔地说，"我相信你。哼！已经用光了？二十四小时就用光了。他究竟干些什么鬼勾当？这是什么花头经！"

一想到这里，他重新搔头皮，咬指甲。当他这样忙个不迭的时候，他的面貌逐渐缓和为一种在他认为是愉快的微笑，但是在别人却算是一种含着痛苦的鬼笑；当女孩子再度抬头一望

丙
⑳

时，她发现他在用特殊的宠爱和得意凝视着她。

“你今天看起来很标致，耐丽，标致得迷人。你疲倦了吗，耐丽？”

“不，先生。我必须赶快回家去，因为我在外边他总是不放心的。”

“不忙，小耐儿，绝对不忙，”奎尔普说。“你高兴不高兴做我的第二，耐丽？”

“做你的什么，先生？”

“我的第二，耐丽——我的第二——我的奎尔普太太，”矮子说。

女孩子吓坏了，但是好象不了解似的，奎尔普先生看到了，便赶快更清楚地说明他的意思。

“在第一任奎尔普太太死后，你来做第二任奎尔普太太，甜蜜的耐儿，”奎尔普说，翻翻他的眼睛，并且用屈着的食指招她到他跟前，“做我的太太，我的小樱桃腮、红口唇的太太。假定说奎尔普太太再活上五年，也许只活四年，你刚好到了和我成对的合式年龄。哈，哈！要做个好姑娘，耐丽，做一个很好的姑娘，看看你是不是有一天会成了塔山的奎尔普太太。”

这一个快人的远景并不能使女孩子接受和得到鼓励，她闪避他，全身在发抖。至于奎尔普先生，不知道是因为吓了人就使他感到快乐，或者是因为想到第一任奎尔普太太死了，第二任奎尔普太太将要补她的缺继承她的头衔而欣慰，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有意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开心一下、高兴一下，总之，他只顾大笑，对她的惊惶装做毫不在乎。

“你得同我到塔山去，马上去看看现任的那位奎尔普太太，”矮子说。“她很欢喜你呢，耐儿，虽然她不是象我那样欢喜你。你

要同我一道回家。"

"我一定要回去，真的，"女孩子说了。"他告诉我一拿到回信就立刻回来。"

"但是你还没有拿到呀，耐丽，"矮子反驳道，"你不会拿到，也不能拿到，除非等我回了家；因此你可以明白，要完成你的任务，你必须和我一道去。把那顶帽子递给我，亲爱的，我们立刻就走。"说完，奎尔普先生慢慢地从写字台上向下滚，直滚到他的矮脚着地。一经立在地上，他便带着路走到办公室外面的码头上，来到那儿，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惯好头朝地倒竖的小厮和另外一个与他同等身材的年轻人，一同在泥里打滚，两人抱得很紧，彼此认真地殴打着。

"这是吉特！"耐丽叫道，握紧手，"可怜的吉特，他是跟我来的。唔，请你拦止他们，奎尔普先生！"

"我来拦止他们，"奎尔普叫道，冲回小办公室，拿了一根粗棍出来，"我来拦止他们。现在，小伙子们，打下去。我来打你俩。我来打你俩，两个一道，两个一道！"

挑战书发出，矮子便挥动他的短棒，环绕着两位斗士跳舞，象疯子似地一下踏在他们身上，一下又从他们身上跃过，一下对这一个猛攻，一下又对那一个袭击，不顾死活地总是照准他们的头打去，手下得那么重，只有这个小蛮子才能这样狠毒。这一着可太激烈了，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于是双方斗争的勇气很快地冷下去，他们爬起来，要求休战。

"我要把你们揍个稀烂，你们这两个狗东西，"奎尔普说，还在枉然地拚命追赶他们，想捉住一个给他最后的一击。"我要把你们搞成紫铜色；我要把你们的脸打得看不出五官来，我要这样做。"

“喂，丢下那根棍子，不然你要倒霉的，”他的小厮说，一面绕着他躲闪，寻找冲上去的机会。“你把那根棍子丢下。”

“你要是再走近一些，我就打破你的脑壳，你 这个狗东西，”奎尔普说，眼睛闪闪发光，“走近些——再近些。”

但是小厮拒绝了邀请，直到后来看到他主人的防务显然松弛了些，他才一冲而上，抓住武器，试着从他手里抢走。奎尔普强壮得象一只狮子，安安逸逸地握牢木棍，小厮使出吃奶力气争夺，这时他突然松开手，使那小厮摇摇晃晃地向后仰，头磕得很重。这一个戏法的成功使得奎尔普先生得意得难以形容，他一面大笑，一面脚跺着地，好象笑它是个最难令人忍俊的戏谑似的。

“这算得什么，”小厮说，点点头，同时又在摸着头，“反正以后再有谁说你是个丑矮子，比在任何杂耍场里花一个便士所看到的东西还要丑，我也不会打他了，走着瞧吧。”

“你打算说我不丑吗，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答道。

“丑！”小厮还嘴。

“那么你为了什么在我的码头上打架，你这个流氓？”奎尔普说。

“为了他说你是个丑矮子，”小厮答道，指着吉特，“倒不是为了你不是丑矮子。”

“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耐丽小姐很丑，”吉特叫喊道，“而且说她和我的主人要由他的主人随意摆布呢？为什么他说这话？”

“他讲那些话，因为他是一个傻瓜，你讲这些话，却因为你是又智慧又聪明——简直太聪明了，你自己要特别小心才好，吉特，”奎尔普说，态度很和蔼，但是眼里嘴上还是流露着恶毒。“这里有六个便士给你，吉特。永远说老实话——在任何时候，吉

特，说老实话。把办公室锁上，你这个狗东西，把钥匙拿来交给我。”

那个小厮照着他的吩咐做了，但是他忠心于主人的报酬是被钥匙巧妙地打了一下鼻梁，眼睛酸得淌泪。然后奎尔普先生便同女孩子和吉特搭上小船，小厮为了表示报复，在他们渡河的整个期间，便跑到码头的极边上，头倒着地跳舞。

家中只有奎尔普太太一个人，她没有料到她的老爷会在这会儿回来，正在舒舒服服地躺着养神，脚步声把她吵醒了。她没有来得及拿起针线装装样子，他已经走了进来，女孩子陪着，把吉特留在楼下。

“耐丽·吐伦特来了，亲爱的奎尔普太太，”她的丈夫说了。“来一杯酒，亲爱的，再拿点饼干，因为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让她陪着你坐一会儿，我的好人，我要写封信去。”

奎尔普太太想了解这一个不寻常的礼貌里预示些什么，因此战战兢兢地看着她老公的脸，恭顺地响应他用手势表达出来的召唤，跟他走到隔壁房间里。

“记住我对你讲的话，”奎尔普低声说。“试试你能不能得到一点关于她外公的情形，或者他们做什么，或者他们如何生活，或者他告诉过她什么话。我有我要知道这些事情的理由，如果我能知道的话。女人同女人谈话比同男人谈话随便些，你又温顺又柔和，一定能够叫她信任你。你听见了吗？”

“是，奎尔普。”

“那么去吧。还有什么说的？”

“亲爱的奎尔普，”他老婆吞吞吐吐地说，“我爱这孩子——如果你能让我不欺骗她——”

矮子嘟囔出一种可怕的诅咒，四下里望望，好象在找寻什么

武器，准备对他那不听命令的老婆来个严重的惩罚似的。恭顺的小妇人慌慌张张地请他不要生气，答应按照他的吩咐行事。

“你听到我讲的话了吗？”奎尔普低声说，捏住她的胳臂死拧；“变个蛔虫去刺探她肚子里的秘密；我知道你办得到的。记住，我在听着。如果你来得不够狠，我要轧门，小心不要让我轧得太多，否则你要倒霉的。去吧！”

奎尔普太太遵命离开。她那可人爱的丈夫便隐藏在半开着的门扇背后，把耳朵紧贴在上面，带着满脸的狡猾，十分注意地倾听着。

但是可怜的奎尔普太太却在想应该用什么方法开始，或者应该问她些什么。直等到门轧得很急，警告她不必多所考虑，要赶快进行，才听到她发出了声音来。

“亲爱的，最近你到奎尔普先生这里来来去去的很勤呢。”

“这话我也同外公说过一百遍了，”耐儿天真地答道。

“他怎么讲呢？”

“只是垂头叹气，样子是那么难过和倒霉，我相信便是你看见了也一定会哭的；你不会比我更能忍受得住，我知道。门为什么戛轧戛轧地响！”

“门常常这样，”奎尔普太太答道，不安地望着它。“但是你的外公——他过去不是这么倒霉呀？”

“唔，不是！”女孩子说，很恳切地，“那完全不同！有一个时期我们很幸福，他也很快活很满足！后来一个可悲的变化就落在我们头上了，你真想不到呢。”

“听了你的话我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亲爱的！”奎尔普太太说。她说的是实情。

“谢谢你，”女孩子答道，吻吻她的腮帮，“你一直对我很和

气，同你谈话才快乐呢。关于他，除了可怜的吉特，我同谁也不谈起。我很幸福；或者我应该感觉更幸福些，但是有时我看到他变得这样厉害，你不知道我多么伤心呢。"

"他会变过来的，耐丽，"奎尔普太太说，"他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唔，如果上帝肯作美就好了！"女孩子说，含着眼泪；"但是很久以前他就开始——我想我看到那扇门在动！"

"是风，"奎尔普太太有气无力地说，"开始什么？——"

"开始有心事和悲观失望，忘记我们从前消磨黄昏的老习惯了，"女孩子说道。"那时我总是坐在炉边给他读书，他坐下来听着；读完了我们开始闲谈，他讲述我的母亲，说当她是一个小孩子时，她长的和她说话的声音如何和我一样。然后他又常常把我抱在膝头上，试着告诉我说她不是躺在坟墓里，而是飞到天外边的一个美丽的国度里去了，那里没有死亡，也没有老年——有一个时期我们是非常幸福的！"

"耐丽，耐丽！"可怜的婆娘说，"我不忍心看到象你这么年纪轻轻的人竟会这么心思沉重。千万不要哭呀。"

"我很少这样，"耐儿说，"但是我已经闷了好久了，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不大好，因为眼泪来到眼里，我就不能让它不流下来。把伤心话讲给你听我倒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把它再告诉别人的。"

奎尔普太太把头扭到一边，没有答话。

"那时候，"女孩子说道，"我们常常到田野和绿树林子里散步，直到晚上才回去，因为疲倦了，觉得家特别可爱，说这是多么幸福的地方。如果那里有些黑暗沉闷，我们便安慰自己说那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样更使我们记得这一次散步的乐趣，希望再有

下一次。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这种散步了；虽然还是同一幢房子，它却比从前更黑暗也更阴沉了。真的是这样呢！”

她在这里停了下来，尽管门戛轧戛轧响得不止一次，奎尔普太太却没有说什么。

“你可不要这样想，”女孩子诚恳地说道，“认为外公待我不如从前好了。我觉得他一天比一天爱我，今天比昨天更慈善更恳挚了。你不知道他多么喜欢我呢！”

“我相信他是很爱你的，”奎尔普太太说。

“真的，他很爱我！”耐儿叫道，“象我爱他那样。但是我还没有告诉你那个最大的变化呢，你可不要泄漏给任何人听呀。他最近不睡觉也不休息，除了白天在椅子上闭闭眼睛，因为他每天晚上，差不多都是通夜，他都不在家里。”

“耐丽？”

“嘘！”女孩子说，把手指头压在嘴上向四下望望。“他总是早晨回家，差不多天快亮了，我给他开门。昨天晚上他回来得很迟，简直是白天了。我看到他脸色十分苍白，眼睛血红，两条腿走起路来发抖。当我重新回到床上以后，我就听到他呻吟。我起来跑去看他，听见他说（他还不知道我在他旁边呢），这生活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他愿意死去。这叫我怎么办呢？唔，这叫我怎么办呢？”

她那心泉的门打开了；由于忧愁和焦虑的压力，由于这是她第一次同人说心腹话，又由于她这小故事获得了同情，女孩子控制不住自己，把脸伏在她那爱莫能助的朋友的手臂里，充满感情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奎尔普先生进来了，一见她陷入这种情形，便表示出极大的惊愕来，他做得很自然也很成功，这是他经过长期训

练的戏法，因此他能够随时随地运用，而且表演得很到家。

“你看，奎尔普太太，她疲倦了，”矮子说，可怕地斜斜眼睛，暗示要他老婆服从他的指导。“从她家到码头上路就很远；在那里她又因为看到一对小坏蛋打架受了惊吓，此外坐船又使她胆怯。这一连串的事情实在使她受不了。可怜的耐儿！”

奎尔普先生不在意地采用了他所能想出来的使小客人恢复精神的最好办法，用手拍拍她的头。这样一种动作出自任何一个别人，也不会发生那么一种显著的效果，女孩子很快地逃避他的接触，本能地想要躲开他，因此她立刻站了起来，宣布她准备回去。

“但最好你还是等一等，同我和奎尔普太太一道吃午饭吧，”矮子说。

“我已经离家太久了，先生，”耐儿答道，擦干她的眼睛。

“也好，”奎尔普先生说，“既然你想走，你就走吧，耐丽。信在这里。里面只是说我明天去看他，也许再迟一天，今天早晨我却不能替他帮个小忙了。再会吧，耐丽。这儿来，你，老兄；好好照顾她，听见了吗？”

吉特奉召出现，对于这样一个不必要的吩咐他不想回答，他用恫吓的神气注视着奎尔普，好象怀疑他是不是造成耐丽流泪的原因似的，纵然仅是一种怀疑，他也很想向他报复一下。最后他转过身跟着他的小女主人（这时她正在向奎尔普太太告别）离开了。

“你是一个很会问话的人呢，不是吗，奎尔普太太？”一剩下他们两个人，矮子便转向她说。

“我还能怎么出力呢？”他太太柔和地答道。

“你还能怎么出力呢！”奎尔普鄙夷地说。“你不能少出些力

吗？为什么你不能做你应该做的，偏要表示鳄鱼①的可人意的一面呢？你这只母狗！"

"我很替那孩子难过，奎尔普，"他太太说。"的确，我做的很够了。我引她把她的秘密说出来，她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呢；但是你在旁边，上帝饶恕我。"

"你引她说话！你做的够多了，实在的！"奎尔普说。"当初我怎么对你讲来，不是说不要让我轧门吗？算你运气，因为从她的话里我已经得到我所要求的线索，如果我没得到这点的话，对不起，我就得向你追究失败的责任了。"

奎尔普太太完全被征服了，也就没有回答什么。她的丈夫接下去说，很高兴的样子，——

"你应该感谢你的福星——使你成为奎尔普太太的那些福星——你应该感谢它们使我在侦察老头儿的工作上有了头绪，得到了新的见解。现在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在别的时候也不要谈；午餐用不着预备得太好，因为我不回家吃饭了。"

说完这话，奎尔普先生就戴上帽子径自出门去了。奎尔普太太想到她刚才扮演的角色，真是痛苦得难以忍受，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头钻在被头里面，悲叹她的错误，比许多心肠不及她软的人哀伤一件更大的罪恶还要沉痛。因为，在大部分的事例中，良心是一种有伸缩性和柔韧的衣物，它可以伸展，能够适应多方面环境的变化。有些人安排得很妥当，能够把它一件一件地去掉，就象天热了脱下一件法兰绒背心似的，甚至到时候还可以设法把全套丢开。但是另外有些人，他们能够穿上这件外衣，

---

① "鳄鱼之泪"，这句成语有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意思，因此鳄鱼也可作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解。奎尔普原来希望他太太能做一个假慈悲的鳄鱼，不想她真的动了慈悲，因此奎尔普才用这句话骂她。

又能随意把它除去；这种最伟大和最方便的方法，正是时下最流行的一种方法。

第 七 章

“福来德，”斯威夫勒先生说，“记住那个一度流行的歌曲《去吧，无聊的烦恼》；用友谊的翅膀扇起消沉下去的欢乐的火焰，递过玫瑰色的酒来！”

理査·斯威夫勒先生的阔公馆就在朱瑞巷①附近，除了地位优越，他的阔公馆恰在一家烟纸店的楼上，因此只要稍微走到楼梯口，他就随时能够打个爽神的喷嚏，省下维持一个鼻烟壶的麻烦和费用。现在斯威夫勒先生就在这阔公馆里发表了上面的意见，为的是安慰和鼓励他那失意的朋友。在此，让我提几句不算乏味、也不是不该提的话，就是，甚至这些简单的议论也足以显示斯威夫勒先生善于比喻和富有诗意的性格，因为所谓玫瑰色的酒，事实上是以一杯冷的兑水金酒②为代表，斟酌情形，从桌上的一个水壶和一只酒瓶里随时补充，因为缺少酒杯，只好轮流着喝，斯威夫勒先生原是一个单身汉，说出来也不致使他红脸。还有一个同样有趣的夸张，便是他这明明是一间的寝室，提起来总是复数。在它空着的时候，烟草商曾经在他的窗口上面标明是适合一位独身绅士的“公馆”；斯威夫勒先生接受了这个暗

① 朱瑞巷（Drury Lane），伦敦街名，有名的朱瑞巷剧院就在这条街上。剧院背后即为第一章所提到的修道院花园市场。

② 兑水金酒（gin-and-water），金酒亦称荷兰酒，含酒精量百分之四十。

示，每次谈起话来总是说他的几间屋子，他的几间住所，或者他的几间寝室，给听话的人留下一个无限空间的概念，由着他们去幻想，究竟要穿过多少套间才能登堂入室。

在这个奇想里面，斯威夫勒先生还得到一件骗人的家具的帮助，实际是一张床，但是样子却又象书橱，在寝室里占着很显著的地位，好象不怕怀疑，随你诘问好了。无疑问地，在白天，斯威夫勒先生坚决地相信这件秘密的用具是一张书橱，不能派别种用场；当他闭起眼睛睡到床上，绝不存什么毛毯和枕头的念头。在他和他最密切的朋友谈话中，从不提到它的真正用途，从未暗示它的夜间职务，也不曾涉及到它的特别性能。对于这种欺骗的默认乃是他信条里面的第一款。作为斯威夫勒的朋友，你必须放弃一切情况证据①、一切道理、观察和经验，只是盲目地相信它是个书橱好了。这是他最得意的弱点，他也很珍贵这弱点。

"福来德！"斯威夫勒先生发现他前面的命令没有发生效果，便这样说了。"递过玫瑰色的酒来！"

年轻的吐伦特表示出一种很不耐烦的样子，把酒杯推给他，重新恢复了他适才的抑郁姿态。

"福来德，"他的朋友说，搅动着混和酒，"我要发表一些适合现状的感情。这里有一句话，希望——"

"哟！"另外那一位岔开他。"你的话快把我烦死了。在什么环境之下你都高兴得起来。"

"怎么，吐伦特先生，"狄克回答，"有一句讲到快活和聪明的格言。有些人能够快活而不能聪明，有些人能够聪明（或者自以

① 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不是直接证据，而是由各种情况推测出来的证据。

为能够聪明)而不能快活。我是属于前一种。如果这是一个好格言,我以为遵守它一半也比不遵守强些;无论如何,我宁愿快活而不聪明,也不愿象你——既不这样,又不那样。"

"呸!"他的朋友暴躁地嘟囔着。

"心领了,"斯威夫勒先生说。"在讲究礼貌的圈子里,我相信这样的话不会当着一位绅士在他自己的公馆里说出来的;不过说了也就算了。请随便吧。"反驳之后,他接着说,他的朋友好象有点不大对劲似的,然后喝干了玫瑰色的酒,自己又兑了一杯,尝了尝很合口味,他建议为假想的座客干杯。

"众位请了,让我为古老的斯威夫勒家族的成功庆祝,特别庆祝理查先生的好运气——理查先生,诸位,"狄克强调说,"他把钱都花在朋友身上了,所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呸'了一下。听吧,听吧!"

"狄克!"另外那一位说道,在房间里踱了两三个来回,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如果我指给你一条不费力气便能致富的道路,你肯规规矩矩地谈两分钟吗?"

"你指示给我的办法太多了,"狄克说,"结果每一种都是空口袋——"

"你很快就会知道它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他的同伴说,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你看见过我妹妹耐儿吧?"

"她怎么样?"狄克答话。

"她有一张标致的面孔,对吧?"

"怎么,当然啦,"狄克答道,"我要帮她说句话,你们长的倒不大象兄妹呢。"

"她有一个标致的面孔吧?"他的朋友不耐烦地重复一句。

"是的,"狄克说,"她有一个标致的面孔,非常标致的面孔。

那又怎么样了?"

"我要告诉你,"他的朋友答道。"很明显，我同老头子至死也是势不两立，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我想你看得出这一点来吧?"

"一只蝙蝠在太阳光底下也能看得出来,"狄克说。

"同样很清楚,那个吝啬的死老头子——天杀的——最初告诉我,在他死后要我同妹妹均分的那笔钱,不用说也全归她一个人了,不对吗?"

"我应该说是对的,"狄克答道——"除非那天我提出的办法能给他一个印象。它可能发生作用了。它很有力量呢,福来德。'这面是一位老透儿外祖父'——这句话很强硬，我想——又很友好而且自然。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这话可不曾打动他," 另外那个人答道,"因此我们用不着讨论了。现在请你注意。耐儿快要十四岁了。"

"正当年龄的一位好姑娘,就是小了一些,"理查·斯威夫勒插了一句。

"如果让我说下去,请你安静一分钟," 吐伦特说，只怕另外那个人又乘机大发议论。"现在我要说到本题上了。"

"很好,"狄克说道。

"那姑娘有很强烈的感情,尽管受的是那种教养，在她的年龄上可能是很容易听话和被说服的。如果我把她带过来，我敢说用不着什么劝诱和恫吓就会叫她服从我的意志。我也不必转弯抹角了(要说明这一计划的好处一个星期也不够呢),总之是，你为什么不能娶了她?"

当他的同伴很紧张并且态度诚恳地提出上面的意见时，理查·斯威夫勒正在注视着酒杯的边缘,他听了这话,立即显出惊

惶失措，好不容易才叫了一声。——

“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另外那一位重复说，态度很坚定，由于长期的经验，对于这种在他同伴身上所发生的效果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你为什么不能娶了她？”

“而她‘快要十四岁了’！”狄克叫了起来。

“我不是说现在娶她，”这位令兄愤怒地答道，“就说再等上两年、三年、四年。那老头子看起来象是个老寿星吗？”

“看起来他不象，”狄克说，摇摇头，“但是这些老年人——这是说不定的，福来德。我有一位住在多塞特郡[①]的姑母，在我八岁上她就要断气，可是到今天还没兑现。他们是那么气人，那么无原则，那么同人过不去——除非是上代有人中风，福来德，你真不能来个预算呢；便是那样吧，他们还是常常把你骗过的。”

“那么先从问题最坏的一方面着眼，”吐伦特说，同先前一样坚定，眼睛还盯着他的朋友。“假定他活下去呢？”

“当然啦，”狄克说道。“问题就在这里。”

“我说，”他的朋友接下去说，“假定他活下去，我去进行说服工作，也可以把话说得更实际一点，就是强迫耐儿同你秘密结婚。你想结果会怎样呢？”

“一个家庭，一年收入连开销都不够，”理查·斯威夫勒想了一下这样说了。

“我告诉你，”另外那一位答道，语气更恳切了，不论这个劲儿是真是假，对他同伴的效果却是一样，“他是为她活着，他的全副精力和思想都放在她的身上，他绝不会因为一个背逆的行为

---

① 多塞特郡(Dorsetshire)，在英格兰南部。

就剥夺了她的继承权，正如他绝不会因为我今后改过自新，做些服从和道德的勾当，就能重新喜欢我。他不会这样做的。不论你或者任何一个头上生着眼睛的人都会看得明白。”

“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当然啦，”狄克说，沉思着。

“因为它没有可能，才好象不大可能，”他的朋友答道。“如果你能想出一种办法，让他原谅你，假定让他知道你我之间存在着不能和解的裂口，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吵——自然啦，我是说装作有这样一回事的——他会很快就原谅你的。至于耐儿，雨点可以滴穿石头；关于她的一切你可以相信我会办得好。因此，不管他是活是死，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会成为这个富有的老守财奴的唯一继承人；我们可以共同花用；而且你还附带着娶了一位又美丽又年轻的太太。”

“我想对于他的富有是用不着怀疑的，”狄克说道。

“怀疑！你没有听见那天他露过什么口风吗？怀疑！你还怀疑旁的什么呢，狄克？”

如果跟着他们狡猾的谈话兜圈子，或者详细分析理查·斯威夫勒如何逐步地被说服，那未免太令人生厌了。总之，只要交代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虚荣、利益、贫困以及败家子的每一种考虑，都在促使他欢迎这个建议，由于缺乏别的诱因，他那不管一切的习性便走了进来，也压在同一个天平盘上。在这些动机方面，还要加上他那位朋友好久以来对他的完全控制——这种控制最初只是以不幸的狄克的钱袋和希望为代价，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丝毫放松，尽管狄克已经吃尽他朋友的恶行的苦头，十次倒有九次，他仍然被看作是他的诱惑的对象，而他也真的成为他的一种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工具了。

另外那一方面的动机的确比理查·斯威夫勒所能想象或了

解的深刻多了；但是关于这些且让它们自己发展，目前不须费词。谈判很愉快地结束，斯威夫勒先生也正要搬弄词令声明他不一定要坚决反对去和任何一个很有钱或者有动产的人结婚，只要那个人肯要他。说到这里被敲门的声音打断，他不得不喊一声："进来。"

门开了，但是除了一只涂满肥皂的胳臂和一股强烈的烟草气味没有什么东西进来。烟草气味是从楼下烟铺子里冲入，肥皂手则是从一位女用人的身上伸出，她正在从事清洁楼梯的工作，刚刚把手从一只热水桶里抽出，接过一封信来，这封信她正拿在手里。使用她们这一等人对于姓名的理解方式，她大声叫出是斯尼凡凌小生① 的信。

狄克面色苍白、傻里傻气地向着那个方向注视，他读了信后，样子越发不对了；便说作为一个能够伺候女人的男子就是有这种麻烦，并且象他们刚才的胡扯是很好的，但是他完全把她忘了。

"她！谁？"吐伦特问。

"莎菲亚·瓦克尔斯呀，"狄克说。

"她是谁？"

"她是我想象中的美人，阁下，就是她呀，"斯威夫勒先生说着拿起"玫瑰"喝了一大口，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的朋友。"她很可爱，她是神圣的。你是认识她的。"

"我记得，"他的同伴不经意地说。"但是她怎么样了？"

"怎么，阁下，"狄克答道，"在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和现在有与你谈话的荣幸的区区之间，早已产生了温柔的感情——一段

① "斯尼凡凌小生"(Mister Snivelling)，系"斯威夫勒先生"(Mr. Swiveller)的讹音。

祟高最通神意的感情。那位狩猎女神狄安娜① 的行为比起莎菲亚·瓦克尔斯来，一点也没有特别；我可以这样对你讲。"

"你要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话吗？"他的朋友问道。"你不是想说恋爱在进行吧？"

"恋爱，对的。婚约，倒是没有，"狄克说。"谁也不必担心背盟，这却是一种安慰。我是从来不肯受字据的牵累的，福来德。"

"但是信里讲了些什么呢？"

"是提醒我，福来德，提醒我今天晚上——有一个二十人的茶会——凑成又轻巧又奇妙的二百个脚趾头，如果每位男女都有正确的定额的话。我一定要去，即使它会把我们的关系开始搞糟了——我要这样做，用不着你害怕。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她亲自把信送来。如果是的，她还不曾意识到她的幸福已经发生了障碍，福来德，那是要让她伤心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威夫勒先生把女用人喊来，证明的确是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亲自送信；证明她不是一个人前来，为了怕人说闲话，无可怀疑地是由一位年纪更轻的瓦克尔斯小姐陪着；还说，她听说斯威夫勒先生在家，人家请她到楼上坐时，她吓了一大跳，说是宁死也不去。斯威夫勒先生听着这一段叙述，不断表示赞扬，这倒好象同他刚才同意的计划有些矛盾；但是他的朋友对于他这种举动并不重视，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不论在这件事或者其他任何事情上，他有充分控制理查·斯威夫勒的力量，只要对他自己的利益有好处，到了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便使用这种力量。

① 狄安娜(Diana)，希腊女神，为主神宙斯(Zeus)和丽多(Leto)所生，与亚波罗为孪生兄妹。被奉作狩猎女神。

第八章

事务安排好了，斯威夫勒先生心里忽然想起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唯恐肚子再饿下去，可能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便打发人送信给一家距离最近的饭馆，要求立即备办两客燉牛肉和青菜。但是饭馆对于这位顾客深有经验，拒绝照办，没有礼貌地带回话来，说如果斯威夫勒先生需要牛肉，最好他能到饭馆里来吃，和饭前祈祷一样要紧，请他把拖欠了很久的一笔小小的帐款带下。这一个挫折不但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把他的智慧和胃口磨锋利了，斯威夫勒先生便把那个便条转到另外一家较远的饭馆，又加上了几句话，说那位绅士之所以把信送得那么远，不只由于他们的牛肉已经远近驰名，更是由于附近那家饭馆出卖的牛肉极端粗劣，不仅不配充作上等人的食物，对任何一等人的胃口都不相宜。这一个客气的办法果然发生了好效果，很快地送来了一个制造精巧、有底有盖的小白镴金字塔①，底层是燉牛肉的盆子，尖顶是一个小气锅。本身又分作许多格子，装来了一顿饱餐所不可缺少和必备的东西，于是斯威夫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吃了个又香甜又过瘾。

"希望当前是我们一生最坏的时候！"② 狄克说，又住一块大

---

① 白镴金字塔（pewter pyramid），金字塔形式的食盒。白镴是锡与铅的合金。

② 这句话套用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下篇中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好的，只有目前的一切最糟。"

红宝石一般的番茄，"我欢喜连皮吃；吸收番薯天然的本质（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我的意思的话）才够美呢，这是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所不了解的。啊！'人生所需少，所需难长久！'① 这多够真实！——吃完了。"

"我希望饭馆老板所需要的也少，这一点小数目他也不会常来噜苏，"他的同伴说；"但是我猜你没有办法会帐！"

"我不久会经过那里，我要到那里打个招呼，"狄克说，有意思地霎了霎眼睛。"伙计是毫无办法的。福来德，反正东西给人吃下肚子了，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实际上那位伙计也似乎感觉到有点上当；因为在他回来收拾空盆空碗时，斯威夫勒先生用一种尊贵而又满不在乎的神气通知他说，马上他会走过他们那里，自然要进去打个招呼，结清帐目。伙计表示出为难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银货两讫"②、"概不赊欠"以及旁的一些使人不快的话，但是也愿意找个台阶下，便问那位绅士要在什么时候到店里来，亲自偿付牛肉、青菜和杂件的帐，以便他在店里等候。斯威夫勒先生心里暗自把他的约会计算得十分精巧，回答说他将在六点差两分到六点过七分之间前往。那个伙计带着这个不幸中之幸去了，理查·斯威夫勒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垢的记事簿来，记上一笔。

"你是害怕忘记去会帐吗？"吐伦特鄙夷地说。

"不完全是那么回事，福来德，"沉住气的理查说，一本正经地继续写着。"在这本小书里我记的一些街道名字，是在商店开

---

① "人生所需少，所需难长久！"（Man wants but little here below, nor wants that little long.）系哥尔斯密（Goldsmith）《隐士》（The Hermit）一诗中的两句。意为"人生苦短"。

② 银货两讫（payment on delivery），就是货到付款。

门的时候，我就不能从那里经过。这顿午餐又把长亩①封锁住了。上星期我在大皇后街买了一双皮靴，断绝了那里的去路。现在去河滨大道②还只有一条路通着，今天晚上我还要到那里赊一副手套，也要把那个口子堵死。四面八方的通路很快地都断了，除非在一个月内，我的姑母汇给我一笔钱，我将要走出城市三四里③才能把这圈子兜回来。”

“你还用害怕她到底不寄钱来吗？”吐伦特说。

“怎么，我希望不用怕，”斯威夫勒先生答道；“但是本来平均每六封信就能使她心软，这次已经写了八封，还没有一点效力。明天早上我要再写一封。我打算把它涂个一塌糊涂，洒上几滴水，再敷上一层胡椒粉，使它表现得象是一个悔罪的人写的。‘我的心情很坏，几乎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乱涂一下——‘如果你能在这会儿看到我在为我过去的错误流泪，’——胡椒粉——‘我一想到这里我的手就发抖，’——再涂一些——如果这样还不能发生效果，那么，一切就都完了。”

这时斯威夫勒已经记完了，他重新把铅笔装上套，心境十分严肃而沉重地把记事本合上。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他另外什么约会的时间到了，于是只剩下理查·斯威夫勒一个人，面对着玫瑰色的酒，幻想着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

“看起来有些突然，”狄克说，象有无限智慧的神气似地摇摇头，把一些片断的诗句刺刺不休地（他是惯于这样的）当做散文

---

① 长亩(Long Acre)，伦敦街名，东北端接矢瑞巷，穿过朱瑞巷斜接大皇后街(Great Queen Street)。

② 河滨大道(The Strand)，伦敦街名，在长亩之南，沿泰晤士河，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线之一。

③ 本书中的里、尺、寸，均指英里、英尺、英寸。

匆匆地念着："当一个人的心为恐惧所压抑时，瓦克尔斯小姐一出现，云雾就会消逝了。她是一位可人意的姑娘。她象是一朵红红的玫瑰①，在六月里开得又鲜又美——那是无可否认的；她还象是一首歌曲，唱起来真够和谐甜蜜。的确十分突然。因为福来德小妹的原故，不是不需要立刻冷淡，但是最好不要走得太过火了。如果我真的要冷淡，我就该立刻冷淡，我看清了这点。这里有一个破裂的机会——那是一种理由。莎菲亚也有另外找到丈夫的机会——那是另外的一种理由。还有一个机会——不，那不算什么机会，但是最好还是走稳当的一边。"

这一个没有说出口来的顾虑，乃是理查·斯威夫勒企图（甚至对他自己）掩盖的一种可能，可能他抵抗不住瓦克尔斯小姐的魔力，在没有设防的当儿，把他同她的命运永远结合在一起，使他自己无力来推动那个他乐于成为同谋之一的伟大计划。基于这许多理由，他决定立即和瓦克尔斯小姐寻衅，决定最好找一种没有根据的嫉妒作为借口。心里拿定了这个重要主意，他便自由自在地拿着玻璃杯转圈子（从右手转到左手，然后再把它转回），这样可以更慎重地想一想如何行动；于是在梳妆上略加修饰之后，开步向着被他意中人神圣化了的地方出发。

这地方是在柴尔西②，因为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同她的

---

① "她象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这几句话，系引自彭斯的诗，题为《我的爱象是一朵红红的玫瑰》。全诗四节，第一节译如下文：

"我的爱象是一朵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盛开得又鲜又美；
我的爱又象是一首歌曲，
唱起来真够和谐甜蜜。"

斯威夫勒把它改头换面，并且当作散文来读，中间还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原诗就失去固有的神韵了。

② 柴尔西（Chelsea），是伦敦的郊区，在泰晤士河北岸，这一带的名建筑和古迹很多。

寡母和两位姊妹就住在那里，她们共同维持着一个很小的日校，招收体态端庄的少女；这情形之所以被附近知道，乃是由于二层楼的窗户上面钉着一块椭圆形的木牌，上面用花体字写着“女子学堂”，更由于在早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总有一位孤零零的弱龄少女，踮着脚尖立在门口的刮脚板上，高举着拼音课本劳而无功地试着叩动门环，名气便进一步宣传开了。这里的教学职务是这样安排的：英文文法、作文、地理和操练哑铃，由麦丽萨·瓦克尔斯小姐担任；书法、算术、跳舞、音乐以及一般属于社交仪范的科目，由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担任；针线、描样、刺绣，由珍茵·瓦克尔斯小姐担任；体罚、禁食以及其他苦痛和恐怖的制造，由瓦克尔斯太太负责。麦丽萨·瓦克尔斯小姐是长女，莎菲亚小姐行二，珍茵小姐最幼。麦丽萨小姐约已度过三十五个夏季，逼近了秋天的边缘；莎菲亚小姐年方二十岁，是一个鲜妍、和善、娇媚的姑娘；至于珍茵小姐却还不满十六岁。瓦克尔斯太太是一位才能出众但也相当狠毒的老太太，她已经六十岁了。

于是理查·斯威夫勒带着破坏莎菲亚安宁的计划前往这个女子学堂。她打扮成一身纯白，除了一朵红色玫瑰外，没有别的装饰品，在他到来的时候立即把他迎接进去，里面一切布置得很够文雅，也很堂皇富丽，比如，房间里陈列着许多小花盆，除了风季到来，它们一直是放在窗口外面的；准许参加盛会的日校学生，也穿上特别考究的衣服；珍茵·瓦克尔斯小姐披着不常见的鬈发，在头一日，她把头发用一张黄色戏单卷得紧紧的，直卷了一整天；老太太和她大女儿的庄严架子和高贵气魄，使斯威夫勒先生感到有些不寻常，但是倒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事实是这样——因为人的趣味是没法说得准的，即便象这一种很奇特的趣味也好记录下来，而不至于被看做是有心和恶

意的捏造——事实是这样，瓦克尔斯太太也罢，她的大女儿也罢，从来就不大看得起斯威夫勒先生那种骄狂的神气，她们总是把他说做“一个年轻的浪荡子”，一提起他的名字总是不赞成地叹口气，摇摇头。斯威夫勒先生对于莎菲亚小姐的行为是属于渺茫和拖拉的一种，常常被看做没有一定的结婚意图，那位年轻的小姐本人这时倒很希望不论怎样要有个结论。因此最后她答应找一个人来同理查·斯威夫勒竞争，他是一位不得意的市场菜贩，谁都知道只要有很小的鼓励他便会向她求婚。既然这场合经过了一番特别安排，在她，因为是渴望理查·斯威夫勒到场，才发生亲自送信的一幕。“如果他有财产，或者任何足以维持一位妻子生活的办法，”瓦克尔斯太太对她的大女儿说了，“他应当现在对我们说明，否则以后永远不要再谈。”“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意，”莎菲亚小姐心想，“他必须在今天晚上告诉我听。”

但是这些话，这些做法和想法，斯威夫勒先生完全不知道，因此对他也就丝毫没有影响。他心里正在盘算用什么方法才能表示出他的嫉妒，并且私心祈祷，莎菲亚（只是在这个场合上）远不象以前那样美，或者她变成了她自己的姊妹，这样对他更好。他正在盘算着，客人到来了，市场菜贩也在内，他的名字叫柴格斯。不过柴格斯先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没有同伴，因为他很周到地把他妹妹带来，柴格斯小姐立即走到莎菲亚小姐面前，双手把她抱住，吻了她两个腮帮，用一种可以听到的低声说，希望他们来的并不太早。

“太早了？不！”莎菲亚小姐答道。

“唔，亲爱的，”柴格斯小姐应声说，声音和先前一样低，“我真受够罪了，苦恼透了，幸亏我们没有在下午四点就到这里来。阿立克一直着急着要来！你不会相信他在午饭以前就穿好了衣

服，不住地看钟，一直磨着我。这全怪你，你这个调皮精。”

说到这里莎菲亚小姐脸红了，柴格斯先生（他在女人面前是害羞的）也红了脸，莎菲亚小姐的母亲同姊妹们，为了不让柴格斯先生的脸再红下去，便对他滥用客气和殷勤，丢下理查·斯威夫勒不管了。这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这正是假装愤怒的原因、理由和根据；但是有了这些原因、理由和根据（都是他要找寻没有料想能够找得到的），理查·斯威夫勒真的愤怒了，他奇怪柴格斯为什么竟会这样无耻。

不过，在第一次四组舞（乡间舞太低级，绝对禁止）时，斯威夫勒先生还是拉到了莎菲亚小姐的手，显然对他的情敌占了上风，那位情敌很沮丧地坐在屋角，注视着年轻小姐的华丽身子在眼花缭乱的舞蹈中移动。这不过是斯威夫勒先生占了上风的开端；因为，他决定让那一家人瞧瞧被他们小看的人究竟有什么本领，也许刚刚喝了两杯的影响，他表演的技术轻快敏捷，旋转得那么灵活，使得在场的人全都感到惊奇，特别是一位高个子绅士，他正同一位很矮小的女学生跳舞，也由于惊奇和赞羡立定在那里不动了。连瓦克尔斯太太在那一刻也忘记把三个很想快乐一下的小姑娘辱骂一番了，同时她不由得这样想：她们家里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善于跳舞的人，说起来也的确值得骄傲呢。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柴格斯小姐要证明她自己是一位又干练又有用的帮手了；她不只对斯威夫勒先生的成就表示轻蔑的微笑，甚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莎菲亚小姐耳朵里灌输些惋惜和怜悯的意见，认为她不应该为那样一个可笑的人物所纠缠，并且声言，她害怕阿立克发了脾气，向他进攻，并且把他痛殴一顿，因此她请求莎菲亚小姐要注意阿立克的眼睛如何在闪出了爱和怒的光芒——同样应该注意，这种感情使他的眼睛容

不下了，又冲到他的鼻子上去，因此鼻头泛起了紫红的颜色。

“你必须同柴格斯小姐跳一次，”莎菲亚小姐对狄克·斯威夫勒说，她已经同柴格斯先生跳过两次，大大地鼓励了他。“她是那样一位可人意的姑娘——她哥哥也十分快人① 。”

“十分快人，真的吗？”狄克嘟囔着说。“我应该说从他的神情上看，也十分自快呢。”

这时，珍茵小姐（是预先安排好的）伸过她那满头的发环，低声告诉她姐姐，看柴格斯先生嫉妒成什么样子了。

“嫉妒！正象他的无耻一样！”理查·斯威夫勒说了。

“他的无耻，斯威夫勒先生！”珍茵小姐说，摇着头。“小心不要让他听见了，先生，不然你会后悔的。”

“唔，珍茵，请你——”莎菲亚小姐说。

“无聊！”她妹妹答道。“如果柴格斯先生高兴，他为什么不可以嫉妒呢？亏你说得出，真的。柴格斯先生同别人一样有权嫉妒，如果他现在没有权，或者不久他会有个更大的权呢。你知道得很清楚呢，莎菲亚！”

虽然这是经过莎菲亚小姐和她妹妹协议好了的计划，动机也很富人情味，目的是引诱斯威夫勒先生及时表示态度，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珍茵小姐毕竟年纪轻，尖锐泼辣得有些过火，不合时宜地自以为了不起，使得斯威夫勒先生异常愤怒，准备把情人让给柴格斯先生，面容上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也立即被另外那位绅士怒气冲冲地还击过来。

“你对我讲话吗，阁下？”柴格斯先生说，跟着他走到屋角上。——“请你能露出笑容来，阁下，免得有人怀疑我们在干什

① “快人”（delightful）和下文“自快”（delighted）是斗字。

么。——你想对我讲话吗，阁下？"

斯威夫勒先生傲慢地微笑着，看着柴格斯先生的脚趾，然后他的眼睛从脚趾抬到脚踝，从那里抬到胫骨，从那里抬到膝盖，一步一步地慢慢上升，对着他的右腿注视了一会，最后达到他的背心，于是他的眼睛顺着一只只钮扣向上翻，直到最后翻到他的下巴，再沿着鼻子中间向上旅行，最后碰到他的眼睛，这时他突然说道，——

"不，阁下，我没有。"

"哼！"柴格斯先生说，眼睛从他的肩膀上斜过去，"劳驾你再露出笑容来，阁下。也许你愿意同我谈话吧，阁下？"

"不，阁下，也没有那个意思。"

"也许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阁下？"柴格斯先生说，汹汹然地。

听了这些话以后，理查·斯威夫勒把眼光从柴格斯先生的脸上撤退，沿着他鼻子中间向下旅行，降到他的背心，降到他的右腿，重新到达他的脚趾，仔细地观测了一番；观测完了，眼光又横过去，沿着另外一条腿向上走，也象上一次那样到达了背心，当他又碰到他的眼睛时便说了，"不，阁下，我没有。"

"唔，真的，阁下！"柴格斯先生说。"我高兴听到你这话。我想，阁下，如果你一定有什么话对我说，你大概知道在哪里找我吧？"

"如果我想知道，阁下，那是很容易问出来的。"

"我想，阁下，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阁下。"这样，他们在怒目相向的情形下结束了一场可怕的对话。柴格斯先生很快地把手递给莎菲亚小姐，斯威夫勒抑郁地一个人坐在旮旯里。

瓦克尔斯太太和瓦克尔斯小姐们也坐在这个旮旯附近，看跳舞；柴格斯小姐总是乘她的舞伴单独跳的时候，冲到瓦克尔斯太太和小姐面前，讲两句使斯威夫勒先生的灵魂又难过又苦恼的话。两个日校学生笔直地、不舒服地坐在一对硬木凳上，望着瓦克尔斯太太和小姐们，等待着鼓励；当瓦克尔斯小姐们微笑、或者瓦克尔斯太太微笑了的时候，坐在凳子上的小姑娘为了表示谄媚，便也同样微笑，老太太总是立即对她们怒目而视，答谢她们的盛情，并且对她们说，如果再敢这样无礼，她们将分别被遣送回家。这个恫吓使得其中一位性情软弱的姑娘流下眼泪；流泪是一种犯罪，于是两人立即被贬斥了去，执行的迅速使全体学生的灵魂蒙上了一层恐怖。

"我给你们带来了了不起的新闻！"柴格斯小姐说，又来到她们面前了；"阿立克竟向着莎菲亚说出那些话来。我敢担保，你们知道，是十分严肃十分诚恳的；那是很显然的。"

"他说什么来着，亲爱的？"瓦克尔斯太太发问。

"各种各样的话，"柴格斯小姐答道。"你真想不到他怎么说得出来！"

理查·斯威夫勒心想最好不再听下去，乘着跳舞停顿、柴格斯先生走到老太太那里请安的时候，他大模大样若无其事地向着门口走去，掠过珍茵·瓦克尔斯小姐的身边，她仗着一头出色的发环，正在同一位住在客堂间里的瘦弱的老绅士调情（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也不妨同他练习练习了）。莎菲亚小姐坐在靠近门口，正在为柴格斯先生的殷勤而感到惶惑不安，理查·斯威夫勒在她身边逗留了一下，预备交换两句告别语。

"我的木船靠了岸，我的帆船在海中①，但是在我走出这个门口之前，我一定向您道别，"狄克嘟嘟囔囔地说，阴沉沉地注

视着她。

“你要走吗?”莎菲亚小姐说，一想到她那个战略的结果，她大大失望了，但是还装出一种不在乎的样子。

“我要走吗?”狄克痛苦地回应道。“是的，我要走了。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是时间还早，”莎菲亚小姐说。“但是，自然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呀。”

“在我转你的念头之前，”狄克说道，“我倒愿意我是我自己的女主人呢②。瓦克尔斯小姐，我相信你是忠实的，而这样相信也使我感到幸福；但是现在却因为我认识了一位长得这样秀媚的姑娘，竟是这样善于欺骗，而感到伤心了。”

莎菲亚小姐咬着嘴唇，假装很关心地寻找柴格斯先生，那个人正在很远的地方大喝其柠檬汁。

“我来这里的时候，”狄克说，有些忘了他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胸在扩展，心在开放，我的感情也符合这样的情况。如今我要去了，怀在我心里的是一种描写不出来的滋味，自己深深体会到一种可悲的真理：我的崇高爱情今天晚上被扼杀了!”

“我确实不知道你的意思，斯威夫勒先生，”莎菲亚小姐说，眼睛向下垂着。“我很难过，如果——”

“难过，女士!”狄克说，“是因为得到一个柴格斯而难过吧!

---

① “我的木船靠了岸，我的帆船在海中”(My boat is on the shore and my bark is on the sea)，系英诗人拜伦赠汤麦斯·穆尔(To Thomas Moore)一诗的开端。接下去是：“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要同你连干两杯。”

② “我倒愿意我是我自己的女主人呢”(I would that I had been my own mistress too)，是上面But you are your own master of course(“自然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意为：“自然一切由你自己做主”)一句的答复。纯系卖弄字句，也有“我自己把女主人的事全做了”的意思。

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在结尾，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声明，就是正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此刻在为我成长，她不只长得动人，还有很大的财富，她要求她的最近亲属向我求婚，因为我尊重她家的一些人，我已经答应下来。这种好消息你一定高兴听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显然是在为我而成长，为我贮藏着。我想我该把这事提一下。打扰了你这半天的清神，现在我只有向你抱歉了。再会吧！"

"这一切倒产生了一件好结果，"理查·斯威夫勒到了家以后对自己说，拿起熄灯帽准备把蜡烛盖上，"那就是今后将全心全意，彻头彻尾，跟随福来德争取小耐丽的计划前进；他看到我这样坚决，一定也会高兴。明天我要让他知道这一切的；此刻时间太迟了，我要试着温馨地闭一闭眼睛。"

"温馨"不久就应召而来了。几分钟之后斯威夫勒先生酣然入睡，梦到他和耐丽·吐伦特结了婚，成为富人，他第一个表示权力的行为就是荒掉柴格斯先生的菜园，把它变做一座砖窑场。

第 九 章

在同奎尔普太太的密谈中，女孩子只不过把她思想里的悲哀和苦闷，以及笼罩她家庭的愁云惨雾和炉边床头的暗影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一下。而且，对一位不是十分熟悉她生活的人，很不容易把她的黯淡和孤单的况味适当地表达出来，她唯恐伤害了她深深依恋着的外祖父，因此便是在她心潮汹涌的当儿，也不

肯暗示出使她焦虑和苦恼的主要原因。

因为，并不是没有变化和没有愉快友伴的单调日子，或者是那些黑暗凄凉的黄昏，漫长寂寞的夜晚，或者是缺乏弱小心灵所盼望着的种种轻松的玩乐，或者是除了软弱和容易受折磨的精神便一无所知的童年，绞出了耐儿的眼泪。看着老人压在一种沉重的隐忧底下，看着他那踌躇不安常常被一种可怕的恐惧所激动的情形，从他的言语神态证明他接近了疯狂的前哨——她一天一天地注意、等待和静听这些事情的揭晓，感到并且知道，不管结果怎样，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没有人会来帮助、给予劝导或者照顾——这些全是造成失望和焦虑的原因，便是一个年龄较大能够多方面寻找安慰和开心的成年人，也很难忍受得了；如今它们压在一个年轻的小孩子头上，如何会使她不感到沉重，何况在她的环境里，这种思想又活动个不停！

但是，在老人的眼里，耐儿仍然和先前一样。当他从那日夜纠缠着他的幻想里摆脱出来的时候，在那一刹那里，他的小女伴仍然是同样的笑脸，同样诚恳的说话，同样高兴的笑声，同样的爱和关切，这些都已深深地渗入他灵魂，好象一辈子也不会改变似的。于是他继续过下去，阅读反映她心情的书本，只管满意于翻在他面前的一页，从未梦想到故事是隐藏在其他篇幅里，而就自言自语地认定至少孩子是幸福的。

她一度是幸福的。她曾经歌唱着穿过朦胧的房间，踏着愉快轻巧的步子在积满灰尘的宝物中走动，她那旺盛的青春使它们越发显得古旧，她那愉快而高兴的神情使它们越发显得又严肃又冷酷。但是现在房间总变得又冷寂又阴沉了；当她离开小卧室到外面消磨愁闷的当儿，她常是和其中的无生命的住客一样，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连引起吓吓回声（回声由于

长时的沉寂变得粗哑了）的兴致都没有了。

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开向大街的窗户，女孩子就坐在那里，捱过了许多许多漫长的黄昏，也常常坐到深夜，一个人沉思默想。谁也比不上守候和有所等待的人心焦；在这些时候，悲伤的幻想便纷纷涌上她的心头。

她常在傍晚站在那里，注视着大街上来来去去、或者出现在对门房屋窗口的人，心中暗暗怀疑，那些房间是否也象她所待的地方那样寂寞，她只看到他们向窗外探探头，又把头缩回去，那些人是否看到她坐在那里而感到有人做伴。其中一家的屋顶上矗立着一个弯曲的烟囱，由于看得熟了，她好象瞥见烟囱柱上长出一个丑恶面孔来，在向她皱眉，并且试着窥探她的房间；当天色转暗把这些形象模糊了的时候，她便感到轻快，虽然当她看到有人把路灯燃起便又开始难过，因为这说明天晚了，房子里面也阴暗了。这时她便缩回头来，环顾四周，看到每一种东西都还在本来的位置上，没有移动过；她重新望望大街，有时竟会看到一个人背着棺材，后面有两三个人沉默地跟着他走进一座停有死尸的房子里去——这种光景使她颤抖，也使她想起许多事来，直到最后使她记起老人改变了的面容和神情，因此引来了一大串新的恐惧和揣想。如果他快死了——如果他害了暴病，永远不能活着回家——如果有一天晚上，他的确回家来了，同平常一样吻她、祝福她，等她上床熟睡，或者做着愉快的梦，梦中还泛起了笑容，而他竟会自杀了，他的血慢慢地流，直流到她的卧室门口；这些思想太可怕了，简直使她不敢仔细琢磨，于是她又向大街寻求救兵，这时行人更少了，比先前也更黑暗更沉寂了。商店很快就要打烊，灯光开始在上层的窗口亮起，因为邻居都已睡眠了。渐渐地灯光也越来越少了，不见了，或者这里那里都在换上微弱

的灯心烛①，让它通夜不灭。幸而在一个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家收市较迟的商店，红色的火光射到行人道上，看起来明亮而有友情。但是，不久这一家也关了门，灯光熄灭，一切都幽暗了，沉静了，这时只有行人道上偶然响起漂泊者的脚步声，或者是一位违背常规回来迟了的邻居，强有力地拚命敲门，想唤醒正在睡乡中的家人。

当黑夜消磨到更深人静时(她很少不留到这个时候)，女孩子便把窗户关上，轻轻地摸着下楼，一面走一面想，如果楼下那些常常混在她梦里的可怕面孔有一个真的自己发出奇异的光芒，露出本来面目，挡住她的去路，她会被吓成什么样子。但是看到明亮的灯光和她自己卧室的熟悉的面貌，这些恐惧便消失了。在她热诚地含着眼泪为老人祈祷、心情恢复了平静、已往的幸福重新涌到记忆中时，她便把头放在枕上，呜咽地睡着了；不过在黎明到来之前，还是注意倾听着门铃，总是好象有人召唤似的，使她屡次从梦中惊醒。

一天夜里，就是耐丽和奎尔普太太会面后第三天，老人害了一天病，说是不出门了。听到这个消息女孩子的眼睛发光了，但是当她看到了他那憔悴的病容时，她的高兴又消沉下去了。

"两天了，"他说，"两个整天过去了，还没有回信。他怎么对你讲的，耐儿？"

"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些话呀，亲爱的外公，一点也不错的。"

"真的，"老人有气无力地说。"是的。但是再对我讲一遍，耐儿。我的记性太坏了。他怎么对你说来？除了说明天或者再过一天看我，就没有说别的话吗？这是在他信上写明了的。"

---

① 灯心烛(rush-candle)，是用灯心草浸在蜡油里燃着的小蜡烛，光亮很小，但很持久，古代作床头灯用。

“没有说别的话，”女孩子说了。“要不要明天我再去一趟，亲爱的外公？很早就去。早饭以前我可以赶回家来。”

老人摇摇头，悲伤地叹气，把她拉到跟前。

“没用，我的宝贝，绝对没有用的。但是，耐儿，如果他这会儿不管我了——如果他现在就不管我了（我现在应该靠他的帮助，补偿我所损失的时间和金钱以及我心上所受的痛苦，而正因为这一切才使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要毁了——而且——不止这样——还要把你毁了，我是为你冒险的。如果我们成了乞丐——！”

“这有什么要紧？”女孩子勇敢地说道。“让我们做乞丐好了，只要让我们幸福。”

“乞丐——还要幸福！”老人说道。“可怜的孩子！”

“亲爱的外公，”小姑娘叫道，她那涨红的面孔，颤抖的声音，激动的姿态，都显现出她用了很大的气力。“我想在这种地方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是即便我是孩子，唔，我倒愿意我们出外乞讨，到公路上或者田野里工作，赚很少的钱维持生活，也不愿意过我们现在的日子。”

“耐丽！”老人说了。

“是的，是的，也不愿意过我们现在的日子，”女孩子重复了一句，比先前更诚恳了。“如果你有发愁的事，让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同你一道发愁；如果你一天比一天消瘦、苍白、虚弱下去，让我做你的保姆试着来安慰你。如果你穷了，让我们一起穷；但是让我跟着你，一定让我跟着你。不要让我看到这样的变化而不让我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否则我会伤心死的。亲爱的外公，让我们明天就离开这个不幸的地方，挨门挨户乞讨着走路。”

老人用双手把脸蒙住，藏在他卧床的枕头底下。

"让我们做乞丐去，"女孩子说道，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我不害怕我们不够用；我断定会够用的。让我们穿过乡村，睡在田野的大树底下，不再想到钱，也不再想到使你难过的任何事物，而是到了晚上就好好地睡，白天让太阳照着、风吹着我们的面孔，一起感谢上帝！让我们永远不再踏进黑暗的房间或者阴沉的住宅，只是随心所欲地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在你疲倦了以后，你就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愉快的地方休息，由我自己出去为我们两个人乞讨。"

女孩子伏在老人的脖子上失声地哭了；实际哭的不只她一个。

这种话不是让旁人的耳朵听的，这情景也不是让旁人的眼睛看的。但是那里竟有旁人的耳朵和眼睛贪婪地注意着这一幕的进行；耳朵和眼睛不是属于别人，而是属于丹尼尔·奎尔普先生，在女孩第一次坐在老人身边时他就偷偷摸摸地进来了，不去打断——无可怀疑，是为了慎重才这样做的——他们的谈话，站在一旁，苦笑着冷眼旁观。不过，他已经走得够乏了，对于一个绅士说来，站立是一种不大舒服的姿态，同时矮子又是一位到处随便惯了的人，因此不久他就看中了一张椅子，异常敏捷地跳了上去，身子靠紧后背，两脚踏住垫子，这样使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不会感到吃力，而且还可以满足他那种在任何场合都要卖弄一下的趣味，表演一些怪模怪样和猴子般的把戏。于是他坐在上面，一条腿翘到另外一条腿上，手掌托着下巴，头略向一边歪着，丑恶的容貌全部表现在那副得意忘形的嘴脸上面。过了一会儿，老人偶然向那边望望，无意地发现了他，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一看到这个令人愉快的人物，女孩子发出一种抑制的尖呼。在最初的惊愕中，她同老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有点怀疑那是不



奎尔普观看耐儿安慰她的外祖父

是真人，不敢正眼去瞧。丹尼尔·奎尔普并不因为这样的接待而感到张皇失措，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只是十分谦逊地点了两三次头。最后老人喊出了他的名字，问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从门里进来，"奎尔普说，伸着大拇指从肩上向背后指。"我还没有小到能从钥匙洞里穿过来。我倒愿意那样。我特别同你有话谈，私下谈谈——不要有人在场，邻居。再会，小耐丽。"

耐儿看着老人，他点头示意让她退走，并且吻了吻她的腮帮。

"啊！"矮子说道，嘴唇咂咂作响，"多美的一吻呀——正吻在玫瑰色的部分！多了不起的一吻呀！"

听了这种言语，耐儿更不敢多停留一会儿了。奎尔普斜着眼睛盯着她出去，在她把门关上之后，他便开始对着老人恭维起她的娇媚来了。

"这样一朵鲜妍娇嫩含苞待放的小花，邻居，"奎尔普说，抱起他的短腿，眼睛闪动个不停；"这样一个肥肥的、玫瑰色的、叫人舒服的小耐儿！"

老人勉强笑了一下作为回答，很显然地他在和一种极为尖锐和极端难以忍耐的感情斗争。奎尔普是看得清楚的，但是他以磨难他为乐，不只他，只要有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她是那么——"奎尔普说道，说得很慢，装做对这个问题很专心，"那么小巧，玲珑，体态端庄，好看，秀丽，又有那种颜色分明的蓝筋，透明的皮肤，小脚，迷人的风情——但是保佑你，你怎么神经紧张起来啦！怎么，邻居，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你发誓，"矮子继续说，在椅子上从蹲的姿势改成了坐的姿势，动作进行得很慢，绝不象刚才那样不让一个人听见一腾而上的敏捷——"我向

你发誓,我没想到老年人的血流得还是那么快,还是保持得那么热。我倒以为它流得迟缓了,也变得冷了,很冷了。我敢说应该如此。邻居,你的血一定失常了。”

“我相信是那么回事,”老人呻吟道,双手把头抱住。“这里在发烧,我常有一种感觉,但不敢给它定个名堂。”

矮子不再说话,只是注视着他的同伴在屋里不安定地踱来踱去,并且又立刻回到他的座上。他停在那里,头在怀里扎了一会儿,突然又抬了起来,说道,——

“一次,就是这一次,你把钱带来了吗?”

“没有!”奎尔普答道。

“那么,”老人说,拚命地握紧拳头,向上望着,“我同孩子都完结了!”

“邻居,”奎尔普说道,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为了吸引他那不集中的注意力,还拍了两三次桌子,“让我同你弄明白,更公道地赌一次,不能让你把牌统统拿起,只让我看到牌背面呀。现在你对我没有秘密了。”

老人抬头看看,颤抖着。

“你惊愕了,”奎尔普说。“那么,也许是当然的。你现在对我没有秘密了,我说——不,一件也没有了。因为现在我知道你从我手里拿到的那些钱,那些借款、垫款、零星的供应,全送到——让我说出那个字来好吗?”

“嗳!”老人答道,“说出来吧,如果你愿意的话。”

“送到你每晚必到的赌台上去了,”奎尔普再言道,“这便是你想要致富的锦囊妙计,对吗?这便是要我不断投资(如果我是你所认为的傻瓜)的秘密富源?这便是你的一座用之不竭的金矿,你的黄金国吗,唤?”

"对的，"老人叫了出来，目光奕奕地看着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直到我死为止！"

"我不该瞎了眼睛，"奎尔普说，轻蔑地看着他，"上了一个目光浅薄的赌棍的当！"

"我不是赌棍，"老人凶猛地叫道。"我请上天作证，我从来不是想赢金矿，也不是爱赌；每一次下注我总是低声叫着孤儿的名字，请求上天保佑这个冒险——它却从来不曾保佑过。它让谁发财？同我赌钱的又是哪些人？他们全是靠着抢劫、作恶和暴乱过日子；把金钱浪费在做坏事和散布罪恶上头。我要赢这些人的钱；我要把全部赢来的钱用在一个年轻无罪的孩子身上，赢来的钱可以使她的生活甜美幸福。他们赢了钱做什么用呢？还不是作为他们腐化、倒霉和痛苦的手段。谁不应该为着这一个理由而存着希望？告诉我这一点！谁能不同我一样存着希望？"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这个疯子的行为？"奎尔普问道，老人的悲伤和狂乱使他那种嘲弄的意图暂时收敛起来。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他答道，一只手掠过眉毛。"我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什么时候，就是我开始想到我的积蓄多么少，多么长的时间才存了那点钱，而我的年纪大了，没有多少时候好活了，我怎能把她留在残酷无情的世界上，不能使她避免随穷困一齐到来的苦恼？于是我便开始想到这种事情上去。"

"是不是在你第一次来看我，想把你那宝贝的外孙送往海外之后？"奎尔普说了。

"在那时以后没多久，"老人答道。"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好几个月做梦都梦见。于是我开始了。我不能在这里面发现乐趣——我也不期待什么乐趣。除了令人焦急的白天和没有睡眠的晚上，除了健康的损失和心情的不得安宁，还增加了虚弱和苦

恼，它还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最初是你先把自己的积蓄损失完了，然后才找到我。我还以为你真的在设法致富(象你告诉我的)，谁知道你却在走着做乞丐的路子，咦？哎呀呀！很显然地，你所有的都抵押给我了，我还拿着财产的卖据，"奎尔普说着立起来四下里望望，好象要确定一下并没有少了一件东西似的。"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赢过吗？"

"从来没有！"老人呻吟道。"从来没有把我的损失赢回来！"

"我想，"矮子冷笑着说，"如果一个人赌久了，最后他总会赢的，顶坏也不会亏本的。"

"是这样，"老人叫道，突然从绝望中觉醒，进入了激动的狂潮；"是这样。我最初就想到那个，我早就知道，也看到过，我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坚决的感觉。奎尔普，我一连做了三夜的梦，总是梦到赢了同样的大数目。虽然我也常常试着做梦，我却没有做过这样的好梦。不要不管我呀，现在我有了这一次机会了。除了你我没有旁的办法；给我一些帮助，让我试一试这个最后的希望吧。"

矮子耸耸肩膀，摇摇头。

"你看，奎尔普，好心肠而慈悲的奎尔普呀，"老人说，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紧握着矮子的胳臂——"只请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些数字，全是计算了很久的结果，也是辛辛苦苦得来的经验呀。我一定要赢。我只是再求你的一次小帮忙，几镑就够了，四十镑尽够了，亲爱的奎尔普。"

"最后一次是七十镑，"矮子说道；"一夜就输光了。"

"是的，"老人答道，"但是那是运气最坏的一次，那时候时机并未到来。奎尔普，考虑一下，"老人叫道，颤抖得很厉害，手里

的纸片好象迎风抖擞似的，“考虑一下那个孤儿！如果单是我一个人，我倒死也情愿——甚至我在期待着那个执行得不够公平的命运；它总是照顾在风头上的骄傲和幸福的人，对于那些穷人和苦人以及在绝望中请求它光临的人，反而躲避着——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她呀。为了她你来帮助我，我向你请求；不是为我，是为她！”

“抱歉，我在城里有个约会，”奎尔普说，很镇静地看看表，“否则我倒很愿意再同你消磨半小时，等你定定心——很愿意的。”

“不要这样，奎尔普，好奎尔普，”老人喘息着说，拉住他的衣服，“你同我一道谈过，不只一次地谈起她那可怜的母亲的故事。我所以害怕她陷入穷困，大概就是为了那个原因。不要对我太苛了，也请你把那一点附带考虑一下。你在我身上捞的不算少了。唔，省给我一点钱叫我满足最后一次的希望吧。”

“我不能这样做，实在的，”奎尔普说，客气得不大寻常，“虽然我告诉过你——这一点值得记在心里，因为这可以表示象我们这样最聪明的人也常常上当——我是因为看到你同耐丽过的生活太可怜，就被你欺骗了——”

“我所以这样做全是为了省下钱碰碰运气，想让她更风光些，”老人叫道。

“是，是，现在我明白了，”奎尔普说，“但是我刚才是要说，我的当上得真够厉害，你过的是守财奴的生活方式，认识你的人又都以为你很富有，你又一再担保，说可以多付三四倍的利息，即便这会儿，如果不是我意外地知道了你的秘密生活方式的话，我还是凭着你一张简单的纸条借给你一笔呢。”

“是谁呀？”老人绝望地反问道。“不管我防得多严，是谁告诉你的？喂，让我知道他的名字——究竟是谁呀？”

诡计多端的矮子心想如果他说出是女孩子，一定要把他所使用的机谋泄露出来，这样对他也没有好处，还是把它藏盖起来好，因此他不去回答他而问他道：“现在，你想是谁？”

“是吉特——一定是那个坏东西；他做了间谍，大概是你向他行贿了？”老人说了。

“你怎么会想到他的？”矮子说，带着绝大怜悯的声调。“对的，正是吉特。可怜的吉特呀！”

说完，他友好地点头，向他告别。走出大门不远，他又停了下来，非常高兴地苦笑着。

“可怜的吉特！”奎尔普嘟嘟囔囔着说。“我想是吉特说过这话：我比在任何地方花一个便士所看到的矮东西还丑，他不是这样说过吗？哈，哈，哈！可怜的吉特呀！”

说完他走了，一面走一面还在咯咯地发出笑声。

第　十　章

丹尼尔·奎尔普在老人的住所走进走出不是没有人看到的。在差不多对门地方，一条岔路口的拱廊阴影底下，逗留着一个人，从黄昏刚降临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耐性，他靠着墙壁的那种样子，就象是准备长时间等待似的，而且渐渐习惯了，也就十分心安理得，在整整一小时内，他的姿势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下。

这一位耐心的流浪者没有引起任何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也不大注意他们。他的眼睛只是死盯着一件东西——就是女孩子

经常出现的窗口。如果有时他的目光转移一下，那也不过是望一望附近商店的时钟，接着他便更加认真更加注意地重新集中视线于那个老地方。

可以注意的，就是这位人物躲在那儿，绝不显示厌倦，尽管他等得时间很长。但是等到后来，他倒表现出焦虑和惊愕，看钟的次数更勤了，看窗口也不象先前那样满怀希望了。最后时钟被含有恶意的百叶窗掩盖住，教堂尖塔宣布午夜十一点，接着十一点一刻，于是一种信念好象涌上了他的心头，认为再停留下去也是徒劳无益了。

很显然地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信念，他也绝对不愿屈服，这可以从好几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其次，他迈着和平时一样的迟缓的脚步，而且还不断地回头望着那个窗口；然后，他又象听到一种幻觉的声音叫他，或者看到一闪一变的灯光轻轻地举起，诱使他匆遽地走了回来。最后他才认定那天晚上是没有希望了，好象是一种力量突然促使他跑开似的，他用尽全力狂奔，绝不冒险回头，唯恐有什么东西把他诱了回去。

这位神秘人物一直奔驰过许多大街小巷，没有放慢过脚步，也没有停下来喘一喘气，直到最后来到一块方形砌石的广场，步子才慢了下来。他向着窗户有亮光的一座小房子走去，拉开门闩跑到里面。

“保佑我们！”一位女人叫道，很快地回过头来，“谁呀？唔！原来是你，吉特！”

“是，妈，是我。”

“怎么，你的样子多疲倦呀，我的宝贝！”

“老主人今天晚上没有出门，”吉特说道，“因此她并没有到

窗口来。"说完，他坐在火炉旁边，样子很悲伤也很失意。

吉特在这种心情下坐下来的房间是极端粗劣极端简陋的，不过里面却有一种温暖的气氛——否则这地方就太不象样了——而且还相当清洁和整齐。纵然荷兰造的时钟已经表示出时间很晚了，那位可怜的女人仍然在熨衣桌前辛苦地工作着；一个婴儿睡在靠近火炉的摇篮里面；另外一个身体结实的两三岁上下的男娃娃完全清醒着，头上箍着一顶很紧的睡帽，身上穿着小得不合体的睡衣，直挺挺地坐在一个衣服筐子里面，睁着大圆眼睛四下望着，好象下了决心不再睡了似的；本来因为他拒绝睡觉，才从床上把他抱下来，这一下倒给他的家人打开了一个愉快的场面。他们一家子长得真奇怪——吉特、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相似得不得了。

吉特原是打算发一阵脾气的，这也是圣贤难免的事；但是他看看那睡得正香的最小的娃儿，看看衣筐里的另一位阿弟，又看看从早忙到晚毫无怨言的妈妈，心想最好还是心平气和才是。因此他便用脚摇动摇篮，对着衣服筐子里的暴徒做鬼脸，这一下他更高兴起来啦，便决定打开话匣子，尽量使大家开心。

"啊，妈！"吉特说，取出一把小折刀，切着好几小时以前她给他留出来的一大块面包和肉，"你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象你这样的人真不多见，我知道。"

"我倒希望有许多更好的人，吉特，"那布尔斯太太说；"根据牧师在祷告堂里说的，的确有，也应当有。"

"尽管他知道得很多，"吉特轻蔑地答道。"等到他成了寡夫①，同你一样劳动，所得的这样少，所做的这样多，并且还能保持和现在一样的精神，我才敢向他问钟点，相信他不会错半秒钟呢。"

"喂，"那布尔斯太太避开这个问题说，"你的啤酒放在火炉架旁边了，吉特。"

"我看到了，"她的儿子答道，举起啤酒杯来，"谢谢你的爱，妈。如果你高兴，我也饮祝牧师的健康。我对他是没有恶意的，我不会！"

"刚才你对我讲老板今天没有出门吗？"那布尔斯太太问道。

"是的，"吉特说，"坏运道！"

"我倒觉得你该说是好运道，"他的母亲说，"因为耐丽小姐就不会一个人留在家里了。"

"啊！"吉特说。"我忘记这一点了。我说坏运道，因为我从八点钟等起，就一直没有看到她的影子。"

"我不知道她该怎么说，"他母亲叫道，停下活，四下望望，"如果她知道，每天晚上，当她——可怜的小东西——一个人坐在窗口，你却在大街上守护着，好象唯恐有什么意外似的；你虽然很疲倦了，但是直到你认为她平安地睡觉去了，才肯离开那里。"

"不用管她会怎么说，"吉特答道，粗陋的面孔上也泛起了红晕，"她不会知道这件事，因此，她就什么也不会说了。"

那布尔斯太太又沉默地熨了一两分钟，便走近炉子拿起另外一只熨斗，一面把它放在木板上磨磨，再用毛帚把它擦擦，一面偷偷地望望吉特，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又走到桌子旁边，把熨斗举到差一点就触到腮帮，试试它的热度，然后微笑着四下

---

① "寡夫"(widder)，系寡妇(widow)的讹音。下面"向他问钟点，相信他不会错半秒钟"，是讽刺牧师虚伪，意思是只有经过考验之后，他才能相信牧师说三点钟就是三点钟。

里看看，她说道，——

“我知道人们要说什么，吉特——”

“管他们呢，”吉特插嘴道，充分了解下面是什么话。

“不，但是他们真的要说话的。有人会说你已经同她恋爱了；我知道他们要这样说的。”

对于这话，吉特只是含羞地请他母亲“不要再胡说下去”，手和脚做了好多种奇怪的姿态，脸上也表现出同样难看的表情。但是这些办法不能使他解脱困境，他便咬了一大口夹肉面包，又赶快喝了一口啤酒；借着人为的帮助，呛得透不出气，好容易才把谈话的题目转移了。

“严肃地说，不过，吉特，”他母亲说，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了，“因为，当然啦，刚才我不过说说笑话，你这样做也是好意，你想得很周到，绝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虽然有一天，我想，她会知道的，因为我相信她很感激你，不会把它忘记。把可爱的孩子关在那个地方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我不怀疑老绅士是不要你知道这件事的。”

“他不认为那是残酷，保佑你，”吉特说，“也不打算虐待她，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的确这样想，妈，就是把全世界的金银都给了他，他也不肯这样做的。不，不，他不会的。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又为什么对你这样守秘密呢？”那布尔斯太太说了。

“那个我倒不知道了，”她的儿子答道。“如果不是他守得这么紧，我就永远也不会发觉这种情形了；因为他夜里出门，总是提前把我打发走，才使我怀疑他在搞些什么花样。听呀！那是什么？”

“只不过门外有什么人罢了。”

“大概有什么人走到这里来了，”吉特说，站起来倾听，“来得还很快呢。总不会是在我离开之后他又出了门，房子失了火吧，妈？”

这种凭空想象出来的恐惧剥夺了他在一刹那间的移动的能力。脚步越来越近，门匆遽地打开，女孩子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匆忙之间乱七八糟地裹上了几件外衣，慌慌张张地走进了屋子。

“耐丽小姐，怎么回事？”母子一同叫了出来。

“我一下也不能停留，”她答道，“外公得了重病啦。我发现他昏倒在地板上——”

“我赶快去请医生，”吉特说，抓起他那顶没有边的帽子。“我立刻就到你们那里，我——”

“不用，不用，”耐儿叫道，“有一位医生在那里；不需要你去；你—你—以后也不要再到我们家里去了！”

“什么？”吉特吼叫着。

“再不要去了，”女孩子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请你不要难过——请你不要恼恨我！这件事实在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吉特睁着大眼睛望着她，嘴巴张闭了好多次，但是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他抱怨你，骂你，”女孩子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但是我希望你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做了坏事！”吉特又吼叫出来。

“他叫着说你是使他倒霉的原因，”女孩子答道，眼睛含着泪，“他大声喊着你的名字。他们都说你不要走到他跟前，否则

他要气死了。以后你可不能到我们那里去了。我是为了告诉你才来的。我觉得我自己来总比别的什么陌生人来好些。唔，吉特，你究竟做了什么事了？你是我深深相信的人，也几乎是我唯一的朋友！”

不幸的吉特越来越紧地盯着他的小女主人，眼睛也越睁越大，但是完全没有动作也没有作声。

“我给你带来了一星期的工钱，”女孩子说，望着那位女人，把钱放在桌子上——“还一还一多给了一些，因为他一向对我很好。我希望他后悔，在别的地方做好些，不要过分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这样同他离开使我非常难过，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这样了。再会吧！”

在家里的一幕使她激动，又使她受了震惊，又来了现在这一个差使，再加上千百种痛苦和慈爱交织成的感情，女孩子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匆遽地走到门口，同来的时候一样很快地消失了。

那位可怜的女人是没有任何怀疑儿子的理由的，每一种理由都使她相信他忠实可靠，不过因为他没有替自己申辩一句而有些犹豫了。风流、邪行、抢劫的幻影，以及他交代得很离奇可能与犯法行为有关的夜出，纷至沓来地涌入她的脑海，使她不敢问他。她倒在一张椅子上摇着，绞紧两只手，惨痛地哭了起来；但是吉特不去安慰她，只是昏迷地呆住了。摇篮里的小娃娃醒了，啼哭起来；衣服筐子里的小男孩子也翻了出去，扣在筐子下面不见了；母亲的哭声更高了，椅子摇动得更快了；但是吉特，对于这种叫嚣和纷乱完全没有感觉，一直保持着精神恍惚的状态。

第十一章

一向执行统治权的平静和沉寂不再栖止在女孩子的住居里面了。第二天早晨老人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这次的疾病使他的身体大受影响，在好多星期中，生命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现在守护的人是足够的，但都是靠守护赚钱的陌生人，他们有空的时候便恶形恶状地聚集一起，吃、喝、笑笑闹闹；因为病与死乃是他们的财神。

不过，在这样一个忙乱拥挤的期间里，女孩子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孤单了——精神上更为孤单了；独自一个人专心地伺候着那个奄奄一息的老人；独自一个人一味地发愁，也只有她一个人有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同情。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她总是守在不省人事的病人枕旁，总是准备着他每一种的需要，总是听着他重复呼唤她的名字，听着他说对她焦虑和关切的话，在他的梦呓中这些话越来越出现得多了。

房子已经不归他们所有了。便是这间病房好象还是仰赖奎尔普先生不大可靠的恩典才得暂时保留下来。老人病了还没有多久，他便借着很少人能够了解、也没人敢于质问的所谓法律力量，取得了房子和其中一切的所有权。他找来了一位法律界人士协助他占稳了这一个重要步骤之后，矮子便同他的参谋在这座房子里住了下来，表明产业有主，他人无权染指；然后依照他自己的趣味，把住处布置得舒舒服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奎尔普先生首先把店门关闭，停止营

业，他自己驻扎在后厅里面。他从一堆古老家具中找到两把椅子，把最漂亮最合用的一把留为自用，把特别难看特别不舒服的一把派给他的朋友，让人把它们搬到这间屋子里，威风凛凛地高踞其上。这一间屋子距离老人的病室很远；但是奎尔普先生认为这样很妥当，因为既可以预防传染，又可以痛快地吸卫生烟，不只他自己不停地吸，还竭力劝他那位法律朋友同吸。而且他更派专人到码头给那个翻斤斗的小厮送信，那小子也很快地到来，奉命坐在紧靠门口的另外一把椅子上，继续吸着矮子为他准备的长烟斗，不许他有任何借口把烟杆拿到唇外，哪怕一次只是一分钟。这种布置完成之后，奎尔普先生很高兴地四下望望，说他管这个叫做舒服。

那位法绅，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布拉斯①，也可以管这个叫做舒服，如果不是因为两种缺点：一种是，他的椅子坐起来很吃力，座垫很硬、角度大、倾斜而容易滑下；另外一种是，吸烟常常引起他内心的不安和烦躁。但因为他是奎尔普先生的食客，有一千种的理由逢迎他，因此只好露出笑容，很恭顺地点头勉强表示同意。

这位布拉斯是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辩护士，生在伦敦城里的贝威斯村②，他是瘦高个子，鼻子象瘤，上额突出，眼睛深凹，头发暗红色。他穿着一件搭到脚背的外套，短的黑色裤子，高统鞋，灰蓝色棉布袜。他有卑屈谄媚的神情，但是声音却十分粗沙；他那最温和的笑容也极端可厌，因此任何人在可以忍受的情形下同他在一起，倒觉得不如他发发脾气，露出满面怒容

---

① 布拉斯(Brass)，照字义是黄铜，因此说"好听"。

② 贝威斯村(Bevis Marks)，伦敦市区地名，在奎尔普住家塔山之北，两地相距甚近。

来比较好些。

奎尔普注视着他的法律顾问，看到他不断因为受着烟斗的折磨而霎着眼睛，看到他偶然吸了一大口辣得发抖，又看到他不断在扇去缭绕在他面前的烟气，便感觉高兴得了不得，开心地搓着两只手。

"拚命吸呀，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转过身对着小厮说，"再装上一袋，吸快点，吸到最后一口，不然的话我会把火漆头烧红了烫你的舌头。"

幸而那小厮脸皮很厚，只要有人不断供应，他可以吸成一座小石灰窑。因此他只嘟囔了几句反抗主人的话，便按照命令狂吸起来。

"它好吗，布拉斯，它美吗，它香吗？你有土耳其皇帝的感觉吗？"奎尔普说。

布拉斯先生心想即使他有，这种土耳其皇帝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不过他还是说烟是名牌，他不怀疑他有一种大皇帝的感觉。

"这是避免热病传染的办法，"奎尔普说，"这是防止任何生命中灾难的办法！我们住在这里的期间是不能离开烟的——拚命吸呀，你这个狗东西，不然就叫你把烟斗吞下去！"

"我们要在这里住很久吗，奎尔普先生？"在矮子对他的小厮发了上面那个温和的教训之后，他的法律朋友问了。

"我想，我们要住到楼上的老绅士死了，"奎尔普答道。

"嘻，嘻，嘻！"布拉斯先生笑了，"唔，很好！"

"拚命吸呀！"奎尔普叫道。"不许停！你可以一面说话一面吸。不要浪费时间。"

"嘻，嘻，嘻！"布拉斯叫道，声音很微弱，因为他又把讨厌的

烟斗衔在嘴里了。“但是如果他病好了呢，奎尔普先生？”

“那么我们就住到他好了，不多住，”矮子答道。

“你多么慷慨呀，阁下，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布拉斯说道。“有些人，阁下，——唔，哎呀，就在法律发生效力的那一刻，早就把东西卖掉或者搬走了。有些人，阁下，真是铁石心肠。有些人，阁下，真想——”

“有些人真不想听你这样一个鹦鹉嚼烂了舌头！”矮子插嘴道。

“嘻，嘻，嘻！”布拉斯叫道。“你有这种了不起的精神！”

这时门口吸烟的哨兵打了个岔，嘴里衔着烟斗，狺狺地叫道，——

“有个闺妮①下来了。”

“有个什么，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说。

“闺妮，”小厮答道。“你聋了吗？”

“唔！”奎尔普说，好象喝汤似地很有味道地吸了一口，“我同你要把旧帐清理一下——我的亲爱的年轻的朋友，有一顿好打等着你呢！——啊哈！耐丽！他现在好些了吗，我的金刚石鸭子？”

“他病得很重，”流着泪的女孩子答道。

“多么标致的小耐儿啊！”奎尔普叫道。

“唔，美丽，阁下，真美丽，”布拉斯说。“非常迷人！”

“她是要在奎尔普的膝上坐坐呢？”矮子用一种他自以为是安慰的语调说，“还是想到里面小房间里睡觉去呢？可怜的耐丽要做哪一件呀？”

---

① 闺妮(gal)，姑娘(girl)的俗字。

“他对待孩子们真有一套了不起的办法！”布拉斯嘟嘟囔囔着，好象是对着天花板说话似的，“我敢说听他讲话真是一种享受。”

“我不是要在这里停留的，”耐儿结结巴巴地说。“我要到那间屋子里找点东西，以后我一我一可再也不下来了。”

“那是一个很妙的小房间呢！”矮子说，女孩子走进去，他的眼光也跟到里面。“很了不起的一个绣房！你相信你不用它了吗？你相信你不回来了吗，耐丽？”

“是的，”女孩子答道，慌慌张张地走开，带着她取出来的几件衣服，“永远不来了——永远不来了！”

“她很敏感，”奎尔普说，眼睛送着她走去。“很敏感；那倒很可惜。那张床倒很合我的尺寸。我想把它做为我的小房间。”

布拉斯先生鼓励这个意见（任何出自同一来源的意见都会受到他的支持的），矮子便走进去试试。他衔着烟斗仰在床上，翘起两只脚来狂吸。布拉斯先生竭力称赞这一幅图画，又因为床是又柔软又舒服，奎尔普先生便决定使用它，晚上当床，白天当睡椅；并且为了立即实现后一个目的，他躺在那里不动，把烟斗吸光。法绅这时有些眩晕和茫茫然不能自主（这是烟草在他神经里发生的一种作用），乘机溜到露天底下，在那里呆了一阵子，完全恢复了，于是带着一个相当平静的面容重新回来。但是不久那个含恶意的矮子又劝他吸烟舒神，结果他便跌在一张睡椅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这便是奎尔普先生占有新财产后的初步程序。有几天他的确没有要什么特别把戏，因为在这个期间里，他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是由布拉斯先生帮忙详细登记货品，一方面是他还要出门料理其他事务，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不过，他的贪心和警



奎尔普在耐儿的“绣房”里

惕现在更高了，因此从来不肯有一夜不回这里。同时他对于老人的病也很着急，不论是好是坏，总希望有个结论，他的焦虑随着时间的过去日有增加，不久他便开始公开抱怨起来，表示不能忍耐下去了。

耐儿怯懦地闪避着矮子，不让他有找她谈话的机会，一听到他的声音便逃；律师的笑容也象奎尔普的怪像一样使她恐怖。她害怕一走出外公的卧室，便会在楼梯上或者过道中碰到其中的一位，因此她就寸步不离开她外祖父的房间，直等到夜深人静，才大起胆子，走了出来，在没人居住的房间里呼吸较清新的空气。

一天晚上，她又溜到她常去的窗口，心思沉重地坐在那里——因为那天老人的情形更恶劣了——突然她好象听到街上有人在喊着她的名字。向下一看，她认出是吉特，他正在设法引起她的注意，一下就把她从悲哀的回忆中唤醒了。

“耐儿小姐，”男孩子说，声音很低。

“是呀，”女孩子答道，怀疑她是否应该和这位嫌疑犯交谈，但是对她所喜欢的老友还是不能忘情，“你要什么呀？”

“很久以来我就想同你谈几句话，”男孩子答道，“但是楼下住着的人们把我赶走了，不让我见你。你不要相信——我希望你不要认真相信——我的被逐是罪有应得；你相信吗，小姐？”

“我应该相信，”女孩子答道。“不然的话为什么外公那样对你生气呢？”

“我不知道，”吉特答道。“我敢担保我从来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不，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无论如何我可以诚心诚意地这么说。我来问老主人的病怎样了，竟被赶到门外！……”

“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女孩子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真的。无论怎样我也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

“谢谢您，小姐，”吉特答道，“听到你说这话真是很大的安慰。我早就说我不相信那是你的主意呢。”

“那就对了！”女孩子恳切地说。

“耐儿小姐，”男孩子叫道，走到窗口下面，把声音放得更低了，“楼下来了新主人了。这对你是一个变化呢。”

“的确是的，”女孩子答道。

“以后等他病好些了，对他也是一样呢，”男孩子说，用手指着病房。

“——如果他有一天好些，”女孩子接着说，不能制止住她的眼泪。

“唔，他一定会好的，他一定会好的，”吉特说，“我相信他会的。你不要失望，耐儿小姐。现在可不要这样，我请求你！”

这些鼓励和安慰的话虽然不多，说的也很粗率，但是它们使女孩子大受感动，并且使她当时哭得更厉害了。

“只要你不灰心，不把自己弄病了，”男孩子焦急地说，“他一定会好的，如果你病了，正当他恢复期间，会使他变得更坏，并且还要回到原来的情形。在他好了的时候，说句好话——替我说句客气话，耐儿小姐！”

“他们告诉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连提也不要对他提起你的名字来，”女孩子答道。“我不敢；即便我能，一句客气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吉特？我们要变成穷人了。我们快没面包吃了。”

“我要求你帮忙的，”男孩子说，“并不是希望再回来工作。我并不是为了吃饭和工钱才这样长久地等待着，我是想跟你见一面呀。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困难时期前来，是为了要求那等事情的。”

女孩子感激地和蔼地注视着他，但是等待着，好让他继续说下去。

“不，不是为了那个，”吉特踌躇地说道，“是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我没有多少智慧，我知道；但是如果他能够相信我是他的一个忠实的用人，一向努力工作，从来没有想到害人，那么也许他不以——”

说到这里，吉特结结巴巴了好久，女孩子恳求他赶快把话说出来，因为时间很晚了，该关窗子了。

“也许他以为我这样说不算过分冒昧——那么，也许他以为不太冒昧，”吉特叫道，勇气突然来了。“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妈同我还有一个穷家，但是总比这些人住在这里的一个地方好些；为什么不搬到那边，等他慢慢再找一所更好的房子？”

女孩子没有说话。吉特作了这个建议感到松了一口气，舌头就松了，辩才也就来了。

“你会觉得，”男孩子说，“那里很小并且很不方便。的确是的，但是倒很干净。也许你会觉得嘈杂，但是全城没有一个象我们那样清静的院子。不要担心孩子们；那娃娃难得哭一声，另外一个也是很好的；而且我可以管着他们。我担保他们不会过分扰乱你。试一试，耐儿小姐，一定试一试。前楼一小间是很舒服的。穿过烟囱你可以看到教堂的钟，知道时间。妈说那正是你所需要的，实在也是这样；你们可以让她伺候你们两位，让我去跑零腿。我们不是为了钱，保佑你；你不要往那上面想！你试试他的意思好吗，耐儿小姐？只要答应我试试他的意思。试着说服老主人到我家来，首先问问他我究竟做了什么。你答应我那个吗，耐儿小姐？”

在女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恳切的请求以前，街门打

开了，布拉斯先生探出了戴着睡帽的头，用一种暴躁的声音叫道，“是谁在那里？”吉特立即溜走，耐儿也轻轻地关上窗子，回到房间里去了。

布拉斯先生还没有问几遍，奎尔普先生也戴着一顶睡帽，在同一个门口出现了；他仔细地往复看了看大街，又站到对面去抬头望了望房子的窗口。因为没有发现人影，他便立刻同他的法律朋友回到房子里，女孩子在楼梯上听到他说，一定有人密谋不利于他的事；他很有被一批叛徒洗劫的危险，这些人一年到头在房子周围潜伏着；因此他不能再延迟下去了，一定要立即采取处理产业的步骤，以便早日回到他自己那座和平的屋檐底下。这样咆哮了一阵，又说了许多别的同样性质的威胁的话以后，他便重新回到女孩子的小床上蜷伏起来，耐儿也悄悄地爬上楼去。

很自然地，她同吉特那段简短而没有结束的谈话，一定在她心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使她当晚做起梦来，并且使她很久还忘不掉。在无情的债主和专为金钱而来的看护包围之下，甚至在她周围的那些女人，对她的焦虑和苦恼也丝毫没有怜惜和同情的表示，这就难怪女孩子富于感情的心要为一个又慈祥又慷慨的灵魂感动得那么厉害，尽管这个灵魂居住在一个粗陋的庙堂里面。感谢上天，这种灵魂栖止的庙堂不是用人工制造，即便悬挂的是褴褛的破布，也比紫红色的上等麻葛更有意义一些。

第十二章

老人的危险期终于度过了，他开始痊愈起来。他的神志也一

点儿一点儿恢复过来，但是智力衰弱了，它的机能也受了损害。他变得忍耐和沉默了；常常坐在那里久久地深思着（但并不沮丧）；什么都能使他高兴，甚至射到墙上或者天花板上的阳光，都会教他看着高兴；他从不抱怨白昼太长，或者夜晚太慢，真的，他好象失去了时间的观念，也没有愁闷或疲倦的感觉。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握着耐儿的小手，玩弄着小指头，有时摸摸她的头发，或者吻吻她的眼眉；当他看到她眼里泪汪汪时，便象吓了一跳似地来找寻这个原因，但是就在他找寻的时候也会忘了他要做什么。

女孩子同他乘车出门——老人用枕头支垫着，女孩子坐在他身边。他们同平常一样地手握着手。最初大街上的声音和行动使他的神经疲劳了，但是他既不惊愕，又不奇怪，既不愉快，又不烦恼。问问他是否记得这个或那个，他就说："唔，当然啦，记得很清楚——怎么会不记得呢？"有时他转转头，伸着脖子认真地注视着群众中一个陌生人，一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为止；但是如果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却一个字也回答不出。

一天他坐在他的安乐椅上，耐儿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凳子上，门外有人在问他是否可以进来。"可以，"他说，丝毫不动感情，他知道，那是奎尔普。奎尔普成了这里的主人了。当然他可以进来。于是他进来了。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病终于好了，邻居，"矮子说，坐在他的对面。"现在你很强健了吧？"

"是的，"老人有气无力地答道，"是的。"

"我不是有意催你，你知道，邻居，"矮子说，提高了喉咙，因为老人的感觉比以前迟钝了，"但是还是希望你能进行得越快越好。"

“当然啦，”老人说道。“对于双方都好。”

“你瞧，”奎尔普停了一下继续说，“一旦东西运走了，这房子就不舒服了——事实上就不能住人了。”

“你说的是实话，”老人答道。“还有可怜的耐儿，她可怎么办呢？”

“的确，”矮子喊道，点点头，“这话说得对。那么你考虑一下好吗，邻居？”

“我要考虑一下，当然啦，”老人答道。“我们不能在这里再住下去了。”

“我就是这么想，”矮子说。“我把东西全卖了。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是也算不错——也算不错。今天是星期二。东西什么时候搬？不用着急——假定今天下午好吗？”

“就算星期五早晨吧，”老人答道。

“很好，”矮子说。“就这样吧——我们有个谅解，邻居，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迟过星期五了。”

“好，”老人答道。“我记住了。”

奎尔普先生对他说话时那种冷淡甚至没兴致的样子，好象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因为老人点点头重复地说，“星期五早晨，我记住了，”他也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再谈下去的理由，于是就来了个友谊的告别，说了许多表示善意的话，还把他朋友的气色很好竭力称赞了一番，就下楼向布拉斯先生报告谈话的结果去了。

整整那一天，整整第二天，老人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在各个房间里进进出出，好象是茫然地向它们告别似的；但是他既没有用直接暗示，也没有用其他方式提起早上的会谈，也没有提起必须另外找地方住。他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就是女孩子是孤独的，需要帮助，因为他常常把她搂到

怀里来，要她打起精神，对她说他们不会分开。但是他似乎又不能把他们的真正处境想得更清楚些，仍然是大病初愈以后那种无精打采、冷冷淡淡的样子。

我们管这种情形叫做返老还童；但是这就象把死当做睡眠一样，还是一种可怜的、空洞的嘲弄。在老朽的人们的迟钝眼睛里，哪里有童年欢笑的光辉和生气，哪里有漫无止境的快乐，哪里有未曾受过挫折的坦白，又哪里有永不萎谢的希望和正在盛开着就遽然凋残了的喜悦？在那又严酷又丑陋的死神眉目分明的外形上，哪里有懒洋洋睡眠时那种平静的美，表示这是逝去的清醒时间的休息，并且表示还要再来的清醒时间的温柔希望和情爱？把死和睡并排着放在一起，请问谁能发现两者类似？把孩子和孩子气的人叫在一道，你一定要为那可以引为自豪的所谓幸福的晚年害羞，所谓幸福的晚年又是什么？也不过是妄图把这个头衔加在一个丑陋和走了样的外形上罢了。

星期四到了，看不出老人有什么改变。但是那天的黄昏他同女孩子沉默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情形就不对了。

在一个又小又阴暗的院子里，一棵树正长在他的窗口下面——对于那个地方来说，算是很够青葱很够繁盛了——风吹动着枝叶，树影在白色墙壁上荡漾。老人坐在那里，注视着在微茫光线里颤抖的影子，直看到太阳沉没；已经到了晚上，月亮慢慢上升，他还在原来的地方坐着。

对于一个在不能使他安宁的床上辗转了很长时间的人，便是这几片绿叶，这一片散布在烟囱和屋顶上的微弱的光辉，也算是很使他愉快的事物了。它们暗示出遥远的安静地方，还有休息、和平。

女孩子不止一次地以为他有了感触，不愿意说话。但是现在

他流泪了——看到他流泪，她那悲伤的心轻松了——好象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请她饶恕他。

“饶恕你——什么呀？”耐儿插嘴说，想打断他这种意思。“唔，外公，什么事要我饶恕你呢？”

“过去的一切，落在你身上的一切，耐儿，在那个不舒服的梦里所做的一切，”老人答道。

“不要这样说，”女孩子说道。“请不要再说这些。我们谈点别的事情。”

“是，是，我们要谈谈，”他答道。“谈谈我们好久以前讲过的事——好多个月以前——是好多个月了吧，不然就是好多个星期了，不然好多天了？究竟是哪一个，耐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女孩子说。

“今天我才想起，我们一坐在这里，我便想起来了。我要为那个向你祝福，耐儿！”

“为了什么事呢，亲爱的外公？”

“为了你说的如果我们一旦做了乞丐便怎么样了那些话，耐儿。声音要轻些。嘘！因为如果楼下的人们知道了我们的意思，他们一定说我疯了，强迫你离开我。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多留一天了。我们要从这里走到很远的地方去。”

“是，让我们走吧，”女孩子诚恳地说。“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回顾也不要再想它。哪怕我们赤着脚走遍全世界，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下去了。”

“我们将要，”老人答道，“我们将要步行着穿过原野和森林，傍着河边行走，把我们自己付托给上帝，我们在哪里，相信上帝也在哪里。夜里睡在象那样一个露天底下——你看多么明亮呀！——总比闷在这些永远充满了忧虑和使人疲倦的恶梦的小

屋子里要好得多了。你同我一道，耐儿，还是可以快活幸福，试着忘记这一段时间，当做从来没有过这回事吧。”

“我们还是可以幸福，”女孩子叫道。“在这里我们是永远不会幸福的。”

“不会，在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幸福了——永远不会——这话很对，”老人答道。“我们要在明天早晨悄悄地溜走——一清早，轻轻地不让人看到也不让人听到——不给他们留下追踪的痕迹。可怜的耐儿！你的脸色苍白了，你的眼睛也因为守护我和为我哭泣而沉重了——我知道——是为我；但是等我们到了远方，你会好起来的，也会快活的。明天一清早，宝贝，我们要离开这个苦恼的场地，要象小鸟一样又自由又幸福了。”

于是老人双手抱住头，断断续续地说，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将要一道跋山涉水，永不分离，直到两人中有一个人死去为止。

女孩子的心为希望和信念所激荡。她绝对没有想到饥渴、寒冷或者受苦。她把这事当做他们一度享受过的单纯娱乐的重温，当做她所过的那种阴沉苦闷的解脱，当做逃避在她最近苦难的日子里包围她的那些冷酷人的手段，当做使老人恢复健康、和平和重享安静幸福生活的办法。阳光、溪水、草地和明朗的夏天在她眼前闪烁，而在那幅灿烂的图画上，是没有一点暗影存在的。

老人在他的床上酣适地睡了几小时，她自己却一直在忙于他们逃走的准备。她要带自己穿的几件衣服，也给他找出了几件；她把适合于他们倒霉命运的外衣取出，准备穿在身上；又拿出一根手杖，帮助他的步履。但是她的全部工作并不止此，因为她还要到古老的房间中作最后一次的巡礼。

到了同它们分别的时候，和她所期待的情形是有多么大的区别，特别是和她常常想象的情形有多么不同呀！她一想到她和

它们一同住过很长的时间，心潮便起伏汹涌，使她感觉应该狠狠心(尽管那些时间是寂寞的、苦恼的)，否则她如何能够同它们意气扬扬地道别呢！她坐在她消磨过许多黄昏的窗口——常常比现在更黑更晚——那个地方所给她的希望或快乐重新涌上心头，在那一刹那中间，把一切阴沉和悲伤的联想全一笔涂去了。

还有她自己的小房间，在那里她常常在夜间跪着祈祷——她所祈求的那个时间现在就要来临了——在那个小房间里她曾经睡得那么平静，做过多少次快人的梦！如果不能够最后再去巡视一番，如果不去温和地看它一眼或者洒一洒感谢的眼泪，那未免太说不过去了。那里还有几件零碎东西——可怜的没价值的东西——她很愿意带走，但那是办不到的呀。

她首先想到她的小鸟，她那只可怜的小鸟，还是在老地方挂着。她为了要丢下这一个小动物哭得十分伤心，直到一种念头涌了上来——她不知道怎么或者为什么，但是到底她想起来了——那就是使用一种什么办法让它落在吉特手中，他会为了她的原故保护它，也许认为她有意把小鸟留给他，作为对他感谢的保证。这样一想，她就平静下来，觉得好过得多了，于是她心情轻松地上床安息。

在许多梦境里，她都是在充满光明和太阳普照的地方漫游，但是好象有一种渺茫的目标在模糊地跑来跑去，怎样也得不到手，这时她醒了，才知道还是黑夜，繁星依然在天空闪烁。最后东方开始发亮，星光变得又苍白又黯淡了。她一经确定天快亮了，便起床装束，准备登程。

老人还在睡着，因为她不愿惊扰他，便一直让他睡到太阳升起。一下床他便急急地要立即离开住处，一分钟也不肯多耽搁，不久也就摒挡就绪了。

于是女孩子拉住他的手，他们蹑手蹑脚小心谨慎地走下楼梯，木板咯吱咯吱响得使他们颤抖，常常要止步静听。老人把一个行囊忘记了，里面装着一些他必须带走的东西，为了走回去取这件东西，尽管只有几步，却好象是一种无尽的折磨似的。

他们终于到达了楼下的过道，奎尔普先生和他那位法律朋友的鼾声，听起来比狮子的吼声还要可怖。门闩是生了锈的，很难没有一点声音就把它们打开。当铁闩拉开之后，又发现门还锁着，最要命的是钥匙不见了。这时女孩子忽然记起，一位看护告诉过她，奎尔普总是在夜里把两道大门上锁，把钥匙放在他卧室的桌子上面。

耐儿又恐惧又惊惶地脱掉她的鞋子，溜进古玩贮藏室（在那里，布拉斯先生——全部货色中最丑恶的一件——正睡在一个床垫上），走到她自己的那个小房间里。

在这里她立了几分钟，一看到奎尔普先生的样子就吓呆了，他的身子吊在铺外面，头好象要立在地上似的，并且，也许是因为这种姿势不够舒服，也许这正是他一种得意的习惯，在张着大嘴喘息咆哮，白眼球（毋宁说是龌龊的黄眼球）清楚地显露出来。不过现在并不是问他是否在害什么病的时候；因此她朝着房间匆匆一瞥之后便拿起了钥匙，再度经过伏卧着的布拉斯先生，平安地重新回到老人的身旁。他们没有声响地把门打开，走到街上，停住了。

“往哪里去？”女孩子问道。

老人没有主意也没有办法地先看看她，再向左右看看，然后又看看她，最后摇摇头。很明显地从此以后她将成为他的向导和引路者了。女孩子感觉出来，她不怀疑也不犹豫，把手递给他，轻轻地把他拉走了。

那是六月初的一天；深蓝的天空洁净无云，充满着灿烂的光辉。这会儿大街上几乎还没有行人，住家和商店的大门仍然关闭着，有益健康的清晨空气好象是由天使口中向这座睡城喷出来的芬芳。

老人和女孩子在这种愉快的沉寂里前进，满怀都是希望和愉快。他们又是两个人单独一起了。每一种事物都是又光明又新鲜；除非是对照一下，没有一件事物使他们能够想到那丢弃在背后的单调和羁绊；在别的时候常常蹙眉愁脸的教堂钟楼和尖塔，这会儿也在太阳底下发出了光辉；每一个陋角暗陬都在阳光里欢腾；那由于距离太远而显得朦胧的天空，也在对着下界的每一种东西显示出平静的笑脸来。

在人们还在睡眠的时候，两位可怜的冒险家在向着城外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茫然地前进。

第十三章

住在伦敦城内塔山的丹尼尔·奎尔普，和住在伦敦城内贝威斯村的桑普森·布拉斯——这位法绅的官衔可多啦，他是高等法院和威斯特明斯特高等民事法庭英王殿下的辩护士，还是大法官高等法庭的律师——一直高卧未醒，不曾意识到也不曾怀疑到出了什么事，直等到有人在敲临街大门，敲了又敲，慢慢地由温和的一下一下的剥啄声变成了连珠炮的轰击，一炮连一炮地十分紧密，这才使丹尼尔·奎尔普挣扎着把身子放平，睡眼惺忪毫不在意地凝视着天花板，表示他已经听到声音，同时

也有些觉得奇怪，但是还不能够再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敲门声并不能够适应他那股懒洋洋的劲儿来得慢些轻些，反而增加了力量，来得更频读了，好象是当真不要他重新入睡似的。丹尼尔·奎尔普一经睁开了眼睛，就渐渐理解门外可能有人；因此他也就慢慢想起，那天正是星期五，他曾经命令奎尔普太太早早前来伺候他的。

布拉斯先生扭身子伸胳臂地表演了许多种奇怪的姿态，面孔和眼睛屡次皱成好象吃了刚刚上市的酸草莓似的，这会儿也清醒了。看到奎尔普先生在穿衣服，他也就慌忙地跟着来，不穿袜子先登鞋，两脚往上衣袖子里伸，在梳妆的时候他又闹了许多错误，一如那些突然被惊醒而赶着装束的人通常的情形。

当辩护士忙着打扮时，矮子却在桌子下面摸索，嘟嘟囔囔地粗野地咒骂自己，咒骂一般人类，甚至咒骂到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布拉斯先生因而发问道："是怎么回事呢？"

"钥匙，"矮子说，恶意地看着他，"门上的钥匙——就是这么回事。您知道它在哪儿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阁下？"布拉斯答道。

"你怎么会？"奎尔普鄙夷地重复了一句。"你是一位怪不错的律师呢，不对吗？啊哼，你这个混蛋！"

在矮子大发脾气的当儿，布拉斯先生不想对他说明，另外一个人把钥匙丢了，怎么会牵涉到他（布拉斯）的法律知识呢，他却卑屈地提出意见，说一定是过了一夜把它忘了，无可怀疑地还是插在原来的钥匙洞上。尽管奎尔普先生坚决抱着与此相反的意见，因为他记得的确已经取了出来，但是也愿意承认有这可能，于是一路抱怨着走到门口，结果真的给他找到了。

当奎尔普先生去摸锁的时候，大吃一惊地发现门闩已经打

开，这时外面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而且越发猛烈了，原来透进阳光的钥匙洞竟被门外的一只眼睛遮住。矮子十分恼怒，想找一个发脾气的对象，便决定一冲而出，好好给奎尔普太太一番教训，让她认识认识那种讨人厌的喧闹的后果。

因此他悄悄地、轻轻地把锁拉住，一下子把门打开，扑在门外正要拉起门环准备再敲的一个人的身上。他头部向前，手脚一齐伸出，恶毒地咬着牙冲向前去。

但是奇怪，他撞的这一个人没有抵抗，也不恳求宽恕，他本以为撞在自己老婆的怀里，等他刚一发现那人并不是他老婆，他头上早已吃了狠狠的两拳，胸部同样挨了两下；等到他认真和对方接触之后，雨点般落在他身上的拳头颇能使他感到，那人的手法十分有经验也十分高明。这种款待并不曾挫折了他的勇气，他紧紧地把敌人抱住，认真地、痛快地连咬带捶，至少这样来了两分钟才松开了。直到这时，丹尼尔·奎尔普红着脸，蓬松着头发，才发觉他已经身在街心，理查·斯威夫勒先生在环绕着他表演舞蹈似的，并且在问“他是不是需要再来几下子”。

“这货色在我的铺子里存的不少，”斯威夫勒说道，还是在那里一进一退地摆着威吓人的架式，“这类货色大量地存在手头，花色繁多；地方上的定货总是立即交出。你还需要一些吗，阁下？——如果你意犹未足，可不要说不呀。”

“我原本以为是另外什么人呢，”奎尔普说，摩挲着他的肩膀，“为什么你不先讲明你是谁呢？”

“你为什么不讲明你是谁呢？”狄克答道，“偏是那样二话不说，象一只疯狗从房子里冲出来！”

“是你——是你敲门吗，”矮子说，呻吟了一下站立起来，“是你吗？”

“是的，是我敲门，”狄克答道。“我来这里之前已经有一位娘子敲门，她敲得太轻，因此我代替了她。”他说的时候手指着奎尔普太太，她正站在不远的地方发抖。

“哼！”矮子嘟嘟囔囔地说道，怒容满面地盯着他的老婆，“我想那是你的错误！而你呢，阁下——你就不知道里面有病人吗？你这股敲门的劲儿好象恨不得要把门都打倒。”

“妈的！”狄克答道，“正是这般道理。我还以为里面的人都死了呢！”

“你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来的，我想，”奎尔普说。“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知道老绅士怎么样了，”斯威夫勒答道，“要听耐儿亲口说说，我愿意同她谈谈。我是这一家的朋友，阁下——至少我是这家人里面一个人的朋友，其实那倒没关系。”

“那么最好请到里边，”矮子说。“请进，阁下，请进。现在，奎尔普太太——请你在前面走，夫人。”

奎尔普太太很踌躇，但是奎尔普先生坚持着。这不是一种有关礼貌的争辩，也不是一个女先男后的问题；因为她很明白，她丈夫希望按着这种顺序进去，他好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把她的胳臂拧几下子，而她的胳臂上很少不留着一块青一块紫的指痕。斯威夫勒先生不了解这个秘密，听到一种哑声的叫喊觉得有些愕然，回头一看，发现跟在后面的奎尔普太太突然跳了一下；但是他不曾特别注意这些情况，一会儿也就完全忘掉了。

“现在，奎尔普太太，”他们到了铺子里面以后，矮子说道，“请你到楼上去，到耐丽的房间里，告诉她有人找她。”

“这里好象是你的家了，”狄克说，他还不清楚奎尔普先生在这里的权势呢。

“我是在家里呀，年轻的绅士，”矮子答道。

狄克正在考虑这话是什么意思，布拉斯先生的在场尤其使他莫名其妙，这时奎尔普太太匆匆地跑下楼来，声言楼上的房间都空着。

“空着，你这傻瓜！”矮子说。

“我敢保证，奎尔普，”他那颤抖的老婆说道，“我每个房间都去过了，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这便，”布拉斯先生说，为了表示强调，把手拍了一下，“把钥匙的秘密解释清楚了！”

奎尔普皱着眉看看他，看看他老婆，看看理查·斯威夫勒；但是并没有从任何一位得到启发，便亲自慌慌张张地走上楼去，立即又匆匆地跑了下来，证实刚才他老婆的报告是正确的。

“这种走法很奇怪，”他说，瞥了瞥斯威夫勒，“我是他的一位又亲密又贴近的好朋友，他竟不通知我，真够奇怪！啊！无疑他会给我写信的，不然他也会吩咐耐丽写的——是，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耐儿很喜欢我呢。标致的耐儿呀！”

斯威夫勒先生惊异得张开了嘴。奎尔普仍然偷偷地看着他，却故意转向布拉斯先生，假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这件事并不妨碍货物的搬走。

“因为，实在的，”他接着说，“我们早就知道他们今天要走，但是却没想到他们走得那么早，也没想到会那么没一点儿声响。但是他们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是有他们的理由的。”

“他们究竟到他妈的哪里去了？”惊讶的狄克说了。

奎尔普摇摇头，撅起了嘴唇，表示出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不便说明罢了。

“你讲，”狄克说，注视着四周乱糟糟的情形，“你讲搬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把它们买下来了，阁下，”奎尔普答道。“咦！那又怎么样？”

“难道那个狡猾的老狐狸精已经发了财，是想到海滨找一块快人的地方，住一间茅屋，过安静的日子吗？”狄克说，十分惶惑的样子。

“莫非你认为他把这个退隐地方保守秘密，不让他那些嫡亲的外孙或者那些忠心的朋友常常拜访吧，咦？”矮子接着说，狠狠地搓着他的双手。“我没有什么说的，那可是你的意思？”

理查·斯威夫勒未曾料想到环境变得这么快，惊异得不得了，他的计划要破产了，他做不成计划里的主角了，这真象是蓓蕾还没开花就把它扭折了。就是在前一天的晚上，他从福来德立克·吐伦特那里得到老人害病的消息，才特意前来慰问并且探询耐儿，准备先实行一长串蛊惑计划的第一步，然后再煽动她的感情。到了这里，正当他考虑各种美妙和委婉的接近方法，正当他默想如何慢慢地对莎菲亚·瓦克尔斯施行可怕的报复——到了这里，才发现耐儿、老人以及一切钱财都跑了，消失了，他们走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居住去了，好象他们早已预知他的计划，乘它还在酝酿阶段，还不曾起步，就把它摧毁似的。

在丹尼尔·奎尔普心底里，两个人的出走使他惊愕也使他烦乱。逃亡的人一定携带着一些随身衣物，这种事逃不了他那敏锐的眼睛，他更知道老人神志还不很清楚，因此他奇怪老人如何会得到女孩子的同意的。我们决不能这样猜想（否则就对不起奎尔普先生了），认为他在替其中任何一个人苦恼。他的不安是因为他怀疑老人有一些秘密积蓄，没有被他猜到；单是想起了这笔

钱从他的魔掌中逃脱了，他就感到懊悔而痛责自己。

在这种心情之下，看到理查·斯威夫勒为了不同的理由也显然又气忿又失望，对他来说倒是一种安慰。很清楚地，矮子想，他是代表他的朋友前来，想诱骗或者威吓老人，让他拿出他们认为数目很大的财富的一小部分的。因此奎尔普便竭力描绘老人暗藏着财富，加意刻画老人自己狡猾地搬了家，免得再有人噜苏他，用这种办法来激怒狄克，他觉得很舒服。

"好吧，"狄克说，一副茫然的表情，"我想我留在这里也没用了。"

"一点用也没有了，"矮子答道。

"或者你会提起我来过这里？"狄克说。

奎尔普先生点点头，他说他一定要提，他一看到他们就提起这件事。

"要这样说，"斯威夫勒先生接了下去，"阁下，就说我是坐在和谐的翅膀上飘到这里的；我到这里是想用友谊的耙子铲除敌视和仇恨的种子，再在原来的地方种下和谐的嫩苗。你肯劳驾把话传达一下吗，阁下？"

"一定！"奎尔普答道。

"你肯不肯再多劳驾一点，阁下？"狄克说，取出一张很薄的小卡片，"告诉他那上面就是我的通信处，告诉他我每天早上在家。很响地敲两下门，阁下，任何时候都有女仆招呼。我的一些特殊朋友，阁下，总是在大门打开以后先打个喷嚏，使她了解他们是我的朋友，用不着再特别问我是否在家。请你原谅；你可以让我再看一下那张卡片吗？"

"唔，当然可以啦，"奎尔普答道。

"一个平常的小错误，阁下，"狄克说，另外摸了一张，"我把

那张称为光荣阿波罗信徒[1]友善集会的出入证递给你了，我是那个组织的常务董事长。刚才那一张就是正式文件，阁下。请允许我告辞了。"

奎尔普也道了再会。那位光荣阿波罗常务董事长举起帽子向奎尔普太太致意，然后不经意地再把它斜搁到头上，把手一挥溜出门外不见了。

这时搬运货物的车子到了，头戴小帽的强壮男人开始把衣柜以及诸如此类的家具擎到头上，表演出筋肉的把戏，使他们的面孔涨得通红。奎尔普先生也不肯落后，十分起劲地参加工作——象一个魔鬼挤来挤去地指使人们跑东跑西；让奎尔普太太担任沉重而又难以办得到的重活；他不大费力地把笨重东西提上提下；只要那个码头小厮一走近他，便踢他一脚；并且时时利用他手里拿着的东西巧妙地撞击那立在门口、当做一件正事答复邻居好奇的询问的布拉斯先生的肩膀，撞了好多次，使他感到苦恼。他在场指挥和以身作则，使那些雇来的人更加卖力，因此在几小时之内房子便全部出清，只剩下席片、破壶和几堆干草了。

矮子在客厅里象一个非洲酋长，很神气地坐在一块席片上面，取出面包、干酪、啤酒，开始享受起来，这时他无意之间看到一个男孩子在大门外面探头探脑。虽然他只看到他的鼻子，但是他断定那是吉特，便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于是吉特走了进来，问他要怎么样。

"请进来，你，老兄，"矮子说。"好了，你的老东家和小女主人可是已经走了？"

---

① "光荣阿波罗信徒"(Glorious Apollers)，大概是由信仰阿波罗的青年所组织成的俱乐部。

“到哪里去了?”吉特紧接着说，四下望望。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奎尔普锋利地答道。“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咦?”

“我不知道，”吉特说。

“来，”奎尔普反唇相稽，“我们不要来这一套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他们是在今天早上天一亮的时候就溜走了?”

“不知道，”男孩子说，显然很惊愕。

“你不知道这回事?”奎尔普叫道。“你以为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你象一个贼似地在房子外面逗留了好久吗，咦?那时你没有得到消息吗?”

“没有，”男孩子答道。

“你没有得到消息?”奎尔普说。“那么你听到些什么话?你们谈的是什么呢?”

吉特找不到什么特别理由，为什么现在还要把那件事当做秘密隐藏起来，就把那次他来这里的目的和当时他所提出的建议叙述了一遍。

“唔!”矮子稍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他们还可能要到你家去的。”

“你以为他们要去吗?”吉特热切地问道。

“嗳，我想他们是要去的，”矮子答道。“现在，如果他们去了，你要来告诉我；听见了吗?让我知道，我要给你一些报酬。我想对他们表示一点好意，如果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好意可就没法对他们表示了。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吉特很可能回答一种使这位容易生气的人听了不太顺耳的话，要不是这时那位码头小厮(他一直在房间里搜索，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偶然被留了下来)恰好嚷了出来，“这里还有一只

小鸟呢！这可怎么办？”

“扭断它的颈子，”奎尔普答道。

“唔，不可以，不要那样做，”吉特说，走向前来。“把它送给我好了。”

“唔，对了，我敢说，”那个小厮说道。“喂，你不要动鸟笼子，让我把它的颈子扭断，听见了吗？他说要我这样做。你不要动鸟笼子，听见了吗？”

“放下来，把它交给我，你们两个狗东西，”奎尔普咆哮着说。“为它决斗一下，你们两个狗东西，不然我要亲自把它的颈子扭断了！”

用不着进一步鼓动，两个男孩子立即使用种种方法互相进攻，奎尔普却一只手拿着鸟笼，一面用小刀兴奋地砍着地板，大声喊着加油，要他们打得更火炽些。他们真是棋逢敌手，滚上滚下，拳击的打法绝对不象是儿戏，直到后来吉特一拳打中了对方的胸口，脱开身，敏捷地跳起，从奎尔普手里抢到鸟笼，带着胜利品走了。

他一口气跑到家。流血的面孔引起家里人极大的震惊，那个大一些的孩子吓得嚎啕起来。

“哎呀，吉特！这是怎么回事？你做什么来着？”那布尔斯太太叫道。

“你不要介意，妈妈，”她的儿子答道，用门后木轴上的手巾擦了擦脸。“我没有受伤；不要为我担心。我为一只小鸟打了一架，把鸟争来了，就是这么回事。不要哭了，小雅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别扭的孩子！”

“你为一只小鸟跟人打架！”他母亲喊道。

“是的！为了一只小鸟跟人打架！”吉特答道，“小鸟就在这

儿——耐丽小姐的小鸟，妈，他们要扭断它的颈子！但是我不让他们——哈，哈，哈！有我在场他们是不能扭断它的颈子的，那可不行，不行。办不到，妈，绝对办不到。哈，哈，哈！”

吉特笑得很开心，他那打肿了而又受了伤的脸从手巾里露了出来，惹得小雅各大笑了，他母亲也大笑了，那个小娃娃也高兴得哇哇地叫，手舞脚踢，于是大家一齐大笑：一方面是因为吉特打胜了，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之深。笑的浪潮过了之后，吉特把小鸟当作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宝贝——实际那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红雀罢了——向两个弟弟炫耀，然后在墙上找到了一只旧钉子，用凳子和桌子搭成高台，胜利地把它拧了下来。

“让我看看，”男孩子说，“我想还是把它挂在橡口①，因为那里光线充足，使它精神爽快，如果它把头抬得高些，还可以看到蓝天。我告诉你，它很会叫呢！”

于是重新搭成高台，吉特又爬上去，拿一根拨火棍当做铁锤，钉好钉子，挂上鸟笼，这一来全家就皆大欢喜。他把鸟笼摆了又摆，安排了好多次，最后又退回壁炉旁边，对着它欣赏了一番，至此全部工作宣告完成。

“现在，妈妈，”男孩子说道，“我不想休息了，我要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叫我牵马，赚了钱买点鸟食，不用说也要给你们买点好东西回来的。”

---

① “橡口”(winder)，系“窗口”(window)的讹音。

第十四章

吉特出门是漫无目的的，一下子就决定要到那座故居走走，他把立刻往那个地方走一趟，当做是一件很重要的同时又是一件不够愉快的必办之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对，而他是没有一点私心的。倒是常常有一些比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更为丰衣足食、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对于一些不够妥当的事情就按着他们的意思做了，反而沽名钓誉地说是善于自制，颇为沾沾自喜。

这次倒用不着小心谨慎了，也用不着害怕被留在那里同丹尼尔·奎尔普的小厮再来一次报复比赛了。房子整个出空，又脏又暗，好象好多月来就没人居住过似的。一个生了锈的挂锁吊在门上，褪了颜色的窗帘和帐幔的布角在楼上半开着的窗口凄凉地飘动，紧闭着的百叶窗下面的破口也因为里面的晦暗变成了黑色。他注视过多少次的玻璃窗在早上匆忙搬场时有些被打碎了，房间的样子比任何房间都更为荒凉阴沉。门前台阶已为一群没事做的顽童所霸占；有的在玩弄门环，又高兴又害怕地静听着空房子里散布出瓮声瓮气的回音；另外一些却聚在钥匙洞口，一半玩笑一半当真地在把着什么"鬼"，说是天一黑就会把鬼招来，大概旧业主也是被鬼祟走的。在繁华的闹市中这座房屋独自立在那里，宛如一幅荒凉冷落的挂图；吉特一时记起了冬天在室内燃烧的愉快的炉火和那使小屋子震荡的愉快的笑声，便很悲伤地掉头走了。

这里必须特别表明，不能冤枉可怜的吉特，他并没有感伤的

气质，甚至他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名词。他只是一个心肠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并不懂得什么派头和礼貌；因此，他不曾含着悲哀重新返回家里，踢弟弟，骂母亲(因为当那些情感细致的人发了脾气之后，他们一定要让每个人和他一样不痛快的)，反而一心一意尽量想出一些平凡的办法，使他们更舒服。

哎呀，多少绅士在骑着马跑来跑去，可有几个人停下来要人牵马！一位会计员或者一位议会事务官，能够替那些在大街上缓辔而驰的人们算算细帐，据他们说，在伦敦，单是牵马，一年就是一笔很可观的金钱。无可怀疑地这可以成为一笔很大的数目，只要在二十个不带马夫的绅士中有一个下一次马就够了；但是他们没有下马，象现在这种倒霉的时候，就连最聪明的估计也是靠不住的。

吉特无目标地走着，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又逡巡一下，因为有人放慢了马步，四下里望着；一会儿又加快速度奔跑到便道上去，因为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骑马的人在背阴的道上懒洋洋地行走，好象随时要在一家门口停下来的样子。但是他们还是向前走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人拿出一个便士来。"我奇怪，"男孩子在想，"如果其中有一位绅士知道我家的食橱里面空无所有，他是否肯故意下马，装做拜访什么人，好让我赚几个呢？"

单是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已经使他十分疲乏，不用提那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因此他便坐在一个台阶上休息。这时迎面丁丁当当地跑来了一辆四轮马车，套着一匹看起来很任性、鞍鞯不整齐的小马，由一位身子矮胖面色温和的老绅士驾驶着。小老头儿旁边坐着一位矮小的老太太，跟他一样肥胖温和；小马自由自在地向前走着，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动作。如果老绅士勒勒缰



加兰德夫妇同威斯克闹别扭

绳警告，小马便摇摇头回答。很清楚，小马答应的最大限度，就是对于老绅士所特别希望去的任何一条大街，非要这样走不可；但是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一种谅解，它一定得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走，否则宁可停下来不走。

他们经过吉特坐着的地方，因为他紧紧注视着那个怠工的小畜牲，老绅士也就看看他。吉特站立起来，用手按按帽子，老绅士向小马暗示，要它停下来，它（对于这一部分的职务他是从不反对的）很恭顺地接受了建议。

"对不起，先生，"吉特说。"你停了下来我倒觉得很过意不去，先生。我不过是想问问，你的马需要照管一下吗？"

"我要到隔壁一条街下车，"老绅士答道。"如果你愿意跟我们来，你就可以替我们看马。"

吉特谢谢他，很高兴地服从了。小马转了一个急弯，为的是视察街对面的一根灯柱，然后又突然离开原来的路径去视察另一边的另一根灯柱。看到两根灯柱的形式的质料完全相同，它感到很满意，便停了下来，显然是在考虑问题。

"你究竟走不走呀，阁下，"老绅士严肃地说道，"是不是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你，连约会也耽误了？"

小马停在那里动也不动。

"唔，你这个调皮的威斯克呀，"老夫人说道。"多麻烦！我替你这种行为害羞。"

这个呼吁好象打动了小马的感情似的，因为它立即向前疾行，虽然面现不豫之色，一路不再停止，一口气走到一个挂着铜牌、上书"威则登——公证人"的门口。老绅士在这里下车，又扶老夫人下车，然后从座位下面取出了一个花球，样子和体积都象去了柄的汤婆子。老夫人又安详又庄严地拿着花走进那座宅子，

老绅士(他是一个跛脚)紧跟在她的后面。

从他们说话的声音可以辨出，他们走进了一个前厅，而那里好象就是办公室似的。那天天气很热，那条街很静僻，窗户又大开着，因此很容易透过威尼斯式百叶窗听到里面在做些什么。

最初，大家大握其手，脚步忙乱，接着是呈献花球；听他们说话的人猜想是公证人威则登先生不断叫着："唔，多美啊！""唔，香极了！"接着又听到那位绅士用他器官之一的鼻子在大嗅特嗅，发出十分愉快的声音。

"我特地向你献花庆祝这个节日，先生，"老夫人说了。

"啊！一个节日，真的，夫人；对我是很光荣的一个节日，夫人，对我很光荣，"公证人威则登先生说。"我招收过许多年轻的门徒，夫人，真多呢。有一些已经在财富里打滚，早把他们的老同伴和老朋友丢在脑后了，夫人；另外一些倒是直到今天还常来看我，并且说，'威则登先生，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是在这个办公室里过的——先生，愉快的时光就是在这只凳子上过的；'但是，夫人，其中并没有一位对我象我对他们大部分人那般亲热，而我却预祝过他们将有光明的前途，就象我预祝你们这位令郎似的。"

"唔，亲爱的，"老夫人说。"你讲这些话多么使我们感到幸福呀，当真的！"

"我对你讲，夫人，"威则登先生说，"我认为一个忠厚的人，正如诗人说的，乃是上帝最高贵的杰作①。我万分同意诗人的意见，夫人。便是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或者歌喉婉转的鸣禽，在制作精巧上说，也比不上一位忠厚的人——或者一位女人——或

① "一个忠厚的人乃是上帝最高贵的杰作"(an honest man is the noblest work of God)，是英国诗人亚力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论人性》(Essay on Man)一诗中的原句。

者一位女人。”

“不管威则登先生说我什么，”一种又小又平静的声音说道，“一提起他来我总是很热情的，我敢担保。”

“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件真正幸福的事情，”公证人说，“正好碰上他的二十八岁生日，我希望我知道如何表示欣慰。我相信，亲爱的加兰德先生，在这一个良辰吉日，我们应该互相祝贺才是。”

对于这个建议老绅士回答说，他的确感觉应该。结果好象又来了一次握手；握手完了，老绅士说，虽然他不该说这话，但是他相信，没有一个儿子能够象阿伯尔·加兰德那样给他父母更大的安慰。

“也象他母亲同我那样，很晚才结婚，阁下，等待了许多年，直到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年轻了，后来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他又服从又孝顺——嗯，这真是我们两人很大幸福的来源呢，阁下。”

“当然是的，我绝不怀疑，”公证人用一种深切同情的声音答道。“就是想到这类事情才使我伤悼我这光棍汉的命运。从前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阁下，她是一家信用卓著旅行用品商店老板的女儿——但是那是一个缺点。查克斯特，把阿伯尔少爷的证件拿进来。”

“你看，威则登先生，”老夫人说道，“阿伯尔不是象一般年轻人那样教养大的。他一直是我们家庭中的快乐，也一直同我们在一起。阿伯尔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他离开过吗，亲爱的？”

“从来没有，亲爱的，”老绅士答道，“只有一次他同学校的教师汤姆肯雷先生在星期六到马该特① 去了一趟，星期一就转回

① 马该特(Margate)，英国的海水浴场，在伦敦正东。

来了。但是以后他就害了一场重病，你是记得的，亲爱的；象这种消遣可真吃不消呀。”

“他对那个不习惯，你知道，”老夫人说，“他忍受不了，那是实情。而且，我们不在他身边他就没有安慰，又没有人同他谈话，又没人同他玩。”

“正是如此，你们知道，”那个和先前一样又小又平静的声音又插话了。“我简直就是到了外国，妈，很孤单，觉得象是大海隔绝了我们——唔，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想到大海隔绝了我们的感觉！”

“在那种环境下面这是很自然的，”公证人说。“阿伯尔少爷的孝心是出于他的天性，也出于你的天性，夫人，他父亲的天性，以及人性。我现在是探溯源流，它在他那稳静而拘谨的行动中流动。我要在证件的页底签名了，你们在旁看着，查克斯特先生充当证人；我要把我的手指放在这张有锯齿形的蓝色干胶片纸上，我必须用一种清晰的声调说——可不要惊吓，夫人，这纯是一种法律形式——我履行这道手续，当做我的行为和印据。阿伯尔少爷要把他的名字签在另外那个胶片纸旁边，重复念念那同样神秘的字句，事情就算结束了。哈，哈，哈！你们看这种事情多么容易办完呀！”

接着是短短的沉默，显然是阿伯尔少爷也在进行上述的手续，然后重新握手，脚步又重新忙乱一阵，此后不久又是酒杯的丁当声，和在座的每个人刺刺不休的谈话声。约莫过了一刻钟，查克斯特先生（耳朵后面插着一支钢笔，脸上泛起丁酒后的红光）在大门口出现，屈尊地使用滑稽的称呼管吉特叫“年轻的势利鬼”，告诉他客人就要出来了。

他们立即走了出来；矮小、肥胖、气色很好、活泼而又显

赫的威则登先生十分礼貌地引导着老夫人，父亲和儿子胳臂挽着胳臂跟在他们后面。阿伯尔少爷满脸道貌岸然的神气，看起来几乎和他父亲差不多的年龄，而他的面孔和体格又和他相象得不得了，只是缺乏他那种成熟、圆滑的平易近人的风度，由另一种怯生生的沉默来替代罢了。在其他方面，在衣服的整洁上，甚至在跛脚上，他同老绅士简直都是一模一样。

在老夫人坐稳以后，阿伯尔少爷帮忙整理她的大衣，又替她把一只小篮子放好（这是她一套装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他才坐到后面一个显然是特别为他做好的小小的车厢里，依次向在场的每一位露出了笑容，从他母亲那里开始，到小马那里结束。不过让小马扬起头来把缰络系上，倒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最后甚至这件事也成功了；老绅士占好座位，拿过缰绳，想从口袋里摸出六便士的银币付给吉特。

他没有六便士的银币，老夫人也没有，阿伯尔少爷也没有，公证人和查克斯特先生都没有。老绅士感到一个先令[①]未免太多；但是这条街上没有地方兑换，因此他便给了男孩子一个先令。

"好了，"他开玩笑似地说道，"下星期一在这同一时间我还要来，你要等在这里，我的小朋友，把它找补上。"

"谢谢你，先生，"吉特说。"我一定到这里来。"

他很认真，但是他们听见他这样说，都笑得很开心，特别是查克斯特先生，他简直吼了出来，好象很能欣赏这个玩笑的滋味似的。这时小马不是已经预知它要回家，便是已经下了不去任何别的地方的决心（其实这是一回事），很敏捷地驾起车子疾驰，使吉特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他也只好走他的路了。用他的钱

---

① 一先令值十二便士。

购买了一些他认为最受家庭欢迎的东西，也不曾忘掉为那只奇妙的小鸟买点谷米，然后尽速赶回家去，成功和幸运使他得意洋洋，甚至全心全意地期待着耐儿和老人早已在他之前到了他的家里。

第十五章

他们离开城市的那个早晨，在寂静的街头行走，女孩子心里常常被一种希望和恐惧交织成的感情所震荡，每当她从远处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便幻想那很象是忠实的吉特。尽管她想把手递给他，谢谢他在最后一次会晤中所讲的那些话，但是总是在他们彼此距离很近的时候，才发现来的那个人不是他，而是一位陌生人，也就松了口气；因为即便她不怕他真的来了会对她的旅伴发生影响，在目前叫她向随便哪一个人道别，特别是向一个这么忠厚真诚的人道别，也是她所忍受不了的。把不会说话的东西以及对于她的爱和愁没有感觉的事物留了下来，已经够她难过了。要她在流浪的当口和另一位独一无二的朋友分别，那可真要使她心碎了。

为什么我们精神上较肉体上更能忍受离别，尽管我们能够坚持地做出了告别的举动，却没有把它说出口来的勇气？在远途航行或者将要长年分离的前夜，最亲热的朋友还是神色自若，手握得不比平时更紧，计划明天再来一次最后的会晤，实际上每个人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伪装，避免说出那一个字的苦痛，而他们从此不会再相见了。难道“可能”比“必然”



两个流浪者

还难忍受吗？我们不会躲避将死的朋友；如果偶然没有同其中一位清清楚楚地告别，欠着他的好意和深情，常常要使我们感到终生遗憾的。

晨曦给全城带来了欢乐；在夜间表现得丑恶和可疑的地方现在也泛起了笑容；闪烁的阳光在卧室的窗子上跳舞，透过帘幕和帐幔直射到睡眠人的眼睛上，甚至射入他们的梦里，把夜的黑影驱散。暖房里的小鸟，虽然给盖得紧紧的黑黑的，也感觉到了早晨，在它们的小小的房子里发了脾气，不肯安定下来；眼睛亮晶晶的老鼠爬回它们的洞窟，怯生生地蜷伏在一起；全身油光光的猫儿，早把它的猎物丢在脑后，蹲在地下，霎着眼睛，望着从钥匙洞和门缝里渗进来的阳光，急于想溜到外面去取暖。圈在马厩里面那些高贵一点的动物，静静地立在木栏后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摇动着的枝叶，凝视着从小窗户里透进来的阳光，眼里闪出老树林来；然后不耐烦地践踏着它们自己踩出来的蹄窝——于是又停下，又凝视。在监牢里面的人们伸展他们那被桎梏着的冰冷四肢，咒骂着晴天不能温暖过来的石地。夜间睡眠的花睁开了温柔的眼睛，抬起头来望着白昼。到处都是成为造物之心的光辉，万物都承认了它的伟大力量。

两位旅客，常常彼此紧紧地握着手，交换一个笑容或者愉快的面色，沉默地赶路。尽管一切是光明的、幸福的，但是又长又荒凉的大街显出严肃的样子，好象是没有灵魂的身体，平常的性格和表情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死一般的安息，使它们模样全都一致。在那样一个大清早一切都很静寂，他们所碰到的几个苍白面孔的人，也象这里那里一些尚未熄灭、带有病容的路灯，同这个景象很不相称，在太阳的光辉中显得软弱而没有气力了。

在他们刚刚进入接近城郊的繁密住宅区时，这种现象渐渐

看不到了，嘈杂纷乱的声音侵了上来。首先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大车小辆冲破了沉静，接着又来了另外的一些，接着来的更活跃了，最后结成了大队。起初感到新奇的是看到一个商店的窗户打开，后来是看到有的窗户还关闭着而觉得不顺眼。接着炊烟从烟囱里冒起，天窗推了上去透入空气，大门打开；女用人懒洋洋地望着四方，只是不看她们的扫帚，把黄褐色的灰尘散扬到唯恐避之不及的过路人的眼睛里，或者无精打采地静听送牛奶人讲乡间的市集，听他们谈大车排列在马厩里，车篷和各种设备都是整套，自然还有漂亮的乡村少年到那里赶热闹，这情形再过一小时就可以在路上看到了。

走过这一个区域，他们来到商业和交通繁忙的地带，那里有许多人集合，已经到了营业的时间了。老人张皇失措地四下望着，因为这种地方是他打算避开的。他把手指压在他的口唇上，拉着女孩子穿过狭路和曲径前行。他一直心神不定，离开很远了，他还在不断回头张望，咕咕呱呱地说毁灭和自杀潜伏在每一条大街上，如果被他们发觉就会跟踪而来，他们飞也飞不掉的。

这一个地区也走过了，他们来到一个零落的邻近地区，残破了的大房子分隔成小的屋子，窗上糊着碎布烂纸，表示出住在里面的全害着普通的贫穷病。商店出售只有穷人来买的物品，卖主和顾客同样过着窘迫和苦恼的日子。在这一带的可怜的街上，家道中落了的上流人，凭着狭小的空间和劫余的财物，企图建立最后一个脆弱的立足地，但是这儿照样也有税吏和债主前来光顾，因此尽管他们还在有气无力地挣扎，穷困的境况并没有减轻，比起好久以前就听天由命而放弃了斗争念头的人们，也不曾好多少。

这是一个很宽很宽的地区——因为阔佬阵营里的下级随员

们，在它的周围许多里中扎下了篷帐——但是它的性格仍然没有改变。潮湿腐朽的房子，有的在召租，有的在建筑，有的建造了一半就开始崩塌了——在这样的住房里，很难说出哪一家更需要怜悯，是出租房子的还是来住房子的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孩子，散布在每一条街上，在尘土里乱爬——母亲们一面叫骂，一面用那穿着破鞋的脚在便道上踩着乱喊乱叫——衣服褴褛的父亲们，带着满脸沮丧的神情，匆匆地赶往那仅能供给他们"每日粮食"的地方工作——烫衣服的女人、洗衣服的女人、修鞋匠、成衣匠、杂货商，在客厅、厨房、亭子间和阁楼里经营他们的业务，有时所有这些人都集中在一个屋顶下面——制砖场包围着的花园，四周用旧木桶板子或者从烧掉了的房子中劫掠来的木片扎成了篱笆，还露出熏黑和灼伤的痕迹——羊蹄草①、蒺藜、野草和贝壳，乱七八糟地堆成小丘——背叛国教的小祷告堂引证并不缺乏的实例宣传人间的痛苦，同时也有很多用了一些余钱刚在修建起来的新教堂，指示着升入天堂的道路。

最后这些大街越来越零落，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花园草地贴近路旁，有许多没有油漆的避暑别墅林立其间，全是用旧木或者从破船上拆下来的碎片建造，绿得象长在四周的菜梗，板缝上集满了毒菌和贴牢着的蜗牛。接下去便是一些冒冒失失的村舍，两座一起，屋前有一片土地，区分成有角度的畦垄，中间分布着箱形的花坛和小径，很少人到那里行走。然后就是一家客店，它新涂上了白绿油漆，附设着露天茶座和地球场，睥睨着它那装有马槽作为停车场的老邻居；然后是一片田野；然后是一些房屋，一座接一座，面积相当广阔，还附有草

① 羊蹄草(dockweed)，一种野草，一称dock。

坪，有的甚至附设守门人和他老婆居住的小屋。然后来到关卡前面；然后又是生长着树木和堆着干草的田野；然后是一座小山；旅客可以在山顶上休息，回头一望可以看到圣保罗教堂①依稀矗立在烟雾弥漫中，如果天气晴和，还可以看到它的十字架耸上云霄，在阳光里闪烁；如果眼睛再向着那个上面有十字架的尖塔注视，一直下溯到砖泥大军最远的前哨，哨兵站目前几乎就在脚下——这样才会感到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伦敦。

在这一个地方的附近，在一片快人的田野上面，老人和他的小向导（纵然她是向导，她却不知道他们要走往什么地方）坐下来休息。她有准备地在她的篮子里装上了几块面包和肉，在这里他们进了俭约的早餐。

白昼的清新，小鸟的歌唱，野草上吹起的美丽波纹，深绿色的树叶，野花以及千百种飘荡在天空中的芬芳和声音——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大的快感，特别是对那些在繁华世界中生活的人，或者对那些在大城市过着孤寂生活，好象闷在井底下吊桶中的人——浸入了他们的心胸，尤其使他们感到欢喜。在那天早晨，女孩子已经做过朴直的祈祷，大概比一生中任何一次的祈祷都诚恳；但是当她想到了这一切时，祈祷又来到她的唇边了。老人脱下帽子——他记不得祷词了——但是他说"亚门"，并且说那些话是很好的。

他们家里的书架上有一部附有新奇插图的古本《天路历程》②，她常常整晚地阅读，怀疑是否每个字都够真实，更不知道

---

① 圣保罗教堂(Saint Paul's)，在伦敦商业中心区，高达五百二十尺，历史甚为悠久。以规模论，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和米兰的大教堂，为全世界第三大教堂。

②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是英国作家班扬(John Bunyan)所著的一部以宗教为背景的小说。

那些名称怪异的远方国度究竟是在哪里。当她回过头望着他们离开的地方时，书中一部分的情节强烈地涌上了她的心头。

"亲爱的外公，"她说，"如果书里所写的那个地方，并不比一个真正的地方更美丽更好的话，我感到我们好象都成了克利斯贤① 了，就把我们带出来的烦恼和痛苦送给这些野草好了，再不要把它们拾起来。"

"不——再不要回去——再不要回去，"老人答道，向着城市挥手。"你同我现在都脱离它了，耐儿。他们再不能引诱我们回去了。"

"你疲倦了吗？"女孩子说，"你敢说你不是因为走了这么久而感到不舒服吗？"

"一旦走了出来，我再也不会感觉不舒服了，"他这样回答。"我们走吧，耐儿。我们必须再走远些——再往前走一段长长的路。现在我们离城太近，还不能停下来和安定下来。喂，走吧！"

田地里有一个清水池，女孩子在那里洗了洗手和脸，在他们再度出发之前又把她的脚在水里浸了一下。她很想让老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恢复恢复精神，让他坐在草地上，她再用手向他泼水，然后用她那简单的衣服替他擦干。

"我自己什么也做不来了，我的乖，"外祖父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前我能做，可是那个时间过去了。不要离开我，耐儿；告诉我你不会离开我。我一生一世地爱你，真的我爱你。如果我失去你，我的宝贝，我一定要死的！"

他把头枕在她的肩上，可怜地呜咽了起来。在不多几天以前，女孩子看到他这种样子，一定制止不住眼泪，和他一同大哭。

---

① 克利斯贤(Christian)，《天路历程》中的主角，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圣地。

但是现在她用温柔的话安慰他，笑他怎么想到两个人竟会分离，并且就拿这话当做笑柄轻松地奚落了他一番。一下子他就平静了，睡着了，低声地象小孩子一样自己唱起歌来了。

他睡了一觉精神复元了，他们便继续赶路。这条道是快人的，一边是美丽的牧场，一边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地，在上面，在蔚蓝的天空里，云雀啭出快乐的歌曲。空气里弥漫着到处喷放出来的芬芳，嗅到香气的蜜蜂一面飞一面发出了懒洋洋的满意的叫声。

他们现在到了旷野；房屋越来越稀少，很远才有一座，有时远到几里路。偶然他们也碰到一簇簇的贫苦村舍，有的在大开的门口挡上一张椅子或者一块矮板，免得孩子们爬到大路上去，有的全家到田里工作去了，把门紧紧关闭着。这情形常是一个小村庄的开端：再走一段便是一个车匠棚，或者是一家铁匠作坊；再后又是一个兴旺的庄户，瞌睡的母牛倒在院子里，马匹望着短墙外面，看到满身缰络的马匹在大路上走过便疾忙跳开，好象庆幸它们有自由似的。还有一些蠢笨的猪，用鼻子拱地寻找好吃的食物，一面巡行一面哼出单调的抱怨声，或者在搜寻时互相挡着去路；肥肥的鸽子在屋顶上飞过，或者昂首阔步地在屋檐上行走；鸭子和鹅摆出了自高自大的架子，越发显得优游自在，在水塘边上笨拙地摇摇摆摆，或者到水面上敏捷地航行。走过农庄，接下去便是小旅店，小酒馆，乡村店铺；然后又是律师和牧师的住所，他们那可怕的招牌能够使酒店发抖；接着教堂从一丛绿树中含羞似地探出头来；接着又是几个农家；接着又是棒球场，养鱼塘，并且往往在道旁一个堤岸上看到一个积满灰尘的深邃的古井。最后两旁都是篱笆整洁的田园，又到了空旷的大道上了。

他们走了一整天，那天晚上睡在一家出租床位的农家里。第二天一早他们重新上路，最初虽然又乏又疲倦，但是不久就恢

复了，精神振奋地前进着。

他们常常停下来休息，但是每次只停很短的时间，便又继续前进，仅仅在早上吃了很少的点心。差不多到了下午五点了，他们走到另一个劳动人民的棚户区，女孩子沉思地向每一家张望，拿不准是否可以到里面休息一下，买一口牛奶喝喝。

作这一个决定倒不容易，因为她有些怯生生的，害怕遭受到拒绝。这里有一个号哭的孩子，那边有一个叫喊的女人。这一家似乎很穷，那一家人口又太多。最后她停在一家门口，全家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她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一位老头儿正在靠近火炉的一张有坐垫的椅子上面休息，她想他一定是家中的祖父，他可能对她的外祖父表示同情。

此外就是户主和他的老婆，三个强壮的孩子，皮肤红得象杨梅。她的要求一提出就被答应了。大的男孩子出去取牛奶，老二把两张凳子拖到门口，最小的一个伏在他妈妈的衣服里，用他那晒黑了的手遮住眼睛，偷偷地望着陌生客人。

"上帝保佑你，老板，"老村民说，声音又细又尖，"你们要走很远的一段路吧？"

"是的，先生，很远的一段路呢，"女孩子答道；因为她的外祖父望着她，请她决定如何去回答。

"从伦敦来吗？"老人又问了。

女孩子说是的。

啊！他也去过伦敦好多次——常常是跟着许多四轮大车去的。最后一次进城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他听说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可能的！从那时候起他自己也改变了很多。三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八十四岁又是一个很大的年纪，尽管他认识的人中有的活到将近一百岁的，却不如他那么强健，而且——

不，简直一点也不行。

“您请坐，老板，坐在靠背椅子上，”老头儿说，手杖戳着砖地，试着做得很利落。“从鼻烟壶里倒一撮；我自己用得很少，因为价钱越来越贵了，但是有时候它能提提神，和我比起来，您不过是一个孩子呢。如果我的儿子活到今天，他差不多象你的年纪了，但是他们拉他入伙① ——不过他还是回到家来，因为他的整个家当就是一条腿了。他老是说要把他埋在他小时候爬上爬下的日晷旁边，他的话应验了——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个地方；从那时起我们就让草长起来了。”

他摇摇头，含着眼泪看着他的女儿，叫她不要担心他会把这一套话再对别人去讲。他不愿意向谁噜苏，让人家难过，如果谁听了他的话难过，他要请他原谅，也就算了。

牛奶拿来了，女孩子提起篮子，为她的外祖父选择最好的零碎食物，他们开心地吃了一顿。房子里的家具十分简陋，那是当然的——几张粗糙的椅子和一张桌子；一只三角橱，装着家中所存的少量陶瓷器；一个华丽的茶盘，画着一个穿着鲜红衣服的女人，她撑着一把深蓝色的阳伞，在散步；几幅平常的《圣经》故事的彩色画片，配了镜框，挂在墙上；一只又旧又小的衣柜；还有一架能走八天的时钟、几个明亮的锅子和一把壶，这便是全部。但是每一件东西都是又干净又清爽。女孩子四下望了望，她感到那里弥漫着一种充满安慰和满足的平静气氛，她对此早就不习惯了。

“这里距离城市或乡村有多远？”她问那位户主。

“大约足有五里路呢，亲爱的，”他答道，“但是你们今天晚上

① “他们拉他入伙”（They listed him for a so'ger），“入伙”（so'ger）系“入伍”（solder，当兵）的讹音。

不要再往前走了吧？"

"要走，要走，耐儿，"老人匆匆地说，一面打着暗号劝告她。"要再往前走，要再往前走，乖乖——哪怕走到半夜，还是要走。"

"离这里不远有一座很好的仓房，老板，"那个男人说，"不然的话，我知道在普楼一哈勒地方也有一家小客店。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你们似乎有些疲倦了，除非你们急于赶路——"

"是的，是的，我们急于赶路，"老人暴躁地答道。"再往前走，亲爱的耐儿——一定要再往前走。"

"我们必须赶路，真的，"女孩子说，顺从了他那不安定的愿望。"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早就停下来。我准备好了，外公。"

但是那位女人说话了，她从那个小流浪者走路的样子看出，她的小脚心里一定走出泡来，很痛；她自己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母亲，她不能让她这样走了，必须替她把那个地方洗一洗，涂上一些简单的药。她做得很细致，手来得很轻——尽管她的手因为工作关系又粗又硬——女孩子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憋出了一句很热情的"上帝保佑你！"同时直到他们走了好远，她才敢回头看看，才能说出话来。当她回过头去的时候，她看到那全家的人，甚至年老的祖父也包含在内，一齐站在道路中间，注视着他们走去，不断地挥手，愉快地点着头，至少一方是不能没有眼泪的，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他们脚步沉重地前进，比以前更慢更吃力了，这样又走了约莫一里路光景，这时他们听到后面有车轮声，回头看到一辆空车疾驶而来。车夫追上他们，勒住马，诚恳地望着耐儿。

"你们是在那里一个农家休息过吧？"他说。

"是的，先生，"女孩子答道。

“啊！他们叫我来追你们，”那个人说。“我正和你们同路。把手伸过来——跳上车子，老板。”

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因为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几乎再也爬不动了。对于他们，这辆颠簸的大车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华贵的交通工具，坐在上面真是世界上一桩最舒服的享受了。耐儿刚刚坐到车厢角落的一小堆干草上，就睡着了，这是那一天的第一次的睡眠。

车子一停把她惊醒，它要转入小岔路了。车夫很客气地下车帮她下来，指着前面不远的树木，说那里就是城市，他们最好循着那条路穿过教堂公墓前往。于是他们便拖着疲乏的脚步向着这个地方走去了。

第十六章

他们到达了通往公墓小径起点的门口时，太阳正要下山了，阳光象雨点一样，善恶不分地落在正直和不正直的人身上，把温暖的颜色甚至也散布在死人的安息地方，向它们告别，等它明天重新从东方升起。教堂老了，幽黯了，常春藤爬满了墙壁和门廊四周。它躲避着石砌的坟墓，爬到下面睡着穷人的土丘上面——为他们织成他们第一次赢得的花圈，这种花圈比起在石块和大理石上所雕刻的东西来，更不易凋残，更能够持久，而那些歌功颂德的显赫谀词又常是谦逊地埋没好多年，最后只不过对执行遗嘱或者哀伤的承受遗嘱的人们显示一下罢了。

牧师的马在墓地中间一颠一踬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啮着青

岸，并且从已死的教友身上得到真正的安慰，增强了上星期日《圣经》讲题中所说这便是人类的归宿的信念。另外一匹瘦驴，它没有被核准也没有被授予圣职，也想把这道理解释一番，正在附近一个空水塘里竖起了耳朵，用那种渴慕的眼睛注视着那个有道行的邻居。

老人同女孩子离开了石子路，在坟墓中间乱穿，因为这里的地面柔软，使他们疲倦了的脚走起来很舒服。当他们走到教堂背后时，听到附近有人声，随即看到谈话的人。

谈话的是两个人，很随便地在草地上坐着，他们正在忙着，因此最初没有发觉有人闯到跟前。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属于走江湖卖艺的一类人——就是潘池①傀儡戏的表演者，因为在他们背后的一块石碑上，摆放着岔开脚的傀儡主角，他的鼻子和下巴同平常一样钩曲，他的脸和平常一样泛着光辉。他那泰然自若的性格大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表现得显著，因为，尽管他的身子在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地位上摆动着，他依然保持着象平常一样的笑容，完全松散、软瘪、不成人样，头上那顶又高又尖的帽子和极端瘦细的两腿极难平衡，颇有随时把他坠下来的危险。

戏中的其他人物一部分散置在二人的脚底下，另一部分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又长又扁的箱子里面。主角的太太和一个娃娃，木马，医生，不懂话的外国绅士（在表演时除了把"沙拉巴拉"②那个字清楚地说三遍外，再不能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了），那位绝不承认锡铃是一种乐器的激烈派邻居，刽子手，以及魔鬼，统统都在这里。他们的主人所以来到那个地方，显然是为了做

---

① 潘池（Punch），傀儡戏中的滑稽丑角，驼背钩鼻，怪模怪样，他的太太是裘第（Judy），在演戏时两人常以滑稽口吻斗嘴。

② 沙拉巴拉（Shallabalah），傀儡戏中外国绅士的口头禅，没有什么含义。



柯德林和矮脚在教堂墓地

一些舞台上的必要修补工作，因为其中的一个人正忙着用线把一只小绞架扎结起来，另一位则正在拿着一只小锤和几个铁钉，向那个打秃了顶的激烈派邻居的头上聚精会神地安装新的黑色假发。

当老人和他的小旅伴走近他们的时候，两个人抬起眼睛，停下工作来，答复了他们的好奇的注视。其中一人，无可怀疑地就是那位实际演员，五短身材，一副滑稽面孔，闪烁的眼睛，红红的鼻头，好象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他那个主角的气质。另外一位，就是那个收钱的人，带着一种又小心又谨慎的样子，这大概是同他的职务分不开的原故。

滑稽面孔的人首先对着陌生人点头致意；从老人眼睛的表情看来，大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台下的潘池（顺便说明，潘池好象在用帽尖指着一个字体写得最花的碑文，开心地对它大笑着）。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做这种工作？"老人说着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人物。

"怎么，你瞧，"小个子答道，"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在那边的客栈里支起台子来演戏，让人们看着这班演员破破烂烂地上台是不行的。"

"不行！"老人叫道，打着手势表示要耐儿倾听，"为什么不行，咦？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样会把幻想破坏了，使观众扫兴，不是吗？"小个子答道。"如果你私下里认识一位财政大臣，不戴上他的假发，你还会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吗？——当然不会的。"

"道理很对！"老人说，大起胆子来试着摸摸一个傀儡，又尖声地笑着把手缩了回来。"你们今天晚上要他们上台吗——是

不是？"

"我们有这个打算，老伯伯，"另外那一位答道，"如果我没弄错，我想汤姆·柯德林这会儿正在计算因为你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有多么大的损失呢。打起精神来，汤米，损失不会大的。"

小个子说最后两句话的时候霎了霎眼睛，表示他对两位旅行家的经济情况估计过了。

柯德林先生带着一种暴躁、抱怨的神情，把潘池从墓碑上扯下，扔到箱子里面，他听了上面的话回答道：

"我倒不介意我们是否损失一个铜只①，但是你也太随便了。如果你站在幕前象我一样地看着观众的面孔，你会对人性了解得更透彻些。"

"啊！这就是你的坏脾气，汤米，你就是那个调调儿，"他的同伴答道。"当你平常在庙会里扮鬼的时候，你什么都相信——除了鬼。但是现在你是一位普遍怀疑者。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改变得这么厉害的。"

"不要介意，"柯德林先生说，摆出了一位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哲学家的神情。"现在我了解得多一些了，或者我会因此而懊悔的。"

柯德林先生翻了翻箱子里面的人物，好象他认识他们而又看不起他们似的，他取出了一个，举起来让他朋友检查一下。

"瞧，这位裘第的衣服又破烂了。你没有带针线来吧，我想？"

小个子摇摇头，当他发现一位主要演员搞成这种倒霉样子时，便又沉郁地搔搔头。看到他们毫无办法，女孩子怯生生地说

① "铜只"（fardon），系"铜子"（farthing）的讹音。

道：

"先生，我的篮子里有针，也有线。你们肯让我试着替你们缝缝吗？我想我比你们做得爽利些。"

甚至柯德林先生对这样一个正当其时的建议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耐丽跪在箱子旁边，忙碌地工作起来，并且奇迹般地把它完成了。

当她工作的时候，那个滑稽的小个子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她，而当他瞧着她那无能的同伴时，也没有减少了兴趣。她做完活计之后，他向她致谢，并且问他们到哪里去。

"今天晚上，不——不再往前走了，我想，"女孩子说，朝她外祖父看看。

"如果你们要找个地方住，"那个人说，"我倒劝你们和我们一块儿去。那边就是——那一排很长的白房子就是。价钱也很便宜。"

老人尽管很疲倦，但是只要他那新见面的朋友肯在教堂公墓停留的话，他是宁愿终夜不离开那地方的。由于他很爽快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们便一齐站立起来走了。他紧靠着那只装傀儡的箱子(他简直被那些东西迷住了)，滑稽的小个子把系在箱子上的吊带挂在臂上，耐丽握住她外祖父的手，柯德林先生慢慢地在后面荡，注视着教堂尖塔和四周的树木，一如他经常在市区里面注视着客厅和儿童保育所的窗户，找寻一个能赚钱的表演场地的神情。

客栈是由一对年老体胖的夫妇开的，他们不反对接待新客人，反而竭力称赞耐丽长得美，一下子就对她发生了好感。厨房里除了两位耍把戏的再没有别人，女孩子私下庆幸他们能够落到这样舒服的地方来。女店主听到他们是从伦敦一路走来，不免大

吃一惊，也好象很想知道他们还要到什么更远的地方去似的。女孩子尽她能力之所及闪避了她的探问，也没有发生多大困难；因为那个老太婆看到这些探问好象使她痛苦，也就不便再追问下去了。

"这两位先生已经叫好了晚饭，一个钟头以内就可以吃了，"她说，把耐丽拉到酒吧间里，"你最好是同他们一道吃。同时你也可以尝到一点对你有益的东西，因为我相信，你受了一天累也很需要好好喝点酒。现在你先不要去管那位老先生，因为只要你喝了，他也能够喝到一些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让女孩子把老人丢在一边，并且如果他不是第一个先享受到和享受得很够的话，她是什么也不肯沾唇的，这样一来老太婆没办法了，只好尽他先喝。他们吃过酒以后，全部的人都匆匆地走到一个空马厩里，舞台就在那里扎起来，从房顶系下了一个圆筒，在几支蜡烛闪耀下，戏准备开演了。

现在那位厌世主义者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拿起牧羊神①的笛子大吹一阵，直吹到力竭气败，然后就在掩藏要弄傀儡者的棋盘格子布制成的帏幕一边驻防，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准备答复潘池的一切问题和提示，假装他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对他寄以无限制的信任，知道他日日夜夜在那座庙宇②里过着愉快而光荣的生活，并且不论什么时候和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是象观众当时所看到的那种又聪明又快活的一个人。柯德林先生说话时的神情，正如一个人下定决心面临最坏的场合，一切听天由命；一

---

① 牧羊神(Pan)，传说中他常常遨游山林，引导女神跳舞。他爱好音乐，创造了一种神笛。

② 庙宇(temple)，指傀儡戏的舞台。

面巧妙地对答问题,他的眼睛慢慢察看对于听众所发生的效果,特别注意店主夫妇有什么印象,因为印象好了,对晚餐是会起些重要作用的。

不过他没有理由为这件事着急的,因为全部表演博得了如雷的掌声,自动的捐输象豪雨一般大量地掷入,尤足证明已经受到普遍的欢迎。在笑声中没有一个能比老人的声音更响更频的了。耐儿的笑声倒听不到,因为她,可怜的孩子,早把头垂在他的肩上睡着了,而且睡得是那么酣,他竟不能把她唤醒,使她也和他一同高兴一番。

晚餐的确很好,但是她太疲倦了,什么都吃不下,不过她不肯离开老人,非要等到把他送到床上吻过他才算数。而他呢,早把每一种的忧虑和烦恼丢到脑后,一直坐在那里,带着茫然的笑容和赞美的神情,倾听着他那些新朋友的谈话;因此直到他们打着呵欠回到他们的房间,他才随着女孩子上楼去了。

他们所要休息的地方不过是一隔两间的顶楼,但是他们十分满意,绝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一个住处。老人躺下之后很不安定,请求耐儿也和从前许多晚上一样坐在他的床边。她赶快走了过去,坐在那里直等到他睡熟了才离开。

她的房间里有一个小窗户,简直就象是墙上开了个小洞,在她离开了他以后,她就把它打开了,奇怪为什么这样沉寂。月光下面的教堂和坟墓,飒飒低语的幽林,比先前更动她的愁思。她又把窗子关好,坐在床上,想着他们面临着的生活。

她有一点钱,但是很少,那点钱用光了,他们就得开始乞讨了。其中有一块金币,万一遇到急需,它的价值会增加一百倍的。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钱藏起,除非到了山穷水尽的绝路,她绝不会把它拿出来的。

作了这个决定之后，她便把这块金币缝在衣服里面，带着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上了床，酣然入梦。

第十七章

第二天早晨，明亮的阳光从小窗子里射了进来，落在女孩子的眼睛上面，把她照醒了。她一睁眼，看到这一间陌生的屋子和里面不习见的事物，不免吃了一惊；昨天晚上好象还是睡在自己熟悉的房间里似的，现在是给人架到什么地方来了？但是等到再向四周望了一下，她才想起新近的遭遇，便有希望和有信心地跳下床来。

时间还早，老人仍在睡着，她步行到公墓里，脚打着茂草上的露水，常常转到草长得更高的地方，免得踏在坟墓上面。在死人的住宅区里徘徊，读着纪念好人的碑志（葬在这里的有多少个好人呀！），她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喜悦，而且越往前走，兴趣也就越大了。

那是一个很沉静的地方，而这类地方经常是这样的，只有一些在参天的古树枝头上筑巢的乌鸦的喧嚷，一唱一和地在半空中互相召唤着。起初是一只羽毛光滑的乌鸦，环绕着它那个迎风摇摆晃动的破烂住处而翱翔，叫的声音很粗沙，好象很偶然似的，情调又很沉稳，仿佛只是对它自己讲话。另一只乌鸦答话了，于是它又叫起来，比先前更响了；接着另一个说话，接着又是一个；每一次那个带头的，因为遭到反驳而气恼，就越发坚持它的意见，叫个不停。其他的乌鸦本来是保持着沉默的，这会儿也从

树枝里上下左右中四面八方地插进嘴来干涉；还有另外的一群，是刚从灰色的教堂尖顶和古老的钟楼窗口匆匆地赶来，也参加了这一场舌战，于是忽高忽低，忽起忽落，一直叫来叫去。在这场喧嚣的论辩进行中，它们总是飞到这飞到那，一会儿落到嫩枝上面，不断改换着地位，这对于那些长眠在苔藓和青草下面，忙碌了一辈子，并且在吵吵闹闹中把生命消耗掉的人们，正是一个很好的讽刺。

女孩子时时抬起眼睛，望着这些声音所来自的枝头，感到好象这地方被它们弄得比完全的沉寂还要平静，她就这样一个坟墓一个坟墓慢慢地闲荡着，一下子停了下来，细心地把那从绿色土丘上面蔓延出来的荆棘拉归原处，保持着土丘的圆形；一下子又从低处的格子窗望着教堂里面，看到虫蛀了的书放在案头，发了白的绿色绒茵渐渐从座椅背上霉脱，露出赤裸的木头来了。其中有穷苦老年人的座位，残破、瘦削、发黄，变得和老人们一样衰老；有凸凹不平的圣水器①，上面写着孩子们的名字；有便于他们晚年在那里祈祷的朴素的祭坛；另外还有粗陋的黑色木架，准备在他们最后一次进入这冷寂、古老、阴森的教堂时，支撑他们的身体。每一种事物都表明是经过了长期的使用，慢慢地腐朽着；便是门廊里那条拉钟的绳子也绽出了须缕，显现出老年的花白来。

她正注视着一个粗糙的石碣，上面写明，一位青年在二十三岁上死亡，已是五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这时她突然听到蹒跚的脚步声走向前来，回头一看，一位被年龄压弯了身子的老妇人，走到那个坟墓的脚下，请求她念出石碑上的文字。她念了，老妇

---

① 圣水器(font)，容纳圣水或领洗水的器具。

人谢谢她，说多少年来她就把这些字句记在心里，但是现在却看不见它们了。

“你是他母亲吗？”女孩子说了。

“我是他的太太，亲爱的。”

她便是一位二十三岁青年人的老婆！啊，真的！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这样说你一定感到奇怪，”老妇人说，摇摇头。“你不是第一位。以前也有许多人同样感到奇怪。对的，我是他的太太。死不比活着更能使我们改变呀，亲爱的。”

“你常常到这里来吗？”女孩子问她。

“夏天我常到这里坐坐，”她答道。“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到这里哭，但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谢上帝！”

“当年我采下雏菊，带到家里，”停了一下，老妇人说道。“我太爱这种花了，别的花都比不上，但是五十五年没有采这种花了。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呢，而我也变得很老了。”

她本着这一个对于听话的人很新鲜的主题把话匣子打开，越说越起劲，尽管听话的人是一个小孩子，她还是对她讲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她如何哭泣，如何悲恸，如何祈祷自己早点儿死；她又对她讲，她第一次来到那个地方，年轻的心里充满着强烈的爱和愁，她如何希望她这颗好象是碎了的心真的碎了。但是那个时期过去了，虽然她来到那里依旧难过，她却能够忍着痛苦前来，之后便不觉得是痛苦，而是一种严肃的喜悦，渐渐又是她愿意尽的一种义务了。现在五十五年过去了，她谈起那位死者来，就好象他是她的儿子或孙子似的，由于她自己年事日高，便对于他的青春发生了一种怜悯，再拿他的青春活力和男子的健美同她自己的老废和衰残的情形一比，更觉得他早殇的可惜了。

不过她也把他当作丈夫来谈，想着她自己和他从前的关系，而不是象现在她这种样子，谈到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会晤，就好象他昨天刚死，而她呢，已经同先前的她不是一个人了，正在想念着好象同他一道死去的那个妙龄女郎的幸福。

女孩子离开了她，让她去采集长在坟墓上的鲜花，她自己若有所思地默然回步了。

这时老人已经起床，装束好了。柯德林先生仍然默想着生活中的残酷现实，正在用床单包裹前一天晚间表演剩下来的蜡烛头。而他的同伴却在接受了立在畜栏院中一群闲汉的恭维，他们认为他同潘池的豁达是分不开的，他的重要性也仅次于那个滑稽的匪徒，因此也就一样爱他。当他充分承领了群众对他的盛情以后，便进来和大家坐下一起早餐。

"你们今天要去哪里？"小个子对耐儿说了。

"真的我还不知道；到现在我们还没决定呢，"女孩子答道。

"我们要到赛马会去，"小个子说。"如果同路，你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做个伴儿，我们就一道走吧。如果你们要单独走，你也不妨说明，我们也绝不会使你们为难的。"

"我们同你们一道走，"老人说了。"耐儿——同他们一道，同他们一道。"

女孩子考虑了一下，想到不久他们就要乞讨了，要想乞讨，自然最好是到那个上等妇女和绅士群集着来追求欢乐和赶热闹的地方去，便决定跟着他们到了那里再说。因此她谢了小个子的建议，然后怯生生地望着他的朋友说，如果跟他们到赛马的市镇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异议！"小个子说。"这一回该客气点，汤米，说你愿意他们同我们一道走。我知道你会答应的。客气点，汤米。"

"跳蚤①，"柯德林先生说，他说得很慢，吃得很贪，正象哲学家和厌世派所常表现出来的神气，"你说话也太随便了。"

"怎么，那有什么害处呢？"另外那一位追了一句。

"在这一个特殊事例上也许没有什么害处，"柯德林先生答道，"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呀，你说话太随便了，我告诉你。"

"那么，究竟让不让他们同我们一道走呢？"

"是的，他们可以同我们一道走，"柯德林先生说，"但是这正合你的意思呢，不是吗？"

小个子的真名是哈立斯，但是它渐渐被不够悦耳的"跳蚤"这个绰号所掩没，因为他的腿很短，前面又加了一个象形的附加词"矮脚"。"矮脚跳蚤"是一个复合词，在友谊的谈话中使用起来不够方便，他的亲近朋友们为了省事起见，不是叫他"矮脚"便是叫他"跳蚤"，很少把"矮脚跳蚤"几个字全部搬出，除非是在正式谈话或者遇到什么大典的时候。

于是矮脚或者跳蚤（读者随便称呼他吧）对于他朋友汤麦斯·柯德林先生的劝告来了一个滑稽的回答，打算先把他的不满情绪岔开；而只是津津有味地吃着冷的燉牛肉，喝着茶，嚼着涂上牛油的面包，给在座的一种强有力的印象，要他们也学学他的样子。实际上柯德林先生倒不需要这样一种鼓励的，因为他已经吃了他所能负担的食物，正在沉默地自斟自饮、谁也不让一下地喝着很凶的麦酒——他那种厌世派的心情重新强烈地显示出来了。

早餐最后总算结束了，柯德林先生要来了帐单，把酒钱算到大家头上（这举动也是厌世派的一种惯例），按着两股均分，一半

① 跳蚤（Trotters），玩潘池的哈立斯的绰号，又称矮脚跳蚤（Short Trotters）。

归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另外一半归耐丽和她的外祖父。酒及时喝完，启程的准备也做好了，他们就向店主夫妇告辞，重新上路。

现在柯德林先生那个不大可靠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个地位在他那受了伤的灵魂上所造成的影响，在这里强有力地表明了；因为昨天晚上他被潘池先生称为“老板”，也就等于向观众暗示，他豢养着那个小东西是为了替他自己消愁解闷，可是现在，他却辛辛苦苦地把潘池的庙宇扛在肩上，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天，背起来沿着一条充满灰尘的道路上行走。而且潘池也不象平常那样大说其俏皮话，或者使用小棒棒愉快地敲着他那些亲友和熟人的头，使他的保护人提提精神；现在那个满面春风的人物完全挺不起腰来，垂头丧气地瘫在一只黑箱子里，脚搭在他的脖子上，在大众面前的英姿一点也没有了。

柯德林先生脚步沉重地跋涉，间歇地同矮脚交谈一两句话，也偶然停下来休息一下，抱怨几声。矮脚走在前头，带着那只扁箱子和一个体积不大的小行李卷，还有一只铜喇叭从肩头挂了下来。耐儿和她的外祖父左右并排地跟在他后面，汤麦斯·柯德林殿军。

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城市或是任何一个乡村，甚至来到一所孤零零、外表很好的房子前头，矮脚总是大吹喇叭，哼着一班傀儡里的愉快调门，唱出了片断的歌词。如果人们聚集到窗口，柯德林先生就把庙宇支起，匆忙地张开帏幕，把矮脚遮盖起来，歇斯底里地吹着笛子，奏成一个歌曲。然后表演很快地开始；柯德林先生负责安排演出时间的长短，看着半便士投掷的多寡，再决定是否需要主角多卖一回气力。当他把钱搜集到最后一文，便背起他的载荷，重新前进。

有时他们在桥头或者轮渡口上的征税所前面表演，一次还

是接受特别邀请，在一个卡子上摆开戏台，独自一个人喝醉了的税吏，付出一先令来自己欣赏。又一次是在一个小地方演戏，不幸他们稳赚一笔大钱的机会丢掉了，因为戏中有个受欢迎的角色，穿着一件金色腰带的上衣，扮成一个好管闲事的木头木脑的傻瓜，被认为有意诽谤教堂小吏，为了这个原因，地方官就强迫他们赶快收摊子。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受欢迎的，很少离开一个城市没有一大群衣服褴褛的儿童跟在他们后面狂呼。

尽管沿途都有耽搁，他们这一天赶的路还是很多，直到月亮升到天空他们仍然在道上行走。矮脚唱着歌说着笑话来消磨时间，遇到什么事情也要开开玩笑。在另一方面，柯德林先生却在诅咒他的命运和世界上空幻的事物（特别是潘池），一瘸一拐地背着舞台走，那东西更成为他深切痛恨的目标了。

他们在一个指路牌下面休息，那里是四条大道的交叉口，柯德林先生犯了厌世派的老毛病，拉下帏幕，坐在舞台底下，阻挡住所有的肉眼，也象是藐视着与他谊属同类的伙伴，这时两个巨大的影子从他们走过来的转弯地方，跨着大步向着他们这里来了。女孩子乍一看到这种瘦长的巨人——因为他们在树影底下昂首阔步行走，的确象是巨人——吓了一跳，但是矮脚告诉她不要害怕，拿起喇叭狂吹一阵，立即听到高兴的叫喊声作为回答。

“可是‘格兰德面’吗？”矮脚高声喊叫道。

“是呀，”几个尖喉咙一起回答。

“那么来吧，”矮脚说了。“让我们瞧瞧你们。我想就是你们。”

听到这个邀请，“格兰德团”加快了速度，不久就赶上这几个人。

格兰德先生的戏班，经常被称为一个团，包含着一对踩高跻

的青年男女和格兰德先生本人，他使用自己的一双天然腿走路，背上扛着一个鼓。两个青年的服装属于苏格兰式①，但是因为夜里又潮湿又凄冷，那个年轻的绅士在他的长裙外面又罩上一件搭到脚背的厚呢上装，戴着一顶油光礼帽；那位年轻的小姐也裹上一件旧棉大衣，头上还包着一块手巾。他们那种装饰着黑色羽毛的苏格兰帽子，却放在格兰德先生的鼓上背着。

"是到赛马会去吧，我晓得，"格兰德先生喘着气说。"我们也去那里。你好吧，矮脚？"说着他们非常友好地握手。两位年轻人站得太高了，没法来个普通的见面礼，便按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矮脚致意。年轻的绅士翘起他的右木脚拍拍他的肩膀，年轻的小姐把她的手鼓乱打了一阵。

"是练习吗？"矮脚说，指着高跻。

"不是，"格兰德答道。"不踩着就得背着，他们宁愿踩着。这样看起来也不错呢。你们要走哪条路？我们是要抄最近的路的。"

"怎么，事实是这样，"矮脚说，"我们却要走顶远的一条路，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再走一里半就可以停下来过夜了。不过今晚再走三四里也可以省下明天的许多麻烦，如果你们还向前走，我想我们也只好跟着。"

"你的同伴呢？"格兰德问道。

"他在这里，"汤麦斯·柯德林先生叫了起来，连头带脸一齐从舞台前面探出，表现着一种不大常见的神情，"他今天晚上先要看到他的同伴活活烧死了，才肯向前赶路呢。他要说的就是这种话。"

---

① 苏格兰式（Highland kind），是一种类似裙子的花条布制服，头上戴的是插有羽毛的帽子。照原文是"高地式"，高地即指苏格兰。

"算了算了，不要一开头就说这种话，该说些顺耳的才是，"矮脚急忙说道。"汤米，你便是发脾气也要尊重友谊才是呀。"

"什么脾气不脾气，"柯德林先生说，手拍着一块脚板，当潘池要表现他的两腿匀称，有资格穿绿袜子，以博观众的赞美时，就常常把腿搭在这块脚板上面，"什么脾气不脾气，今天晚上说什么我也不走比一里半更多的路了。我要在快活林①那里过夜，绝对不到别的什么地方。如果你愿意到那里，就请到那里。如果你愿意一个人赶路，不要和我同路，你就一个人走好了。"

说完，柯德林先生退出了现场，立即又在剧场外面露面，摇动了一下就把它扛在肩上，特别敏捷地开步了。

争吵下去已不可能，矮脚只好和格兰德先生以及他的徒弟们分手，跟着他那坏脾气的同伴走了。在指路牌下面停了几分钟，看着高跻在月光里跳跃着离开，背鼓的人慢慢地跟在后头，他用喇叭吹了几个告别的曲调，然后匆匆忙忙地追赶柯德林先生去了。他把那只没有拿东西的手伸给耐儿，嘱咐她打起精神来，说不久他们就会走到那天晚上的终点，又用一种类似的保证口气鼓励老人，快步地引导他们向那个目标前进。现在他不象先前那样不愿意往那里走了，因为月光被遮了起来，乌云涌到天空，好象就要落雨了。

① 快活林(Jolly Sandboys)，客栈名，直译应为"快活的沙童"。从前在英国有一种卖沙的儿童，后来就成了"快乐"的化身，英文中有 as jolly as a sandboy 一句成语，意思就是"快乐得不得了"。

第十八章

那个称为快活林的，原来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路边小店，招牌上面画着三个卖沙童子，面前摆着许多瓶麦酒和许多袋黄金，更增加了他们快乐的神情，而这个招牌一直在对面的路旁一根木柱子上咯吱咯吱地摇动个不停。在那天，旅客全看到距离赛马会城市越来越近的迹象——吉卜赛人的帐篷，满载赌棚和赌具的大车，各式各样的江湖艺人，不同程度的乞丐和流浪汉，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进，柯德林先生看了这种情形，就唯恐找不到安置行装的地方。他本人距离旅舍越近，这种恐惧就越增加，于是顾不得身上背着的许多东西，加快了脚步，一气跑到了店门口。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担心是没根由的，因为店主东正靠着门柱，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开始落大了的雨，没有表示住上了客人的丁当的铃声，喧嚣的叫喊声，以及大家一齐唱起的歌声。

"还没有人来？"柯德林先生说，放下他的载荷，擦着头上的雨水。

"现在还没有人来，"店主东答道，望望天，"但是我预料今天晚上要有很多的人来到。伙计们，把这戏台送到小房间里去。你也赶快从雨中到里面来，汤姆。在下雨的日子我总是吩咐他们把火炉生起，我告诉你，这会儿厨房里正冒着暖腾腾的火苗呢。"

柯德林先生很高兴地跟了进去，立刻发现店主东绝对不是吹牛。炉子上的火烧得很旺，通过烟囱响起了快人的吼声，一口大铁锅在火上沸滚，唧唧卜卜个不停，听起来更觉得悦耳。屋子

里面弥漫着一层深红带紫的颜色；当店主东拨了拨火，使得火焰立即跳跃了起来——他把铁锅盖掀起，一股香味就冲了出来，卜卜的声音响得更起劲，更深沉，一种油腥气也散发到外面，一片美味的雾气缭绕在他们的头上——当他做这件工作时，柯德林先生的心被打动了。他坐在烟囱旁边微笑了。

柯德林先生坐在烟囱旁边微笑，注视着店主东带着一副恶作剧的神气把锅盖拿在手中，假装出这样做是烹调上必需的手续，其实是有意让快人的气味刺激客人的鼻子。火光射着店主东的秃顶，射着他那闪动的眼睛，射着他那馋涎欲滴的嘴唇，射着他那长满丘疹的面孔，射着他那又圆又胖的身子。柯德林先生拉起袖子擦了擦嘴，咭咭呱呱地说道："锅里面是什么？"

"燉的牛肚，"店主东说，咂咂嘴，"还有牛蹄，"又咂了一下，"还有咸肉，"再咂一次，"还有肉排，"第四次咂嘴，"还有豌豆、菜花、新芋头、芦笋，一齐放在这美味的浓汤里燉。"话说到最高峰，他又咂了若干次嘴，把那喷出来的香气痛快地吸了一大口，然后重新把锅子盖上，神气活象是一个人在尘世上的工作全部结束了。

"什么时候才能燉好？"柯德林先生有气无力地问道。

"还得等一会儿，"店主人说，抬头看看钟——就在钟的白脸上也象是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看起来好象只有快活林才配挂这样的钟似的——"还得燉一会儿，燉到十点三十八分就差不多了。"

"那么，"柯德林先生说，"先给我来一品特热麦酒，在菜燉好以前，千万不要让谁送什么东西，就连饼干也不要拿来。"

店主东同意这一个又决断又勇敢的办法，点着头退出去给他取酒，并且一下就取了回来，他把酒装在一个漏斗形的小锡

壶里，以便把它插到炉子中心火苗最旺的地方去温。温好之后，他把它递给柯德林先生，酒面上泛起乳状的白沫，这正是烫热了的麦酒特有的一种情趣。

安神的饮料大大地缓和了柯德林先生的感情，现在他想起了他的同伴们，就告诉快活林主人说，他们不久就要来了。雨打着窗户，正在倾盆而下，柯德林先生这会儿变得慈善极了，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出恳切的希望，他们可不要傻得淋成了落汤鸡才是。

最后他们到了，衣服被雨浸透，尽管矮脚设法用他自己的外衣大襟把女孩子包裹住，他们还是露着一副可怜相，更由于走得很急，他们几乎喘不上气来。店主人本来早就站在大门口等着，一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飞跑到厨房里，揭开锅盖。效果象电光石火一般。他们一齐带着笑脸走了进去，虽然淋湿的衣服还在向地板上滴着水点；而矮脚第一句话是："多美的味道呀！"

又是快人的炉火，又是光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容易忘掉雨和泥泞的。他们换上拖鞋和干燥的衣服，有的是客栈里供给，有的是从他们自己的行李里取出，也象刚才柯德林先生一样，他们被安置到暖和的烟囱角上，很快地把他们在路上所受的折磨忘个干干净净，即使记得一些，也是因为它们能使当前的快乐更可贵了。温暖、舒适和疲乏控制了他们，耐丽和老人刚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他们是谁？"房主东低声问着。

矮脚摇摇头，说他倒希望知道。

"你不知道吗？"主人转向柯德林先生问道。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想他们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也没什么倒霉①，”矮脚说。“你要相信这点。我告诉过你——很显然地老人的心情有些不正常——”

“如果你没有什么新鲜的好讲，”柯德林先生抱怨着说，眼睛望着时钟，“最好定下心来准备吃晚饭，不要打搅我们。”

“听我说完好吗？”他的朋友反唇相稽。“而且我感到，他们过不惯这种方式的生活。不要再对我说那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向是东奔西跑，象最近两三天的样子。我知道得很清楚呢。”

“嗯，谁一定说她是这样来？”柯德林先生猜猜地说，重新望望钟，回过头来再看看锅，“你不能说点更适合目前环境的话吗？你只会噜苏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吗？”

“我希望有人先给你预备晚餐，”矮脚答道。“因为不吃晚饭你是不会安定的。你没有看到那位老人是多么着急往前走——总是要都走一程②——都走一程。你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吗？”

“啊！那又怎么样呢？”汤麦斯·柯德林嘟嘟囔囔地说了。

“就是这样，”矮脚说。“他背着他的亲友们逃走。注意我的话——他背着他的亲友们逃走，这位俊俏的娃儿很爱他，他就要她同他一道走，做他的向导和旅伴——至于走到哪里，他不比月亮里的人知道得更多。我简直忍受不下去了。”

“你忍受不下去了！”柯德林先生叫道，又望望钟，疯狂地搔着头发，究竟是由于他同伴的说话抑是因为时间过得太慢，那倒很难判定了。“这年头还是马马虎虎算了！”

“我，”矮脚重复说，强调地，缓慢地，“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

---

① “他们也没什么倒霉”(They're no harm)，直译应为“他们跟我们一起走也没有什么妨害”，是针对上一句“他们没什么了不起”(They're no good)而发。

② “都走一程”(furder away)，系“多走一程”(further away)的讹音。

不愿意看着这位美丽的孩子落到坏人手中，同那些不配同她在一起的人为伍，正如那些人不配同天使做朋友一样。因此如果他们吐出①同我们分手的意思，我一定想办法留住他们，把他们送交他们的亲友，我敢说那些人这时正在很伤心地在伦敦的每一道墙上张贴寻人广告呢。"

"矮脚，"柯德林先生说，他两手抱着头，肘支着膝，身子一直左右摇动个不停，偶然又用脚踩着地，这会儿忽然扬起了急切的眼睛，"你说的话可能大大地有些道理。如果有招贴，就会有悬赏，矮脚，记住不论什么事我俩都是合伙的！"

他的同伴只有简单地表示首肯的那么点时间，因为这当儿女孩子醒了。适才说话的时候，两个人本来凑在一起，现在匆匆地分开，很不自然地装做在谈些什么家常，这时门外传出脚步声，新的客人们进来了。

一看原来是四只忧郁的狗，一只跟着一只，蹓跶地走了进来，带头的一只是个罗圈腿，样子特别悲伤，在它的最后一只随员到达门口时它便止步，用后脚站了起来，回头望着同伴们，它们也便立即仿效起它的样子，排成一个又严肃又沉郁的行列。这些狗引人注意的地方还不仅仅是这一点，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穿着颜色华丽的上装，缀着褪了色的缝子，其中一只狗的头上还戴着便帽，绳子系在下巴底下，帽子歪到鼻头上面，一只眼睛整个被遮住了；此外，华丽的上装全部湿透，淋了雨已改变了颜色，穿这些衣服的家伙都弄得象泼过水似地那么龌龊不堪，对于这几位在快活林里出现的新来客的奇怪样子，随你们怎样去猜度好了。

但是矮脚、房主、甚至汤麦斯·柯德林却象丝毫不以为异似

---

① "吐出"(dewelop)，系"透出"(develop)的讹音。

快活林里出现的新来客

的，只是说这是泽瑞的狗，泽瑞恐怕就要来了。这几条狗还是站在那里，很有耐性地霎着眼睛，张着嘴巴，紧紧地注视着沸滚的锅，直到泽瑞本人出现，它们才立即放下前腿，使用四脚在屋子里面走动。但是必须说明，这种姿势并不能使它们的样子更好看些，因为它们固有的尾巴和它们上装的尾巴——两种对它们都是了不起的东西——看起来实在并不调和。

舞狗经理泽瑞是一位高个子、黑胡须、穿着一件绒上装的人，他似乎是店主东和他的客人们的老相识，很热烈地同他们招呼。解下一架手风琴，放在一把椅子上，手里还保留着一根使他那一班喜剧演员害怕的小鞭子，然后他也走到炉边烤火，并且和大家谈了起来。

"贵演员不大装扮着旅行吧？"矮脚说，指着狗的行头。"这样消费太大了。"

"不，"泽瑞说，"不，我们平常不这样。但是今天我们在路上耍了一次，到赛马会上又要换新行头，因此我想用不着费事脱下来了。腿放下来，皮楚！"

这话是对着那只戴帽子的狗讲的，它是一个新演员，对自己的职务不大清楚，瞪着眼睛不安地望着它的主人，没根由地一会站了起来，一会又把前腿放下。

"我又买了一头小畜牲，"泽瑞说，把手插在上装的大口袋里，好象在摸什么橘子、苹果或者那一类的东西。"一头小畜牲，我想你该认得它吧，矮脚。"

"啊！"矮脚叫道，"让我们来瞧瞧。"

"在这，"泽瑞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猎狗。"它曾经做过你们的'淘贝'，你看不是它吗？"

在潘池的一些大戏的场面里，是有一只小狗出场——一种

现代化的改进——当作是那位绅士的私人财产，这只狗永远叫做“淘贝”。这个淘贝是小时候从另外一位绅士那里偷来的，半欺半骗地卖给一位一味相信别人的主角——因为他自己没有诡计，也就不怀疑旁人会心存险诈。但是淘贝，感恩地怀念着它的故主，不屑亲近任何新的主人，不仅拒绝潘池让它吸烟的命令，而且为了要把对故主的忠心表示得更强烈些，扭住他的鼻子猛烈地撕咬，这一个义犬行为颇能使观众深受感动。这便是他们所谈的那只猎狗所担任的一个角色。如果谁怀疑这个问题，它还愿意立刻来个当场试验；因为不只在它看到矮脚，还能表示认得出他是老相识，便是看到那只扁平箱子，它也愤怒地向着它狂吠，它相信那只厚纸鼻子是躲在里面的。于是它的主人不得不赶快把它收起，重新装进口袋，在座的人才如释重负地安定下来。

店主东在忙着铺台布，柯德林先生殷勤地把自己的刀叉放在最方便的地方，然后对着食具坐下。每一件事情都准备好了，店主东最后一次揭起锅盖；香气喷了出来，预示的确是一顿了不起的晚餐，如果这会儿他再想把盖子盖上，或者有什么再等一下的表示，他很有被送上他自己的火炉里燉了吃的危险。

还好，他总算没有这样做，而且帮着一位肥胖的女用人把锅里的东西倒在一只汤钵子里；那几只狗看着这种举动，顾不得热汤溅到它们的鼻头上，都在十分急切地注视着。最后盘子搬上了桌面，大的麦酒杯四面放好，小耐儿大着胆子做了祈祷，晚餐开始了。

在这个当儿，那可怜的几只狗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用后腿站立了起来。女孩子可怜它们，尽管她很饿，宁愿自己不先尝尝而准备丢给它们几口食物，但是它们的主人这时开口了。

“不行，亲爱的，不行，除了我，它们是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一

点东西的，谢谢你。那只狗，”泽瑞说，指着那个老队长，声音变得可怕起来，“今天丢了半便士。罚它一顿晚饭。”

那个倒霉的家伙立刻放下前腿，摇着尾巴，哀恳地注视着它的主人。

“你以后要小心些，阁下，”泽瑞说，冷静地走到放置手风琴的椅子前面，摆好琴栓。“到这来。现在，阁下，我们吃饭的时候，要你来奏乐，看你敢停一下。”

那条狗立即开始摩擦出最悲伤的音乐来。它的主人拿出鞭子，向它摇晃了一下，回到他的座位，招呼其他几只狗，它们接到他的命令以后，立即排成一行，直挺挺地象一队士兵那样立了起来。

“现在，先生们，”泽瑞说，聚精会神地看着它们。“喊谁的名字谁就来吃。没喊到名字的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卡洛！”

那一只被喊到名字的幸运儿吃了扔到它面前的一口食物，但是其余的狗毫不动容。这样它们都听着它们主人的意思吃过了。同时那只受罚的狗用力地磨琴，有时快，有时慢，但是从没有停过一下。在刀叉响动得最紧张，或者它的一位同伴得到一块异常肥大的肉时，它就用一个短短的怒嗥来伴奏音乐；但是在它主人回头一看，它便立即制止住自己，加倍勤奋地弹奏起《老一百号》① 来了。

---

① 《老一百号》(Old Hundredth)，系一首赞美诗，根据《圣经·诗篇》第一百首的内容改写而成，因以得名。诗词的改作者为威廉·克斯（William Kethe)，乐谱则为路易·布士瓦(Louis Bourgeois)所作。全诗四节，第一节译文如下：

> “普天之下，万族万民，
> 俱当向主，欢呼颂扬，
> 乐意事奉，虔诚称颂，
> 来到主前，高声歌唱。”

第十九章

晚餐未毕，又有两位客人来到快活林投宿，他们已经在雨里走了很久，雨水把衣服浸得又光又沉重。其中之一是一位巨人和一位小妇人的所有主，小妇人没手没脚，用一辆车子代步；另外那个客人是一位沉默的绅士，他靠着扑克牌变戏法赚钱，他的绝技之一是把小的菱形铅块塞到眼里，再从嘴里取出，因此他那五官的样子都弄得不大正常了。第一位来客名叫乌风；另外一位名叫甜蜜的威廉，大概是对他丑陋的一个讽刺吧。为了尽量让他们舒适，店主东一直忙来忙去，因此一会儿工夫两位客人便都安定下来了。

“巨人好吧？”矮脚说，这时他们全围着火炉子坐下来抽烟。

“他的两条腿有些软，”乌风答道。“我害怕他要跪着走路了。”

“那倒是一个不大妙的情形呢，”矮脚说。

“哎！真不大妙，”乌风先生答道，对着火炉沉思，叹了一口气。“一旦巨人的腿站立不稳，观众就觉得象是看一棵枯菜茎一样，没有趣味了。”

“老巨人们怎么样了？”矮脚想了一下又转过脸来对他说了。

“他们经常给放在车里伺候矮子们，”乌风先生说。

“他们不能表演，养活他们也是一笔很大的消耗呢，噢？”矮脚说着，怀疑地注视着他。

“总比让他们依赖教区救济或者到街头乞讨好些，”乌风先

生说道。“一旦把一个巨人变成普通的人，巨人也就失去赚钱的能力了。你看那些木腿。如果只有一个人有一只木腿，他该多么值钱呀！”

“的确是！”店主东和矮脚一致这样说。“那是真的。”

“相反的，”乌风先生接着说道，“如果你张贴广告，说完全用许多装木腿的人演莎士比亚的戏，我相信你连一个六便士的银币也赚不到。”

“我想是赚不到的，”矮脚说。店主东也这样说。

“这就说明，你瞧，”乌风先生说，带着一种议论的神气挥舞着烟斗，“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要把用坏了的巨人藏在车子里的原因，在那里面他们一辈子有吃有住，一般说来他们也愿意留在那里。几年前有一个巨人——一个黑色巨人——离开他的车子到伦敦街车上擎广告牌，廉价得还不如个清洁夫。他死了。我并不是特别指什么人，”乌风先生说着，严肃地四下望望，“但是他把这个行业破坏了；他也死了。”

店主东大声地吸了一口气，注视着狗主人，他点了点头，没好气地说他记得的。

“我知道你记得，泽瑞，”乌风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你记得这回事，泽瑞；一般的意见都认为他死了活该。怎么，我还记得老芒德斯有二十三辆大车的时代——我记得那时老芒德斯在斯巴田他的村庄里过冬，当季节结束之后，每天有八个男女矮子一起吃饭，另外由八个穿绿褂、红裤、蓝纱袜和细绳靴的巨人伺候；其中有一个矮子，年纪有些大了，脾气也有些刁滑①，每当他的巨人不能迅速地如他的意，便用针刺他的腿，因为腿以上他

① “刁滑”(wicious)，系“狡猾”(vicious)的讹音，本意应为“邪恶”。

便够不到了。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这是芒德斯亲口对我讲的。”

“矮子们老了以后他们便怎么办呢？”店主东问。

“矮子越老越有价值，”乌风先生答道，“一个头发斑白、皱纹满面的矮子就可以免去人们的疑心了。但是一个有了腿病的巨人，立也立不直，那可怎么办！——只有把他放在车子里，永远不让他出台，不管人们怎么劝，也永远不让他出台。”

当乌风先生和他的两位朋友吸着烟斗聊天的时候，那位沉默的绅士坐在靠近烟囱的暖角，吞着，或者好象是吞着，那个价值六便士的银币，作为练习，表演鸡毛顶在鼻头上面，还有其他那一类巧妙的戏法，他不曾注意到在座的人做些什么，他们也同样不去睬他。最后疲倦了的女孩子劝她外祖父休息，两人一齐退席了，大伙还是拥炉而坐，那些狗在一个相当距离的地方酣睡着。

耐儿同老人道了晚安，回到她那可怜的阁楼里，但是刚把门关上，外面就响起了轻轻弹叩的声音。她立刻把门打开，一看原来是汤麦斯·柯德林先生，她不免略吃一惊，因为在她离开的时候，他显然是在楼下睡熟了。

“怎么回事？”女孩子问。

“没有什么，亲爱的，”她的来客答道。“我是你的朋友。也许你不曾想到这点，但是够得上你的朋友的是我——不是他。”

“不是谁？”女孩子问。

“矮脚呀，亲爱的。我不是告诉过你，”柯德林说，“他很和气，容易讨你喜欢，而我倒是个有一句说一句的老实人。看我的样子也许不象，但是我的确是这样的人。”

女孩子开始惊惶起来，心想麦酒影响了柯德林先生，这种自吹自擂可能就是吃了酒的结果。

"矮脚很不错，好象很和气，"厌世派接着说，"但是他做得过火。而，我就不象他那样。"

真的，如果说柯德林先生的态度有什么缺点，那便是他对靠近他的人们表现得不够和气，而不是过火。但是女孩子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听我的劝告，"柯德林说，"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听我的话好了。在你同我们一道走路的时候，要尽量靠近我。不要说要离开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要——只是永远贴近我，就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能不能把这话记在心上，亲爱的，永远对人说我是你的朋友吗？"

"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对人这样说呢？"女孩子天真地问了。

"唔，并不是说在什么特别的场合里，"柯德林答道，对这样一个问题好象有些生气的样子，"我只是希望你要把我当做朋友，对得起我。你不知道我对你多么关心呢。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来历——就是关于你同那位可怜的老绅士的来历告诉我呢？我是一位了不起的顾问，对你又是这等关心——比矮脚对你关心多了。我想楼下的人们要散场了；你不必告诉矮脚我们一道谈过。上帝保佑你。记住谁是朋友。柯德林是朋友，矮脚不是。矮脚的为人也不算坏，但是真正的朋友是柯德林——不是矮脚。"

汤麦斯·柯德林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带着仁慈和爱护的神气，态度也很热情，说完他便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使女孩子陷入极端惊愕之中。当她还在默想着他那奇异行为的当儿，其他旅客们踏着破楼梯和楼梯口，咯吱地响了起来，他们是经过这里准备上床休息去了。在他们走过的足音消失了之后，其中一个

人又转了回来，在过道上迟疑了一下，发出了窸窣的声音，好象不知道应该敲哪个门似的，最后还是在她的门上敲了。

"谁呀？"女孩子从里面说了。

"是我——矮脚，"声音从钥匙洞里送了进来。"我只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很早就要动身，亲爱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走在那些狗和那个变戏法的前头，到什么地方也赚不到一个便士了。你一定可以早点起来同我们一道上路吧？我来叫你。"

女孩子答应说可以，并且也回答了他的"再会"，就听到他悄悄地走了。这两个人的焦急引起她的不安，又想到他们在楼下曾经咕咕呱呱，她醒了的时候又看到他们显出一些慌乱的样子，越发增加她的疑惑；同时因为她又感到他们并不是很合适的旅伴，更使她放心不下。不过，她的不安抵抗不住她的疲劳，一会儿工夫她就忘了一切，睡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矮脚履行了诺言，轻轻地敲她的门，请求她马上起床，因为这时狗主人还在打鼾，如果他们不耽搁时间，他们一定能比狗主人和变戏法的抢先一步，那位变戏法的正在说梦话，细听起来好象在梦中用鼻头要一匹驴子。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并且赶快叫醒老人，很快地他们就同矮脚一样准备好了，使那位绅士有说不出来的满意和安慰。

他们不拘礼节地吃了一顿由咸肉、面包和啤酒凑成的早餐，就向店主东告别，走出了快活林的大门。天气晴和温暖，宿雨浸过的土地凉透了脚，篱笆越显得活泼碧绿，空气清爽宜人，每一种事物都是又新鲜又健康。浸浴在这种环境里，他们走起路来是够愉快的了。

他们没有走好多路，女孩子又被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改变了样子的举动吓住了，他不象先前那样孤僻地独自一个人行走

了，一直偎傍着她，在他的同伴们看不到的时候，他便望望她，愁眉苦脸、不断摇头地警告她，不要相信矮脚，把心腹话留给柯德林。他的行为不是只限于表情和姿势；因为在她和她的外祖父走到矮脚身边，那个小个子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无所不谈的当儿，汤麦斯·柯德林便表示嫉妒和不信任，紧紧跟了她上去，偶然也用舞台柱子对准她的脚踝子戳一下，样子很突然，又很苦恼。

这些情景自然使女孩子更加警惕、更加怀疑了，并且一下子她又发觉，每当他们停了下来在一个酒店门口或者其他地方吃饭或表演的时候，柯德林先生总是眼睛死盯着她和老人，否则便是表示出最大的友谊和关切，叫老人靠近他，紧紧拉着他不放，这情形直到戏演完，大家一同上路为止。矮脚好象同样有些改变，在他那温和的脾气里又混入了监视他们的意思。这样越发增加了女孩子的疑虑，使她更为焦虑更为不安了。

这时候，他们正走近第二天就要开始举行赛马的那个城市；因为一路上都是向那里前进的大队的吉卜赛人和走江湖者，他们从许多小路和田间斜径里曲曲折折地走来，逐渐汇成一条人流，有的傍着篷车步行，有的骑着马，有的牵着驴，另外一些背着沉重的载荷，但是大家目的地相同。道旁的一些客栈，因为地区偏僻，终年空闲着寂无人声，现在也送出暴风雨般的喧叫，冒着云雾一般的浓烟，一团一簇的红色圆脸贴在朦胧的窗子上向大路上张望。每一块荒场或公地上都摆上了小赌摊，大叫大喊着招呼闲散的过客入局，试试运气；群众越来越拥挤，人声越来越嘈杂；金黄色的小摆设在灰土积满的摊头上显示出光辉；常常一辆四轮大马车疾驰而过，扬起了尘沙，使一切东西模糊地丢在后面发怔。

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城市，天就昏暗下来，实际是走最后几里路时就已经暮色苍茫了。这里完全成了喧嚣纷乱的世界；街上挤满了人群——从他们那种目不暇接的神气看来，里面好象有许多陌生人似的——教堂的钟敲得震天价响，窗口和屋顶招展着旗子。堂倌们在旅馆的大院子里奔来奔去，常常彼此撞个满怀，马蹄声在不平坦的石路上得得地响，马车的脚板噼啪地放下，一股浓重的温吞吞的油腥气味从许多餐桌上喷散出，沁到感官里来。在较小的客栈里，提琴手使尽全力适应着蹒跚的脚步拉出尖锐的声调；忘了歌词中叠句的醉汉，只顾发着没有意义的喊叫，把微弱的铃声压下去，越发显得他们酒后野蛮了；流浪的人群聚集在门口，观看卖艺女子的跳舞，竟随着嘹亮的箫声和震耳欲聋的鼓声喧噪起来。

看了这种疯狂场面，女孩子被吓坏了，并且使她感到厌恶，她拉住那个手足无措的老人，他紧紧跟着她的向导，战战兢兢地唯恐把他们挤散，把她一个人留在后头。他们加快脚步逃避了喧嚣和纷乱，最后走出了那个城市，向着赛马场进发，马场在一个空旷的荒地上面，高出平地，广达一里。

尽管这里人还是很多，没有一个长得象样，也没有一个穿得整整齐齐，他们正在安设篷帐，在地上钉楔木橛，泥脚跑来跑去，嘴里还不断地咒骂着——尽管这里有疲倦了的孩子，把车轮中间的草堆当做摇篮，哭着睡着了——瘦马羸驴刚刚卸下鞍套，在男人女人中间擦过，还有盆子罐子，半死半生的炉火，蜡烛头在天空里闪烁明灭；——尽管这样，女孩子还是感觉逃出了城市，呼吸自由多了。一顿不够丰富的晚餐，又把她的私蓄消耗了很多，她只剩下几个半便士，仅够打发明天一顿早餐之用了。吃过饭，她同老人在一间篷帐的角落里躺下，尽管四周的人终夜不停

地忙于布置，他们还是睡着了。

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必须乞讨面包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升起，她就溜出了篷帐，漫步走到不远的田野，采了几朵野玫瑰和一些不值钱的草花，打算把它们扎成小的花球，等贵妇人坐着马车来到，向她们兜销。便是出去做这项工作，她的心也没有清闲过。当她回到篷帐坐在老人身旁，扎束她采来的花，两位旅伴还在另外一个旮旯里微睡，这时她拉了拉他的袖子，斜斜地望着他们，低声地说道，——

"外公，不要用眼睛看我所谈的那些人，也不要对我的话露出惊惶的样子，只当我随便谈谈好了。我们离开老家的时候你怎么对我说来?——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们不是一定要说你疯了，会硬把我们分开吗?"

老人转过身子对着她，显示出极端恐惧的表情；但是她对他使个眼色制止住他，让他拿着一把花，等她把它们扎起来，然后把嘴唇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我记得这是你告诉我的。你不要开口，亲爱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不大会轻易忘记这句话的。外公，这两个人怀疑我们是秘密离开了我们的亲友，打算把我们带到什么官吏面前，看住我们，把我们送回去。如果你的手老象这样发抖，我们就永远不会脱离他们了，如果你现在还能镇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的。"

"怎么办?"老人嘟嘟囔囔地说。"亲爱的耐丽，怎么办? 他们会把我关在一个石头屋子里，又黑又冷，还要把我锁在墙壁上，耐儿——用鞭子抽我，并且永远不让我再看到你!"

"你又发抖了，"女孩子说了。"成天紧跟着我。不要把他们摆在心上，不要看他们，只注意我。我会找到一个方便的时间，乘机溜走。在我那样做的时候，你要跟着我，不要停下来，也不

要说一句话。嘘！就是这样好了。"

"哈罗！你在做什么呢，亲爱的？"柯德林先生说，抬起头来打呵欠。看到他的同伴还在酣睡，他接着又诚恳地低声说道，"柯德林是朋友，记住——不是矮脚。"

"在做些花球，"女孩子答道，"在三天的赛马会里，我要试着做点买卖。你要一个不要呀？——我的意思是当做礼物送给你呀。"

柯德林先生本想站起来接受，但是女孩子赶快走上前来，把花塞到他的手里。他把花插在钮襻上，摆出一副对厌世派说来已是很够和气的架子，极端得意地斜睨着毫无知觉的矮脚，在他重新躺下之后又嘟嘟囔囔地说道："汤姆·柯德林是朋友，上帝作证！"

太阳越来越高，一堆篷帐显示出更欢欣更光辉的外表，长行列的车辆轻轻地在草地上滚动。夜晚穿着粗罩衫扎着皮裹腿到处游荡的男人，现在也换上绸衣，戴上插有羽毛的帽子，象是变戏法和江湖艺人的装束出来了；不然就是一套华美的制服，象是赌棚里言语温和的侍役的装束；不然就是强健的农民服装，象是替非法的赌博场所拉纤的那般家伙的装束。黑眼睛的吉卜赛姑娘，用华丽的手巾包着头，突然地闯了进来替人算命；苍白、瘦弱的女人，带着害肺病样子的面孔，逡巡在腹语家和魔术家的后面，戏还没演到好处，就眼巴巴地等着人们把小银币掷到地上来了。好象附近的孩子统统溜到这里，又脏又穷，隐藏在驴、车和马的中间；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孩子，在混乱的地方跑来跑去，从大人的腿下钻，从车轮底下钻，又安然地从马蹄下面跑了出来。舞狗、高跷、小女人和高大汉子，还有许多别的引人入胜的玩艺，带着数不清的乐器，跟着数不清的乐队，都从他们过

夜的洞穴和旮旯里出现，在太阳底下大显身手。

矮脚引导着他的一班人马沿着挤塞的道路前进，吹着铜喇叭，在潘池的声音里狂欢；汤麦斯·柯德林紧跟着他，和平常一样扛着舞台，眼睛盯着耐丽和她的外祖父，因为他们两人有些落在后头了。女孩子手里提着装着鲜花的小篮子，有时停了下来，带着怯生生的和腼腼腆腆的样子，向一些华美的车辆兜售。但是，可惜呀！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大胆的乞丐，预言人家一定得到好丈夫的吉卜赛人，以及其他精于此道的行家呀！纵然有些少女温柔地微笑着摇头，也有另外一些向她们身旁的绅士叫嚷着说，“看哪，多标致的小脸呀！”但是她们还是让那张小脸走过去，从未想到它呈露着疲乏和饥饿的颜色。

只有一位高贵的女士似乎了解女孩子的处境，她独自一个人坐在一辆华美的车子里，另外两位衣服炫丽的少年刚从车上跳下，在不远的地方大声说笑着，好象完全把她忘在脑后似的。四周都是许多高尚的女人，但是她们转过脸去，不然就是望着别的地方，或者看着那两位年轻人（不是没有意思地望着他们），结果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她把一位非要替她算命的吉卜赛女人摆脱开，说她早已算定了，几年来早已算定了；但是她把女孩子叫到跟前，拿过她的花，把钱放在她那颤抖的手中，吩咐她快回家去，看在上帝面上，要守在家里，不要出门。

他们在这个长行列里来来去去走了许多次，除了马和赛马的情形什么都看到了；当摇铃清除跑道的时候，人们就走到车和驴子中间休息，直到赛完了一次再走出来。好多次潘池把他的幽默风趣表达到顶点；但是汤麦斯·柯德林的眼睛始终盯牢他们，要想悄悄地逃走是办不到的。

最后，到天色将晚的时候，柯德林先生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扎

起了戏台，观众立即蜂拥而来。女孩子同老人靠在布幕后面坐下，她在想着，马本是优良、忠诚的动物，为什么把人们吸引到它们周围，就好象使他们变成了流氓呢？正在这样想着，矮脚先生就着当天情形胡诌出来的一些滑稽词句，招来了一阵笑声，一下子打断了她的沉思，使她抬起头来四下一望。

如果他们逃走而不致被人发觉，现在正是时机了。矮脚正在起劲地敲打木棒，在台上决斗到最凶猛的时候，他更拚命地把傀儡角色在舞台的两壁上撞；人们带着笑脸观赏；柯德林先生的眼睛看到扒手探入背心口袋里面悄悄地在摸寻小银币时，露出冷酷的笑容来了。如果他们逃走而不致被人发觉，现在正是时机了。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机，逃走了。

他们穿着摊棚、车辆和人群行走，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头。铃又在摇，在他们到达绳圈时，跑道已经不许行人通过。但是他们装做没听见骂他们违犯场规的叫喊，还是冲了过去，在小山突出部分底下很快地爬走，向着空旷的田野进发。

第二十章

过了今天又是明天，每当他试图找寻工作之后信步回家，吉特总是抬起眼睛注视着他同女孩子深谈过很久的那个窗口，希望能够看到她又在那里出现。他自己有这种诚恳的愿望，再加上他从奎尔普那里所得到的保证，使他确信她会接受他的请求，肯住到他的寒舍里来；今天的希望幻灭了，另一个希望又随着明天的到来而萌芽。

“我想明天他们一定该来了吧，咦，妈妈？”吉特说，露着疲倦的样子把帽子丢在一边，一面说还一面叹气。“他们走了一个星期了。他们不会在外面停留一个星期以上的，现在他们能吗？”

妈妈摇摇头，提醒他，他已经失望过很多次了。

“说到这点，”吉特说，“你的话很对也很有道理，你一向就是这样，妈妈。但是，我总是觉得他们到外面漫游，一星期已经够长了；你不认为太长了吗？”

“够长了，吉特，长得不象话了；但是尽管这样，他们也许还是不会回来的。”

吉特听了这种和他自己意见不相合的说话，很想发发脾气，虽然这正是他预料到的，也知道这是多么正当。但是这种想发脾气的冲动只存在了一忽儿，没等到房里的人看到，怒容就变成笑脸了。

“那么，妈，照你的意思他们怎么样了？你总不会认为他们出海吧？”

“不是做水手去，当然啦，”妈妈微笑着答道。“但是我还是认为他们到什么外国去了。”

“我说，”吉特哭丧着脸叫道，“不要说那种话，妈。”

“我怕他们到外国去了，那是真的，”她说。“邻居们都这样说，甚至有的人说已经看到他们上了船，还能说出他们所去的地方的名字，我说不上来，我的宝贝，因为那是一个很难记的字。”

“我不相信这话，”吉特说。“一点也不相信。一群无聊的话匣子，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也许错了，自然啦，”妈妈答道。“这一点我不敢保，虽然我也不相信他们说的全对；根据他们的说法，老人储蓄着一笔小款子，没有一个人晓得，甚至你对我谈起的那个丑怪的小个子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叫奎尔普吧？他们说他同耐儿小姐到外国去了，在那里谁也不能把钱抢了去，他们也不会再受骚扰。这话现在看来好象离题不太远似的，对吗？"

吉特伤心地搔着头皮，勉强承认并不离题太远，然后便攀登到老钉子上，取下笼子，准备把它洗刷一下，把小鸟喂喂。正在这样做着，他忽然想起了那位送给他一个先令的小老头儿来了，一下子又记得就是那一天——不，差不多就是那个时辰——小老头儿说过，要他在那个时辰再到公证人那里。他一想起这件事，就立刻匆匆忙忙地把鸟笼子挂回原处，又匆匆忙忙地解释了他这项差使的性质，便飞快地向那个指定的地方跑去了。

那地方距离他家相当远，他到达时已经超过了两分钟，但是很幸运地小老头儿还没有来——至少还没有看到马车，在这短短的两分钟里，如果说他已经来过又走了，也好象不大可能。既然来得不算太迟，吉特也就松了一口气，他靠在一根路灯柱上喘气，等待小马和它主人光临。

一点也不错，不多一会儿工夫，小马就快步地转过弯来，样子还是很任性，一直在仔细地迈着步子，好象在寻找最干净的地方，绝不肯把它的蹄子弄脏，或者马马虎虎地走了过去似的。小马后面坐着那位小老头儿，老绅士旁边坐着那位小老太太，她拿着和上次一样的一个花球。

老绅士、老夫人、小马和马车全体一致地走向前来，最后到达了距离公证人住所六七家的地方，这时小马因为看到一爿裁缝店的门口也有一个铜牌，认错了，停了下来，坚决地站在那里，一定把它当做他们要去的一个人家。

"喂，阁下，劳驾你再往前走走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呀，"老绅士说了。

小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它身子旁边的一只救火的水龙头，好象在对着它想什么似的。

“唔，哎呀，好一个调皮捣蛋的威斯克呀！”老夫人叫了起来。“一路上都很好，走得也很快，为什么又变了呢？我真替它害臊。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我真不知道。”

小马对于水龙头的性质和特点观察了一番，认为完全满意，便又向半空注视着一向和它为敌的苍蝇，在那个当儿，恰好有一只苍蝇刺扰它的耳朵，它大摇其头又大甩其尾巴，接着它又象是满怀心思，但是有一种非常适意非常泰然的样子。老绅士已经使尽了他的说服力量，只好下车来牵着它走；这样一来小马又出了新花样，也许是它认为这是一种充分的让步，也许因为它又看到别的什么铜牌，不然就是因为它发了坏脾气，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它是突然带着老夫人冲向前去了，停在他们要去的那家门口，把老绅士丢在后面喘着气跟上前来。

这时吉特立在马头，微笑着按按他的帽檐致敬。

“怎么，哎呀，”老绅士喊道，“那个后生果然到这里来了！亲爱的，你看见吗？”

“我讲过我要到这里来的，先生，”吉特说，拍着威斯克的颈子。“我想你们坐车坐得很愉快吧，先生。它是一匹很好的小马呢。”

“亲爱的，”老绅士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后生；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孩子。”

“我相信他是的，”老夫人答道。“一个很好的后生，我也相信他还是一个好儿子呢。”

吉特再用手按按他的帽檐，涨红着脸，答谢这种表示对他信任的赞词。于是老绅士就把老夫人扶下车子，带着一种善意的

笑容望了望他，他们就走进那座宅子去了——一面走一面谈，吉特心想大概是在谈他。威则登先生拚命闻着花球，走到窗口来望他，然后阿伯尔少爷也来望他，接着老绅士和老夫人也再一次来望他，最后大家一起来望他，这样一来使得吉特感到很不自在，但也只好装做没有看见。因此他把小马拍了又拍，小马对于这种举动非常大方地接受了。

几个面孔刚刚离开窗口，查克斯特先生穿着公事服，帽子歪在头顶好象是从衣钩上掉下来的样子，突然走了出来，告诉他里面有人叫他，吩咐他进去，他替他照顾马车。传达了这项指示之后，查克斯特先生说，他很愿意上帝帮助他了解究竟他（吉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宝货"抑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宝货"，但是从他那种狐疑的摇头看来，足以暗示他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的。

吉特战战兢兢地进了事务所，因为他不习惯于出入陌生的太太老爷之间，铁箱子①和积满灰尘的大卷公事文件，在他的眼中好象全摆出一种又可怕又可敬的神气似的；威则登先生也是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绅士，说话的声音很高很快；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而他又是褴褛不堪的样子。

"喂，小家伙，"威则登先生说，"你来是为了找补上那一个先令的工作——并不是想再拿到一先令吧，嘿？"

"正是这样，先生，"吉特答道，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望望。"我从来没想到再来拿钱的。"

"父亲活着吗？"公证人说。

"死了，先生。"

"母亲呢？"

---

① 铁箱子(tin boxes)，阔人家里的钱柜，下文数见。吉特是个穷孩子，见了这些东西有些生畏，故云。

“活着，先生。”

“改嫁过吧——咦？”

吉特听了这话有些生气，他回答说她带着三个孩子守寡，至于说到再嫁，如果他老先生认识她，就不会这样说了。听了这个回答，威则登先生又把鼻子埋在花束里，隔着花球低声对老绅士说，他相信这后生很够忠实。

“现在，”在他们又进一步提了一些问题之后，加兰德先生说，“我可不再给你什么了——”

“谢谢你，先生，”吉特答道；十分严肃的样子，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布好象把他从公证人暗示的疑团里解放出来了。

“——但是，”老绅士接下去说道，“也许我要对你多了解些，因此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要记在记事簿上。”

吉特告诉了他，老绅士用铅笔把住址写下。他刚写完，街上起了一阵骚动，老夫人慌慌张张地跑到窗口，叫着说威斯克跑走了，一听这话吉特便冲出去追赶，别人也跟着。

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好象是由于查克斯特先生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满不在意地站在一旁看着小马，并且又不时地使用一串不大中听的话侮辱它，什么“站住”呀，“安静些”呀，“呜—呀—呀”呀，这全是一个有志气的小马所不能忍受的。其结果，小马再不考虑什么义务或服从，也不在乎有什么人监视它，就起步逃走了，这时正顺着大街狂奔——查克斯特先生的帽子飞了，耳朵上面的铅笔也丢了，吊在马车后面紧紧不舍，企图把车子拉回来，可是毫无效果，街上看热闹的人都惊奇不置。便是在奔逃的时候，威斯克依然倔强；因为它跑了没有多远就突然停了下来，在救兵将到的时候它又来个大转弯，很快地向回跑。这一来查克斯特先生又被连推带挤地拖到事务所门口，神气很尴尬，造成

一种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的样子。

然后老夫人坐上她的座位，阿伯尔少爷（他们是来接他的）也坐上他的座位。老绅士先批评小马的行为极端失检，又竭力向查克斯特先生赔不是，也上了车，这样他们开始移动，挥手向公证人和他的书记告别，并且不只一次地转过头来，对着站在路旁注视着他们走去的吉特温和地点头。

第二十一章

吉特转身走去，很快就把小马、马车、小老太太、小老头儿，还有那个年轻的小绅士一古脑儿丢到脑后，一心惦记旧主人和他那可爱的小外孙女究竟怎么样了，他们成了他一切思想的根源。他一面设法寻找一些可靠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逃走，并且劝慰自己说他们不久一定回来，一面向着家走，打算把适才因为突然想起了约定而停下来的工作[1]做完，然后再出去碰这一天的运气。

当他走到他所居住的巷子角时，瞧呀！怎么小马也到这里来了！对的，是它呀，看起来比以前还要任性；阿伯尔少爷独自坐在车上，全心全意地注视着，他偶然抬了抬眼睛，看到吉特走过，便对他点点头，好象要把脑袋点下来似的。

吉特又看到小马，而且又是在他的家门附近，心里感到奇怪；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小马为什么要来这里，老夫人和老绅士

① “停下来的工作”，指洗鸟笼子和喂鸟。

又往哪里去了？等到他拉开门闩，走了进去，才发现他们坐在屋子里同他母亲谈话。看到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形，他脱下了帽子，手忙脚乱地鞠了一个大躬。

“我们倒比你先到了，你瞧，克立斯托佛，”加兰德先生微笑着说。

“是，先生，”吉特说；当他说话的时候，注视着他母亲，希望她把这种访问解释一下。

“孩子，”她说，回答他那无言的询问，“这位先生很客气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工作，或者是不是有工作；我就对他说没有，你没有任何工作，他便很和气地说——”

“我们家里需要一个可靠的后生，”老绅士和老夫人一齐插嘴道，“因此我们特地来看看，如果合乎我们理想的话，或者我们就可以把这问题考虑一下。”

所谓考虑一下，意思显然就是想雇用吉特，因此他立即分担了他母亲的着急，陷入一种极端张皇失措之中。由于那小老两口很严格又很谨慎，又问了许多问题，他开始害怕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你瞧，善良的女人，”加兰德夫人对吉特妈说，“对于这类事情是应该小心仔细的，因为我们全家只有三口，又全是很本分很规矩的人，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发现事情与我们所希望的和预期的不一致，那就糟糕了。”

吉特妈答道，当然这是实情，很对，也很正当，对于她的为人以及她儿子的为人，尽管调查好了，上天不准她害怕调查，也不许她有害怕调查的理由，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尽管她是他的妈，但是正因为如此，她敢大胆地说，他得自他父亲的地方很多，他父亲不只是他母亲的好儿子，而且也是最好的丈夫，又是最好

的父亲，她知道，吉特将来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是小雅各和小娃娃长成之后也是一样，不幸他们都没长成，也亏得他们年纪小，还不懂得他们遭受的损失有多么大。吉特妈就这样结束了她那一篇很长的故事，不住用她的围裙擦眼泪，一面拍着小雅各的头，那孩子正在摇动着摇篮，拚命地注视着陌生的老夫人和老绅士。

在吉特妈把话说完以后，老夫人又插嘴道，她十分相信她是一位很忠厚很可敬的人，否则她不会用那种神情表达她的思想了，而且孩子们的外表和房屋的整洁，也值得大加称赞，给她增光不少。听了这话吉特妈屈膝施礼，心里很欣慰。于是这位善良的妇人又不厌其详地叙述吉特的生活和历史，从降生到目前为止，甚至连最烦琐的细节也不肯省略，一次是他还在婴儿时期，奇妙地从内厅的窗口跌了出去；又一次是在他患着麻疹，病势很沉重，她叙述这一段故事时，还学着他白天晚上要求给他烤面包和白水的可怜样子，并且他还说着，“不要哭，妈妈，不久我就会好的。”为了证明这话的可靠，她说可以问问格林太太，就是住在转角干酪店里的那位房客，另外还可以问问几位分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不同地区的男女（其中有一位布朗先生，据说到东印度当兵去了，这关系更容易找到），关于当时的情形，这些人都知道的。这个叙述结束之后，加兰德先生便向吉特提出了一些关于他的能力和一般学识的问题；加兰德夫人注视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听到吉特的母亲讲述他们出生时一些不寻常的情形，她也另外说了一些关于她自己的儿子阿伯尔出生时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形，从这些情形看来，好象吉特妈和她自己都不同于其他任何环境或任何年龄的妇女似的，因为她俩全受过危险和灾难的包围。最后又问到吉特的衣服是否齐备，他们先拿出一小笔钱来

让他治装，他便算是正式被住在芬士里街①阿伯尔村的加兰德先生和夫人所雇用了，年薪六镑，供给膳宿。

我们很难说出哪一方面对这项安排更为满意，双方只用愉快的表情和高兴的笑容欢呼这个约定。当经商妥，吉特应在第三天早晨上工。最后小老两口把一个光亮的半克朗②送给小雅各，另一个送给小娃娃，才告辞出门，他们的新侍从一直把他们送到大街，牵住任性的小马的缰绳，等待他们坐好，心情轻松地目送着他们走去。

"喂，妈，"吉特赶着回到家里以后说道，"我想我的运气来了。"

"我想真的来了，吉特，"他妈答道。"一年六镑！你想想看吧！"

"啊！"吉特说，想保持这样一笔巨款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庄严，但是却又抑止不住心里的高兴，露着牙齿笑了。"的确是一笔财产呢！"

吉特说完，长吁了一口气，把双手深深地插到两个口袋里，好象每个袋子里都装满了一年的工钱似的，一面注视着他母亲，好象透过她看到了一大堆金镑放在那里了。

"谢上帝，妈，到礼拜天我们要把你打扮成贵夫人了！雅各要成了学生，小弟弟也成了体面孩子，楼上的一间屋子也要好好布置一下了！一年六镑！"

"哼！"一种陌生的声音咯咯地叫了起来。"一年六镑是怎么回事？一年六镑是怎么回事？"随着发问的声音，丹尼尔·奎尔普走了进来，理查·斯威夫勒跟在后面。

---

① 芬士里街(Finchley)，伦敦街名，在西区。

② 半克朗(half-crown)，英国银币名，值两先令六便士。

“谁说他一年要有六镑？”奎尔普说，锐利地四下望望。“是老人这样说来，还是耐儿这样说来？他给六镑是为了什么？他们究竟在哪里——咦？”

那位善良的女人突然看到这样一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丑料，不免惊惶起来，她匆匆忙忙地从摇篮里把小娃娃抱起，退到屋子最远的旮旯。小雅各呢，他双手搭在膝盖上坐在凳子上，着魔似地死盯着他，不住地大声吼着。理查·斯威夫勒从奎尔普先生的头上看过去，从容地观察了一下这一家人；至于奎尔普本人呢，他那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正在笑容可掬地欣赏他所造成的骚动。

“不要害怕，太太，”奎尔普停了一下说了。“你儿子认识我；我不吃小娃儿；我也不喜欢小娃儿。但是最好叫那个哭娃儿住声，不然我也许对不起他。哈罗，老兄！你安静一下行不行呀？”

小雅各噙着两泡眼泪，立刻沉入无声的恐怖中。

“小心不要再出声，你这个混蛋，”奎尔普说，严厉地注视着他，“不然我要对你做鬼脸，把你吓得发疯，我会使得出来的。现在你，老兄，为什么你不照你答应我的话到我那里来？”

“我来干什么呀？”吉特回答道。“我同你没有什么关系，也正象你同我没有什么关系是一样的。”

“喂，太太，”奎尔普说，很快地扭过脸去，从吉特转对着他母亲。“他的老主人最后一次是在哪天来过或者哪天派人来过这里？他此刻在这里吗？如果不在，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从来没到过这里，”她答道。“我倒愿意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这样可以让我儿子心里比较安定一些，我也可以安定一些。如果你就是那位名叫奎尔普先生的绅士，我倒以为你是知道的，就在今天我还这样对他说来。”

"哼!"奎尔普嘟嘟囔囔地说,显然他相信这是实情而感到失望了。"难道这也就是你要告诉这位绅士的话吗?"

"如果这位绅士要问我同一个问题,先生,我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为了我们自己,我倒希望我有话说呢,"她这样回答。

奎尔普看了理查·斯威夫勒一眼说,他在门口碰到了这位先生,他认为这位先生大概也是想得到关于逃亡者的一些消息。他说,大概他猜对了吧?

"对了,"狄克说道,"这次御驾亲征的目的正是如此。我本来想一定可能——但是让我们再不要幻想了。从我开始。"

"你好象失望了,"奎尔普说。

"一个失意人,阁下,一个失意人,没有什么说的,"狄克答道。"我想来一个投机,但是结果失败了;一位又漂亮又美丽的仙子,也将由柴格斯摆在他的祭坛上供奉起来了①。没有什么说的了,阁下。"

矮子带着讽刺的笑容注视理查;但是理查刚好同一位朋友喝了几杯酒,不大理会他,只管继续做出悲哀和失望的样子来悼惜他的命运。奎尔普清楚地看出,他这次访问和那种异乎寻常的失望,必定藏有一些秘密的原因,他以为其中也许有什么鬼把戏,因此决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一经这样决定,他脸上便尽量装出诚恳的样子,好象非常同情斯威夫勒先生似的。

"我自己也很失望,"奎尔普说了,"纯粹是由于对他们的友谊而起;但是你的失望我想是另有真正的、秘密的理由的,因此也来得比我的沉重。"

"怎么,自然是这样啦,"狄克暴躁地说。

---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莎菲亚·瓦克尔斯小姐将成为柴格斯的太太了。

"相信我，我的确非常非常难过。我真的有点伤心。既然我们成了患难朋友，我们何不一道找寻一种把它忘掉的办法？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非要你去办不可，"奎尔普说，拉住他的袖子，从眼角里狡诈地望着他的脸，"那么靠河边有一家酒店，他们藏有最名贵的雪丹① ——据说是走私来的，但是这话我只能对你讲——全世界没有再好的酒了。店主东是和我相识的。临河有一间凉亭，我们可以在那里饮一杯美酒，喷一袋上等烟——烟就在这个盒子里，据我所知，也是极品——如果我们能够计划一下，也很可以尽情地舒服一下、快活一下了。但是，斯威夫勒先生，说不定你有什么必须要去的约会吧，咦？"

当矮子说话的时候，狄克的面上泛起了一个表示同意的笑容，双眉也慢慢舒展开来。在他说完之后，狄克也用同样狡诈的神情低头望着奎尔普，一如奎尔普方才扬着头望着他的那种样子，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向着他们谈到的酒店出发。于是立刻动身。他们刚一转过头去，小雅各从奎尔普把他冻结的冰点上融解了，重新大哭起来。

奎尔普先生所说的那座凉亭，实际是一间粗劣的木屋，样子又腐朽又简陋，下临河滨泥滩，大有随时溜下去的危险。它所附属的酒店也是一幢不牢固的建筑，到处都被老鼠挖掘过，墙上都用大木柱支着，木柱支的年代久了，也在朽坏而不胜负担，每到大风之夜，咯吱咯轧，整个建筑就好象是摇摇欲倒似的。房子立在——如果象这样一个衰老的东西还可以说是立得住的话——一片荒地上，终年受到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有害健康的烟尘的侵害，铁轮的转动和激流的冲击，震耳欲聋。它的内部设备又很

① 雪丹(Schiedam)，荷兰所产的杜松子酒(即金酒)，因酒产于雪丹镇而得名。

能与外观配合。屋子低而潮湿，冰冷霉滑的壁上满是缝隙和圆洞，衰朽的地板塌陷下去，横梁已经离开了原来地位，警告胆小的陌生人不要走到附近来。

奎尔普先生引导理查·斯威夫勒向着这样一个愿意招待客人的地方走来，一路上请他欣赏美丽的风景，然后他们就在那张刻了不少绞刑架和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餐桌上坐定，值得夸耀的饮料不久就用木桶盛了出来。奎尔普先生很老练地把酒倾入杯中，兑上三分之一的水，分配给理查·斯威夫勒一份，把烟斗凑到一个很古老很残破的灯笼里面的蜡烛头上去点火，一屁股坐在一个位子上，喷云吐雾起来。

"酒好不好？"奎尔普看到理查·斯威夫勒在咂着嘴唇，这样说了，"是不是太烈太猛？会不会使你霎眼睛，呛喉咙，流眼泪，使你的呼吸迫促呢？——会不会？"

"会不会？"狄克叫了起来，把杯里的酒倒出了一部分，兑了水，"怎么，朋友，你不是想告诉我你就是喝这种象火一样的东西吧？"

"怎么不！"奎尔普答道。"不喝这种酒！朝这瞧！朝这瞧！再来一下。不喝这种酒！"

说着，丹尼尔·奎尔普连干三杯原酒；喝完，露出一副可怕的怪相，连吸了几大口烟，把烟全咽了进去，然后从鼻子里喷出一团浓雾来。这样表演完了，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放纵地笑了起来。

"我们来庆贺一下！"奎尔普叫道，用他的拳和肘轮流着巧妙地敲打着桌子，打出了一种调子——"一位女子，一位美人。让我们为一位美人干杯，干到一滴不剩。她的名字，喂！"

"如果你要知道名字的话，"狄克说，"就是莎菲亚·瓦克尔

斯好了。"

"莎菲亚·瓦克尔斯，"矮子尖声叫道，"今天的莎菲亚·瓦克尔斯——就是明天的理查·斯威夫勒太太——一点也不会错的——哈，哈，哈！"

"啊！"狄克说，"几个星期以前你好说这话，但是现在不行了，我的伙计。她成了柴格斯祭坛上的牺牲品了——"

"毒死柴格斯，把柴格斯的耳朵割下来！"奎尔普接着说。"我不要听什么柴格斯。她的名字一定要是斯威夫勒，别的名字不配。我再祝她的健康，祝她父亲的健康，她母亲的健康；祝她姐妹兄弟的健康——瓦克尔斯的光荣一家人——全部瓦克尔斯家人都在这一杯里——喝得一点脚儿也不剩！"

"那么，"理查·斯威夫勒说，突然把酒杯停在嘴边上，茫然地注视着矮子手舞足蹈，"你倒是一个快人；但是在我所看到或听到的快人当中，你却有最特别最出色的一套，我敢发誓你有一套。"

这一个坦白的声明不但没有约束了奎尔普先生的怪模样，反而把它们增强了。理查·斯威夫勒看到他这般痛快，不免感到惊异，自己也就陪着喝了不少酒，不知不觉地变得更容易亲近、更爱讲话，再加上奎尔普先生有计划的挑引，最后他便无话不谈了。既然摸清了他的脾气，遇到他为难的时候又懂得如何启发他，于是丹尼尔·奎尔普的工作就比较没有什么困难了，不久他便把那平易的狄克和他那比较诡计多端的朋友所定计划的详细情形完全掌握住了。

"停一下！"奎尔普说。"这就是我要知道的，这就是我要知道的。它能够实现，一定要它实现。我愿意向你保证；从这会儿起我要做你的朋友。"

“怎么！你以为还有什么希望吗？”狄克问道，对于这种鼓励表示惊愕。

“岂止希望！”矮子答道——“简直是十拿九稳！莎菲亚·瓦克尔斯可以变成一个柴格斯，或者随便她要变成什么，但是不能成为一个斯威夫勒。唔，你这个有运气的家伙！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全富有；你注定要享福了。现在我看你简直就是耐丽的丈夫，在金银堆里打滚。我要帮你的忙。这件事一定能成功。记住我的话，这件事一定能成功。”

“但是怎么办呢？”狄克说。

“有的是时间，”矮子答道，“一定能成功。我们坐下来，我们再重新谈谈。把你的酒斟满，我要出去一下。我一下子就要回来——一下子就回来。”

丹尼尔·奎尔普匆匆忙忙地把话说完，便退到酒店后面一块荒废了的九柱戏①球场上，躺在那里，在一种不能控制的欢乐中，真的就一面怪叫，一面打起滚来。

“花样儿来了！”他叫道，“花样送到我的手上来了，好象全是创造好、布置好了似的，只等由我欣赏了。正是这个浅薄的家伙，上次把我打得骨头酸痛，不是吗？也正是他的朋友和同谋者，吐鲁特先生，那次竟和我的太太大送秋波，想要戏弄她，不是吗？不想他们辛辛苦苦地谋算了两三年，最后所得到的乃是一个乞丐，其中之一还要一辈子脱不开身子。哈，哈，哈！要让他要到耐儿。让他娶了她，在这个结扣牢了以后，我将首先告诉他们得到的是什么，而我又帮了什么忙。到时旧帐抵销，到时他们便会想起我是多么够朋友，我是如何协助他们把女继承人弄到

① 九柱戏(skittle)，立九柱于地上，用球将其击倒的游戏。

手。哈，哈，哈！"

在欢乐透顶的当儿，奎尔普先生险些遇到一件不快意的打击；他一个滚翻到了一个破狗窝的附近，里面跳出了一只又大又凶的狗，如果不是锁链极短，很可能要对他来个不快意的敬礼的。事实上，矮子十分保险地仰在地上，扮出丑恶的面孔嘲弄那只狗，仗着它不能前进一寸使他获得了胜利，虽然他们中间相距不到两尺。

"你为什么不来咬我一口，你为什么不来把我撕成碎片，你这个胆小的东西？"奎尔普说，叱骂并激怒它，几乎把它气疯了。"你害怕了，你这个暴徒，你害怕了；你知道你害怕了。"

那只狗睁着吓人的眼睛，狺狺地怒吠，拚命想挣脱链子；但是矮子依旧躺在那里，鄙夷地不屑地弹动他的手指头发出响声。在充分快活够了之后，他才站立起来，双手叉着腰，围绕着狗窝大跳其魔鬼舞，刚好在链子限度之外，把狗弄得真要发狂了。借着这种办法他的精神安定了下来，心平气和了，于是他便回到那位毫无疑心的同伴地方，那位先生正在心思十分沉重地注视着潮水，想念着奎尔普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金银财宝。

第二十二章

当天的下半天以及第二天一整天，可把那布尔斯一家人忙坏了，与吉特的整装和出发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很了不起，好象他要深入非洲内地，或者是来一个环游世界的旅行似的。装他的衣服和日用必需品的一只箱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很难

想到还有哪只箱子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会开合过那么多的次数。对于小雅各说来，真叫他开了个可惊的眼界，他那一双小眼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变为衣服宝库的大箱子，里面装着三件衬衫，还有相当数量的袜子和手绢。最后箱子送交脚夫，等吉特明天到芬士里街他的地方提取。箱子运走了，倒发生了两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其一，脚夫会不会把箱子丢在路上，或者故意骗人说是丢在路上了；其二，在儿子离家之后，吉特妈能否充分了解如何照料她自己呢。

"我想真正丢箱子的机会很少；不过无可怀疑地，脚夫们也常常因为受了诱惑就假说把东西丢了，"那布尔斯太太担心地说，就第一个问题发表意见。

"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吉特答道，神气很严肃；"相信我，妈，我以为随便把箱子交出去是不大对的。我想当初还是应该有人跟去才是。"

"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了，"他妈说，"但是这件事是愚蠢的，也办错了。人们是不应该受诱惑的。"

吉特内心决定，他可不再诱惑一个脚夫了，除非那是空箱子一个；做了这样基督教徒的决定之后，他便把思想转到第二个问题上面。

"你知道你应该打起精神来，妈，不要因为我不在家就感到寂寞。在我进城的时候，我一定要设法到家里弯弯，我敢说，并且我还要时常给你写信；到这一个季度做满，当然我还有一个假期；那时瞧一瞧我们能不能带小雅各看戏，还要让他见识一下蛤蜊的味道。"

"我希望看戏不犯罪，吉特，但是我怕是犯罪呢，"那布尔斯太太说了。

“我知道是谁使你这样想的，”她儿子失望地说，“又是那小贝萨尔① 作怪。现在我讲给你听，妈，请你不要经常到那里去了；因为如果我看到你那高兴的面容(那会使家庭愉快的)变成一个苦脸，小弟弟也一定愁容满面，自称为一个小罪犯(祝福他的心)和魔鬼之子(这简直是对他死去的父亲的侮辱)——如果我看到这种情形，看到小雅各也同样愁眉苦脸，我心里一定很悲伤，觉得还是趁早入伍当兵去好，故意用头去迎接向我飞来的第一颗炮弹了。”

“唔，吉特，可不要说这种话呀。”

“我要去，真的，妈；如果你不让我感到伤心难过，你就应该把上星期那个一心要扯下来的蝴蝶结留在帽子上。只要我们的环境允许，难道你以为穿戴得体面一点会有什么害处吗？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装模作样、板起面孔、小声说话的小伙子，偷偷摸摸地好象很不得已似的，用一种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哼哼唧唧的鼻音表示思想！相反地，你以为我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不要这样做的每种理由吗？且听我试一下！哈，哈，哈！那不是和走路一样自然，不是一样对健康有益吗？哈，哈，哈！那不是和羊鸣，猪叫，马嘶，小鸟唱歌一样自然吗？哈，哈，哈！不是吗，妈？”

吉特的笑好象有传染性似的；因为他母亲先前本是板着面孔，这会儿也泛起了笑容，然后又和吉特一同哈哈大笑，又正好听到他说，笑是出乎自然，于是笑得更凶了。吉特和他的母亲，一起笑得相当响，惊醒了小娃娃，他发现象有什么有趣和适意的

---

① 小贝萨尔(Little Bethel)，非英国国教徒的礼拜堂。“贝萨尔”系希伯来文，意为“上帝之宫”(见《圣经·创世记》)。贝萨尔前面通常加一“小”字，含有讥讽之意。

事情在进行，因此一钻到母亲的怀里，便开始拚命地又踢又笑起来。这正是对他一篇大道理的新例证，更使吉特特别得意了，他好象支持不住的样子倒在椅子上，指着小弟弟，笑得身子乱晃，椅子也摇动起来。中间倒停过两三次，但是一下子又笑了起来，最后他才擦擦眼泪连呼上帝祷告。晚餐尽管不够丰盛，吃得却高兴极了。

吻，拥抱，眼泪，比一般年轻人离开他们富有的家庭出门旅行，来得还要热烈（如果象这样一件小事也值得记下的话），而吉特就在第二天很早离开了家，步行前往芬士里街，一面在想，假使他也曾经是小贝萨尔做过礼拜的倒霉的会众之一的话，那么从他这个值得骄傲的外表看来，从今以后保证他要被开除出去了。

如果有人怀着好奇心，想知道吉特如何打扮，这里可以简单地交代一下，他穿的不是一般侍役的制服，而是一件椒盐色上装，浅黄色背心，铁灰色裤子。除了这些华丽的壮观而外，他还很体面地穿着一双新皮鞋，戴着一顶又硬又亮的礼帽，用指节在帽上任何一部分弹弹，都能发出象鼓一般的声音。他打扮成这种样子，竟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觉得很奇怪，心里不免抱怨这般早起的人未免太麻痹，一面揣度着，一面向阿伯尔村进发。

在路上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只看到一个戴着无边帽子的后生，正是他过去一顶帽子的副本，便把他带在身上的六便士分了一半给他，然后及时地赶到脚夫的家里，发现他的箱子安然无恙，人的廉耻之心总算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又从这位清白人物的老婆那里得到去加兰德先生府上的方向，把箱子扛在肩上，立即前往。

的确，那是一座精美的小别墅，茅草的屋顶，三角墙上竖立着小尖塔，有的窗子还嵌着染色玻璃，几乎只有笔记簿那么大

小。房子的侧面有一个小马厩，正好容得下小马，厩上搭起的一间小屋，正好容得下吉特。白色的窗帘迎风飘展，小鸟住在亮得象是黄金做的笼子里，正在窗户上唱歌；小径两旁都种植着花木，团团簇簇地环绕着门口；园子里杂花似锦，香气喷溢，显出一种又迷人又优雅的样子。宅子内外都很整洁而有秩序。花园里找不到一根莠草，从放在甬道上的几件小巧的园艺用具、一只筐子和一副手套看来，就知道老加兰德先生一定还在那天早上工作来着。

吉特四下里望望，心里暗暗称赞，然后再望望，一连望了好多次，最后才扭过脸去拉铃。但是拉了铃以后，还尽有充分的时间重新张望一下，因为并没有人前来；于是他又拉了两三次，然后坐在他的箱子上等候着。

他一直拉了好多次，但是还是没有人来。最后，当他坐在箱子上面，想着故事书中关于出身寒微的年轻人第一次访问陌生家庭的遭遇，什么巨人的宫殿啦，什么把公主的头发吊在木橛子上啦，又是什么龙从后门里突然窜出来啦，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意外事情。他正这样想着，大门轻轻地开了，一位十分整齐、谦和、沉默，同时却又十分俊俏的女仆出来了。

"我想你是克利斯托佛吧，先生，"女仆说道。

吉特从箱子上站立起来，说，对的，他就是。

"我想也许你拉铃拉了好多次了，"她接下去说道；"但是我们都没有听见，因为我们在捉小马呢。"

吉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又不便停下来问长问短，只好又把箱子重新扛在肩上，随着女仆走进了大厅，在那里，他瞥见加兰德先生从一个后门洋洋得意地牵着威斯克走到花园里来，事后他才晓得，那个任性的小马，在房子后部一个小空场

上，和全家人兜了一小时又三刻钟的圈子。

老绅士和蔼地接待他，老夫人也是一样，由于他在门口的棕垫上把鞋底擦了又擦，几乎把后跟擦出火来，更加强了他们对他的好感。他被领到客堂间，让大家看看他的新装；当他们把他打量了好几次之后，他的外表使他们感到无限满意了，就又把他领到马厩里（在那里小马也用不平常的恭顺迎接他）；他从马厩被领到已经看过的那间寝室，那里布置得真是又清洁又舒适；然后又被领进花园里，老绅士便告诉他会有人来教他如何在那里工作的，他又告诉他，如果他发现他工作不错，他还要他做些了不起的事情，使他又舒服又幸福。对于这一片善意，吉特用尽了各种表示感恩的意思来承情，不住伸手按他的新帽子，按到后来，帽檐真有些吃不消了。老绅士把他想说的诺言和劝告都说光了，吉特也把应该说的保证和感谢说完了，他们又把他交给老夫人，她把那个女仆（她名叫巴巴拉）唤来，叫她把他带到楼下，因为他走累了，该给他预备一些吃的和喝的东西。

于是吉特走下楼来；在楼梯底下有一间厨房，这种厨房，便是在玩具商店的橱窗里也是很难看得到或者听人谈起过的，里面陈设得光洁耀目，同时又整齐得和巴巴拉本人一样。就在这间厨房里，吉特坐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桌子旁边，吃冷肉，饮淡啤酒，因为有一位不认识的巴巴拉站在面前看着他，他使用起刀叉来也就越发不得当了。

不过在这位陌生的巴巴拉身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来，她一向过着很安静的生活，动不动就脸红，也正和吉特一样，常常感到很窘，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坐在那里，只注意着认真的挂钟嘀嗒地走动，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大胆地、好奇地望了食橱一眼，里面除了许多盘子碟子之外，还有巴巴拉



吉特和巴巴拉在阿伯尔村

的工作箱，滑动的盖儿下面装盛着线团，巴巴拉的祈祷书，巴巴拉的赞美歌集以及巴巴拉的《圣经》。巴巴拉的小镜子挂在靠窗口的明亮地方，巴巴拉的帽子挂在门后的钉子上。从这些显示她就在旁边的沉默事物，他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巴巴拉本人身上，她和那些事物一样沉默，不声不响地坐着，把蚕豆剥到盘子里；正当吉特望到她的睫毛，想知道——他的心地倒是十分天真呢——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时，不幸恰好巴巴拉也微微抬起头来想看他一眼，两对眼睛便匆匆忙忙地闪开了，吉特把头低在他的盆子上，巴巴拉把头低在她的蚕豆壳上，每个人都因为被对方发现了秘密而感到局促不安。

第二十三章

理查·斯威夫勒先生从“荒舍”（因为这正是奎尔普那座精美隐居的适当名称）回家，一路上歪歪斜斜，不知道跌撞了多少次——一会儿突然停下脚步，瞪着眼睛四下里望着，然后又突然向前紧跑几步，一会儿又突然停下来摇头——每一种动作都象是抽筋，没有一种动作是经过事先想一想——理查·斯威夫勒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转回家去；一般黑了心的人们认为这是喝醉了的征象，他们绝不认为那个表演的人是在运用深度的智慧和回忆，开始想着，可能他自己信错了人，可能矮子不配做为他付托这样一个又微妙又重要的机密的对象。越想越觉得懊悔，于是斯威夫勒先生就陷入了上面所提那般黑了心的人们称之为伤感的或者醉态的境界，他把帽子丢到地上，呜呜咽咽起

来，大声喊叫他是一个不幸的孤儿，如果他不是一个不幸的孤儿，事情绝不会弄成这步田地的。

“我从小就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斯威夫勒先生说，伤悼他的苦命，“很早就被遗弃在世界上，如今又听受一个惯好骗人的矮子的摆布，谁不知道我这些弱点！这里有一个倒霉的孤儿，你们随意摆布吧。这里，”斯威夫勒先生提高了喉咙，睡眼模糊地四下里望着，“这里有一个倒霉的孤儿！”

“那么，”附近有人答话道，“让我做你的爸爸吧。”

斯威夫勒先生晃前晃后，竭力想保持身体的平衡，他好象包围在一层薄雾里面，最后才瞥见两只眼睛在朦胧闪光，过了一下才看到眼睛就长在鼻子和嘴的附近。他再低下头向着那个部分看去，看到他的脸，又看到他的两条腿，然后他注意到原来面孔底下还连结着一个身子；等他再仔细辨认，原来那个人正是奎尔普先生，实际上，他一路上紧随不舍，只是斯威夫勒先生模糊地认为已经把他丢在一两里路后面了。

“你欺骗了一个孤儿，阁下，”斯威夫勒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我！我是你的第二个爸爸，”奎尔普答道。

“你是我的爸爸，阁下！”狄克反问道。“我很清醒了，阁下，我请你离开我——立刻离开我，阁下！”

“你是一个多么滑稽的家伙呀！”奎尔普叫道。

“走开，阁下，”狄克答道，靠在一根灯柱上，挥着手。“走开，骗子，走开；有一天，阁下，也许你会从欢乐的梦中醒了过来，就会了解被遗弃了的孤儿的痛苦。你走不走，阁下？”

矮子并不理会他的命令，斯威夫勒先生向前走了两步，意思是想给他以适当的惩罚。但是当他走近他的身边时，也许是忘

了这种目的，也许是改变了主意，他突然抓住他的手，发誓要维持永久的友谊，并且用一种有礼貌的坦白态度宣称，从那时以后，除了外表没办法改变而外，每一方面他们都是弟兄。于是他把他的秘密重复地讲了一遍，并且又很伤感地谈到瓦克尔斯小姐那个问题，他让奎尔普先生了解，如果那会儿他发现他偶然有什么前言不对后语的地方，那完全是由于一提到她，他的感情就冲上来了，绝不是因为什么玫瑰色的酒或者其他发酵过的饮料所致。于是他们手挽着手前行，变成非常亲热的样子。

"我伶俐得象一只雪貂①，"在分别时奎尔普对他说道，"狡猾得象一只伶鼬②。你把吐伦特带来见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朋友，不过我怕他不大相信我（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我背这个黑锅是冤枉的）；你们两个人注定要发财了——的确有个发财的远景。"

"倒霉的就在这里，"狄克答道。"在远景里的财富是可望而不可即呢。"

"但是在远景里的东西看起来往往要比实在的东西小一些，"奎尔普说，抓牢了他的胳臂。"在你走近以前，你绝对估量不出你这笔横财的价值的。这点你要注意。"

"您以为果真是这样吗？"狄克说。

"哎，我以为是这样的；而且我的话很有把握，这就是了。"矮子答道。"你把吐伦特带来见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为什么我不可以成为你们的朋友呢？"

"当然啦，你没有不可以成为我们朋友的理由的，"狄克答道，"也许你有跟我们做朋友的许多理由——至少，如果你是一

① 雪貂（ferret），貂类，善捕兔。

② 伶鼬（weasel），鼬鼠中的最小者，能杀鼠、鸟。

个英俊的灵魂① 的话，你要同我做朋友便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说到这里，你要知道，你并不是一个英俊的灵魂呢。"

"我不是一个英俊的灵魂？"奎尔普叫道。

"一点都不是，阁下，"狄克答道。"象你台端这副尊容的人就不可能。如果你算是一种灵魂的话，也不过是一个魔鬼罢了。至于英俊的灵魂，"狄克接着说，拍拍他的胸脯，"他们长的样子就不同，你要相信这话，阁下。"

奎尔普使用一种狡猾和憎恨混合起来的表情，望着他那直言无忌的朋友，几乎在同时还绞紧了他的手，说斯威夫勒先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对他表示诚恳的崇敬。说完他们分手了，斯威夫勒先生要想赶快回家睡觉醒酒，奎尔普却在考虑着他的新发现，高兴这个发现为他开辟了一片肥美的原野，可以供他享受和报复了。

第二天早上，斯威夫勒先生的雪丹酒气还在上冲，很勉强很怀疑地走向吐伦特的住居去（那是在一家阴森森的破客栈的屋顶上面），慢条斯理地叙述他同奎尔普昨天见面后的情形。他的朋友听着他讲，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奎尔普的可能动机究竟是什么，一面又严格地批评狄克·斯威夫勒是个傻瓜。

"我自己从不设防，福来德，"悔罪的理查说道；"但是那家伙很有一套特殊本领，他是一只狡猾的狗，首先让我考虑告诉他有没有害处，我正在想着，他就用话套我。如果你也象我一样看了他喝酒吸烟的神气，你什么也不能隐瞒他。他是一条火蛇②，你

---

① "一个英俊的灵魂"(a choice spirit)；见莎士比亚《裘力斯·该撒》，原文为 a choice and master spirit，指该撒。意思就是"杰出的人物"。

② 火蛇(salamander)，两栖动物，不伤人，样子象蜥蜴，从前一般人认为它能在火中生活。

知道，他就是那种东西。"

福来德立克·吐伦特也不曾问火蛇是否一定可以信任，一个不怕火的人又是否就一定可靠，他只是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抱住头，拚命研究奎尔普设法套取理查·斯威夫勒秘密的动机；因为这种泄漏是出于他的手腕，而不是出于狄克的自愿，单是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奎尔普要拉拢他，为什么要把他诱到酒楼去了。

他在设法探听逃亡者的消息时，矮子就碰上过两次。以前，他对他们没有表示过关切，这已经很够使象他那样一个嫉妒而有疑心病的家伙不放心了，何况狄克那种不检点的态度，又实在足以引起人家的好奇？但是他既然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为什么还要表示赞助呢？这是一个更难解答的问题；但是流氓们是惯好把自己的奸计推在旁人头上的，因此他就立刻想到奎尔普和老人中间一定为了一些秘密勾当发生过什么不快，这对于他的突然失踪大概不无关系，现在奎尔普当然想报复一下，便打算使老人唯一钟爱和关心的女孩子，陷入一种他知道是老人所深恶痛绝的关系里面去。至于福来德立克·吐伦特本人，他对他妹妹本来是毫不在意的，心里也早有这种打算，只是他最大的希望还是金钱，因此在他看来，这很可能就是奎尔普行动的主要道理。既然矮子有一种怂恿他们干下去的计划，这对于他们目的的达成是有裨益的，就很容易相信矮子在这一问题上是诚心诚意了；而且，无可怀疑他将成为一个又得力又有用的帮手，于是吐伦特便决定要接受他的邀请，当晚就去他家，如果他说的和做的能够同他所想象的不谋而合，那么正可让他参预他们的计划，但是却不让他分享赢利的果实。

心里盘算着这些事情，最后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把他

的意思尽量在他认为可以传达的范围，告诉了斯威夫勒先生（其实不必这样也会使狄克十分满意的），让他白天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陪他到奎尔普先生家里。

奎尔普先生见了他们真是高兴极了，至少他装做高兴极了；奎尔普先生对于奎尔普太太和金尼温太太表示出极端的谦恭；他并且很警惕地观察着他的老婆，看她见到年轻的吐伦特可有什么反应。奎尔普太太和她那亲生母亲一样，并没有因为看到他而发生什么痛苦的或者愉快的感情；但是她丈夫的注视反而使她胆怯、惶乱，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做；奎尔普先生认为她的忸怩不安正是由于他心里所想的那种原因所造成，在他暗暗得意他的观察不错时，一股醋劲又隐隐把他激怒了。

不过这情形倒没有表现出来。相反地，奎尔普先生的样子是又温和又诚恳，特别开诚地总管起一方瓶的甘蔗酒来。

“怎么，让我想想，”奎尔普说，“从我们开始相识以来，差不多有将近两年的时光了。”

“将近三年了，我想，”吐伦特说。

“将近三年了！”奎尔普叫道。“时间飞得多快呀。你也觉得那么长吗，奎尔普太太？”

“是的，我觉得那好象是整整三年了，奎尔普，”她来了这样一个倒霉的回答。

“唔，真的，娘子，”奎尔普想道，“在这三年里你一直在怀念着呢，是吧？很好，娘子。”

“我觉得你搭乘玛丽·安号轮船出海到德梅腊腊[①]好象是昨

① 德梅腊腊（Demerara），系圭亚那的一条河名，长约二百里，流入大西洋。

天的事，”奎尔普说——“好象是昨天，我敢说。你知道我是欢喜稍微放荡一些的。从前我本人也放荡过的。”

奎尔普先生随着这一个招认，可怕地眣眣眼睛，表示他有过这样的放荡和堕落行为，金尼温太太看了好不生气，感到实在忍受不下，便低声对他说，这些话至少应该等他太太出去了再讲。奎尔普先生听了这种又大胆又放肆的意见，先是瞪起眼睛望她，使她张皇失措，然后又很礼貌地为她的健康干杯。

“我想你会立刻回来的，福来德。我一直是那样想，”奎尔普说着，放下他的酒杯。“没有写封信来说明你心里是如何懊悔，也没有说明你对于那个位子是感到何等如意，结果还是照旧坐着玛丽·安号回来了，当时我觉得这事很有趣——有趣极了。哈，哈，哈！”

那个青年人微笑了，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一个话题是最令人舒服的话题，可以让他听了高兴；而正是为了他不高兴，奎尔普才非要继续谈下去不可。

“我常常这样说，”他接着说道，“一个富亲戚抚养着两个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姊弟也好，兄妹也好，他只喜爱一个，把另外一个赶出去，他这样做无论如何是错误的。”

年轻人表示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奎尔普还是泰然自若地讲下去，好象他所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和在座的人毫无关系似的。

“诚然是这样，”奎尔普说，“你的外祖父总是一再说什么饶恕过好多次了、忘恩负义、好惹事、奢侈浪费等等闲话；但是我总是对他说，‘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但是他是一个无赖呀，’他说。‘如果这样，’我说（这话自然是为了答辩的），‘那么许多年轻的贵族和绅士也全成了无赖了！’但是怎样也同他说不明

白。"

"我觉得有点奇怪，奎尔普先生，"那位年轻人讽刺地说。

"对的，当时我也有点奇怪，"奎尔普答道；"但是他一向是固执的。说起来他也算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一向是固执而坚持己见的。小耐儿是一个好姑娘，一个迷人的姑娘；但是你是她的哥哥，福来德立克。说来说去你是她的哥哥呀；上次你们见面，你不是对他讲过他不能改变这种关系吗？"

"如果他能改变的话，他早就办了，老不死的东西，他这种作风以及他对别人的慈悲都很混蛋，"那位年轻人不耐烦地说。"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了，我们还是让魔鬼随意处置去吧。"

"同意，"奎尔普答道，"在我这方面完全同意。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件事来呢？正是为了向你表示，福来德立克，我一向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大分得清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对吧？你认为我同你作对，因此我们中间一直冷冷淡淡；但是搞成这个样子完全在你，完全在你。让我们重新握手，福来德。"

矮子头缩在肩膀下面，脸上展开了一个可怕的苦笑，他站立起来，把短胳臂伸到桌子对面。年轻人迟疑了一会儿才伸出手来迎接。奎尔普把他的手指握得很紧，使手上面的血脉都停止了，又抓住他的另一只手送到他的唇上，皱着眉头望着那位不大怀疑别人的理查，最后才把两只手松开，坐了下来。

这种举动对吐伦特颇能发生一点影响，他知道理查·斯威夫勒不过是他手里的一种工具，除了他认为可以传达的告诉了他一些，对于他的计划理查可说毫不知情；他看清矮子完全了解他们的相互立场，并且彻底摸清了他朋友的性格。即便这是流氓行为，也还有些值得玩味。由于他暗暗钦佩他的卓越才能，

同时他又感到矮子的敏锐观察很了不起，使得那位年轻人对于那个丑陋的怪物颇有些向往，决定借着他的协助找点好处。

奎尔普先生唯恐粗枝大叶的理查·斯威夫勒泄漏出什么不便让女人们听见的话，因此他便尽快利用机会扭转话题，建议玩一次四人的克里贝治①，先行分组，奎尔普太太落到福来德立克·吐伦特一组，狄克本人和奎尔普同伙。金尼温太太本来也是有牌瘾的，她的女婿却把她巧妙地摒诸局外了，并且给她分配了斟酒的职务。从那会儿起，奎尔普先生就不断用眼睛盯着她，唯恐她偷尝一口（因为她嗜酒的程度是不亚于嗜牌的），这样就用巧妙的手段把这位倒霉的老太婆弄得手痒口渴得难受。

但是奎尔普先生并不是单单注意着金尼温太太一个人，另外仍然有需要他不断警惕的事。在他的许多种怪脾气中，他有一种滑稽的骗牌习惯，因此他不只要密切注意全局，运用灵活的手法计算并积分，而且还要时时挤眉弄眼或者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促使理查·斯威夫勒改正出牌的错误；这位先生却因为他叫牌太快，看不清尖栓②在板上移动的情形，感到目眩神迷，有时就不免表现出惊愕和怀疑。奎尔普太太和年轻的吐伦特同组，两人间交换的每一个眼色，他们所讲的每一个字，甚至连他们所出的每一张牌，都逃不过矮子的眼睛和耳朵。他不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桌面上，更怕桌子底下也在交换什么信号，因此他又用尽方法侦察，除了不时践踏他老婆的脚趾，看看在受到这种刑罚之后她要叫喊出来还是要保持沉默，如果保持沉默的话，那就显示

① 克里贝治(cribbage)，二、三人或多人的扑克牌戏，用木板记分。六人的克里贝治每人发牌六张，掷出两张，由庄家凭他手内的牌和丢弃的牌计算点数。

② 尖栓(pegs)，克里贝治牌戏时所用，在有六十一孔的板上移动，以计点数。

吐伦特也曾践踏过她的脚趾了。纵然分心的事情这样多，他仍然死盯着老太婆不放；如果发现她偷偷摸摸地将茶匙向附近一只杯子里移动一下（她常常是这样的），想尝一口甜汁，奎尔普就在她刚要奏凯的当儿，给她把酒捣翻，使用嘲讽的声音恳求她注意她那宝贵的康健。从开始到终了，在任何一种照顾中，奎尔普从来没有松懈过、动摇过。

最后，偷们已经打了好多圈，酒瓶也倒了好多次，奎尔普先生要求他的夫人回房休息，那位恭顺的太太答应了，她那愤怒的母亲也跟在后面，这时斯威夫勒先生早已睡着了。矮子向着他那留下来的同伴招手，要他到房间的另一端，两个人低声地举行了一次短短的会议。

“在我们这位高尚的朋友面前，最好能少说就少说一点，”奎尔普说着，对那睡着了的狄克做出一种怪相。“这不是我俩中间的一笔便宜买卖吗，福来德？设法让他慢慢把一朵小玫瑰般的耐儿娶过来好不好？”

“自然你有你的目的呀，”另外那一位答道。

“自然我有的，亲爱的福来德，”奎尔普说，一面苦笑着想，他才想不到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报复；也许是随便想起来的一个念头。福来德，我有力量来左右成败的。我应该把这种力量用在哪一方面呢？天平有两个盘子，要把它放在一个盘子上头才是。”

“那么，就放在我那一个盘上吧，”吐伦特说。

“就是这样，福来德，”奎尔普答道，伸出他那握紧了的手，然后把它张开，好象让一些砝码落了下来似的。“从现在起它落在盘子上了，天平转过来了，福来德。记住我的话。”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吐伦特问道。

奎尔普摇摇头，说那一点还有待发现，但是这也许并不困难。发现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开始他们的初步计划了。他要访问老人，甚至理查·斯威夫勒也可以访问他，假装对他十分关切，恳求他在一个上等的家庭里安定下来，先让女孩子对他感恩并且留个好印象。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他说，一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她弄到手了。她一定认为老人是穷困的，因为对于环绕着他的人们面前装穷，正是他那高明的策略之一（这也正是一般守财奴的常情）。

“近来他对我装穷也装得更厉害了，”吐伦特说。

“唔，对我也是这样！”矮子答道；“这点尤其出人意料之外，因为我是知道他是多么富有的。”

“我想你是应该知道的，”吐伦特说。

“我想我是应该知道的，真的，”矮子答道；在这点上，至少他说的全是实话。

两个人又低声说了几句，就回到桌子旁边，年轻人把理查·斯威夫勒唤醒，说是正在等着他一同回家去呢。狄克很爱听这个消息，他立刻站了起来。他们又机密地交换了一些关于他们计划结果的意见，然后便向苦笑着的奎尔普道了晚安告别。

奎尔普爬到窗口，听他们在街上说什么话。吐伦特竭力赞美他的太太，两人都奇怪当初她中了什么魔法竟会嫁给象他那样一个丑八怪。矮子注视着两个人影越走越远，脸上的笑容也就越来越开朗，最后他在黑暗里悄悄地上了床。

在盘算这样一个计划时，不论是吐伦特或者奎尔普，都不曾考虑到天真可怜的耐儿的幸福和痛苦。如果这位被双方要弄的粗枝大叶的浪荡子也会想到这些，那就太奇怪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才智估价甚高，认为这计划一定可以成功，不会有什么意

外。如果他接纳过一位难得光临、名叫“考虑”的客人的话，象他这样只知满足自己口腹欲望的畜生，最多也不过使用这样一种借口来平静他的良心，说他并没有殴打或者杀害他太太的意思，因此，不论怎样，他还可以算是一个过得去、很够格的丈夫。

第二十四章

直到他们疲惫不堪，再不能保持刚从跑马场逃出来时的速度了，老人同女孩子才大胆地停了下来，坐在一座小树林边休息。在这里，尽管马场看不见了，但是他们还能微微听到远方的叫贼声、喧闹声和击鼓声。爬到一块高地上面回头眺望他们的来处，女孩子还能辨认出招展的旗子和摊棚的白顶；不过并没有人向他们走来，他们休息的地方又冷落又沉寂。

她好容易才能使她那颤抖的外祖父安定下来，相当地恢复了平静。他的神经有些错乱，好象看到一群人偷偷地要向他们进袭，藏在丛莽底下，潜伏在每条沟里，躲在沙沙发响的树枝里面窥探似的。他只怕被囚到幽暗的地方，上枷锁，受鞭打，而且甚至耐儿永远不能走到他跟前看他，看也只能隔着墙壁上的铁窗和铁栅栏。他的恐怖影响了女孩子。同外祖父分离是她最担心的一种灾祸。这时她感到好象不论走到哪里，他们总会被人穷追，除非永远躲藏起来是不会平安的，因此，她的心往下沉，勇气也没有了。

象她这样幼小，这几天的情景又是她平生所从未经历过，精神的沮丧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造物常常把又英勇又高贵的心安

置在软弱的胸膛里面——常常地，上帝保佑她吧，安置在女性的胸怀里——因此当女孩子眼泪汪汪地注视着老人的时候，她便想起他够多么衰弱，如果她离开他，他将陷入何等穷困和没有办法的绝境里，于是她的意志增强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坚忍鼓舞了她。

"现在我们十分安全了，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亲爱的外公，"她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老人答道。"如果他们把我从你身边抓走也没有什么可怕吗！如果他们把我们分开也没有什么可怕吗！没有一个人对我忠实。没有，没有一个。连耐儿也不能！"

"唔，可不要那么说呀，"女孩子答道，"如果还有一个忠实、诚恳的人，那就是我。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老人说着，胆怯地四下望望，"为什么你竟能认为我们安全无事了？实际上他们在到处搜寻我，甚至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地跑来把我们捉住了。"

"因为我担保没人跟着我们，"女孩子说道。"你自己判断吧，亲爱的外公；向四下望望，你就明白这里是多么安静，多么沉寂。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愿意逍遥到哪儿就到哪儿。有什么不安全的！如果有什么危险威胁着你，我能够放心吗——过去我也放过心吗？"

"实在是这样，实在是这样，"他答道，握紧她的手，但是仍然焦急地四下张望着。"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一只小鸟，"女孩子说道，"它飞到林子里去，给我们带路。你不记得我们说过，我们要穿过森林、田野，傍着河边散步，那将会多么幸福——你不记得这话了吗？但是在这里，太阳照在我们头上，到处都是光明和幸福，我们却愁眉苦脸地坐下来消

耗时间，值得吗？你看那是一条多么可爱的小路；还有那只小鸟——就是刚才那只小鸟——现在它飞到另一棵树上去了，停在那里唱歌。来吧！”

当他们站立起来踏上林荫小路穿出树林子的时候，她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苔藓上印出她的足迹，可是她的身子那么轻，嫩草给压下又立即抬起头来，就象人的哈气落在镜面上就又消失了似的。这样她诱引着老人前进，不断回头看，不断愉快地招手——一会儿偷偷地指着栖止在横在路上的树枝里啁啾着的小鸟，一会儿又停下脚步，细听打破使人感到幸福的沉寂的歌唱，或者注视着在绿叶里颤抖的阳光，穿过爬满藤蔓的粗老树干，开辟成长条的白路。他们这样前进，分开碍路的丛枝，生平第一次归她掌握到的稳定，认真地沁入她的心胸。老人不再胆怯地回顾了，他感到又安心又快活了，因为在绿荫里越入越深，就越觉得上帝的平静意志弥漫在那里，向他们播洒着和平。

后来障碍越来越少了，也不象先前那样错综复杂了，他们穿过小径到了林边，来到一条公路上。沿着公路走了一段，他们又进入一条曲巷，两旁被树木荫蔽，枝叶交叉，拱成了狭窄的胡同。一块破旧的指路牌上说明这条道通往三里外的一个村庄，他们决定投奔那里。

三里路好象来得特别长，因此他们有时就以为一定迷失了方向。但是最后，他们可高兴了，路向下倾斜，两旁都是陡削的陂岸，有人行道通过去；村庄里团团簇簇的房屋，从林木葱茏的凹地中探出头来。

那是一个很小的所在。成人和儿童在草地上玩曲棍球；而其余的人们又正立在那里参观，因此他们两个人走上走下，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一个寒微的借宿的地方。只有一位老年人



学 校 教 师

在他的住宅的小花园里休息，他们便胆怯地向他走去。他是学校教师，窗口上面一块白色木牌上面，用黑字写明“学校”字样。他是一位面色苍白、神情质朴的人，衣服很少很单薄，坐在门廊下花丛和蜂房中间，吸着他的烟斗。

“同他讲话，宝宝，”老人低声道。

“我真不愿意打搅他，”女孩子怯生生地说。“他好象没有看到我们。也许最好我们要等一下，他会向这方面望过来的。”

他们等待着；但是教师并没有向他们望过来，仍然坐在小小的门廊底下，沉默着，心中若有所思。他有一个温和的面容。穿上一套朴素的黑色衣服，他越发显得苍白而瘦弱。他们好象感到，有一种凄凉的神气笼罩着他的全身和他的房子；但是也许因为其他的人正在快快活活地集中在草地上，他更象是全村唯一孤寂的人了。

他们疲倦极了，如果不是教师表现出不安和忧虑的神情，女孩子是有勇气去跟即便是做教师的人答话的。他们在不远的地方迟疑地站着，看到他好象心思很重地坐了好几分钟；然后把烟斗放在一旁，在花园里兜了几个圈子；然后走近大门，向着玩球的草地上望望；最后又拿起他的烟斗，叹了一口气，象以前那样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

既然没有别人出来，天又很快就要黑了，耐儿最后只好鼓起了勇气，就在他重新拿起烟斗又要坐下的当儿，大胆地手拉着外祖父的手，向他那边走了过去。他们拉开便门门闩的轻微声音，唤起了他的注意。他慈祥地看看他们，但是又好象很失望的样子，微微摇了摇头。

耐儿向他屈膝施礼，告诉他他们是可怜的行路人，想找个过夜的地方，他们愿意出钱，只要他们负担得起。她说话的时候，

教师诚恳地注视着她，然后把烟斗放在一边，立即站立起来。

"如果你指点我们一个去处，先生，"女孩子说道，"我们也是一样感谢的。"

"你们一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教师说。

"很长的路了，先生，"女孩子答道。

"要你走长路年纪太小了，我的孩子，"他说着，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他是你的孙女吧，朋友？"

"是的，阁下，"老人叫道，"而且是我生命里的支柱和安慰呢。"

"请进来，"教师说。

没有再说什么客套，他就把他们领到他的小教室里，那是客厅，同时又是厨房，他说欢迎他们在他家住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没有谢完，他就把一块白粗布铺在桌子上，摆好了刀子盘子；又取出一些面包、冷肉和一壶啤酒，请他们吃吃喝喝。

女孩子就座的时候向四下望了望屋子。那里有两条长凳，上面满是刀痕和蓝墨水；一张四条腿支起来的枞木小书桌，无疑地那是教师的座位；几本折了角的书摆在一个高架子上；书旁边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陀螺、皮球、风筝、钓竿、石子、吃剩一半的苹果以及其他许多被充公的顽童财产。木杖和戒尺森严地挂在墙壁的钩子上；靠近这些东西还特备了一个小架子，放着一顶用旧报纸做成的蠢人帽①，上面还裱着两大块炫目的封糊片。但是墙上的最大装饰品乃是用工整的圆体抄下来的一些道德的文句，还有用简单加法和乘法精心算出来的总数，显然是出自同一个

① 蠢人帽（dunce's cap），系用纸做成的帽子，套在懒学生头上示惩。Dunce 意为蠢人或学问落后者，原为一位烦琐学者的名字，他的门徒曾被认为学问的敌人。

人之手，四面墙壁上都贴满了。这好象是有双重用意的，一方面是要证明学校成绩优良，一方面是要鼓舞学生们的高尚竞争心。

"是的，"老教师说，看到她在注意这些示范。"写得很美呢，亲爱的。"

"很美，先生，"女孩子谦和地答道；"那是你的手笔吗？"

"我的手笔！"他说着，取出他的眼镜戴上，为的是把这些他认为很宝贵的成绩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我可写不出这样的字来了。不行了。它们全是一个人写的；一个小人儿，还没有你年龄大，但却是一个很聪明的小人儿呢。"

教师这样说着，他发现一张抄写的纸上有一小块墨水污迹，因此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走到墙根，细心地把它刮去。刮完，慢慢地倒退，很象一个人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似的，不过他的声音和神情都带着一些悲伤，使女孩子深受感动，尽管她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一个小人儿，真的，"可怜的教师说道。"比他的同伴们强多了，不只在读书上，在运动上也是一样，他为什么那样喜欢我呢？我爱他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他竟也爱我！"——说到这里教师停住了，脱下眼镜来揩拭，好象眼镜变得模糊了似的。

"我希望没有发生什么事，先生，"耐儿焦急地问。

"没有什么，亲爱的，"教师答道。"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在草地上看到他。他永远跑在他们前头。但是明天他一定会在那里的。"

"他生病了吗？"女孩子抱着孩子们敏锐的同情心问道。

"不怎样严重。他们说昨天他有些头昏，可怜的孩子，前一天他们也是这么说。但是那只是病状的一部；那不是一种坏的现象——绝对不是一种坏的现象。"

女孩子沉默了。教师走到门口黯然地向外面望着。夜色渐深，四野沉寂了。

“如果他能靠在一个人的胳臂上，他一定会到我这里来的，我知道，”他说着回到屋子里。“他常常跑到花园里来和我道晚安的。但是也许因为他的病体刚刚见好，天又太晚了，出来不方便，而且露水很重，地又潮湿。最好他今天晚上还是不要来吧。”

教师点上一支蜡烛，系住百叶窗，关好门。但是等他把这事做好，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取下帽子，说要出去看看，就问耐儿肯不肯坐在那里等他回来。女孩子欣然地答应了，他便走了出去。

她坐了约莫半小时，感到这地方很陌生又很孤寂，她已经催着老人上床休息了，因此万籁无声，只有一个古老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地响动，树林里的风呼啸着。教师回来了以后，便坐在烟囱角上，但是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转身望着她。非常柔和地对她说，希望她在那天晚上替一个病孩子祈祷。

“我最得意的学生！”可怜的教师说，吸了一口忘记点火的烟斗，悲伤地望着墙壁。“这些都是那个小人儿写的，他正受着病魔的侵扰。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儿呀！”

第二十五章

在茅屋楼顶的一个房间里酣睡了一夜（一位教堂管事好象在这里住过几年，但是不久以前因为娶了老婆买了房子搬走了），女孩子很早就起床，下楼来到昨晚她吃饭的那间屋子。因

为教师早已起身出门去了，她便自告奋勇地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刚刚布置完毕，慈祥的主人便回来了。

他向她谢了又谢，并且说那个替他收拾房间的老婆子到他那个生病的学生家里做看护去了。女孩子便问那学生病得怎样，希望他见轻点了。

“不，”教师答道，愁眉不展地摇头。“没有见轻。他们甚至说他越发严重了。”

“我听了很难过，先生，”女孩子说道。

可怜的教师对于她那诚恳的态度，好象非常满意，不过同时却因此更感到不安，因为他又匆匆地接着说道，焦急的人们常常把一个小的灾祸放大，看做比它实际的情形来得严重。“在我，”他平静而耐性地说，“我希望并不如此。我不以为他的病势会更坏的。”

女孩子要求去准备早餐，这时她的外祖父也下楼来了，三个人便一齐动手。在吃饭的当儿，主人说老人好象十分疲倦，显然得休息一下才行。

“如果你们的旅途很长，”他说道，“不一定要在一天里赶完的话，那么欢迎你们再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如果你肯答应的话，朋友，我是很高兴的。”

他看见老人注视着耐儿，不知道应该接受或是拒绝这一个请求，于是便接着说道，——

“我希望你的小同伴再和我一起住一天。如果你肯对一个孤独的人发发慈悲，同时你也可以休息一下，那么就这样办好了。如果你们必须赶路，我就预祝你们一路平安，在上课以前我还可以送你们一程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耐儿？”老人拿不定主意地说道。“你

说我们该怎么办，宝宝。”

用不着再费什么唇舌，女孩子就回答道，他们最好接受邀请，留下来。她很愿意对慈祥的教师表示她的感谢，于是立即对那座小住宅里面亟待整理的家务，动手搞了起来。当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些针线活计，搬了一只小凳子坐在窗子旁边，忍冬① 的弯曲枝蔓悄悄地爬到屋子里面，喷散出清香的气味。她的外祖父在室外晒着太阳，呼吸着花香，无聊地注视着天空的云彩随着夏季的轻风飘荡。

教师把两张长凳子安排好了以后，自己坐在书桌后头，准备上课，女孩子唯恐她会碍手碍脚，请求退到她的小卧室里去。但是他不许她这样做，因为他好象愿意她留在那里似的，她也只好听命，忙着做她的活。

“你有很多学生吗，先生？”她问道。

可怜的教师摇摇头，说他们仅能坐满两条长凳子。

“旁的学生也很聪明吗，先生？”女孩子说着，眼睛望着墙上的纪念品。

“都是好学生，”教师答道，“够得上好学生，亲爱的，不过他们没有那样的成绩。”

在他说话的时候，一个白头发黧黑面孔的小男孩在门口出现了，他停在那里鞠了个乡下气的躬，然后走了进来坐在一条长凳子上。白头发的男孩子随即拿出一本没有封皮的书，书角折得很厉害，把它放在膝盖上头，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开始数点装在里面的石子。他的面部表情带出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能够眼睛注视着拼音读本，心分散到别的地方。过了不久，另一个白头

---

① 忍冬，原文作honeysuckle and woodbine，很难译成两种植物。

发的小男孩子逡巡着进来了，后面跟来了一个红头发的后生，在他后面又跟来两个白头发的，然后又来了一个黄头发的，这样一个接一个，直到长凳子上坐满了大约十一二个小学生，头发除了灰色以外，各种颜色都有，年龄从四岁到十四岁，或者更大些也说不定。最小的坐在凳子上，腿还够不到地板，最大的是一个呆头呆脑、好脾气的傻瓜，个子比教师还要高出半个头。

在第一排长凳的头上——这是学校的荣誉座位——就是那个害病的小学生的空座位，一排挂帽子的第一个木钉也空着。没有一个男孩子企图破坏座位和木钉的尊严，但是他们大都先看看空座位和空钉子，再望望教师，手遮着嘴和他那吊儿郎当的芳邻低声讲话。

然后蜜蜂般的嗡嗡声开始了，有的在念书，有的在背诵，有的在低声开玩笑，有的在偷偷摸摸地耍把戏，还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和没精打采的言语。在一片嘈杂声中，可怜的教师坐着，表现在脸上的是一团和气和一片纯朴，茫然地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一天的工作上，试图忘掉他那个小朋友。但是由于职务的单调无聊，更唤起他对那个好学生的惦记，他的思想早已不在这些儿童身上了——那是很显然的。

这些最懒惰的学生最了解这情形，他们知道大胆一些也不致受罚，因此就吵闹得越来越凶；在老师面前猜单双数，公然大嚼苹果也不受申斥，开玩笑或者含恶意地你拧我一把，我拧你一把，一点也不客气，而且就在老师的书桌腿子上雕刻他们的姓名。那个背不出书来的蠢货，也用不着望着天花板思索遗忘了的字句，公然凑到老师的肘部，大胆地把眼睛放到那一页书上。那个小滑稽家也斜着眼睛做出种种怪相（自然是对着最小的男孩子），他的面前没有书本遮着，观众大表赞成，乐得不可开交。如

果老师偶然惊醒了，好象觉察到他们在做什么，声音便立刻沉下去，他所碰到的眼睛全带出一种很用功和十分谦逊的神情。但是等他一恢复原状，声音重又爆发出来，而且比以前更高了十倍。

唔，这些懒家伙多么想溜到外而去呀！你看他们怎样注视着敞开着的门窗，好象他们在计划着猛然冲出去，跑到树林子里，从此就会变成野孩子和野蛮人似的。一想到那清凉的河水和那浸到水面的垂柳嫩枝所荫蔽的浴池，真是心痒难挠，对于其中那个强健的男孩子更是一种诱惑和刺激，他的衬衫领扣敞开着，翻到好象要脱下去的样子，坐在那里不停地用一本拼音读本扇着涨红的面孔，他恨不得变成一条鲸鱼，或者是一条小鱼也好，一只苍蝇也好，不论什么都好，只要不是在这样暑热炎蒸的天气里闷在课堂里受罪的学生！热不热！这可以问问那个坐在门口的学生，他的座位很得地利，使他有溜到花园的机会，等他把脸浸到井水桶里，又在草地上打了滚回来，可真把他的同伴们气得发疯了——且去问他有没有象这样热的一天，连蜜蜂都要飞到花朵深处藏了起来，好象它们决定退休，不再做酿蜜的工作了。这样的天气注定要人懒惰，一个人应该躺在青草地上，仰着头凝视天空，直到灿烂的光辉迫使他闭上眼睛睡眠。难道这是闷在太阳不肯赏光的黑屋子里苦读腐朽书本的时候吗？真够荒谬绝伦！

耐儿坐在窗子下面忙着做活，但是她也注意到这一切情形，不过有时候看到这些胡闹的孩子们也有些感到胆怯罢了。功课上完，写字的时间开始了；教室里只有一张书桌，就是先生坐的那一张，每个学生要轮班坐在那里辛苦地、歪歪斜斜地涂抹，教师便走来走去。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因为他常常来到写字

者的背后望着，温和地告诉他，要看看墙上挂的一张那个字母是怎样转弯，他又称赞上一撇撇得好，下一笔勾得妙，吩咐他要以此为法。然后他又告诉他们，昨天晚上那个生病的孩子说了些什么，他是多么渴望重新和他们一起。可怜的教师那种又温柔又可亲的态度大大地使他们感动，因此他们好象懊悔不该让他受那样多的苦恼，于是大家全很安静起来——谁也不吃苹果了，谁也不用小刀刻名字了，不再你拧我一把我拧你一把了，也不再挤眉弄眼做怪相了——这样足足维持了两分钟之久。

"我想，孩子们，"教师说，这时钟鸣十二下，"今天下午我要额外放半天假。"

听了这个消息，以高个子学生为首的男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只见教师象在说什么话，但是谁也没有听见。不过在他举起手表示希望他们沉默的时候，他们很能体谅他，因此一等到那些气长的没声音了，也就静止下来。

"你们必须首先答应我，"先生说道，"不再吵闹，或者至少，就是吵闹，至少要到远远的地方去吵闹——我的意思是你们要到村子外面去吵闹。我相信你们不会惊扰那个成天同你们在一起玩在一起读书的朋友吧。"

大家都叽叽呱呱地答应说他们不再吵闹了（也许是很诚恳的，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同时那个高个子的学生，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诚恳，叫那些环绕在他身边的孩子们替他作证，他只是低声叫喊来着。

"那么就请不要忘记，那才是好学生呢，"他们的先生说了，"我向你们要求过什么，希望你们做到，就算对得起我了。你们尽量快乐去吧，但是不要忘记，身体健康才是幸福呢。诸位，再会了！"

"谢谢您，先生"和"再会，先生"，用不同的声音说了许多遍，然后孩子们就很慢很轻地走出去了。但是阳光还在照耀，小鸟还在唱歌，好象阳光只是在假日才照耀，小鸟只是在假日才唱歌似的；树木在向放了假的孩子们挥手，要他们攀登上去，蹄伏到它们的浓密枝头里面；干草堆在恳求他们走上前来，把它摊在清新的空气里晾晾；绿色的庄稼温柔地向树林和溪水打着手势；笼罩上光与影的大地显得格外平滑了，正在邀请他们到上面跑、跳或者长途散步，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在这种环境里，哪个男孩子能够把持得住，一声呐喊，这一群人撒腿就跑，四面八方地散开了，一面跑一面还叫着、笑着。

"这是很自然的，感谢上苍！"可怜的教师说，眼睛送着他们走去。"他们不听我的话是对的！"

不过，要想使每一个人满意是困难的，便是不借助于那个说明这种道理的寓言，也能把这意思体会出来；因此整个下午，几个学生的母亲和姑姑，就跑到学校里来，表示她们完全不赞成先生的措施。有的说得比较含蓄，只是很礼貌地询问，说根据历书不知道这天是什么红日子① 或者什么怀圣节②；另外一些（他们都是村上老谋深算的政客）提出意见，说这样一个举动不只藐视皇帝，而且侮辱了教会和政府，其中含有革命的意味，因为不是帝王诞辰，怎能无故放假半天！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基于个人理由而表示不满，用简单明白的言语指出，象这种让学生只读一小会儿书，简直就是公开的盗窃和欺骗。还有一位老太太，感到同温和的教师谈话不能使他光火或气恼，也只好跳到房子外面，对着他的窗口和另外一位老太太谈了半小时，说自然要从他的周薪

① 红日子(red-letter day)，指在日历上用红色印刷的节日或星期日。

② 怀圣节(saint's day)，纪念宗教圣人的节日，学校放假。

里扣除半天的工资，自然会有人向他提出抗议；她又说这地方不缺少游手好闲的小伙子（说到这里老太太扬起了喉咙），一些懒得连教师都不配做的小伙子，不久就会明白另外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因此她希望他们当心些，特别仔细点。但是这种恫吓和愤怒的言词不能从柔和的教师那里引出半个字来，他只是傍着女孩子坐着——也许有点沮丧，但是十分沉默，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将近夜晚的时候，一位老太婆尽量迈着快步摇摆到花园里，在门口遇到教师，请他马上到西婆区一行，最好在她前面跑去。他正打算和女孩子一道出去散步，因此并没有松开她的手，拉着她匆匆忙忙地向外走，让送信人慢慢跟他们来。

他们停在一个农家门口，教师用手轻轻地敲了敲。一下儿门就开了。他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一小堆妇女围绕着一个比他们年龄稍长的人，她哭得很惨，坐在椅子上绞她的手，前仰后合地摇动着。

"唔，婆婆！"教师说着，走近她的座椅，"竟会坏到这种程度吗？"

"他去得太快了，"老妇人哭着说；"我的孩子快死了。这全怪你。如果不是他恳切地哀求，我是不要你现在来看他的。这全是他读书的结果。唔，哎呀，哎呀，妈呀，叫我怎么办哟？"

"不要说我有什么错，"温和的教师陈述道。"我听了并不生气，婆婆。不，不。你心里很难过，你一定不是有心说这种话的。我相信你不是有心说这种话的。"

"我就是有心说这种话的，"老妇人答道。"我绝对是有心说这种话的。如果他不是因为怕你而成天价不离书本，现在他还是健康的，快乐的，我知道他会的。"

教师四下里望了望别的女人，好象在请求其中能有一位替他说句好话；但是她们摇头，互相叽叽呱呱，说她们从来没想到读书有什么好处，今天的事情更使她们深信无疑了。他没有回答一个字，也没有对她们表示什么责备的意思，他跟着召唤他去的那个老太婆（她已经回来了）走向另一间屋子，他那位小朋友半披着衣服，平躺在一张床上。

他是一位十分幼小的男孩——简直就是一个婴儿。他的头发卷曲地垂在他的脸上，眼睛很明亮；但是那是来自天国的光辉，不是人间所有。教师傍着他的身子坐下，把头低到枕头边上低声唤着他的小名。男孩子一跃而起，用手抚摸着他的脸，又伸出瘦弱的胳臂抱住他的脖子，喊叫着说，他是他亲爱的、慈祥的朋友。

"我希望我永远是。我是要做你的好朋友的，上帝知道，"可怜的教师说了。

"她是谁呀？"男孩子说着，看到了耐儿。"我不敢吻她，怕把她传染了。你让她和我握握手吧。"

正在涕泣的女孩子走上前去，握住他那瘦弱无力的手。过了一会儿病孩子才松开手，慢慢地睡了下去。

"你记得那花园吧，哈里？"教师低声说，急于要把他唤醒，因为一种沉闷象在向他进行包围，"在黄昏的时候够多么快人呀！你一定要赶快再去那里看看，我觉得鲜花都因为见不到你而难过，也不及先前那么美丽了。你不久就会来的，亲爱的，不久就会来的——是不是？"

男孩子有气无力地微笑了——简直柔弱极了——并且把手放在他朋友的斑白头发上面。他的嘴唇也在张动，但是没有说话——不，连声音也没有了。

一切随即趋于沉寂，远处的人声随着晚风飘进了敞开着的窗户。

“那是什么?”病孩子问道,张开他的眼睛。

“孩子们在草地上打球。”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块手巾，想在头上挥舞一下。但是软弱的胳臂没力气地放了下来。

“让我来好不好?”教师说了。

“请你在窗口一挥,”他有气无力地答道。“把它系在窗格子上。他们会有人看见的。也许他们想到我,因此就会向这面望望。”

他抬起头来,从那飘展的信号望到他那根和石板、书本以及其他玩具一起放在桌子上空闲着的球棒。然后他又轻轻地倒了下来,问那小女孩子是否还在那里,因为他看不到她。

她走向前来,紧握住那只伸在被单外面没有抗拒力量的手。那两位老朋友和老伙伴——尽管是一位成人一位小孩，他们的确是老朋友呢——拥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那位小学生转过脸对着墙壁,睡着了。

可怜的教师还坐在原来的地方,握着那只又小又冷的手,摩挲着。那只是一只死孩子的手。他感觉到了；但是他还在不停地摩挲,不肯把它放下来。

第二十六章

耐儿的心几乎碎了,她和教师一同由病室走出,回到他的家来。纵然充满着悲伤、一脸的眼泪,她还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老人

知道他们悲伤和流泪的真正原因，因为那个已死的孩子也是一个孙儿，只留下一位年纪很大的亲人伤悼他的夭逝。

她赶快偷偷地上了床，在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才把那填塞胸头的悲愁尽情地发泄出来。但是她所目击的惨景并不是没有使她满足而感谢的意义——满足的是，她有健康和自由的运气；感谢的是，她能留在一个她所爱的亲人身边，在一个美丽的世界里生存和活动，而这时却有很多幼小的孩子们——和她一样幼小，也和她一样有希望——因为受了疾病的侵袭而走入了他们的坟墓。在她最近徘徊过的那个古老的公墓上，有多少儿童的坟墓变成了绿色的土丘！尽管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想法，并没有充分意料到那些早夭的一群是带到一种什么样子的光明和幸福的境界里，更不会想到死会免除了他们看到别人死亡的痛苦，因为他们早把心头上强烈的爱带进坟墓去了（这种感情不知道要使一个活大岁数的人痛苦多少次呢），尽管如此，她还是聪明地想从那天晚上她所见到的事情中取得一个又简单又平易的道理，贮藏在她心的深处。

她做梦还是梦见那个小学生——不是装在棺材里面盖了起来，而是和天使们混在一起，幸福地微笑着。射到室内的愉快阳光把她唤醒；现在只剩下向那位可怜的教师告辞，重新去度飘泊生活了。

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功课已经开始。在那间黝暗的房间里，和昨天一样的嘈杂声又在继续进行——也许稍微低沉了一些，减轻了一些，但是即便是这样，那程度也太小了。教师从书桌旁边站立起来，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

女孩子勉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拿着在跑马场上一位女子购买鲜花给她的那一点钱，吞吞吐吐地表示感谢，说她觉得这数

目实在微不足道，在她递上钱去的时候，还有些怕难为情地羞红着脸。但是他叫她收藏着，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腮帮，就转身回去了。

他们还没有走上几步，他又在门口出现了。老人走回去同他握手，女孩子也同他握手。

"祝你们有好运道和幸福！"可怜的教师说。"现在我变成一个十分孤独的人了。如果你们有机会再经过这里，你们不会忘记这座小小的乡村学校吧？"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先生，"耐儿答道；"更不会忘记报答你对我们的好意。"

"我常常从孩子们的嘴里听到这种说话，"教师说，摇摇头，若有所思地微笑着，"但是说过的话不久也就忘了。我喜欢过一个小朋友，越是年纪小越是好朋友呢——但是这已经完了。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同他道别了好多次，然后转过身子，慢慢地向前进，还是不断地回头，一直等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为止。最后村庄落到很远的后面，甚至连缭绕枝头的炊烟也消失了。现在他们的脚步加快了一些，决定沿着大路走，不管它把他们引到哪里。

但是大路伸展得很长很长。偶然遇到两三簇不值得注意的村落，他们也不曾停留，只在路旁一个孤零零的小客栈里吃了一些面包和奶酪，除此以外，这条大道上便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了。到了下午很迟的时候，路还是很长，一眼望不到头，还是和他们走了一天的同样沉闷、单调、曲曲折折的路。但是他们也没有旁的办法，只有向前进，继续走，不过脚步渐渐慢了下来，实在是又疲又乏了。

下午转变成一个美丽的黄昏，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路陡

然转弯，斜斜地穿入一片田场。在田场的边缘上，接近田场和耕地分界的篱笆跟处，一辆篷车卸在那里休息。由于车子所处的地位被隐蔽住，他们突然走到它旁边，想逃避也来不及了。

那倒不是一辆破敝、龌龊、积满灰尘的大车，而是架在轮子上的一幢小房子，窗口悬挂着白色的斜纹布帘，绿色的百叶窗嵌着鲜红的格子，颜色的匀配使着整个车子炫然耀目。同时它也不是一辆套着一匹毛驴或羸马、露着可怜相的大车，因为两匹很象样子的马已经卸下车辕在蓬乱的草地上吃草。它更不是一辆吉卜赛人的车子，因为在那敞开着的门口（门上还装饰着一个明亮的铜环呢）坐着一位女基督教徒，看上去又胖又舒服，头上戴着一顶很大、彩结颤动的帽子。从这一女子的动作看来（她正在愉快地喝着茶恢复精神），这并不是一辆没有设备、缺乏用具的车子。茶具中包含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瓶子和一块冷火腿，摆在一个用白色餐布铺好的鼓上。就在这个最便当的圆桌旁边，这位到处漂流的女子坐了下来，喝着茶，欣赏着风景。

这时她刚好端起茶杯（因为她用的东西都是又肥大又舒服的，茶杯也是吃早餐用的大杯子）送到口边，两只眼睛望着天，尽情地领略着茶的香味，其中可能要混杂着从那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瓶子里喷散出来的气味——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推测，并不是一件清楚的历史记录——她正在适意地吃着茶点，因此不曾看到两位行路人走上前来。直到她准备把茶杯放下，把它一饮而尽出了一口长气的当儿，才看到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女孩缓慢地从那里经过，他们望着她的动作，眼睛里充满着羞怯而又饥渴的羡慕。

“嘿！”车上那个女子叫道，抓起了膝头上的面包屑吞下肚子，然后揩揩嘴唇。“是的，当然你知道——谁得了海尔特-斯克

尔特杯了，女孩子？"

"得了什么，夫人？"耐儿问道。

"赛马的海尔特-斯克尔特杯，女孩子——在第二天就是争夺这个杯呀。"

"在第二天，夫人！"

"第二天！是的，第二天，"那女子重复道，带着一种很不耐烦的神气。"如果有人客气地问你谁得了海尔特-斯克尔特杯，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不知道，夫人。"

"不知道！"车上那个女子重复道；"怎么，你不是在那里吗？我亲眼看到过你。"

耐儿听了这话可吃了一惊，以为她可能同矮脚和柯德林那个字号十分相熟；但是听了她下面的话又使她心定下来。

"同时我很替你惋惜，"车上那个女子说道，"看到你同一个潘池在一起——要知道那是一个卑贱的、实利的、村俗不堪① 的坏蛋，人们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们一眼呢。"

"我不是要到那里去，"女孩子答道；"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那两位男人对我们很客气，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旅行。你也——你也认得他们吗，夫人？"

"认得他们，女孩子！"车上那个女子叫道，声音很尖。"认得他们！但是你年纪轻，又没有经验，因此我原谅你竟会提出个样② 的问题。你看是我的样子象是认得他们的，还是这辆车子的样子象是认得他们的？"

"不象，夫人，不象，"女孩子说，唯恐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

① "村俗不堪"(wulgar)，系"粗俗不堪"(vulgar)的讹音。

② "个样"(sich)，系"这样"(such)的讹音。

误。"我请你原谅。"

立即得到了原谅，虽然那女子好象仍然因为迹近侮辱的推测而感到扫兴和不安。女孩子便向她解释，他们是在第一天离开了马场，正顺着那条路向另外的一个城市走去，打算在那里过夜。由于胖女人的脸色开始开朗起来，她便大胆地问去那地方还有多远。胖女人没有立刻回答这一个问题，她先详细解释她是在赛马的第一天坐着一辆两轮马车到的，纯粹是想散散心，不是有什么生意眼或者想赚钱；最后她才说，去那个城市还有八里路。

这一个扫兴的消息颇使女孩子沮丧，她望着那条逐渐昏暗的大路，几乎抑不住流泪了。她的外祖父没有抱怨什么，只是拄着手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茫然地注视着灰暗的远方。

车上那个女子正在准备收拾茶具，清理桌子，但是看到了女孩子的焦急神情，她迟疑了，便停了下来。女孩子向她屈膝施礼，谢谢她的指点，于是手拉着老人走了，当他们已经走了约莫五十码的样子，这时车上那个女子喊她回来。

"走近些，再近一些，"她说着，招手叫她走上梯子。"你饿吗，女孩子？"

"不太饿，但是我们疲倦了，又是——又是一段长路——"

"好了，不管饿不饿，你们还是先吃点茶吧，"这位新相识说了。"我想你会同意的，老先生？"

外祖父谦恭地脱下帽子，谢谢她。车上那个女子也就吩咐他到车上来；但是鼓旁边坐不下两个人，于是他们又走了下来，坐在草地上，她递给他们茶盘、面包、牛油和火腿，一句话，把她自己用过的东西统统送给他们，除了那个瓶子，她已经抓住一个机会偷偷地塞进口袋里了。

“把它们放在后车轮附近，女孩子，那是个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朋友说着，从车上监督着他们布置。“现在，把茶壶再加上点开水和一撮茶叶，你们就可以随便吃喝一顿了，不要留下什么东西；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即使那女子说得不这样慷慨，或者甚至她不表示这种意见，他们也会实现她的要求的。但是这一个指示毕竟解除了他们的拘泥和不安，他们就饱吃了一顿，很够尽兴。

正当他们吃喝的时候，车上那个女子走下车来，倒背着手，她的大帽子颤抖得很厉害，有节奏地、气度雍容地踱前踱后，面上露着愉快的神情不时观察那一辆篷车，红窗格子和铜环特别使她感到满意。当她温和地运动了一会儿之后，她便坐在梯子上，喊了一声“乔治”；于是一位身穿车夫外套的人（本来他一直躲在篱笆后面，这样他可以看到每一件事，但是却没人能够看到他），听到呼唤便拨开隐蔽他的树枝，露出一个坐的姿态，腿上还摆着一只面包盘和一只半加仑容量的石头瓶子，右手拿着一把刀，左手拿着一把叉子。

“有，女东家，”乔治说了。

“冷饼怎么样，乔治？”

“没有什么错，太婆①。”

“还有啤酒呢，”车上那个女子说，样子好象对于这个问题比前一个更为关切似的，“还过得去吗，乔治？”

“比平常的淡一些，”乔治答道，“但是也算不坏。”

为了使女主人安心，他从石头瓶子里倒了一口出来（在量上差不多够一品脱呢），尝了尝，咂咂嘴，眨眨眼，点点头。无可怀

---

① 太婆（mum），太太、夫人（madam）的俗音。

疑地他的食欲还是同样讨人欢喜，他重新拿起了刀叉，要实地证明啤酒对他的胃口没有发生坏的影响。

车上那个女子同意地观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快吃完了吧？”

“差不多了，太婆。”真的不错，他用刀把盘子周围刮了刮，把精华的红褐色的小片送到嘴里，又就着瓶口很有经验地喝了起来，头一直向后仰，渐渐地几乎看不到了，差不多全身躺在地上，于是这位绅士宣称他没事了，就从隐蔽的地方走了出来。

“我希望我没有赶落你①，乔治，”他的女主人说，好象对他刚才那种紧吃紧喝的样子觉得十分过意不去似的。

“就是你赶落也不要紧，”那个家员说，很聪明地为他自己保留个任何未来的有利机会，“下次再找补好了，这算不了什么。”

“我们载货不重吧，乔治？”

“女人们总是这么说，”那人答道，眼睛望着远方，好象吁请一般自然界抗议这类荒谬的建议似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赶车，你总会看到她的鞭子响个不停；她总是认为马走得不够快。如果牲口的载货很合适了，你也永远不能劝告一个女人说它们不能再负担更多的东西了。现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把这两位行路的人载到车上，对于这几匹马可有什么区别吗？”女主人问道，她对于那个有哲学意味的问题置之不理，一面指指耐儿和老人，他们正在苦恼地准备徒步赶路。

“定然②是有区别的，”乔治顽固地说。

“会有很大的区别吗？”他的女主人重复道。“他们不会很重

---

① “我希望我没有赶落你”，原文为I hope I haven't hurried you，意思是“我没有催你快些吃完”。“赶落”系华北方言，就是催促。

② “定然”（in course），系“当然”（of course）的讹音。

吧。”

“这两个人的份量，太婆，”乔治说，打量着他们，神气好象心里在计较斤两，“比起奥里佛·克伦威尔① 来轻不了多少。”

耐儿大大感到惊奇，心想，他何以竟会熟习一位古人的体重，而这个古人她只在书本上看到过，他生活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不过她很快就把这个问题丢到脑后，因为她听到说他们要乘车前进，不必徒步跋涉了，于是她诚心诚意地谢了那位女主人。她欣然地、敏捷地协助着收拾茶具以及其他散在四下里的东西，刚收拾完，马已套好，然后她就上了车，后面跟着那个喜出望外的外祖父。他们的保护人便把车门关好，自己坐在窗口下面的鼓旁边；乔治把梯子折起，系在车底，车子开动了，劈啪、咯吱、扭曳的声音响成一片，那明亮的铜环，没有人敲击它，但是在车子沉重地前进途中，却一直自动地敲打个不停。

第二十七章

他们慢慢地走了短短的一程之后，耐儿大着胆子悄悄地仔细地把车子观察了一下。车的一半——就是愉快的女主人占据的一部分——铺着地毯，顶头隔出一个睡觉的地方，构造就象船上的舱位，也象小窗户一样，挂起了洁白的帘幕，看起来相当舒服，不过车上那个女子要用什么一种体操的技巧翻到上面，倒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车的另外一半划作厨房之用，装着一个火

① 奥里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政治家。身体肥胖，故车夫以他作比。

炉，小烟囱直通顶外。里面有一个伙食间，几只箱子，一只大水瓶，几件烹调用具和几种瓷器家伙。后面这些必需品是挂在墙上的，而那专为车上那个女子使用部分的墙上，倒是挂了一些舒心悦目的装饰品，象一个三角震动器和一对手弹小鼓之类。

车上那个女子坐的窗口，四周都是一些值得骄傲和充满诗意的乐器，小耐儿和她的外祖父坐在对面，旁边堆着一堆锅碗，车子颠簸着慢慢地向逐渐黑暗的天色里前进。最初祖孙二人谈话很少，即便谈也是小声地谈谈；但是他们渐渐对这里熟习了，也就敢放开胆子来谈，讲论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以及他们所见过的各种事物，直到后来车上那个女子看到老人睡着了，便把耐儿叫到她身边坐下。

"喂，女孩子，"她说，"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旅行？"

耐儿回答说，她感到这种旅行的确够愉快的，那女子也承认这点，但认为这话是对有精神的人说的。至于她本人，她说，她在这方面就振作不起来，需要经常服用一种兴奋剂；不过，这种兴奋剂是不是来自前面提到的那一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瓶子，还是另有其他来源，她却没有言明。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幸福，"她接下去说道。"你们不懂得什么是感情的低潮。你们永远有胃口，那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呀！"

耐儿心想，有时她自己倒能够很便当地调整她的胃口；同时她又想，不论从这位女子的外表上看，或者从她吃茶的情形上看，很难使人相信她对吃喝不感兴趣。不过，为了表示恭敬，她不得不沉默地点头承认那女子说的很对，等她继续谈下去。

但是她没有说话，却坐在那里沉默地把女孩子望了很久，然后站立起来，从旮旯里取出一大卷约有一码宽的帆布，把它放在



乍莱太太在车上喝茶

地上，用脚把它摊开，它几乎从车子这头通到那头。

“哪，女孩子，”她说，“念念它。”

耐儿走到帆布上面，高声念着上面的黑色大字：“乍莱的蜡像出品。”

“再念一遍，”那女子温和地说。

“乍莱的蜡像出品，”耐儿重复道。

“那就是我，”那女子说道，“我就是乍莱太太。”

车上那个女子给了女孩子一个鼓励的眼色，意思是要她放心，并且使她知道，虽然她面对着乍莱本人，却不必感到惊惶和被她吓倒；然后她又打开另外一个卷轴，上面写着：“一百种人像，全同活人一样大小”，再打开第三个卷轴，上面写着，“全世界唯一的伟大的蜡像展览”，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卷轴，上面写的是：“现在正在里面展览”——“真正的和唯一的乍莱”——“乍莱盖世无双的展品”——“乍莱是贵族和士绅阶级的宠儿”——“皇族是乍莱的赞助人”。她把这些鲸鱼般的宣传品向着吃惊的女孩子展览了一番之后，又拿出了一些小鱼小虾型的传单，有的写着民谣式的打油诗，如，“相信我，看看乍莱的蜡像出品是不是如此珍奇”——“我看到您的展览品的全部精华”——“跨海去看乍莱”；并且为了顾到各方面的趣味，另外一些传单便有更轻松更滑稽的倾向，有一首依照题名为《如果我有一头毛驴》调子写成的打油诗，开始的几句是——

如果我有一头顽固的毛驴，
不肯去看乍莱太太的蜡像展览，
你以为我肯放过它吗？
唔，不能，不能！

此外还有几篇散文作品，有的是以中国皇帝与一个蛤蛎的对话为题，有的是以坎特伯里大主教和一位非国教徒谈教会税收为题，但是全有同一个主旨——那就是，读者必须赶快前往乍莱那里，儿童和僮仆半价入场。当她把这些推荐书拿出来，让她那幼小的同伴知道她的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之后，乍莱太太便又把它们卷起，很谨慎地放在一旁，重新坐下，满面春风地望着女孩子。

"看了这个，"乍莱太太说道，"可就不要再去和一个龌龊的潘池戏班子胡混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蜡人，夫人，"耐儿说道。"的确比潘池更滑稽吗？"

"更滑稽！"乍莱太太说，声音很尖。"一点也不滑稽。"

"唔！"耐儿说着，尽可能地表示谦逊。

"一点也不滑稽，"乍莱太太重复道。"那是平静而又——该用什么字眼呢——批准①？——说错了——标准，对了——那是平静而又标准。没有那种下流的敲敲打打，没有玩笑和怪叫，不象你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潘池表演，而是始终如一，永远保持着一种冷静和斯文的气氛；同时又很象活人，如果蜡人也能说话或走动，你真看不出它和活人的区别来。我不该扯得太远，但是我看到过栩栩如生的蜡人，同时我也的确看到过和蜡人一样的活人。"

"它就在这里吗，夫人？"耐儿问道，她的好奇心被这种描写唤醒了。

① "批准"(critical)，直译为"批评"，是"标准"(classical)的谐音，乍莱太太想不起"标准"这个字来，说成"批准"了。

“什么在这里，女孩子？”

“蜡人呀，夫人。”

“怎么，哎呀呀，女孩子，你怎么想来？那么多的东西怎能放在这里？这里除了这一张小食橱和几只箱子你没有打开看过，难道还能装得下吗？它们已经由别的大车运到会场去了，后天就要开始展览。你们也是到那一个城市，我相信你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希望你去看看，我不怀疑你要去的。我想你们既然已经费了很大气力到这里来了，总不能不停一下吧？”

“我想不进城呢，夫人，”女孩子说道。

“不进城！”乍莱太太叫道。“那么你们到哪里去呢？”

“我——我——不大知道。我不敢定。”

“你是不是说，你们只是四下乱跑，并不知道一定要去什么地方？”车上那个女子说了。“你们是多么奇怪的人呀！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天你在马场上的样子，女孩子，好象并不是去看赛马，只不过偶然走到那里罢了。”

“我们的确是很偶然地走到那里，”耐儿答道，她被这样一个突然的询问弄得惶惑起来。“我们是穷人，夫人，只是到处流浪。我们没有事情做——我倒愿意有事情做呢。”

“你越来越叫我惊讶，”乍莱太太说，象她自己的蜡像那样沉默了一会儿。“怎么，你管你们叫什么呢？不是乞丐吧？”

“真的，夫人，我不知道除了乞丐还会是什么了，”女孩子答道。

“哎呀，”车中女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事！谁想得到是这么回事呢？”

说完这话她沉默了好久，耐儿唯恐乍莱太太感觉对这样一个穷人赐予保护和谈话，会把她的尊严伤害到没法可以弥补的

地步。最后乍莱太太打破沉寂了，听到她说话的口气，越发证实她的想法不错，——

“但是你识字呢。我想，也该会写吧？”

“是的，夫人，”女孩子说，生怕这种坦白再冒犯了她。

“好，那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乍莱太太答道。“我就不会。”

耐儿说了一声“真的”，口气里包含着两种意思：一种是她有理由惊愕，象这样一位真正的和唯一的乍莱，贵族和士绅阶级的宠儿，又是皇族的爱物，竟会缺乏这样一种平常的技术；另一方面是，她认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女子也许不需要这等平凡的才艺。不论乍莱太太如何接受这一个反应吧，反正它没有刺激她向下追问，或者诱引她多说什么；因为她又回到若有所思的沉默里，在这种情形下停了很久，耐儿便乘机退到另外那个窗口，走到她的外祖父身边，他现在已经睡醒了。

最后车上那个女子抛弃了她那一阵的沉思，伸出头去把车夫叫到她坐的那个窗口，低声地跟他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仿佛她要听听他对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意见，互相讨论这一件大事情的是否可行。会议最后结束了，她把头缩了回来，招手叫耐儿走向前去。

“那位老先生也来，”乍莱太太说，“因为我要同他讲几句话。你要不要你的外孙女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老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替她找一个。你以为怎样？”

“我不能离开她，”老人答道。“我们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她我可怎么办呢！”

“我倒以为象你这样大的年纪也很能照料你自己了，你的年纪也不算小了，”乍莱太太高声地答辩着。

“但是他永远不会成熟到能够照料他自己呢，”女孩子诚恳

地低声说道。“我怕他一辈子不会了。请你对他讲话不要那么严厉吧。我们是很感激你的，”她高声接了下去；“但是便把全世界的财富对半分给我们，也不能把我们分开的。”

乍莱太太对于这样接受她的建议的方式，感到不大舒服，眼睛注视着老人。他正小心翼翼地握住耐儿的手，好象她很可以把他丢弃，甚至他的生命也操在她手里似的。车上那个女子很尴尬地停了一下之后，便重新把头探出窗口，又同车夫开另一个会议，这次他们对于某一点就不象对先前的问题那样容易得到协议了；但是最后他们也得到结论，她又向老人说话了。

“如果你本人也真的愿意做点事，”乍莱太太说，“倒不是没有事做，象拂拭蜡人啦，经收支票啦等等。我希望你的外孙女做的是向观众说明的事。这些人物一学就会记住，而她生就的又不会使人们看来不起快感，虽然她还要跟我学学；因为我本人经常要陪着参观的人走动，现在这工作我还得继续做下去，只是我的精神也有休息一下的必要。这不是一件平凡的建议，你们要记在心上，”那女子说着，扬起声音仰起头来，一如她对着观众宣传时的情形；“这是乍莱的蜡人出品，记住。职务又轻松又体面，观众都是上等人；展览是在会场、市政厅、旅馆的大房间或者是在拍卖行的陈列室里举行的。在乍莱的展览室里，没有一般露天卖艺的港湖派头①，想一想；在乍莱的展览室里也用不着盖雨布，铺锯屑②，记住。传单上所列举的绝对兑现，整个东西会造成一种效果，使人感到在王国内实为空前的壮举。记住，入场券只有六便士，这种机会今后可永难再来了！”

---

① “港湖派头”（wagrancy），系“江湖派头”（vagrancy）的讹音。

② 盖雨布，铺锯屑，指一般露天棚帐的杂技场，一遇阴天，便需要雨布遮盖，锯屑铺地。

乍莱太太说到这里，便又从崇高的境界中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来，她说关于薪水一层，她不敢保证一个特别数目，必须充分证明了耐儿的才能，再仔细看看她工作得怎样之后才能规定。但是她和她外祖父的膳宿，将由她完全负责供应，并且进一步声明，伙食永远保证质好量丰。

耐儿和她外祖父共同会商，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乍莱太太倒背着手，在车子里走来走去，就象她吃过茶在沉闷的地面上散步时的情形，极端尊严而又非常自命不凡。这倒不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节，要知道车子一直是不稳定地行动，一个没有天然的庄严气魄和天赋的斯文风度的人，是绝对禁不起这种颠簸的。

“现在，女孩子，”乍莱太太叫道，在耐儿向着她转过身子时便停了脚步。

“我们非常感谢你，夫人，”耐儿说，“同时我们也满心感激地接受你的提议。”

“你们也不会懊悔的，”乍莱太太答道。“这一点我敢担保。那么就算完全决定了，我们吃点晚饭吧。”

在同时，车子还是一跌一蹉地前进，好象它也喝了强烈的啤酒，搞得醉醺醺的，最后才来到一个城市的铺石大街上，街上没有行人，很静寂，因为这时将近午夜，居民都已入了睡乡。时间太迟了，赶不到展览会场，他们便开往靠近古老城门里面的一块荒场上，预备在那里过夜。附近还有一辆篷车，尽管它的嵌板上面印有乍莱的伟大名字，而它又是把号称国家之光的蜡像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却被一个不开眼的印花税局列为“普通驿运车”，还排上号码——七千几百号——好象它那贵重的载货只不过是面粉和煤屑似的。

这一辆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工具空着（因为它已经把载货卸

到展览场所，停在这里等候重新差遣），分配给老人做他夜间睡眠的地方；耐儿就在它的木壁中间用现有的材料将就地为他搭起了床铺。她本人要睡在乍莱太太自己的旅行车上，这表示那女子对她又优礼又信任。

她告别了外祖父，回到另外那辆车子上，愉快清凉的夜晚诱惑着她要到外面去逗留一刻。月光照耀着古老的城门，使低矮的拱道显得又黑又暗；她含着一种又好奇又恐惧的心情，慢慢地走近城门口，静静地立在那里抬头望着，看到它是那么阴沉、那么可怕、那么衰老、那么凄冷，心中好生纳闷。

那里有一个空着的壁龛，其中的石像早在几百年前坠落下来或者被人偷走了，她心里在想，在石像立在里面的时候，不知道它看见过什么样子的陌生人物，在那样一个静寂的地方，说不定发生过多少次剧烈的斗争，也可能有很多人被暗杀，正在这样想着，圆拱的暗陬忽然走出一个人来。他一露面，她便认出是谁了。在一闪之下，谁会看不出他就是丑陋的、畸形的奎尔普呢？

那面的街道很窄，一边的房屋影子又很暗，因此他好象是从地下钻了出来似的。但是的确是他。女孩子退避到一个黑旮旯里，眼看着他走到她面前。他拿着一根手杖，当他走出城门的阴影时，便拄起手杖回头望着——好象是一直向着她立的地方望着——并且还在招手。

向她招手吗？唔，不是，谢上帝，不是向她招手；这时她恐怖极了，如果他再走近一些可怎么办，应该狂喊救命，还是应该从她躲藏的地方赶快逃走呢？正在迟疑的时候，圆拱里又走出了另外一个人影子——是一个男孩子的影子——他的背上还扛着一只箱子。

"快一点，小鬼！"奎尔普说，抬头望着那古老的城门，在月光

之下，他好象是一个妖怪从壁龛里跳出，回头望着它的故居似的，“快一点！”

“东西真够沉的，先生，”那小厮答辩道。“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我已经走得够快了。”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你走得够快了！”奎尔普反唇相稽；“你简直是爬行，你这个狗东西，你简直是慢慢地挪，你象蛆一样地蠕动。现在钟响了，十二点半了。”

他驻足倾听，然后突然地、凶暴地转到小厮身边，使他大吃一惊，问他伦敦驿车什么时候从路角经过。小厮答道：“一点钟。”

“那么，快走，”奎尔普说，“不然就太迟了。再快一点——你听见了吗？再快一点。”

小厮使尽吃奶的力气走着，奎尔普在前面带路，不断回头威吓他，催他赶快赶快。耐儿连动也不敢动，直等到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才慌慌张张地回到她外祖父睡的车子，心里觉得好象矮子就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也会使他受到惊骇似的。但是他睡得很酣，她便悄悄地退走了。

在她走往自己床位的时候，她决定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也不想追问矮子到这里来究竟是什么目的（她害怕一定是来寻找他们的），但是既然他问起伦敦驿车，显然他是向着回家的路上走；并且因为他是经过那个地方，如果说他们在这里比在旁处更不容易被他调查得出，这想法也十分合理。但是这样考虑并不能消除她的恐怖；因为她受惊过甚，很难一下子就平静下来，她觉得好象被一群奎尔普所包围，便是空气里面也充满了这些人。

那位贵族和士绅阶级的宠儿和受皇族赞助的人，借着仅为

她本人所知的缩身法，已经蜷伏到行军床上，发出平静的鼾声；那顶大帽子已经细心地放在鼓上，在车顶上摇摆着的一盏昏黄灯光底下，显得更美观了。女孩子的床铺早在地板上搭好，她一进门就听到撤去梯子的声音，并且知道，这样一来车子外面的人和铜环之间的交通可就完全断绝了，这对她可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种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不时透过车底板传送上来，同时还夹杂着干草的沙沙响动，明白地告诉她御夫就睡在下面的地上，更给了她一种额外的安全感。

尽管有这些保障，她还是通夜没有睡好，一直担心着奎尔普，惊醒了很多次，在这些使她不得安宁的恶梦中，奎尔普好象同蜡人是分不开的，或者他自己就是蜡人，或者又成了乍莱太太和蜡人，或者又是他本人、乍莱太太、蜡人和一个手风琴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但又辨不清谁是谁来。最后，快到天亮的时候，由于疲劳和过分警惕，她不觉沉沉入睡，这不是一种意识，而是难以抗拒和抵制不住的享受呀。

第二十八章

睡魔在女孩的眼皮上纠缠的时间太久了，因此当她醒来的时候，乍莱太太已经把那顶大帽子戴在她头上，正在忙忙碌碌地准备早餐。耐儿因为起得迟了表示歉意，她却和善地说，便是睡到中午她也不会叫醒她的。

“因为睡眠对你有益，”车上那个女子说道，“在你劳累了之后，能睡多久就睡多久，把疲劳完全解除；这又是你们年轻人的

另一种幸福——你们都能够睡得很香呢。”

“你睡得不好吗，夫人？”耐儿问道。

“我很少睡得好，女孩子，”乍莱太太答道，面上带着一种殉道者的神情。“有时我就想，照这样下去我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耐儿记起昨晚蜡像女主人从车子裂缝传到外面来的鼾声来，于是她就想这位太太一定是梦见自己没有睡着。不过她还是这样说道，听了关于她健康情形的那样一种令人忧郁的叙述，心里觉得十分难过，接着她便同她外祖父和乍莱太太一道坐下来早餐。早餐用完，耐儿又帮忙洗茶杯洗碟子，把它们放在固定的地方。把这些家务事情做好之后，乍莱太太便披戴上一条十分炫耀的围巾，意思是想穿过大街巡行一次。

“车子要运箱子去，”乍莱太太说，“你最好坐着车跟去，女孩子。我必须走路，这是很不得已；但是人们希望我这样做，并且常在公众场面办事的人物，在这些事情上真是身不由己。我的样子过得去吗，女孩子？”

耐儿给了一个满意的回答，乍莱太太便在身上不同的部分扎上了许多针，还几次试想看看她的整个背影，可是没有看成功，最后对她的外表总算满意了，便威风凛凛地走了出去。

大篷车紧跟在后面。当车子颠簸着穿过大街的时候，耐儿从窗口向外望着，好奇地想看看他们是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不过又害怕在每一个转角会碰到奎尔普那个可怕的面孔。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有一个大广场，车子慢慢地从那里爬过去，广场中间就是市政厅，上面有一个钟楼和风信鸡。街上有石头房子，有红砖房子，有黄砖房子，也有板条和灰泥房子，更有木头房子，大部都很古老了，刻在柱头上的人像的面孔也都憔悴

了，眼睛还在凝视着大街。这些房子都有小得象眼睛的窗户和低矮的圆拱大门，在一些比较狭窄的巷子里，它们简直就伸到石路上面来了。街道很干净，有阳光，很空寂又很沉闷。几个闲人在两家小客栈和没有摊贩的市场上以及商店门口游荡，一些老人正在救济院墙外的椅子上打盹；但是很少有人象是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而经过这里，如果偶然有什么流浪汉从这里走，他的脚步便在又热又亮的铺石路上发出了回声，几分钟以后还不曾消歇。除了时钟什么都在停工，但是它们那种昏昏欲睡的面孔，又沉重又懒惰的手①，非常嘶哑的声音，显示它们的确有些太迟钝了。就是狗也在睡觉，连那些在杂货店吸足了糖浆的苍蝇，也忘掉它们的翅膀发呆，贴在积满灰尘的窗户角上烤死了。

车子响着最不习惯的声音辚辚地前进，最后才到达展览会场，耐儿在一群带着羡慕眼光的孩子中间下车，显然他们认为她是一个重要展览项目，并且完全相信她的外祖父是一个有巧妙机关能够行动的蜡人。箱子尽快地卸下车子，抬到里面由乍莱太太打开，乔治和另外一位身穿天鹅绒短裤、头上戴着一顶插有税签的棕色帽子的人侍立在一旁，等待箱子里面的东西搬出（其中有红色的彩饰以及其他装饰用品），把陈列室打扮起来。

他们立即开始工作，的确很忙碌。因为那些伟大的展览品还由布单盖着，唯恐恶意的灰尘伤害了它们的皮肤，这时耐儿便协助他们布置内部，她的外祖父也派了很大的用场。那两位男人对这项工作都很熟练，在一个短时间里做了很多的事。乍莱太太身上特别带着一个象是税吏用的麻布口袋，里面装有铁钉，

① 手：指钟的时针。

不断四下分送，一面又替她的助手们打气，鼓励他们加油。

他们正在这样工作的时候，有一位身材稍高的绅士——钩鼻子黑头发，穿着一件很短、袖口又是很紧的军人外套，这件外套以前还有饰扣和辫缕，但是现在都脱落了，露出针脚来了；另外他还穿着一条破旧的、紧捆着腿的灰色裤子，脚上又是一双已届暮年的舞鞋——他在门口向里望着，满脸堆起了殷勤的笑容。乍莱太太正好背对着他，那位军人摇着食指向她的跟班示意，不要把他的到来告诉她；一面悄悄地溜到她身边，轻轻地在她的脖子上弹了一下，象开玩笑似地叫了一声："巴！"

"怎么，斯拉姆先生！"蜡像主人叫道。"主！谁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呀！"

"凭良心，"斯拉姆先生说，"这话说得好。凭良心，这话说得真聪明。谁会想得到呀？乔治，我的好滑稽①，你好哇？"

乔治用一种愠怒的冷淡态度对付这个进攻，说关于那一点，他可以说什么都够好，一面说，锤子一直铿然地响个不停。

"我来这儿，"那位穿军服的人说着，转身对着乍莱太太——"凭良心，我几乎不知道我来这里做什么。要让我告诉你可就难了，可就难了，我的天老爷。我要找一点灵感，想要休养一下，稍微换换脑筋，还有——凭良心，"那位穿军服的人说着，停了一停，四下望了望房间，"这东西真他妈的标准！我的天老爷，很有点文艺气味②！"

"布置完了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得过去，"乍莱太太说了。

"看得过去！"斯拉姆先生说。"我平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写

① "滑稽"(feller)，系"伙计"(fellow)的讹音。

② "文艺气味"，译意，原文为Minervian，Minerva的形容词，系一位司才艺的女神。

诗，如果我想就这个动人的题目动动笔，你以为如何？顺便说一句——有什么吩咐没有？有什么小事情我可以帮帮忙吗？”

“代价太高了，先生，”乍莱太太答道，“同时我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呢。”

“嘘！不，不！”斯拉姆先生又说道，举起他的手来。“不要撒谎。我不听这一套。不要说没有好处。不要说这种话。我知道得更清楚些！”

“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处呢，”乍莱太太说。

“哈，哈！”斯拉姆先生叫道，“你有点让步了——有点意思了。你去问问香料商，去问问鞋油商，去问问制帽商，再去问问老彩票公司经理——随便去问哪一个，我的诗可对他有好处没有；记住我的话，每个人都沾了斯拉姆这个名字的光。如果他是一位忠实的人，他会抬起眼睛望着天，替斯拉姆这个名字祝福——记住这个！你熟悉威斯特明斯特寺院吧，乍莱太太？”

“当然啦。”

“那么凭良心，夫人，在那称为‘诗人之角’①的阴惨的一堆尸骨中间，也有名气较斯拉姆还要小的一些诗人，”那位绅士答辩道，意味深长地弹着上额，暗示里面还有一点脑子。“现在我有一首小诗，”斯拉姆先生说着，脱下他的帽子，里面藏有许多纸片——“这里有一首小诗，是在热情奔放时写成的，我敢说你正需要这种东西把这个地方轰动起来。这是一首嵌字体诗②——这上面所嵌的是‘华伦’；但是就它的意思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对

---

① 诗人之角(Poets' Corner)，威斯特明斯特寺院中埋葬诗人的地方。

② 嵌字体诗(acrostic)，一种短诗，每行第一个字母，中间的任何字母，或者最后一个字母，拼成一个名字，或者一个短句，我们也有这类的嵌字体，在对联中尤为常见。

'乍莱'绝对合适。留下这首嵌字诗怎样?"

"我想它很贵吧?"乍莱太太说。

"五个先令,"斯拉姆先生答道,拿起铅笔当做牙签剔着牙。"比一篇散文还便宜呢。"

"我只能出三个先令,"乍莱太太说。

"——再多出六便士,"斯拉姆答道。"好吧。三先令六便士。"

乍莱太太敌不过诗人那种死乞白赖的态度,斯拉姆先生就把三先令六便士作为一笔定货登记在记录簿上。于是他退走改写嵌字诗去了,临行还向着他的赞助人亲切地道别,答应尽快赶回,把抄写清楚的一份送来,以便付印。

他的出现并没有干扰或者打断了布置工作的进行,现在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在他去后不久就已全部就绪。彩饰挂得尽量风雅,伟大的展览品也打开来,靠着房间四周的墙根竖起了离地一尺的台座,外面揽好一道高达胸际的紫绳,把鲁莽的观众隔开,台座上面摆列着生气勃勃的著名人物的造像,有的是独自一个,有的成一小组,穿着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华美服装,腿都有些站不稳,眼睛张得很圆,鼻孔也大开着,四肢上的筋肉暴突,面上都有惊愕的表情。男人全害着严重的鸡胸病,胡须四周蓝澄澄的,女人全有奇奇怪怪的身体。所有的女人男人都很紧张地不知道在望着哪里,认真地瞪着眼睛不知道在注视什么。

当耐儿被这种炫赫景象所引起的初步狂喜消逝了以后,乍莱太太便下令叫其余的人退走,里面只剩下她和女孩子两个人,这时她便坐在屋子正中间一把扶手椅上,正式授给耐儿一根她自己使用了很久的指点人物的柳杖,并且煞费苦心地教导她工作。

"那一个，"乍莱太太说，完全是在展览会上的声调，耐儿这时正指着台座上开始的一位人物，"正是伊丽莎白皇后时代的一位不幸的女官，她因为在一个星期天做活，刺伤了手指头而致死亡①。看哪，她手指头上还滴着血；手里还拿着那个时代做活用的金眼针呢。"

耐儿把这话复习了两三遍，说到节骨眼上还要指着手指头和针，然后再讲下一个。

"那一个，太太先生们，"乍莱太太说道，"名叫乍斯波·派克尔莫顿，谁都记得他是一位凶残的人物，娶过十四个老婆，一个一个地都被他毁灭了，方法是在她们睡眠时搔她们的脚掌，很以为他没有犯罪而又很道德。在把他送上断头台时，法官问他是否懊悔他的行为，他回答道：是的，他懊悔她们死得太舒服了，希望信基督的丈夫们饶恕他的罪行。让这一件事作为所有年轻妇女的警诫，在选择男人时可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性格。看哪，他的手指还在弯曲着，好象正要去搔的样子，他的眼睛好象还在眯缝着，正是他刚要进行犯那种残酷的谋杀罪时的神情。"

当耐儿把派克尔莫顿先生了解清楚了，讲述起来也不吞吞吐吐的时候，乍莱太太便讲那个胖子，然后那个瘦子，那个高个子，那个矮个子，那个活到一百三十二岁在跳舞时跳死的老太婆，还有一个森林中的野孩子，一个使用腌胡桃毒死十四家人的婆娘，以及其他许多历史人物和一些有趣但是误入歧途的人们。耐儿从她的教导中得到不少益处，她记住它们并不吃力，这样她俩在房间里关了两个钟头以后，她把整套人物的历史全部掌握，能够完全胜任启发观众的工作了。

---

① 照西方习惯，星期天不能做工，违犯这个原则就要遭受神谴。



乍莱太太的蜡像

乍莱太太对于这个愉快的结果立即表示赞扬，然后带着她的小友和学生视察室内的其他布置，那条甬路已经变成绿呢扎成的树林，挂上她已经看到过的那些题词(斯拉姆先生的手笔)，一张装饰漂亮的桌子放在上首，作为乍莱太太办公之用，她要坐在那里总管一切，经收款项。陪在她身边的有乔治三世殿下①，扮做小丑的格里麦尔迪②，苏格兰的马利女王③，一位教友派④的佚名绅士，还有庇特先生⑤，他手里持有征收窗户捐提案原稿的正确范本。门外的布置也没有被忽略：门廊上面陈列着一个有吸引力的尼姑，正在数着念珠祷告；另外还有一个绿林好汉，一脑袋乌黑的头发，红白分明的皮肤，这时正坐在一辆大车上巡行全城，拿着一个少女的肖像欣赏着。

现在只等待斯拉姆先生的作品及时分发出去；只等待这一个动人的杰作能够深入私人第宅和商店；至于那首以《如果我有一头毛驴》为题的打油诗应该只限于旅舍里面，在律师的书记和当地英俊的灵魂中间散发。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乍莱太太也亲自访问了一些寄宿学校，带着显然是为它们写成的传单，里面清楚地证明，蜡像展览能够陶冶性情，培养趣味，扩大人类理解力

---

①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皇帝，北美战争和美国独立就是发生在他的统治时期。

② 格里麦尔迪(Joseph Grimaldi, 1799—1837)，英国喜剧家，哑剧演员，著名丑角。

③ 苏格兰的马利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1542—1587)，是一位生活经验丰富的女王，被英国的伊丽莎白皇后置之死地。她的历史曾被编为剧本。

④ 教友派(Quaker)，一六五〇年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自称为"兄弟会"。照字义是说听到上帝的名字就要发抖。

⑤ 庇特(William Pitt, 1759—1806)，英国政治家，老威廉·庇特之子，曾任英国首相，一八〇五年把财产税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民怨沸腾。

的领域；最后那位永不疲倦的女子坐下来晚餐，举起那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瓶子为这一个前途无量的运动饮祝。

第二十九章

没有问题，乍莱太太是有创造天才的。在展览会里各式各样吸引观众的花样中，小耐儿也没有被忽略。那辆经常为那个绿林好汉乘坐游行的轻车，如今也华丽地装饰上旗帜和彩绸，绿林好汉坐在里面，和平常一样对着他爱人的肖像沉思，耐儿在他身边安置了一个座位，戴满了一头纸花，就在这种喜庆大典似的情形之下，每天早晨慢慢地穿行全城，随着铜鼓铜号的声音，把装在一个篮子里的传单分散出去。女孩子长得很美，配上她那种温柔和怯生生的态度，在这样一个乡僻地方很能引动视听。那位绿林好汉本来是唯一吸引大众兴趣的人物，如今也退居第二位，只不过在以她为主角的戏剧里，还算是重要的配角罢了。一般成人开始对这位明眸皓齿的女郎感到兴趣，一二十个男孩子简直拚命地爱上了她，经常把包好了的花生和苹果，用正楷写上姓名，留在蜡像馆门口。

这种有利的印象乍莱太太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唯恐耐儿跌了身价，不久便让绿林好汉单独出巡，把她留在展览室里，每半小时把人物们讲述一次，大为赞羡的观众所满意。这些观众全是很上等的人，其中包含着许多青年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生，乍莱太太煞费苦心地想迎合她们的趣味，特别把格里麦尔迪先生装扮小丑的面容和服装改换一下，使他变为正在编纂英文文法的

林德莱·莫瑞①，又把一个著名的女杀人犯变作汉娜·莫尔夫人②，当地寄宿学校和日校校长孟佛莱瑟斯女士也承认这两个肖像十分逼真，于是她也屈尊地率领着特别选定的八位少女私来参观，看到它们的正确大大感到惊奇。庞特先生头戴睡帽，身穿睡衣，去了脚上的靴子，恰到好处地成了诗人考柏③；苏格兰的马利女王，加上黑色假发，露出了白色衫领，披上一套男装，完全变成了拜伦爵士④，那些少女们看了它，简直就叫了起来。但是孟佛莱瑟斯女士斥骂她们不该这样热情，乘机还责备乍莱太太没有把展品再精选一下，她说这位爵士的一些思想是和蜡像的光荣相矛盾的，接着还对里面的一位教长提了一些意见，但这就不是乍莱太太所能了解的了。

尽管耐儿的工作很够辛苦，但是她觉得车上那个女子倒是一位十分慈祥十分周到的人，她有一个特别脾气，不只要自己舒服，也要使和她一起的每个人舒服；我们可以说，这后一种的品德，就是对住在比车子上更阔气的地方的人来说，较前一种品德已属难能可贵和非同寻常，何况喜欢自己舒服的人，并不一定也希望别人舒服。由于耐儿能够讨观众的欢喜，他们常常送她不同数目的小费，女主人也从来不向她抽头；同时她的外祖父也很受优待，颇能做一些事；因此在蜡像展览的工作上，倒没有什么

---

① 林德莱·莫瑞（Lindley Murray，1745—1826），英、美语法学家，著有英文文法多种。

② 汉娜·莫尔夫人（Hannah More，1745—1833），英国宗教论文作家。

③ 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

④ 拜伦爵士（Lord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貌美多才，常穿翻领白衬衫，风度翩翩。但他的行为浪漫不羁，因此女校长认为把他陈列出来，实属不当。

值得使她焦虑的事；只是一想到奎尔普，她就害怕他会再来，有一天会突然碰到他们。

说实在的，奎尔普已经成了女孩子的梦魔，他那丑怪的脸和发育不全的身子，经常在扰乱着她的思想。为了蜡人的安全，她就睡在陈列室中，而她每天晚上来这里休息时，总是觉得十分苦恼——难怪她，她制止不住自己呀——幻想着一些蜡人死人一般的面孔，颇有和矮子类似的地方；这种幻觉有时把她逼得很紧，以致她几乎相信他已经把蜡人移开，穿上它的衣服了。而且许多蜡像都嵌着大玻璃眼睛；它们一前一后地立在她的床铺四周，看起来真象活人，但是它们那种可怖地静止着沉默着的样子，却又绝对不象活人，因此她对它们本身就含有一种恐惧，她常常躺在床上注视着这些幽暗的偶像，直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坐起来点上一支蜡烛，或者走到一个敞开的窗口坐下，感到天空朗朗的繁星对她倒有一种友情。在这些时候，她便回忆起她的故居来，和她常常独自一个人静坐的窗户；由此她又想起可怜的吉特以及他的一切好意，直到最后眼泪浸入她的眼睛，她便又哭又笑了。

在这种静寂的时间里，她的思想常常焦急地转到她的外祖父身上，她不知道他们从前的生活还有多少留在他的记忆里，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介意他们环境的改变以及这些日子以来他们那种无依无靠和穷困的情形。当他们流浪的时候，她很少想到这个；但是现在她却不禁在思量，如果他一旦病倒或者她自己一旦体力不支，他们可怎么办？他很有耐性，什么都情愿，任何小事都肯做，高兴有点用场；但是他还是那种和先前一样的无精打采的情形，没有丝毫进步的迹象——简直就是一个幼儿——一个可怜的、没有思想的、呆头呆脑的人物——一个没心眼的、温柔的

老头子，对她的爱和关切很敏锐，对愉快和痛苦的印象也容易感受，但是他所能接受的也就是这些罢了。成了这种样子委实使她伤心——看到他有时无聊地坐在一旁，当她四下里望望，他便微笑着向她点头；有时他抚弄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他走来走去，他喜欢这样玩耍一两个钟头，连小孩子的简单问题也回答不出，但是他对自己这些缺点也能忍耐得住，并且也好象能够意识到这种缺点似的，甚至连一个婴儿的智慧都比不上了——看到他这样她真伤心，因此她的眼泪落个不停，甚至躲到什么秘密所在，跪在地上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

但是她的最大苦恼还不是因为看到他陷入了这种境地，因为至少他还能过着满足和安静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对他心情的改变经常地独自沉思默想，虽然这些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也是痛苦的考验。使她更为伤心的理由就要来了。

一天黄昏，因为他们有一晚的休假，耐儿便同她的外祖父出外散步。他们已经闷了好几天，天气又很温暖，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离开市区之后，他们进入了一条由快人的田野里穿出来的小径，以为这条小径将以他们离开的大路为终点，他们可以循着它走回去。但是小径越来越宽，这倒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此他们也只有一直向前走，直到太阳衔山，才到达了他们所找寻的道路，便停下来休息。

天色渐渐阴沉，天幕也低垂下来，只有落日的余辉堆成黄金和火红的云簇，那将熄的余焰星罗棋布地穿过了黑幕，鲜妍地射到大地上面。太阳一落，晚风飒飒地哀鸣，把欢欣的白昼吹到乌何有之乡；一团乌云集结天空，闪电准备发作。大雨点不久就要落下，携有暴风雨的浓云向前飞驶着，它们所遗留的空隙也立即由另外的浓云补上，一下子遮蔽住了整个的天空。远处的雷声

低沉地响起，电光闪动，一霎时就变得天昏地暗了。

老人和女孩子不敢躲在树下或者墙篱笆边，他们沿着大路急忙地前进，希望找到什么房子，可以在里面暂避一避，因为暴风雨这会儿真地临头了，并且一会儿比一会儿猛烈。雨打透了衣服，轰轰的雷鸣把他们的头脑弄得混乱了，叉子一般的电光一闪一灭又使他们惶惑不安，如果不是一个站在门口的人向他们大喊大叫请他们进去，他们从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旁边走过也没有看到它近在目前。

“如果你们不想被打瞎了眼睛，你们的耳朵就应该比别人好些，”他说着退到门里，用手遮着眼睛，因为锯齿形的电光这会儿又在闪动了。“你们走过去做什么，咦？”他接着说，一面把门带上，引导他们穿过甬道，进入里面的一个房间。

“我们没有看见这座房子，先生，后来才听到你喊我们，”耐儿答道。

“可不是，”那人说道，“电光晃着眼睛，真的。你们最好立在火炉边上，烤一烤。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要好了。如果你们什么也不需要，也不会勉强你们要的。这点你们用不着害怕。这是一家酒店，就是这么回事。提起‘勇敢的士兵’来，这一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这酒店名叫‘勇敢的士兵’吗，先生？”耐儿问道。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它呢，”店主东答道。“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竟会不知道‘勇敢的士兵’和知道教理问答一样清楚呢？这里就是‘勇敢的士兵’，是由詹姆斯·格洛乌斯——詹姆·格洛乌斯——忠实的詹姆·格洛乌斯开的，他是一位正人君子，并且有一块很好的干燥九柱游戏场。如果有人说什么反对詹姆·格洛乌斯的话，让他当面对詹姆·格洛乌斯来说，詹姆·格

洛乌斯愿意找一个人来同他打赌，条件从四镑到四十镑。"

说完这些话那位发言人拍着胸脯，意思是在暗示，他便是被大捧一气的詹姆·格洛乌斯；他还向火炉架上的黑镜框里一位冒牌的詹姆·格洛乌斯很老练地比着拳头，那位冒牌的人也正对着大众比着拳头；最后他把半杯兑了水的酒举到唇边，为詹姆·格洛乌斯的健康干杯。

晚上天气温暖，屋子中间拉起一块大的屏风，为的是阻御炉火热气的散播。屏风另一面好象有人对格洛乌斯先生的本事表示怀疑，因此才引起这一番自高自大的言论；格洛乌斯先生被激怒了，用指节大敲起屏风来，等待屏风另一面的回答。

"很少有人，"因为没有听到回答，格洛乌斯先生便说了，"胆敢在詹姆·格洛乌斯自己的家里侮辱他。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有这种胆子，那个人离开这里至少有一百里呢。但是他顶十来个人，因此我让他随便他说我什么——他是知道的。"

回答这一谀词的是一种很粗很哑的声音，吩咐格洛乌斯先生"不要胡说八道，赶快把蜡烛点起来"。同一个声音又对那同一位先生说，"不要浪费唇舌夸夸其谈了，因为许多人都知他是一块什么料"。

"耐儿，他们在——他们在玩牌呢，"老人低声说道，突然发生了兴趣。"你听见他们了吗？"

"你看那支蜡烛，"那个声音说；"我简直连牌上的点也看不出来了；赶快把这扇窗子关上，听见了吗？我想，你的啤酒配上今天晚上倒霉的雷声更显得坏了。——打完了！给我七先令六便士，老伊萨克。交过来。"

"你听见了吗，耐儿，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老人又低声说道，钱在桌上丁当作响，更增加了他的热情。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暴风雨，”一个又尖又哑、听起来最不舒服的声音说道，这时刚刚响了一阵霹雳，“只有老路克·威瑟斯连出十三次红牌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全说他碰上魔鬼的运气了，他自己的运气也真他妈的够好；因为魔鬼就是在这样的晚上出来活动的，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看到魔鬼的话，他一定正在他的肩膀后面望着呢。”

“啊！”那个粗哑的声音答道；“尽管这几年来老路克费过千辛万苦赢过钱，我却记得他最不幸最倒霉的一次。不论他把骰子盒拿到手里，或者取过一张牌来，他总是把钱输个精光。”

“你听见他说什么话吗？”老人低声说道。“你听见了吗，耐儿？”

女孩子看到他的整个样子完全变了，心里又吃惊又恐惧。他的面孔急得发红，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牙齿咬得很紧，他的呼吸又短又粗，那只搭在她胳臂上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在他紧握之下，连她也震动起来了。

“上帝作证，”他嘟嘟囔囔地说道，仰着头向上望着，“我常常这样说——我知道要碰上这样一个机会，做梦也梦见，感到它是真的，一定会有这一天！我们有多少钱，耐儿？喂！我见你昨天还有钱，我们有多少钱？把钱交给我。”

“不成，不成，让我保存着，外公，”吓坏了的女孩子说道。“让我们离开这里。不要管下雨不下雨。还是让我们赶快走吧。”

“把钱交给我，我说，”老人样子可怕地答道。“嘘，嘘，不要哭呀，耐儿。如果我说得厉害了一点，亲爱的，我也不是有心这样呀。这是为了你好呀。我让你受过苦，耐儿，但是我一定要做点对得起你的事——我一定得这样，真的。钱在哪里？”

“不要拿它，”女孩子说。“千万不要拿它，亲爱的。为了我

们好，还是让我保存着，不然就让我把它扔掉——我把它扔掉也比现在交给你好些。让我们走吧；就让我们走吧！”

“把钱给我，”老人答道。“我一定拿到它。哪——哪——这才是我的好耐儿呢。有一天我要做点对得起你的事，孩子。我为了你好，不要害怕！”

她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钱包来。他一把抓了过去，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气一如在他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拿到钱就匆匆忙忙地向着屏风的另一面走去。再想制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女孩子战战兢兢地紧跟在他后面。

店主东在把灯放在桌上，就忙着拉下了窗帘。刚才他们听到说话的是两个人，他们中间摆着一副牌和一些银币，屏风上面用粉笔记录着他们赌过的局数。那个说话声音粗哑的是一位卤莽的中年汉子，大块的黑髭，宽脸盘，又厚又宽的嘴，一条牛脖子赤裸裸地露在外面，因为他的衬衫领子裹在一条松松的红色颈巾里面了。他戴着一顶变成棕色的白帽，身旁还放着一根瘤节很多的手杖。另外那个被他同伴称为伊萨克的人，身材比较瘦弱些——弓腰，肩膀高耸——一张很难看的面孔，还有一双最阴险最凶恶的斜眼睛。

“现在，老先生，”伊萨克说着，四下里望望，“你认得我们哪一个呢？屏风这一面是不许人进来的，阁下。”

“我希望没有冒犯你们，”老人答道。

“但是，我的老天——阁下，这就是冒犯，”另外那一位打断了他说，“你随便闯到两位有特别工作的绅士面前来，就是冒犯。”

“我不想冒犯谁，”老人说，焦急地望着牌。“我是想——”

“但是你没有资格想，阁下，”另外一个反驳道。“象他妈的

你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什么想头？”

“喂，暴躁的伙计，”那位胖子说，他的眼睛第一次离开牌扬了起来，“你叫他说句话行不行？”

店主东最初显然是决定要守中立，看看胖子究竟拥护问题的哪一方面，这时便插口道：“啊，当然啦，你叫他说句话行不行，伊萨克·里斯特？”

“我叫他说句话行不行？”伊萨克鄙夷地答道，用他的尖喉咙尽量模仿店主东的声音。“是的，我可以叫他说句话，詹姆·格洛乌斯。”

里斯特先生的斜眼装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好象要延长这一个争辩似的，他的同伴却一直在机警地注视着老人，及时地把这种倾向中止了。

“谁敢说，”他说，一脸狡猾的表情，“这位先生不是斯斯文文地很想和我们赌一赌呢？”

“我正是这种意思，”老人叫道。“那就是我的意思——那就是我现在所希望的！”

“我早就想到了，”那位先前发言的人答话了。“那么谁敢说这位先生不是预料我们是在赌着玩①，要想斯斯文文地赌赌钱呢？”

老人焦急地摇摇他手中的钱袋作为回答，然后把钱袋丢到桌上，好象一个守财奴似地把牌收了过来。

“唔！那个，真的，”伊萨克说，“如果这位先生的意思在此，我倒要请这位先生原谅了。那便是这位先生的小钱袋吗？一个很美丽的小钱袋呢。不过就是轻了一些，”伊萨克说着把它掷到

① “赌着玩”（to play for love），就是不下注的赌，“赌钱”（to play for money）的反面。

半空，又巧妙地把它接住，"但是也很够一位先生消遣半小时了。"

"我们四个人打打吧，把格洛乌斯也拉进来，"那个胖子说。"来呀，詹姆。"

店主东对于这种小牌局象是十分熟练的样子，走到桌子前面入座。女孩子陷入一种十分悲苦的情形中，把她的外祖父拉到一旁，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还是请求他离去。

"来呀，我们还可以很幸福的，"女孩子说道。

"我们会很幸福的，"老人说道，匆匆忙忙的样子。"让我来来吧，耐儿。幸福的来源就在牌和骰子上。我们一定要积小胜为大胜。这里没有多少钱好赢，但是大胜就会来的。我只想把我的损失赢回来；这全是为了你呀，我的乖乖。"

"上帝救救我们！"女孩子叫道。"唔，什么倒霉的运气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

"嘘！"老人答道，用手捂住她的嘴，"运气的神是骂不得的。我们可不要责备她，否则她要躲避我们；我早就发现这种道理了。"

"现在，先生，"胖子说了。"如果你不能入局，那么就把牌还给我们，听见了吗？"

"我来了，"老人叫道。"你先坐下，耐儿，坐下来参观一下。不要难过；这全是为你——全部——每一个便士。这话我可不能对他们讲——不能，不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意思，就不肯同我赌了，害怕为了这样一个原因会让我赢钱。你瞧瞧他们。你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你又是什么样子。谁能怀疑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那位先生大概改变主意了，不一定肯来了，"伊萨克说着，

“勇敢的士兵”里的赌局

假装要离开牌桌子。“我怕那位先生被吓倒了——没有冒险，没有收获——但是那位先生是懂得这意思的。”

“怎么，我准备好了。不是我，还是你们太慢了，”老人说道。“我怀疑有没有人比我更着急开始的。”

他说着便把一张椅子拉到桌子边；另外那三位也同时围起了桌子，赌局开始了。

女孩子坐在一边，心里很烦躁地注视着赌局的进行。她所注意的倒不是什么运气，她只关心把她外祖父紧紧抓住的那股亡命徒的感情，负和胜对她都无所谓。暂时的小胜使着他欢欣若狂，一失败便又垂头丧气，他坐在那里象个疯子，一刻也安定不下去，是那样激动地紧张地，又是那样贪婪地渴望得到无价值的赌注。看到这种样子，她真感觉不如他死了倒容易忍受一些。但是她的确又是造成这一切痛苦的天真原因，他呢，虽然求胜心比最贪得无厌的赌徒都更急切，却又没有一点自私的念头！

相反的，另外那三个人——职业的流氓和赌徒——就在专心于赌局的时候，还是又冷静又稳定，好象每一种道德全都集中在他们的胸间似的。有时一个人要抬起头来，向着另外一个人微笑一下，或者剪剪蜡烛，或者望望射到窗子上和飘动着的窗帘上的电光，或者倾听一个响得特别大的雷声，表示出一种刹那间的不耐烦，好象雷声激怒了他似的。但是他们坐在那里，除了他们手中的牌，对于什么事都很淡漠，在外表上完全是哲学家的样子，既不表示热情，也不表示兴奋，好象他们都是石头做的人了。

暴风雨整整发作了三小时；电光逐渐微弱了、稀少了；雷声本来象是在他们的头上响着、轰打着，这会儿也逐渐退到远方哑声嘶鸣去了；但是赌局仍然继续，谁也不去管那焦急的女孩子。

第三十章

最后赌局结束了，伊萨克·里斯特先生一家独赢。胖子[1]和酒店主以职业赌徒的耐性自认倒霉。伊萨克把他的收益装在口袋里，神气好象是决心赢到底，没什么可惊愕，也没什么可高兴的。

耐儿的小钱袋输光了；但是纵然它空空地放在老人面前，而其余的赌客也全立了起来，老人却仍旧坐在那里拿着牌研究，和刚才一样分牌，分完了还翻开每个人的牌看看，好象他们仍然在赌似的。他全神贯注在这个工作上，这时女孩子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告诉他快到半夜了。

“你看这便是穷神作祟，耐儿，”他说着，指着他分在桌上的几把牌。“如果我再能多继续一会儿，只是一会儿，运道就会转到我这边来了。是的，这是和牌面上的记号一样清楚的。你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再看看这里。”

“丢开它们，”女孩子催促他。“尽力把它们忘掉吧。”

“尽力把它们忘掉！”他回答道，抬起他那憔悴的面孔对着她，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注视她。“把它们忘掉！如果把它们忘掉，我们可怎么能够变成富人呢？”

女孩子只有摇摇头。

“不能，不能，耐儿，”老人说着，拍着她的脸，“不能把它们忘

---

① “胖子”原文作Mat，可能是胖子的名字，但上文并未提及。

掉。我们一定要尽快把这次的损失拿回来。忍耐——忍耐，我们还有机会对得起你，我向你保证。今天输了，明天要赢。不经过一番焦虑，不费过一番苦心，什么也赢不到的——什么也赢不到的。喂，我准备好了。”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格洛乌斯先生说道，他在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吸烟。“十二点敲过了——”

“——而且还是一个雨夜，”胖子插进去说道。

“‘勇敢的士兵’是詹姆斯·格洛乌斯开的。好的床位。人和牲口都廉价招待，”格洛乌斯说，引证着招牌上的字句。“已经十二点半了。”

“天是很晚了，”不安心的女孩子说道。“我们早该走了。别人对我们该是怎么个想法呢？我们要到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先生，如果我们住在这里要花多少钱呀？”

“两个好的床铺，一先令六便士；晚饭带啤酒在内一先令；一共两先令六便士就够了，”店主东答道。

现在耐儿还保有缝在衣服里面的那一块金币；当她考虑到时间过迟，以及乍莱太太贪睡的习惯，再想到如果他们半夜回去，一定会把那位善良的女人吵醒，面使她张皇失措——在另一方面，她又想，如果他们留在现在这个地方，明天早上很早起身，他们还可以在她睡醒以前到家，并且可以拿碰上暴风雨作为没有回去的借口——因此经过一番很大的犹豫之后，她决定留下来。于是她把她的外祖父拉到一边，告诉他她还有足以应付住宿的钱，并且建议他们应该在那里过夜。

“如果我早有这点钱——如果几分钟以前我知道你有钱就好啦！”老人嘟嘟囔囔地说。

“我们决定留在这里，对不起，”耐儿匆匆地转身对着店主东

说了。

“我想这比较妥当，”格洛乌斯先生答道。“你们马上就可以吃晚饭了。”

这时格洛乌斯先生已经吸完他的一袋烟，磕去烟灰，小心地把烟斗放在壁炉角上，斗向下垂着，然后他送上面包、干酪和啤酒，竭力称赞它们味道好，吩咐他们开始用，并且叫他们不要拘束。耐儿和她外祖父吃得很少，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心事。至于另外两位绅士，啤酒对他们的体质就太软太温和了，因此他们正在用烈酒和烟来慰劳自己。

由于他们很早就得离开，女孩子急于要在睡眠之前把帐目结清。但是她感到必须把这小小的私蓄瞒过她的外祖父，并且先要把金币兑换一下，因此她偷偷地把它从衣服里取出，抓住一个机会，跟着店主东走出了房间，在那个小柜台上把钱递给他。

“你可以给我兑换一下吗？对不起。”女孩子说道。

詹姆斯·格洛乌斯先生显然有些惊愕，看了看钱，敲了敲，看着女孩子，又看了看钱，好象他很想问她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钱是真的，就在他的酒店里兑换，他可能这样想，象一般聪明店主东的想法，它的来历与他没有什么相干。无论怎样，他还是把应找的钱如数付给她了。女孩子便向着他们消磨了半晚上的房间走去，这时她好象看到有一个人影溜进门内。从门口到她换钱的地方只有一条又长又黑的过道，她很相信在她立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人走出也没有人走进，她灵机一动，莫非有什么人在监视着她？

但是谁监视她呢？当她返回这个房间的时候，屋子里的人还是和先前一样。那个胖家伙躺在两只椅子上，头枕着手休息，斜眼睛的人也是用同样姿态在桌子的另外一边安歇。她的外祖

父坐在两人中间，含着一种如饥如渴的羡慕神情紧紧注视着那个赢家，被他的言论说糊涂了，简直要把他当做什么超人看待。她迟疑了一下，向四下望望，看看那里还有另外什么人。没有。于是她便低声问她外祖父，在她走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谁离开房间。“没有，”他说，“谁也没有。”

那么一定是她的幻觉了；但是的确十分奇怪，没有任何事使她想到过这个，为什么她又能清楚地幻化出这样一个人影来呢。她还在奇怪着，思忖着，一个小女仆拿着灯引导她睡觉去了。

老人也同时辞别了众人，他们一齐上楼。那是一所很大、曲折很多的房子，昏暗的甬道，宽阔的楼梯，闪闪的烛光好象使它分外显得阴沉沉的。她把她的外祖父送到他的卧室，跟随着向导走到另外一间，那是在甬道的尽头，还要再爬上五六蹬破阶梯才能到达。这一间是为她预备好的。小女仆在那里停了一下，诉说她的苦恼。她没有一个好的职位，她说；工资低，工作重。她准备在两星期以内离去；女孩子大概也不能替她推荐一个工作吧，她猜想？实在说，在这个地方做过事的很难在别处找到工作，因为酒店名声不大好；里面成天有打牌和赌钱一类的事情。如果她以为常到这里来的人都很忠厚老诚，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她绝对不肯让人知道这话是她说的。然后她又胡乱扯到一位失恋的情人身上，他拿入伍当兵来吓她——最后答应她很早就来敲门叫她——然后就道了一声“晚安”去了。

剩下她一个人了，女孩子并没有感到慰贴。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在楼下悄悄穿过甬路的人影，小女仆说的话更不能使她安心。那些男人长得都很凶恶。他们可能依靠抢劫或暗杀旅客为生。谁又敢定呢？

她翻来复去地研究，好容易才释去忧虑，或者把它们暂时丢

开，但是这一夜的经历还是使她心神不安。往日嗜赌的热情现在又在她外祖父的心头鼓荡，今后它将诱导他到达什么样子的进一步的精神错乱，也只有上帝知道了！他们的失踪究竟要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呀！甚至这会儿可能还有人在寻找他们。早上回去他们会被原谅呢，还是被赶出去重新流浪呢？唔，为什么他们要在那个陌生地方停下来？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也该一直向前走呀！

最后，睡眠渐渐向她袭来——一个破碎的、间歇性的睡眠，一会儿梦见从高塔上跌下，一会儿又因为剧烈的恐怖一惊而醒。接着是一阵较好的小睡——但是——什么呀！那个人影到房间里来了！

一个人影立在那里。是的，她早把窗遮拉起，为的是天一亮可以透进光来，就在那里，介乎床脚和黑暗的窗扉中间，那个影子在匍匐着向前蠕动，用手摸索着，悄悄地绕着床走。她想叫喊竟发不出声音来，也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只有静静地躺在那里，注视着它。

它走上前来——走上来了，偷偷摸摸地摸到了床头。呼吸吹到她的枕头上，她缩到枕头底下，唯恐那一双乱摸的手碰到她的脸。然后那个影子溜到窗口——接着又转过头来对着她。

黑影只象是一片黑墨泼在半昏暗的背景上，但是她看到它的头在转，感觉到并且知道它的眼在注视，耳在谛听。它停在那里，和她一样一动也不动。最后，那张脸仍然对着她，两只手象在做什么，她听到钱声丁当地响。

于是它重新向前走来，和先前一样偷偷摸摸地，把它从床上拿走的衣服放回原处，两手又摸到地上，用四肢爬了出去。它行动得多么慢呀，现在她只能听得见，但是看不到它了，它在地板

上慢慢地爬着！它终于爬到门口，两脚站立了起来。那没有声响的脚步压得楼梯咯吱咯吱的，它去了。

女孩子第一个念头是想赶快逃，一个人在房间里太可怕了——要同什么人在一起才好——不能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了——然后她的说话能力才能恢复。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移动，她到了门口了。

那个怕人的影子还在那里，停在阶梯脚下。

她不能躲着它走过去；她也许可以走得过去，在黑暗中不被它抓住，但是稍微想了一下，她的血便凝住了。那个人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她也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是由于她有这种勇气，而是不得不如此，因为重回房间说不定比前进更可怕。

外面的雨又急又猛，象激流一般从茅草顶上泻下。一些夏季昆虫，因为逃不到天空里去，就在屋子里面盲目地乱飞，扑打着墙壁和屋顶，使着沉静的地方弥漫着微小的声音。那个人影又在移动。女孩子不由自主地也在移动。心想一到她外祖父的房间，她就平安了。

人影顺着甬道爬，最后爬到她所热切希望赶快到达的门口。越是距离近，越是使她心焦，她真想一冲而进入那间房子，立刻把门关上，这时那个人影又停了下来。

另外一种意思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如果它也走进那里，并且要谋害老人的生命，那可怎么办呢？她想到这里真要昏过去，支持不住了。果然不出所料。它走了进去。里面还有灯光。那个人影已经到了房间里面，而她呢，仍然不能说话——简直就是哑巴，甚至知觉都没有了——只是立在那里观望着。

门半开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心想保全他的生命，

她自己宁可被杀死，她趔趔趄趄地前进，向房间里面望过去。

她看到的是什么呢？

床铺还没人睡过，很平整，上面空着。在一张桌子旁边，老人一个人坐着——他是房间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贪婪使他那苍白的面孔显得瘦削了，尖了，眼睛也显得格外明亮了——他正在数点他亲手从她身上劫取来的金钱。

第三十一章

女孩子退出了房门，摸索着走回自己的卧室，脚步比来的时候更为摇摇摆摆，也更为不稳定了。刚才她所感到的恐怖和现在压在她心头的恐怖比起来，简直算不得一回事了。便是一个陌生的强盗，便是一个坐视他的旅客被劫或者让他们睡眠时在床上被杀死而不救的阴险的旅店主人，便是一个十分可怕十分残酷的夜行者，也不会在她心上造成象她认识了这位缄默的访问者以后的骇怖。那位灰白头发的老人，象鬼一样地溜进她的房间，自以为她已经熟睡而实行偷窃，然后把胜利品拿走，用一种象她所目击到的魔鬼般的欢欣抱着胜利品，简直比哪个都坏——坏到不能测度，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怕极了——比她尽可能想象出来的什么都坏，都可怕。如果他还要回来可怎么办呢，门上既没有锁，也没有闩；如果他怀疑还没有把钱拿光，他会再回来寻找的，她又惊又怕地想着他要重新偷偷摸摸地溜进来，把脸对着空床，而她却要缩在他的背后，以免为他碰到，那种可怕的情形可就不是她所能忍受得住的了。她坐在那里谛听。听啊！

楼梯上有脚步声，门也慢慢地打开了。这不过是幻想，但是幻想也招来真实的恐怖；不，还要坏，因为真实会来也会去，毕竟有个尽头，但是在幻想中它却只有不断的来，却永远没有去的时候。

困恼着女孩子的感情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恐怖。她对于亲爱的老外祖父用不着畏惧，这种神经上的病象就是由于爱她而发生；但是那天晚上她所看到的那个人，只顾碰运气的赌局，偷偷摸摸地跑到她的房间，在朦胧的灯光下数着钱，好象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附了他的体，他的形象完全走了样，变成了一个使人畏缩、觉得更可怕的东西，因为那东西长得还有些象他，而且和他一样，还要常常同她一起。她几乎不能把她自己亲爱的同伴（除非他死亡了）和这一位老人结合为一，为什么又这样象他，又这样不象他呢。她曾经因为看到他又沉闷又平静而哭泣过。现在更有使她哭泣的更大理由了！

女孩子坐在那里注视着、想念着这些事物，到最后她心上的幻觉变得更幽暗更恐怖了，因此她感到听一听老人的声音可能使她得到解脱，如果他睡着了，那么看看他也足以把集结在他形象上的恐惧排除一些呀。于是她重新悄悄走下阶梯和甬道。门还是象她离去时那样半开着，蜡烛也和先前一样亮着。

她手里拿着她自己房间里的蜡烛，如果他醒了，她准备对他讲，她不大舒服，睡不着，特来看看他的灯是否还在燃着，借个火。等她朝着房间里一看，却见他很平静地躺在床上，因此便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他睡得很酣——脸上没有热情，没有贪念，没有焦虑，也没有奢望——一团温和、平静和安宁。这不是那个赌徒，也不是出现在她房间里的黑影；这也不是那个憔悴和饱经风霜的人，每天

在昏黄的晨光中总是常常向她望着的那个面孔；这也不是她那亲爱的老友，她那无害的旅伴，她那善良慈祥的外祖父呀！

在她注视着他的睡容时，她丝毫没有恐惧，但是她心里却有一种沉重的忧虑，忧虑只有在眼泪里找寻解脱了。

“上帝保佑他！”女孩子说着，轻轻地弓下身子吻着他那平和的面庞。“我很知道，如果他们找到我们，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把他关起来，不让他看到天日。他只靠我来协助他。上帝保佑我们俩呀！”

她把她的蜡烛点着，便和来时一样悄悄地退出，在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便坐下来消磨那悲惨的漫漫的残夜。

最后晨光使她的残烛变得昏黄了，她也沉沉地睡着了。她很快地被那个引她上楼的小女仆唤醒，一下就把衣服穿好，准备走下阶梯去看她的外祖父。但是她首先摸了一下口袋，发现她的钱全光了——一个六便士的银币也没剩。

老人也准备好了，几秒钟之后他们便上了路。女孩子觉得他有些故意躲避她的眼睛，又好象预料到她会把她丢钱的事向他说明似的。她认为她必须向他说明，否则他会怀疑她知道了真情。

“外公，”她说，声音有些颤抖，他们已经沉默地走了约莫一里路光景了，“你以为那个酒店里的人都很老实吗？”

“怎么回事？”老人颤抖着答话。“我以为他们老实吗？——是的，他们赌的很老实呀。”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样问，”耐儿又说了。“昨天晚上我丢了一些钱——我相信就是从我的卧室里偷去的。除非是有人开玩笑拿走的——只是开玩笑，亲爱的外公，如果我知道是开玩笑，我倒要大笑一番呢——”

“谁会开玩笑偷人家的钱呢？”老人慌慌张张地答道。“凡是偷钱的人，总是偷了去藏着。不要讲什么玩笑不玩笑。”

“可是钱是从我的房间里偷去的，亲爱的，”女孩子说，她的最后的一个希望也被这样一个回答毁灭了。

“但是一点也没有了吗，耐儿？”老人说——“别处也没有了吗？全被偷了——每一文钱都被偷了—— 一点也没剩吗？”

“一点也没剩，”女孩子答道。

“我们必须多挣一些，”老人说，“我们必须赚去，耐儿——储蓄起来，努力节省，总有方法赚一点。不要介意这次的损失。不要告诉任何人，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不要问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收回，而且还许加出几倍来；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然也许会要惹出麻烦来的。他们竟是在你睡着了的时候从你房间里偷去的！”他用一种怜悯的语调接着说，完全不同于先前那种又秘密又狡猾的口气了。“可怜的耐儿，可怜的小耐儿呀！”

女孩子低下头哭了。他说话时那种同情语调是很诚恳的；这一点她很相信。正因为她知道他为了她才做这件事，她越发感到难过了。

“关于那件事，除了我可不要对任何人提一个字，”老人说；“不，甚至也不要对我讲了，”他赶快加上了一句，“因为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这点损失也不值得你流眼泪呀，乖乖。既然我们可以把它们赢回来，为什么要流眼泪呢？”

“丢了就算了，”女孩子说，抬起头来望着。“丢了就算了，反正就是这一次了，便是每个便士值上一千镑，我也不再流眼泪了。”

“好了，好了，”老人答道，一些急躁的回答正要来到他的唇

边，他却制止住自己，不说了，“她还莫名其妙呢。谢天谢地。”

“但是听我说，”女孩子诚恳地说道，“你肯听我说话吗？”

“嗳，嗳，我要听呀，”老人答道，仍然不用正眼看她；“一个美丽的声音。对我，这声音总是象音乐一般。她母亲也总是有这种音乐般的声音呢，可怜的孩子。”

“那么你要听我的劝告——唔，你一定要听我的劝告，”女孩子说，“不要再想什么胜负，不要再冒什么险，只对我们两人共同追求的命运努力争取就够了。”

“我们要共同追求这个目标，”她的外祖父答辩道，仍旧茫然地望着，好象自己在琢磨什么似的。“是谁的形象把赌博神圣化了？”

“自从你忘掉了这些忧虑，我们一同旅行以来，”女孩子重新说道，“难道我们的景况更坏了吗？我们现在虽然无家可归，但是不比住在那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忧虑压在你心上的时候，更好更幸福吗？”

“她说的是实在话，”老人叽叽呱呱地说，语调和先前一样。“我就没有想到；但是这是实在话——无可怀疑地是实在话。”

“你只消记住自从那一个光明的早晨我们逃出家庭之后，我们变得怎么样了，”耐儿说道；“你只消记住自从我们摆脱了那些苦恼之后，我们变得怎么样了——我们过的是何等和平的白天、稳定的夜晚，我们体验了何等愉快的时间，我们又享受了何等的幸福呀！如果我们疲倦了或者饥饿了，我们立即可得到补养，正因为这样，才睡得更香些。你试想我们看到了何等美丽的事物，我们又是多么满足。为什么会有这种幸福的变化呢？”

他以手示意着叫她停止，吩咐她暂时不要对他讲话，因为他正在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吻了吻她的脸，仍然示意叫她沉默，

继续向前走，眼睛望着远处，有时也停了下来皱着眉头注视着地面，好象他在拚命试图把混乱的思想集中起来似的。一次她看到他眼中流泪。在这种情形下他又走了一些时候，就和往常一样把她的手握住，方才那种粗暴和兴奋的神情消失无余；这样他脸上渐渐变得很平和，女孩子摸索不出它们的痕迹来了，他恢复到他平常的安稳样子，随她引导着他到什么地方都可以。

当他们回到伟大的蜡像中间的时候，正如耐儿所预料到的，他们发现乍莱太太还没有起床，虽然昨天晚上她为他们感到不安，并且真的一直坐等他们到十一点钟敲过，但是她心里在想，他们一定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为暴风雨所阻，早已就近找到了躲避的处所，在黎明以前不会转回来了，这样一想，她也只好上床休息。耐儿立刻很勤奋地把房间装饰好、布置好，如她所希望的，她工作刚刚做完，刚刚梳洗清爽，那位为皇族敬重的人也就下楼吃早饭来了。

吃完早饭以后，乍莱太太说道："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孟佛莱瑟斯女士的学生们来参观的还没有超过八个，实际全校有二十六人，这话是她们的厨子告诉我的，我已经把她列在免费入场的名单上面了。我们必须再向她们发些新的传单，你把它们送出去，亲爱的，看看对她们会发生什么作用。"

因为这一个远征极端重要，乍莱太太便亲手替耐儿整理帽子，并且说她看上去的确很标致，真能替她的公司增光，接着又把她大大称赞了一番，又对她讲了一些要在什么地方向右转，不能在什么地方向左转等等必要指示，然后就把她打发走了。这样听了一番教导之后，耐儿不费气力地找到了孟佛莱瑟斯女士的寄宿学校和日校，校舍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四周全是高墙，花园进口的大门上钉着一块大铜牌，还嵌着一个格子窗口，这是孟

佛莱瑟斯女士的使女在通报之前察看来宾用的；因为只要是一个男人，不，甚至便是送牛奶的人，如果没有特许的执照，是绝不能放进大门去的。便是那个肥胖的、戴眼镜的、戴宽绿帽子的税吏，也只能从格子窗口里传递税款。孟佛莱瑟斯女士的大门，在摈斥全部男性上，它比石门铜门还要固执。送肉的屠夫也把它当作一个神秘之门，每次拉了铃之后便吹着口哨走了。

耐儿走近那威风凛凛的大门时，它正在慢慢地打开，门轴咯吱咯吱地响着，从那严肃的树林中走出来一长列的少女，两人一排，手里全拿着书本，有的还撑着阳伞。孟佛莱瑟斯女士跟在这相当长的行列之后，支着一把紫丁香色的绸伞，两位满面春风的教师随侍左右，这一个对另外一个怀着很深的嫉妒，争着博取孟佛莱瑟斯女士的欢心。

少女们的神情和她们的低声说话，使耐儿感到惶惑，她垂下眼睛站立在那里，让大队走了过去，直到殿后的孟佛莱瑟斯女士走到她的面前，她才向她屈膝施礼，送上她带来的那个小包。孟佛莱瑟斯女士接过了这一包东西，便命令大队立定。

“你是蜡人馆的女孩子吧，是不是？”孟佛莱瑟斯女士说了。

“是，女士，”耐儿答道，绯红着脸，因为那些少女包围了她，她成了所有眼睛注视的中心了。

“如果你一定要在蜡人馆做下去的话，”孟佛莱瑟斯女士说，她的脾气很难捉摸，从不放过对少女们说教的机会，“你不以为你将成为一个很坏的女孩子吗？”

可怜的耐儿从来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处境，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着，面孔比先前更红了。

“你知道不知道，”孟佛莱瑟斯女士说，“我们祖先明智地、仁慈地遗传给我们的许多种品德，通过教育的媒介，使它们由睡眠

的状态把潜伏的力量发展出来，你知道不知道，象你做的事情是很不正经的、很不象是女人做的，并且败坏了这种品德吗?”

两位教师低声赞扬着这一棒正中要害，一面注视着耐儿，好象她们想说，孟佛莱瑟斯女士的确把她打得很重。然后她们微笑着望望孟佛莱瑟斯女士；然后她们的眼睛碰到一起，彼此在交换表情，好象在明白地说出，每个人都认为她自己是孟佛莱瑟斯女士的常务陪笑大臣，对方没有陪笑的资格，如果她竟敢笑，便是一种僭越和无耻的行为。

“你做一个蜡人馆的女孩子，”孟佛莱瑟斯女士接下去说道，“你知道够多么不正经吗？而你不是很可以尽量运用你那幼小的力量，光荣地自觉地参加国家的工业建设吗？你不是很可以借着蒸气机的经常熏陶，改进你的心情吗？你不愿意每星期赚两先令九便士到三先令的工资维持一个舒服而独立的生活吗？难道你不知道，你越肯努力工作，你就越发幸福吗?”

“‘你看那勤劳的小——’①”一位教师叽呱道，在背华茨博士的诗句。

“咦?”孟佛莱瑟斯女士说着，敏捷地转过身去。“是谁说话来?”

当然那位没有说话的教师就指出是她的对头说的，于是孟

---

① “你看那勤劳的小——”是引证伊萨克·华茨(Isaac Watts,1674—1748)一首《圣歌》的起句，那位教师只念了几个字就被孟佛莱瑟斯女士吓断了。那首诗的一节是：

“你看那勤劳的小蜜蜂，
　多么善于爱惜光阴，
成天忙忙碌碌酿蜜，
　采遍了每一个花心。”

华茨是一位英国的宗教诗人，曾写过《圣歌》六百首，这里所引的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第二十首)。

佛莱瑟斯女士皱着眉头请她住口，这样一来，告密的教师便大为得意起来。

"'勤劳的小蜜蜂'，"孟佛莱瑟斯女士趾高气扬地说，"也只能适用于有教育的儿童。

> 在读书，在工作，在做健康的游戏，

这些话就他们来说是十分有道理的；所谓工作，意思就是描绘丝绒，做针线细活，或者绣花。象这一类的情形，"她用伞指着耐儿，"象这种穷苦儿童的情形，我们就应该把原诗这样改一下——

> 在工作时，工作，工作。
> 　在工作中把我的童年消磨，
> 这样每天做一点事，
> 　最后才可能有些结果。"

一片嗡嗡的赞美声不只由两位教师发出，全体学生听到孟佛莱瑟斯女士随口改得这样流畅，也同样感到惊奇；因为大家一向认为她是一位政治家，却没想到她也是一位有创造力的诗人。正当此时有人发现耐儿哭了，于是大家的眼光又转到她身上来。

真的，她的眼睛含着泪珠，正在掏出手帕想把它揩去，手帕竟又落在地上。她还没来得及弯腰去拾，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她没有同其余的人站在一起，好象她们中间没有她的地位似的）突然走了出来，把手帕送到耐儿手中。她正要怯生生地重新溜回去，恰好被那个女当家捉住了。

"原来是爱德华小姐干的，噢，我早就知道了，"孟佛莱瑟斯

女士说，象是预知似的。"我相信一定是爱德华小姐干的。"

的确是爱德华小姐，每个人都说是爱德华小姐，爱德华小姐本人也承认是她。

"爱德华小姐，"孟佛莱瑟斯女士说着，落下她的阳伞，想更严肃地看一看那个犯了罪的人，"你总是喜欢接近下等阶级，下等阶级也永远把你拉到他们那一方面，这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例吗？我所说的和我所做的，都不能改变由于你的出身而使你成了习惯的那些倾向，这不是一件很特殊的事例吗？你这个极端下流的坯子！"

"我实在不是存心做什么坏事呀，女士，"一个甜蜜的声音响了起来。"实在那不过是一个刹那间的冲动罢了。"

"一个冲动！"孟佛莱瑟斯女士轻蔑地重复了一句。"我奇怪你竟胆敢对我说起冲动来了，"——两位教师表示同意——"我大吃一惊，"——两位教师也都吃惊——"我猜想，你替你所碰到的每一个又卑鄙又下贱的人辩护，也是一种冲动吧，"——两位教师也有同样的想法。

"但是我要你知道，爱德华小姐，"女当家接着说道，声调更加严肃了，"我不准许你——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这个学校的正当标准和规范的话——不能准许你，也不会准许你，这样极端粗暴地侮慢你的长辈。如果你没有什么理由在蜡人馆的女孩子面前感到相当的自尊，这里却有许多年轻的姑娘是有这种理由的，现在你不是向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学习，就必须离开学校，爱德华小姐。"

这位少女，既没有母亲，家庭又很贫苦，在学校里是一种学徒的身份——不缴纳学费——把她所学的教给别人，也是义务性质——吃饭不花钱——寄宿不花钱——学校里面的人们简直

不把她当做人。甚至女用人也感觉她比她们还低下，因为她们所受的待遇比她好得多；出入自由，在她们的地位上也受到更多的尊敬。教员们比她更高得多了，因为她们当年读书时花过钱，现在教书正是给她们的报酬。学生们不大理会这一个同伴，因为她不能讲出有关家庭的体面故事；没有亲友跨着驿马看她，并由女管家殷勤地以点心和酒来招待；到了假期，也没有谦恭有礼的仆人来接她回家；没有什么有关仪范的事好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但是为什么孟佛莱瑟斯女士一见到这位可怜的学徒就要大发脾气和她过不去呢？——这毕竟是什么原故呢？这是有理由的，且听我慢慢道来。

孟佛莱瑟斯女士最引为自豪，被她认为是她的学校最光荣的，乃是这里的一位准男爵的女公子——道地是一位真正的准男爵的真正的女公子——不幸造物颠倒了自然法则，这位女公子不仅容貌平凡，而且天资迟钝，而那位可怜的学徒不仅聪慧，而且生就了一个美丽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这好象很难令人置信似的。这位爱德华小姐，她只在订立契约的时候缴纳过小额的束脩，很久以前就消耗光了，但是她一天一天地却在各方面凌驾于准男爵的女公子之上，虽然女公子学习了所有的额外玩艺（或者可以说这些都教给她了），她的半年付费单也比学校其他任何学生多了一倍，但是这并没有增加她学生身份的光荣和声誉。为了这些原因，又因为爱德华小姐是和婢仆地位相等的人，孟佛莱瑟斯女士就特别不喜欢她，特别厌恶她，常常生她的气，因此当她对小耐儿表示慈悲的时候，就乘机辱骂她一顿，虐待她一番，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

"今天你不能散步去了，爱德华小姐，"孟佛莱瑟斯女士说道。"还是请你回到你自己的房间里去吧，没有许可是不准离开

的。”

那可怜的小姑娘正要匆匆地离开，突然，孟佛莱瑟斯女士又低沉又尖锐地使用了一句海上术语，唤她“停航”。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没有敬礼！”女当家说着，抬起眼睛望着天。“她从我身边走过去，简直就好象我没有在这里似的！”

那个可怜的少女转过身来屈膝施礼。耐儿还能看到她抬起她那乌黑的眼睛，望着她上司的面孔，当时她眼睛里的表情和她的整个态度，完全是反抗这冷酷无情的待遇的一种沉默，但又非常动人的呼吁。孟佛莱瑟斯女士只是摇头作答，大门砰然一响，把一个要爆炸的心灵关在里面了。

“说到你，你这个坏孩子，”孟佛莱瑟斯女士说着，转身对着耐儿，“告诉你的女主人，如果她胆敢再派人到我这里来，我便要写信给立法当局，把她送上木枷，或者强迫她穿着白衣① 悔罪；你也可以相信，如果你再敢到这个地方来，也一定会让你尝尝踏车② 的滋味。现在，姑娘们，前进！”

大队向前开动，两个人一排，夹着书撑着伞，孟佛莱瑟斯女士把准男爵的女公子叫到她的身旁一同走路，抚慰她那纷乱了的感情，丢弃了两位教师——这时她们已经把笑容化为同情的神色——听她们走在大队后面，并且因为她们不得不走在一起，也就彼此憎恨得更厉害一些了。

---

① 白衣(white sheet)，悔罪的人所穿的衣服。

② 踏车(treadmill)，样子近似戽水的水车，古时西方监狱中的一种刑具，强迫囚犯立在轮周的平板上践踏，罚他们劳动。

第三十二章

乍莱太太一听到有人拿木枷和悔罪来威胁她，最初的确怒不可遏。这真正和唯一的乍莱竟会当众受人侮辱，被一群儿童嘲弄，让教堂里的小毛毛官看笑话吗！一位贵族和士绅阶级的宠儿，竟要摘下一顶市长夫人渴想一戴的帽子，穿上一身白衣，让大众看着她受辱和丢面子吗！那位孟佛莱瑟斯女士，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东西，竟敢凭着模糊而不可靠的想象，捏造出一幅不名誉的图画来！“一想到这里，”乍莱太太说道，她几乎要气破了肚子，却又想不出报复的办法来，“我真不要相信上帝了！”

但是乍莱太太并没有采取这种报复的方法，她又想了一下，便取出那个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瓶子，叫人把酒杯放在她那得意的鼓上，然后仰靠在鼓背后一只椅子里，把侍从们叫到她身边，对着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她所受到的诽谤说了好几遍。说完，在一种万分失望的情绪下，她请求他们喝点；然后大笑一回，接着又大哭一回，然后自己抿了一小口，接着又大笑大哭一番，又品了一小口；那位高尚的女子这样闹了一阵之后，渐渐笑容增加了，眼泪减少了，直到最后她还只恨把孟佛莱瑟斯女士嘲笑得不够劲，女校长一经成了泄愤的目标，简直就可笑荒唐到一文不值了。

“我不知道我们俩谁阔气些，”乍莱太太说道，“是她还是我！那不过是说说罢了，她能做得到吗？如果她说我上木枷，我何尝不可以也说她上木枷，如果她上了木枷，那倒更滑稽了。主

呀，随她说去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心情平静之后（她能够恢复得这样快，颇得力于有哲学意味的乔治插入的简短意见），乍莱太太便使用许多温和的说话来安慰耐儿，并且恳求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孟佛莱瑟斯女士，就拚命讥笑她、骂她好了。

乍莱太太的愤怒没等到太阳下山就已经消失光了。不过耐儿的心思很重，她快乐生活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很容易消除的。

那天晚上，正如她所担心的，她的外祖父果然偷偷地溜了出去，而且直到夜深才转了回来。她纵然疲惫不堪，身心交瘁，还是坐在那里独自一个人等着，数分计秒，直等到他回来——一文不名，精神颓丧，一副倒霉相，但仍然是狂热地执迷不悟。

“替我找钱，”在互道晚安告别之后他发狂似地说。“我一定要钱，耐儿。有一天会加多少倍利息还你，但是到你手里的钱必须全部归我——这不是为我自己，而是用在你身上。记住，耐儿，是用在你身上呀！”

凭她所了解的，除了把她所得到的每一个便士都交给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否则他不是要劫取他们保护人的钱吗？如果她把实情说了（女孩子这样想），人们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的；如果她不给他钱，他自己会另想办法；给了他钱，等于火上加油，可能使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她想到这些事便心烦意乱，不可告人的苦恼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只要老人一不在家，一大堆的恐怖便向她进袭，他留在家里或者从外面回来同样使她害怕，于是她的面容失去了红润，她的眼神变得没有光彩，她的心压得很沉重。往日的一切忧虑重新回到她的身上，再加上了一些新的恐惧和怀疑，更使这些忧虑增剧；白天，它们一直萦绕着她的心头，夜晚，它们徘徊在她的枕边，并且浮现在她的梦里。

很自然地，在她的痛苦当中，她不免常常想起那位甜蜜的少女来，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但是她用简单的动作对她所表示出来的同情，却象许多年积累下来的仁慈，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面了。她又常常这样想，如果她能够有象她那样的一位朋友，对她诉诉苦，她的心不知道要轻松多少——如果她能够自由地听听那个声音，她也会感到幸福了。于是她但愿自己处境更好一点，但愿自己不是这样又可怜又寒微，但愿能够对她讲话而不怕遭到拒绝；然后她又感到她们中间存在着不可测度的距离，绝不敢希望那位少女还会想着她。

学校已届假期，少女们都回了家，传闻孟佛莱瑟斯女士要到伦敦活动活动，准备使中年绅士们伤伤心；但是没有人提及爱德华小姐，她是不是已经回了家，或者她是不是有家可归，或者她是不是仍在学校里呢，或者其他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但在一天晚上，耐儿一个人单独散步回去，正经过驿车打尖的客栈，恰好一辆车子在门口停了下来，那位她记得很清楚的美丽小姑娘挤向前去，拥抱住了一位由别人从车顶上扶下来的小女孩子。

嗯，这正是她的小妹妹，比耐儿还要小好多，她们已经五年不见面了（故事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了把妹妹接来住一个短时期，她曾想尽了方法积下了一点钱。耐儿看到她们聚会，好象她的心也在碎了。她俩走到驿车周围一群人的外面，先是互相抱着脖子呜咽了一回，接着又高兴得哭了。她们那种又质朴又简单的衣服，妹妹又是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前来，她们的激动和欢喜，以及她们流出来的眼泪，都可以把她们的身世交代个明明白白。

不久她们便平静下来，走开了，不是手拉着手，简直是彼此贴在一块了。“你相信你很幸福吗，姐姐？”小的女孩子问道，这

时她们正经过耐儿所站立的地方。“现在十分幸福了，”她答道。“但是总是这样吗？”小女孩子又问了。“啊，姐姐，你为什么老是扭过脸去呀？”

耐儿情不自禁地跟了一程。她们走到一位老保姆的家里，大姐替小妹妹在那里租了一间卧室。“我每天很早就来看你，”她说，“我们一起过一整天。”“为什么不能晚上也来呢？亲爱的姐姐，那样做会让他们对你生气吗？”

为什么那天晚上小耐儿的眼睛也象两位姊妹一样浸满了泪珠呢？为什么因为她们聚首她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为什么一想到她们不久就要分离而又感到难过呢？我们不要相信这是由于自私地联想到自己的经验——尽管是无意识地——而引起来的同情，只是应该感谢上帝，别人的天真无邪的快乐能够使我们强烈地受到感动，而我们呢，即便是在我们天性堕落的情形下，也有一种纯洁感情的根源，这在天国中也是很珍贵的！

在快人的晨光中，不过更多的还是在温柔的暮色里，女孩子对于姊妹二人简单而幸福的交谈极为尊重，她不敢走上前去，虽然她很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她只有远远地跟在她们后面，亦步亦趋，她们停下她也停下，她们坐下她也在草地上坐下，她们起来她也起来，这样接近她们使她感到友情和欢乐。她们每天黄昏在河滨散步。女孩子也每晚必去那里，不让她们看见，不为她们所料及，也不为她们所注意；但是心里只觉得她们是她的朋友，好象她们可以信赖，好象她的痛苦减轻，可以支持得住了，好象她们把她们的忧愁混合起来，又互相找到了慰藉。这也许是一种软弱的幻想，一个年幼、孤零人儿幼稚的幻想；但是一夜接连一夜，姊妹俩始终是在同一个地方流连，女孩子也就始终带着一种又和平又温柔的心情跟随着她们。

一天晚上她回到家来，听到乍莱太太发下命令，宣布伟大的蜡像展览在目前这个季节里只剩一天了，她不禁大吃一惊；为了实现这一个恫吓（因为有关大众娱乐的通告是被一般认为不能改变和必须执行的），伟大的展览要在第二天停止。

"我们马上要离开这里吗，夫人？"耐儿问道。

"瞧啊，女孩子，"乍莱太太答道。"这里会告诉你。"说着，乍莱太太取出另一个公告，上面写明，由于许多观众来到蜡像馆门口询问，又由于大批人没有参观的机会而感到失望，展览决定延长一星期，明天重新开幕。

"因为现在学校放假，经常欢喜看热闹的人也都来过了，"乍莱太太说，"我们现在要着眼在一般市民身上，他们是需要鼓动一下的。"

在第二天中午，乍莱太太就端坐在那张装饰华丽的桌子后面，身边还是环绕着炫赫的蜡像，她下令打开大门，准备把那些有眼力和高明的市民放进来。但是第一天的效果并不算好，因为虽然一般市民对于乍莱太太本人倒颇感兴趣，如果不破钞看看她的蜡制侍从也有胃口，只是谁也没有花六便士买票入场的念头。这样，尽管许多人陆续立在门口张望陈列在那里的几个蜡像，甚至很耐心地一站就是一小时，听听手风琴演奏，读读传单，尽管他们肯慷慨地向亲友们推荐，请他们同样大力支持这个展览，直到后来门口被全城一半以上的市民围个水泄不通，而这一半离职以后，另一半又来接班，但是会计的收入并未增加多少，而且会场的情况也不够令人兴奋。

鉴于古典市场的萧条情形，乍莱太太便再想用别种方法，激发群众的趣味，刺激群众的好奇心。大门口铅顶上面那个尼姑的身体也擦得干干净净，机关也开动起来，这样它的头一天到晚



乍莱太太劝告众人不要错过机会

象中风似地摇动，一位住在对面喝得醉醺醺但是笃信新教的理发师大为激赏，他认为这种中风似的动作正足以象征天主教繁文缛节对于人心所发生的坏影响，便针对这个题目滔滔地发挥了一套大道理。两位车夫不断寻找各种不同的借口，从展览室里走出走进，大声宣传这玩意的确值得花钱一看，比他们平生所看到的什么都有价值，他们甚至含着眼泪促请大家不要放过这样一个大饱眼福的机会。乍莱太太坐在柜台上面，从早到晚丁当地敲着银币，严肃地号召大家注意，入场券只有六便士，而且全部展览品将到欧洲大陆许多王国作一个短期旅行，在下星期这一天绝对要离开这里了。

"因此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乍莱太太每一段的演说都是用这几句话结尾。"记住这是乍莱一百个人物以上的伟大展览；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展览，其余都是骗人的和冒牌的。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

第三十三章

故事进行到这里，需要我们把桑普森·布拉斯先生家里的一些细节了解一下，如果不在目前叙述，以后就不大容易有更方便的机会了，因此历史家愿意拉住亲爱的读者的手，同他一跃而腾上天空，冲云破雾，比唐克莱奥法斯·莱安德罗·佩雷斯·桑布略和他的鬼使① 更为迅捷地从那一个愉快的地区里通行过去，然后再同他一道在贝威斯村的马路上降落。

大胆的空中旅行家们降落在一所黑暗的小房子前面，这里

一度是桑普森·布拉斯先生的住处。

这一所小小住宅的客厅临着大街，窗户开得低到人行道上，行人沿着墙根走过，袖子可以摩擦着昏暗的玻璃——这一来倒很好，因为它很龌龊——在桑普森·布拉斯住在这里的时期，窗子上挂着一块又歪斜又懒散、又是被太阳晒褪了颜色的绿帘幕，由于使用得长久了，已经破烂不堪，它不只不能阻拦外面的视线，反而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媒介，使人把小暗室中的一切看个清清楚楚。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张摇摆不稳的桌子，几捆瘦细的纸卷，得意洋洋地摆在上面，这些纸头在口袋里装得日子久了，颜色发黄，也揉搓得不成样子；一对凳子面对面地放在这张衰颓的家具两旁；炉边放着一只不大稳的破椅子，那两只残败了的扶手，曾经有过不少的当事人抚抱过，并且帮着把他们挤干了；一只旧了的假发匣子，一向作为贮放空白状纸、声明以及其他法律文件之用，这些东西当年全装在那只脑袋里面，脑袋属于假发，假发又属于匣子，现在它们全成了一只空匣子了；两三本日常实用书籍；一壶墨水、一盒吸墨粉、一把先天不足的扫帚、一条已经践踏成了碎片但还是牢牢系住钉子不肯放开的地毯——除了这些，再加上墙壁中的黄色嵌木，烟熏得褪了色的天花板，以及积尘和蛛网，全是桑普森·布拉斯先生办公室里最突出的装饰品了。

但是这仅是静物，比起门口外面写着"大律师布拉斯"的那块铜牌，和系在门环上面写明"二楼房间，招租独身绅士"的那张

---

① 唐克莱奥法斯·莱安德罗·佩雷斯·桑布略(Don Cleophas Leandro Perez Zambullo)，法国十八世纪作家勒萨日(Alain Rene Le Sage, 1668—1747)的小说《瘸腿魔鬼》(Le Diable Boiteux)里的一位大学生，由一个小鬼带着他腾云驾雾游历全城的屋顶，看到各种生活的内幕。这部书取材于西班牙的小说，因此主角也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

招贴来，不见得有什么更大的价值。这个事务所通常容纳着两个生物标本，他们对于本书的故事具有一些作用，同时这个故事对于他们也极感兴趣，并且特别关心。

标本之一就是布拉斯先生本人，他已经在前面露过面了。另外一位是他的办事员、助手、管家、秘书、心腹的设计者、顾问、密谋者、诉讼费用收纳者，布拉斯女士——她是一位精通法律的女丈夫，关于她似乎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

萨丽·布拉斯女士是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女子，一身瘦骨嶙峋，举止坚决，如果这种态度阻止住温柔的爱而拒求婚者于千里之外，那么对于那些想接近她的陌生男性，倒能在他们的心里激起一种类似恐怖的感情。在相貌上，她长得很象她的哥哥桑普森；两个人的确相似极了，如果配上布拉斯女士的处女风范和温柔的妇容，而开玩笑地让她穿上她哥哥的衣服并且和他坐在一起，便是他们家顶要好的老朋友，也难分辨谁是桑普森，谁是萨丽，特别是当这位女士在她的上嘴唇上涂了一些红色的东西之后，配上她那套装束，很容易让人误会是一条胡须。不过这倒很可能是她的睫毛生错了地方，因为布拉斯女士的眼睛上光秃秃地完全没有这种自然的点缀。布拉斯女士的皮肤是淡黄的——可以说是有些黄得龌龊——但是这种颜色倒和她那带有笑容的鼻尖上那种健康光彩非常调和。她的声音极端使人动心——在性质上是又深沉又丰富，听过一次，就很难轻易忘怀。她通常穿的是一件绿大衣，颜色差不多就象办公室的窗帘，紧贴着身子，到脖子上结束，一只又大又笨的钮子从脖子后面把它系牢。布拉斯女士大概认为风雅的精神主要是在简单朴素，因此她不戴什么领子或者围巾，只是头上经常装饰着一条棕色薄纱绦带，象是神话传说中吸血鬼的翅膀，而且揉搓得说它象什

么就是什么，成了一种洒洒落落的头饰。

这便是布拉斯女士的外形。在内心里，她具有坚强和旺盛的才能，对于法律的攻读很早就十分热情；但是她绝不好高骛远地去研究，而是最注意法律本身具有的那种狡猾的鳝鱼般的特性。她也不象许多才智之士，限于理论的研究，或者一遇到实际运用开始的地方就要停了下来；因此之故，她能够十分正确地誊写、抄录、填补印刷的文件，一句话，她能够处理事务所内的任何普通事务，一直处理到在羊皮纸上撒吸墨粉或者修理笔尖①。她既然具有这样多的综合性的才能，就很难了解她为什么还保留着布拉斯女士的身份；但是她是否心如铁石，对男人冷酷无情。又是否那些想向她求婚的人害怕她娴熟法律，精通规定造成离婚的条文，这都不必管它，我们所可确定的是，她还是过着独身生活，还是坐在她的破凳子上每天和她哥哥桑普森对面办公。在这里要插一笔，就是同样可以确定，在这两张凳子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失败得爬不起来了。

一天早上，桑普森·布拉斯先生坐在他的凳子上抄录一些讼件，狠狠地把笔尖向状纸上戳，好象他在他所控告的一造的心上写字似的。萨丽·布拉斯女士也坐在她的凳子上而制造新笔尖，准备开制一个小小的帐单，这是她所最愿意做的一种工作。他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布拉斯女士首先开了口。

“你快做完了吗，桑米？”布拉斯女士说，经过她那温和的、女性的口唇，“桑普森”就变成了“桑米”，一切事情也都变得柔和了。

“没有，”她的哥哥答道。“但是如果你肯及时帮忙，我早把

---

① 笔尖，从前西方的笔尖是用鹅翎削成的。

它做完了。"

"唔，对了，真的，"萨丽叫道；"你还要我帮忙吗？——你也要用一个办事员了！"

"我要用办事员是为了我自己，还是因为你愿意这样做呢，你这个气人的小鬼头？"布拉斯先生说着，把笔尖放在嘴里，怒狠狠地对着他妹妹苦笑着。"你有什么理由拿用办事员来讥笑我呀？"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否则布拉斯先生管一位女人叫"鬼头"会使人感到惊异和奇怪的，实际她在他的身边久了，早被当做一个男人派用场了，因此他对她讲话时也渐渐把她当做一个男人看待。这种感情完全是双方面的，不只布拉斯先生常常称呼布拉斯女士为鬼头，或者甚至在鬼头前面还加上一个形容词，而在布拉斯女士这一方面，也把它视作十分平常，一如其他女人被人称为安琪儿一样，很少有动于衷。

"经过昨天晚上三小时的谈话，你有什么理由拿用办事员来讥笑我呀？"布拉斯先生重复了一句，又把笔尖放在嘴里苦笑着，羽毛露在外面，好象是贵族或绅士的冠饰似的。"难道那是我的错误吗？"

"据我所知，"萨丽女士说道，冷冷地笑着，因为她最欢喜的事莫过于激怒她哥哥了，"如果你的每位当事人都要强迫我们用一个办事员，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么你最好改行，取消律师名义，赶快收摊子。"

"我们有过象他这样的当事人吗？"布拉斯说了。"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象他这样的当事人吗？——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指面孔吗①？"他的妹妹说道。

① 这句话是讥讽奎尔普长得丑陋。

“难道我是指面孔吗!”桑普森·布拉斯鄙夷地说着，探过身子将帐簿取过来，很快地一页一页地翻。“你看哪——丹尼尔·奎尔普老爷——丹尼尔·奎尔普老爷——丹尼尔·奎尔普老爷——全部都是他的名字。我是不是应该接受他推荐的办事员，对他说，‘这便是专为你雇用的人，’或者是要把这些生意放弃呢，咦?”

萨丽女士不屑置答，只是又微笑着继续做她的工作。

“但是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停了一下布拉斯接着说道。“你在害怕你不能象以前那样对事务为所欲为了。你以为我没有看清这一点吗?”

“没有我，我怕事务也搞不长久，”他妹妹心平气和地答道。“你不要老是装傻，老是气我，桑米，注意你做的事，做好了。”

桑普森·布拉斯心里是很怕他妹妹的，气忿忿地重新写下去，听着她说道，——

“如果我决定办事员不能来，自然就没人敢让他来。这点你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就不要说废话了。”

布拉斯先生非常恭顺地接受这种意见，只是低声说，他不欢喜这类的玩笑，如果萨丽女士不再惹他生气，她将是“一个更好的家伙”。听了这一恭维，萨丽女士答道，她有逗乐的趣味，也没有放弃满足这种欲望的意思。布拉斯先生好象不愿再就这个问题谈下去，两人运笔如风，讨论也就到此为止。

当他们这样工作的时候，窗户突然黑暗了，因为有人立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在布拉斯先生和萨丽女士抬起头来察看原因时，上半扇窗子从外面敏捷地按下去，奎尔普把头探了进来。

“哈罗!”他说着，踮着脚尖立在窗台上，向房间里张望。“有人在家吗? 这里有什么鬼把戏吗? 布拉斯一帆风顺吗，唉?”



奎尔普窥视律师的客厅

"哈，哈，哈！"律师笑了，装做高兴得不得了。"唔，很好，阁下！唔，很好，真的！真够缺德的！哎呀呀，他够多么风趣呀！"

"那就是我的萨丽吧？"矮子青蛙似地叫着，向着美丽的布拉斯女士大送秋波。"公道之神的眼睛不是没有绷着布带吗，还需要再用刀向天平盘上施压力吗①？那就是法律的长臂②吧？那就是贝威斯的处女吧？"

"他有多么健旺的精神呀！"布拉斯叫道。"我敢说，这是非常特别的！"

"开门，"奎尔普说，"我把他带来了。替你送来这样一个办事员，布拉斯，这样一张彩票，这样一张王牌。赶快开门；不然的话，如果附近还有一位律师，正好在窗口望着，他会在你面前把他抢去的，他会的。"

实在说，损失一个能干的办事员，即便他被一位同行的冤家夺去，也不见得会使布拉斯先生心碎的；但是他装出十分兴奋的样子，从座上站起，走到门口，然后把他的当事人引了进来，他还拉着一个人的手，那人并非别个，正是理查·斯威夫勒先生。

"原来她在那里，"奎尔普说，停在门口，皱着眉头望着萨丽女士；"那就是我应该娶过去的女人——那就是美丽的萨丽——那就是具有女性全部优点而没有她们任何弱点的女人。唔，萨丽呀，萨丽呀！"

---

① 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Themis），她的形象是高举着两个天平盘子，衡量是非曲直。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都有过关于此事的诗句。

② "法律的长臂"（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系根据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一语而来，意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句话全是奎尔普胡扯。

对于这一种多情的致词，布拉斯女士只是简截地答道："讨厌！"

"心肠真的和她的姓一样硬，"奎尔普说道。"为什么她不改一个——为什么不把黄铜①熔化了，另换一个姓呢？"

"少说废话，奎尔普先生，少说废话，"萨丽女士答道，露着一种冷酷的笑容。"我奇怪你在一位年轻的陌生人面前竟一点也不知道害羞！"

"这位年轻的陌生人，"奎尔普说，把狄克·斯威夫勒拉到前面来，"他是太多情了，怎么会不了解这些呢？这就是斯威夫勒先生，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位出身大家和有一笔很大遗产的绅士，但是受了少年失检的拖累，暂时愿意屈就一个办事员的低微职位——低微是真的，不过也很值得羡慕。多么愉快的一种气氛呀！"

如果奎尔普先生说的话是暗喻，意思是指萨丽·布拉斯女士呼吸过的空气也变得芬芳了，纯洁了，那么，他说这话是别有用心的。但是如果他是照字面意思说布拉斯先生办公室里的气氛很够快人的话，那么，他的趣味一定与众不同，因为那是一间又气闷又简陋的屋子，而且，公爵巷和猎犬沟②估衣摊上的浓重霉味又阵阵随风吹来，使得房间里充满了鼠臭和腐朽气息。斯威夫勒先生也许已经从呈现出来的事物中感到这里没有什么可欢喜的，因为他打了一两个小喷嚏，用一种不相信的神气望着苦笑着的矮子。

---

① 布拉斯(brass)，照字面上的意思是黄铜，因此奎尔普才向她开这样的玩笑。

② 公爵巷(Duke's Place)和猎犬沟(Houndsditch)，伦敦街名，靠近贝威斯村，在泰晤士河及伦敦塔的北面，为专售估衣的犹太人聚居之地。

"萨丽女士，" 奎尔普说道，"斯威夫勒先生是很欢喜种野麦子[①] 这一道的，现在深深体会到半块面包比没有面包强。如今他很想转危为安，因此就接受了你哥哥的聘请。布拉斯，斯威夫勒先生交给你们了。"

"我很高兴，阁下，"布拉斯先生说道，"真的很高兴。斯威夫勒先生，阁下，交上你这位朋友真够幸运。可是交上象奎尔普先生这样的朋友，阁下，你很可以骄傲了。"

狄克叽叽呱呱地说他从来不缺少一个朋友，也不需要什么人给他一瓶酒[②]，然后又把他用惯了的友谊的翅膀和不让它脱落一根羽毛那个比喻，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但是他似乎全神贯注在萨丽·布拉斯女士身上，用一副茫然和悲伤的面容对她注视着，这可把善观风色的矮子乐坏了。至于那位圣洁的萨丽女士本人，她一如男性办事员那样揉搓着双手，也象他们那样把笔插在耳朵背后，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地连兜了几个圈子。

"我想，"矮子说着，敏捷地转过身来对着他的法律朋友，"斯威夫勒先生就可以立刻上班了吧？今天正是星期一早晨。"

"立刻上班，遵命，阁下，没有问题，"布拉斯答道。

"萨丽女士将教他法律，他们可以愉快地研究法律，"奎尔普说；"她将是他的向导，他的朋友，他的伴侣，他的《布莱克斯顿》[③]，

---

① 野麦子(wild oats)，是一种类似麦子的高草，'种野麦子'，意思是少年放荡。

②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既有朋友也有酒喝。大概又是从彭斯的 Here's a bottle and an honest friend! What wad ye wish for mair, man? (一瓶在手，还有一个忠实的朋友，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脱胎而来。

③ 《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是指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的法律著作，他著有《英国法律释义》一书。

他的《寇克申论李特尔登》①，他的《青年律师最好的友伴》。”

“他真会讲话，”布拉斯说道，好象心不在焉似的，眼睛望着对面房屋的屋顶，双手插在口袋里；“他说起话来真能滔滔不绝。美极了，真的。”

“同萨丽女士，”奎尔普接着说道，“和法律的美丽故事在一起，他的日子过得可太容易了。诗人创造出来的美丽人物，就是约翰·都伊和理查·罗伊②吧，一旦给他找到窍门之后，会替他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扩大他的智慧，改进他的心灵呢。”

“唔，美极了，美极了！真的美—美—美极了！”布拉斯叫道。“听他讲话真够开胃！”

“斯威夫勒先生坐在哪里？”奎尔普说着，四下望望。

“怎么，我们还要买一张凳子，阁下，”布拉斯答道。“在你善意地提出这个建议之前，阁下，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一位绅士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的设备又很不完善。我们要寻找一张旧货凳子，阁下。如果斯威夫勒先生肯先在我的座位上坐下，试试抄写这一张讼状的话，那么整个早晨我便可以——”

“同我出去散步了，”奎尔普说。“我要同你谈两句生意经。你有时间吗？”

“我有时间陪你散步吗，阁下？你简直是开玩笑，阁下，简直是同我开玩笑，”律师答道，戴上他的帽子。“我准备好了，阁下，完全准备好了。我的确没有闲空，阁下，不大有时间陪你走走。

---

① 《寇克申论李特尔登》(Coke upon Littleton)，系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寇克(Edward Coke, 1552—1634)的法律著作，是以汤麦斯·李特尔登(Thomas Littleton, 1407—1481)的论文为根据而写成，故名。

② 约翰·都伊(John Doe)和理查·罗伊(Richard Roe)，法律中原告和被告的拟名，等于说“某甲”、“某乙”。

但是，阁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聆取奎尔普先生雅教改进自己的机会呀。"

矮子带着讽刺的神气瞧着他这位厚颜无耻的朋友，短短地干咳了一声，转过身向萨丽女士告别。他这一方面表演得满够殷勤，她那一方面却摆出她那一套的冷淡和绅士派头的架子；然后他又向狄克·斯威夫勒点点头，便和律师一同退走了。

狄克迷迷糊糊地立在桌子旁边，拚死命地盯着天仙化人的萨丽，好象她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奇异动物似的。当矮子走到大街之后，他又蹬在窗台上苦笑着向办公室里望了望，样子如同一个人窥探兽栏。狄克向他瞥了一眼，但是没有表示认识他的样子；等矮子走了很久，他仍然立在那里注视着萨丽·布拉斯女士，看不见旁的也想不到旁的，脚在那里生了根。

布拉斯女士这会儿正在专心致志地检查讼费计算单，丝毫没有理会狄克在旁，只是笔不停挥地沙沙地在纸上画，她显然很高兴记录数字，象一架蒸汽机般在工作着。狄克立在那里，一下看看她的绿色大衣，一下看看她那棕色的头饰，一下又看看她的脸，一下又看看那迅速移动的笔，茫茫然地在想，心想何以他会同那样一个奇怪的妖精搞到一起，莫非是一场幻梦，他会不会清醒过来？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开始慢慢地脱去上衣。

斯威夫勒先生脱下上衣，仔细地把它折好，同时眼睛还是一直注视着萨丽；然后穿上一件缀有两行金黄钮扣的蓝色茄克，这件衣服他本是为了水上旅行定做的，但是那天早上却把它带在身边，预备作为坐办公室之用；一面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声不响地一屁股坐在布拉斯先生的凳子上头。然后他旧病复发，四肢又变得松懈无力，用手支住下巴，把眼睛睁得很大，好象休想再把它们闭上了。

狄克这样注视了很久之后，渐渐什么都看不到了，他的眼光便从那个使他吃惊的漂亮目标转移到他准备抄录的文件上，把笔浸入墨水瓶中，最后，才慢慢一笔一划地开始书写。但是他还没有写到五六个字，正要重新蘸墨水的时候，恰好抬了抬眼睛。又是那个不能忍受的棕色头饰，又是那件绿色的大衣——一句话，又是那位萨丽·布拉斯女士，炫耀着她的妖媚，比先前来得更怕人了。

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的结果，斯威夫勒先生渐渐感到奇怪的念头侵上他的心——真要把这个萨丽·布拉斯一下子消灭掉——一些莫名其妙的冲动，很想把她的头饰打下来，看看她不戴这种东西是个什么样子。桌子上放着一根很大的划线尺——一根又大又黑又光又亮的划线尺。斯威夫勒先生把它拿了起来，开始用它摩擦他的鼻子。

从用划线尺摩擦鼻子到把它在他手里放平，再到他偶然象挥舞斧钺似地把它旋转一下，过程是又容易又自然的。在旋转的时候，它几次都接近了萨丽女士的头；尺动风生，头饰的破布角随着飘荡；如果再向前一寸的话，那个大棕色结子便会落到地上；但是那位毫无感觉的处女仍然继续工作下去，眼睛连抬也不抬。

好，这倒使他大大安心了。他决定还是顽强地和固执地抄写，直抄到使他冒火了，然后他又把划线尺拿起来，环绕着棕色头饰旋转；他很明白，只要他高兴，随时可以把它打落在地的。但是他觉得最好还是把它收回，如果他感到萨丽女士要抬头望了，他便拚命地摩擦他的鼻子，如果他看到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写字，他便更加用力地挥舞以泄忿。斯威夫勒先生使用这些办法平静了他那激动的感情，直到后来他使用划线尺不象先前那么

凶猛那么频繁了，甚至也能一次连写五六行而不必借助于这种动作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第三十四章

到时候——就是说，经过差不多两小时勤奋努力之后——布拉斯女士的工作告一结束，她把笔在绿色大衣上擦了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鼻烟壶，吸了一下，用这些动作表示她的工作完了。这样适度地清了清神之后，她便离开凳子站了起来，把她所处理的文件包在一只正式的公文袋里，用红带子把它系好①，夹在胳臂底下，走出了办公室。

斯威夫勒先生好容易只剩下他一个人，刚要伸开腿准备表演一次疯狂的水手舞，预备充分消遣一下，忽被打断了，门开了，萨丽女士重新探进头来。

"我要出门去了，"布拉斯女士说。

"很好，女士，"狄克答道。"可不要为了我的原故着急回来，女士，"他心里这样说。

"如果有人来委托什么事，请他们留个字条，告诉他们负责的人现在不在家，可以吗？"布拉斯女士说了。

"遵命，女士，"狄克答道。

"我去去就要回来，"布拉斯女士说着就走了。

"我可不愿意听这种话呀，女士，"狄克等到她把门关上了才

① 红带子(red tape)，专作扎文件用的东西，因此它也有"官僚作风"或"官样文章"的意思。

这样说了。"我希望你出乎意外地多在外面耽搁一会儿，女士。如果你能被车子辗一下，女士，可也不要辗得太重，那就更妙了。"

斯威夫勒先生郑重其事地做了这种善意的表示以后，便坐在那把为当事人准备的椅子上沉思了一下；然后又在屋子里踱了几个来回，重新倒在椅子里。

"我就算是布拉斯的办事员了，真的吗？"狄克说道。"布拉斯的办事员，咦？又是布拉斯妹妹的办事员——一条母龙的办事员。好极了，好极了。今后我还要变成什么呢？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罪犯，戴上一顶毡帽，穿着一套灰衣，号码清爽地绣在号衣上面，腿上挂着大绶勋章①，怕擦伤脚踝子，还得裹上一条大蓝头巾，就这样在船坞上跑来跑去吗？我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呢？那样行不行，是不是很够体面的？随你便好了，自然，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因为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不妨认为斯威夫勒先生这些话是对他的命运之神而发的，我们从一些前例里得知，一般英雄在失意的逆境中，也往往要很刻毒而带讽刺性地咒骂他们。更可能地是由于斯威夫勒先生正好在望着天花板说话，那里正是一般人认为这类与人身有关的角色之所居——只有在演戏时例外，那时他们是躲在吊灯架的中心。

"奎尔普把我荐到这里，他说他可以保证我成功，"狄克沉默地想了一下又重新说道，扳着手指头一件一件地计算他的处境；"福来德，我敢保，他不会答应这件事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地他竟支持奎尔普，也劝我把它接受下来——第一个难关！我那位住

① 大绶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意为脚镣。

在乡间的姑母停止了对我的接济，写来了一封感情深挚的信，说她立了一个新遗嘱，把我的名字除去了——第二个难关！没有钱；没有地方通融；不能得到福来德的帮助，他好象突然变得坚决起来了；房东又通知我搬家——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难关！在这样一堆难关下面，谁也不能再算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没有谁肯把自己打倒；如果他的命运之神把他打倒，他的命运之神还会重新把他扶起来的。那么我很高兴我的命运之神也会这样对待我的，我也就尽量不在乎它，由我去仇恨它了。随你怎么摆布去吧，我的伙计，"斯威夫勒先生说，意义深长地同天花板点头告别，"看我们俩谁先感到不耐烦！"

想到这些便把使他陷入倒霉的问题放到一边去了（无疑地这些想法是十分深奥，并且不是完全不见于伦理学的一些体系的），斯威夫勒先生摆脱了他的忧郁，装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办事员的那种毫不在乎的样子来。

作为一个使他趋于沉着和镇静的办法，他便开始对这个办公室来了个更仔细的检查（事实上他先前还没有时间来得及这样做），——把假发匣子、书、墨水瓶翻开看看；解开公文袋检查一番；用布拉斯先生的铅笔刀的利刃在桌子上刻了几个花纹；并且把他的名字写在木制的煤斗里面。办完了这些手续之后，好象他正式取得了办事员的地位，于是便打开窗子，漫不经心地把身子探在窗口外面，直到后来一个啤酒童子走过这里，他便命令他放下篮子，给他来一品特淡黑啤，他当场就一饮而尽，并且立即付了帐，为未来赊欠制度打个信用基础，并为以后的来往开个端。布拉斯同一等级的三四个律师，曾经派来过三四个小厮，都是一些有关法律的事项，斯威夫勒先生接待他们并把他们打发走，装得好象很内行，也好象很正确很充分地了解他们的业

务，一如哑剧里小丑在这类情形下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他又离开凳子站起，试图用笔蘸着墨水替布拉斯女士绘制滑稽像，嘴里一直高兴地打着口哨。

正当他这样消遣的时候，一辆驿车在大门附近停了下来，接着很响地敲了两次。因为这不在斯威夫勒先生业务范围之内，来客也并没有拉事务所的铃，他也就十分心平气和地继续做他的消遣，尽管他也曾认为房子里面除了他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人。

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因为当叩门声更加迫切地重复了一下之后，门给打开了，什么人脚步很重地走上楼梯，到楼上的房间里去了。斯威夫勒先生正在怀疑可能还有另外一位布拉斯女士，她可能与母龙为双胞胎的时候，办公室门上也发出指关节的剥啄声。

"进来！"狄克说道。"不要拘什么礼节。如果我再有更多的顾客事情就更麻烦了。进来！"

"唔，对不起，"门口下面送来了一个很小很低的声音，"你肯不肯来把他带到房间里去？"

狄克把身子伏到桌子上，看见一个拖着破鞋的小姑娘，一件又脏又粗、又象围裙又象围嘴的东西把她裹得很紧，因此除了她的面孔和脚什么都看不出来。她很可以在一个提琴匣子里面装起来呢。

"喂，你是谁呀？"狄克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唔，你肯不肯来把他带到房间里去？"

从她的外表和举止上，真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老式不时兴的孩子。她一定是很小就做工。她好象对狄克很害怕，如同狄

克对她很吃惊一样。

“我同租房子毫无关系，”狄克说。“告诉他们改天再来好了。”

“唔，但是请你来把他带到房间里去，”小姑娘答道；“说定一星期十八个先令，我们供给碗碟和床单。擦鞋洗衣服在外，冬季生火每天八便士。”

“你自己为什么不带他去？你好象知道得很清楚呢，”狄克说道。

“萨丽女士说不要我去，因为人们头一次见我这么小，不会相信这里能够招待得很好的。”

“嗯，但是他们以后也会看到你是多么小的，难道会看不出来吗？”狄克说。

“啊！但是他们至少要住两星期的，”小女孩子说道，面上露出伶俐的表情；“人们一旦住了下来，再也不愿意搬家了。”

“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狄克嘟嘟囔囔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什么——厨子吗？”

“对了，我做简单的伙食，”小女孩子答道。“我还是使女呢，房子里的活都归我做。”

“我还以为布拉斯、母龙和我要把清洁工作担任起来呢，”狄克想道。在一种犹豫不定的心情下，他本来还要往深处想，但是小姑娘又来催他，并且过道里和楼梯上发出了莫名其妙的撞击声音，好象通知他们来客等得不耐烦了。因此理查·斯威夫勒便把两支笔插在两只耳朵后面，另外嘴里还衔着一支，意在表示他的地位十分重要，并且对他的职务十分忠心，然后慌慌张张地走到外面和那位独身绅士办交涉去了。

他发现撞击的声音是由一位独身绅士的大箱子搬上楼梯所

造成的，不免有些惊愕，箱子比楼梯差不多要宽两倍，同时还很沉重，从一个很陡的坡度上搬运，便是独身绅士和车夫联合起来也够费气力的。但是他们还在那里干，你挤我，我压你，拚命又推又拉，翻过来滚过去怎么也不能把箱子放稳，要想从他们身边走过是绝对办不到的。有了这种充分理由，斯威夫勒先生只有慢慢地跟在后面，每上一阶便来一个新的抗议，抱怨桑普森·布拉斯先生的房子不该这样随便糟蹋。

对于这种抗议独身绅士不置一词，待到箱子最后搬进卧室之后，他便坐在上面，用手巾擦着他的秃头和脸。他很热，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且不说他把箱子搬上楼已经费了气力，他身上还密密层层地裹着冬季衣服，虽然寒暑表在阴凉里成天都有八十一度。

“我相信，阁下，”理查·斯威夫勒说道，取出他嘴里的笔来，“你一定很愿意看看这些房间吧。它们是很好的房间呢，阁下。它们可以无障碍地看得很远——看到对街的房子，只有一分钟的路——看到街的转角。在附近地方，阁下，还可买到温和的黑啤酒，其他的方便还多呢。”

“租金多少？”独身绅士说道。

“一星期一镑，”狄克答道，把条件提高了一点。

“我要把它们租下来。”

“擦鞋洗衣服在外，”狄克说道；“冬季火炉要——”

“全部接受，”独身绅士答道。

“至少两星期，”狄克说，“那么——”

“两星期算什么！”独身绅士粗声粗气地说，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我要租两年。我要在这里住上两年。瞧，这里是十镑。就算成交了。”

“不过，你要知道，”狄克说，“我的名字不是布拉斯，并且——”

“谁说是来？我的名字也不是布拉斯呀。那又怎么样？”

“那是房东的名字，”狄克说道。

“好极了，”独身绅士说；“那倒是律师的好名字呢。车夫，你可以去了。你也可以走了，阁下。”

斯威夫勒先生看到独身绅士竟敢在他面前作威作福到这种程度，感到十分狼狈，因此他也象注视萨丽女士似地注视他。但是那位独身绅士对于这情形似乎毫无感觉，只是十分沉住气地解开那条围在脖子上的披巾，然后又脱下他的靴子。把这累赘东西除掉之后，接着又剥他身上的其他衣物，一件一件地叠好，很整齐地放在衣箱里面。然后他拉下暗遮，拉开帐子，上上表，最后，很悠闲很有条理地上床了。

“把钱收下，”这便是他的告别词，从帐子缝里向外望着；“我不拉铃可不要让人来叫我。”

说完，帐子合上，他好象立即发出了鼾声。

“这是一所最希奇和最不可思议的房子！”斯威夫勒先生说，手里拿着钱走进办公室里。“母龙当政，象是职业绅士似地管理着一切；三尺高的厨娘神秘地从地下室里蹦出；陌生人在大白天一走了进来就上床睡觉，也不向谁说一声！如果他是一个出没无常不可思议的人物，一睡就是两年，我倒要看看热闹了。不过，这是我命该如此，我希望布拉斯欢喜这样。如果他不欢喜，我才不相信呢。但是这不干我的事——我才不管它搞成什么样子呢！”

第三十五章

布拉斯先生一回到家里就听取了他的办事员的报告，很高兴很满意，他对那张十镑钞票特别检查得仔细，一看的确是英格兰银行总裁签字的合法纸币，更大大增加了他的兴致。果然他满腔热情又慷慨又殷勤地许了个愿，定了一个遥遥无期同时又指明"在这些天里"请斯威夫勒先生一道吃碗酒，然后对他第一天上班就能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得当，足以证明他忠于职守，不免大大称赞了一番。

布拉斯先生的金科玉律就是宁肯油嘴滑舌①，拚命说恭维话，而不肯花任何本钱；并且因为那个有用的官能②长在一位执行法律者的嘴里，更不会生锈或者在它的枢纽上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它会永远流利方便，从来不放过发表漂亮议论和对人称颂一番的机会。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因此，如果不能说他的舌头运用得很娴熟的话，那么还可以说他全身各部分也都运用得很好，只有他那一张脸是例外。他的面孔我们已经看到过了，是属于粗糙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很难象他的舌头那样容易涂油，以致天花乱坠的言词都给它吓跑了——这也是一种天然的警标，让航行到这种人世的浅滩和暗礁或者那个法律的险峡的人及早遥开，奉劝他们另寻比较可靠的海湾，到随

① "油嘴滑舌"(to oil one's tongue)，直译为"把舌头涂油"，意思就是说奉承话。

② "有用的官能"，指舌头。

便什么别的地方试探他们的命运。

当布拉斯先生一面使用赞美的话压服他的办事员，一面检查十镑钞票时，萨丽女士却丝毫不动感情，如果有什么表示，也是不够愉快的。因为她熟谙法律，使她在思想上有一种锱铢必较的倾向，她的智慧也越来越尖锐，她认为独身绅士所付租金太低，大大表示不满，理由是他既然决定把房子租下，至少就应该向他讨比平常高出两倍或三倍的价钱，同时，斯威夫勒先生看到他需要得很急，就该故意踌躇一下。但是布拉斯先生的好意和萨丽女士的不满都不能在那位年轻的绅士心上造成什么印象，他早把他这一件事情的责任以及今后所有其他举动和行为，交给他那不幸的命运之神随意支配去了，因此他倒能听天由命，怡然自得，准备迎接最坏的场合，并且竭力用旷达冷静的态度应付这一切。

“早安，理查先生，”在斯威夫勒先生就任办事员后第二天上班时，布拉斯这样说。“昨天晚上，阁下，萨丽在白衲告堂街[1]给你买了一只旧凳子。她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会买东西的家伙呢，我告诉你，理查先生。你看那是一只第一等的凳子呢，阁下，我不骗你。”

“看起来倒象是一只不大牢靠的凳子吧，”狄克说了。

“你坐上去就会知道这是一只了不起的凳子了，你放心，”布拉斯先生答道。“它是在医院对面的当街上买来，在那里已经摆了一两个月了，因此上面积了一些灰尘，并且被太阳晒得有些发黄了，这算不了什么。”

---

① 白衲告堂街（Whitechapel），伦敦东区街名，在泰晤士河左岸，距离贝威斯村不远，主要为穷人和小手工匠人所居，下文所提的医院（伦敦医院）就在这条街上。

"我希望它没有沾染上什么寒热病或者其他类似毛病的细菌，"狄克说着，很不满意地坐在桑普森先生和贞洁的萨丽中间。"它的一条腿比另外的几条腿长些。"

"那么我们还多赚了一截木头，阁下，"布拉斯反驳道。"哈，哈，哈！我们多赚了一截木头，阁下，这就是我妹妹替我们买东西的另外一种好处。布拉斯女士，理查先生是——"

"你肯少说两句吗？"那位被议论的美丽对象从她文件上抬起头来，打断他的话。"象你这样絮絮叨叨的没个完，叫我怎么工作下去呢？"

"你是多么难以捉摸的小伙子呀！"律师说。"有时候你愿意闲谈；有时候你又愿意工作。人家永远摸不透你的脾气。"

"我现在就是一种想工作的脾气，"萨丽女士说，"因此请你们不要打搅我，谢谢你。也不要让他不做事。"萨丽女士用她的鹅毛笔指着理查，"他是能不做就不做的，我敢说。"

布拉斯先生显然是很想来一个愤怒的回答的，但是经过一番谨慎的或胆怯的考虑之后，也就把这种意思打消了，只是嘟嘟囔囔地说太气人，真是一个无赖；他不敢拿这话明指什么人，只是当做偶然想到了什么才这样说。此后一段长时间里他们都在沉默地书写——沉闷得使斯威夫勒先生打了几次瞌睡（他是需要兴奋的），闭着眼睛在纸上画了许多令人不能辨认的怪字，最后还是由萨丽女士打破房间里的单调气氛，她取出小锡烟壶来，大声地吸了一撮，于是又表示她的意见，说都是理查·斯威夫勒先生"做的好事"。

"做的什么，女士？"理查说。

"你知道不知道，"布拉斯女士答道，"那位房客还没有起床呢——你知道他从昨天下午睡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也

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动静吗？"

"那么，女士，"狄克说，"我想他是要把他的十镑睡够本，和平地，安静地睡个够，如果他高兴的话。"

"啊！我在想他永远不会醒了，"萨丽女士说了。

"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情形，"布拉斯说着，放下他的笔；"真的，很不平常。理查先生，你会记得，如果这位绅士吊死在床柱上面，或者发生什么类似的不幸事情——你会记得，理查先生，他交给你这张十镑钞票是预付两年房租的一部。你不要忘记这一点，理查先生；你最好把它写下来，阁下，也许你要到法庭作证呢。"

斯威夫勒先生拿了一大张纸，神气十分严肃的样子，开始在纸角上写了一些字句。

"我们不能大意，"布拉斯先生说道。"世界上到处都是罪恶横行——到处都是罪恶。那位绅士可曾说，阁下——但是现在且不去管它，阁下；先把那个小小的备忘录写完了再说。"

狄克遵命办理，把它递给布拉斯先生，他从他的凳子上站了起来，正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唔，这就是那个备忘录吗？"布拉斯说，眼睛扫了一下文件。"很好。现在，理查先生，那位绅士还说什么别的话来？"

"没有。"

"你敢肯定，理查先生，"布拉斯一本正经地说道，"那位绅士没有说别的话吗？"

"一个鬼字也没有了，阁下，"狄克答道。

"再想一想，阁下，"布拉斯说。"这是我的义务，阁下，在我所处的地位，我又是律师行业中光荣的一员——在这个国家里算是第一等行业，阁下，在其他国家里也是第一等行业，便是在

夜间在我们头上发光，或者被认为有人类居住的任何一个星球上面，也是第一等行业——这是我的义务，阁下，作为那个行业的光荣的一员，遇到这样一个又微妙又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对你来一个诱导讯问①。那位绅士，阁下，就是昨天下午租定二楼房间，随身带来一只装着他财产的箱子——一只装着他财产的箱子——那个人，除了在这备忘录上记下来的还说什么别的话来?"

"说呀，不要装傻，"萨丽女士说。

狄克望了望她，望了望布拉斯，然后又回过头来望着萨丽女士，仍然这样说道，"没有。"

"呸，呸！算了，理查先生，你够多么死心眼！"布拉斯说着，露出了笑容。"他提到过他的财产吗?——哪！"

"问得很对，"萨丽女士说，向她哥哥点点头。

"举例，他有没有说，"布拉斯接着用一种愉快和适意的声调说——"我倒不是一定说他是这样说来，注意；我只是请你想一想——举例，他有没有说他对伦敦是陌生的；他是不是说不愿意也不能够找到什么保证人；他是不是感到我们有权向他讨保；并且，如果他随时有什么变故，他是不是特别希望把他放在住宅里的财产归我所有，作为我受了一番麻烦和苦恼的小小代价；总而言之，"布拉斯接下去说道，比先前更愉快更得意了，"你可曾按照这些条件代我接受他为租户?"

"当然没有，"狄克答道。

"那么，理查先生，"布拉斯说，对他投射出一种傲慢的、责难的眼光，"我认为你误解了你的职业，永远不配做一个律师。"

"你便是活一千年也不会，"萨丽女士说道。于是兄妹二人

① 诱导讯问(leading question)，法律名词，就是对证人发出一个问题，希望他有所答复。

都从那个小锡烟壶里大声地吸了一撮，随即陷入阴郁的沉思中。

直到斯威夫勒先生的午饭时间，谁也没有再谈什么，那是在下午三时，简直慢得象是三个星期。三点钟刚打第一下，新办事员就跑了。五点钟打过最后一下，他才重新出现，办公室里好象经过幻术似的，弥漫着金酒和柠檬皮的芬芳气味。

“理查先生，”布拉斯说道，“这个人还没有起床。怎样也不能让他醒转来，阁下。这可怎么办呢？”

“我要让他睡个够的，”狄克答道。

“睡个够的！”布拉斯叫道；“怎么，到现在他已经睡了二十六小时了。我们在他的头上面搬动衣柜，我们用力敲街门，我们让女用人从楼梯上滚下来好几次（她身体很轻，不致受什么重伤的），但是怎样也不能让他醒转来。”

“也许要搬一架梯子，”狄克建议，“从二楼窗口里爬进去——”

“但是中间还隔着一道门；而且，邻居一定会反对的，”布拉斯说。

“那么你以为爬到屋顶，穿过天窗，从烟囱里溜进去如何？”狄克又建议了。

“那倒是一个很好的计策，”布拉斯说，“如果有人肯——”说到这里他死盯着斯威夫勒先生——“好意地、友谊地、慷慨地担任这项工作的话。我敢说那不一定就如一个人想象的那样不适意的。”

狄克心里在想，这责任可能是萨丽女士分内之事。因为他不曾再说什么，并且也拒绝接受暗示，布拉斯先生很想建议他们一道上楼，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使用比较不太凶猛的办法把睡觉的人惊醒，如果他们的最后试验失败了，再决定继续把比较强烈

的手段拿出来。斯威夫勒先生答应了，搬着他的凳子，拿着他的划线尺，偕同他的老板驰赴现场，布拉斯女士已经先在那里拚命摇铃，但是对于他们那位神秘的房客不曾发生丝毫的影响。

"那不是他的靴子，理查先生！"布拉斯说。

"靴子的样子也象是很顽固的东西，"理查·斯威夫勒言道。的确那一双靴子是有一种又雄壮又蛮横的神气；直挺挺地立在地板上，就好象它主人的脚和腿还摇在里面，并且，好象用它们的宽跟和钝头，在用尽全力占住那块地盘似的。

"除了床上的帐子我什么都看不见，"布拉斯说，眼睛对着钥匙洞。"他是一位很强壮的人吗，理查先生？"

"很强壮，"狄克答道。

"如果他突然跳了出来，那倒是一种极端不妙的情形呢，"布拉斯说道。"不要挡住楼梯上的路。我是可以敌得过他的，当然啦；但是我是房主人，好客的规矩可要遵守呀。——哈罗，哪！哈罗，哈罗！"

布拉斯先生挤着眼望着钥匙洞，他说这些话是想吸引房客的注意，布拉斯女士也正在拚命地摇铃，斯威夫勒先生把他的凳子放在靠近门口的墙边，直挺挺地立在上面，如果住客真的要冲了出来，也会愤怒地一直向前奔去，看不到他。这样准备好了，便开始用划线尺猛敲门上面的嵌板。斯威夫勒先生对他自已的巧妙布置很得意，并且很自信他所据地位有利，这种办法完全是从剧院中学来的，在观众拥挤的夜场，一些不讲理的野蛮家伙，就是常常这样叫开后厅和花楼的太平门的。他大敲一阵，把铃声也压下去了，那位小女用人，本来逗留在楼梯上头，准备随时逃走，这会儿也捂住耳朵，生怕响声把她震得聋一辈子。

突然门从里面启锁，猛烈地一闪打开。小女用人飞奔到煤

窖子里去了；萨丽女士溜到她自己的卧室里去了；布拉斯先生也是没有多大勇气的，一口气跑到另外一条街上，等他发现没有人带着拨火棒或者其他进攻的武器跟在后面，便又把手插在口袋里，立刻放慢了脚步，吹起口哨来了。

同时，斯威夫勒先生原本是站在凳子上的，这会儿竭力把身子扁平地紧贴住墙，聚精会神地向下望着独身绅士，他立在门口，咆哮咒骂，样子十分可怕，手上提着靴子，好象很想把它们丢下楼去似的。但是他毕竟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正要转身向房间里走，一面忿忿地咆哮着，这时他的眼睛碰到了门背后观看风色的理查。

“那种可怕的声音是你制造出来的吧？”独身绅士说了。

“我从旁帮忙来着，阁下，”狄克答道，眼睛还在盯着他，右手轻轻地挥动着划线尺，意在表示如果独身绅士要蛮来，他可以知道将会招致什么后果。

“你好大胆哪！”房客说道；“咦？”

听了这话，狄克没有回答什么，只是问那位房客，他一进门就睡二十六个小时，是否与一位绅士的行为和身份相合？而且对于一个又可爱又道德的家庭里面的和平是否会没有影响？

“那么我的和平就一文不值了吗？”独身绅士说道。

“那么他们的和平就一文不值了吗，阁下？”狄克答道。“我不愿意再说什么威吓的话，阁下——实际法律也不允许威吓，因为威吓别人是一种可以指控的罪行——但是如果你再这样做，请你注意看我们会不会在你睡醒之前，把你送到验尸官面前，并且把你埋在十字路口，我们都害怕你睡死了，阁下，”狄克说着悄悄溜到地上；“总而言之，我们绝不允许独身汉住在这里，睡起来顶两个人，而并不额外付费。”

“有这等事！”房客说道。

“是的，阁下，有这等事，”狄克答道，他豁出去了，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一张床铺不能负担那么多的睡眠量，如果你再象那样睡法，你必须付出双铺位房间的租金。”

听了这种言词，房客并没有大发雷霆，却露出了满面的苦笑，眼睛闪烁地望着斯威夫勒先生。他本来是一位棕色面孔被阳光晒得发红的人，因为头上顶着一个白色睡帽，越发使他显得又红又紫。很清楚地，在许多方面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性子急躁的家伙，斯威夫勒先看到他的笑容，也就安心了，为了要使他保持住这种情形，他自己也微笑了。

房客因为被粗暴地吵醒，心里很烦躁，睡帽歪在秃顶的一边。这样一来，更给他增加了一种不正派和古里古怪的神情，斯威夫勒先生这会儿才有工夫注意到这一点，大大地发生了兴趣；因此为了同他和解，他便表示出他的希望，要求独身绅士就此起床，并且进一步请他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了。

“进来，你这个莽撞的流氓！”在他重新回到他的房间里时，他来了这样一个回答。

斯威夫勒先生跟了进去，把凳子留在外头，但是还把划线尺拿在手中，以防有什么意外。他正在庆幸自己很谨慎，那位独身绅士，既没有通知也没有说出任何理由，突然把门加上了双锁。

“你可以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斯威夫勒先生回答说，他刚刚把渴病治好了一些，不过他还可以试尝一些“和平的止渴物”，只要东西现成的话。双方再没有说什么话，房客便从大箱子里取出一个象是小庙宇的东西，光亮得好象擦亮的银具，很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上。

斯威夫勒先生对于他的行为极感兴趣，便密切地注视着他。他把一只鸡蛋放到小庙宇的一小格里；在另一格里放上了一些咖啡；在第三格里放上一块从一个干净的锡盒中取出来的生肉排；在第四格里注上一些水。然后，拿过取灯盒子和几根火柴，点了火，把一盏酒精灯燃起，放在小庙宇下面专门放灯的地方；然后他把所有小格的盖子都关上；然后又把它们打开；最后，好象借助什么奇妙和看不见的作用，肉排燉好了，鸡蛋煮熟了，咖啡适度地烧成功了，他的早餐准备妥当了。

"开水，"房客说，把它递给斯威夫勒先生，态度十分镇定，好象他面前摆着一架炉灶似的——"上等的甘蔗酒——糖——还有一只旅行杯。你自己搀兑好了。趁热。"

狄克答应了，他的眼睛一直是从摆在桌上的万能小庙望到那包罗万象的大箱子。房客吃他的早餐，好象已经习惯于制造这种奇迹，对它们毫不在意似的。

"房主是一位律师，对吗？"房客说道。

狄克点点头。甘蔗酒好得了不起。

"还有一位女人——她是什么？"

"一条龙，"狄克说道。

那位独身绅士，也许因为他旅行中见到过这类事物，也许因为他是一位独身汉子，他听了这话一点也没有表示惊愕，只是问道，"太太还是姊妹？""姊妹，"狄克答道。"那就好办多了，"独身绅士说；"他可以随时把她赶走的。"

"我要随我的意思做，年轻人，"经过短时间的沉默后他接着说；"我愿意哪会儿睡就哪会儿睡，愿意哪会儿起就哪会儿起；随便什么时候来，随便什么时候去——不能向我提问题，不能派侦探跟着我。说到最后这一点，用人就是魔鬼。这里大概只有一

个吧？"

"并且是一个很小的，"狄克说道。

"并且是一个很小的，"房客重复了一句。"那么，这地方对我很合适了，对吗？"

"对的，"狄克说。

"都是些大骗子，我猜想？"房客说。

狄克点头同意，一面喝干了他的杯子。

"让他们认识认识我的脾气，"独身绅士说着站立起来。"如果他们扰乱我，他们会丢掉一位很好的租户的。只要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好租户，那就很够了。如果他们再想根究别的什么，那就等于通知我搬家。最好立刻让他们了解这些事情。再会。"

"我请你原谅，"狄克说，停留在门道口，房客正准备把它打开。"当尊敬您的人只是不知道姓名——"

"你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姓名，"狄克说——"只是不知道姓名——如果有信或者包裹——"

"我不会有的，"房客说。

"或者如果有什么人来拜访的话。"

"也没有人来拜访我。"

"如果因为不知道姓名而发生什么错误，可不能说是我的责任呀，阁下，"狄克说，仍然逗留着不走。"唔，可不要埋怨诗人① ——"

---

① "可不要埋怨诗人"（Blame not the bard），系英国诗人汤麦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瞩望》（While gazing on）一诗的起句。这又是斯威夫勒有意卖弄，并且以诗人自况；实际上他只说要"可不要埋怨谁"就够了。

“我不会埋怨什么人的，”房客说，十分想要生气的样子，因此狄克一下子就走到楼梯上面，上了锁的门把他们隔离了。

布拉斯先生和萨丽女士正在附近潜伏着，斯威夫勒先生突然退了出来，这才使他们从钥匙洞口连忙散开了。他们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由于两个人都想抢先听，发生了争执，对于里面的会谈一个字也听不出，虽然只是你推我、我拧你的一场哑剧，却一直持续了全部时间，因此他们不得不跟着狄克到办公室里听他叙述谈话的详情。

斯威夫勒先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关于独身绅士的愿望和性格，叙述得很忠实，关于那只大箱子，却描绘得有些夸张，他尽量运用幻想，说得神乎其神，一点也不接近事实；他强调声明，箱子里面装着每一样时下知名的美味和名酒，特别把它说成是一种自动的东西，他以为，大概里面有发条一类的机器，想要什么就能把什么供应出来。他还让他们知道，那一套烹饪家具烤一块大约六磅重的牛肉，只需要两分十五秒，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并且也尝过它的味道；尽管他的话已经发生了效力，他还在进一步说，他清楚地看到独身绅士眼睛一眨，水便沸腾起来了；从这些事实，他（斯威夫勒先生）便推想房客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魔术家或者炼丹师，或者两种身份都有，他在这里住，在未来的一天，不只能增加布拉斯一门的体面和名声，而且将使贝威斯村的历史平添上新的趣味。

只有一点是斯威夫勒先生认为不必特别渲染的，那便是那种和平的止渴物，由于它的实在力量，更由于同他中午所吃过的酒太接近了，在他心里唤起了轻微的烧热，因此在黄昏时候，他不得不再去酒馆啜饮另外两三种的和平止渴物了。

第三十六章

独身绅士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了，仍然拒绝同布拉斯先生或者他的妹妹萨丽说话或者打招呼，他始终选择理查·斯威夫勒作为他的交通路线；并且为了表现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受欢迎的同居，遇事总是先期付款，不给人添麻烦，不制造声音，早睡早起，早出早归；因此理查先生就不知不觉地提高了他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大家认为只有他能够控制这位神秘的房客，不论好坏也只有他能同他打交道，因为没有别人敢和他接近。

其实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威夫勒先生和独身绅士所办的交涉还是不着边际，并且也很不受重视；但是他每次同那位姓名不详的人物举行了单音字的会议①回来，总还是死无对证地乱说一番，象什么"斯威夫勒，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你呀"——"我毫不迟疑地说，斯威夫勒，我很器重你呀"——"斯威夫勒，你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会帮我忙呀"一类又亲密又知己的话，故意说独身绅士是这样对他本人说来，而这也就成了他们日常谈话的材料，布拉斯先生和萨丽女士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办法究竟有多大，只是对他寄以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信任。

但是除了这一点，斯威夫勒先生还有另外一种增加声望的来源，那个来源看来也同样可以持久，同样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

---

① 单音字的会议(monosyllabic conference)，意谓只说"是"或"不"的会谈。

他已经得到萨丽·布拉斯女士的欢心。喜欢揶揄女人魔力的人们，以为这儿可以听一个新鲜的爱情故事，好作为他们的谈笑资料了，且慢竖起他们的耳朵吧；因为纵然布拉斯女士生就的叫人爱，却并不是富于爱情的人。这位可爱的处女，从很年轻的时期就攀住了法律的衣襟——好象最初就依赖它们的帮助，从此也一直抓牢不放——可以说她的童年就是从法律生活中长大的。当她还在牙牙学语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才能，能够模仿一个执行吏的走路和神气——在她装做这个人物时，她学会了敲打她那些小同伴的肩膀，并且把他们送到假想的监狱，样子真够逼真，看到她表演的都感到又惊愕又好玩；更妙的是，她能把这一切惟妙惟肖地在她的木偶家庭里面执行，将一堆小桌椅逐一清点登记。这些天真的游戏自然给了她那鳏居的父亲的暮境很大的安慰和兴奋，这位最典型的绅士（由于他极端机警，他的朋友们都称之为"老狐精"）多方予以鼓励，而他最感遗憾的，便是当他快进猎犬沟教堂公墓的时候，他女儿还不能领到律师证书并在法律界占一席地位。心里装满了这种诚挚动人的烦恼，他郑重地把她托付给了他的儿子桑普森，作为他的一个最有价值的助手。从老绅士的谢世到我们所谈的这个阶段，萨丽·布拉斯女士一直是他业务上的重要支柱。

很显然，因为从婴儿时期就专心致志于这一项研究，布拉斯女士除了与法律有关者外，世故懂得很少；在这样一位天生趣味高尚的女子身上，却不能发现一般妇女所特备的温柔品德。萨丽女士所有的成就全是属于男性的和严格的法律方面的。这些成就是以一个律师的业务开始，也以律师的业务告終。也可以说她过的是一种法律的天真烂漫的生活[①]。法律就是她的保姆。正如孩子们害了罗圈腿或者其他这类的残疾，常要归咎于看护

不周，因此，如果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心灵中发现什么道德上的怪癖或者什么罗圈的毛病，应该单独由萨丽·布拉斯女士的保姆负起责任来。

就在这位女子面前，斯威夫勒先生表现了为她见所未见和做梦也没想到的新鲜东西，唱着片断的歌词或者说着逗趣的笑话，用魔术变出墨水瓶或者封糊片盒子，一只手掷接三只苹果，把凳子托在腮帮子上或者把铅笔刀竖在鼻头上，经常能够巧妙地表演一百种别样的杂技，把办公室搞得生气勃勃；在布拉斯先生出门的时候，理查就用这些消遣来解除他禁锢的苦闷。而这种社交才能一旦偶然被萨丽女士发现之后，渐渐在她身上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她恳求斯威夫勒先生尽可放心去耍，只当她没在旁边，斯威夫勒先生感到正合孤意，自然就欣然地答应下来。这样一来两人中间便发生了友情。斯威夫勒先生逐渐也能象她哥哥桑普森那样对待她，正如他对待其他任何办事员一样。他还传授她掷钱或者玩牌赌水果、赌姜啤酒、赌烤山芋，甚至可以赌和平的止渴物的秘诀，这些游戏布拉斯女士都毫不迟疑地参加。他又常常请她替他抄写一些；不仅如此，有时他甚至在她的背上诚心诚意地拍一下，作为对她的感谢，并且力言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汉，一个妙人，以及许多类似的话。对于这些称赞，萨丽女士安然顺受，并且感觉十分满意。

有一件事情使得斯威夫勒先生心里很烦恼，便是那个小女用人常常钻在贝威斯村的地底下，只有在独身绅士一拉铃时，她才应声而出，走到地面上来，但又立即消失了。她从不出门，也从不进办公室，从来没有过干净脸，从来不脱下粗围裙，从来不

① “过的是一种法律的天真烂漫的生活”，意思是除了法律她一无所知，也没有犯过法。

攀着窗户向外面望，从来不立在大门口呼吸一下空气，也从来没有休息或者任何的娱乐。没有人来探望她，没有人谈起她，也没有人照顾她。有一次布拉斯先生说，他相信她是一个"爱童"①（那意思可多啦，但并不说她是一个爱的结晶），理查·斯威夫勒所能得到的情报也就是这些了。

"去问母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一天狄克想道，他坐在那里琢磨着萨丽·布拉斯女士的面容。"如果我向她提什么有关此事的任何问题，我们的关系会宣告中止。顺便说，我倒怀疑她究竟是一条龙，或者是美人鱼一类的东西。她倒有鳞状的外表。但是美人鱼喜欢对着镜子顾影自怜②，她却不是这样。同时美人鱼有梳理头发的习惯，她又没有。不对，说来说去反正她是一条龙。"

"你要到哪里去呀，老伙计？"狄克高声说，他看到萨丽女士一如往常地用绿大衣擦干了笔尖，从座位上站起来。

"吃饭去，"母龙答道。

"吃饭去！"狄克想起来了；"这倒是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我不相信那个小女用人会有什么东西吃的。"

"桑米不回家了，"布拉斯女士说。"等我回来你再走。我不会去多久的。"

狄克点点头，跟着布拉斯女士——他的眼睛跟到门口，耳朵跟到一间小后客厅里，那是她同她哥哥吃饭的地方。

"现在，"狄克说，双手插在口袋里面，"我愿意付点代价——如果我付得出的话——知道他们如何对待那个小女孩子，以及

① 爱童(love-child)，私生子。

② 美人鱼(mermaid)，居海中，上半为女身，下半为鱼，浮出海面，常常揽镜自照，梳理头发。

他们究竟把她放在什么地方去了。我母亲一定也是一位好管闲事的女人；我不怀疑我也有一种喜欢打听消息的脾气。我想抑制我的感情，但是您是造成这种苦痛的原因呀——我敢保，”斯威夫勒先生说，忍耐了一下，沉思地倒在当事人坐的椅子里，“我很愿意知道他们如何对待她！”

这样自说自话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斯威夫勒先生轻轻地打开办公室的门，打算跑到对街喝一杯温和的黑啤。这时他瞥见布拉斯女士的棕色头饰一晃，接着就在厨房的楼梯底下消失了。“妈的！”狄克想，“她去喂小女用人了。现在正是好机会呀！”

他先把着楼梯扶手向下看，等头饰在下面黑暗里消失后，他才摸索着下楼，来到了后楼的厨房门口，布拉斯女士也不过刚刚进去，手里拿着一块冷羊腿。那是一个非常黑暗、悲惨的地方，里面又低又潮湿，墙壁上有千百条的裂缝和污斑，难看得不成样子。一个又大又破的泔水桶向外漏水，一只倒霉的小猫带着饿得要死的可怜相在那里舐饮余滴。本来很宽大的炉口，现在为了只能容纳一条细小的火舌，收缩得又小又紧。每件器物都加上锁；煤窖子，蜡烛箱，盐盒，肉橱，全部封闭。连甲虫也摸不到东西吃。这地方的那种寒酸贫苦的样子足以杀死一条蜥蜴，它只要尝一尝便会感到连空气全不能入口，唯有绝望地等待死亡。

小女用人在萨丽女士面前卑驯极了，低着头。

“是你吗？”萨丽女士说道。

“是，女士，”她答道，声音很微弱。

“离羊腿再远点，不然你会咬一口的，我知道，”萨丽女士说了。

小姑娘退到一个旮旯里，布拉斯女士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肉橱，拿了几块剩番薯，看来和威尔特郡的大石柱

群①一样难以下咽。她把它放在小女用人的面前，命令她对着它坐下，然后取出一把大切肉刀，用力在肉叉上摩擦。

"你看见这个了没有？"布拉斯女士说着，切下两平方寸的冷羊肉，然后又做了一番准备，把它放在叉子尖上举了起来。

小女用人圆睁着饥饿的眼睛盯着它，对那一小片东西端详了个仔仔细细，然后回答说，"看见了。"

"那么可不能再说，你在这里没有吃过肉呀。"萨丽女士责骂道，"哪，吃下去。"

这动作马上完成了。"现在，你还要不要？"萨丽女士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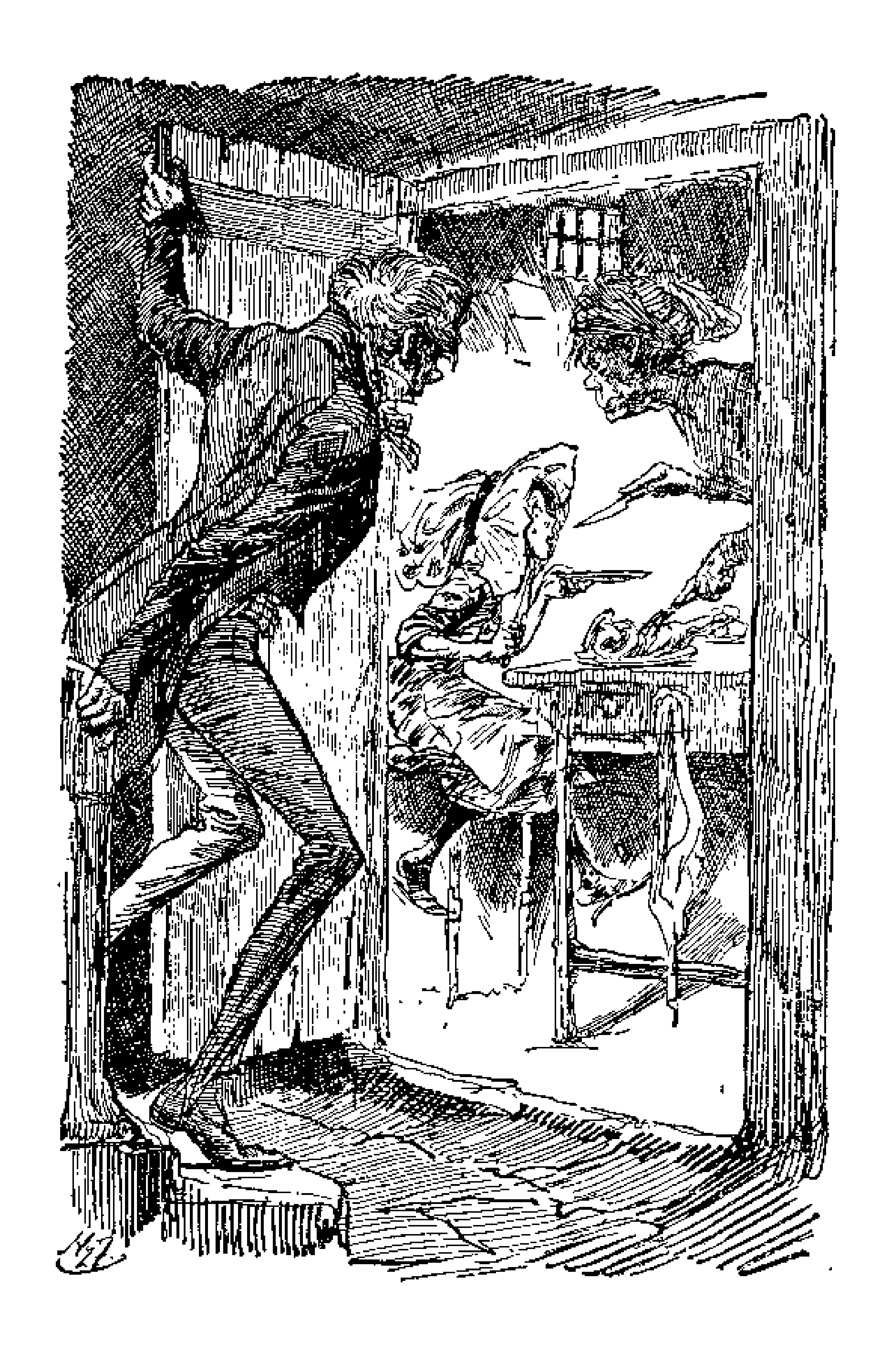
那个饥饿的小东西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不"。显然她们是要经过一种正式手续的。

"你已经吃过肉了，"布拉斯女士说，作个总结；"你吃了你所能吃的那么多；我问过你还要不要，你回答说'不'！那么今后可不能再说你是定量配给了，这点要小心！"

说完那些话，萨丽女士把肉拿去，锁上橱子，然后走到小女用人身边，监督着她把冷番薯吃下。

很显然地，布拉斯女士温柔的心里激荡着一种特别的仇恨，正是受着这种仇恨的驱使，而不是基于现在的什么理由，她用刀锋在小姑娘身上敲来敲去，一下子打她的手，一下子打她的头，一下子又打她的背，好象不这样施展威风轻轻敲打她几记，便不可能和她站在一起似的。但是斯威夫勒先生最后看到他的同事慢步走到门口，好象要离开那间屋子，不过又象没有把工作完

① 大石柱群（Stonehenge），位于英国威尔特郡（Wiltshire）的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上，系一堆大块直立的石头，集中成两个圆形，环绕着两个马蹄形物，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或早期青铜世纪祭太阳的庙宇或古冢的遗迹。



狄克·斯威夫勒听到"侯爵夫人"说了声"不!"

成，忽然向前一冲，直扑到小女用人身上，攥紧了拳头狠狠地打了她一顿，这样一来，可使理查大吃一惊。被害者哭了，但是只是低声呜咽，好象不敢提高喉咙似的。萨丽女士吸了一撮鼻烟来安慰自己，然后走上楼梯，刚好理查已经平安地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第三十七章

那位独身绅士，除了有许多其他特癖之外——他的特癖可真够存量丰富，每天总要搬出一些新鲜的花样来——对潘池的滑稽表演特别感到兴趣。一听到潘池的声音传到贝威斯村，不论有多么远，即便他已经睡在床上，也一定一跃而起，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急忙赶到耍把戏的地方，立刻又转了回来，领来一大群闲人，把剧院和班主团团围住。舞台马上在布拉斯先生门前搭起；独身绅士坐在二楼窗口；戏在演出，笙笛、锣鼓和喧叫声响成一片，使得那条静悄的大街上忠于工作的人大大感到狼狈。按照常情，在戏演完的时候，演员和观众全要散去；但是在这里，尾声和戏文一样糟，因为魔鬼一死①，傀儡戏经理和他的同伴便被独身绅士请到他的房间，在里面他用私藏的烈酒飨客，并且他们还絮絮叨叨地讨论个没完，至于谈些什么，绝对没有人能够猜度得出。但是这种讨论的秘密也无关宏旨。只知道另外一些事情就够了，在他们讨论的时候，群众仍然逗留在宅子的四周；孩子们用拳头击鼓，童声童气地模仿着潘池的声音；办公室的窗子上被挤扁了的鼻子哈上一层气，不再透明了，街门钥匙洞里闪耀着许多只眼睛；并且每当独身绅士或者他的一位客人在窗口露一下影子，或者甚至露一露鼻头，关在门外面的群众便大声咒

① 魔鬼一死，傀儡戏总以此收场，因此意思就是戏演完了的时候。

骂，他们留在那里叫喊，怎么也不肯安定，直到演戏的人走下楼来，到别的地方演奏为止。简言之，只要知道这些事情就够了：群众的行动为贝威斯村造成了暴动，和平和沉寂从它的附近地区逃走了。

没有人比桑普森·布拉斯先生对这种情形更为愤慨的了，但是他又不能失掉一个对他有利的同居，因此看在钱的份上，就只得忍受那位住客的冒犯，对于那些聚集在他门口的观众也只能采取一些不够理想的报复手段，象使用什么不让人看到的喷水壶向他们头上滴洒脏水呀，从屋顶上向他们投掷瓦片和泥块呀，以及贿买出租马车的车夫突然兜过街角，穷凶极恶地冲入他们中间呀等等。乍一看，也许有少数思想简单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象布拉斯先生这样一位有专门职业的绅士，不去控告那些妨害秩序的祸首呢？但是他们应该记得，医生很少给自己处方，牧师也不是永远按照他们说教的道理办事，因此律师也害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诸法律，他们知道法律是一种锋利的工具，运用起来没有把握，消耗很大，刮得连一根毛也不剩①，但不一定刮对了人。

"喂，"一天下午布拉斯先生说道，"两天没有潘池了。我希望他把它们看完了。"

"你为什么这样希望？"萨丽女士答道。"它们又有什么害处呢？"

"看你是个多么奇怪的家伙！"布拉斯叫道，绝望地放下笔。"现在，又来了一个气人的东西啦！"

"那么，它们有什么害处呢？"萨丽反唇相稽。

"什么害处！"布拉斯叫道。"在你面前大吵大叫，使你不能

① 这句话系直译，close shave意为'很难幸免'。

安心工作，恨得你牙根痛，难道这还不算害处？房子被遮蔽得透不过气来，皇家国道拥塞了一大群叫叫嚷嚷的人，他们的喉咙一定是——是——"

"是黄铜做的，"斯威夫勒先生提示道。

"啊！黄铜做的，"律师说，望着他的办事员，想看一看他提出那个字是否出于真心，而没有任何恶意①。"那还算是没害处吗？"

律师停止了咒骂，侧着耳朵听了一下，辨认出那种熟习的叫喊声，便用手支着头，抬起眼睛望望天花板，有气无力地嘟囔说道：

"又来了一台！"

喊声直冲到独身绅士的窗口。

"又来了一台，"布拉斯重复说；"如果我能找来一辆四轮大马车和四匹骏马，在群众拥挤到贝威斯村时，一冲而入，我愿付十八个便士，绝不吝惜！"

远处的尖叫声重新听到。独身绅士的房门砉然开了。他狼奔豕突地跑下楼来，走到街上，经过窗口，帽子也不曾戴，直向人声鼎沸的场所前进——无疑又是想立刻雇他们来表演了。

"我倒希望能够知道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桑普森嘟嘟囔囔地说道，一面把文件塞满了他的口袋；"如果他们在格雷旅馆的咖啡厅里组织一个小小的精神病鉴定委员会②，能够给我一份工作的话，便是让我们的房子空一个短时期，我也在所不

---

①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布拉斯唯恐斯威夫勒在使用"布拉斯"那个字向他开玩笑，因为黄铜的读音是"布拉斯"。

② 精神病鉴定委员会(Commission de lunatico)，一种法律组织。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布拉斯认为独身绅士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他成了精神病鉴定委员，他的房客便可以请出去。

惜。”

布拉斯先生说着，用手把帽子一拍，遮住眼睛，好象是连看都不要看那个可怕的访问，冲到门外匆匆地走了。

斯威夫勒先生显然是非常喜欢这种表演的，理由是，看潘池，或者不论从窗口看什么东西，总比工作好；而且他一向是想使他同事认识它们的优点和多方面的价值，因此他便和萨丽女士一同立了起来，走到窗口；形形色色照顾婴儿的年轻的男女看护，绝不肯放过这种看热闹的机会，总是带着他们的孩子，很早就在那被认为光荣座位的窗台上，舒舒服服地占好位置了。

玻璃是昏暗的，斯威夫勒先生愉快地本着在他们中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习惯，扯下萨丽女士的棕色头饰，仔细把玻璃揩拭一番。等他把它送还，它那美丽的佩戴者也把它重新戴到头上（她是很平静并且满不在乎的），房客已经带着戏班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大队看热闹的人。表演者很快地躲到帐幕后面；他的伴演立在舞台旁边，用十分忧郁的神气观看着观众，当他拿起一种称做口琴的美丽乐器吹出了一种喇叭调子时，好象更显得忧郁，面部上半的悲哀表情丝毫没有改变，只是他的嘴和下巴因为必须用力，抽筋似地起落个不停罢了。

戏剧进行到结尾，一如平常那样把观众吸引住了。在场群众的情绪被激动起来，屏住气一声不响，当他们松了松气重新自由谈话和行动时，情绪仍然很高，这时房客又依照老规矩叫那两个人上楼。

“你们俩一起，”他从窗口叫了；因为只有那个实际表演者——一位小矮胖子——准备服从召唤。“我要同你们谈谈。来呀，你们俩一起！”

“去，汤米，”小个子说道。

“我不会说话，”另外那一位答道。“把这情形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去谈话呢？”

“你没有看见那位先生把酒瓶和酒杯拿了出来吗？”小个子说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另外那一位答道，突然活跃了起来。“现在你还等待什么？难道你要那位绅士候我们一整天不成？你懂得礼貌吗？”

这样劝告了后，那位忧郁的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掠过他的朋友和同行弟兄（他就是哈立斯先生，绰号矮脚或者跳蚤的），慌慌张张地走在前面奔向独身绅士的房间。

“现在，我的朋友们，”独身绅士说道，“你们表演得很好。你们要多少钱？——告诉后面那位小个子把门关上。”

“关上门，你不会把门关上吗？”柯德林先生说着，很粗暴地转身对着他的朋友。“你应该知道这位先生是希望用不着吩咐就会有人把门关上的，我想。”

矮脚遵命办理，低声说他的朋友好象是“抽风”了，并且表示出一种希望，附近可不要有牛奶房，否则他的臭脾气会使牛奶变了味道的。

绅士手指着两张椅子，重重地点头示意，要他们坐下来。柯德林和矮脚先生，先是相当怀疑、拿不定主意地彼此望了望，最后毕竟坐了下来——每个人都坐在椅子的边沿上，手里紧紧地握住帽子，独身绅士从他身旁那张桌子上的瓶子里斟了两杯，很礼貌地递给他们。

“你们被太阳晒黑了，你们俩一样，”他们的东道主说。“你们一直在旅行吧？”

矮脚回答说是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柯德林先生也来了一个证明确是如此的点头，还短短地呻吟了一声，好象舞台还压在他肩上似的。

“我想你们常常做些跑庙会，赶市场，到跑马赛场这一类的事情吧？”独身绅士追问道。

“是的，先生，”矮脚答道，“差不多走遍英格兰的西部地方了。”

“我已经同来自北方、东方和南方的你们的同行们谈过不少次了，”他们的主人说，样子象是很着急；“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从西部来的。”

“我们夏天的巡回路线总是西部，老板，”矮脚说；“就是西部那些地方。在春天和冬天我们到伦敦以东的地方，夏天就到英格兰西部。常常是在雨里泥里走路，一个便士也赚不到手，我们在西部是吃尽了苦头的。”

“让我再把你们的杯子斟满。”

“非常感冒你①，先生，我想我要再来一杯，”柯德林先生说，突然把他的杯子伸到前面，把矮脚拨到一旁。“我是一个苦命人，先生，不论在旅途上，不论停在家里。在城市或者在乡间，雨天或者晴天，热天或者冷天，汤姆·柯德林总是受苦。但是汤姆·柯德林对这些事绝不抱怨。唔，不！矮脚可以抱怨，但是如果柯德林发一个字的牢骚——唔，哎呀，把他打倒，立刻把他打倒。他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发牢骚的。发牢骚是不可能的。”

“柯德林不是没有用场，”矮脚说道，露出狡诈的神情，“但是他并不是常常睁着眼睛的。有时他要睡觉的，你知道。你可记得

① “非常感冒你”，原文作 Much obleeged to you，obleeged 系 obliged（感谢）的讹音。

上次在赛马会上的事吗，汤米？”

“你不能不让别人生气吗？”柯德林说了。“只要一次能赚到五先令十便士，我就很可能要打盹了，不是吗？我要照顾我的工作，不能够象一只孔雀似的，同时把眼睛分到二十个地方，实际你也办不到呀。如果我不是一位老人和一位女孩子的对手，那么你也够不上；所以不要再用那件事讽刺我了，因为你戴着合适的帽子，我戴起来也会合适的[1]。”

“你大可不必谈这个问题了，汤姆，”矮脚说。“这位先生并不一定特别喜欢听它呢，我敢说。”

“那么当初你就不该提它呀，”柯德林先生说；“我要替你请求这位先生原谅，因为一个浮夸少年总是喜欢自说自话，绝不管他说的是些什么，就随便乱说一气。”

他们的东道主在他们争辩的时候，开始是非常沉静地坐在那里，先看看这一个，再看看另外那一个，好象等待机会提出一些另外的问题，或者让他们的谈话回到本题。但是一听到柯德林先生因为打盹而受到埋怨，他对他们的讨论就逐渐增加了兴趣，现在这兴趣更高了。

“你们正是我需要的两个人，”他说了，“正是我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探求的两个人！你们所讲的那个老人和女孩子现在哪里？”

“先生？”矮脚说着，有些迟疑，望望他的朋友。

“和你们一起旅行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谈出这件事来很有价值——你们想不到它有多么大的价值。据我所了解的，你们说他们是在赛

[1] “你戴着合适的帽子，我戴起来也会合适的”(the cap fits your head quite as correct as it fits mine)，意为“你会说刺人的话，我也会说”。

马场上离开你们的。他们曾经被追踪到那地方，到那里就不见他们了。你们有什么线索——你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可以找到他们的线索呢？”

“我不是常说，汤麦斯，”矮脚叫道，他很吃惊地转向他的朋友，“一定会有人问起那两个旅行的人吗？”

“你说来！”柯德林先生答道。“我不是常常说那个有福气的女孩子是最有趣的吗？我不是常常说我爱她并且宝贝她吗？俊俏的小娃儿，我好象现在我听到她说话了。‘柯德林是我的朋友，’她说，眼睛里滴下感激的泪珠；‘柯德林是我的朋友，’她说——‘不是矮脚。矮脚很好，’她说了；‘我没同矮脚吵过嘴；他的居心是好的，我敢说；但是柯德林，’她说道，‘还关心到我的钱，虽然他不曾表示出来。’”

柯德林先生感情激动地把这些话背诵了一遍，用袖子擦拭他的鼻梁，很伤心地向左右两边摇头，想使独身绅士相信，好象从他失掉受他托管的小宝贝的那时起，他那平静的心情和幸福就消失了似的。

“天哪！”独身绅士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终于找到了这两个人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供给我什么消息，也不能给我什么帮助呢！还不如不碰到他们，一天一天地在希望里生活，总比把我的期待打碎了强些。”

“停一下，”矮脚说道。“一个名叫泽瑞的人——你记得吧，汤麦斯？”

“唔，不要再对我讲什么泽瑞了，”柯德林先生答道。“当我想到那个宝贝的女孩子时，我还管他妈什么泽瑞不泽瑞呢？‘柯德林是我的朋友，’她说，‘亲爱的、善良的、慈祥的柯德林，他永远给我弄些玩的东西！我不反对矮脚，’她说了，‘但是我更亲近柯德

林。'有一次，"那位绅士好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她还叫我柯德林爸爸来呢。我几乎乐炸了！"

"一个名叫泽瑞的人，先生，"矮脚说，从他那自私的同事转到他们的新交，"养着一个跳舞的狗戏班，在一种很偶然的情形中告诉我说，他看到老绅士同一个他所不熟习的巡回蜡像展览馆发生了关系。因为他们不辞而别地离开了我们，走了也就算了，这次又是在很远的西方看见泽瑞，我就没有加以考虑，也不曾提什么问题。但是我可以找到他，如果你高兴的话。"

"这个人在城里吗？"独身绅士焦急地问道。"快些说。"

"不，他不在；但是他明天就来了，因为他寄住在我们的房子里，"矮脚先生很快地回答了。

"那么等他来了把他带到这里来，"独身绅士说道。"这里每人一镑。如果我能靠你们的协助找到这些人，这一镑不过是二十镑的前奏曲。明天到我这里来，对这个问题要保守秘密；其实我用不着对你们说，因为你们为了自己的理由，也该慎重的。现在，把你们的住址留下来，走吧。"

住址写下，两个人离开，群众跟着他们散了，独身绅士十分激动地在斯威夫勒先生和萨丽·布拉斯女士的头顶上焦急地踱来踱去，整整踱了要命的两小时，把楼下这两个人弄得如堕五里雾中。

第三十八章

在这个当儿该叙述一下吉特了，不只因为我们有个喘息时间来注意他的景况，而且故事发展到这里，为了使我们放心，也亟应回到我们所愿意走的那条路上。在前十五章里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仍在继续演进，也正如读者所猜想的，吉特逐渐同加兰德先生、加兰德夫人、阿伯尔少爷、小马以及巴巴拉搞得越来越熟悉，并且逐渐把他们统统当做他的至亲好友，更把芬士里的阿伯尔村当做他自己的真正的家庭了。

且住——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但是如果这些话把意思传达错了，使人认为吉特在这个新居里吃得好、住得好，就会开始忘掉他那吃得坏、设备简陋的老家，那么这些话便是说得不得体，犯了不公道的毛病。谁能象吉特那样更关心他的家人（虽然家里只有一母两弟）？谁能抱着骄傲的慈父般的热肠，称赞他那天才弟弟的奇迹，象吉特那样在黄昏工余之暇对着巴巴拉娓娓不倦地讲述小雅各的故事呢？根据吉特的说法，天下还有再比他母亲更好的母亲吗？如果从他那光辉的叙述里可以得到正确的判断的话，那么天下还有象吉特一家能够这样安贫若素的吗？

且让我在这里停一下来说两句话，如果家庭的感情和慈爱全是些优美的事物，那么它们在穷人家里才真够得上优美。富人和阔人同家庭的关系可以在尘世上制造出来，但是穷人同他那破锅破灶连结的链子才是一种更道地的金属，上面还盖有天国的印鉴。出身高门的人可能受他继承下来的厅堂土地，当做

他本人的一部分——当做他出生和势力的纪念品；他同这些事物的结合就是骄傲、财富和风光的结合。穷人的住宅以前曾为陌生人所居，并且说不定明天又被什么人占据，因此穷人对于他家庭的依恋是有一个更高尚的根，深深地扎在一块更纯洁的土地里面。他的财神是血和肉造成，没有搀杂上银、金或者宝石；他没有什么财产，只有藏在内心的感情；尽管衣服褴褛，成天工作个不停，吃得也很坏，但是光秃秃的地板和墙壁也被守护神弄得可爱了，因此穷人对他家庭的爱是得自上帝，而他那粗陋的茅舍也就变为一个庄严的庙堂了。

唔，如果那些主宰民族命运的衮衮诸公但能记得这点——如果他们但能想想，穷人住的地方又拥挤又龌龊，在那里，社会的礼节不是完全消失，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在他们心里产生一种一切家庭道德全由此形成的家庭的爱，该是多么困难的事——如果他们但能从广阔的通衢和高楼大厦所在的地方转到一旁，试图把林立在只有穷人散步的岔路上的破败住居加以改进——许多低矮的屋顶比起那些耀武扬威地在罪恶和可怕的疾病丛中矗立着的尖塔，更能真诚地上通青天，尽管它们正以这种对比自以为了不起。从工厂、医院和监狱里发出来的空洞声音，也是一天一天地散播这一个真理，并且已经宣传了好多年了。这并不是不关重要的细事——不单是劳苦群众的叫喊——也不是仅仅牵涉到人民健康和安乐可以在星期三晚上① 空谈一回了事的问题。从对家庭的爱里，发生了对国家的爱；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能在最紧急的时期更为国家所需要——是那些尊重田地，保有田地上的森林、河流、土地以及地面物产的人？抑是那些热爱他们国

① 星期三晚上是英国议员看戏日期 (opera-going)，这一段话乃是针对议会忽视民间疾苦而进行的讽刺。

家，而在整个广大领域里却没有寸土自豪的人？

吉特对这等问题是毫无所知的，但是他知道他的老家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的新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不过他还是经常怀着感恩的满足和挚爱的渴望想念着家人，时时给他母亲缮写折成四方形的家报，装上一先令或者十八个便士，或者类似这等数目的小额汇款，这都是阿伯尔少爷的慷慨施舍帮助他这样做的。有时他到他家的附近办事，也抽空去省问她，这时吉特妈特别感到快活和骄傲，雅各和小弟弟也高兴得吵闹个不休，满院子弥漫着热情的道贺，他们竖起了羡慕的耳朵，听着有关阿伯尔村的叙述，奇妙的事物和富丽堂皇的环境，真使他们百听不厌。

虽然吉特深得老夫人、老绅士、阿伯尔少爷以及巴巴拉的欢心，但是没有一位家人能象那匹任性的小马那样对他表示一种异于寻常的偏爱，它本是地球上面最难驯最固执的小马，可是一到他的手里就成为最柔顺最服从的动物了。这也是事实，它越是愿意听吉特支配，就越是不愿意受其他任何人控制（好象它要冒着一切危险想把他留在这个家庭里面似的）；便是在它所欢喜的人指挥之下，有时还要表演各种不同的顽皮戏法，跳呀蹦呀闹个不停，使老夫人神经紧张得不得了。但是吉特总是把这个当做它在闹着玩，或者是它对东家喜爱的一种表示，加兰德夫人也便逐渐相信这种意见，后来竟然深信不疑到这样的程度：即使有哪一次马儿发脾气把车拉翻了，她也会当作它出于一片好心，而毫不介意呢。

吉特除了在短期内完全熟习了厩务，不久又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园丁，一个整理家务的能手，一个为阿伯尔少爷不可缺少的侍从，他对吉特是一天比一天信任和满意了。公证人威则登先生对他也加以青睐；便是查克斯特先生有时也肯屈尊向他轻

轻地点点头，或者使用一种所谓"瞄准"的姿态对他表示礼貌上的认识，或者使用其他混有玩笑和照顾的神气向他致意。

一天早上，吉特赶着车把阿伯尔少爷送到公证人的事务所（这是他经常要做的工作），当他把它在门口卸下正要把马车驱入附近一个停车场时，就是这位查克斯特先生从事务所门口走了出来，叫道，"唔呀—呀—呀—呀！"——故意把声调拖了很长，想在小马心里灌输一些恐怖，并且表示出人能统治下等动物的气概。

"停住，势利鬼，"查克斯特先生对吉特叫道。"里面叫你。"

"是阿伯尔少爷丢了什么东西吧，我想？"吉特说着走下车来。

"不要问什么，势利鬼，"查克斯特先生答道，"进去瞧瞧再说。唔呀—呀—呀，听见了吗？如果那匹小马是我的，我早把它宰着吃了。"

"你必须对它客气一点，谢谢你，"吉特说，"不然它是很难对付的。你最好不要老是提它的耳朵①，注意。我知道它是不喜欢这一套的。"

对于这个劝告，查克斯特先生不屑答复，只是用一种高贵倨傲的神气管吉特叫"小子"②，并且请他快去快来。"小子"答应了，查克斯特先生便把手插在口袋里，装做不是特来照管小马的神气，只不过是偶然在那里溜跶溜跶罢了。

吉特很仔细地掸掸他的鞋（因为他见了公文卷和铁箱子还是很敬畏的），轻轻地敲事务所的门，很快地就由公证人亲自把它打开了。

---

① "提它的耳朵"(pulling his ears)，意思是"责备它"。

② "小子"(young feller)，含侮辱意。

“唔，进来，克立斯托佛，”威则登先生说道。

“就是这个后生吗？”房间里一位年龄较长，身体肥胖、挺直的绅士说。

“正是这个后生，”威则登先生说。“他同我的当事人加兰德先生就在这个门口遇到的，阁下。我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好孩子，阁下，你也可以相信他说的话。让我给你介绍他的小主人阿伯尔·加兰德少爷，阁下；他是我的订了约的学生，阁下，也是一位最特殊的朋友——我的最特殊的朋友，阁下，”公证人重复说，掏出他的丝手绢，在面孔上摇晃了一下。

“你的仆人①，阁下，”陌生的绅士说。

“你的，先生，我相信，”阿伯尔少爷温和地答道。“你愿意对克立斯托佛讲话吗，先生？”

“是的，正是如此。我已经得到你的允许了吗？”

“当然啦。”

“我的事情没有什么秘密——或者我可以说在这里用不着保守秘密，”陌生人说，看到阿伯尔少爷和公证人准备退走的样子。“这和一位同他一起住过的古玩商人有关，对于这个人我是诚恳地、热情地关怀着。先生们，我离开这个国家好多年了，如果有什么礼貌不周之处，还望你们多多原谅。”

“谈不到什么原谅，阁下——用不着客气，”公证人答道。阿伯尔少爷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我在他老主人住过的故居附近探问过不少次了，”陌生人说了，“我听说这个后生给他做过事。我找到了他母亲住的地方，她让我到这里来，说是可能看到他。这便是我现在到这里来的原因。”

① “你的仆人”(your servant)，自谦之词。

“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好的，阁下，”公证人说，“这种访问替我增光不少。”

“阁下，”陌生人答辩道，“你说起话来很象一个老世故，我倒认为你不该如此。因此，请你不要只是对我讲些无聊的奉承，把你的真性格隐没了。”

“哼！”公证人咳嗽一声。“你是一位说话坦白的人，阁下。”

“也是一位处事坦白的人，”陌生人答道。“这也许是因为我离家日久，对一切都生疏了，才使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如果说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说话坦白的人很少，那么我恐怕处事坦白的人就更少了。如果我说的话真的冒犯了你，阁下，那么我在处事上找补好了。”

威则登先生对于年长的绅士这种打开话题的方式好象有些感到不安；至于吉特，他一直在张口结舌地望着他，心想，如果他对一位公证人说话还是那么率直、随便，不知道他会用什么一种言语对付他呢。但是，虽然他有一些天性的暴躁和着急，却一点也不粗鲁，他转过身来对着吉特说：

“如果你认为，我的孩子，我到这里来，除了想为我所找寻的人尽一点责任和把他们的财产收回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企图，你不只错看了我，也欺骗了你自己。不要受欺骗，我请求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事实是这样，先生们，”他接着说下去，转身对着公证人和他的学生，“我是陷在一种很痛苦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处境之中。我来到这个城市，心里蕴藏着一个亲爱的目标，希望不遭遇任何障碍和困难就能把它达成。可是我发现在执行我的计划时，突然因为一个我所不能窥测的神秘而中止。我越是想窥测它，越使它变得黑暗模糊；我又不敢把事情宣扬，唯恐我所急于追求的人会逃得离我更远。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能在任何方

面帮我的忙，你们绝不会因此而后悔，你们知道我多么需要帮忙，多么希望减轻我的负担呀。”

由于这段话说得坦白诚恳，很快地就在善良的公证人心里发生了反应，他也以同样的精神回答说，客人不会误解他的愿望，如果他能在任何地方助他一臂之力，他是愿意欣然从命的。

于是吉特受审，由那位不知姓名的绅士密切讯问，谈话谈到他的老主人和女孩子，他们的寂寞生活，他们的隐居习惯，以及严格的与世隔绝的情形。老人的夜间出门，在那一段日子里女孩子的孤单生活，他的害病和复元，奎尔普占有了房产，以及他们的突然失踪，全成为问了又问答了又答的题目。最后，吉特告诉那位绅士，那所房子现在正在出租，门上挂着牌子，写明有关租赁事项请到贝威斯村桑普森·布拉斯律师那里接洽，他可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材料。

“用不着特意去问，”绅士说，摇摇头。“我就住在那里。”

“住在布拉斯律师家里！”威则登先生叫了起来，有些惊愕的样子，因为他对那位律师有些职业上的了解。

“嗳，”他回答说。“几天以前我搬到他的房子里，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牌子。我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渴望从那里得到一点旁的地方得不到的消息罢了。是的，我住在布拉斯家里——很不光彩吧，我想？”

“那倒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公证人说道，耸耸肩膀。“他被认为是一个品德可疑的人。”

“可疑？”另外那一位答道。“我很高兴听到还有人说他的品德可疑。我猜想那是很久以前就完全可以肯定的了。但是你肯让我同你私下谈两句话吗？”

威则登先生答应了，他们一同走到那位绅士的密室，在里面

密谈了大约一刻钟，然后又回到外面的办公室来。陌生人把他的帽子放在威则登先生的室内，好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已经成了主人的朋友了。

"我不再耽搁你了，"他说着，把一个克朗放在吉特手中，望着公证人。"我还要找你的，你知道，除了对你的主人和女主人，对谁也不要提起这回事来。"

"先生，我妈一定也高兴知道——"吉特吞吞吐吐地说。

"高兴知道什么？"

"关于耐儿小姐的任何事——只要没有什么害处。"

"她也愿意知道吗？那么，如果她能守秘密，你不妨告诉她。但是你要注意，再不能对其他的人讲一个字了。不要忘记这点。要特别小心。"

"我会留心的，先生，"吉特说。"谢谢您，先生，再会。"

现在，正因为这位绅士急于要使吉特记住不把他俩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一直跟他到门口，重复了他的警告，恰好在这个时候，理查·斯威夫勒先生的眼睛转到这一个方向来，看到他那神秘的朋友和吉特在一起。

事情本来十分偶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查克斯特先生原是一位具有高级趣味、气派十分优雅的绅士，因此也是光荣阿波罗信徒的会员，而斯威夫勒先生正是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斯威夫勒先生穿过这条街办一些铜臭勾当①，看到他的一位会友集中注意地看守着一匹小马，便穿过马路向他作友谊的问候，按照他们的会章，常务理事应该对他们的信徒致意和鼓励的。他刚刚祝贺完毕，正在随便谈谈目前情况和天气预兆的时候，一抬头望

① "铜臭勾当"(Brazen errand)，也可译作"无耻的勾当"，实际是布拉斯派他的差事。Brazen为brass的制成品，就是"铜的"。这是双关语。

见了住在贝威斯村的独身绅士在同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进行恳谈。

“哈罗！”狄克说，“那是谁？”

“今天早上他来看我们上司，”查克斯特先生答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至少你该知道他的姓名呀？”狄克说。

在回答这一个问题时，查克斯特先生使用一种十分适合光荣阿波罗信徒的高尚语言，说如果他当真知道，他倒可以“永恒地幸福了”。

“我所全部知道的是，亲爱的朋友，”查克斯特先生说道，用手指头梳着他的头发，“就是他让我在这里站立了二十分钟之久，因此我恨得他要命，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要追他到无极的领域里去的。”

当他们这样讨论时，他们谈话的主题（他好象不认识理查·斯威夫勒先生似的）重新回到房子里面，吉特下了台阶，来到他们面前，斯威夫勒先生又向他查问了一番，但是也没有更好的结果。

“他是一位很好的绅士，先生，”吉特说，“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就是这点。”

查克斯特先生听了这个回答气愤得不得了，没有特别指定哪一件事，只是指桑骂槐地说道，根据一般情况而论，顶好把势利鬼的脑袋打碎，把他们的鼻子扭掉。斯威夫勒先生对这种感情没有表示同意，出神了几分钟，便问吉特走哪条路，等吉特回答之后便说，那正是他要走的路，他预备打扰他搭乘他的车子。吉特本待拒绝了这个光荣的要求；但是斯威夫勒先生动作得很快，等不到他说话已经坐在他的旁边，除非把他推了下去，没有旁的

办法了，因此只好迅速地打马疾驰——真的很迅疾，连查克斯特先生和他的常务理事的告别话也打断了，那匹暴躁的小马把他脚趾上的鸡眼狠狠地踏了一下，使查克斯特先生叫苦不迭。

因为威斯克在那里立厌了，斯威夫勒先生又很善意地打着尖锐的口哨并使用不同的开玩笑的叫声鼓励它，车子戛戛地飞驰前进，不允许他们谈什么；特别是那匹小马，被斯威夫勒先生的劝告激怒了，对于路灯柱和大车轮极端表示好感，竭力想在人行道上跑，摩擦着建筑物的砖墙。因此直到他们走到停车场，马车卸在一个很小的门道里（小马还以为它要把车子拉到它日常的马厩里呢），斯威夫勒先生才有了谈话的机会。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呢，"理查说道。"去喝点啤酒好不好？"

吉特最初表示拒绝，但是立即又答应了，他们便一同走向附近的一个酒吧。

"我们为那位不管他叫什么的朋友干一杯吧，"狄克说，端起一团白泡沫的杯子——"就是今天早上同你谈话的那个人，你知道。我认得他——一位好人，只是有点怪里怪气——十分怪里怪气。为那位不管他叫什么的人干杯。"

吉特为他喝干了。

"他住在我的家里，"狄克说——"至少是住在我担任一种——一种合伙经理的这家公司的房子里面。很难从他嘴里探听出什么话来，但是我们喜欢他——我们喜欢他。"

"我要去了，先生，对不起，"吉特说着就朝外走。

"不要着急呀，克立斯托佛，"他的恩主答道；"我们还要为你母亲干杯呢。"

"谢谢你，先生。"

"你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呀，克立斯托佛，"斯威夫勒

先生说道。"'我跌倒了谁来把我扶起，并且吻吻那跌伤的地方不让我悲泣？我的母亲。'① 一位有魔力的女人。他是一位很慷慨的人。我们要让他替你母亲做点什么。他认识她吗，克立斯托佛？"

吉特摇摇头，偷偷用眼睛瞄了瞄那个提问题的人，谢了他，没等到他来得及说什么，就走开了。

"哼！"斯威夫勒先生说，沉思着；"这就奇怪了。凡是和布拉斯这家有关的都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不过我可不能把这话对人谈起。还是先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是。奇怪——奇怪透了！"

斯威夫勒先生深深地沉思了一会儿，摆出一面孔的智慧，自己又喝了一些啤酒，把一个注视着他行动的啤酒童子叫到他跟前，将剩余的残酒浇在石子地上作为酹祭，谢谢他把空瓶空杯送到酒吧里，还教他过清心寡欲的生活，不要沉酒于使人醉和使人兴奋的烈酒。这番道德的忠告就算是他劳力的代价（他很聪明地说道，这比给他半个便士小费还有价值呢），说完之后，这位阿波罗信徒的常务理事便双手揣在口袋里，很逍遥地走开，一面走一面还在沉思着。

---

① 这两句话系英国女诗人安·忒勒尔（Ann Taylor）所作题名《母亲》一诗中的原句。兹将原诗四句翻译如下：

"我跌倒了谁来把我扶起，
给我讲美丽的故事使我欢娱，
或者吻那跌伤的地方不让我悲泣？
我的母亲。"

第三十九章

那一整天，虽然吉特等候阿伯尔少爷一直等候到黄昏，他却没有抽空到他母亲那里，决定不把明天的乐趣先期透露，而是想让它成为突如其来的欢喜；因为明天乃是他生命史上最伟大而又为他所长久期待的新纪元——明天他的第一季度满期，第一次支领工资，全年六镑薪水的四分之一，为数三十先令的一大笔钱——明天将有半日休假，专让他们疯狂地享乐一番，小雅各将要尝尝牡蛎究竟是什么味道，并且还要看一场戏。

各式各样的插曲也联合起来给这个场合凑趣。加兰德先生和加兰德夫人事先通知他，他们不只不打算从这笔大工资里扣除他的服装费，而要把那巨额的款子整数付给他；不只那位不知姓名的绅士又在这笔款子上增加了五先令，这完全是一件财喜，它本身就是幸运；不只这些事情的发生没有人意料到，就连做梦也不会梦到；而且那也是巴巴拉的季度——巴巴拉的季度就在那一天——巴巴拉和吉特一样，也有半天休假，她要同吉特的母亲一道喝喝茶，增进她们的友谊。

当然吉特很早就从他的窗子向外望着，看看云往哪个方向飘；如果巴巴拉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迟，浆熨一小片一小片的洋纱，折成细褶，又把它们缝在衣服上面，为的是增加第二天全套衣服穿起来更壮观的话，她也会很早就趴在她的窗口上了。尽管这样，他们俩都起来得很早，早饭吃不下，中饭更没有胃口；正在十分兴奋的当儿，巴巴拉的母亲来了，她指手画脚地称道户

外天气好得不得了(但是她还是拿着一把大雨伞,因为象巴巴拉的母亲这样的人,在假日是很少不带伞的),同时铃声也响了,叫他俩到楼上领取又有金子又有银子的季度工资。

瞧,加兰德先生这样说了,“克立斯托佛呀,这是你的工钱,你的工作表现很好,这报酬是受之无愧的,”你看他多么和气呀!然后加兰德夫人这样说了,“巴巴拉呀,这是你的工钱,我对你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你看她多么和气呀!吉特不是大笔一挥在他的收据上签字,巴巴拉不是全身颤抖着在她的收据上签字吗?你看加兰德夫人给巴巴拉的母亲斟满一杯酒的神气又是多够美丽呀?巴巴拉的母亲这样说了,“祝福你,夫人,一位善良的贵夫人,还要祝福你,先生,一位善良的绅士,还有巴巴拉,接受我的爱,还有你,克立斯托佛先生,也希望你接受,”你看这话不是很得体吗?你看她喝酒喝得多久,杯子不象是有斗那般大吗?你看她站在那里还戴着手套,样子不是很斯文吗?你看他们坐到车子顶上,不是还在一路载言载笑地回味这种情况吗?你看他们不是替那些没有得到休假的人们表示惋惜吗?

但是我们又得重新提提吉特妈了——谁不想她是出身世家,一生一世就是一位贵夫人呢!她早就准备接待他们,茶具的华美,连瓷器店的老板也大受感动;连小雅各和小弟弟全穿戴得十全十美,他们的衣服都好象新制的,其实上帝晓得是多么旧了!他们还没坐五分钟,她不是就对巴巴拉的母亲说,她正是她所期待的那种样子的女人,而巴巴拉的母亲不是也说,吉特妈完全如她所想象的样子吗?吉特妈不是当着巴巴拉的母亲称赞巴巴拉,而巴巴拉的母亲不也是当着吉特妈称赞吉特吗?巴巴拉不是十分欢喜小雅各,哪有一个孩子象他那样善于卖弄,又哪有一个孩子象他那样善于交朋友的?

“我们俩又全是守寡的呀!”巴巴拉的母亲说道。“我们一定是注定要彼此认识的。”

“我一点也不怀疑,”那布尔斯太太说。“可惜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认识呢。”

“但是你要知道,”巴巴拉的母亲说了,“我们的儿子和女儿给我们造成了认识的机会,这不是更值得高兴,而遗憾也就完全补偿了?现在,你说不对吗?”

吉特妈对这点完全表示同意,由结果推到原因,她们很自然地回顾到她们的亡夫,互相发表关于她们亡夫的生活、死亡和丧葬的意见,发现有很多情况简直吻合得惊人——就如巴巴拉的父亲恰好比吉特的父亲年长四年十个月,一位是死于星期三,另一位死于星期四,两个人体质都很健康,模样都很漂亮,此外还有其他特别暗合之处。象这一种的回忆很可能在假日的光辉上投射一个暗影,于是吉特便把谈话引到一般性的题目上,她们不久也就重新议论风生,和先前一样高兴起来。在许多事情当中,吉特特别告诉她们一些关于他的老主人家的情况,以及耐儿的仙姿丽质(关于她,他对巴巴拉已经谈过一千次了);但是一提到他的小女主人,并未如他所预期地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他母亲甚至还说(同时很偶然地望着巴巴拉),无可怀疑耐儿小姐是很标致了,但是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许多年轻的女人也和她一样俊气呢;巴巴拉也温和地说她正是这种想法,她常常以为克立斯托佛先生一定搞错了——吉特感到十分奇怪,他不知道她这样对他怀疑有什么理由。巴巴拉的母亲也说,年轻人在十四五岁上发生变化,乃是极普通的事,小时候本来很好看,长大了往往就很平凡了;她举了许多强有力的例子证明这项真理,特别是一位年轻小伙子的例子,他本来是一位有前途的建筑匠,对巴巴

拉特别殷勤，但是巴巴拉却不肯对他表示什么意见(虽然这样也好)，她总以为这事可惜。吉特说他也是这样想法；他的话是很老实的，他却不知道什么事一下子使得巴巴拉忽然沉默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母亲望着他，好象怪他为什么要说这话似的。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早，应该想到看戏那个问题上了，大家需要好好在围巾、帽子上面下一番功夫，更不必提一条手巾包了橘子，另外一条手巾包了苹果，扎起来很费了一些时间，结果水果还是滚了满地。反正最后每件事总算安排好，他们很快地走出门去，吉特妈抱着睁着两只大眼睛死也不肯睡觉的小弟弟，吉特一只手拉着小雅各，另外一只手扶着巴巴拉——看到这种情形，跟在后面的两位母亲不禁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看起来很象一家人，这时巴巴拉便很难为情地说道，“不要这样说呀，妈！”但是吉特说，何必介意她们在说什么呢；真的，如果她了解在吉特的思想里丝毫没有恋爱的话，她也就用不着担什么心思了。可怜的巴巴拉呀！

最后他们进了戏院(阿斯特莱戏院)；在他们到达还未打开的门口约莫两分钟之后，小雅各被挤扁了，小弟弟也被冲撞了好多次，巴巴拉母亲的大伞被带走了好儿码远，最后还是从人群的肩上递回她的手中；吉特因为有人不必要地猛“拱”① 他母亲，便用苹果包照准他的头部打了一记，结果立即引起了一场大争吵。他们好容易才挤到售票处，手里拿着票子拚命挤出来，最后才真的进了戏场，找到他们选择也选择不到这么好、预定也预定不到这么满意的座位，这一切都被当做了不起的笑料，并且成为娱乐的主要部分了。

---

① “拱”(scrowdging)，原文系俗字，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姑译为“拱”。

天哪，天哪，你看阿斯特莱戏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呀，到处都油漆得很光彩，都是金碧辉煌的装饰，都是穿衣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象是马的气味，暗示要有什么奇观出现了；幕后隐藏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洁白的木屑撒在跑马道上；戏班的人入场坐定；拉琴的人一面试音，一面漫不经心地望着观众，好象他们不希望演奏开始，又好象他们事先都晓得了似的！一排又长、又清楚、又光亮的蜡烛慢慢地吊起，把全场照射得多么亮呀；当铃声一响，音乐认真开始弹奏，鼓敲得特别响，三角震动器发出柔和的声音时，观众又是多么狂热地兴奋呀！无怪巴巴拉的母亲要对吉特妈说，花楼地位顶好，她奇怪为什么不比包厢卖得贵些；无怪巴巴拉在她为快乐所激荡的心情下，不知道是笑好还是哭好了。

戏上演了！从一开始小雅各就认为马是活的，对于戏里面的男男女女无论怎样说他也不相信是真的，因为他从来不曾看见过或听见过象他们这样的人——枪声使巴巴拉眨眨眼睛——被遗弃的女人使她哭泣——暴君使她发抖——一位随着侍女唱歌舞蹈的男人使她发笑——一匹小马看到杀人凶犯就人立起来，再不肯把两条前腿放下，直等到那人被逮捕后为止——小丑竟敢同一位穿长统靴子的军人表示亲热——一位少女跳过了二十九根缰绳，最后平安地跨到马背上——每一件玩意都很快人，很伟大，使人感到惊奇！小雅各不住拍手，把手都拍酸了；在三幕戏里每一个场面结束的时候，吉特总是大叫“再加一次”①；巴巴拉的母亲高兴得忘了形，一直用伞戳打着地板，直到伞布都要戳破了。

在这些迷人事物的演出当中，巴巴拉似乎还在念念不忘喝

① “再加一次”(an-kor)，系“再来一次”(encore)的讹音。

下午茶时吉特所说的话；因为当他们走出戏院，她在一阵歇斯底里痴笑之下，还问他耐儿小姐是否和那位跳缰绳的少女一样漂亮。

“是不是和她一样漂亮？”吉特说道。“比她还要漂亮一倍呢。”

“唔，克立斯托佛！我想她该是世界上顶顶美丽的人儿了，”巴巴拉说了。

“无聊！”吉特答道。“她的确很好，我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你要知道她是化装了的，化了装会有多大的不同呀。怎么，便是你也比她好看多少倍呢，巴巴拉呀。”

“唔，克立斯托佛！”巴巴拉说着头低下去。

“随便哪一天你都比她好看，”吉特说；“你母亲也比她好看呢。”

可怜的巴巴拉呀！

但是这一切——便是这一切——比起跟着到来的那种非同寻常的享受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接着吉特便昂首阔步走进一家海鲜馆子，神气就好象他一向住在那里似的，连柜台和柜台后面的人望也不望一眼，率领着他的大队人马直入雅座——一个特备雅座，装有大红帘子，铺着白色桌布，五味瓶全套——把一位样子凶猛蓄有短髭的堂倌叫过来，堂倌担任招待，称他——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为“先生”，吉特要堂倌把最大的牡蛎来上三打，还要他特别快点！是的，吉特告诉这位堂倌特别快点；堂倌不只说他要快点，他真的也做到了，马上就送来刚出炉的面包，最新鲜的牛油，头号的大牡蛎，都是难得看到的东西。于是吉特对那位堂倌说道，“一杯啤酒，”——这样一说就够了——那位堂倌并没有反问，“先生，你在使用那种口气对我讲话吗？”而只是这样说了，“一杯啤酒吗，先生？是，先生，”说完就走出去把

啤酒取来，盛在一个小酒壶里，放在桌子上面，酒壶的样子就象是替街头瞎子带路的狗嘴里衔着收贮铜板的圆筒；在他转身走去之后，吉特的母亲和巴巴拉的母亲都说，他看起来象是一位顶顶文弱和顶顶有礼貌的青年。

然后他们开始认真地进晚餐了；首先是巴巴拉，那个愚蠢的巴巴拉，宣布说她不能吃到两只以上，你真不知道劝了多少次她才吃了四只；幸而她母亲和吉特的母亲找补的很多，一面吃，一面笑，大大享受了一番，吉特看到她们这样，觉得舒服极了，由于强烈的同感使他且笑且吃起来。但是那天晚上还是小雅各表现出奇迹，他吃起牡蛎来好象十分内行——撒胡椒粉和蘸醋时的能干样子，完全超过了他的年龄——最后还用牡蛎壳在桌上搭成一个山洞。其次是小弟弟，他一夜不曾闭过眼睛，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试着把一只大橘子向嘴里塞，全神注视着吊灯上的烛光——他坐在他母亲的膝上，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凝视着煤气灯，用牡蛎壳在他那柔嫩的面孔上划出了条纹，那种情趣便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爱他！总而言之，再没有一个更成功的晚餐了；而且当吉特最后要了一杯热饮作个结束，并且在轮流传递之前又为加兰德先生和加兰德夫人干杯的时候，普天之下再没有比他们六位更幸福的人了。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此主要的快乐是在想着下一次就要开始——现在天很晚了，他们同意是大家整队回家转的时候了。于是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就把巴巴拉和她的母亲平安地送到一个朋友家里，让她们在那里过夜，吉特和他的母亲在门口和她们告别，约定明天一早在芬士里相会，并且预订了消磨下一个季度的许多计划。然后吉特把小雅各背到背上，一手拉着他母亲，又吻了吻小弟弟，他们这才一同愉快地步行回家去了。

第四十章

第二天早上，吉特在太阳一出就起床了，心里充满了假日所唤起的那种漠然的忏悔感觉，并且觉得，昨天晚上的快乐应该让凉爽的白昼冲淡一下，也应该回到日常工作上去了，他怀着这种心情，到指定的地方迎接巴巴拉和她母亲。出门之前他还小心翼翼地不去惊醒小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因为他们都没有从不寻常的疲劳中休息过来，他把钱放在壁炉台上，用粉笔写了几行字，希望他母亲看到它，并且告诉她那是她孝顺的儿子留给她的；然后才走他的路，心情比他的口袋要沉重一些，但是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苦恼。

唔，这一类的假日呀！为什么它们会留给我们一些惋惜的情绪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们在我们记忆中仅仅往后推移一两个星期，把它们放在那个适当的距离里，以便我们不是用平静的无动于衷便是用愉快的回忆来对待它们呢？为什么它们老是萦绕着我们的脑际，象是昨天的酒还留有余劳，一想起来就有些头痛和懒洋洋的，于是决定今后要改过自新，以免堕入地狱，但是为什么这种念头只能维持到吃晚饭的时间呢？

谁能怪巴巴拉在患头痛，或者巴巴拉的母亲有点不大开心，或者她有点低估了阿斯特莱戏院，并且认为那个丑角的年龄实际比昨晚他们看到的为老？吉特听到她这样说，一点也不感觉惊愕——他是不会的。他早就在疑心着，在那一场目眩神迷的演出中，那些轻浮的演员在前天晚上表演同样节目，在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以及在未来的若干星期若干月份中，还要表演同样节目，尽管他不在场。这便是昨天和今天的区别。我们全去看戏，或者从戏院回家。

但是太阳初升时是很软弱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也增加了力量和勇气。渐渐他们开始回味过去的事情，也越体会出它们的愉快的味道来，一面谈，一面走，一面笑，直到最后他们十分兴奋地到达了芬士里，巴巴拉的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象这样不觉得疲倦，也从来没有象这样的精神。吉特也有同样的表示。巴巴拉一路上沉默着，但是她也说了这样的话。可怜的小巴巴拉呀！她是非常沉静的。

他们到得正是时候，在加兰德先生下楼早餐以前吉特就把小马梳擦了一番，使它漂亮得象跑马场上的马一样；这种守时和勤恳的行为，大为老夫人、老绅士和阿伯尔少爷所赞扬。按照他惯例上的钟点（也可以说他惯例上的分和秒，因为他可是一个严守时间的人呀），阿伯尔少爷走了出来，赶上了去伦敦的驿车，而吉特便和老绅士同往花园工作去了。

这是吉特最感愉快的劳役。在天气好的日子里，他们宛如一家人——老夫人坐在近旁，把针线篮放在一个小桌子上；老绅士锄土，截枝，或者拿着一把大剪刀修剪，不然就是很热情地帮着吉特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威斯克从它的小牧场中平静地沉思着注视他们。今天他们应该整理葡萄架了；因此吉特便爬到一个矮梯的当中，开始剪，开始锤打，老绅士对他的工作极感兴趣，不断把他需要的钉子和布条递上去。老夫人和威斯克和平常一样观望着。

"喂，克立斯托佛，"加兰德先生说，"你交上一位新朋友了，咦？"

“对不起，你说什么，先生？”吉特答道，从梯子上向下望着。

“我听阿伯尔少爷告诉我，你交上一位新朋友了，”老绅士说道，“就在事务所里！”

“唔！是的，先生，是的。他很慷慨呢，先生。”

“我听了很高兴，”老绅士答道，微笑着。“今后他还要更慷慨呢，克立斯托佛。”

“真的吗，先生？他的确十分和善，但是我并不要他这样，我敢保，”吉特说，用力锤打着一个粗钉。

“他急于想用你，”老绅士接着说了，“替他做些事。——小心点，不然你要跌了下来受伤的。”

“要我替他做点事，先生？”吉特叫道，突然停下他的工作，在梯子上转了个身，好象是一个善于翻筋斗的人。“怎么，先生，我不认为他说这话是当真的。”

“唔！他可是当真的，”加兰德先生说，“他也这样对阿伯尔少爷说来。”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事！”吉特嘟嘟囔囔地说，懊丧地望着他的主人和主妇。“我感觉他太奇怪了，的确。”

“你瞧，克立斯托佛，”加兰德先生说，“这是一件对你很有关系的问题，你该了解，也该从这一方面考虑一下。这位绅士能够比我给你更多的钱——我想，倒不一定是通过主仆一类的关系，给你更多的仁慈和信任，但是，克立斯托佛呀，他一定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那么，”吉特说，“以后又怎么样呢，先生——”

“等一等，”加兰德先生插嘴道。“还不只这一点。据我所知，你对你的旧主人们是一个很忠实的仆人，如果这位绅士使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各种方法找寻他们，我相信要是你能帮

他的忙，是会得到应得的报酬的。而且，"老绅士接下去说，语气更加强调了，"你还可以同你一直在坚强地无私地爱戴着的人们取得重新联系，自然也值得快慰。你必须想想这些，克立斯托佛，在选择上可不要鲁莽或者着急才好。"

当这最后一个论证迅速地通过他的思想，而他的希望和幻想好象一下子都要实现的时候，吉特因为要维持他已经做好了的决定，就难免发生了苦恼和刹那间的心痛。不过这感觉一瞬即逝，他还是毅然地回答说，那位绅士必须另外找人，他那如意算盘打错了。

"他没有权利认为我可以被他诱过去的，先生，"吉特说，锺了半分钟，又重新回过头来。"难道他把我当做一个傻瓜不成？"

"如果你拒绝他的建议，克立斯托佛，他也许会这样想的，"加兰德先生严肃地说了。

"那就让他想去好了，先生，"吉特抗辩道；"先生，我管他怎么想呢？为什么我要管他想什么呢，先生？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跟他去或者跟任何人去，我应该是一个傻瓜，甚至比一个傻瓜还不如，先生，如果我竟然舍弃了天下没人能比得上的最仁慈的主人和女主人，他们从街头上救了我，当时我是一个又贫穷又饥饿的孩子——贫穷饥饿的情形也许比你们所想象的严重得多，先生。如果耐儿小姐真的回来，夫人，"吉特突然转身对着他的女主人说道，"怎么，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也许她需要我，在我把家里的工作做完了以后，我也可以随时请求你们让我替她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她回来，我想她那时该成为富人了，因为老主人常常说她会富起来的；既然成了一个富有的年轻小姐，她还需要我干什么呢？不，不，"吉特接着说，悲伤地摇头，"她不会再需要我了；上帝保佑她，我希望她不再需要我了，虽然我倒也很愿意

看到她！”

说着，吉特把一只钉子狠狠地钉到墙上——实际不必那么狠的——钉完，又转过身来。

“还有小马呢，先生，”吉特说——“威斯克，夫人，（它清楚地知道我在讲它，你看它嘶叫起来了，先生）——除了我它肯让别人走到它跟前吗，夫人？还有花园呢，先生；还有阿伯尔少爷，夫人。阿伯尔少爷舍得让我走吗，先生？还有比我更欢喜花园的吗，夫人？妈妈一定会伤心，先生，就说小雅各吧，夫人，如果他知道了阿伯尔少爷很快就要和我分开的话，他会把眼睛哭出来的，就在几天以前，他曾经对我说来，希望我们一辈子在一起——”

不用说，要不是正在这时候巴巴拉跑了过来，说事务所里派人送信，吉特这样一面轮流着对他的主人和女主人讲话，又常常弄错了人，一直站在梯子上，不知道会站上多久呢。巴巴拉看到吉特滔滔不绝的样子，表示出有些惊愕，一面就把那封信递到主人手里。

“唔，”老绅士读过之后说，“把那送信的请到这里来。”等巴巴拉细步走出去执行命令之后，他便对吉特说道，既然吉特不愿意舍弃他们，正如他们不愿意舍弃吉特一样，这问题也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老夫人乐于附和这种意见。

“同时，克立斯托佛，”加兰德先生接着说，看着他手里的信，“如果那位绅士有时借用你一两小时，甚至一次借一两天，我们必须答应把你借给他，你也必须答应让他借用才是。唔，年轻的绅士来了。你好吧，阁下？”

这个致词是对查克斯特先生而言，他的帽子完全歪到一边，一点也没有遮住头发，大模大样地走向前来。

“希望你健康，先生，”那位绅士答礼。“也希望你健康，夫人。这是一所很精致的小房子呢，先生。乡下真美，当然啦。”

“我想你是来接吉特的吧?”加兰德先生说了。

“我有一辆双轮马车等在外面，”办事员答道。“由一匹很好的灰色马驾着，先生，如果你是善相马的，一看便知道不坏。”

加兰德先生拒绝去观察那匹很好的灰色马，借口他对这类事情是外行，不能正确地估出它的优点，他便邀请查克斯特先生不妨略微用些点心再走。那位绅士欣然从命，一些冷食，还有啤酒和葡萄酒，一下儿工夫就替他准备好了。

在吃点心的时候，查克斯特先生竭力卖弄他的本领，媚悦他的东道主，使他们相信住在城里的人智慧高人一等，因此，他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一件小小的丑闻上去，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的见解非常高明。于是他顺便叙述了米兹勒侯爵和宝贝爵士发生争执的真正原因，似乎是起于一瓶香槟，并不是为了一块鸽肉饼，报纸全登载错了。宝贝爵士并不是这样对米兹勒侯爵说，“米兹勒，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位说了谎话，我却不是那个说谎话的人，”同一方面的权威人士的报道是错的；他是这样说来，“米兹勒，你知道在什么地方找我，妈的，阁下，如果你需要我就去找我好了。”——这样一来，这个有趣的问题就完全改变了面貌，情况也就完全不同了。他又告诉他们关于西哥斯伯瑞公爵向意大利歌剧演员威奥莱塔·斯泰塔所保证的正确收入数字，好象是一季一付，并不是半年一付，社会上所了解的也错了，并且还不把首饰、香料、五个跟班的头粉、一位贴身用人、两副一天一换的羔皮手套算在收入里面，而是另外付给(一般人也荒乎其唐地把它传错了)。查克斯特先生请求老夫人和老绅士对于这些动人的情节定心好了，因为他们可以相信他的叙述是最正

碗的一种。把这些交代完了，然后他又对他们讲了一些舞台闲话和宫廷秘闻；这样他把一篇又漂亮又引人入胜的谈话做了结束，一直是一个人自拉自唱，并不借助任何人的帮忙，时间持续了三刻钟之久①。

"现在马也休息够了，"查克斯特先生说，很斯文地站起来，"我想我也该跑路了。"

加兰德先生和加兰德夫人都没有表示异议（无疑地，他们感到这位仁兄太会假公济私忙里偷闲了），因此查克斯特先生和吉特不久之后就向城里出发；吉特被安排在车夫身旁的座上，查克斯特先生孤单地坐到车厢里面，两只靴子伸到前窗口外头。

他们到达了公证人的住宅，吉特跟到办公室里，阿伯尔少爷叫他先坐下等一等，因为叫他来的那位绅士出门去了，可能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这种预料一点也不错，因为吉特吃完午饭，吃完下午茶，阅读了《法律一览》中的轻松判例，翻了一会《邮务指南》，还打了不少次的瞌睡，好容易才看到他上次见到的那位绅士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他同威则登先生密谈了一下，阿伯尔少爷也被叫去参加会议，吉特对于把他叫来要做什么，觉得好生奇怪，最后他也被叫进去了。

"克立斯托佛，"绅士看到他一走进去便说道，"我已经找到你的老主人和小女主人了。"

"不会吧，先生！可是真的？"吉特说，他的眼睛闪烁着快乐

---

① 查克斯特这一段话完全是信口开河，他所提出来的米兹勒侯爵(Marquis of Mizzler)、宝贝爵士 (Lord Bobby)以及什么西哥斯伯瑞公爵(Duke of Thigsberry) 和威奥莱塔·斯泰塔 (Violetta Stetta)，都是随便扯出来的人物，可能有一些是真有其事，但姓名也全改换了。

的光芒。"他们在哪里，先生？他们怎么样，先生？他们——他们离这里很近吗？"

"离这里很远了，"绅士说着，摇摇头。"但是我准备今天晚上把他们接回来，我要你和我一同去。"

"我，先生？"吉特说，又是高兴又是惊愕。

"那地方，"陌生的绅士说着，沉思地转对着公证人，"根据耍狗的人的说法是——离这里多远——六十里吧？"

"六十到七十。"

"哼！如果我们连夜赶，明天早上一定可以赶到。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在这里，因为他们不会认识我，而那个女孩子，上帝保佑她，会认为任何追赶他们的陌生人，就是想侵害她外祖父的自由——既然这样，好不好就带着这个后生去，他们都认识他，一见面就记得，作为一个善意的保证，你们看还有比这更妥当的办法吗？"

"当然没有了，"公证人说。"把克立斯托佛带去，无论怎样也把他带去。"

"请你原谅，先生，"吉特说，他一直拉长了脸倾听着这一段谈话，"如果为了那个理由，我怕我去是坏处多，好处少。耐儿小姐，先生，她是知道我的，也是相信我的，我倒敢这样说；但是老主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先生们；没有人知道——自从他害过一场病之后，便再也不愿意看到我，耐儿小姐亲口告诉我，我可不能走到他跟前，也不要让他再看到我。如果我去的话，我怕要把你的计划整个破坏了。叫我牺牲什么我都愿跟你去的，但是，先生，你最好还是不带我去才是。"

"又来了一种困难！"急性子的绅士说道。"还有比我更苦恼的人吗？还有另外什么人认识他们？还有什么人可以使他们相

信？尽管他们过的是遗世独立的生活，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对我的计划有帮助的人吗？”

“有吗，克立斯托佛？”公证人说。

“没有人了，先生，”吉特答道。“不过我倒想起来了——我母亲还可以。”

“他们认得她吗？”独身绅士说。

“怎么不认得她，先生！她经常来来往往。他们对她和对我一样好。保佑你，先生，她还盼着他们回来住在我们家里呢。”

“但是他妈的这个女人在什么地方？”急躁的绅士说着，拿起他的帽子。“她为什么不在这里？为什么那个女人在需要的时候总是不在跟前呢？”

一句话，独身绅士是想立刻奔出办公室，一把抓住吉特母亲，强迫她搭上驿车，把她带走，但是这一个新鲜的绑架办法，好容易在阿伯尔少爷和公证人联合努力劝告之下，未能见诸实行，他们左说右说，让他先试探试探吉特，看看她能不能一接到这样一个紧急通知，就愿意立刻答应下来，和他同去。

这话引起了吉特这一方面的疑虑，也引起了独身绅士那一方面一些激烈的意见，更使公证人和阿伯尔少爷方面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事情的结局是，吉特心里把这件事慎重地忖度了一番，仔细地考虑了一下，便答应说，替他母亲着想，他应该使她从那时候起两小时内做好远征准备，把她带到这里，在指定的时间内让她在各方面装扮好，布置好，以便出发。

吉特作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而又不大容易收回的保证之后，便赶快跑了出去，设法使它立即实现。

第四十一章

吉特穿过拥挤的大街，拨开人流，冲过繁忙的通衢，进入小弄堂和小巷子，有时无缘无故地停一下或者转到一边，直到最后走到了老古玩店的门前，他立定了，一半是由于习惯，一半是因为他已经喘不上气来。

那是一个幽暗的秋天的傍晚，他感到这所故居从来没有象今天在暗澹的黄昏中这样阴沉过。这座没人居住的房子窗户破碎了，生了锈的玻璃框碰击着窗槅戛戛有声，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废墟，同闪烁的灯光和扰攘的街市隔绝了，又冷清又黑暗又空寂地立在它们中间，呈现出一种毫无生趣的情况，同这位男孩子替它的旧业主建筑起来的光明远景不调和地混在一起，就象是一种失望或不幸挡在那里似的。吉特很希望看到空烟囱里熊熊地冒火，窗子里闪透出灯光，人们轻捷地走进走出，愉快的谈话声洋溢户外，以及一些能够和那种正在萌芽的新希望配和得上的什么事物。他没有料到这座房子会笼罩上任何不同的外貌——他一向认定它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满腔热情和期待之下遇到它，把这一种思潮阻遏住了，并使它蒙上一层悲哀的暗影。

幸而吉特自已的学问不够，想象力也不丰富，还不致为遥远的不吉利的预兆所苦；同时他又没有戴着灵魂透视眼镜，帮助他在这一方的视觉，因此除了这一座死气沉沉的房子，什么也不曾看见，它只是不愉快地扰乱他先前的思想罢了。于是，他懊悔不

该从这里经过，尽管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最后他便匆匆地重新前进，加快速度补偿他耽误的时间。

"现在，如果她出门去了，"吉特想，他已经接近了他母亲的陋居，"我又找不到她，这位急性子的绅士不知要烦恼成什么样子了。那里的确没有灯光，门也关得紧紧的。现在，上帝不要怪我这么说，但是如果又是小贝萨尔作祟，那么我就希望小贝萨尔——搬得远远的，"吉特说着，制止住自己的感情，前去敲门。

敲了两下，房子里面还没有回答；但是住在对面的一位妇人探出头来，询问是谁要找那布尔斯太太。

"是我，"吉特说道。"她大概是在——在小贝萨尔祷告堂里吧，我想？"——很勉强地说出这个讨厌的宗教会堂的名字，言词中还露出了怀恨的口气。

邻妇点头称是。

"那么请你告诉我祷告堂在什么地方，"吉特说，"因为我有紧急的事情回来，一定得找到她，她便是在宣教台上也不要紧。"

找到去那个羊圈① 的方向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带的邻居都不属于常到那里去的羊群，除了它的名字谁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最后还是和那布尔斯太太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她祈祷之前吃过一杯茶后陪她去过一两次，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消息。吉特一经得到指示，便立即重新出发了。

小贝萨尔本来可以近些，通往那里的路也可以直些，虽然那样一来，担任集会主席的牧师会认为失去由曲曲弯弯道路通往那里的意义的，他觉得只有曲曲弯弯的道路才可以使他把祷告堂比作天堂，以示与教区礼拜堂和通往那里的广阔大街背道而

① "羊圈"(fold)，系教堂的借喻，因为耶稣为牧羊人。下文有"羊群"字样，故用直译。

驰。经过了一些困难，吉特终于找到了它，为了进去的时候显得庄重一些，他先在门口缓了缓气，然后才走到里面。

在某一方面说，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因为，当真说，它是一个特别小的贝萨尔——是最小容积的贝萨尔——座位又小又少，在那个小小的宣教台上，一位小小的绅士（行业是鞋匠，职务是传教师）正在布道，从听众的面积上看，他的声音却不算小，布道讲词也不算轻，如果说听众很少，那么其中认真听讲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为大部分在打瞌睡。

吉特妈也在里面。经过昨天晚上的疲倦，她感到实在难以睁开眼睛，而牧师的那套议论，越发使她听得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她终于抵抗不住睡魔的侵袭，睡着了；虽然睡得并不够酣，还能时时发出一种轻微却也几乎让人听不到的呻吟声，好象在承认说教者的道理似的。在她手上的小弟弟和她一样睡熟了；小雅各呢，年龄还小，不能象他对牡蛎那样兴趣浓厚地领略这一长篇精神布道的营养价值，因为他一方面想睡，一方面又害怕他自己在演词中被提到，两种念头一直控制着他，结果便一会儿睡熟，一会儿惊醒。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吉特想着，溜到最靠近的一个空座上，正对着他母亲的位子，中间隔着一条小通路，"我怎么走到她跟前，又怎样劝她出去呢？我好象离开她有二十里远呢。道讲不完她不会醒的，那不知道还要多少时候！如果他肯停一分钟，或者如果他们肯唱——"

但是看样子在未来两小时内没有发生任何一种事情的迹象。牧师在继续告诉他们一些他自己做不到而强要使他们信服的事；很显然，只要他肯履行他的一半诺言，忘掉另外一半，至少他也算是不错了。

在又恼火又不安的情形下，吉特纵目望望祈祷堂，眼光正好落在书记桌子前面的一个小座位上，他真不敢相信竟会看到他——奎尔普！

他把眼睛揉了又揉，还是看到奎尔普在那里，真的在那里，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帽子架在膝盖中间的一根木头丁字架上，龌龊的面孔泛着那种成了习惯的苦笑，眼睛死盯着天花板。他的确没有瞥一瞥吉特或者他的母亲，也好象根本不曾意识到他们在场似的；不过吉特总是感觉，那个狡猾小鬼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注意着别的什么。

但是在小贝萨尔的信徒中发现了矮子的鬼影，不能不使他大吃一惊，心里免不了发生一种怀疑，感到这是一种麻烦和烦恼的预兆，他首先把他的惊惶压住，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把他母亲撤走，因为夜渐渐转深，而事情又很严重。于是在下一次小雅各睡醒了的时候，吉特尽量吸引他那东溜西看的眼睛，这倒不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一个喷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向他打手势，叫他把妈妈唤醒。

但是，真够倒霉，正在这个当儿，那位牧师，为了要强调他的演词的一个项目，身子探到讲台桌外面来，差不多只剩下两条腿留在桌子后头，右手猛烈地挥舞，还用左手握住右手，死盯着（或者好象是死盯着）小雅各的眼睛；他那种紧张的表情和态度在恫吓他——至少这孩子是这种感觉——如果他敢动一动，他，牧师，当真，不是说说算数，就会立刻给他个苦头尝尝。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一方面因为吉特的突然出现使他意志纷乱，一方面又因为牧师的眼睛使他丧魂失魄，可怜的雅各只好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完全丧失了动作的能力，他很想哭，但又不敢，只好也回答牧师的注视，直到他的小眼睛好象从眼眶子里跳了出来。

“如果我必须公开做，那我就公开做好了，”吉特想道。于是他轻轻离开座位，走到他母亲那里，如果斯威夫勒先生在场的话，他一定会用这种话来形容，就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便把小弟弟的脖子“扭住”了。

“别作声，妈！”吉特低声道。“跟我走，我有话对你说。”

“我在哪里呀？”那布尔斯太太说。

“你在这个幸福的小贝萨尔祷告堂里，”他儿子怒气冲冲地回答。

“真幸福呀！”那布尔斯太太叫道，很愿意听那一个字。“唔，克立斯托佛，今天晚上的布道对我可真有好处呀！”

“是，是，我知道，”吉特急切地说；“但是快走，妈妈，人们全看着我们呢。不要有什么声音——拉着雅各——对了！”

“停下，撒旦，停下！”吉特正待移动脚步，牧师叫了出来。

“那位先生说要你停下，克立斯托佛，”他母亲低声说。

“停下，撒旦，停下！”牧师又吼了起来。“不要诱惑那个肯听你话的女人，而要静听那召唤者的声音。他要把一只羊羔从羊圈里拉走！”牧师叫道，声音越发高了，指着小弟弟。“他夺走了一只羊羔，一只宝贵的羊羔！他象一条夜间出没的狼，专门诱骗温和的羊羔！”

吉特本是全世界脾气最好的家伙，但是听到这种强烈的言词，而他的处境又使他有些激动，于是他抱着小弟弟转身面对着宣教台，大声回答道，——

“不对，我没有。他是我的弟弟。”

“他是我的弟弟！”牧师叫道。

“他不是，”吉特气忿地说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并且不要出口伤人，谢谢你；我做了什么坏事？如果不是万不得

已，我不会到这里把他们带走的，这一点你要认清。我是希望悄悄地把他们叫走，但是你不让我这样做。现在随便你用撒旦一类名词去骂好了，请你不要管我的事，谢谢你。”

说着，吉特大步走出教堂，他母亲和小雅各跟在后面，一下便来到露天底下，他模糊地记得，好象看到人们全睡醒了，面上还带着惊愕的表情；在斗嘴的时候，他还看到奎尔普一直老样子地坐在那里，眼睛没有离开天花板，好象丝毫没有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

“唔，吉特！”他母亲说道，用手巾擦擦她的眼睛，“看你做的什么事！我可不能再去那里了——永远不能去了！”

“我倒高兴听这话，妈。昨天晚上你刚得到的那一点小小的享受，有什么使你今天晚上不高兴和伤心的理由？这就是你的脾气。如果你感到有些幸福或快乐，你便会来这里告诉那个家伙，说你非常懊悔。我真要这样说，妈，真可耻。”

“别再说了，亲爱的！”那布尔斯太太说；“你不是想说这种话的，我知道，但是你所讲的全是犯罪的话。”

“我不是想说这种话？但是我就是要这么说！”吉特反唇相稽。“我不相信，妈妈，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的人，在天国里会被认为比穿着高领板起面孔的人更为有罪，我的确相信，那般小伙子放弃这个或者不做那个，都很正当合理——那就是我的信念。但是，如果你答应不哭，我便不再往下谈，也就算了；你抱小弟弟，他比较轻，把小雅各交给我；在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快点），我要告诉你我带来的消息，一定会使你感到有些惊愕，我敢保。哪——那就对了。现在你的样子好象你这辈子没看到过小贝萨尔似的，我倒希望你不再看到它了；把小弟弟给你；小雅各，你爬到我的背上，搂紧我的脖子，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小贝萨尔

教士再叫你什么宝贵的羊羔，或者说你弟弟是什么羊羔，你要告诉他，这是一年来他说的最实在的话，如果他能更象羊羔，少象薄荷羹①——就是不要太涩太酸了——我倒可以比较不讨厌他一些。这就是你要对他说的话，雅各。”

这样说着，一半玩笑，一半当真，吉特一心一意想做出十分高兴的样子，让他母亲高兴，让弟弟们高兴，也让他自己高兴，他引导着他们迅速地前进。在回家的路上他叙述在公证人家里的情形，以及他闯到小贝萨尔祷告堂的目的。

他母亲听到需要她来帮忙，的确大吃一惊，思想立即陷入混乱状态，最突出的便是搭乘驿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光荣和尊严，但是把孩子们留下又是一种道德上不可能的事。不过这种理由以及其他什么衣服还泡在水里、她的衣服上缺乏某些物件等等理由，全被吉特驳倒了，他认为她所提出的每一种意见全敌不过找到耐儿的愉快，而真的把她带了回来才值得欣慰呢。

“现在只有十分钟了，妈，”他们到家以后吉特说。“还有个纸箱子。把你要拿的东西放进去，我们要立刻动身了。”

如果叙述吉特怎样把可能万一有用场的东西塞到箱子里，怎样把可能一点也没用的东西留下来；怎样把一位邻居请来照顾两个孩子，孩子们最初又是哭得多么惨，等到答应给他们带回各种难得的、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玩具时，又是笑得很开心；吉特的母亲怎样一定要和孩子们亲亲嘴，吉特又是怎样因为她这样做而不知道该不该气恼；如果把这些事情一一叙述，你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听，我也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写。因此，我要把这些事一笔带过，单表约莫在两小时过完了以后的几分钟，吉特和他

① 薄荷羹（mint sauce），加上薄荷香料的羹，吃羊肉时用。

母亲便来到公证人的门口，一辆驿车早已等在那里了。

“套着四匹马呢，我告诉你！”吉特说，对于这种准备表示吃惊。“喂，你要阔一阔了，妈！——她来了，先生。我母亲来了。她一切都准备好了，先生。”

“很好，”绅士回答道。“现在，不要着慌，太太；会有人好好照顾你的。那只装着他们新衣服和必需品的箱子呢？”

“在这里，”公证人说道。“带上去，克立斯托佛。”

“遵命，先生，”吉特回答。“现在都准备好了，先生。”

“那么我们就走了，”独身绅士说。于是他用手搀扶着吉特妈，非常礼貌地把她送到车上，然后他坐在她的身旁。

吊梯拉起，车门砰然关上，轮子转动，戛戛地响了，吉特妈探到窗口外面，挥舞着一条湿手巾，尖声喊叫了一大串带给小雅各和小弟弟的口信，但是谁也没有听出一个字来。

吉特立在街心，含着眼泪望着他们——流眼泪不是因为离别，而是因为想到他们回来以后的快乐。“他们走的时候，”他想道，“是步行，没有人对他们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在他们临走时向他们说一句温暖的话；现在他们要回来了，四匹马拉着，有一位富有的绅士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苦恼全部结束了！她会忘掉她教我写——”

后来吉特又考虑了一些时候，不论他想什么吧，反正他是一直立在那里，注视着长行列的灯光，驿车早已消失，他还没有回到房子里面，公证人和阿伯尔少爷本来是在门口站到车声沉寂了才进来的，这会儿他们也曾几次怀疑，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在街上留那么长久。

第四十二章

我们最好把吉特暂时放在一边，让他想着，期待着，再表一表小耐儿的命运，把前几章丢下的线头重新接上[1]。

在一次黄昏时候的漫游中，她在不远的距离后面，跟踪着那一双姊妹，由于同情她们，对她们的遭遇又有些同病相怜，因此一见到她们，心上便有一种安慰和舒贴，而这短短的一瞬间也便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尽管当时她所感到的快乐是含着泪生，含着泪死——在一次黄昏静寂时间的漫游中，当时的天空、大地、空气、潺潺的流水以及远处传来的钟声，都与这位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的情绪合拍，激起了她的镇静的思想，但是不属于儿童世界的领域，而且也不属于儿童世界里而那种容易招致的欢乐——在现在已经成了她的唯一快慰和解脱苦恼的办法的一次漫步中，大地渐渐阴沉下来，黄昏转入夜晚，这个小人儿仍然在昏暗中逗留，大自然是这般平静和安定，使她感到一种友情，当时的人声和亮晶晶的灯光也象是十分幽寂。

姊妹俩回家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抬起眼睛，凝望着那透过广阔的天空温和地向下俯瞰的明星；在更远和还要远的地方，她又发现有新的星辰映入眼底，直到整个伟大的太空焕发为明亮的天体，越来越高，高到不能测度，它们的数目永远是那么多，一如它们的存在永远没有变化和永远不会腐朽。她又俯首望望

① 关于耐儿的行踪，叙述到三十二章为止。下文一双姊妹指爱德华小姐和她的妹妹。

那条平静的溪流，掩映在水面上的庄严天体，一如那只鸽子从山顶下望，看到繁星在人类死绝了的百万丈深渊里闪烁的情形①。

女孩子默默地坐在一棵树下，夜的静寂和随之而生的一切神奇，使得她连呼吸都停止了。时间和地点唤起了她的回忆，她有一种关于过去，关于目前，以及她要面临到的平静的希望——也许不是希望，而是听天由命。在她和老人之间逐渐划出了一道鸿沟，这比从前的任何痛苦都难以忍受。每天晚上，有时也常常在白天，他不在家，单独一个人出去；虽然她很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又是为什么出去——她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那贫乏的钱袋经常被挤干了，而他的面容又常常十分憔悴——他闪避一切询问，保持着严格的沉默，甚至对她也避不见面。

她坐在那里悲伤地默想着这一个变化，好象她环境中的一切和它糅杂到一起，这时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九点。她应声站立起来，回转她的脚步，心思沉重地向着城市进发。

她走到一座小木桥上，下面有一条溪流，过桥就是一片草地，这时她突然发现一个红色的灯光，仔细向前一看，觉得它好象是从一个吉卜赛人的篷帐里发出，他们在距离道旁不远的墙角里生着火，围坐着或者睡着。因为她穷得用不着害怕他们，便没有更改她的路线（真的，如果她一定要更改，那就非绕一个大圈子不可），只是加速了脚步，一直向前挺进。

当她走近那地方的时候，一种怯懦的好奇心驱使着她向那火堆望望。一个人影立在她和火堆中间，迎着火光，轮廓显得特别分明，这样一来就使她突然停止了脚步。然后，好象她自己思忖了一下，相信那绝不可能，或者她觉得它不会是她所猜想的那

① 关于鸽子这一段，是借用《圣经·创世记》诺亚方舟(Noah's Ark)的故事，在洪水泛滥的时期，他打发一只鸽子到山顶侦察有无陆地出现。

个人，便又继续向前走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火堆旁边的谈话(不管谈的是什么吧)又开始了，说话的声调——她听不清字句——熟悉得竟象是她自己的声音一样。

她转身回过头去望望。原来坐在地上的那个人现在站立了起来，双手擎着一根手杖向前探着身子。这种姿态对她和先前听到的声调一样熟悉。那正是她的外祖父。

她最初的动机是想叫他；但是既而又想知道是谁和他在一起，而他们又在干些什么。接下来又是一种渺茫的恐惧，使她屈服于它所唤起的那种强烈意识，便向着那个地方走了几步；不过她没有穿过空地，而是沿着篱笆潜踪过去。

这样她潜踪地走到了离火堆几尺的地方，立在几棵小树中间，既可以看，又可以听，却没有被人发觉的危险。

没有女人和小孩，不象她在徒步旅行时所看到的吉卜赛篷帐那样，只有一个吉卜赛人——一个又高又强壮的人，他抱起双手靠在不远的一棵树上，一会儿看看火，一会儿又透过他的黑睫毛望望聚在那里的三个人，用一种注意但又一半隐藏的关心的态度听着他们的谈话。她的外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两位她辨认出是在那个要命的暴风雨之夜在酒店里初次和他赌牌的人——就是被称为伊萨克·里斯特的人和他那位粗暴的同伴。一个通常的低矮而圆拱形的吉卜赛篷帐在一旁支搭着，但是里面不象是空的。

“那么，你要走了？”胖子说，他很舒服地仰卧在地上，向上望着她外祖父的面孔。“刚才你着急得不得了。去吧，随你的便。你做不了自己的主吧，我想？”

“不要再气他了，”伊萨克·里斯特答道，他象一只青蛙蹲伏

在火堆的另外一边，身子歪扭着，好象在向四周斜瞟一下；"他不是想得罪什么人的。"

"你们把我弄得很穷，把我的钱抢光，这还不算，而且还要拿我开玩笑，穷开心，"老人说着，望望这一个再望望那一个。"你们真要把我弄得发疯了。"

灰白头发的老小孩那种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样子，和玩他于掌股之上的那两个人尖刻奸猾的神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沉重地打击着小旁听者的心。但是她耐住性子看着他们要做什么，注意着每一种表情和每一个字。

"妈的，这是什么意思！"胖子说着，略微抬了抬身子，手支着头。"把你弄穷了！如果你办得到，你也会把我们弄穷的，不对吗？你们这种又爱哭、又软弱、又可怜的赌棍就是这样。你们输了，就成了殉道者，但是我没有看到在你们赢了的时候，对于赌输了的人是不是也能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想。至于说到抢！"那家伙叫了起来，提高了喉咙——"他妈的，象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字眼又是什么意思，咦？"

说话的人随即重新摊平了身子躺下，气忿地踢了一两下，好象在进一步表示他心中无限的愤懑。很显然，他扮演暴徒，他的朋友装做和事佬，为了一个特别目标——这目标谁也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这个衰弱的老人蒙在鼓里；因为他们公然使眼色，两个人彼此使眼色，还和那位吉卜赛人使眼色，吉卜赛人苦笑着表示对这个玩笑完全赞成，直笑得他的白牙齿都露出来了。

老人毫无办法地立在他们中间，过了一下，然后才转身对着他的攻击者说道：

"你自己刚才也说抢来，你知道。不要对我这样凶。你是这么说来，不是吗？"

“不要再在这里提枪了！绅士之间要——要互相尊敬，阁下，”另外那一位答道，他好象很想把那句话来一个很难听的结尾似的。

“不要使他太难堪了，兆尔，”伊萨克·里斯特说。“他很不愿意得罪人的。现在——你接着说下去好了——接着说下去。”

“我是一个又好、又老、心肠又软的羊羔，”兆尔先生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坐在这里，明知道人家不听劝告还要浪费唇舌，我这样辛辛苦苦，换来的不过是一顿臭骂。但是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经验从来没有向我的热情浇过冷水。”

“我不是告诉过你，他不愿意得罪人吗？”伊萨克·里斯特从旁劝道，“他希望你接着说下去呢。”

“他真的愿意吗？”另外那一位说道。

“嗳，”老人呻吟道，坐了下来，身子摇摆着。“接着说下去，接着说下去。老这样争论下去是没有用场的；我不能争论了；接着说下去吧。”

“那么我就接着说下去了，”兆尔说，“我停在什么地方，你们插嘴插得太快了。如果你相信现在到了转运的时候，真的时机到了，又感到没有足够的本钱来尝试一下（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从来没有足够的本钱赌一回的），那么就该在你的范围里想办法呀。借钱，我说，到你有能力时再还。”

“当然啦，”伊萨克·里斯特插嘴道。“如果开蜡人馆的女人有钱，在她睡觉之后把它装在一个铁箱子里，又因为害怕失火而不敢关门，那好象就容易办了——完全是一种‘天意’，我可以这样说；但是罪过罪过，我是在宗教环境里面长大的呀。”

“你瞧，伊萨克，”他的朋友说着，变得更热心了，坐得更靠近老人一些，一面向吉卜赛人招手，不要他立在他们中间——“你

瞧，伊萨克，每小时都有陌生人进出；一个陌生人钻到那位女人的床下，或者把他自己关在柜子里面，再方便也没有了；怀疑面一定很广，猜得一定离目标很远，那是没有问题的。我要让他报仇报到最后一文，不论那数目有多大。”

“但是你行吗？”伊萨克·里斯特挑拨道。“你的银行够稳固吗？”

“够稳固！”另外那一位答道，装出轻蔑的神气来。“请你，阁下，把草堆里的箱子递给我！”

这话是对吉卜赛人说的，他四脚爬到低矮的篷帐里面，窸窸窣窣地摸索了一番，取来一只钱箱，那个说话的人用身上佩带着的一把钥匙，把它打开。

“你看到了没有？”他说，把钱收在手里，又让它象水一样从手指缝里滴到箱子里。“你听到了没有？你知道黄金的声音吗？好了，把它送回去；伊萨克，在你没有一座银行以前，再不要谈什么银行了。”

伊萨克·里斯特装出显然十分卑屈尽致的样子，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象兆尔先生那样一位绅士的信用，兆尔先生那光荣的行为是昭然若揭的；他又暗示说，他拿出一只箱子，并不是为了使他的怀疑得到满意(因为他根本不会有什么怀疑)，而是想让人欣赏一下这么巨大的财富，饱饱眼福；纵然有人把它当做是一种不切实际、画饼充饥的喜悦，但是对于象他这样情形的人也算是一种快乐的来源，这快乐是了不起的，只有把钱平安地放在他个人的口袋里才能超过这种快乐。虽然里斯特先生和兆尔先生是在彼此交谈，很显明地他们都在密切注视着老人，老人的眼睛死盯着火，对着它沉思，但是热心地倾听着——从他的脑袋不自主地揭动，面孔也不时地抽动，就可以看出来——他

们所说的一切。

“我的劝告，”兆尔说着，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气重新躺下，“是很明白的——事实上我已经说明了。我是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上说话。如果我不是把他当做我的朋友，怎么肯帮他的忙，想办法叫他把我的钱全部赢了去呢？我敢说，特别关心别人的福利是愚蠢的，但那就是我的性子，没办法；因此不要责备我，伊萨克·里斯特。”

“我责备你！”那位被提名的人答道；“一生一世也不会，兆尔先生。我倒希望我也能象你那样慷慨。同时，照你的话他赢了可以偿还——但是如果他输了呢——”

“这一点绝对用不着你来顾虑，”兆尔说。“但是真的输了（从各种的机会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怎么，输别人的钱总比输他自己的钱好些，我想。”

“啊，”伊萨克·里斯特狂喜地叫道，“赢了钱的乐趣多大呀！把那明光光、黄澄澄的金镑收到一起——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那够多么舒服呀！最后终于得到胜利，心里想着谁也不中途停止不来了和扭头走了，谁都是高高兴兴地玩到底，那该是多么美呀！那——但是你要去了，老头儿？”

“我要干，”老人说，他已经站立起来匆匆地走了两三步，现在又匆匆地返身回来。“我要拿到它，每一个便士。”

“怎么，勇敢极了，”伊萨克说着一跃而起，拍着他的肩膀；“你血气旺盛得象个年轻人，真叫我佩服。哈，哈，哈！卓伊·兆尔该后悔不该劝你了。我们该笑他了。哈，哈，哈！”

“他给了我一个报仇的机会，当心，”老人说着，用他那皱瘪了的手焦急地指着他；“当心——他要一文一文拿，拿到箱子里的最后一文，不管里面的钱是多是少。记住这一点！”

“我做证人，”伊萨克答道。“我要你们赌得公道。”

“我的话已经出口，”兆尔说，装做很勉强的样子，“我就得守信用。什么时候来决胜负？我希望快点。今天晚上如何？”

“我得先拿钱，”老人说道，“明天我可以有——”

“为什么不是今天晚上呢？”兆尔怂恿道。

“现在天晚了，搞起来我一定又慌又乱，”老人说。“那事情要慢慢来才行。不成，得明天晚上。”

“那么就是明天吧，”兆尔说。“来一杯安慰的酒吧。好人有好运道！斟上！”

吉卜赛人取出三只锡杯，斟满了白兰地。老人转到一边，在喝酒以前他先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番。她听到他在叫她自己的名字，还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态度是那么热情，好象他说的是一种痛苦的恳求似的。

“上帝对我们慈悲吧！”女孩子心里暗道，“在这苦难的关头帮助我们！我怎样才能拯救他呢？”

后来谈话声音低了下去，也十分简单扼要，所谈无非关于如何执行计划，还要特别小心，免得有人猜疑。然后老人同他的诱惑者握手，走开了。

他们注视着那个弯腰驼背的影子慢慢撤退，当他掉转头来望的时候（他常常回头的），他们便挥挥手，喊出一些简单明了的鼓励的话。直到看着他在远远的道路上变成一个黑点，他们才彼此面面相觑，放胆地纵声大笑起来。

“好了，”兆尔说着，在火上暖暖手，“总算安排好了。我倒没料到说服他是这样不容易。早在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就把这意思提醒他了。你想，他要带什么来呢？”

“不管他带什么来，我俩每人一半，”伊萨克·里斯特答道。

另外那一位点点头。"我们要赶快办，"他说，"然后立即和他断绝来往，否则我们要被人猜疑的。总之，一切要机警。"

里斯特同吉卜赛人默默地同意了。他们三个人又拿受骗人的执迷不悟作为话柄打趣了一番之后，认为这问题讨论得已经够了，开始用隐语谈话，这便不是女孩子所能了解的了。因为他们所谈的似乎是他们强烈关心的事情，她认为现在正好可以悄悄溜走，便迈着又慢又轻的步子移开，一直躲在篱笆的阴影里，或者穿过篱笆，爬越干涸了的沟渠，最后才到达大路上面，这里已经不是他们视野所能及。于是她飞奔地前进，荆棒蒺藜把她刺出了血，但是内心的伤痛更为剧烈，精神恍惚地一下子就倒在床上了。

首先闪在她心头的意思便是逃走，立刻逃走——把他拖开那个地方，宁可死在道旁，也不能再让他陷入这种可怕的诱惑里面。然后她又记起，犯罪的行为要等到明天晚上才会开始，这中间还有工夫让她想一想并决定怎么办。接着她又为一种可怕的恐怖所侵袭，只怕他在那一刻就要犯罪——只怕听到尖锐的喊叫声刺破了夜的沉寂——深恐他受了诱惑真的做出来，如果他在行动时被发觉了，也只有一个女人和他拚命。这苦痛委实难以忍受。她偷偷溜到放置钱箱的那个屋子，打开门，向里望了一望。感谢上帝！他没有在那里，而她却睡得很酣。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试着准备上床休息。但是谁能睡觉——睡觉！在这种恐惧侵袭之下，谁能安安静静地躺下来呢？恐怖把她纠缠得越来越紧。衣服脱去了一半，头发披散得很乱，她飞奔到老人的床边，抓住他的手腕，把他从睡梦中唤醒。

"怎么回事？"他叫道，从床上跳起，眼睛死盯着她那张鬼一般的面孔。

“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女孩子说，这种力量只有这类的恐怖才会激出来——“一个可怕、吓死人的梦！我以前就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象你这样斑白头发的人，晚上跑到漆黑的屋子里，盗窃睡着了的人的金子。起来。起来！”老人每个骨节都在发抖，合着掌象在祈祷似的。

“不要恳求我，”女孩子说，“不要恳求我——恳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做这种事！这个梦太象真的了。我不能睡下去——我不能留在这里——我不能把你单独留在这使我做这种恶梦的屋檐下面。起来！我们必须逃走。”

他注视着她，好象她是一个幽灵似的——如果不是在地面上，她真的就是一个幽灵了——而他抖得也越来越厉害了。

“不能再耽搁时间；我不能再耽搁一分钟了，”女孩子说。“起来！跟我一齐走！”

“今天晚上吗？”老人嘟嘟囔囔地说。

“是，今天晚上，”女孩子答道。“到明天晚上就太迟了。梦还要再来的。只有逃走可以把我们拯救。起来！”

老人从床上爬起，额上沁着恐惧的冷汗，在女孩子面前低着头，好象她是一位天使，随她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他都准备跟随似的。她握住他的手拉着他走。他们走过他打算行劫的门口时，她战栗了，望望他的面孔。他的面孔多么白，碰到她的目光时他又是一种什么神情呀！

她把他引到她自己的卧室，一直拉着他的手不放，好象怕他一下子就跑了似的，然后收拾她的小小行装，把篮子挎在胳臂上。老人从她的手里接过他的口袋，背在他的肩上——还有他的手杖，她早已带出来了——然后她引导他走了。

他们颤抖的脚步很快地穿过笔直的大街，窄而弯曲的城郊。

他们又很快地走上陡峭而矗立着古老的灰色宫殿的山坡，一次也不曾回头。

但是当他们走近了颓败的垣墙时，月光温柔地射来，由于年代久远，到处是藤蔓、苔藓以及随风飘动的野草，女孩子茫然地回顾那个睡眠的城市，深深地隐伏在山谷的暗影里了；小溪落在更远的地方，弯弯的流水泛出明亮的光辉；群山若隐若现，耸立在苍茫的云雾里。她看到这些，才稍微放松了紧握着的手，眼泪簌簌流下，抱住老人的头颈哭了。

第四十三章

她那一瞬间的软弱消逝了，重新恢复了一直支持她到现在的坚决意志，心里只是牢牢地存着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在逃开丢脸和犯罪，她外祖父的保全就得靠她的坚定，于是她不再说什么话，只是督促着他前进，也不再回头望了。

而他呢，完全被征服了，表现出羞赧的样子，简直就要在她的面前又瑟缩又惶恐地倒下来，好象有什么超人面对着他似的；女孩子心里发生了一种新的感情，使着她的性格高尚起来，一种从前不为她所了解的力量和信心激发着她。现在不能把责任分给谁；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担子落在她的肩上，因此今后她必须为两个人着想，照顾两个人。“我把他救了，”她想道。“在一切危险和苦难中，我要记住这一件事。”

在任何旁的时候，一想到离开那样一位对他们恩深义重的朋友，没有一句话解释他们出走的理由——一想到他们在表面

上是犯了忘恩负义的罪，甚至对那一双姊妹也不该不告而别——便会使她充满悲伤和惋惜。但是现在，所有其他别的考虑，都因为他们那新的无定向的漫游生活所造成的不安和焦虑而消失，他们走投无路的处境鼓动着她，刺激着她。

在昏黄的月色中，娇嫩的面容越发显得苍白，青春的优雅与美丽已经和忧虑混结在一起，那过于明亮的眼睛，那崇高的头脑，那表示很大决心和勇气而紧紧抿着的嘴唇，那外表稳定但又非常软弱的纤细身子，都能沉默地讲出它们的故事；但是也只能讲给飒飒吹过的微风听，微风便带着这些话，也许送到一些母亲的枕头上去，使她们做一些朦胧的梦，梦到了那些正待开花便萎谢了的儿童，沉睡在永远不会苏醒的长眠中了。

夜进行得很快，月亮落下去了，星光变得灰白黯淡了，清冷的早晨慢慢地走上前来。然后，从遥远的山后，壮丽的太阳升起，驱散鬼影憧憧的云雾，把大地上的奇形怪状清除净尽，直到黑夜重新临头，它们才会再度出现。当太阳升到更高的天空，散发温暖的光芒时，他们便在靠近溪流的一个河岸上睡倒。

但是耐儿仍然握着老人的胳臂，一直在他酣然睡熟之后，还在睁大着眼睛注视着他。最后疲倦侵到她身上；她的手一下松，一下紧，一下再松，于是他们并排睡着了。

一种纷乱的人声，混入她的梦中，把她惊醒。一个外表笨拙粗鲁的人站在他们身边，他的两位同伴也在一旁观望着，他们是在两人睡眠的时候从一条又长又重的船上登岸的。那条船既没有桨又没有帆，而是由两匹马拉纤，纤绳松松地浸在水里，马在小路上休息。

"哈罗！"那个人粗暴地说。"这里是怎么回事呀？"

"我们不过睡了一觉，先生，"耐儿说。"我们走了一夜，乏

了。”

“一对奇怪的旅行家竟会走了一夜，”那个首先开口的人说了。“一位年纪太老，难以胜任这种工作，另一位又有些太年轻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耐儿吞吞吐吐的，只是胡乱地指着西方，于是那人便举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问她是否要去那里。为了避免更多的询问，耐儿便说道，“是，正是那个地方。”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接着又来了一个问题，这倒比较容易回答，耐儿便把他们那位做教师的朋友所居住的村名说出，这地方他们不大会知道，也不易引起进一步的追问。

“我想，很可能是有人抢劫了还虐待了你们吧，”那人说道。“大概是这么回事。再见了。”

耐儿回答了他的致意，他一离开后，使她大大感到轻松，她看着他骑在马上，船也向前移动了。走了不多远船又停了下来，她看到那几个人在向她招手。

“你们叫我吗？”耐儿说着，跑到他们跟前。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船上的一位说道。“我们也到那个地方去。”

女孩子迟疑了一下。心里在想，她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着最大的恐惧这样想过，她所看到同她外祖父在一起的几个人，可能为了要急于得到财宝而追踪前来，重新对他使用威力，那时她可就束手无策了；如果他俩跟着这几位走，便是有人追到这里也就找不到线索，于是她就决定接受这一建议。船又重新靠了岸，不容她再有什么考虑，她同她外祖父上了船，沿着运河平静地徐徐驶进。

阳光愉快地照射着明亮的水面，有时被林木遮住，有时开展

出一块广阔的原野，两岸港汊交错，四周都是一些树木繁茂的小山，耕种的田地和窝棚式的农舍。小村庄时时从树木丛中探出头来，耸立着朴实的尖塔，茅草的屋顶和三角形的墙垛；而且，不只一次地，一个距离较远的城市隐约地映入眼底，教堂的高大钟楼从袅袅的烟雾中浮出，工厂或作坊高高地耸立于一簇房屋顶上，一直逗留在相当距离之外，显示出他们行进得多么缓慢。他们的航路大部分是通过低地和平原；除了这些远远的地方，几个在田地上工作的人和漫步在小船穿过的桥上的人，看着他们驶过，再没有什么东西扰乱他们这种又单调又幽静的航程了。

当天下午将近黄昏时候，他们停泊在一个类似码头的地方，耐儿听到其中一位同伴说起，非等明天不能到达目的地了，同时那人还对她讲，如果她没有食粮，最好在那里买，这一切使她有些沮丧。她袋里的几个便士，一部分已经斤斤议价地换来了一些面包；纵然只有这些钱，还要特别仔细，因为他们是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进发，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源。因此，她所能备办的只有一小块面包和些少的干酪；她带着这点东西重新回到船上，停泊了半小时之后（在这个时间内，那几位同伴是在酒馆里饮酒来着），继续向前进发。

他们还带了一些啤酒和几种烈酒回船，因为在岸上本来已经吃了不少，现在再吃，他们很快就显出酗酒寻事的样子来了。因此耐儿便避开那间又黑又脏、她同她外祖父又时时被请过去的小舱，和老人一同坐在露天底下，心情忐忑地听着主人们咆哮，几乎希望她自己重新平安地回到岸上，便是步行终夜也觉得甘心。

实际上，他们真是很粗暴、喜欢吵闹的家伙，尽管对两位客人相当礼貌，他们彼此之间却十分凶蛮。先是掌舵的人和他那

在舱中的朋友，为了谁第一个建议请耐儿喝些啤酒这个问题而发生了争论，到后来竟引起了一场斗殴，彼此对打得很凶，而且尤其使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就是谁也不把愤怒向她发泄，每一位都在对着他的敌人出气，除了动手打，还附带着许多恭维的话，幸而他们使用的术语绝非女孩子所能懂得。争论到最后，还是由那个从舱里走出来的人获胜，他首先打中另外那个人的脑袋，把舵拿到自己的手里，丝毫没有表示什么仓惶失措的样子，也不曾引起他那位朋友的不安；那个朋友是一个体质相当坚强的人，对于这种小事好象司空见惯的样子，因此就地睡着了，脚跟朝天，约莫过了两分钟就舒服地发出了鼾声。

这时已经到了夜里，女孩子虽然因为穿得单薄而感到寒冷，她不再为自己的受苦和不安而忧虑，只在忙于计划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办法。这种精神支持了她度过了前一天晚上，现在依然扶助她，支撑她。她的外祖父平安地睡在她身旁，由于他的疯狂所造成的罪行也没有实现。这便是她引以为慰的。

在他们的旅程中，为什么在她那短短而重大的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涌上了她的心头呢？在此以前，这些事她从未想过也从未记起过，这会儿也出现了；偶然看见过一次以后就忘了的面孔也来到脑海里；在当时几乎不曾注意的话也想起来了，一年以前看到和昨天才看到的景物混杂起来并且联系在一起；熟悉的地方在黑暗中从一些事物中浮现出来，等到走近了，又象是很远，很不象它们的本来面目；有时，由于想到她置身所在的场合，想到她所要去的地方，想到和她在一道的人，使得她心里非常纷乱；而幻觉常常提出意见和问题，好象明明白白地在耳边鼓荡，往往使她惊起，转身，并且几乎要回答出口来；——这些在警惕和激动的情形下所引起的幻想和矛盾，再加上地方的不断

改变，使得女孩子再也不能平静了。

在她这样胡思乱想的当儿，偶然碰到在舱面上那个人的面孔，他那醉酒的伤感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又转入了喧闹的阶段，他从嘴上取下一根用线缠缚着以维持寿命的短烟斗，请求她给他唱一支歌。

"你有优美的声音，温柔的眼睛和坚强的记忆，"这位绅士说；"声音和眼睛我已经得到证据，至于记忆怎样，却是单凭我的推测。我从来不会错的。让我这会儿就听你唱一支歌。"

"我一支也不记得，先生，"耐儿答道。

"你记得四十七支歌，"那人说道，态度十分严肃，好象不容争辩的样子。"四十七就是你的数目。让我听一支——最好的一支。这会儿就唱给我听。"

可怜的耐儿不知道激怒了她的朋友会造成什么后果，一想到这一层便害怕得发抖，她唱了几支在她幸福的时光学会的小调，他倒也很喜欢听，等她唱完之后，他又用同样的专横态度，要求再敬他一个，唱这支小调的时候，他竟也殷勤地跟着吼了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调子，也根本没有歌词，但是那种宏大的声音大大地把其他方面的缺陷补足。唱歌的声音吵醒了另外那一位，他摇摇摆摆地走上了舱面，同他刚才的敌人握握手，发誓说，唱歌是他的骄傲，他的快乐，也是他的主要嗜好，他再不需要什么更好的娱乐了。在第三次号召之下——这比前两次更有些强制性了——耐儿只有答应下来；这一次还是合唱的方式，不只这两个人一同参加，就是那位骑在马上的人也响应了，他所处的地位不能使他来到一起参加夜晚的狂欢，但是也随着他的同伴一齐吼，简直要把天空震破了。这样，很少停止一下，同样的歌曲唱了又唱，这位困乏了和筋疲力尽了的女孩子使得他们通夜高



船 上 之 夜

兴；不和谐的合唱随风飘荡，许多村民都从酣睡中惊醒，用被子蒙住头，在怪声下发抖。

最后东方发白了。但是刚刚露了曙光，大雨就倾盆而下。女孩子吃不消船舱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宁愿留在甲板上面，他们为了对她的辛苦表示感谢，便用破帆布和防水布把她裹了起来，使她保持干燥，同时也把老人盖好。雨越来越大。到中午，比以前落得更厉害，没有丝毫减小的希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们渐渐接近了预定前往的地方。河水变得浓厚浑浊了；从那里开出的别种船只时时在他们旁边驶过；煤渣铺成的小径和炫目的砖舍，标志出一个大工业城市的近郊；零零落落的大街和房屋，远处熔炉冒出的黑烟，说明他们已经到达了市外。现在，团团簇簇的屋顶和层层叠叠的建筑，在机器开动中发抖，并且还隐约地反应出它们的尖叫和震荡的声音；高耸的烟囱喷出一种黑色的薄雾，在屋顶上飘成浓密和可厌的乌云，使天空充满了阴沉的空气；打铁锤子的铿锵声，繁华街道和喧噪人群的吼声，越来越强大起来了，直到最后，不同的声音糅杂成一片，再分不清楚它本身是什么声音，这一切宣布他们的旅程告终。

船驶入它所隶属的码头。几个人立即开始忙碌。女孩子同她的外祖父想向他们表示感谢，或者问问他应当向什么地方走，但是等了好久也没有等到机会，于是他们便穿过一条龌龊的小弄，进入一条繁华的大街，在喧嚣骚乱中，在大雨滂沱中，他们一直陌生地、狼狈地、惶惑地立在那里，好象他们是千年以前的人物，从死人堆里复生，被一种奇迹安置在那里似的。

第四十四章

成群的人匆匆地走过，形成两条方向相反的人流，没有断绝或枯竭的迹象，大家都专心致志于他们自己的事务，载着丁丁当当的器物的大小车辆隆隆作响，踏在潮湿而油滑的路面上的马蹄不断滑跌，急雨敲打着窗和伞，心情急躁一点的行人横冲直撞，以及一条热闹市街在繁华的高潮中发出来的叫嚣鼓噪，全不能扰乱他们的投机心情。而这两位可怜的陌生人，早被这种他们看到的、但是没有份的忙碌景象弄得茫无所措，惆怅地在一旁观望，在这人群之中感到一种没有和它类似的孤独无依，真好比一个沉了船的水手渴极思饮，在大洋中随着浪花漂来漂去，红红的眼睛巴巴地望着四面包围了他的海水，却得不到一滴润润他那火烧的喉咙。

他们退到一个低矮的拱道下面避雨，注视着过路人的面孔，想从其中一位身上得到一线的鼓舞或希望。这些人有的皱着眉头，有的笑容满面，有的喃喃自语，有的在打着轻微的手势，好象准备马上要同人谈话，有的带着斤斤计较和苦心经营的诡诈面孔，有的很着急很迫切，有的又缓慢又迟钝；在一些人的面容上写着发财，在另一些人的面容上写着赔本。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那些一闪而过的人们，好象也在参预他们的机密似的。在热闹地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并且也相信别的人也各有目的，他的性情和企图都显明地写在他的脸上。在城市的公共街道和逍遥之所，人们观察，也被人观察，而这种同样的千篇一

律很少变化的表情，也就重复了千百次。工作的日子的面孔更能接近真实，表现出来的也更显明。

女孩子陷入一种由于孤独而引起的茫茫然的出神，她含着好奇的兴趣，继续凝视着过往的人群，几乎使她暂时忘却自己的处境。但是冷、湿、饥饿、缺乏休息，又没有地方安放一下她那又痛又昏的头，不久便又使她的思想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过往的行人好象没有一位注意到他们，她也不敢向谁请求帮忙。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离开了避雨的地方，混在巨大的人流里面。

黄昏到了。他们仍在荡来荡去，人越来越少，但是同样孤独的感觉仍然侵据在他们的心头，四周还是同样的淡漠。大街和商店的灯光越发使他们感到凄凉，因为借着它们的协助，黑夜和昏暗好象来得更快了一些。冷和潮湿使她发抖，身体不舒服，心里难过得要死，女孩子还需要拿出最大的坚决意志来匍匐前行。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嘈杂的城市里来，为什么不选择平静的乡间，在那里，他们为饥渴所受的痛苦，不是至少要比在龌龊的烦嚣中减轻一些？在这里，他们不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在这样一座烦恼的山丘上，到处都会增加他们的绝望和痛苦。

女孩子不只要忍受由于他们穷困所积累下来的困难，而且还要忍受她外祖父的埋怨，老人开始叽叽咕咕，说不该离开他们最后的所在，建议他们应该回到那里。现在一文不名，没有方法解脱也没有得到解脱的希望，他们便从人潮退了的大街回步，要想重回码头，希望能找到他们搭乘前来的那条小船，准许他们再到上面过夜。但是到了那里他们又失望了，因为码头的大门已经关闭，几条凶恶的狗迎着他们狂吠，迫使他们退走。

“今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露天底下了，亲爱的，”当他们从这最后一个地方撤退以后女孩子这样说道，声音很微弱；“明天我

们要讨着饭到一个乡下的冷僻地方，试着做点贱活赚些面包。”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老人气势汹汹地反诘。“我真忍受不了这种狭窄而又走不到头的大街。我们本是从冷僻的地方走出来的。你为什么非强迫我离开那里？”

“因为我不能再做我告诉你的那个梦了，”女孩子说，一种暂时的坚决立刻又在眼泪中消失了；“我们必须和穷人住在一道，否则那个梦还要回来。亲爱的外公，你又老、身体又弱，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你看看我。如果你不抱怨，我是永远不会抱怨的，但是我的确受够罪了。”

“啊，这可怜的、没有家的、漂泊无依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呀！”老人叫道，交叉握紧十指，好象第一次才看到似的，死盯着她那焦急的面孔、她那为旅尘所污的衣服、她一双又伤又肿的脚；“我的一番苦心最后竟使她落到这种地步吗？从前我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吗？难道我的幸福和我为求幸福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吗？”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乡下，”女孩子说，装做很高兴的样子，一面向前走着，想寻求个安身的地方，“我们就会找到一棵善良的老树，好象为了爱护我们而伸出了绿臂，沙沙发响地点着头，好象要看在上帝面上催着我们赶快睡熟。上帝呀，我们快到那里了——明天，至迟后天——在这个时间里，让我们想一想，亲爱的，我们来到这里还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已经湮没在这地方的广大和匆忙的人群里面，如果有什么残酷的人追着我们，他们永远不会再跟踪下去了。这还是可以自慰的。这边有一个又深又老的门洞——很黑暗，但十分干燥，而且相当暖和，因为风吹不到这里。那是什么东西呀？”

她发出一种半尖锐的叫声，从一个黑影子那里退缩回来，它

突然从他们准备躲进去的暗陬走出，静静地立在那里，望着他们。

“再说句话我听听，”黑影子说；“我熟识这声音吗？”

“不会的，”女孩子怯生生地答道；“我们是刚到这地方的陌生人，没钱找旅馆住，准备在这里过夜。”

在不远的去处有一个微弱的灯光；那是这地方（象是一个方场）的唯一灯光，但很可以照出那是一个多可怜多鄙陋的所在。黑影子对着那个灯光向他们打手势；同时它也来到灯光底下，好象表示它并不打算隐藏自己，或者想乘机欺侮他们。

那形象是一个男人，穿得很可怜，满身积上了烟垢，同他那皮肤的自然颜色对照起来，使他显得比实际更苍白些。由于他塌下去的两颊，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窝，以及一种善于忍耐的神情，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没有血色、面色发白的那种类型的人。他的声音是天生的沙浊，但是并不凶蛮；至于他的面孔，虽然具有上面提到的各种善点，却又被一堆又长又黑的头发隐蔽住，但是脸上的表情既不狂暴，也没有坏意。

“你们怎么会想到在这里休息？”他说。“又为什么，”他接下去说，更加注意地望着女孩子，“这样晚了还找不到一个睡眠的地方呢？”

“全是由于我们不幸的命运所造成的，”外祖父答道。

“你知道，”那人说着，更认真地注视着耐儿，“她全身多么湿，这样满地雨水的大街对她不是很不合适吗？”

“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帮助我！”他回答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那人又看了看耐儿，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外衣，雨水象小河似地从衣服上面流了下来。“我可以给你们温暖，”停了一下，他

才说道："别的可也办不到。我所有的一个住所就在那座房子里面，"指着他走出来的那个门洞说："但是在那里她就比在这里平安得多了。火生在一个不大考究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肯跟我来，就可以傍着火平安地过夜。你们看见那边的红光了吗？"

他们抬抬眼睛，看到一片黯淡的火光凝聚在黑暗的天空——正象远处火光的淡淡反射。

"那不太远，"那人说道。"我把你们带到那里去好不好？你们本来想睡在冷砖地上；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热灰做成的床——我也只能帮你们这点忙。"

没有等待进一步的回答，因为他已经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他们的意思了，他拉着耐儿的手，吩咐老人跟在后面。

很亲切地同时也很轻松地把她抱起，好象她是一个婴儿似的，他本人迈着又迅捷又稳健的步子，引导他们穿过好象是这个城市最穷苦最龌龊的地区；遇到泛滥的阴沟或者激流的水道也不躲避，他一直向前奔，毫不在乎这些障碍，笔直地穿了过去。他们这样沉默地在又黑又狭的小弄里走，便看不到他所指的火光了，约莫过了一刻钟，这时火光忽然又在他们面前闪耀，从逼近他们的一根高烟囱里喷出火来。

"这就是那个地方了，"他说着，停在门口，把耐儿放下，又拉住她的手。"不要害怕。这里没有人来伤害你们的。"

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好容易才把他们劝了进去，他们在里面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和惊异减少。一座又大又高的建筑，用铁柱支撑着，墙壁高处开了大的黑洞，为的是流通外面的空气——屋顶反应出铁锤的响声和熔炉的吼声，混杂着烧红了的铁浸到水里的嘶嘶声，还有上百种的在别处从未听到过的新奇的非人间的怪声——在这一个阴沉沉的地方，在火与烟

中，一群人就象巨人般在那里工作着，他们好象鬼怪似地行动，模模糊糊地，出没无常地，热火把他们烤得又红又痛苦，手里拿着巨大的武器，如果错误地落到人身上的话，那管保会把脑壳敲个粉碎。另外几个人正在煤堆上或灰堆上躺着，面向着漆黑的天空，他们工作得疲倦了便休息一下，或者睡一下。另外几个人，打开白热的熔炉口，向火里加添燃料，火苗窜出来呼呼有声地迎接燃料，象舐油似地把它吞食下去。还有另外几个人，扯出烧红了的大块钢板，丁当地放在地上，钢板喷射出令人难当的热气和又暗又深、就象把野兽眼睛染红了的光。

穿过这种使人迷惑的景象和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的向导把他们带到建筑的黑暗部分，那里有一个日日夜夜一直燃烧着的熔炉——于是，他们只能从他嘴唇的动作猜他的意思，因为他们只能看到他说话，却听不到他说什么了。那位刚刚看火的人，工作现在告一结束，愉快地退走了，留下他们和那位朋友，他把耐儿的外衣摊在一堆煤灰下面，指给她哪里可以把她的贴身衣服吊起来烤干，打着手势叫她和老人躺下来睡觉。至于他自己，就在熔炉火门前面铺了一块粗糙的席子驻防，手支着腮，注视着火焰从铁缝里冒出，看着白灰落到下面明亮发热的坟墓里。

床位的温暖（尽管又坚硬又粗陋），加上她所经历的疲劳，不久便把这里的纷嚣变成柔和的声音，灌到她那乏透了的耳朵里，一下子就催眠似地引她入睡。老人躺在她的旁边，她用手搅住他的脖颈沉入梦乡里了。

她在半夜里醒了，不知道是睡了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一会儿。但是她发现身上被工人们的一些衣服裹住了，遮住了从外面吹进来的凉风，也挡住焦灼的热气。她望了望他们的朋友，看到他也还是同样姿态地坐在那里，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炉火，

一动也不动，好象停止了呼吸似的。她半睡半醒地躺着，紧紧地盯着他那个一动也不动的身子，最后她几乎害怕他坐在那里死了；于是她轻轻地站起来，走到他旁边，大着胆子附在他耳朵上低声问话。

他动了一下，望望她又望望她刚刚睡的地方，好象这样才相信女孩子真的靠近了他，然后若有所问地注视着她的脸。

“我害怕你生病了，”她说。“别的人全在活动，你却这样静静地坐着。”

“他们不会来管我的，”他答道。“他们知道我的脾气。他们笑我，但是没有恶意。你看那边——那就是我的朋友。”

“那火吗？”女孩子问道。

“它一直和我一样生活着，”那人回答说。“我们成夜一道谈话，一道思想。”

女孩子在惊愕中迅速地看了他一眼；但他又把眼睛转到原来的方向，和先前一样沉思起来。

“对我来说它好象是一本书，”他说——“我平生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它告诉了我不少的老故事。它是音乐，因为我能从一千种调子里辨认出它的名字来，在它发吼时还有别的声音。它还有图画呢。你不知道我可以从烧红的煤炭中发现出多么奇怪的面孔和不同的风景来。那个火，它是我的记忆，并且把我的全部生活史指给我看了。”

女孩子弯着身子听他讲话，不禁注意到，在他继续一面说一面想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充满了何等的光辉！

“是的，”他说，泛起了一个微弱的笑容，“当我还是一个小娃娃时就围着它爬，一直爬到我睡着了，它一直是这个样子。那时我父亲也是做司炉工作。”

"你没有母亲吗？"女孩子问道。

"没有，她早死了。这一带地方的妇女工作很苦。他们告诉我说，她自己是工作累死的；因为他们那时是这样说来，从此以后火也就跟着说这种话。我想这是实情。我永远相信它的。"

"那么你是在这里长大起来的吗？"女孩子说。

"夏天和冬天，"他答道。"最初我是秘密地养在这里；但是等他们知道了，也就让他把我留在这里了。火做了我的保姆——就是同样的火。它从来没有熄灭过。"

"你欢喜它吧？"女孩子说。

"当然我欢喜它，我父亲死在火的前面。我看到他倒下——就在那里，灰烬现在燃烧的地方——并且，我记得我还这样怀疑过，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把他扶起来呢？"

"从此以后你一直留在这里吗？"女孩子问道。

"从此以后我就到这里来司炉；但是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是一个很冷酷很凄凉的时期。不过它还是一直燃烧着，在我回来的时候还吼着跳着，就象在我们一块玩耍的日子里那种样子。你看看我，就可以猜想出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但是尽管和你有所不同，那时我也是个小孩子，因此当我今天晚上看到你在大街上流浪的时候，就使我想到我父亲死了以后我自己的情形，所以我愿意把你带到火旁边来。当我看到你睡在那里的时候，我便重新想起了从前的日子来。现在你还该睡睡。重新躺下吧，可怜的孩子，重新躺下吧！"

说完，他把她带领到她那粗劣的床铺上，替她盖上在她醒来时发现裹在身上的那些衣服，然后回到他原来的地方，除了加煤，他不再动一动，象一个偶像似地静止在那里。女孩子又注视了他一小会儿，但是不久就屈服于侵袭她的困倦，在这又黑暗

又陌生的地方，在这一堆煤灰上，和平地睡熟了，好象这房间是一个皇宫内殿，床是天鹅绒做成的。

当她再度醒来，白昼的光从高墙顶端的孔隙中透入，光线斜斜地仅仅向下射了一半，好象把房间弄得比在晚上更黑暗了一些。铿锵声和纷嚣声仍在继续，无情的怒火和先前一样凶猛地燃烧着；因为晚上和白天的变化，很少能够给那地方带来休息和安定。

她的朋友把他的早餐——只是由咖啡和粗面包组成的少量食物——分了一半给女孩子和她的外祖父，问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她告诉他，他们打算去很远的乡下，离开城市甚至别的村庄也很远，然后她又吞吞吐吐地问他，他们最后走哪一条路好。

“我对乡下知道得很少，”他说着摇摇头，“因为象我这样的人，一向是在我们的熔炉前面过生活的，很少到外面呼吸。但是那边就有这类的地方。”

“离这里很远吧？”耐儿说道。

“嗳，当然喽。如果离我们很近，怎么还能又绿又新鲜呢？沿着那条道路出去，一路也全燃烧着象我们这里的火——一条又陌生又黑的道路，在晚上会把你吓昏了的。”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必须继续往前走，”女孩子勇敢地说，因为她看到老人对这种叙述表示出十分关切的样子。

“粗暴的人们——那些道路绝不是为你这小脚修的——一条可怕的、障碍很多的道路——不能往回转吗，我的孩子？”

“绝对不成，”耐儿坚持地叫道。“如果你能指引我们，很好。如果不能，也请你不要企图改变我们的意志。说实话，你不知道我们所要逃避的危险，更不知道我们从那危险里逃出来又是多么应该和多么正确，否则你就不会再阻止我们了——我相信你

就不会了。”

“如果是这样，上帝是不许可我来阻止你们的！”他们那位粗陋的保护人说着，望望心急的女孩子，又望望她的外祖父，他正低着头，眼睛看着地。“我引你们到门口，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了。我倒希望更多做一些。”

于是他指给他们离开城市的道路，以及一旦出了城应该走什么方向。他指指点点逗留了好久，女孩子只好向他热情地祝福，赶快走开，不再听下去了。

但是在他们到达小弄转角的时候，那个人又跑上前来，紧握住她的手，把一些东西塞到她手里，她一看原来是——两个老的、缺了边的、生了黑锈的铜板。但是在天使的眼中，它们不是和记录在坟墓上面的黄金礼物一样光亮吗，谁知道呢？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女孩子引导着她照顾的那个人，要更远地离开犯罪和耻辱的区域；而那位工人对他的客人们睡眠的地方也寄以新鲜的兴趣，在熔炉里读起新的历史来了。

第四十五章

在他们整个的旅程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切地希望，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渴想呼吸新鲜空气和急于看到旷野了。不，甚至在那一个可纪念的早晨，他们弃绝了故居，要听任一个陌生世界的支配，把所有他们熟悉和深爱的不会说话和无知无觉的东西留在后面的时候，也没有过这种感觉——即使当时他们也曾一样地切望过森林、山坡、田野的新鲜幽静，但是也没有现在想

得这般强烈，因为这一座大工业城市的喧嚣、污秽和烟雾里面，浮泛着一些贫乏的痛苦和饥饿的悲惨，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们，好象把希望遮蔽起来，使逃避变得不可能了。

“两天两夜！”女孩子想道。“他说我们必须在这种情景里消磨两天两夜。唔，如果我们还能活着到了乡下，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种可怕的地方，哪怕就是倒在地上死了，我也是感激上帝的大恩情的！”

心里存着这种念头，茫然地计划着走到远方的溪流和山林之间，那里只有很穷困和很朴质的居民住着，在那里他们可以在田庄上帮人做点下贱的工作，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解除迫使他们出走的恐怖；除了那位可怜的工人的小小的礼物，女孩子再没有其他的财产了，她只凭着从她内心流溢出来的一股勇气，只凭她认定这样做是真理，是正当，鼓励她走上这最后一段的旅程，勇敢地进行她的工作。

“今天我们要走得很慢了，亲爱的，”当他们辛苦地穿过大街时，她这样说了；“我的脚很痛，昨天淋了雨，我的手和腿都很难过。当他说我们需要多久才能走到大路的时候，我看到他注视着我们，大概就是想到这一点了。”

“他告诉我们那是一条荒凉的道路，”他的外祖父样子可怜地答道，“就没有旁的道路吗？你让我不走这一条路而走另外一条可以不可以呢？”

“走出这里，”女孩子坚决地答道，“便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和平地生活着，再不会被诱去为非作歹了。我们要走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即便它比我们由于恐惧而想出来的困难大出一百倍，我们也不能转移方向。我们不能转移，亲爱的，对吗？”

“不能，”老人答道，声音的犹豫，不下于他的态度。“不能。让我们前进。我准备好了。我完全准备好了，耐儿。”

女孩子的骨节异常沉重，稍微用一下力，便会增加痛苦，因此走起路来更艰难了，这不是她的同伴所能料得到的。但是痛苦不能从她身上绞出抱怨和难过的表情；因此纵然两位旅人前进得很慢，他们的确还是在前进着。过了一些时候，他们走出了城，开始感觉他们现在是完全摸到大路了。

城郊一长排的红砖房子——有的附有花园，煤灰和工厂里的烟尘把萎缩了的叶子和粗糙的花朵染上了黑色，在那里挣扎的菜蔬象是生了病，在火灶和熔炉的热气喷射之下低下头来，使它们好象比在城市里面更要枯萎而又死气沉沉——他们走过了一条又长又平淡又是零零落落的城郊，渐渐来到一个荒凉的地区，那里看不到一根草叶的生长，那里没有一朵泄露春光来临的花朵，除了黑土道旁懒洋洋地喷散着热气的死水池塘的水面上浮起的一层青碧的苔藓，那里绿色的东西全不存在。

向着这个阴沉地方的暗影里越进越深，那种使人窒闷的力量逐渐侵蚀着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心头充满了忧郁的情绪。在每一边，在视野所及的阴雾弥漫的远方，高耸的烟囱一个挨一个，同样单调丑恶的形象没有尽止地重复了又重复(这些全是在闷人的睡梦中的恐怖)，喷射出含瘟疫性的浓烟，遮蔽了日光，使得阴沉的空气变污浊了。在道旁的灰丘上，只用几块粗糙的木板或是破屋顶似的东西覆盖着的奇怪的机器，象受苦的动物在那里翻滚转动，铁链丁当地响，时时发出迅疾的叫喊，好象痛楚得难以忍受似的，使地面也因为它们的苦恼而颤抖着。残破的房子到处都可看到，摇摇摆摆的样子，被另外已经倒塌了的断壁颓垣支撑着，没有屋顶，没有窗户，黑暗，荒凉，但是仍然有人居

住。男人、女人、孩子，没有血色的面孔和褴褴褛褛的服装，有的看管着机器，有的供养他们奉为神明的炉火，有的在大道上行乞，有的从那没有门户的房子里半裸着身子怒目面视。然后又有更多的愤怒的野兽，样子又狂野又不驯，尖声叫喊，转来转去转个不停；但是，在前后左右，还是同样一望无际的砖塔，不停地喷射黑烟，毁损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遮蔽了白昼的面孔，一片乌云把这些恐怖四面八方地包围起来。

但是这个可怕地方的夜晚啊！——到了夜晚，那时烟变成火，那时每个烟囱都喷着火苗，在白天黑暗得象坟墓的那些地方，现在也照得通红，黑影子在喷火的巨口中走来走去，互相沙哑地叫唤着——到了夜晚，那时每一种奇异机器的声音在黑暗里加剧了；那时靠近机器的人们样子更狂野更凶蛮了；那时失业工人成群地在街道上游行，或者聚集在火把下面，包围着他们的头目，他在严词厉色地指责他们的错误，使用可怕的叫骂和恫吓劝导他们；那时有些疯狂了的男人，拿着刀和火把，不顾那些想约束他们的女人的眼泪和祈祷，冲到外面去干恐怖和破坏的差使，干那无大害于人却有大害于己的倒霉勾当——到了夜晚，那时车辆辚辚地驶过，装满了粗制滥造的棺材（因为传染病和死亡正在忙于生命的收获）；那时孤儿在哭，神经错乱了的女人跟在他们后面尖声嘶喊——到了夜晚，一些人需要面包，一些人需要浇愁消闷的酒，一些人含着眼泪，一些人步履蹒跚，还有一些人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心思沉重地走回家去——到了夜晚，那并不象是天国送到地下来的夜晚，它没有带来和平，没有带来安静，更没有带来幸福睡眠的征兆——谁敢把夜的恐怖告诉给这个漂泊流浪的女孩子呀！

但是她睡下了，就睡在露天里，也不为她自己担什么心，因

为她把恐惧置之度外了，只是为那可怜的老人做了一次祈祷。她很弱很乏，感到很平静，并且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因此一点也想不到她自己有什么需要，只是祈祷上帝为他送来一个朋友。她试图回忆他们走过来的道路，向昨天晚上他们睡眠的烧火的方向望着。她忘记问问那个可怜的工人，他们的朋友，姓甚名谁，在她祈祷的时候想起了他，如果不回头望望他所工作的地方，就好象太对不起他了。

他们只靠一便士一块的面包过了那一天。量是很小的；但是奇怪的平静侵据了她的心头，甚至使她忘却了饥饿。她轻轻地躺下，面上泛着安定的笑容，蒙眬过去了。那不象是睡；但也的确是睡，否则她为什么成夜在愉快地梦见那位小学生呢？

早晨来到。女孩子比昨天更愈弱了，甚至视觉和听觉的能力都减低了，但是她绝不抱怨——也许她根本不会抱怨什么，即便没有那个诱导她沉默旅行的老人紧跟在她身边。她感到没有摆脱那个苦恼地方的希望了——模糊地觉得她病得很沉重，也许就要死了——但是她心里并没有恐惧和焦忧。

等到他们用最后一个便士再买另一块面包时，她才意识到厌恶食物，连这个可怜的一顿饭都难入口。她的外祖父吃得很香，她看了很高兴。

他们还是穿过和昨天一样的景物，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进。还是同样使人感到呼吸困难的浓厚空气，同样枯燥的大地，同样没有希望的远景，同样的悲痛和苦恼。一切更显得黯淡，声音更少了，道路越发崎岖不平，因为有时她要跌交，而在竭力挣扎不要倒下去的时候，好象又惊醒了。可怜的孩子！原因是在她那双立不稳的脚上。

将近下午时分，她的外祖父抱怨饥饿得不得了。她走到路

旁的一座草棚前面，用手叩门。

“你在这里想得到什么呢？”一位瘦削的人说着，打开门。

“发发慈悲吧。一口面包就够了。”

“你没有看到那个吗？”那人哑着嗓子答道，指着地上的一包东西。“那是一个死孩子。我同其他五百个人在三个月前就失掉工作了。这是我的第三个死孩子，也就是最后一个了。你以为我还能大发慈悲，能够省出一口面包来吗？”

女孩子瑟缩地退了出来，门立即关上了。迫于极端的需要，她敲打附近另一家的门，刚用手一按，门就砉然开了。

这间草棚好象是两个穷苦的家庭合住的，因为有两个女人，每个人抱着她自己的孩子，占据着里面的左右间。屋子中心站立着一位身穿黑衣、面容严肃的绅士，好象是刚走进来，手上拉着一个男孩。

“这里，婆子，”他说，“这便是你那又聋又哑的儿子。你该谢谢我把他送还给你。今天早上有人把他交给我，告他偷窃，如果是别的孩子那就很危险了，我对你实说了吧。但是我可怜他的残疾，心想他大概不会学好了，因此我便设法把他送回你这里来。以后要特别管教他才是。”

“你不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吗？”另外一位女人说着，匆匆地站起来面对着他。“你不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吗，先生，他也是犯了同样的罪，为什么把他充军？”

“难道他也是又聋又哑吗，婆子？”那位绅士问道，很严厉地。

“难道他不是吗，先生？”

“你知道他不是的。”

“他才是呢！”那女人叫道；“他又聋又哑，并且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是正当！她的儿子不会学好：我的儿子又到哪里学好去

呢？他到哪里去学？谁教他学好？什么地方能学得好呢？"

"住口，婆子，"绅士说道；"你的儿子各种官能全有。"

"他是，"那个母亲说道；"正是因为他有这些官能，才更容易走入歧途。如果你因为这个男孩子分不清善恶就把他救下，为什么不能救救我的儿子？谁教过他分辨善恶呀？你们这些绅士先生们有权处罚她的儿子，一如你们有权处罚我的儿子；她的儿子是上帝让他不知道声音和说话，我的儿子是你们让他愚昧无知的。有多少女孩子和男孩子——啊，还有多少男女——被送到你们面前，你们却一点也不加怜悯，而他们的心里是又聋又哑，就在那种情形下面走错了路，也是在那种情形之下受到身体的或者精神的处罚，你们这些绅士先生们却还在自己争辩他们应该学这个学那个，这道理说得通吗？要做一个公道的人，先生，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你简直是要发狂了，"绅士说着，取出鼻烟壶来，"我真替你难过。"

"我是要发狂了，"那个女人答道，"也是你让我发狂的。把我的儿子还我，让他替这些没有办法的孩子们工作。要做一个公道的人，先生，也象你对这个孩子发慈悲一样，把我的儿子还我！"

女孩子看了听了这些以后，知道这不是一个要求施舍的地方。她轻轻地把老人从门口领走，重新赶路去了。

越走希望越少，力气越小，只要她还有一分向前移动的力量，绝不肯说一句什么话或者有什么让别人知道她已经不能支持的表示，因此，在那个困难的一天的最后阶段里，还是强迫她自己前进，甚至也不象平常那样休息好多次，借以略微补偿她那不得不迟缓下来的脚步。黄昏渐渐临头，但还没有完全黑暗，他们仍然

在同样凄凉的景物里行走，这时忽然进入了一座繁华的城市。

他们已经到了有气无力快要晕倒的程度，热闹的街市使他们不能忍受。很卑屈地在几家门口要求救济，都遭受了拒绝，于是他们决定尽他们最大的能力赶快走出城去，想看看住在那些幽静房子里面的居民，会不会对他们这种困境多发一点慈悲。

他们拖曳着脚步穿过最后一条大街，女孩子感觉她那微弱的力量已经到了不能支持的程度。正在这个当儿，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位和他们向同一方向前进的旅客，也是步行着，背上束扎着一只皮包，拄着一根粗手杖，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书本阅读。

想赶上他恳求他的帮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走得相当快，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最后他停了下来，想把书里面的一段文字看得更仔细些。这一线希望的光芒鼓舞了她，女孩子离开了她的外祖父，冲到那个陌生人的身边，脚步声没有引起他的警觉，她说了几个声音微弱的字，请求他帮帮忙。

他扭过脸来。女孩子把手一拍，发出一个尖厉的叫声，倒在他的脚底下失去知觉了。

第四十六章

原来他就是那位可怜的教师——不是什么别人。他一看到女孩子，又激动又惊愕，她也辨认出是他，激动和惊愕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他小，在那一刹那间，他为这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幻影弄得张皇失措，说不出话来，甚至连先把她从地上扶起来都忘记了。

但是他的理智很快就恢复了，他扔下手杖和书，弯下一条腿，跪在她的身旁，尽量使用他所能想出来的简单办法，要把她救醒。她的外祖父呢，只是立在一旁，绞着手，使用各种亲切的言语，叫她对他说话，哪怕只说一个字也好。

“她太疲乏了，”教师说着，回过头来望望他的脸。“你让她太吃力了，朋友。”

“她快要饿死了，”老人答道。“以前我从没想到她竟会又弱又病到这种程度呢。”

教师望着他，一半是谴责一半是怜悯，他把女孩子抱在手上，吩咐老人拾起她的小篮子，立即跟着他走，然后抱着她飞快地往前跑。

一家小客栈就在前面，遇到这样一个意外，他也只好向着那地方移动脚步了。手上抱着失去知觉的孩子匆匆地奔到那里，冲到厨房间，请求聚在那里的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让开路，把她放在靠炉子的一张椅子上。

在座的人一看到教师进来，也都象平常在这种紧急场合里的情形，慌慌张张地一齐站起来。每个人在想他或她自己常用的药方，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每个人在叫喊需要多通空气，同时他们却又把他们同情的目标围得密密层层的，阻断了空气的流通；大家全在奇怪，为什么别人竟也拿不出他们自己想不出的办法来呢。

还亏了女店主比任何人都有经验，比任何人都活跃，同时她对这种情况的特质也认识得更透彻，很快地跑了进来，带来了小量的兑水的白兰地，女用人跟在她的后面，拿着醋、阿摩尼亚、嗅盐，以及其他的兴奋药剂；这些药物加法使用之后，女孩子逐渐苏醒过来，用很轻微的声音向他们致谢，把手伸给可怜的教师，

他带着一副焦急的神情，在一旁站着。女人们不让她再说一句话，甚至连动也不要她动一动，就径自把她抱到床上；然后又把她裹得暖暖的，替她洗洗脚，再用法兰绒把脚包起来，然后又派人去请医生。

医生是一位红鼻头的绅士，很快地赶了来，在他那件黑绉缎子背心下面摇摆着一大串印章，他在可怜的耐儿床边坐下，掏出表来量她的脉搏。接着又看看她的舌头，然后又去摸脉，他这样做的时候，望着快要空了的酒杯，好象十分出神的样子。

“照我的意思——”医生终于说话了，“随时该给她一调羹兑水的白兰地。”

“巧极了，我早已给过她了，先生！”女店主听了很高兴，这样说了。

“还应该，”医生说，他早看到摆在楼梯上的洗脚盆了——“还应该，”医生说，声音好象神附了体，“用热水给她洗洗脚，再用法兰绒把脚包起来。同样还应该，”医生说，态度更严肃了，“让她稍微吃一点晚饭——现在来一块烤鸡翅——”

“哎呀巧极了，先生，厨房里这会儿正在烤着！”女店主叫了起来。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因为那是教师叫人烤的，烤得很好，大概医生已经闻到香味了。

“那么，”医生说着，严肃地站立起来，“你们就给她一杯加料的热葡萄酒，如果她欢喜酒的话——”

“再加一块吐司吧，先生？”女店主建议。

“嗯，”医生说，口吻好象一个人做了一个光荣的让步。“一块面包烤成的吐司。但是要注意，对不起，太太，一定要是面包烤的。”

医生慢慢地、预示凶兆地发布了这个临别命令之后，便告辞

走了，满屋子的人都在称赞那种能与他们自己的智慧密切吻合的智慧。每一个人都说他诚然是一位非常机警的医生，充分懂得人们的体质；这种话自然是很有理由的。

当她的晚饭在准备的时候，女孩子在小睡养神，饭好了以后，他们不得不把她唤醒。因为她发现她的外祖父留在楼下，表示出特别的不安(一想到他们分在两下里便非常难过)，他便上楼和她一道吃饭。大家看到她还是十分惦记他，他们便在套间里给他设了一个床位，他马上到里面休息去了。这一间寝室的钥匙恰好就在耐儿房间里的门上插着；在女店主退走以后，她便把钥匙拧了一下，抱着一腔感激重新上床了。

教师坐在厨房的炉子旁边，吸了很长时间的烟斗，现在里面已经空寂了，他脸上浮泛着一种幸福的笑容，心里在想，难得碰上这样一个幸运的机会，使他能及时地给女孩子一些帮助，同时很容易地回避了女店主絮絮的诘问，她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很想了解耐儿的生活和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那位可怜的教师原是一位十分坦白的人，甚至对极普通的机巧和欺诈一点也不懂得，因此在最初五分钟她的确成功了，但是恰好对于她想知道的事他并不熟悉；他就照实告诉她。女店主对于这种说法并不满意，她认为这是有意回避问题，就回答说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上帝是断不容许她这样侦察顾客的私事的，这些事与她无干，而她自己的事情还管不清呢。她只不过客气地问问，当然她知道她应得到一个客气的回答。她十分满意了——十分满意了。她宁愿他立即说明他不愿多讲什么，因为那已经够清楚，可以令人理解的了。但是，当然她也没有动气的理由。他是最好的裁判，有充分的权利说他愿意说的话；那是谁也不能争论的。唔，天呀，不能！

“我向你担保，我的好太太，”温和的教师说，“我已经把简单的事实告诉你了。因为我希望得救，我告诉你的全是事实。”

“怎么，我相信你是有诚意的，”女店主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很抱歉，麻烦了你半天。但是，你知道，好奇是我们女人家的通病，这是真的。”

店主东搔着头皮，好象他想到有时男人也同样犯这种毛病似的；但是当他正想表示这种意见的时候，却被教师的答话阻止了。

“你可以一次问五六小时，很欢迎，只要我能，我一定耐心地回答你，答谢你今天晚上表示出来的慈善心肠，”他说。“事实是这样，请你在早晨看看她，也让我早一点知道她怎么样了；并且希望你知道，我们三个人的帐都归我负担。”

这样友好地和他们告别之后（便是没有最后这一项指示，也不会伤掉和气的），教师上床睡觉，店主夫妇也回到他们的房间去了。

早晨的报告是这样，女孩子好一些了，但是极端虚弱，至少需要一天的休息和细心的调护才能继续跋涉。教师接到这项通知，心里十分满意，说他可以匀出一天——为那件事耽搁两天也可以——他很愿意等着。因为病人要在傍晚坐起，他便约定一个时间到她的房里看她，先拿着书本到外面漫游了一会，直到时间到了才走了回来。

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耐儿止不住地哭了；诚朴的教师一见她那苍白的面孔和瘦削了的身子，不免也掉了几点眼泪，同时却很强调地说，流眼泪够多愚蠢，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多么容易避免呀。

“便是在这一片好意中间，”女孩子说道，“一想到我们成了

你的负担，我还是很难过。叫我怎样感谢你呢？如果我不在离家很远的路上碰到你，我一定早就死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们先不要说什么死，"教师说道；"至于负担，我告诉你，自从你们在我的小舍住过之后，我的运气就来了。"

"真的吗！"女孩子高兴地叫道。

"唔，是的，"她的朋友答道。"我被委派到一个离这里很远——当然离原来地方也很远，这是你可猜想得到的——一个村庄，担任书记和教师，一年有三十五镑的收入。三十五镑！"

"我很高兴，"女孩子说——"非常非常地高兴。"

"我现在就是往那里走，"教师接着说道。"他们答应供给我车费——够一路上坐外座了。保佑你，他们对我什么也不吝惜。但是因为距离限期还远得很，我便决定步行。一想到我这样做对了，我多么高兴呀！"

"我们又该多么高兴呀！"

"对，对，"教师说着，不安定地在椅子上转动，"当然啦，那也是真的。但是你们——你们要去哪里，你们从哪里来，自从你们离开我以后做了些什么，在过去你们又是做什么的？现在，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我懂得世故太少，也许你懂得较多，能够在这方面对我有所指示，我实在不配向你提供什么意见的；但是我是诚恳的，同时我有一种爱你的理由（你大概没有忘掉）。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好象我把对那个夭殇了的孩子的爱，转移到立在他床边的你的身上。如果这便是，"他接着说，向上望着，"从遗灰里茁生出来的爱，那么就让它和平地随着我发育吧，我把我的爱就寄托在这个年轻的孩子身上了！"

忠厚的教师那种朴实坦白的好意，他言语中和态度上所表

现出来的恳挚热情，每一个字和每一种表情都很真诚，使女孩子深深信赖他，而这种感情绝不是奸诈和虚伪的高等技巧能够在她心里激发出来的。她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们没有亲戚朋友——她同老人逃走是为了把他从疯人院以及他所害怕的许多灾难中救出来——现在她又是为了拯救他本人而逃走的——她想在很远很原始的地方找到一个避难所，在那里象以前诱惑他的事物不会再来，也就用不着再让她担心受折磨了。

教师惊诧地听着她讲。"这个孩子！"——他想——"这个孩子不是英勇地、百折不挠地忍耐着一切怀疑和危险，同穷苦奋斗，为一股强烈的感情和公正的意识所支持和扶助吗？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充满了这类英勇事迹的。最难忍受的困苦和最能忍受困苦的事例原来从不写在尘世的任何记录里，这种事例不是每天都有，而我不知道的不是太多了吗？听了这个女孩子的历史，我应该感到惊愕吗？"

他还想些什么或者又想了些什么，那就无关宏旨了。总之，他的结论是，耐儿和她的外祖父要随他前往他要去的村庄，他将努力替他们寻找可以使他们维持生活的低微工作。"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教师诚心诚意地说。"象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行为，不会得不到好报应的。"

他们做好第二天晚上出发的准备，有一辆和他们同一段路的驿车，要在客栈里打尖换马，稍微给车夫一点酒钱，耐儿就可以坐上去。在驿车到达之后，交易立刻讲好；停了一会儿便摇摇摆摆地开走了，女孩子舒适地被安置在比较柔软的行李中间，她的外祖父和教师傍着车夫步行，女店主和客栈里好心肠的人们大声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一路平安。

那是多么舒服，多么豪华，多么使人昏昏欲睡的旅行呀，躺

在那个慢慢移动的山头上，静听着丁当乱响的马铃，车夫偶然响起的鞭声，大车轮平静的滚动声，马具的敲打声，骑在碎步驰过的马儿背上的旅客的愉快晚安声——这些悦耳的声音被车篷阻遮着听不清晰，车篷故意做得很厚，好象这样可以让人懒洋洋地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快要睡着的时候，头在枕头上摇来摇去，心里还是有一种模糊的意识，觉得是一无牵挂、忘却疲倦地向前行进，听着这些声音全象是梦里的音乐，对各种感官都有催眠作用——在慢慢醒来的时候，透过前面半开着的风幕向外凝视，在辽远清冷的高空，挂起无数的星点；在下面，车夫的灯笼摇摇摆摆，象是沼地中的鬼火跳舞；在道路两旁，全是黑沉沉的树林，在前面，白色的路面步步高起，直到最后突然为一个又尖又高的峰脊阻断，好象无路可通，四面全是天空似的——然后在客栈里停下打尖，有人把你扶下车来，走到有火有灯、闪闪发光的一间房子里，有人提醒你夜里很冷，越是想着天气冷，越是感到房间里舒服！——坐在驿车上旅行是多么适意哟！

于是再度出发——最初精神焕发，不久之后便又昏昏欲睡。正在酣然打盹，邮车象是一颗流星疾驰而过，灯点得很亮，马蹄得得的响，掠过为了保持两脚温暖面立在道旁的哨兵，还有一位戴鹿帽子的绅士张开眼睛茫然地失神地望着，这些影子一下子全落在后面了——在收税栅前面停下，税吏已经睡在床上了，于是他们在那燃着昏暗灯光的小屋门上敲打，直到最后他才从被窝里叫出一种窒息的喊声，立即走下床来，戴着睡帽，浑身颤抖着，把大门拉开，希望除了白天，路上没有车辆。到了夜晚和早晨的寒冷交叉口——远处的光线在逐渐扩展，在散开，由灰变白，由白变黄，由黄变成火烧的红色——白昼露面了，带来了喜悦和生命——人和驾犁的马——栖止在树梢和篱笆上的鸟，在孤寂的

田地里的儿童，全被戛轧的声音吓跑了。到了一个城市——人们在市场上忙碌；轻车和双轮车包围着酒店广场；商人站在他们的门口；人牵着马匹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寻求买主；猪在远处的污泥里呻叫，腿上系着长绳乱跑，闯到干净的药房里面，被学徒用扫帚赶走；夜行驿车换马——乘客们面无笑容，冷，丑，对什么都不满意，一夜之间头发长了三个月那么长——车夫倒是精神焕发，相形之下越显得特别漂亮；喧噪个不停，忙乱个不停，意外又那么多——哪里有象坐在驿车上旅行这么多的乐趣呢？

有时走一两里路，她的外祖父便到车里坐坐，有时她也恳求教师在她的位子上躺下来休息休息，她一路上快快活活，直到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大城，驿车停下来，他们也在那里过夜。他们经过一座大教堂；大街上有很多古老的房屋，是用土或灰泥造成，黑色的梁柱在不同的方向上交叉再交叉，使它们显出一种很特别又很古色古香的样子。大门也全是低矮的圆拱，有的还有橡木的门道和样式古怪的板凳，往日的住户常在这里坐着消磨夏天的黄昏。窗上嵌着小块的菱形玻璃，好象在老眼昏花地对着过往的行人眨着眼睛。它们早已没有炊烟和炉火了，只有一两处地方例外，那里有一个工厂矗立在田地中央，象一座火烧的山把四周地方熏焦了。当他们经过这个城市以后，重新到了空旷的乡间，渐渐接近他们的目的地了。

不过离目的地还不算很近，于是他们又在路上住了一夜；这样做不一定是必要的，而当他们走到距离他的村庄不过几里路的时候，教师顿然感到矜持，心想新官到任总得体面些，他不愿意穿着撒满灰尘的鞋子和在旅途上弄得零乱不堪的衣服走进去。在一个晴朗的秋天早晨，他们到达了他这个新任所的界内，停在那里默想着那地方的幽美。

"瞧——这就是教堂!"高兴的教师低声喊道;"紧靠旁边的那座房子就是学校,一定是。三十五镑一年,还要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他们赞美着每一种事物——古老的灰色门廊,直棂的窗户,点缀着绿色教堂公墓的显赫的碑碣,古老的钟楼,以及塔顶上面的风信鸡;黄褐色的茅顶农舍、谷仓和住宅,在绿树丛中隐约地探出头来;小溪被远处的磨坊掀动起涟漪;蓝色的威尔士境内的高山远远地耸峙着。女孩子在人口繁密、空气黑浊、伤心惨目的工人区中住久了,她早就渴望得到这样一个地方。当她睡在煤灰堆上,当她在路上穿过令人望面生畏的贫民区时,就在不断幻想着这样的景色——幻想固然美,但并不能比这甜蜜的现实更美。因为不会再有看到它们的希望,幻想好象消失到黯淡空寂的远方去了;但是在它们退隐之后,她又比先前更爱它们更怀念它们了。

"我必须把你们留在什么地方等几分钟,"教师说,最后打破了由于高兴而陷入的沉默。"我有一封信要先送去,并且还得问问情形,你知道。我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前面那个小客栈里好不好?"

"让我们在这里等好了,"耐儿答道。"大门是开着的。我们就坐在门廊底下等你回来吧。"

"那倒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教师说着,引导他们走到门廊里,解下他的皮包,放在石座上。"请相信我会带来好消息的,我不会去多久!"

快活的教师戴上一副簇新的、一路上包裹着装在口袋里舍不得戴的手套,又热情又兴奋地慌慌张张地走了。

女孩子从门廊里望着他,直到绿树遮住他的身影,她这才轻

移脚步前往教堂公墓，里面是那么严肃安静，甚至衣服拂扫落叶(落叶铺满小径，使得她的脚步无声)的窸窣声都好象是侵害了它的沉寂似的。那是一个年代久远鬼气森森的地方。教堂建造于数百年前，曾经附设过一个尼庵或者修道院；因为颓圮了的拱门，凸窗的残迹，黑色的残壁仍然屹立在那里，而老建筑的其他部分则在分崩离析，混在公墓的泥土上面，长满了茂草，好象它们也要求一块埋葬的地方，想把它们的灰烬和人的尸骨混在一起。在这些年代荒远的碑碣的近旁，也就是废墟的一部，有两座在近代曾经辛苦地改造过的小小住处，附有凹窗和橡门，也快要倾圮，空在那里荒废着。

女孩子死盯着这两座住屋。她不知道那是什么理由。教堂，废墟，古老的坟墓，同样能够激动一个陌生人的思想；但是在她的眼睛一接触到这两座房子之后，她就不能再转到别的事物上面去了。甚至当她在四周绕了一个圈子，回到门廊下面，坐在那里沉思地等待他们朋友的归来时，她仍然坐在可以望见它们的位置上，感到好象为那个地方迷住了似的。

第四十七章

吉特妈和独身绅士——最好快步跟踪着他们，否则这部历史当负不谐调的责任，同时更要因为把它的一些人物放在不可靠和可疑的地位中而罪不可逭了——吉特妈和独身绅士，乘坐着四马邮车火速前进，他们在公证人门口告别的情形已经交代过了，一下儿工夫便离开了那个城市，风驰电掣地踏上了广阔

的大路。

那位善良的妇人一直保持着一种不舒服的沉默，这个新奇的处境使她相当局促不安，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做母亲的顾虑：唯恐这时小雅各，或者小弟弟，或者两个人一齐掉在火里，或者跌下楼去，或者在门背后挤坏了，或者因为渴极思饮被茶壶嘴烫伤了喉咙；每逢从窗口碰上税吏、公共马车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等的眼睛，便感到她的地位好象一位送丧者，具有一种新的尊严，但对于死者的悲痛并不怎样强烈，在送丧车里还能辨认出最熟识的朋友，不过不能不维持一种礼貌上的严肃，装出对外界事物无动于衷罢了。

但是如果你对独身绅士在和你做伴也能无动于衷，那你就得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行。从来没有车载过、也从来没有马拉过象他这样一位沉不住气的人。他永远不能在同一个位子上坐上两分钟，他的手脚一直摇来摇去，一下子拉起窗框，一下子又猛烈地把它扯下，不然就是从一个窗口探探头又缩了回来，再从另外一个窗口伸出去。独身绅士口袋里还装着一个构造奇妙而不为人知道的盒子，每逢吉特妈闭上眼睛，总是哧啦一声，原来是他在借着火光看表呢，他让火星落到草上，好象车僮来不及把马拉住就把他本人和吉特妈活活烧死，那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遇到停车换马，总是先看到他——不循梯磴跳下车来，象一个点着了的爆竹似地在客栈的院子里东奔西突，在灯光下把表取出，并且忘了看时间就又把它装了回去，总之，他这样不必要的举动太多了，使得吉特妈对他也十分害怕起来。然后当马换好准备开车了，他又象一个马戏班子里的滑稽角色一般，一跃而上，还没走上一里路，就又把表和火盒子一并取出，吉特妈只好睁大着眼睛，在这一站中休想再眨一眨眼睛了。

"你还舒服吗？"经过这样一种表演之后，独身绅士会突然转过身来说。

"非常舒服，谢谢你，先生。"

"真的吗？你不觉得冷吗？"

"天气稍微有点冷，先生，"吉特妈会这样回答。

"我早就知道！"独身绅士叫道，拉下前面的一块玻璃。"她需要喝一点兑水的白兰地。当然她需要。怎么我会把这件事忘了？哈罗！在下一个旅馆里停一停，要一杯兑开水的白兰地。"

尽管吉特妈竭力声明她不需要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没有发生效果。独身绅士非常坚决；只要他把各种表示沉不住气的方式和方法使用遍了的时候，他一定就会想到吉特妈是需要兑水的白兰地。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们一直走到将近午夜，然后便停下来吃晚饭，独身绅士把店家所能备办的每一种食物都叫来了；由于吉特妈不能同时吃下各种东西，又不能全部把它们吃光，他心里便认为她一定是害病了。

"你疲倦得支持不住了，"独身绅士说道，他只是绕着屋子走。"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太太。你疲倦得支持不住了。"

"谢谢你，先生，实际我没有什么。"

"我知道你支持不住了。一定是这么回事。我把这位可怜的女人从她的家庭乐园中拖了出来，没有让她有个准备，而现在我眼看着她越来越疲倦得支持不住了。我这人太不对了！你有几个孩子，太太？"

"两个，先生，除了吉特。"

"都是男孩子吗，太太？"

"都是，先生。"

“他们全受洗命名了没有？”

“只有一半受洗了，先生。”

“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教父。请你记住，太太。你最好喝一点加料葡萄酒。”

“我实在一滴也不能入口，先生。”

“你一定要喝一点，”独身绅士说。“我知道你需要喝一点。我早应该想到这件事才是。”

独身绅士飞也似地跑去拉铃，叫了加料的酒，急躁的样子就好象要救活一个淹死的人，他强迫吉特妈喝了一满杯，酒很烫，使她流了一脸的泪；然后又催着她重新上车，一到车上，大概是因为吃了这种舒服的镇静剂之故，她不久就看不到他那种沉不住气的情形，沉沉地酣睡了。这个药方所发生的幸福效果为时并不短暂，因为尽管距离和路程较独身绅士所预期者为大为长，她却一直到天色大明以后才醒过来，这时马蹄正在一个城市的石路上得得地响着。

“就是那个地方！”她的同伴叫道，把玻璃窗全部放下来。“把车赶到蜡人馆去！”

骑在后马上的车僮按了按他的帽子，刺了刺他的马，这样它们可以堂堂地向目的地驶进，四匹马颠起整齐的细步，冲过大街，引得善良的居民到门口和窗口张望，甚至把市钟敲打八点半的清楚声音也压下去了。他们驶到群众集聚的一家门口，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独身绅士说着，探出头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举行婚礼，你老，举行婚礼！”几个人的声音一齐喊道。“哼拉！”

独身绅士发现自己置身于喧闹的群众中心，有些手足无措，

便由一位御夫把他扶下车来，他又用手去搀扶吉特妈，大伙看了这个样子就大叫起来，"又来一对举行婚礼！" 他们嚷着，欢欣地跳着。

"这些人都疯了，我想，"独身绅士说着，伴着他那被认为是新娘子的人挤过了人群。"站到后边一点，让我敲门可以吗？"

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制造出一种声音，就会使群众满意的。二三十只龌龊的手，立即伸出来替他敲门，再没有一个敲门的人能象这个特殊机器那样地制造出更大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来了。这样义务服务了一番之后，群众稍微适当地向后退退，叫独身绅士单独担负后果的责任。

"现在，阁下，你要什么？"一个人打开了门说道，他的钮襟上戴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很冷淡的样子对着他。

"这里谁在结婚，我的朋友？"独身绅士说道。

"就是我。"

"你！到底同谁结婚了？"

"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新郎说着，从头到脚打量他。

"有什么权利！"独身绅士叫道，把吉特妈的手臂夹得更紧了，因为那位善良的女人显然在企图逃走。"一种你很难想到的权利。注意，善良的人们，如果这家伙是同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结婚——嘘，嘘，那是不可能的。住在你们这里的女孩子在哪里，我的好朋友？你们管她叫做耐儿。她到哪里去了？"

在他提出这个问题又由吉特妈附和了两句之后，有人在靠近的一间屋子里尖锐地叫了一声，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胖女人跑到门口，身子倚在新郎的胳臂上。

"她在哪里？"那位女子叫道。"你们给我带了什么消息来了？现在她怎么样了？"

独身绅士向后倒退，带着忧惧、失望和怀疑的表情，死盯着前任乍莱太太的面孔（那天早晨她嫁给了有哲学意味的乔治，空使诗人斯拉姆先生抱恨终天）。最后他嗫嚅地说道：

“我要问你她在哪里。你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唔，先生！”新娘叫道，“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她的幸福，为什么不在一个星期以前到这里来呢？”

“她不是——不是死了吧？”和她说话的那个人说道，面色变得很苍白。

“不是，还没有那么坏。”

“我感谢上帝！”独身绅士有气无力地说。“让我到里面去。”

他们退到后面让开路，他一进去，就把大门关上了。

“你们可以从我身上看得出，善良的人们，”他面对着一对新婚夫妇说道，“对我来说，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并不如我正在寻找的那两个人更为宝贵。他们也许不认识我——我的面貌对他们是陌生的；但是如果他们全在这里，或者有一个人在这里，那么就请把这位善良的女人带去，让他们先看看她，因为他俩都认识她的。如果你们因为什么错误的顾虑或者替他们担心，而否认他们在这里，那么等他们认出这个人是他们的老朋友时，就可以判断我的动机怎样了。”

“我常常说这话的！”新娘叫道。“我早就知道她不是一个平凡的孩子！哎呀呀，先生！我们没有力量帮你忙，因为我们所能做的都已试过了，全是白费。”

于是，他们没有掩饰也没有隐藏地向他叙述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耐儿和她外祖父的一切，从他们开始遇到直到他们的突然失踪；然后又谈到（那也是事实）他们曾经想尽各种可能的办法寻找他们，但是没有成就，最初深恐他们有什么不测，同时又

害怕有一天会有人要向他们追究两人失踪的责任。他们说到老人心灵的脆弱，说到女孩子在他出门之后永远显露着不安，说到他们认为可能同他在一起的一些人，还说到抑郁的侵蚀把她的健康和精神都改变了。她是否因为在夜间看不到老人，可能知道或者猜出他去什么地方，便追了前去，或者他们是一同离开这里，他们全无法确定。他们的确这样想过，他们很难有重新听到他们消息的可能，不管他们的逃走究竟由老人发动抑是由女孩子发动，至少在目前他们是没有重新回来的希望。

独身绅士静静地听着，神气完全是一个受了痛苦和失望的沉重打击的人。当他们说到那个外祖父时，他落下了眼泪，好象十分伤心的样子。

不必再把我们这一部分的叙述拖下去了，把长篇缩成短文，把它简单地写一下好了，就是在这个会见结束之前，独身绅士认为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说的全是真话，他并且强迫新郎和新娘接受一种谢礼，报答他们对女孩子的照顾，不过，他们坚决地拒绝了。最后，那幸福的一对搭上大车到乡间去度蜜月；独身绅士和吉特妈悲伤地立在他们的车门口。

“我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先生？”车僮问道。

“你们把我，”独身绅士说，“送到——”他不想说“客栈”，但是为了吉特妈缘故，还是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前往客栈。

谣言已经传出，说是那个曾在蜡像展览担任说明的小姑娘乃是一位大人物的孩子，她是在襁褓中被人偷走了的，现在正有人追上来了。至于她究竟是一位亲王、一位公爵、一位伯爵、一位子爵或者一位男爵的女儿，意见倒是很分歧的，但是大家全一致同意主要的事实，就是那位独身绅士乃是她的生父；因此在他坐上四马邮车黯然离去的时候，大家全想挤到前面一瞻丰采，哪

怕只见到他那贵人的鼻头也算过了瘾了。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女孩子正同她的外祖父坐在古老教堂的门廊底下耐心地等待教师的归来，他将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又将省下多少悲愁呀！

第四十八章

关于独身绅士和他的使命的谣言，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传来传去，越传越奇妙了——因为谣言不象箴言的圆石，滚来滚去不变，当它周游的时候，总是粘上满身的苍苔——因此他一在客栈门口下车，就被当作是一个有刺激性和引人入胜的场面，免不了一致称羡，并且招来了一群游手好闲之徒；因为蜡像展览已经结束，结婚典礼也告完成，他们好象失了业，便蜂拥地聚到这里，认为他的光临正是一个特别的天意，都表示出强烈的欢欣。

独身绅士对于群众的情绪毫无感觉，一副忧郁和疲乏的面容，好象要沉静地独自一个人去品味他的失望似的，他先下车，又搀扶着吉特妈下车，那种失意的神情给了旁观者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他护送她进入客栈，几个慌手慌脚的堂倌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打冲锋似地替他们打开一条路，把他们引到准备接待他们的房间。

"什么房间都可以，"独身绅士说。"只要近便一些就行了。"

"靠近这里，你老，请向这边走。"

"那位绅士可喜欢这个房间吗？"一个声音叫了出来，这时天井里面的楼梯脚下的一个小边门砉然打开，一个头探了出来。

"欢迎他到这里来。他受欢迎正象五月的花，或者圣诞节的煤炭。你喜欢这间屋子吗，阁下？请你赏光走进来。一定给我这个面子。"

"哎呀！"吉特妈叫道，极端惊愕地后退，"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惊异是有一些理由的，因为那位提出客气的邀请的不是别人，正是丹尼尔·奎尔普那个家伙。他探出头来的小门靠近客栈的厨房；他站在那里，用一种怪里怪气的礼貌点头弯腰，随便得就好象那是他自己的家门——由于厨房和他为邻，使得羊腿烤鸭都变了味道，他的样子好象从酒窖地底下钻出来的魔鬼，准备要恶作剧一番。

"你肯赏光不肯？"奎尔普说。

"我欢喜一个人独居，"独身绅士答道。

"唔！"奎尔普说。说完他便急速地重新跳到里面，砰然把门关上，好象荷兰造的时钟上面那个小人，钟响开门，响完了就进去。

"怎么，就在昨天晚上，先生！"吉特妈低声说道。"我在小贝萨尔看到他来。"

"真的吗！"她的旅伴说。——"那个人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堂倌？"

"今天早晨坐着夜间驿车到的，你老。"

"哼！他什么时候走？"

"不敢定，你老，实在的。刚才打扫房间的女侍问他要不要床铺，你老，他先向她扮鬼脸，然后又要和她亲嘴。"

"请他到这里来，"独身绅士说道。"我要同他说句话，告诉他。请他立刻就来，你听见了吗？"

那个人接到训令之后，瞪着眼睛出神，因为独身绅士看到矮

子之后，也和吉特妈同样表示吃惊，但是他可不怕他，也不去竭力掩饰他的厌恶和嫌憎。堂倌传达使命去了，并且立即引导着那个被传的东西回来了。

“你的仆人，阁下，”矮子说。“我在半路上就碰到你的使节。我料到你会允许我向你致敬的。我祝你平安。我祝你十分平安。”

短短地停了一下，这会儿矮子半眯着眼睛，紧皱着脸，站在那里等待回答。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便转过身子对着他那位较熟习的朋友说话了。

“克立斯托佛他妈！”他叫道。“这样一位可亲的女人，这样一位可敬的婆娘，有那样一位忠厚的儿子真是太幸福了！克立斯托佛他妈可好？换换空气和环境对她有好处吧？她的小家庭，还有克立斯托佛可好？他们发财吧？他们兴旺吧？他们都成了高尚的市民了吧，咦？”

奎尔普先生的声音随着每一个接下来的问题把音阶提高，最后简直变成了尖锐的叫喊，并且又呈露出他经常表现的那种狗喘的原形，不管它是伪装或是自然，至少同样有把他面孔上一切表情驱逐净尽的效果，可以作为他脾气或意思的指标的表情消失了，现在完全成为一张白纸。

“奎尔普先生，”独身绅士说。

矮子用手张起他那大边的耳朵，装出密切注意的样子。

“我们两个人从前见过——”

“当然啦，”奎尔普叫道，点点头。“唔，当然啦，先生。这样一种光荣和快乐——两者兼而有之，克立斯托佛他妈，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不会容易忘记的。绝对不会！”

“你大概记得我到伦敦的那天，发现我去的那个房子空着没

人住，几位邻居把我带去见你，没有休息也没有吃点东西便去拜访你吗？"

"那是多么仓卒，又是多么诚恳多么起劲呀！"奎尔普说，象是对他自己谈话，模仿他朋友桑普森·布拉斯先生说话的样子。

"我发现，"独身绅士说，"你完全没有理由地霸占了不久以前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每一种东西，而另外那一个人，直到你侵占了他的财产的时候，还被认为是殷实的，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赤贫，被逼出门去了。"

"我们做的事情全是有凭证的，我的好阁下，"奎尔普答辩道，"我们是有凭证的。不要说是逼出去的。他走是出于自愿——在夜里失踪了，阁下。"

"不管怎样，"独身绅士忿然地说道。"反正他是走了。"

"是，他是走了，"奎尔普说，还是带着一副做作出来的平静。"无可怀疑他是走了。唯一的问题是，走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倒觉得你这家伙，"独身绅士说着，冷冷地望着他，"在当时显然不肯给我一点消息——不，甚至公开想阻止我，使用各种阴险、狡诈和闪避的伎俩来隐蔽你自己——而现在你却在尾随着我的行踪，对不对？"

"我尾随！"奎尔普叫道。

"怎么，难道你不是吗？"问话的人答道，陷入极端愤怒的情绪中。"在几个钟头以前，你不是远在六十里路以外的小祷告堂里，而这位善良的女人不是也在那里祈祷吗？"

"我想她大概也在那里？"奎尔普说，仍然是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如果我说句冒犯的话，我怎么可以知道你不是尾随我的行踪呢？那又该怎么样？我在书本上看到，朝山进香的人，在

他们出门之前总是要到祷告堂里走走，祈祷他们平安回来。聪明的人们呀！出门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坐在车子外面。车子脱轮，马受惊而逸，车夫赶得太快，车子翻身。因此我在出门之前总是先去一次祷告堂。实际那是我远行时最后要办的一件事。”

这一段话奎尔普真是诚心诚意撒谎，用不着过分深究就可以发现出来，尽管从他的面部、声音或者神情上看，他也很象是一位殉道者的样子，坚贞地抱着真理不放。

“用可以驱使一个人发狂的一切事物的名义发誓，汉子，”不幸的独身绅士说，“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一些理由，想利用我的使命达到你的目的吗？你不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如果你知道，你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吗？”

“你以为我是一个魔术家吧，阁下？”奎尔普答道，耸起了肩膀。“如果我是的话，我倒可以替自己算算命——必定发财了。”

“啊！我觉得我们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另外那一位接着说道，不耐烦地倒在一只沙发上。“请你离开我们，对不起。”

“我愿意，”奎尔普答道——“很愿意。克立斯托佛他妈，我的好人，一路平安。一个愉快的旅程——往回头路上走吧，阁下。啊嗨！”

矮子说这些临别赠言的时候，面孔上还带着一种完全难以用笔墨形容的苦笑，怪模怪样，又象猴子又象人。说完他慢慢退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

“哎哟哟！”他说，这时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叉着腰。“唉哟哟！你来了吗，我的朋友？真一真的吗？”

奎尔普先生格格地笑了起来，好象十分得意的样子，又因为刚才装模作样地皱起面孔作尽了各种丑态，紧张过度，这会儿也

应该轻松一下了，便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同时还抱着左膝，陷入沉思中，在这里有必要把他所想的内容叙述一下。

首先，他把他赶到那个地方的前前后后检查了一下，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在头一天晚上他偶然走到桑普森·布拉斯先生的事务所，那位绅士和他那有学问的妹妹都不在家，正碰上斯威夫勒先生在法律的垃圾里斟上了一杯兑水的金酒，就如俗语说的，准备浇润他的坷垃①。但是抽象地说来，坷垃浇水多了，就变成一块稀软和不固定的物体，随便什么地方都可能碎裂，印象渐渐消失，力量和坚定的特性也不能维持，因此斯威夫勒先生的坷垃吸收了大量水份之后，便显出又松又滑的样子，印在上面的各种概念，全迷失了它们特殊的性格，并且互相混淆起来。很自然地，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块人性的坷垃首先是对于它的智慧和聪明自以为了不起；于是这位素以这种才能自负的斯威夫勒先生，便乘机炫示他已经对住在楼上的那位独身绅士有了许多新奇的发现，并且他决定把这些发现存在心里，任何酷刑拷问或甘言诱劝都不会套出他的话来。奎尔普先生对于这种决定极端表示赞成，就顺着他的口风刺激斯威夫勒先生供出更多的暗示，一下子就知道有人看到过独身绅士曾经和吉特有来往，而这也就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泄露的那个秘密。

奎尔普先生掌握了这项情报之后，立即断定住在楼上的独身绅士一定是曾经拜访过他的那个人，又经过一番进一步的查问，证明这种猜想不错，也就没有困难地得出一个结论，他同吉特来往的意图和目的是想找到老人和女孩子。好奇心燃烧着他，很想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些什么，于是他决定找寻吉特妈，认

① "浇润他的坷垃"，原文作 to be moistenin his clay，意思就是喝酒。华北方言称土块为"坷垃"。

为她是很难提防他的技巧的人，因此很容易落入他的圈套把他所探求的事情泄露出来；这样他便突然离开斯威夫勒先生，慌慌张张地赶到她的家里。那位善良的妇人没有在家，他便向一位邻居探问，正如过了一会儿吉特所做的那样，人家指给他祷告堂，他赶到那里，准备在仪式结束之后要伏击她一下。

他在祷告堂里还没坐到一刻钟，眼睛虔诚地盯着天花板，心里好笑他也会来到这个地方，简直是滑稽透了，这时吉特忽然来了。矮子的眼睛防守得象一只大野猫，一瞥之下就知道他是有事而来的。他装出一面孔若有所思的样子，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且好象在那里出神，却暗自注意着吉特的每一种举动，在吉特同他一家人撤退之后，他也紧跟着出来。一句话，他随着他们跟踪到公证人之家；从一位骑手那里他查明了马车的目的地；得悉一辆快速夜行车立刻要从附近一条街上开出，于是他便不费多大气力地走到驿车公司，买到一个车顶座位。夜行车在路上不断追过那辆四马邮车，并且在一夜之间也被邮车追过好多次，停车的时间有长有短，行车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是两部车子几乎同时到达了那个城市。奎尔普紧跟着那辆车子，混在群众中间，了解到独身绅士的使命和它的失败；掌握了这些重要情况之后，便赶快溜走，比他还先到客栈一步，接着就是方才详细叙述过的会晤的情形，然后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匆匆地检查这番经过。

"你来了，不是吗，我的朋友？"他重复地说，贪婪地咬他的手指甲。"我被怀疑了，被抛到一旁去了，他把吉特当做心腹，他配吗？我怕我要对付他一下才行。如果我们今天早上真的追上他们，"他考虑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倒要他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一定能够有些收获。如果不是这班说假话的假冒为善的伪君子，

就是那个后生和他的母亲，我早就把这位脾气暴躁的绅士当做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双方的朋友，哈，哈！——舒舒服服地放在我的网里了，还有那圆肥赛玫瑰的耐儿。无论坏到哪里，这也是一个不能放弃的绝好机会。先让我们把他们找到，我总有办法把你那大量的金钱挤出一些来的，阁下，好在有的是狱栅、铁闩、大锁，把你那位朋友或者亲戚平安地关在里面。我痛恨你们这种仁义道德的一班人！"矮子说着把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咂咂他的嘴唇；"啊，我恨他们，每一个都恨！"

这倒不是一个空洞的吹牛，而是他真实感情的供状；因为奎尔普先生是不爱任何人的，现在又逐渐地憎恨到每一位与他那破了产的当事人多少有些关系的人——老人本人，因为他能够欺骗他并且逃避了他的监视；女孩子，因为她是奎尔普太太怜悯和经常懊悔的对象；独身绅士，因为他毫不掩饰地对他表示出厌恶；还有吉特和他的母亲，他更把他们恨入骨髓，理由已经表明了。除了这种和他们对立的普通感情（这种感情是和他想利用这些改变了的环境而自肥的贪婪愿望分不开的），丹尼尔·奎尔普还在恨着他们每一个人。

在这种可爱的情绪之下，奎尔普先生又喝了更多的白兰地来刺激他自己和他的仇恨，然后又转移阵地，撤退到一座偏僻的酒馆，借着这个隐秘的地方，他进行了有助于找到老人和他外孙女的一切可能的探询。但是毫无结果。便是极小的证迹或线索也没法得到。他们在夜里出城；没有人看到他们走；也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们；各种车辆的车夫也不曾见到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的旅客；也没有人遇到过他们，或者听到过他们的消息。最后他明白了，在目前，这种尝试是没有希望的，于是他委派了两三个侦探，如果他们能供给任何消息，他答应送他们一笔大数目的报

酬，安排好了，他便搭乘第二天的驿车转回伦敦。

当奎尔普先生占了一个车顶座位之后，他发现吉特妈独自坐在车厢里面，他可满意了，他认为这情形可以增加他旅途上的精神愉快，由于她孤身一人，给了他使用许多特殊方法恐吓她的机会。他时时冒着生命危险吊到车子一边，睁着牛眼向里面张望，他的面孔倒转着，从一个窗口躲闪到另外一个窗口，每次遇到打尖换马，他总是敏捷地溜下车来，把脑袋探到窗子里，斜着眼睛沉郁地望着，她看了这种情形觉得更可怕了。这些别出心裁的苦刑给了那布尔斯太太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她简直不能不相信，奎尔普先生本人就是疯狂地进攻小贝萨尔祷告堂那个恶势力的代表和化身，由于她既有过阿斯特莱剧院看戏又有过酒馆吃牡蛎这些叛教行为，现在就该引得恶魔飞扬跋扈起来了。

吉特曾经接到信，知道他母亲几时回来，就到驿车公司接她；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妖怪似的魔鬼正在从车夫的肩头上斜瞰过来，好象除了他谁也看不见，原来是奎尔普那张著名的面孔，这时吉特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你好，克立斯托佛？"矮子从车顶上哑着声音说。"对了，克立斯托佛。妈妈在里面。"

"怎么，他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妈？"吉特低声说道。

"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和我一道来，亲爱的，"那布尔斯太太答道，由他儿子扶她下车，"但是在这一个倒霉的一天中他一直恐吓我，把我吓得七神出窍了。"

"他吓过你？"吉特叫道。

"你不会相信的，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他母亲回答道；"但是不要对他讲什么，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是个人。嘘！不要回头看他，好象我在讲他什么似的；但是现在他正斜着眼象明亮

的车灯一样瞪着我，真是可怕极了！”

不顾母亲的训令，吉特还是伶俐地转过头去一望。奎尔普先生正在从容地注视着繁星，好象全神对着天空沉思似的。

“唔，他真是一个最狡猾的家伙！”那布尔斯太太叫道。“但是赶快走。千万不要跟他讲话呀。”

“不，我要讲，妈。多胡涂！我说，先生——”

奎尔普假装吃惊的样子，微笑着四下望望。

“你不能再同我妈过不去，好吧？”吉特说。“你怎敢给象她这样一位又可怜又孤独的女人吃苦头，使得她又悲伤又难过，难道没有你她受的苦还不够吗！你不害羞吗，你这个小妖怪？”

“妖怪，”奎尔普心下说，微笑着。“不过是在什么地方花一个便士就可以看到的丑矮子罢了——妖怪——啊！”

“如果你再向她嘻皮赖脸，”吉特接着说，掮起了手提箱，“我可以对你说，奎尔普先生，我便不同你客气了。你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相信我们从来没有妨碍过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今后你再来吓她，你会惹起我的火来，揍你一顿（虽然我满心不想这样做，因为你的身材实在矮小得不堪一击了）。”

奎尔普没有回答一个字，只是贴近吉特的身子走，眼睛距离他的面孔不到两三寸，死盯着他看，又退到几步之外，还是死盯着，然后又走上前来，又退回去，这样往复了五六次，就象是幻影戏里面的人头。吉特立在那里戒备着，唯恐遭遇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但是他发现并没有这种举动的迹象，便弹着指头走去了；他母亲也拚命拖着他走，纵然她急于想知道小雅各和小弟弟的消息，却还是焦虑地频频回头，看看奎尔普是否还在跟着。

第四十九章

其实吉特的母亲大可以省下频频回顾的麻烦，因为奎尔普先生并没有再跟踪她和她儿子的意图，也不想同他们继续吵下去了。他走他的路，不时用口哨断断续续地吹一个曲子，面色沉静平和，心境愉快地缓步回家。一路走一路得意洋洋地幻想着奎尔普太太那种又恐又吓的样子，她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得到他的消息，而他事先又不曾通知她说要出门，因此他认为这时她一定心神不安，可能还因为焦急和发愁不断地昏倒呢。

这种滑稽的结论很配合矮子的心情，也很使他觉得有趣，因此他一面走一面笑，直笑得眼泪流到腮上。而且不只一次地，他进入一条冷巷之后，便尖声呼叫，发泄他的喜悦，如果刚巧有一个孤独的行人走在他的前头，会出乎意料之外被吓一跳，而他的兴头却因此更增加了，使他特别感到轻松愉快。

在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形下，奎尔普先生到达了塔山，抬头凝视着他自己客厅的窗户，他好象看到比普通办丧事人家还要辉煌的灯火。等他走近一些，再仔细听听，便听到几个人在进行恳切的谈话，从这些谈话中，他不只辨识出他太太和丈母娘的声音，并且还夹杂着男人的调门。

“哈！”嫉妒的矮子叫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在我出门的时候她们竟要招待这样多的客人吗？”

从楼上传来的一个窒息的咳嗽声就是对他的回答。他摸摸口袋，但是大门上的钥匙忘记带在身上。没有办法，只好敲门了。

“甬路上也点着灯，”奎尔普说着，从钥匙洞里望进去。“敲得很轻；对不起，我的娘子，我要乘你不备而进攻。嗖呼！”

一个很低很轻的剥啄没有得到里面的答复。但是等他敲了第二次之后，实际这次也不比第一次的声音大了多少，码头上的那个小厮把大门轻轻打开，奎尔普一见就用一只手把他的嘴捂住，又用另外一只手把他拖到街上。

“你把我掐死了，老板，”小厮低声说道。“放开我，行不行？”

“谁在楼上，你这个狗东西？”奎尔普反诘道，也用同样的低声。“告诉我。声音不要比出气的声音高，否则我就当真把你掐死。”

小厮只能指着窗子，发出了抑制的笑声，明明是觉得非常有趣，把奎尔普气得又掐住他的脖子，很可能要把他的恫吓付诸实行，不然至少也在向那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幸而小厮及时机警地挣脱了他的手，在附近一个灯柱底下设了防，他的主人想抓住他的头发，试了几次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同他进行谈判了。

“你告诉我好吗？”奎尔普说了。“楼上在做什么鬼把戏？”

“是你不让人家说话，”小厮答道。“她们——哈，哈，哈！——她们认为你——你死了。哈，哈，哈！”

“死了！”奎尔普叫道，也就发出了一声苦笑。“不会的。她们认为我死了？她们真的那么想来吗，你这个狗东西？”

“她们认为你——你淹死了，”小厮答道，这个小坏蛋的毒辣脾气很得到他主人的一些传授。“有人看见你站在码头边上，他们认为你跌下去了。哈，哈！”

在这种有趣的环境里装做侦探，活生生地走进去让她们失望一次，这光景对于奎尔普来说，比使他发一笔大财还要舒服。他和他那前途大有希望的助手同样觉得有趣，两人都停了几秒

钟，苦笑着，喘着气，彼此各在灯柱的一边相对摇头，样子就好象是一对不相称的中国木偶。

"不要说话，"奎尔普说着，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不要有什么响动，连楼板的咯吱声也不要有，甚至不要碰到一个蜘蛛网。淹死了，咦，奎尔普太太！淹死了！"

说着，他吹灭了蜡烛，踢掉了鞋子，摸索着上楼，把那个快活死了的年轻朋友留在后面，高兴得在马路上翻起筋斗来了。

楼梯口上卧室的门打开了，奎尔普先生溜了进去，躲在那间屋子通往客厅的门背后，为了使两间屋子都通气，这扇门半开着，留出一道很方便的缝隙（他常常利用它侦察事情，实际他还用小刀把它挖大了一些），于是他不只可以听见，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在做些什么。

把眼睛贴到这个方便的地方，他看见布拉斯先生高据桌上，面前摆着笔、墨水、纸，还有一方瓶甘蔗酒——他自己的那个方瓶，他自己的特制"牙买加"——放在手边，另外预备了热水，芬芳的柠檬，白方块糖，以及一切用具；桑普森对于这些精美的物品绝不是无动于衷，他调成一大杯混合酒，热得冒气，及时用羹匙搅了一下，面上装出一种惋惜的神情，好象在想什么，但是微微露出一种又满意又舒服的欣慰。在同一张桌子上还有金尼温太太，两肘支在桌上；她今天不再穷凶极恶地用羹匙偷吃别人的酒了，而是用她自己的大杯一大口一大口地痛饮；至于她的女儿——头上既未顶灰，背上也没有披麻①，不过也保持着中庸的、适度的悲伤的表情——正靠在一张安乐椅上，也在啜饮同一种爽口的饮料，浇涤她的哀痛。座上还有一对河滨上的人，一种

① 头上顶灰，背上披麻，是一种守丧的礼俗。服丧者身穿麻衣，发上涂灰，以示哀恸。

名叫拖尸网的机器摆在他们中间。甚至这两个家伙每人也配给一杯烈酒；因为他们吃得很过瘾，并且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红鼻头，粉刺脸，蔼然可亲的面容，他们的列席与其说是减少了，倒不如说是增加了成为这个宴会最大特色的愉快气氛。

"如果我能往那个可恨的老太婆酒杯里撒上毒药，"奎尔普嘟嘟囔囔地说道，"我便死也瞑目了。"

"啊！"布拉斯先生开口，打破了沉寂，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谁敢保这会儿他没有监督着我们！谁敢说他没有从什么地方窥探着我们，眼巴巴地注视着我们！唔，上帝！"

说到这里，布拉斯先生停了一下，把他的酒喝了一半，然后再端起杯子，一面说，一面看着那半杯酒，带着一种失意的笑容。

"我几乎幻想着，"律师说着，摇摇头，"我好象看到他的眼睛在我的杯子里闪动。我们何时才能再看到象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了，永远不会了！这一刹那我们在这里，"——把杯子端到眼睛下面——"下一刹那我们就在那里，"——把余酒一饮而尽，用力拍了一下胸脯——"在那寂寞的坟墓里。怎么会想到我会喝到他的甘蔗酒！真是好象做梦一般。"

布拉斯先生大概为了要试验他现在的地位不是假的，便一面说一面把杯子推到金尼温太太那里，意思是要她把酒斟满，一面又转过身来对着在场的水手。

"那么打捞是完全没办法了？"

"完全没有了，老板。但是我敢说如果他在什么地方漂上来，明天退潮的时候他会在格林尼治①一带靠岸，咦，伙计？"

---

① 格林尼治，原文作 Grinidge，系 Greenwich 的别字，地在伦敦郊区的泰晤士河岸上，距伦敦桥约五里。

另外那位绅士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可能被送到医院①，只要他一到，总有拿养老金的人等在那里迎接他的。

“那么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布拉斯先生说道；“只有认命和期待了。捞到他的尸体也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凄凉的安慰。”

“唔，无可怀疑，”金尼温太太很快就表示同意；“我们有一天看到尸体，也就定心了。”

“关于那个描写他形状的广告，”桑普森·布拉斯说着，拿起他的笔来。“一想到他的特点就令人发生一种悲伤的趣味。现在该提到他的腿了……”

“当然是罗圈形呀，”金尼温太太说道。

“你认为真的是罗圈形吗？”布拉斯说，用一种婉转的口吻。“我想我现在好象看到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向外撇得很厉害，穿着有点绉折而没有皮带的南京棉布裤子。啊！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泪谷②里面呀。那么我们可以说罗圈吧？”

“我想是有一点罗圈，”奎尔普太太说，呜咽着。

“罗圈腿，”布拉斯一面说一面写。“大头，短身，罗圈腿——”

“罗圈得很厉害，”金尼温太太建议。

“我们不必说罗圈得很厉害了，太太，”布拉斯虔诚地说。“我们不必过分强调死者的弱点。他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太太，他的罗圈腿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说罗圈尽够了，金尼温太太。”

“我不过是以为你在追求真理罢了，”老太婆说道。

“上帝照顾你，我多么爱你呀！”奎尔普嘟嘟囔囔地说道。“她

① 医院，指格林尼治医院，系皇宫改建，专收容残废年老的海军，由海军部给予养老金。

② “泪谷”(vale of tears)系直译，“活在泪谷里面”，意思是活在这个尘世里。

又端起杯子来了。只顾拚命地喝呀！"

"干这种倒霉差使，"律师说着，放下他的笔，干了他的酒杯，"他好象便是哈姆莱特①父亲的鬼影一般在我眼前晃，还穿着他工作日的衣服。他的上身，他的马甲，他的鞋袜，他的裤子，他的帽子，他的智慧和幽默，他的感情和他的雨伞，全象是我年轻时代的梦想一一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麻布衣服！"布拉斯先生说着，对着墙壁可人地笑了，"他的麻布衣服永远是一种特别的颜色，因为他最欢喜那种颜色——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他的衣服了！"

"你最好继续说下去，先生，"金尼温太太说道，很急躁的样子。

"对，太太，对，"布拉斯先生叫道。"我们的官能千万不要被悲伤冻结。关于这一点我还得麻烦你多谈一些，太太。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关于他的鼻子。"

"扁平的，"金尼温太太说。

"鹰鼻！"奎尔普叫道，探进头来，用拳头打着鼻子。"鹰鼻，你这个母夜叉。你没看见吗？你叫这种鼻子扁平？是你吗？咦？"

"唔，妙极了，妙极了！"布拉斯叫喊起来，这纯粹是他习惯上的一股劲头。"妙不可言！他这个人多好呀！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花样这么多！他有这样一种乘人不备而进攻的惊人本领！"

奎尔普对于这种赞誉丝毫不予理睬，对于律师渐渐表现出来的怀疑和惊惶的面色，对于他老婆和丈母娘的尖叫，对于丈母娘的逃出室外，对于老婆的昏倒，也全置若罔闻。他眼睛死盯着

① 哈姆莱特(Hamlet)，系莎士比亚一出悲剧的主角，他父亲被他叔父杀死，那个冤鬼向儿子示梦，要他报仇。

桑普森·布拉斯，走到桌子前面，拿起杯子，喝了剩酒，然后正式围着桌子绕圈子，直到后来把另外两杯也喝干，这时他才攫住酒瓶，夹在胳臂底下，瞪起可怕的眼睛打量他。

"还不够，桑普森，"奎尔普说——"还不够呢！"

"唔，真正妙极了！"布拉斯叫道，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下。"哈，哈，哈！唔，妙不可言！没有一个别的活人能够装得那么满不在乎。象这样一个处境是很难满不在乎的。但是他精神真够旺盛，了不起的旺盛！"

"再会吧，"矮子说，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再会，阁下，再会，"律师叫道，向着门口撤退。"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情，真的，极其高兴。哈，哈，哈！唔，很有趣，真的很有趣，有一有趣极了！"

布拉斯先生一路下楼一路怪叫，等他的声音在远处消失了，奎尔普才走向那两个人，他们还傻里傻气地楞在那里。

"你们在河上打捞了一整天吗，先生们？"矮子说，很客气地打开门。

"昨天就打捞一天了，老板。"

"哎呀，你们太辛苦了。请想想如果你们打捞到尸体，那身上的每一种东西就都归你们所有了。再会吧！"

那两个人面面相觑，但是当时并无意辩驳这一点，就拖着脚走了出去。清除工作很快完成之后，奎尔普把门子都上了锁；仍然偎着酒瓶，耸着肩抱着两手，象一个从天空降下来的梦魔注视着他那失却知觉的老婆。

第五十章

夫妇间的纠纷大概都是由两口子使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在对话中太太至少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奎尔普夫妇的情形是例外。他们的发言常是限于男方的长篇独白，女的间或来几句告饶的话，但也只限于在很长的间歇里颤抖着说出来的单音字，而且声调也很卑屈尽致。在目前这一个场合里，奎尔普太太甚至很长时间连这样的温和抗辩都不敢说一声，在她从昏倒中苏醒过来以后，只是含着眼泪沉默地坐着，恭顺地倾听着她老爷的责骂。

奎尔普先生很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辱骂，四肢和口鼻做出了多种的抽动和歪斜，即便他太太对他这种表演已经相当司空见惯，这会儿甚至也因惊恐而感到要发狂了。但是牙买加甘蔗酒和由太太的失望所造成的快乐，渐渐平息了奎尔普先生的愤怒，从野蛮的气头上，慢慢降低为冷嘲热讽，数落个不休。

"你以为我死了、完了，对不对？"奎尔普说了。"你以为你成了一个寡妇了，咦？哈，哈，哈！你这个贱货！"

"真的，奎尔普，"他老婆答道。"我很懊悔——"

"谁怀疑这个？"矮子叫道。"你很懊悔！那是当然啦！谁怀疑你很懊悔？"

"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你健康地回到家里来而感到懊悔，"他老婆说道，"而是懊悔我不该有那样一种信念。我高兴看到你，奎尔普；真的我很高兴。"

老实说，奎尔普太太看到她老爷的高兴程度，远比预期的为高，并且对于他的安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关切，按照她的处境看来，这是很难令人索解的。不过对于奎尔普来说，这情形没有给他什么印象，反而使他在他老婆眼睛下面弹指头，又是胜利又是讥讽地苦笑着。

"你怎么能够去那么久，一句话也不告诉我，也不让我知道你的下落呢？"可怜的小妇人问道，抽噎着。"你怎么能那么残忍，奎尔普？"

"我怎么能那么残忍！残忍！"矮子叫道。"因为我想这样。现在我还是想这样。我要残忍就残忍。我还准备再出门去呢。"

"不要再去了！"

"不行，一定要。我现在就准备走。我马上就要离开。我打算去哪里便去哪里，想住哪里便住在哪里——在码头上——在办公室——当一个痛快的光棍。你快要成寡妇了。妈的，"矮子尖叫着，"我真的要当光棍呢。"

"你不要那么认真吧，奎尔普？"他老婆呜咽着说。

"我告诉你，"矮子说着，心里很得意这个计划的成功，"我要当一个光棍，一个什么也不管的光棍；我就在办公室里摆上我的光棍堂，我敢保这时间就要来了。同时，你要注意，我不再在什么不得人心的时间里闯到你这里来了；因为我要暗中侦察你，象一只鼹鼠或者鼬鼠一样来来去去。汤姆·斯考特——汤姆·斯考特在哪里？"

"在这里，老板，"奎尔普打开窗子，就听到那个小厮叫喊的声音。

"在那里等着，你这个狗东西，"矮子答道，"提一只光棍的皮包。把它装起来，奎尔普太太。叫起宝贝老太婆来帮帮忙——叫

她起来。哈罗呀，哪，哈罗呀！”

说完这话，奎尔普先生抄起了一根拨火棍，慌慌张张地奔往那位善良的老太婆睡眠的亭子间，用铁棍敲门，直到她惊惶失措地醒来，她心里想，一定是她那可人意的女婿有意来谋杀她，报复她对他那两条腿的诬蔑啦。心里存着这种念头，因此她一醒便疯狂地叫喊，如果不是她女儿赶来对她解释清楚，并且恳求她快来帮忙，她也许早就奋不顾身跳出窗子钻到附近一个天窗里去了。金尼温太太听了要她帮忙的一番话，心里稍微有了点底，才穿着一件法兰绒睡衣出来；母女两人又怕又冷，全身发抖——因为时间已经后半夜了——恭顺而沉默地接受了奎尔普先生的命令。为了给她们更大的安慰，这位神经的绅士还故意把准备工作的时间拖长，亲自监督着包装他的衣服；他自己又亲手把盘、刀、叉、调羹、茶杯、茶托以及其他这一类的日常家庭用具放在里面，然后把提包扎好，扛到肩上，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认真地开步走了，那始终不曾放手的酒瓶仍然夹在胳臂下面。一到大街奎尔普便把他那沉重的负担交给汤姆·斯考特，就着瓶口喝了一小口，来兴奋一下，又对准男孩子的头敲了一记，略微显示他的威风，他这才从容不迫地带路前进，在早晨三四点钟之间到达了码头。

“好痛快！”奎尔普说，他摸索着走到木头办公室，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门。“了不起地痛快！八点钟叫我，你这个狗东西。”

再没有什么正式道别或者解释，他提起皮包，把他的侍从关在门外，然后爬上写字台，象一只刺猬似地在一件旧的船上穿的大衣里缩成一团，睡熟了。

汤姆·斯考特按照指定的时间把他唤醒，由于连日过度疲乏，他醒得很困难。奎尔普命令他找几块破木片在院子里生火，

准备一些早餐的咖啡；为了这顿饭吃得更好一点，还交给了他一些零钱，叫他买点热面包、牛油、糖、亚芬斯熏鱼以及其他过日子用的东西；于是在几分钟之内一顿香喷喷的早餐便摆在桌上了。矮子尽情地享受这些丰富的食品；他十分满意这种无拘无束、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常常计划着的，只要有机会就拿它作为解除婚姻约束的办法，并且也作为一种使奎尔普太太和她母亲不断忧虑和挂心的最好策略)，开始忙于改进他退隐地方的工作，要把它弄得更合用更舒服些。

因此，他便走到附近一个出售航海用具的地方，买了一张旧吊床，按照船上的方式把它吊在办公室的屋顶上。他又在同一间霉湿的木屋子里装上一个旧船炉，一条生了锈的烟囱由屋顶穿出冒烟；这些布置完成之后，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观察了一番。

"我有了一个象鲁滨逊①的乡庄，"矮子说着，得意地顾盼这些设备——"一个孤独的、幽僻的、荒岛式的地方，在这里完全可以独自一个人做些当做的事了，不怕侦探也不怕谁来窃听。这附近一带没有人，只有老鼠，而它们又是很美、惯会偷偷摸摸、行动极为诡秘的家伙。我将象一只小蚱蜢在它们中间跳动②。我要找到一个象克立斯托佛那样的人，把他毒死——哈，哈，哈！不过正事——正事——在高兴的时候也不能忘记正事；今天早上的时间又白过了，我敢说。"

他下令叫汤姆·斯考特好好等他回来，不要拿大顶或者翻

① 鲁滨逊(Robinson Crusoe)，笛福(Daniel Defoe，1661—1731)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主角。

② 原文为 I shall be as merry as a grig among these gentry，as merry as a grig，系成语，意为"活泼地跳动"。因有 gentry(一群)，故采用直译。

斤斗，同时更不要脑袋向下用手走路，违反了严惩不贷。说完，矮子便跳到一只船上，渡到河对岸，然后快步走到贝威斯村中斯威夫勒先生常去消遣的那家酒馆，正赶上那位绅士独自一个人坐在昏暗的饭厅里进午餐。

"狄克，"矮子说着，头从门口伸进来，"我的爱物，我的徒弟，我的宝贝，嘿，嘿！"

"唔，你来了，是你吗？"斯威夫勒先生答道；"你好吗？"

"狄克怎样？"奎尔普反问道。"乳精办事员① 怎样，咦？"

"怎么，有点发酸，阁下，"斯威夫勒先生回答道。"开始变成奶酪味道了，实在的。"

"这是怎么回事？"矮子说着，走向前来。"难道萨丽对你不客气吗？'在千千万万的漂亮姑娘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 ② 咦，狄克？"

"当然没有，"斯威夫勒先生答道，很庄重地吃他的饭，"没有人比得上她。她的私生活简直是一个谜。"

"你有些不痛快的样子！"奎尔普说着，拉过一只椅子来。"怎

① 原文作 the cream of clerkship，意思是"办事员的精华"或"一等办事员"。Cream 本意为"乳酪"或"乳精"，借作"精华"之意。因为下文有"发酸"和"奶酪味道"，故直译。

② 引自凯里（H. Carey，？—1743)《我们巷子里的萨丽》(《Sally in Our Alley》)一诗。全诗七节，第一节大意是这样：

"在千千万万的漂亮姑娘中，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萨丽；
她是我心上的宝贝，
而她就住在我们的巷内。
在国土上所有的女郎，
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萨丽一半的甜美；
她是我心上的宝贝，
而她就住在我们巷内。"

么回事?"

"法律对我不适宜,"狄克答道。"它不够潮润,限制太多。我一直想逃走。"

"呸!"矮子说。"你要跑到哪里去呢,狄克?"

"我也不知道,"斯威夫勒先生答道。"去高门①,我想。也许有一天钟会响着'回去吧,斯威夫勒,伦敦市长大人'。惠廷顿的小名也叫狄克。我倒希望猫儿到处缺少②。"

奎尔普钩起了眼睛看着他的同伴,显示出一种好奇的滑稽面孔,耐心地等待他作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斯威夫勒先生却不急于说明,他只是非常沉默地慢条斯理地吃他的饭菜,最后才把盘子推开,仰到椅子里,抱起双手,忧郁地注视着火炉,里面的雪茄烟头正在无缘无故地冒烟,送出一股香味来。

"也许你喜欢一块饼吧,"最后狄克说了,转过头来对着矮子。"欢迎你来一块。欢迎你尝一尝,因为它是你制造出来的。"

"这话怎讲?"奎尔普说。

斯威夫勒先生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又小又很油腻的小包包,慢慢把它打开,展示出一块厚厚的葡萄干饼,好象是很难消化的样子,上面敷着一层白糖,约有一寸半厚。

"你说这是什么?"斯威夫勒先生问道。

"样子象结婚蛋糕,"矮子回答,苦笑着。

---

① 高门(Highgate),伦敦郊区山名,高出泰晤士河面三百五十尺。

② 惠廷顿(Richard Whittinton,1358—1423),曾经三度任伦敦市长。他本是个穷小子,当他最初来到伦敦时,攀登高门,感到走投无路,就想重回故乡。但是教堂钟声响了,称他为伦敦市长,要他留下来。他先在一个商人家中当佣工,花了一便士买了一只猫,后来带着它随商人出海到萨拉辛,因为当地多鼠,他便把猫卖给萨拉辛皇帝,发了大财,成为富人和慈善家,曾捐款在高门山上建筑医院和济贫院。山顶有他的石像,手中抱着一只小猫。

“你说这是谁的？”斯威夫勒先生问道，心情非常平静地用鼻子擦着那块点心。“谁的？”

“不会是——”

“对，”狄克说，“一样。你用不着提出她的名字。现在没有那个名字了。她现在叫做柴格斯——莎菲·柴格斯了。唯吾之爱较没有木腿的人还要深且长兮，吾之心兮，吾之心为莎菲·柴格斯而寸碎①。”

斯威夫勒先生出口成章地把民谣改编为适应他自己苦难处境的词句，然后重新把果饼包好，两手夹起来把它拍平，揣在怀里，扣好钮子，抱起胳膊来。

“现在，我想你该满意了，阁下，”狄克说道；“我希望福来德也会满意。你们共同和我过不去，我想你们该欢喜听这消息的。这就是我应得的胜利，对吧？这正象那个同名的古土风舞，里面有两位绅士和一位女士，一个人得到她，另外一个人失败了，只好一拐一瘸地跟在后面露着可怜相茫茫然面去。但是这是命该如此，面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倒霉！”

斯威夫勒先生的情场失意使丹尼尔·奎尔普心上欢喜，但是他隐面不露，却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安慰他，揿揿铃，叫了些玫瑰酒（就是说，这类颜色的酒），很敏捷地转了回来，借着嘲弄柴格斯和颂扬单身汉的幸福来祝贺斯威夫勒先生。这举动给了斯威夫勒先生很深刻的印象，再一想真的没有人能反抗自己的命运，于是一会儿工夫他的精神大大焕发起来，便向矮子叙述了他接受喜饼的经过，那好象是由两位仍旧保持瓦克尔斯小姐头衔的人亲自送到贝威斯村的，她们吃吃地笑着，欢欢喜喜地在办公

① 这个民谣大概是歌咏两人同爱一女，结果木腿的人失败了。狄克便自比那个木腿的人。

室门口递给他。

“哈!”奎尔普说。“不久该轮到我们吃吃地笑一番了。这件事倒提醒了我——你说起过吐伦特——他在哪里?”

斯威夫勒先生解释说，他那位有信用的朋友最近接受了一个活动赌场的负责职务，当时正在大不列颠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中间作职业性的旅行。

“那很不幸,”矮子说,“因为实在我是找你问问他的消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狄克;住在那边的你那位朋友——”

“哪一个朋友?”

“住在二楼上的。”

“怎么样?”

“住在二楼上的你那位朋友,狄克,可能知道他一些消息。”

“不,他不会知道;”斯威夫勒先生说,摇摇头。

“不会! 不会,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奎尔普附和着说;“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拉到一起,狄克,正式介绍一下,谁能说福来德不能象小耐儿和她外祖父一样有用——谁能说不能使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发一笔财,并且通过他，岂不是你也可以捞一笔,咦?”

“怎么,事实是这样,你瞧,”斯威夫勒先生说道,“他们已经拉到一起了。”

“已经拉到一起了!”矮子叫道，怀疑地看着他的同伴。“通过谁的介绍?”

“通过我的,”狄克说，有些为难的样子。“上次你在那边看我,我没有对你说起过吗?”

“你该知道你没有说起过,”矮子答道。

“我相信你说对了,”狄克说。“是,我没有说起过,我想起来

了。唔，对的，就是在那天我把他们拉到一起了。那是福来德的建议。"

"那么结果怎样呢？"

"怎么，在我那位朋友知道福来德是什么人以后，并没有掉眼泪，也没有慈祥地抱住他，告诉他他是他的外祖父，或者是他外祖母假装的（如我们所预料的），却大发雷霆；用各种难听的话骂他；说小耐儿和老绅士的受苦受难，多半是由他的错误所造成；更不曾暗示我们喝点什么；并且——并且，一句话，简直就是把我们赶出了他的房间。"

"那倒奇怪了，"矮子说，默想着。

"当时我们两人也是这么说来，"狄克镇定地说道，"但这是真的。"

奎尔普显然为这个消息而感到踌躇，他怏怏地沉思了一会儿，不断抬起眼睛望着斯威夫勒先生的面孔，锐利地观察它的表情。但是他没有从那里找到更多的消息，也没有发现什么足以使他认为是他在撒谎的地方，同时又因为斯威夫勒先生在想自己的心事，深深地叹气，显然是为了柴格斯太太的原故而动了感情，矮子便结束谈话告别，让那个失恋的人独自忧郁地冥想去了。

"他们已经拉到一起了，咦？"矮子说道，一个人独自在大街上走着。"我的朋友倒能抢先我一步了。不过他毫无所获，因此也就不算什么，不过在意图上倒值得注意。我很高兴他把他的情人丢了。哈，哈！这个呆头鹅目前可不能离开法律职务。如果我用着他，我可以有把握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还可以成为布拉斯不知不觉的好暗探，喝上三杯之后便把他所看到听到的统统讲出来。你对我太有用了，狄克，用不着破费什么，只

不过随时小小招待一次罢了。狄克，我先要侦察出你们对女孩子所定的计划，以便取得那位陌生人的信任，我不敢肯定这样做是不是值得；但在目前，我们还要维持世界上最好的友谊，这一点还希望你原谅。”

奎尔普这样想着，依照平常他自己所特有的方式，一面走一面大喘其气，重新穿过泰晤士河，把自己关在他的光棍堂里，由于新装的烟囱使满屋子散布着浓烟，一点儿也没有送到外面，当然不会使一般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们感到舒服的。不过这些烦恼并不曾使得矮子对他的新居发生厌恶，反而可以说更合他的胃口；因此他在酒馆里吃了一顿丰富的大餐之后，便燃起他的烟斗，靠烟囱喷吸，直到后来烟雾弥漫，除了那一双红得象要燃烧起来的眼睛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在一阵剧烈咳呛的时候，他便轻轻地拨拨烟气，驱散他面前的浓密雾团，这时他那头和脸也便露出了黯淡的影子。在这种气氛里，任何人都会被窒息死了，但是奎尔普先生精神勃勃地度过了一晚，一直用烟斗和酒瓶自我陶醉，偶然也想来一个悦耳的吼叫，他本想唱一只歌，但是一点也没有音乐的味道(不论是声乐或器乐，只要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他这样娱乐到将近午夜，才非常洋洋自得地转上了他的吊床。

在早上——正当他把眼睛睁开了一半，发现自己的身子特别接近天花板，蒙蒙眬眬地想，一夜之间他一定蜕化为一只苍蝇或者青蝇了——第一个传进他耳朵的声音乃是房间里有人在呜咽着。他侧过身子小心地向下一望，看到了奎尔普太太，然后沉默地想了一会儿，才突然怪叫一声，使她大吃一惊，——

“哈罗呀！”

“唔，奎尔普！”他那可怜的小娘子叫道，眼睛向上望着。“你



奎 尔 普 在 吊 床 上

可把我吓坏了!"

"我是要吓你,你这贱货,"矮子答道。"你来这里有何贵干?我已经死了,不是吗?"

"唔,请你回家去——一定回家去,"奎尔普太太呜咽着说。"我们再不敢那样了,奎尔普;归根说来,那错误还是由于我们着急才发生的。"

"由于你们着急,"矮子苦笑着。"是的,我知道——着急我死得不快。我哪会儿高兴就哪会儿回家,我对你说了吧。我哪会儿高兴了就回去,愿意哪会儿走就哪会儿走。我将变做一个鬼火,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永远围着你的身子转,在你万万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了,永远让你不得安宁,永远使你感到苦恼。你还不滚吗?"

奎尔普太太仅能大着胆子做出一种哀求的姿态。

"我告诉你不必,"矮子说。"不必;如果不是我叫你,你再敢到这里来,我要在院子里养几条看门的狗,又会叫又会咬人——我还要买几架捉人机,巧妙地改造一下,专门捕捉女人——我还有弹簧弹,你一踏到铁丝上就会爆炸,把你崩成碎片。你走不走?"

"请你饶恕我。你一定回去,"他老婆诚恳地说了。

"卜—卜—卜—卜—不!"奎尔普吼道。"等我有了工夫再说;我高兴了也许再回家去,我回去不回去与任何人无涉。门在那边,看见了吗?你走不走?"

奎尔普先生下这最后一道命令的时候,声音很粗,并且还附带地来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姿势,好象要跳下吊床似的,他纵然戴着睡帽,也可以穿过大街把他老婆拖回家去的。她一看苗头不对,才象箭一般地飞跑着逃走了。她那位优点很多的老爷伸着

脖子瞪着眼睛，直望着她穿过院子；对于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他的目的，他一点也不懊悔，然后他又说了一些维护他这座宫殿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话，接着发出了一阵无节制的狂笑，便倒在床上重新睡下了。

第五十一章

光棍堂里又温和又坦白的主人，在雨声、泥声、尘垢、濡湿、霉雾、鼠叫的愉快合奏中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一醒便招呼他的随从汤姆·斯考特服侍他起床，准备早餐，然后他离开铺位，梳洗一番。这些事情做完，早餐也用好了，他又前往贝威斯村去了。

这一次的访问目的却不在斯威夫勒先生，而是要看看他的朋友和东家——桑普森·布拉斯先生。但是他们两位都不在家；便是那位法律的生命和法律之光的萨丽女士也没有守着她的岗位。斯威夫勒先生写了一个便条，系在门铃柄上，通告来客，说他们一齐离开了办公室，但是无从使人知道便条是在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上面只是含糊地、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那位绅士"在一小时内回来"。

"家中还有一个用人，我想，"矮子说了，敲着大门。"她也顶事。"

过了相当长的工夫，门开了，一个细小的声音立即向他答话，"唔，请你留下一张卡片或者便条好吗？"

"咦？"矮子说，低头望着（这对他是很新鲜的）那个小女用人。

对于这个问题，小女用人也象第一次会见斯威夫勒先生时一样，重新回答道，"唔，请你留下一张卡片或者便条好吗？"

"我要写个便条，"矮子说着，把她推开昂然直入办公室；"等你主人一回来就要马上交给他。"说着，奎尔普便爬到一张高凳子上，写他的便条，对于应付这类紧急事情，小女用人好象早已受过严格的训练了，她睁圆了眼睛站在一旁监视着，如果他胆敢偷窃即便象一张封糊片那么小的东西，她也准备跑到大街上去报告警察。

奎尔普先生把便条（便条一下子就写好了，因为很短）折起的时候，他碰到了小女用人的目光。他也就认真地死盯着她。

"你好？"矮子说道，一面摆出了令人恐怖的怪模样，一面在舔湿一块封糊片。

小女用人大概是被他的丑怪表情吓呆了，没有回答出声音来；但是从她嘴唇的动作上，好象她心里还在重复有关写便条那类的话。

"他们这里的人虐待你吗？你的女主人是一个泼妇不是？"奎尔普说着格格地笑了。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小女用人表现出一种混合着恐惧的无限狡猾的表情，把嘴卷得又紧又圆，使劲地点头。

是她行动上的狡猾迷住了奎尔普呢，是她当时的表情有什么理由吸引了他的注意呢，还是他有意死盯着小女用人使她感到狼狈呢，这些都不必管它，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把双肘撑开，稳稳地拄在写字台上，两手拧着腮帮，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你是哪里人？"停了很久之后他说道，抚摸着他的下巴。

"我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也不叫。"

"荒唐！"奎尔普反问道。"你的女主人呼唤你的时候叫你什么？"

"小鬼，"小女孩子说。

她好象害怕再问她什么，便在同时又接着说道，"但是请你留下一张卡片或者便条好吗？"

这种异乎平常的答话理应引起更多的询问。但是奎尔普并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眼睛离开了小女用人，比先前更若有所思地抚摸着下巴，然后俯首看着便条，好象是唯恐写得不够细心，唯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后又皱起浓密的眉毛偷偷地仔细地注视着她。这一个秘密观察的结果，使他用手捂起了面孔，奸诈地、无声地笑了起来，直笑得脸上每一条血管都好象要爆炸似的。最后他把帽子拉到眉上，掩盖他的愉快以及由愉快所造成的效果，把信丢到小女孩子的手里，匆匆地离开了。

一到街上，他被一种秘密动机驱使着，捧腹大笑了一阵，接着又笑一阵，还试图隔着生锈的界栅窥看，好象还要再看小女孩子一眼似的，直闹到十分疲累了才告罢休。最后他又走到距离他光棍别墅一弹之遥的荒舍，在木制凉亭中定下了当天下午的三个茶位，预备招待萨丽·布拉斯女士和她哥哥，而这便是他访问和留言的目的。

现在并不是适宜于到凉亭吃茶的季节，何况是到这类极其破旧的凉亭上来，立在粘糊糊的河岸上，俯瞰着枯竭的流水，更显得大杀风景。但是奎尔普先生就在这样一个精美的别墅里预定了冷点，也就在这样一座咯吱作响屋顶透光的房子里面，准时地接待了桑普森先生和他妹妹萨丽。

"你是欢喜自然美的，"奎尔普说，苦笑着。"这地方美不美，

你们也得私下商量一下才是。”

“当然了，阁下，”布拉斯答道，掏出记事簿和铅笔来。“我要把大纲记下，请你原谅，阁下。重要的文件，”律师接了下去，眼睛望着天花板，“非常重要的文件。他陈述要点时总是清清楚楚，听起来真过瘾！我不知道什么议会法案能和他报告的一样清楚。”

“我却不能让你过瘾，”奎尔普说道。“收起你的记事簿来。我用不着什么文件。就是这样。有一个名叫吉特的后生——”

萨丽女士点点头，表示她认得他。

“吉特！”桑普森先生说道。“吉特！哈！以前我听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一时不能正确地记起——不能正确地——”

“你迟钝得象个王八，呆头呆脑象条犀牛，”他那厚道的当事人说道，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气。

“他真正妙透了！”工谄善媚的桑普森叫道。“他对博物学的知识也丰富得惊人。宛然是一位布疯①，一点也不错！”

显然布拉斯先生是想找出一些阿谀的词句捧他，显然他是想说布芬，但是顺口多溜出一个字母来。纵然如此，奎尔普却不让他有时间纠正，只是用伞柄在他头上狠狠地敲了几记，表示他说错了。

“不要再争论了，”萨丽女士说，拉住他的手。“我已经对你表示我认得他，那就很够了。”

“她永远跑在前头！”矮子说着，拍拍她的脊背，鄙夷地望着

① “布疯”(Buffoon)，意为“小丑”。布芬(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布拉斯原想奉奎尔普为“今之布芬”，不料误加了一个字母，这一下便拍到马脚上去了。

格的小小说明，那就是她自己纵然很难忍受荒舍的苦恼，也可能在茶点出现之前真个掉头而去，但是等她一看到她哥哥那种潜在的不安和痛苦，也就发展为一种冷酷的满意，开始安之若素地享受起来了。尽管屋顶漏水，雨点滴到他们的头上，布拉斯女士什么也不抱怨，依然很镇静地对着茶具坐着。至于奎尔普先生，他一直在吵吵闹闹地尽他主人之谊，坐在一只装过啤酒的空琵琶桶上，称赞这是王国三岛中最美丽最舒服的地方，举杯预祝他们下次还要在那个愉快的所在聚会；而布拉斯先生呢，眼睛看着雨点一直滴到他的茶杯里，忧郁地试图打起精神来，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还有汤姆·斯考特，撑着一把破伞等在门口，不忘苦中作乐，要把肚皮笑破了；——在这个阶段里，萨丽·布拉斯女士对于雨落在她的娇躯上和华美的装束上，却毫不介意，只是心平气和地坐在茶桌后面，挺直地、面带灰鼠色，估量着他哥哥的不幸遭遇，心情很安定，很满足，抱着一种可爱的忘我精神，决心在那里坐个通宵，目击那个又贪婪又卑鄙的人强迫他忍受痛苦，还不许他发脾气。但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否则解释就不够完全了，这就是在业务观点上她十分同意桑普森先生的见解，如果他在任何一方面开罪了他们的当事人，她也会怒不可遏的。

在这种咆哮的狂欢高潮中，奎尔普先生找了一种借口把他的侍从小鬼暂时打发开，忽然恢复了平常的态度，跳下酒桶，拉住律师的手。

"在我们谈话之前，"矮子说，"让我先讲一句。萨丽，先听一分钟。"

萨丽女士凑近了一些，那神气就好象她对于这类同他们东道主开的业务会议摸得很清楚，不好好听是不可以的。

"业务，"矮子说着，从哥哥望到妹妹——"很秘密的业务。

布拉斯？它不是又不平凡，又超尘拔俗，又很古色古香吗？”

“这地方的确舒服极了，阁下，”律师说。

“有一点凉吧？”奎尔普说道。

“卜——不特别怎样，我想，阁下，”布拉斯答道，他的牙齿震震有声。

“大概有一点阴湿，叫人发冷吧？”奎尔普说。

“正好阴湿得令人快活，阁下，”布拉斯答道。“不怎么样，阁下，不怎么样。”

“萨丽如何呢？”得意的矮子说道。“她也欢喜这地方吗？”

“只要她有茶喝，”那位意志坚强的女子答道，“她就更喜欢这地方了；最好还是让我们喝茶，不要噜苏。”

“甜蜜的萨丽！”奎尔普叫道，伸出两臂好象要把她抱住似的。“温柔的、美丽的、使人销魂的萨丽呀！”

“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布拉斯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了。“他完全是一位抒情诗人，你知道——完全是一位抒情诗人！”

这些谀词出口的时候好象有些心不在焉、精神错乱的样子；因为那个倒霉的律师除了正害着严重的伤风，路上又被雨淋得稀湿，如果能从目前这个阴冷的地方转移到一间暖和的屋子里，在炉边烤烤火，他是宁愿付出一些金钱上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的。不过，在奎尔普方面，不只要满足他那魔鬼的幻想，还想答谢律师把他当做死人一幕上的精彩表演（当时他躲在门后看得清清楚楚的），因此他存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注视着这些不安的征象，内心暗暗高兴，便是一顿豪华的筵席也不能使他这样兴奋的。

同时还值得在这里带上一笔，作为对萨丽·布拉斯女士性

桑普森。“我不欢喜吉特，萨丽。”

“我也不欢喜他，”布拉斯女士答道。

“我也不欢喜他，”桑普森说。

“怎么，这就对了！”奎尔普叫道。“我们的工作已完成了一半。这个吉特是你们这些正直人中的一个；你们公道人中之一；一个偷偷摸摸、刺探消息的猎犬；一个伪君子；一个两面的、胆小的、鬼鬼祟祟的间谍；一条忠于豢养他抚爱他的主子的恶狗，除了他主人对谁都要狂吠。”

“说得清楚极了！”布拉斯叫道，打了一个喷嚏。“清楚得惊人！”

“回到本题，”萨丽女士说，“不要说枝枝节节的话了。”

“她又对了！”奎尔普大声贼道，又鄙夷地望了望桑普森，“永远跑在前头！我说，萨丽，他是一条除了他主人对谁都要狂吠的凶狗，并且特别同我过不去。总而言之，我对他是怀恨在心的。”

“那就很够了，阁下，”桑普森说。

“不，还不算够，先生，”奎尔普嘲弄道；“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除了为那个缘故我怀恨在心以外，此刻他还在阻挠我的计划，使我不能达到一个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目的。这点姑且不谈，我重复一句，他冲撞了我，我恨他。现在，既然你们认识那个后生，那就好办了。想办法把他干掉，认真执行。这件事做得到吗？”

“我可以做，阁下，”桑普森说了。

“那么把手给我①，”奎尔普还嘴道。“萨丽，小姑娘，你的手。我一样相信你，甚至比对他更相信。汤姆·斯考特回来了。

① “把手给我”(give me your hand)，意思是“作个保证”，就是中国“击掌为誓”的意思。在第二十一章里，奎尔普对斯威夫勒也说过这话。

灯笼，烟斗，更多的酒，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良夜哟！”

谁也没有再把略微涉及他们这次会晤的真正动机说一句，也没有另外交换什么表情。这个三人小组平常在一起合作惯了，共同的利益和便宜把他们维系起来，自然用不着多费什么唇舌。奎尔普很轻松地恢复了他的故态，一下子工夫又变成几秒钟以前那条叫嚣的、鲁莽的小野兽。直到夜间十点钟，那位温柔的萨丽才扶着她那又可亲又可爱的哥哥离开荒舍，到这个时候他的确需要她那娇躯所能使用的力量来协助，他的走路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一直摇摇晃晃，他那两条腿不住要在出乎意外的地方弯下去。

尽管矮子打过很长时间的瞌睡，但是这几天的疲劳把他熬煎透了，因此他一到他的精舍，便在吊床上做起梦来。在梦中，许多幻想一齐涌现，大概那静悄悄地立在古老教堂门廊下面的两个人影也不会逃出他幻想的范围，我们现在应该乘他们坐在那里等待的时候，重新回到他们身边。

第五十二章

过了很久，教师在教堂公墓的小门里出现，匆匆地向他们走来，一面走，手里的一串生了锈的钥匙还在丁丁当当地响着。他到了门廊的时候，又快活又着急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初只能指着女孩子认真细看过的那座老建筑。

“你看到那两座老房子了吧，”他最后说了。

“是，当然啦，”耐儿答道。“你走了以后我差不多一直看着

它们呢。"

"如果你能猜到我要告诉你什么，你更该仔细地看看它们了，"她的朋友说道。"其中一座是我的了。"

教师再没有说什么，也不给女孩子回答的时间，拉住她的手，他那忠厚的面容上泛起了喜悦的光辉，领着她前往他所说的那个地方。

他们在低矮的圆拱门前停了下来。教师试了几把钥匙都开不开，最后才找到适合那只大锁的一把，转了一下，门咯吱地一响，把他们放进去了。

他们进去的是一间拱顶式的屋子，从前是由巧妙的建筑师精工装饰过的，在那美丽的圆拱相交的屋顶和富丽的嵌石窗顶格子上，还保留着一些古老光辉的遗迹。石上雕刻着枝叶，真是巧夺天工，室外的树木不知萌芽过和凋落过多少次，而它们还是长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改变。支持壁炉架的破碎的人物，虽已残肢断腿，但是还能依稀辨出它们原来的形象——这是截然不同于室外的灰尘的——凄凉地守在空寂的炉子中间，就象是后死的人，在伤悼他们凋残得过于缓慢。

在一些古老的时代里——因为在这一个古老地方，便是有什么变化，也是年代很久了——室内还隔有木板，划出一个卧房，从前阳光是由硬壁上开凿的一个窗洞（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壁龛）中透入的。这个屏风，连同壁炉旁边的两个座位，在岁月荒远的时期全是教堂或修道院的一部分；因为在那块潦草地改造为屏风的橡木板上，原来的式样并没有多大改变，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由雕刻得富丽堂皇的僧侣座位上面拆过来的。

一个打开着的门通往一间小的内室，藤蔓荫覆，幽沉昏寂，老房子隔板以里的部分，也就到此为止。家具倒不十分缺乏。

几张奇形怪状的椅子，臂和腿都好象随着它们的年龄退化了；一张桌子，简直成了桌子鬼了；一只又大又老的箱子，曾作贮藏教堂文件之用；此外还有一些样子奇特的日常用具和一堆预备过冬的木柴，纷乱地散置地上，足以表示在不太长久之前，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

女孩子四下里望望，怀着一种怀古心情，正如我们注视着往昔的作品化为水滴注入永生的大洋一样。老人跟在他们后面；但是三个人有好一会儿都默不作声，屏着气，好象唯恐连这样一个轻微的呼吸也会破坏了沉寂似的。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女孩子说，声音很小。

“我唯恐你不这么想，”教师答道。“当我初进来的时候你在发抖，好象你认为它太冷清或者太幽暗了。”

“倒不是那么回事，”耐儿说着，微颤地四顾。“真的，我讲不出那是什么理由，但是当我从教堂门廊看到外面的时候，同样的感觉便侵到我身上。也许因为它太老太灰暗的原故吧。”

“这地方住起来倒很安静，你觉得对吗？”她的朋友说了。

“唔，是的，”女孩子答道，恳切地交叉握紧十指。“一个平静、幸福的地方——这地方可以住下去，学着在这里死！”她本来还想说下去，但是她思想里的一种力量使得她的声音吞吞吐吐了，只在嘴唇上颤动出战栗的低语。

“这地方可以住，学着活下去，并且在这里培养健康的身心，”教师说；“因为这座老房子是你们的了。”

“我们的了！”女孩子叫了起来。

“嗳，”教师愉快地答道，“在未来许多欢乐的年月里，我希望是的。我成了你们的近邻了——就在隔壁——但是这座房子是你们的了。”

教师把他的最大意外宣布之后，便坐了下来，把耐儿拉到他的身边，告诉她，他听说那座古老的房屋被一位差不多活到一百岁的老太婆占有过很久，她保管着教堂的钥匙，为礼拜仪式开门关门，带着客人参观；她在不多几个星期以前才死了，还没有人补上她的遗缺；这事是在他同教堂管事会面时听到的，那人患了风湿症躺在床上，于是便大胆地推荐他的旅伴，那个顶头上司颇表赞成，因此他又听从教堂管事的劝告，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向牧师提出。总而言之，由于他努力奔走的结果，耐儿和她的外祖父明天要前往拜见牧师；他的批准和他们的见面不过是一种形式，实际他们已经被任命接替这个职务了。

"还有小额的薪水呢，"教师说道。"数目不大，但在这样一个乡僻地区也很够维持生活了。把我们的收入集到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勇敢地过下去的。这点倒用不着顾虑了。"

"上天降福你，保佑你成功！"女孩子感激得流着眼泪说。

"心愿如此，亲爱的，"她的朋友兴致勃勃地答道；"我们大家实际都已得到上天的保佑了，我们被从悲伤苦难中引到这种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看我的房子。来呀！"

他们赶到另外那座住宅，象先前一样用那生锈的钥匙试试，最后才找到合适的一把，打开虫蛀了的门。门通到一个圆顶的老房间里，同他们刚才离开的那一间类似，只是不象那么宽大，而且只附有一个很小的套间。不难推断，另外的一所房子应该属于教师，但是他为了照顾他们，自己便选择了比较不够方便舒适的一所。也同邻屋一样，里面陈列着一些绝对必需的旧家具，并且还有一堆木柴。

现在他们所最愿意关心的事，就是把这两座房屋布置得可以居住并且使它尽可能舒适些。不多一会儿工夫，每一家都生起

了使人愉快的火，在炉子里熊熊地发光和噼啪地响着，把古老的灰色墙壁照上一层健康的粉红颜色。耐儿拿起了针线，忙忙碌碌地补缀破敝了的窗帘，缝好地毯上面一些因年久而绽线的裂缝，把它们弄得又完整又象样。教师清扫门前的空地，修剪茂草，常春藤和其他枝蔓吊在那里垂头丧气地无人理睬，经过整理之后，门外的墙壁也表现出有人居住的喜人气象来了。老人一会儿在他身边，一会儿又跑到女孩子那里，跑来跑去地帮着两个人做点小事，心里很快活。邻居们在工作完毕后也来协助料理，有的就打发他们的孩子们送来一些为这些客人所迫切需要的小礼物或者用具。大家忙了一天；一会儿便到了黄昏，他们发现还有好些事没有做，奇怪为什么天黑得这般早。

他们在今后即将属于女孩子的那座房子里一道晚餐；饭用完，大家围炉而坐，低声地——他们心里太平静太愉快了，不容高声说话破坏和谐的气氛——讨论未来的计划。在分手之前，教师朗诵祈祷文；然后大家满怀着感恩和幸福，告别就寝。

在那个沉默的时间里，她外祖父平静地睡在床上，大地上万籁俱寂，女孩子逗留在余烬旁边，想着她过去的命运，好象他们做了一场梦，现在她才醒了。将熄的火焰忽明忽灭，反射到橡木嵌板上，模糊地可以看到那耐有雕刻的顶端接连着灰黑的屋顶——在衰老的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随着火光的闪烁移来移去——里面，衰老的严肃而孔俯瞰着最能持久的无知无觉的事物，外面以及四面八方都由死神控制着——使她深深地装满了思想复杂的感情，但是没有丝毫恐怖或惊异。在孤寂悲伤的当儿，一种变化逐渐侵上了她的身心。随着衰退了的体力和增强了的坚决意志，发生了一种纯洁的和起了变化的心情；在她的心里滋长出幸福的思想和希望，除了弱者和失意者，很少人有这

种感觉的。没有人看见这个脆弱和不能支持的娇躯从炉火旁边愁惨地移步到窗口凭立——只有明星注视着她那仰起的面孔，并且研究它的历史。教堂的老钟用凄凉的声音报着时光，好象因为常和死人交谈又常向活人提出不为他们注意的警告而变得悲伤喑哑；落叶飒飒作响；草叶在坟墓上摇动有声；此外则全部沉寂了，睡着了。

一些无梦可做的长眠者紧傍着教堂的阴影里躺着——紧靠着墙壁，好象他们要死抱住它寻求安慰和保护。另外一些选择了不断变换的树荫底下；另外一些躺在道旁，为的是能够常常听到脚步的声音；还有一些是睡在儿童坟墓中间。有的愿意在他们日常散步地方的下面休息；有的希望落日的斜晖可以照到他们的床榻；有的愿意在晨光一升起就射到的地方。大概没有一个被幽禁的魂灵能够完全摆脱对生前事物的怀念。即便有的能够摆脱，但是仍然对它们有一种爱恋，正如犯人对他们长期囚禁的牢房所具有的感情，甚至在开释的时候，对它那狭窄的界限还有些依依不忍离去的样子。

过了很久，女孩子才关上窗子，走到她的床铺旁边。和先前差不多的一种感觉——一种不由己的寒栗，一种近似恐惧的感情——重新向她袭来，但是立即消失，不曾留下惊恐的余痕。同时她又梦见那个小学生——梦见屋顶敞开，一大队的光明面孔，宛如她在一些《圣经》画片上所看到的，远远地从云霄里升起注视着她睡眠。那是一个又甜蜜又幸福的梦。除了天空中的音乐和天使们鼓翼之声，室外那片平静的地方好象一切如旧。过了一会儿那一双姊妹来到那里，手拉着手，站在坟墓中间。然后梦境便模糊了，黯淡了。

随着早晨的光明和欢乐，昨天的工作又继续进行，愉快的思

想复活了，体力、欢欣和希望恢复了。他们高高兴兴地整理和布置他们的住处，一直忙到中午，便一同出门拜访牧师去了。

他是一位心地单纯的老绅士，具有一种怕事和忍耐的精神，过惯了退隐的生活，对世界认识得很少，他在这里卜居好多年来就同它隔绝了。他的夫人就死在他目前仍然居住的房子里面，对尘世间的烦恼和希望久已不闻不问。

他很和善地接待了他们，并且立即表示出对耐儿的关切，问她的名字和年岁，她的生地，以及使她来到那里的经过等等。教师已经把她的历史讲过了。他们没有朋友和家庭，他说，现在要和他同甘共苦。他很爱这女孩子，好象她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嗯，嗯，”牧师说道。“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她年纪很小呢。”

“她受的磨难和挫折倒不少了，阁下，”教师答道。

“上帝保佑她！让她休息休息，把这些都忘个干净，”老绅士说。“但是这样一个老教堂对于你这样小小年纪的人还是太阴郁太晦暗了，我的孩子。”

“唔，不，先生，”耐儿答道；“我没有这种想法，实在的。”

“我倒愿意看到她晚上在青草地上跳舞，”老绅士说着，把手搭在她的头上，露出凄然的笑容，“而不愿意看到她在我们这些颓败的拱门影子下面坐着出神。你必须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让她的心受了这种老气横秋的废墟的影响而变得沉重起来。你的请求算是批准了，朋友。”

又说了一些客气话之后，他们告辞出来，向女孩子的家里走去，大家正在谈着他们的幸福的遭遇，这时另外一个朋友出现了。

这是一位小老头儿，他住在牧师公馆，自从十五年前牧师夫

人死去以后他一直寄居在那里(这是后来他们听人家说的)。他是牧师在大学读书时代的朋友，一向就很亲密。在牧师刚刚受到震惊的时候，他来吊唁他、安慰他，从那时候起，他们就一直没有分开过。这位小老头儿乃是当地最活跃的人物——纠纷的调解者，各种娱乐的发起人，替他的朋友布施恩惠，同时也不吝惜自己的仁慈；久而久之他成了大众的仲裁者、安慰者和朋友。纯朴的村民没有一个想去问他的姓名，即便他们知道了，也只是藏在心里。也许是因为他初来时大家交头接耳传说他在大学里有过学位，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位没有结过婚、无拘无束的绅士，他便被称为光棍学士①。这名字使他很得意，或者他认为它和其他名字一样对他相称，"光棍学士"的称呼从此就沿用了下来。在这里应该加上一笔，就是三位流浪者在新居里所发现的木柴，正是这位光棍学士亲手堆起来的。

于是光棍学士——我们也就用这个习惯了的头衔称呼他了——拉起门闩，揹着圆圆的温和的面孔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踱到屋子里，好象他并不是一个生客似的。

"你就是新教师马尔顿先生吧？"他说，向着耐儿的慈善朋友致意。

"我就是，阁下。"

"他们对你是很推崇的，我高兴见到你。昨天我本应在路上迎接你，但是因为要替一位生病的母亲到几里外给她女儿送信，现在才刚刚回来。这位便是我们年轻的教堂管理员吗？为了她自己或者为了老人的缘故，朋友，你也一样受欢迎的；同时，一个

① "光棍学士"，原文是 bachelor，这个字一方面是未结婚的光棍，一方面又是大学的一种学位(学士)，在中文里找不到一字两义的字眼，因此勉强把它译作"光棍学士"。

懂得人道的人总不是坏教师吧。”

“最近她生过病，阁下，”教师说，他看到客人吻了吻她的腮帮子后，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对了，对了。我知道她生过病，”他答道。“这里还带着痛苦和不舒服的病容呢。”

“真的还带着呢，阁下。”

小老头儿看了看外祖父，再回过头来看看女孩子，温和地拉过她的手来握住。

“在这里你可以幸福些了，”他说；“至少我们要想办法让你幸福些。你已经整理得很不错了。这全是你一手做的吧？”

“是的，先生。”

“我们还可以做些旁的——不是它们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可以更好地派派用场，”光棍学士说了。“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

耐儿陪着他进入另外的几个小房间里，又视察了两座房子，在那里他发现还缺乏各式各样的小件必需品，他答应从他家藏的一堆破烂东西里选些出来，那数量一定很杂很多，甚至竹头木屑也包含在内。果然他们一会儿工夫就运到了；因为那位小老头儿过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立即转了回来，抱了一些旧架子、旧毯子、旧绒被和其他家庭用具，后面还跟着一位小男孩，也抱着类似的物品。这些东西全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板上，把它们安排、竖起、抛到一边，倒是一件很麻烦的勾当；支配这项工作的进行显然给了老头儿极大的快乐，他也认真忙碌了一些时候。当事情全部做完之后，他便打发那个小男孩回去召集他的同学，在他们新教师前面排起队来，严肃地听候检阅。

“很好的一群小家伙呢，马尔顿，你一定高兴看到他们，”当

那个小男孩走了以后他转过头来对教师说道；"但是我不让他们知道我觉得他们不错。知道了可不好。"

送信的人不久转了回来，带来一长列的顽童，大的小的全有，在门口遇到光棍学士，骚然地连忙表示各式各样的礼貌——抓起帽子，尽量拧成小团团，做出各种鞠躬和请安①的姿势，小老头儿十二万分满意地注视着，不断点着头微笑着表示赞许。实际上，他对这群男孩子的嘉奖并不是如教师所猜想的有什么隐藏，因为他批评他们时，声音高得使每个人都能够完全听到。

"这第一个学生，老师，"光棍学士说，"名叫约翰·奥温；一个多才多艺的后生，阁下，坦白、忠厚，只是过分轻率，过分贪玩，而且过分浮躁。那个孩子，我的好阁下，将会因为贪玩而扭断脖子，剥夺了他父母的主要安慰——这话我只能对你说，当你看到他玩狗追兔子游戏②时，一下子跳过路牌旁边的篱笆和水沟，一下子又滑到小矿坑里，你才不会忘记呢。真美极了！"

约翰·奥温受了这样一番谴责，他跑到一旁充分体会那段话的滋味去了，然后光棍学士挑出了另外一个学生。

"现在，你看那个后生，阁下，"光棍学士说道。"你看到那家伙了吗？他名叫理查·伊文斯，阁下。读起书来真了不起，天赋的好记性，理解力又很强，而且在唱诗班里表现了好的声音和耳力，在这方面他是我们里面最好的一个。但是，阁下，那个男孩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不会死在床上；他经常在教堂里布道时睡觉——对你老实说吧，马尔顿先生，我在他的年纪上也是这样，我倒觉得那是我的体质关系，真没办法。"

---

① 请安（scrape），把一只脚拖到后面然后鞠躬，类似中国旧社会的请安。

② "狗追兔子游戏"（hare and hounds），一种儿童游戏，一人或两人作兔，其余的一群作狗。兔在地上撒纸片，狗在后面追逐。

这位前途无限的学生听了上面可怕的训诫之后，光棍学士又面对着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如果我们谈到应该避免的例子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可以作为大伙儿引以为戒的榜样的话，这里就有一个，我希望你对他可不要姑息。就是这个后生，阁下——就是这个蓝眼睛浅色头发的家伙。他是一个游泳家，阁下，这家伙——一位潜水者，上帝救救我们！这个男孩子，阁下，他欢喜跳到十八尺的深水里，穿着衣服，替一个瞎子把狗捞上来，那只狗因为带的铁链过重，沉到水里，它的主人立在岸上绞着手着急，为了失去他的向导和朋友而悲痛。我一听到消息，就隐名送了这孩子两个几尼①，阁下；”光棍学士使用他特有的低声说，“但是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过，因为他还不知道那是我送给他的。”

把这位罪犯打发走了以后，光棍学士又转到另外一个，从他又转到另外一个，这样一个挨一个地通过了整个的行列，为了适度地给他们每个人有益的约束，他同样中肯地指出了他们那些被他认为得意的特点，也无疑问地涉及他自己的教训和范例。这样彻底地劝导了一番，他的严厉态度把每个人弄得愁眉苦脸，然后他叫他们带着一个小小的礼物和忠告安安静静地回家，不要乱蹦乱跳，不要打架，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发了这一道命令之后，他又使用让别人可以听得清楚的声音告诉教师，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不以为他自己就能够服从，他敢发誓。

教师看到光棍学士这种脾气，私幸他的工作必能保证做得一帆风顺，心情轻松、精神愉快地同他分手，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天晚上，炉中熊熊地燃起了使人欣慰的火，

① 几尼（*guinea*），英币名，约值二十一先令，自一六六三年到一八一三年通用。后由英镑代替。

把两家房屋的窗户照得发红；光棍学士和他的朋友黄昏散步归来，停在窗下望着，温和地谈论着美丽的女孩子，然后回头对着公墓，发出了一声叹息。

第五十三章

早晨耐儿起得很早，把她的家务料理完毕，并且替善良的教师把每样东西整理就绪（虽然十分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不希望她过分辛劳的），然后从火炉旁边的钉子上取下一小串钥匙（这是光棍学士前一天正式交给她的），一个人到那老教堂里去了。

天空又平静又明朗，空气也很清新，弥漫着新落下来树叶的清香，看起来闻起来都很舒服。附近的溪水闪闪发光，滚滚地激成了悦耳的曲调；坟丘上的露水亮晶晶的，好象是善良的灵魂为死者流出来的泪珠。

一些小孩子在坟墓间游戏，笑嘻嘻地捉迷藏。他们还抱来一个婴儿，让他在一个孩子的坟头上睡眠，床是用一堆树叶做成的。那是一座新坟——大概是一个小人儿的长眠之地，在他病中，就很温和而有耐性，常常坐在这里注视他们玩耍，现在他们心里好象还认为没有多大改变。

她走近一些，问其中的一位那是谁的坟墓。小孩子答道，那不叫坟；只是一个花园——他哥哥的花园。它比别的花园更绿一些，他说，小鸟也更爱它一些，因为他过去经常喂养它们。当他说完之后，带着笑容注视她，跪在地上把脸蛋在草皮上偎了一会儿，然后乱蹦乱跳着跑开了。

她走过教堂，抬头望着它的古塔，穿过小门，走到村庄里面。那个年老的教堂管事，拄着一根拐杖，正在他的家门口呼吸新鲜空气，向她道了早安。

“你好一些吗？”女孩子说，停下脚步同他讲话。

“嗳，当然啦，”老头儿答道。“我应该感谢，好多了。”

“不久你就会完全好了。”

“要靠上天保佑，还得有耐性。但是进来，进来！”

老头儿蹒跚地走在前面，他自己下台阶很不方便，却警告她要当心些，这样带着路引到他的小小住居里。

“只有这一间房子，你看。楼上还有一间，但是近几年来上楼越来越困难了，因此我从来不用它。不过，我很想明年夏天要重新迁到上面呢。”

女孩子心里很奇怪，象他这样一个灰白头发的人——同时象干他这种行业的人①——会把时间看得如此轻松。他看到她的眼睛在巡视挂在墙上的工具，微笑了。

“现在我敢说，”他说道，“你大概以为这些工具都是用来掘坟的吧？”

“真的，我奇怪你为什么用那么多呢。”

“你应该奇怪的。我是一个园丁。我要掘土，种植可以生长的东西。我的工作不是全部腐朽掉，也不是霉烂在地下的。你看到挂在中间的那把铁锹了吗？”

“是那把崩成缺口用了很久的旧铁锹吧？看到了。”

“那是掘坟人用的铁锹，如你所看到的，是一把用了很久的铁锹。我们这里都是健康的人，但是它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了。

① 指他还管掘坟。教堂管事(sexton)的职务很复杂，他负责保管教堂、器物、法衣、坟场，有时还要办理教区书记的事务，遇到丧葬则担任掘坟。

如果那把铁锹能够说话，它会告诉你，它同我一道做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工作；但是我忘记是些什么工作了，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坏。——那倒没有什么新鲜，”他匆匆地接下去；“反正总是这么回事。”

“你所说的其他工作当然是花和矮树了，”女孩子说。

“唔，是的。还有高大的树。但是它们并不如你所想的是能同掘坟工作分得开的。”

“分不开！”

“在我心里和记忆里是分不开的——事实也是这样，”老头儿说了。“实在，它们常能帮助记忆。譬如说，我为这样一个人栽了这样一棵树。它植立在那里，就让我想起那个死了的人。当我看着它那宽阔的阴影，并且记起在他生前是个什么样子，它使我想起我的另一个工作的年龄，我就可以告诉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为他造的坟墓。”

“但是它也可以使你想起一个仍然活着的人，”女孩子说。

“和这一个活着的人有关系的，死的有二十来个了，”老头儿答道；“老婆、丈夫、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朋友——至少二十个。因此掘坟锹钝了，损坏了。我需要一把新的——明年夏天就买。”

女孩子很快地向他望着，心想他是在对他的年龄和疾病说笑话；但是无感觉的教堂管事态度却十分认真。

“啊！”他沉默了一下说道。“人们从来不懂——他们从来不懂。只有我们这些掘土的人才晓得，地里面什么东西也不生长，每件东西都要腐烂，我的意思是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有这种正确的想法——只有我们才想得对。你去过教堂了吧？”

“我现在要去那里，”女孩子答道。

“那里有一口古井，”教堂管事说道，“正在钟楼下面——一口又深、又黑、又有回声的井。在早年的时候，你只要把水桶往下系到辘轳绳的第一结，便能听到它在又凉又暗的水里泼溅出声音来。渐渐地渐渐地水浅了，因此十年之后要打第二个结，你必须放下很多绳子，否则水桶会空空地吊在绳头上摇晃。又过十年，井水再落，打了第三个结。再一个十年，井水完全干涸了；到现在，你往下系桶，系得你胳臂发酸，把全部绳子倒尽，你会突然听到，它在井底发出珰瑯戛轧的声音，听起来又深又远，吓得你的心跳到嘴里①，你会大吃一惊好象要掉下去似的。”

“那地方晚上去才可怕呢！”女孩子叫道，她一直注意着老头儿的表情和说话，最后好象她真的立在井边上了。

“那不过是一座坟墓罢了，”教堂管事说。“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年人，全知道这种道理，但是哪一个能从泉水的降落，想到他们体力的消失和生命的衰退呢？没有一个！”

“你本人也很老了吧？”女孩子不自主地问道。

“我将要七十九岁了——到明年夏天。”

“你身体好了以后还要工作吗？”

“工作！当然啦。你可以在附近看看我的花园。从那个窗子向外面望望。那块地完全是我一手整理出来的。明年这个时候我将看不到天空了，树枝会浓密起来。在冬天的晚上我还有另外的工作呢。”

他说着，一面打开他座位旁边的一个橱，取出几只小盒子来，雕刻得很朴素，全是用古木造成的。

“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们爱好往古的岁月以及属于那时代的

① “吓得你的心跳到嘴里”，系 your heart leaps into your mouth—句话的直译，意译为“吓了一跳”或者“大吃一惊”。

东西，"他说，"欢喜从我们的教堂和废墟里买到几件这类的纪念物。有时我用散在这里那里的橡木片制造这种盒子，有时用保存在墓道中的棺材碎木来做。你看——这一只小箱子便是棺材碎木做的，全是棺材角上的碎木，用铜叶的碎片包着，上面还有文字，不过现在很难辨认得出了。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的存货便不多了，但是这些架子上会摆满了的——到明年夏天。"

女孩子对他的作品称赞了一番，不久便走开了；她一面走，一面想，这位老头儿真够奇怪，从他的业务里，从他周围的每一件事物里，都能寻出一个严酷的寓意，他却从来不想运用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当他谈论人生的缥缈无常时，在他的说话和行为中，好象把他自己当做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但是她的沉思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她很聪明地想到，借着一种善良而仁慈的安排，人性就是如此，那位制定明年夏天计划的老教堂管事，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典型而已。

她心里充满了这种念头到达了教堂。找到开大门的钥匙并不费事，因为每一把钥匙上都系上了一个黄色羊皮纸的标签。它在锁上一扭就发出了一种空洞的声音，并且当她慢吞吞地走进去之后，关门的回声真把她吓得跳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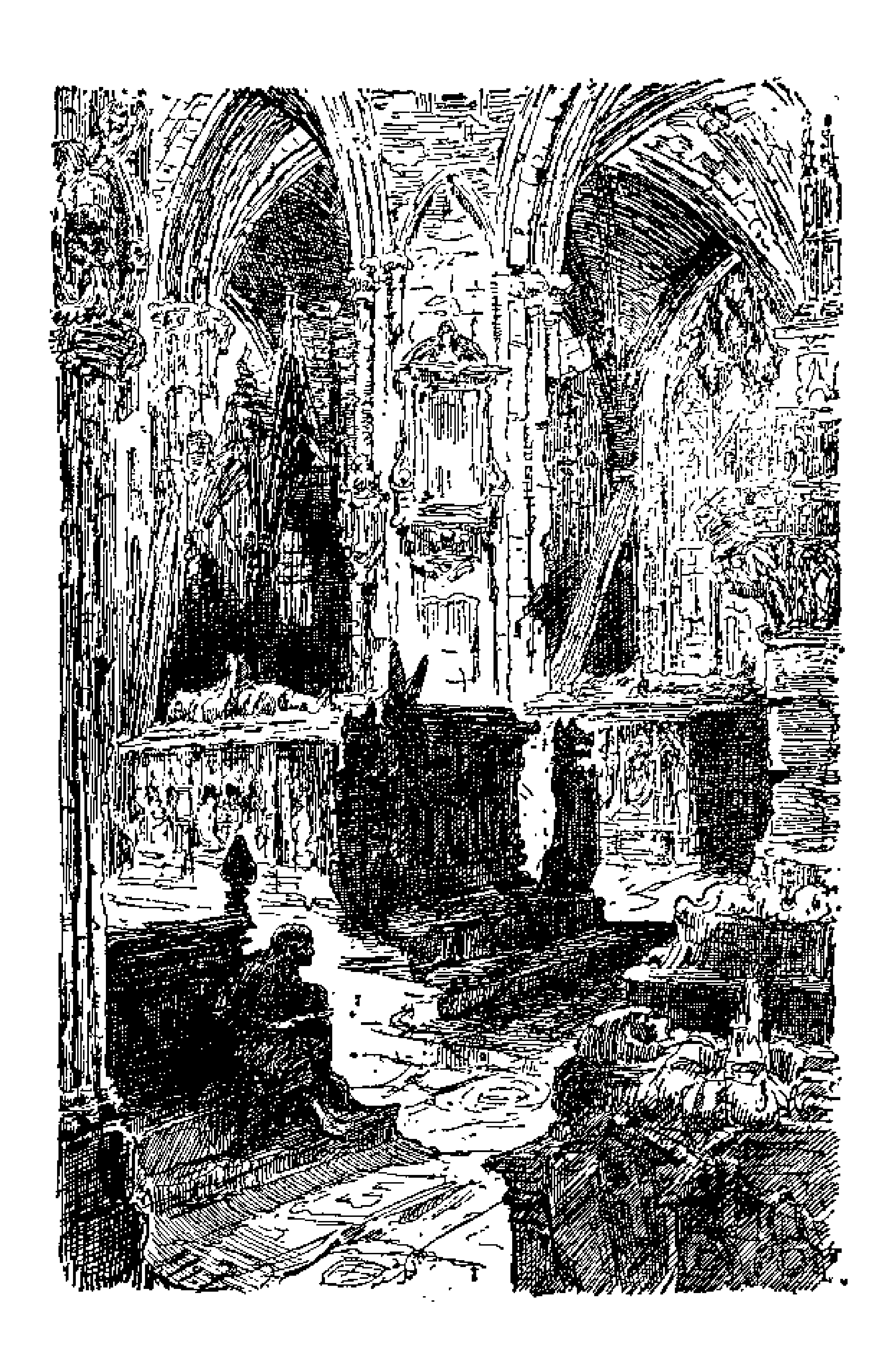
村子外面便是一条条的黑暗和令人苦恼的道路，在这些道路上她的步履委实拖不下去了，因此，如果说到了这个质朴的村庄，和平的气氛就使她深受感动，那么她一个人到了那座庄严肃穆的建筑里，又该发生多么深刻的印象呀！——在那里，便是从深陷的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也好象又古老又灰暗，含有土香霉味的空气也好象注上了朽腐，时间已经把粗大的尘屑澄清，在圆拱、通廊和密集的石柱中发出来的叹息，就象是多少世纪以前的呼吸！这里有破碎的石板路，多少年前就被虔诚的脚步磨光

了，时间又跟踪着这些朝圣的人，践踏出轨迹，留下来的只是一堆碎石。这里还有朽败的栋梁，下陷的圆拱，剥蚀和生了霉的墙壁，凹成壕沟的地面，庄严的冢墓上也看不到什么铭志了——全部——大理石、白石、铁、木和灰尘——成了废墟的普通纪念物了。最好的作品和最坏的作品，最平凡的和最富丽的，最庄严的和最不显赫的——不论是天国的作品，也不论是人的作品——在这里一律平等，都是一个共同的故事。

大厦里有些部分曾经做过一位男爵的小祷告堂，这里有武士的俑像，抱着双手、交叉着腿、横卧在石床上，那些参加过圣战[1]的，腰里还挂着刀，全身装甲，一如他们生前的样子。其中的一些武士，全有他们自己的武器、盔、锁子铠，挂在附近的墙上，在生了锈的铁钩上摆动着。纵然它们已经破败不堪，但是仍旧保留着它们的古老形式和一些古老面貌。这样看来，凶暴的功业在人们死后依然活在世上，便在那些制造死亡浩劫的人成为微屑之后，战争和流血仍然残存着令人悲伤的痕迹。

女孩子在这个古老、沉寂的地方坐下，坐在坟墓上面的僵挺人物中间——在她的幻想里，他们把那地方镇压得比别处更平静了——含着一种恐惧的心情四顾，糅杂着一种平和的欢欣，感到她现在是幸福了，安定了。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圣经》来读；然后又把它放下，想到即将到来的夏日和明媚的春光——想到阳光要斜射到睡眠的人身上——想到绿叶会扑打窗户，在石板地上闪烁出灿烂的影子——想到小鸟的歌唱和门外的含苞待吐和繁花似锦——想到芬芳的空气袭入室内，温和地飘动着顶上的破碎旗子。这地方便是唤起死的念头又有何妨！随便谁死好

① 圣战（Holy Wars），指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战役。



耐儿在老教堂里

了，它还是和先前一样；这些景色和声音仍然幸福地持续着。睡在它们中间并不是痛苦的事。

她离开了那个小祷告堂——很慢很慢地，不住地回头望着——走到一个低门底下，显然是通往钟楼的，把它打开，摸着黑爬上曲折的扶梯；只能从狭窄的气眼里向下望，看她离开的地方，或者朦胧地瞥见积满灰尘的钟影。最后她到达了梯子尽头，站在塔顶上面了。

唔，那突然焕发的阳光；那鲜媚的田野和森林，一望无际，和光明的蓝天相接；牛群在牧场上吃草；炊烟好象是从绿色的地面上腾起似的，在枝头上缭绕；那些孩子们还在下面戏耍——这一切，也就是每一件，都很美丽很幸福！这好象从死里得到生命；离天国越来越近了。

当她回到门廊里把大门加锁的时候，那群孩子们已经走了。她经过学校，听到忙碌的吟唔声。她的朋友就从那天开始了他的工作。声音变大了，她回头一望，那些学生正在列队出来，快活地叫着跳着，向四下里散去。"这是一件好事情，"女孩子心想；"我很高兴他们从教堂那里走过。"然后她停了下来，幻想着声音何以会在里面响起来，又何以会徐徐地象是从耳边消失。

仍然是在那一天，她重新——是的，她重复了两次——溜到那座老祷告堂，坐在先前的位子上阅读同一本书，或者又沉入同一串的平静思想里。甚至黄昏到来，夜的暗影使它变得更为庄严肃穆时，女孩子仍然留在里面，好象脚生了根似的，一点也不害怕，也不想移动。

他们最后找到她，把她带回家去。她的面色苍白，但是样子倒象是很幸福，他们便和她道了晚安分手。那时教师俯下身子吻她的腮帮，他感觉好象一滴眼泪沾到他的脸上了。

第五十四章

在他的不同事务之中，光棍学士又从老教堂里找到兴趣和消遣的来源。就象一般人对于他们自己小世界里的奥妙感到自豪似的，他对教堂也有这种想法，因此他已经把它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了；大半的夏天在教堂里，大半的冬天晚上坐在牧师的炉火旁边，总能发现光棍学士在钻研，并且丰富他所贮存的相当数量的故事和传说。

因为他不是那样一个粗心的人，会轻易把美丽的真理姑娘的华美衣裳剥了下去，而这些装饰，乃是时间和丰富的幻想打扮在她身上的——有些装饰实际她穿起来是很好看的，如同她自己的井水一样①，足以增加若隐若现的迷人的新姿，它们所唤起的只是兴趣和追求，而不是烦恼和冷淡——因为，他不是属于严格和顽固的一派，他欢喜看到女神的头上插满了历代传说为她用野花做成的那种又朴素又鲜美的花环——他迈着轻轻的脚步，轻轻地举起手，接触着多少世纪堆下来的灰尘，不愿意破坏立在上面的优美神座，唯恐人的善良感觉和感情就是隐藏在那些地方。因此，在一个古代的粗石棺中，多少世纪以来就认为贮存的是一位男爵的骸骨，他生前在异土做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怀着一种忏悔和悲哀的心情回到故乡黯然地死亡。但是最近经过有学问的考古家证明，认为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上面所提到

① 根据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的说法，真理隐在井底，井水就象一面镜子，把事物反映出来。

的那位男爵(他们这样争辩说),却是奋不顾身地死在战场上的,咬牙切齿,直到咽最后一口气时还在咒骂,光棍学士却坚持老的故事是真的;男爵因为作恶多端,创办了一些慈善事业,然后谦卑地让鬼卒把他带走;并且,如果男爵上了天堂,他已经和平地住在那里了。同样,上述考古家争辩一个秘密墓道里埋葬的并不是一位灰白头发的女人,她因为救济过一位又饥又渴昏倒在她门前的不幸牧师,结果就被那位光荣的伊丽莎白女王绞死、马拖并肢解了;光棍学士却力排众议,严肃地坚持教堂因为那个可怜女人的尸骨而尊为圣地了;她的四肢是在夜间从四个城门搜集起来,秘密地送到教堂埋藏的;光棍学士在极端兴奋的时候,甚至否认伊丽莎白女王有什么光荣,力言在她的领土内,更为伟大的光荣应该属于那位最寒微的女人,因为她有一颗慈悲和温和的心。至于说是教堂门口附近一块平石下面并不是一个遗弃了自己的唯一孩子、捐给教堂一笔钱购买一套钟的守财奴的坟墓,光棍学士倒是同样见解,并且说这地方不曾生养过这样一个人。总而言之,他要使每一块石头和每一个铜片只成为纪念应该长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业绩的纪念物。其余的人他愿意统统忘掉。他们也可以埋葬在圣地里,但是他希望把他们埋得深一点,永远不再出头。

就是从这样一位导师口中,女孩子学到了她的简易工作。这座沉静的建筑和它的所在地那种平静的美丽,已经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庄严的暮年被永久的青春所环绕——当她听了这些事情以后,觉得它好象是一切善行和道德的祠庙。这是另外的一个世界,罪恶和悲伤从不光临;那是一个可以静静地休息的地方,什么邪恶也不会侵入。

光棍学士把有关每一个坟墓和碑碣的历史告诉她了以后,

又把她带到古老的地下室里(现在成了一个阴暗的墓道了)，告诉她当修道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如何照耀得满室通明，灯如何从屋顶吊下，炉烟缭绕，发出扑鼻的香气，衣服泛出金银的光彩，图画、珍贵的用具和珠宝首饰，穿过低拱闪闪发光，在从前，在深夜，那种年老的声音还能经常在那里听到，披着头巾的人影跪在四周祷告念经。然后他又把她带到地面上来，指给她看，在那些高墙上面有一些小走廊，当年尼姑们常常在这里徘徊行走——远远地还能模糊地看到她们的黑色衣服——有时也象阴暗的鬼影在静听祷告。他还指给她看，那些躺在坟墓上面的武士形象，如何把他们的甲胄穿破了——如何这便是盔，那便是盾牌，那个又是铁手套——他们如何使用双手拿的宝刀，又如何使用放在身旁的锤矛打败了敌人。她把他告诉她的一切珍藏在心里；有时在夜间她从那神游古代的梦中醒来，走下床，望着外面黑暗的教堂，她真的希望看到窗户亮起，听到风琴声和谈笑声随风飘扬。

年老的教堂管事病势不久好转，又要开始工作了。从他那里女孩子又听到了许多事情，不过却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他还不能操作，但是有一天要造一个坟墓，他前来监督另外一个人挖掘。那天他正好高兴讲话，女孩子最初立在他身边，后来又坐在他脚下的草地上，抬着她那若有所思的脸望着他，开始同他交谈起来。

那位替教堂管事掘坟的人比他年龄大些，但却灵活得多了。不过他是一个聋子，因此当教堂管事(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大概花五六小时还可以很吃力地走一里路)同他交换关于他工作的意见时，女孩子不禁注意到，他说话时对另外那个人的弱点，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好象他是世界上最强健和最结实的人。

“我真不想看到这种工作，”女孩子走向前来说道。“我不曾听到有谁死了。”

“她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亲爱的，”教堂管事说。“离这里有三里路。”

“她年纪很轻吗？”

“得一对的，”教堂管事说；“刚过六十四岁，我想。大卫，她过了六十四吧？”

大卫正掘得起劲，没有听到这问题。因为教堂管事的拐杖够不着他，又因为没有人扶他便站不起来，因此便向他的红睡帽上丢了一小撮土，引起他的注意。

“又是什么事呀？”大卫说着，抬起头向上望望。

“伯姬·莫甘多大岁数了？”教堂管事问道。

“伯姬·莫甘？”大卫重复了一句。

“是呀，”教堂管事答道；接着又用一半怜悯、一半愤怒的口气说，幸而那老头儿全听不出来，“你实在聋得不成样子了，大卫，真的太聋了！”

老头儿放下活，从身边取出一块石片刮他的铁锹——好象是把多少个伯姬·莫甘的灵魂都要刮下去似的——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想想，”他说道。“我昨天晚上看到他们写在棺材上的——是不是七十九岁？”

“不对，不对，”教堂管事说。

“啊，是的，好象对的，”老头儿答道，叹了一口气。“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就想她差不多到了我们的年龄了。对的，是七十九岁了。”

“你敢保你没有弄错一个数字吗，大卫？”教堂管事问道，表

示出激动的样子。

"什么?"老头儿说道。"你再说一遍。"

"他太聋了——实在聋得不成样子了，"教堂管事急躁地叫道。"你敢保数字正确吗?"

"唔，十分正确，"老头儿答道。"怎么会不正确呢?"

"他简直聋得过火了，"教堂管事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认为他有些傻了。"

女孩子不知道他何以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认真说来，老头儿好象和他一样敏捷，并且不知道比他强健多少倍。不过因为教堂管事当时没有再提什么，她也就暂时把问题丢开，重新发言。

"刚才你要告诉我，"她说，"关于你的园艺工作。你也在这里种东西吗?"

"在公墓上吗?"教堂管事答道。"我可不。"

"我看到这里有花也有矮树，"女孩子接着说道；"那边就有一些，你看。我以为那是你栽的，虽然它们其实长得并不茂盛。"

"它们长不长是由天意决定的，"老头儿说道；"天意是不要它们在这里繁茂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怎么，就是这么回事，"教堂管事说。"花木表明这些坟墓里面的人是有亲友怀念着的。"

"我相信他们有亲友!"女孩子叫道。"我高兴我知道花木能够表明这种意思。"

"嗳，"老头儿答道，"但是等一下。你看看它们。它们不是在低着头，弯下腰，就要枯萎了吗?你猜得出这是什么道理?"

"猜不出，"女孩子答道。

“因为这是对于躺在下面的人的记忆很快就消失了的缘故。最初他们还照顾它们，早晨、中午、晚上，一天三次；不久之后他们来得次数少了——从一天一次到一星期一次，又从一星期一次到一月一次；后来时间越长越不定；最后完全不来了。这些友情的表征是很难长久繁荣的。我知道寿命最短的夏花也比它们持久一些。”

“我听了这话很难受，”女孩子说。

“啊！到这里来的上等人也这么说，”老头儿答道，摇摇头；“但是我的看法不同。‘你们这一带地方有一个很好的风俗，’他们有时对我说，‘就是坟上栽树；不过看着它们枯萎或死亡也是很可悲伤的。’我先请求他们原谅，然后告诉他们，我以为，这正是活着的人感到幸福的证明。事实也是这样。这是人的本性。”

“也许死者的亲友白昼望着蓝天，夜晚看到繁星，就会以为死者是在天上，不是埋在坟墓里面，”女孩子用一种恳切的声音说道。

“也许是这样，”老头儿怀疑地答道。“这也是很可能的。”

“不管是不是如我所相信的，”女孩子心里在想，“我想把这地方当做我的花园。在这里一天一天地工作，至少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我断定工作能够产生愉快的思想。”

她那发光的面颊和湿润的眼睛避过了教堂管事的注意，他又转身对着年老的大卫，喊着他的名字。显然伯姬·莫甘的年龄还在使他烦恼；不过什么原因呢，却不是女孩子所能了解的了。

教堂管事把他的名字重复了两三次，才引起老头儿的注意。他停下工作，拄着他的铁锹，一只手张在他那只迟钝的耳朵后面。

"是你叫我来吗?" 他说。

"我一直在想,大卫,"教堂管事答道,"她,"他手指着坟,"一定比你我年纪大些。"

"七十九岁,"老头儿说道,摇了摇头;"我告诉你是我亲眼看见的。"

"亲眼看见的?"教堂管事答道;"嗳,但是,大卫呀,女人对自己的年龄是不大肯说实话的。"

"那倒是实情,真的," 另外那一位老头儿说, 眼睛突然闪闪发光。"她可能还要老一些。"

"我敢保她一定要老一些。怎么,只要想想她看起来多么老就够了。比起她来,你我真象是小孩子呢。"

"她看起来的确老了,"大卫答道。"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她看起来的确老了。"

"试想一想这多少年她看起来就老得不成样子了,怎么能说她只有七十九岁——同我们年龄差不多, 谁能相信!"教堂管事说。

"至少还要老五年!"另外那一位老头儿叫道。

"五年!"教堂管事反驳道。"十年也有。足足八十九岁。我想起她女儿是哪年死的。无论如何她也有八十九岁了, 现在还要试着骗我们年轻十岁。唔,人类的虚荣心呀!"

另外那一位老头儿也不甘后人地对于这一个丰富的题目发挥了一些道德的感想,两个人都提出了一大堆的例子,有力地证明这事的确蹊跷,不是说死者是否为他们所提出的那个年龄,而是说她是否真的到了百岁的大关。当他们把这个问题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结论之后,教堂管事借着他朋友的协助站立起来,要走了。

“坐在这里有些凉飕飕的，我必须小心一些——到夏天就好办了，”他说着，准备蹒跚地离开。

“什么？”老大卫问道。

“他聋得不成样子了，可怜的家伙！”教堂管事叫道。“再会吧！”

“啊！”老大卫说着，望望他的背影。“他越来越不行了，他一天老似一天了。”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每个人都认为另外一个人比他自己寿命更短一些，而两个人都因为虚构出来的对伯姬·莫甘取得的一致意见，心里觉得很安慰，很舒服，她的病逝不再是一个适用于他们的不愉快的前例，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女孩子又留了几分钟，注视着那个聋老头子使用他的铁锹掘土，经常停下来咳嗽喘气，一直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还带着一种格格的笑声，说教堂管事就要就木了。最后她也转身走去，若有所思地穿过教堂公墓，出乎意料地碰到了教师，他正坐在一个长满绿草的坟头上，在太阳底下看书。

“是耐儿吗？”他兴致勃勃地说着，把书本合上。“我看到你在空气和阳光里走，真是高兴极了。我唯恐你又到教堂去了，那里你是常常去的。”

“唯恐我去！”女孩子答着话，坐在他的身边。“那不是一个好地方吗？”

“是，是，”教师说。“但是有时你该快乐快乐——嗯，不要摇着头笑得那么难过呀。”

“如果你知道我的心，就知道我不是难过。不要那样看我，好象你认为我很悲伤似的。现在世界上再找不出比我更幸福的

人来了。”

女孩子含着满腔感激的心情，拉过他的手来，用双手握得紧紧的。“这是上帝的意思！”两人沉默了一下，她这样说。

“什么？”

“所有这一切，”她答道——“环绕着我们的一切。但是现在我们哪一个人难过？你看我在笑着。”

“我也是一样，”教师说道；“我在想着，我们将要在这同一个地方常常大笑呢。你刚才在那边谈话来吧？”

“是的，”女孩子答道。

“是不是谈了什么使你悲伤的事情？”

停了很久的时间。

“谈了些什么呢？”教师温柔地说道。“喂。告诉我谈了些什么。”

“我有点伤心，”女孩子说着，汪汪然流出眼泪来，“一想到死了的人不久就会被人遗忘，我的确有点伤心。”

“难道你以为，”教师说着，看到她的眼睛在向四周望着，“一个没人祭扫的坟，一棵枯萎了的树，一两朵凋残了的花，就是被遗忘被忽略的表征吗？难道你以为就没有一些事迹，使得这些死者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被人怀念不忘吗？耐儿，耐儿，就在此刻，可能就有人在世界上忙忙碌碌，而他们所以修德行善，正是受了这些坟墓——在我们看来它们是被忽视了——的影响。”

“不要再对我讲了，”女孩子很快地说道。“不要再对我讲了。我觉得我懂得这道理。当我一想起你来，叫我如何能忽略了这一点呢？”

“不会有这种事，”她的朋友叫道，“不，不会有不曾犯过罪或者做过好事的人，死后被人遗忘了的。我们要坚持这一个道理，

否则什么也可以不信。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一个话说不全的娃娃，一旦夭殇了，仍然活在他们亲人的心里，并且还要通过亲人在世上做出些赎罪的事情，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烧成灰烬或者丢在大海里沉没了。绝不会说一个人到了天使群中，他地上的亲人会受不到保佑的。被人遗忘！唔，如果人类的善行能够追溯它们的根源，便是死也好象是美丽的；因为多少的博爱、仁慈和纯洁了的感情可以看出是在坟墓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女孩子说，"这是真理；我懂得这是真理。谁能比我更能体会出它的力量来，你那个小学生在我身上重生了！亲爱的、亲爱的好朋友，你可知道你给了我什么样子的安慰呀！"

可怜的教师没有回答她，只是沉默地伏在她身上，因为他心里充满了悲伤。

他们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坐着，这时她的外祖父走来了。他们一起还没有说多少话，教堂的上课钟敲了，他们的朋友告退了。

"一位善良的人，"外祖父说着，望望他的背影；"一位仁慈的人。他当然不会害我们的，耐儿。我们毕竟在这里可以平平安安了，咦？我们不会再离开这里了吧？"

女孩子摇摇头微笑着。

"她需要休息了，"老人说着，拍拍她的腮帮；"太苍白了——太苍白了。她不象从前那种样子了。"

"从前什么时候？"女孩子问道。

"哈！"老人说道，"是呀——什么时候呢？多少星期以前呀？我能够用手指头算得出来吗？但是随它们去吧；最好把它们忘了。"

"最好把它们忘了，亲爱的，"女孩子答道。"我们要把它们

忘掉；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它们来，也只把它们当做早已消失了的令人不安的恶梦好了。"

"嘘！"老人说着，赶快对她摆手，回过头望着；"不要再提什么恶梦和它所招来的一切苦难了。这里再不会有什么恶梦了。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恶梦要躲得远远的。我们可不要再想它们了，不然它们还要追向前来的。深陷的眼窝和塌了下去的腮帮——潮湿、寒冷和饥饿——而且最要命的就是恐怖，那比什么都糟——如果我们想在这里平静地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全部忘个干净。"

"应该感谢上苍！"女孩子内心里说，"使他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变化！"

"我要忍耐，"老人说道，"低声下气，感谢，服从，只要你让我留在这里。但是不要躲着我；不要一个人溜走了；让我常常伴着你。真的，我会很忠实很可靠的，耐儿。"

"我一个人溜走！"女孩子答道，装出愉快的样子来，"那倒是一个有趣的玩笑了。你看，亲爱的外公，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做成我们的花园——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是一座很好的花园；明天我们就开始，一块儿工作，一起来。"

"这是一个勇敢的念头！"她的外祖父叫道。"记住，乖乖——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当他们第二天开始工作的时候，有谁象老人那样快乐呢？有谁能象他那样对于和这个地方有关的任何事物淡然漠然呢？他们拔除了坟墓上的茂草和荨麻，砍断矮树和根株，剪平草地，清扫了败叶和杂草。他们正在热情地工作，这时女孩子猛一抬头，望见光棍学士正坐在附近墙篱笆的横木上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一件很好的工作，"小个子绅士说，一面向耐儿点头还礼。"你们今天早晨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吗？"

"比起我们想做的来，先生，"女孩子答道，眼睛向下望着，"实际还很少呢。"

"好工作，好工作，"光棍学士说。"但是你们只在孩子和年轻人的坟墓上辛苦吗？"

"到时候全会轮到的，先生，"耐儿答道，把头扭到一边，说话的声音很轻微。

这本来是一个不经意的意外，可能是事先有计划，也可能出于偶然，更可能是因为女孩子下意识同情年轻的人。但是它好象触动了她外祖父的心，虽然他先前不曾注意到。他慌慌张张地望了望那些坟墓，又焦虑地注视着女孩子，最后把她抱在身边，吩咐她停下来休息休息。他早已丢在脑后的事情好象又在他心里微微地鼓动起来。一如其他有分量的东西压在那里一样，纠缠着不肯消失，从那天起，一直到后来多少天中，总是一来就想起这件事，一天想多少次。一次，当他们正在工作的时候，女孩子看到他时时回头不安地望她，好象他在试图解决什么令人痛苦的疑虑，或者是想把一些散乱的思想集中起来，女孩子便请他说明原因。但是他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然后用胳臂揽住她的头，用手拍着她的腮帮，嘟嘟囔囔地说她会一天一天壮大起来，不久就是一个大人了。

第五十五章

从那时起，老人开始对女孩子担起心来，这种思想从不静止也从不离开他。人类本来有一些奇怪而变化莫测的心弦，只在一种无意的拨动下发音；平时它们对于最热情和最诚恳的呼吁也是沉默而无感觉的，但是后来却因为一个极轻微的偶然接触而起了反应。在感觉最不敏锐或者最幼稚的心灵上，也有一连串的回忆，它们的发现，不是靠什么艺术的引导，也不是靠什么技术的协助，常是和最大的真理一样，自己显示出来，很偶然，谁也不是有意去寻求它。从那时起，老人便无时无刻忘掉女孩子的衰弱和忠诚；从那个小小意外发生时起，他才了解她一向经过千辛万苦和他一起苦干，知道她是他所遭受的一切灾殃的难友，一方面自己伤心，一方面又替她难过，便感到他多么对不起她，又给她招致了多少痛苦。从那时起一直到最后的结局，他不曾，一次也不曾，只注意他自己，只想到他自己的舒服，或者有什么自私的考虑或念头，分散了对他所爱的人儿的关切。

他跟着她跑上跑下，直等到她疲劳地倚在他手臂中休息；他经常在炉角下和她对面坐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凝望着，直到她抬起头来和往常一样向他微笑了为止；他经常偷偷处理那些使她过分劳累的家务；他经常在又冷又黑的夜间爬起，倾听她睡眠中的呼吸，有时蹲在她的床边几个钟头，只是摸摸她的手就满意了。唯有了解全人类的上帝，才能了解在那一个混乱的头脑中装的是些什么希望、恐惧和诚挚的爱，只有上帝才能了解在那

个老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时——又是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女孩子没有力气了，虽然还不感觉疲乏，她便在火炉旁边的睡椅上度过整个的黄昏。在这些时候，教师会带几本书来，为她高声朗诵；也很少有一天那位光棍学士不来，和教师轮流着读。老人坐在那里倾听着，但是不了解念的是什么，眼睛只是死盯着女孩子；如果故事使她脸上露出笑容或者泛起了光辉，他便说那是一个好故事，对那本书也发生了一种好感。在他们黄昏夜话中当光棍学士讲出一些使她高兴的故事的时候（而他的故事是常常有这种效果的），老人一定要辛辛苦苦地试着把它记在心里；不仅如此，甚至当光棍学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常常溜了出去追上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把那一段再向他重说一遍，使他也能赢得耐儿的笑容。

幸而这情形并不多见；因为女孩子还是愿意常在户外，在她那肃静的花园里行走。一些团体也常来教堂参观；来过的人又对别人谈起女孩子，又招来更多的人；因此便是在那样一个季节里，来客还是几乎天天都有。老人常常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后面，穿堂越室，听他所最爱的声音说话；当客人离开并且和耐儿告别时，他便混在他们中间，记住他们所谈的一言半语，或者是不戴帽子露着斑白的头顶，立在门口望着他们出去，还想听到一些什么。他们老在称赞女孩，称赞她的聪明和美丽，他听到这话觉得骄傲极了！但是在他得意之余，什么绞着他的心，使得他独自一个人在僻静的旮旯里呜咽哭泣呢？哎呀！即便是这般漠不经心的陌生人——他们对她并没有什么同情，只是为了一时的兴趣——他们还是要离开，过了一个星期便会忘记还有这样一个人儿活在世上——即便他们看到过她——即便他们可怜她——即便他们同她告别时充满了怜悯，一路走一路低声谈论

着。看到这种情形，他怎能无动于衷呢？

村庄里面的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耐儿，甚至在他们中间也有同样的感情——体贴她，怜悯地关切她，与日俱增着。便是那些学生，他们本是无思无虑也毫无牵挂的，对她也很照顾。便是其中最鲁莽的几个，如果在上学的路上没有在老地方看到她，也会感到惆怅，他们一定要离开小路，到格子窗下问问她怎么啦。如果她正在教堂里面坐着，他们大概还要在门口悄悄地向里面探望一下；但是他们从不和她谈话，除非她站起来走了过去向他们开腔。这一类的感情流行着，把女孩子抬得超出尘凡了。

于是到了星期日。教堂里面全是穷苦的乡民，因为世家大族所住过的宫殿已经成了废墟，七里内外都是这般贫苦的人了。在教堂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对耐儿发生了兴趣。在做礼拜之前和做完礼拜之后，他们总是在走廊里包围了她；儿童们聚在她的裙下，上了年纪的男女也中止了谈话，向她和蔼地致候。不论老幼，其中没有一位肯从她身边走过而不亲切地说句话的。许多从三四里以外来的人都带给她一些小小的礼物；最寒微的和最粗鲁的人们也向她祝福。

她已经找到最初那些在公墓上游戏的儿童。其中之一——就是谈到他哥哥的那个——成了她最喜欢的小朋友了，在教堂里他常常坐在她的身边，或者陪她爬到塔顶。他的最大快乐就是帮助她，或者他心里以为是在帮助她，他俩不久便成为亲密的伴侣。

有一天，她独自一个人在老地方读书，这个男孩子眼泪汪汪地跑了来，把她拉过去恳切地望了她一会儿，然后热情地用他一双小手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

"怎么了？"耐儿安慰他说。"怎么回事？"

“她还没有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呢！”男孩子叫道，把她抱得更紧了。“不，不。还没有呢。”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把盖在他脸上的头发向后拨了拨，吻吻他，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不能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呀，亲爱的耐儿，”男孩子叫道。“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不能到这里同我们一道玩，也不能同我们谈话。你要留在这里。最好你留在这里。”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女孩子说。“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他们说，”男孩子答道，仰着头望着她的脸，“他们说在春天小鸟歌唱以前你将成为一个天使了。但是你不会，会吗？不要离开我们，耐儿，尽管天上是光明的。不要离开我们！”

女孩子低下头，用手捂住脸。

“她也不愿意这样！”男孩子叫道，高兴得流出泪来。“你不会去的。你知道你去了我们会多么难过呀。亲爱的耐儿，告诉我你要留在我们中间。唔！请你告诉我你要留下来。”

那个小人儿合上他的手，跪在她的脚下。

“你只要看看我，耐儿，”男孩子说，“告诉我你要留下；那么我就知道是他们错了，也就不会再哭。你肯不肯答应，耐儿？”

女孩子仍然低着头捂着脸，非常沉默，只听见她呜咽。

“过一些时，”男孩子接着说着，想要拉开她的手，“仁慈的天使们即使知道你不去他们那里，而仍然在这里同我们一起，也会高兴的。威里① 到他们那里去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知道我在晚上睡到我们的床上是多么想他，他也就不会离开我了。”

---

① 威里，是那个男孩子死去的哥哥的小名。

然而女孩子竟不能回答他，呜咽得好象心要爆出来了似的。

"你为什么要走呢，亲爱的耐儿？我知道你听到我们哭你，你也不会幸福的。他们说威里现在住在天堂里，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但是我相信，当我睡在他的花园床上时，他不能翻过身来吻我一下，他一定很苦恼的。不过你一定要去的话，耐儿，"男孩子说着，抚慰她，把脸贴到她的脸上，"为了我，你要喜欢他。对他说我还是多么爱他，又是多么爱你；当我想到你俩要在一起，很幸福时，我也就想法忍受下去了，并且绝对不会做错事使你痛苦——真的我绝不会的！"

女孩子让他拉着她的手，放在他的头颈上。两个人含着眼泪沉默着；但是一会儿工夫她便微笑着注视他，用一种又温柔又平静的声音答应他，她要留下来，做他的朋友，上帝允许她留多久就多久。他快乐得拍手，对她谢了又谢；她又嘱咐他不要把适才讲的事情告诉别人，他也诚恳地答应了。

他的确，如女孩子所知道的，没有对人讲过，在她散步和冥想时，他成了一个沉默的同伴，从没有再提到过那个问题，他认为再提会使她痛苦，虽然他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但是一种疑云仍然缭绕着他；因为他还是常常前来，甚至在黑暗的夜晚，在门外用一种怯懦的声音叫着，想知道她是否平安，等她答话了，请他进来，他便搬一个矮凳放在她的脚下，耐心地坐在那里，直到最后家里的人寻到他把他带走。早晨一到，他一定会逗留在房子附近，问她是否很好；并且不论是早晨，中午，或者晚上，随便她去哪里，他也要抛开他的游伴和游戏，陪她一道走。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小朋友呢，"一次年老的教堂管事对她说了。"当他的大哥死了以后——'大'字用起来很刺耳，因为他才七岁——我记得这小家伙伤心得要死。"



教堂管事把古井指给耐儿看

女孩子想起教师对她说的话来，感到甚至在这个幼童身上那种真理也会隐约地显示出来。

“那件事使他变得沉静了，我想，”老头儿说，“尽管有时他还是够快活的。我敢打赌你和他在老井旁边听过吧。”

“真的我们没有听过呢，”女孩子答道。“我害怕走到井旁边；因为我不常去教堂的那一部分，我不熟悉地下面的情形。”

“跟我来，”老头儿说。“我从小就熟悉它。来呀！”

他们沿着通往地下室的狭窄台阶往下走，在朦胧的圆拱底下一块又黑又暗的地方停步。

“这就是那个地方，”老头儿说。“先让我拉住你的手，你再把盖子揭开，我怕你滑倒了会跌下去的。我太老了——我是说害了风湿病——弯不下腰了。”

“一个又黑又可怕的地方！”女孩子喊道。

“向里面望望，”老头儿说着，伸出手指头指着下面。

女孩子答应着向下望那井坑。

“它本身看起来就象是一座坟墓，”老头儿说。

“它很象，”女孩子答道。

“我常常有一种想法，”教堂管事说，“当初挖掘它的时候，可能是要使这个地方更显得幽暗，老和尚们更显得虔诚。它要封盖起来了。”

女孩子仍然站在那里心思重重地向墓道里望着。

“我们会看到，”教堂管事说，“什么样的快活的人又会埋在地下，那时这里也就看不到光明了。上帝知道！明年春天他们就会把它封盖起来的。”

“春天小鸟就又歌唱了，”女孩子想道，她倚在她的窗口，注

视着西落的太阳。"春天！一个又美丽又幸福的季节！"

第五十六章

在奎尔普举行过荒舍茶会之后的一两天，斯威夫勒先生又按照通常时间走进桑普森·布拉斯的事务所，一个人到了廉洁堂，把礼帽放在写字台上，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包黑纱，依照服丧帽箍的形式别在帽子上。别好了，很满足地鉴赏了一番他的工作，又把帽子戴好——想法遮住一只眼睛，为的是增加悲哀气氛的效果。等这些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后，他才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着方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我的一生遭遇总是如此，"斯威夫勒先生说道，"总是如此。一向就是如此，从孩提时期起我就眼看着我最大的希望凋零；我从来没有爱过一花一木，但是凡是被我爱上的，它便会最先残谢；我从来不曾抚养过一只可爱的小羚羊，让它那温和的黑眼睛来叫我陶醉，但是一等到它了解了我，爱上了我，它一定就会嫁给一个市场菜贩。"

斯威夫勒先生越想越难过，突然在当事人的椅子前面停下，一仰就倒在椅子圈里。

"而这，"斯威夫勒先生说，摆出一种带有嘲讽的镇静神气，"这便是人生，我相信。唔，的确如此。为什么不是呢！我十分满意了。我要佩戴，"理查接下去，重新脱下帽子，狠狠地盯着它，好象他所以不把它丢在地上踩它两脚，完全是基于金钱上的原因——"我要佩戴这一个纪念女人忘恩负义的标志，这样可以

使我牢记心头，决不再跟随着她穿行迷宫了；我不再为她而沉醉在玫瑰色的酒里了；在我有限的余年中，她将要把温暖全部杀害了。哈，哈，哈！"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斯威夫勒先生在独白的收尾，并不是用一种又高兴又畅快的大笑来结束的，笑的样儿无可怀疑地是和他那些严肃的回忆不相调和的，实际上他是在一种戏剧化的心情中，只是想表演一番在传奇剧里称之为"笑起来象一个魔鬼"的玩艺儿；因为好象你们写的魔鬼永远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笑，而且总起来永远是三个音节，从来不多也不少，那正是这类人物的一个最大特性，也是很值得记忆的一个特性。

这种有毒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斯威夫勒先生仍然非常忧郁地在当事人的椅子上坐着，这时事务所的门铃突然响了——如果我们使这声音和他当时的心情适应的话，就该把它当做是一声丧钟吧。他迅速地把门打开，瞥见查克斯特先生那个富于表情的面孔，两个人当即来了一番亲如手足的寒暄。

"你到这座倒霉的屠宰场里太早了，"那位绅士说着，一条腿支持住身子，很自然地摇动着另一条腿。

"早了一点，"狄克答道。

"早了一点！"查克斯特先生顶了一句，还是对他很相称的那种斯斯文文的打趣态度。"我想是的。怎么，我的好滑稽，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是刚刚上午九点半吗？"

"进来坐坐好不好？"狄克说。"没有人，斯威夫勒 solus①，'现在是最阴森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

① solus 系拉丁文，意思是"单独的"或"一个人"。

"'这会儿教堂公墓打开了大门,'"

"'坟墓里放出了它们的死人[1]。'"

两位绅士装模作样地联吟,但是到结尾就把诗变成了散文,他们一面吟着,一面走进了办公室。这种小股的热情倒是光荣阿波罗信徒们的拿手好戏,实际也是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环链,使他们自以为是超凡入圣。

"喂,你好吧,我的阔少爷?"查克斯特先生说着,坐在一只凳子上。"我因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私事,不得不到城里一趟,既然路过这里,就不能不来望望;但是我敢发誓,倒没想到能够碰到你。时间太早了。"

斯威夫勒先生表示同意;在进一步的谈话里,好象在说明他很健康,查克斯特先生也在一种同样令人羡慕的情况中,然后两位绅士便按照他们所隶属的那个古老团契的庄严习惯,一道合唱那只最流行的《皆大欢喜》[2] 的片断,在结尾发出很长的颤声。

"可有什么新闻?"理查说了。

"我的好滑稽," 查克斯特先生答道,"城里平静得象荷兰浅锅[3]。没有什么新闻。我顺便告诉你一件事,你们的房客可是一位最不平凡的人物呢。他真不大容易让人理解,你知道。真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位角色!"

"他在做着什么事情呢?"狄克说道。

"我的天老爷,阁下,"查克斯特先生答道,掏出一个椭圆形的鼻烟壶,壶盖是用黄铜精工雕成的一只狐狸头,"那个人有些

---

① 断章取义地引自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两人自炫学问,但背诵的并不是剧本原文。

② 《皆大欢喜》(All's Well),系一只两人合唱的歌曲(duet)。

③ 荷兰浅锅(Dutch oven),荷兰造的一种平底锅。

神妙难测。阁下，那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学徒拉上交情了。他倒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你看他多么迟钝和愚蠢呀。现在，如果他需要朋友，为什么不交一位懂得一点事、又能在举止和谈话上对他有些帮助的人？我是有我的缺点的，阁下——"查克斯特先生说了。

"不，不，"斯威夫勒先生插嘴道。

"唔，是的，我有，我有我的缺点；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缺点比我知道我的缺点更清楚。但是，"查克斯特先生说，"我倒并不温和。我的最大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敌人，阁下，我也有我的敌人——也从来不曾谴责我温和。我并且可以告诉你，阁下，如果我没有这种比我们那位学徒高明而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特点，我宁愿偷一块大奶酪饼①，系在我的脖子上，跳到水里淹死。我宁愿死了受委屈，比我活着受委屈强。我敢以人格担保，我宁可这样。"

查克斯特先生停下，用食指的指节弹着鼻烟壶的狐狸头，正好弹到狐狸鼻上，取了一撮烟，坚定地注视着斯威夫勒先生，好象对他说，如果他认为他要打喷嚏，那他实在是误会了。

"单是同阿伯尔拉上交情，阁下，"查克斯特先生说，"还不算，他同他的父母也搞熟了。自从他白白追寻了一趟回来，他便一直在那里——实际一直在那里。而且他还特别照顾那个小势利鬼呢——你会发现，阁下，那个后生将经常来往于这个地方——但是我想，除了最普通的客套话，他从来不曾和我交谈五六句。现在，实在说，你知道，"查克斯特先生说着，严肃地摇摇头，正如一般人感到事情做得有些过火时那种惯有的样子，"这完全是一件心地卑鄙的事，如果我不是为老上司着想，并且知道

---

① 大奶酪饼(Cheshire cheese)，系英国Cheshire所产。

他离开我不行，我早就应该同他断绝关系了。我没有旁的路子。”

斯威夫勒先生坐在他朋友对面的凳子上，捅捅火，表示非常同情，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至于那个小势利鬼，阁下，”查克斯特先生接着说下去，带着一种预言者的神气，“你看他迟早会让人看出是个坏蛋来的。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懂得一点人性，你要相信我的话，那个肯回来找补一先令工作[1]的角色总有一天露出他的本来面目的。他是一个下流的偷儿，阁下，他一定会做贼的。”

查克斯特先生感情很激动，本想进一步谈下去，使用更强调的语气，但是这时响起了轻轻的打门声，好象是有什么人为了业务而来，于是他立刻摆出一副谦逊的面孔，同他刚才发言时的态度很不相称。斯威夫勒先生也听到同样的声音，把他凳子的一只腿旋转着，直转到写字台边，心上一慌竟忘记放下手里的拨火棍，这时才把它一丢，叫道，“进来！”

谁想到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引起查克斯特先生愤怒的那个吉特！没有人象查克斯特先生变得这样快，一见是他，很快地鼓起勇气来，并且表示出一面孔的凶相。斯威夫勒先生注视了他一忽儿，跳下凳子，从那个隐藏的地方把拨火棍取出，在一种盛怒的情形下，把它当做大刀连劈带守地挥舞起来。

“绅士在家吗？”吉特说，对于这种不平常的接待有些惊异。

斯威夫勒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查克斯特先生便趁着这个机会怒冲冲地抗议这种问法，他认为其中含有不恭敬和势利的倾向，因为问话的人明明看到两位绅士在座，竟胆敢说起另外一

---

[1] 吉特为加兰德先生看马，老绅士本想给他六便士，因为没零钱，便嘱他下星期一再来，找补一先令的工作。到期吉特果然很诚实地来了，因此被加兰德先生雇用。

位绅士；就是说也不要紧（因为很可能他所探求的目标未必不是下流货），至少也应该提出他的姓名，好让听话的人去判断他是个什么玩艺儿。查克斯特先生又说，他很有理由相信这种称呼只有他才配，他可不是随便让人侮弄的人——因为某些势利鬼（他不愿特别指出是谁，也不愿加以说明是谁）不尝一些苦头是不会知道的。

“我意思是说住在楼上的那位绅士，”吉特说，转身对着理查·斯威夫勒。“他在家吗？”

“怎么样？”狄克答话。

“因为如果他在家的话，我给他送来了一封信。”

“谁给他的？”狄克说。

“加兰德先生。”

“唔！”狄克说，十分礼貌的样子。“那么你把它交过来就是了，老兄。如果你一定要等回信，老兄，那么就请你在过道里等，老兄，那是一个又透气又通风的地方，老兄。”

“谢谢你，”吉特答道。“但是我必须把信交给他本人，对不起。”

这种过分大胆的还嘴可把查克斯特先生气炸了，又觉得太有伤他朋友的体面了，于是他便宣称，如果他不是为了一些职务上的理由，他一定会把吉特当场打个稀烂；他认为，一种反抗侮辱的义愤，在非常特殊情况之下，也会得到英国人的陪审官合理的批准和认可的，他不怀疑，他们不只要下一个杀得正当的判决，而且还要给复仇者一个道德和人格高尚的证明。斯威夫勒先生对这一问题并不怎样热情，反而以他朋友的愤激为羞，正在茫茫然不知何以自处（吉特倒很冷静、很自然），这时忽然听到独身绅士从楼梯口厉声喊叫起来。

"是不是有人找我?"住客嚷道。

"是,阁下,"狄克回答。"一点也不错,阁下。"

"那么他在哪里?"独身绅士吼道。

"他在这里,阁下,"斯威夫勒先生答道。"现在,年轻人,你没听到叫你到楼上去吗?难道你聋了吗?"

吉特好象认为犯不上继续同他理论,匆匆地离开了,留下两个光荣阿波罗信徒沉默地相对注视着。

"我对你说的怎样?"查克斯特先生说道。"你看如何?"

斯威夫勒先生大体上还是一个厚道的人,并没有看出吉特的行为有什么罪大恶极的地方,因此竟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桑普森先生和他妹妹萨丽正好进来,解除了他的困境,查克斯特先生一看到他们,便急急忙忙地退走了。

布拉斯先生和他那位美丽的伴侣,好象在他们节约的早餐中间讨论过什么关系重要的问题似的。遇到这种场合,他们总是比平常晚半小时上班,同时总是满面春风的样子,就象他们方才所定的阴谋诡计使他们的心情镇静了,并且在他们劳劳碌碌的生活中放出了一道光芒。现在这一个例子,好象分外使他们快活了;萨丽女士带着一种油腔滑调的神气,布拉斯先生更是非常滑稽非常轻松的样子揉搓着手。

"喂,理查先生,"布拉斯说道,"今天早上我们怎么样?你看我们很精神很愉快吧,阁下——咦,理查先生?"

"很不错,阁下,"狄克答道。

"那就很好,"布拉斯说道。"哈,哈!我们应该象云雀那样快活,理查先生——为什么不呢?我们所生存的是一个愉快的世界,阁下,一个很愉快的世界。世界上有坏人,理查先生;但是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好律师了。哈,哈!今天早上有从邮局

来的信吗，理查先生？”

斯威夫勒先生答称没有。

“哈！”布拉斯说道，“没关系。如果今天业务少，明天会更多些的。理查先生，一个知足的人生活才能美满。有人来过这里吗，阁下？”

“只有我的朋友，”狄克答道。“我们永远不会需要一个——”

“‘朋友，’”布拉斯很快地随着唱了起来，“‘不然就给他一瓶酒。’① 哈，哈！那便是歌词的唱法，不对吗？一只很好的歌呢，理查先生，很好。我欢喜它的情调。哈，哈！你的朋友就是威则登事务所那位年轻人吧，我想——是的——‘我们永远不会需要一个——’还有旁的什么人来过吗，理查先生？”

“只是有人来看房客罢了，”斯威夫勒先生答道。

“唔，真的吗！”布拉斯叫道。“有人来看房客，咦？哈，哈！‘我们永远不会需要一个朋友，不然就给他一瓶……’——有人来看房客，咦，理查先生？”

“是的，”狄克说，由于他东家所表现的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使他有点不大舒服。“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吧？”

“就在他的房间里！”布拉斯叫道。“哈，哈！让他们在那里吧，快活自由，唉—呀—呼—咳②。咦，理查先生？哈，哈！”

“唔，当然啦，”狄克答道。

“那么是谁，”布拉斯说着，乱推他的公文，“是谁来看房客呢——不是一位女太太吧，我想，咦，理查先生？贝威斯村的教

---

① “我们永远不会需要一个朋友，不然就给他一瓶酒。”是一首歌的原句。斯威夫勒不一定是想引用歌词，布拉斯在得意忘形之余，就接着唱了出来。

② “唉—呀—呼—咳”，原文作 toor-rul-rol-le，系一种得意忘形的声音。

条，你知道，阁下——'当一位美丽的女人甘心荡检'①——还有类似的话——咦，理查先生？"

"另外一位年轻人也是威则登事务所里的人，也可以说一半是事务所里的人，"理查答道。"他们叫他吉特。"

"吉特，咦？"布拉斯说，"一个怪名字——象是舞蹈教师的提琴的名字，咦，理查先生？哈，哈！吉特在那里呢，是吧？唔！"

狄克望着萨丽女士，奇怪她竟不曾禁止桑普森先生这种异乎寻常的刺刺不休的絮叨；但是看她绝对无意这样做，并且还好象表示默认似的，他便得出结论，是他们刚才又在欺骗过什么人，拿到了钱了。

"可以不可以劳驾你，理查先生，"布拉斯说道，从书桌上拿过一封信来，"把这封信送到派克海姆·莱伊②？不要回信，但是相当要紧，应该专人送去。回来的车费由所里付，你知道。不要替所里省钱；能捞多少就捞多少——这是办事员的座右铭——咦，理查先生？哈，哈！"

斯威夫勒先生一本正经地脱下水上茄克，穿起上衣，从挂钉上取了帽子，把信装在口袋里，走开了。他刚一离去，萨丽·布拉斯女士便站立起来，很甜蜜地对着她哥哥微笑了笑（他点着头拍着鼻子作为回答），也退走了。

桑普森·布拉斯一剩下他一个人，立即把办公室的门开得

---

① 引自哥尔斯密(Goldsmith)的«威克菲牧师传»(«Vicar of Wakefield»)的«关于女人»一诗，原诗翻译如下：

"当一位美丽的女人甘心荡检，
后悔莫及受了男人的欺骗，
有什么法术能把她的悲哀解除？
有什么技术能洗清她的耻辱？"

② 派克海姆·莱伊(Peckham Rye)，伦敦地区名，在贝威斯村正南，现有车站。

大大的，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写字台旁边，这样不论谁下楼来走往街门，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然后极端愉快和勤奋地开始书写起来；一面写一面还哼着，哼的声音什么都象，就是一点音乐味道也没有，一阵一阵的声音好象是和"教""政"联盟有关，因为它们是《晚祷歌》和《天佑吾王》① 的混合物。

于是贝威斯村的辩护士就这样坐在那里，一面写一面哼地过了很久的时间，除了有时他停了下来，摆着一个狡猾的面孔倾听一下，他听不到什么声音，便又哼得更高，写得更慢了。最后，又在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听到房客的门打开又关上，有人走下楼来。这时布拉斯先生完全放下了书写，笔拿在手里，哼着极高的调子；一面左摆右晃地摇头，好象他的整个灵魂浸在音乐里，面上泛起了天使般的笑容。

楼梯和甜蜜的声音引导着吉特走向这个活动的事物跟前来了；他一走到他的门口，布拉斯先生便不再唱了，但是并没有收敛他的笑容，同时还殷勤地点头，并用他的笔向他招呼。

"吉特，"布拉斯先生说道，样子是要多么愉快就有多么愉快，"你好？"

吉特对这位朋友有些畏怯，作了一个适当的回答，他的手已经按在街门的锁上，这时布拉斯先生轻轻把他叫了回来。

"你不要走，对不起，吉特，"辩护士说，样子很神秘但又很认真。"请到里面来，对不起。哎呀，哎呀！我一看到你，"律师说着离开他的凳子，以背向火立在炉子前头，"我就想到我眼睛看到过的最甜蜜的小面孔。我记得我们把古玩铺接过来的时候，你去过那里两三次呢。啊，吉特，我亲爱的朋友，干我们这一

① 《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系英国国歌。

行的有时很辛苦，你可用不着羡慕我们——你用不着，真的！”

“我不，先生，”吉特说道，“虽然这种事象我这等人是不配有什么意见的。”

“我们的唯一安慰，吉特，”律师接了下去，以十分出神的样子望着他，“就是，虽然我们不能改变风向，我们却可以使它温和一下；如果打个比方，就是把它调节得不致吹坏了剪了毛的小羊①。”

“真的剪了！”吉特想道。“而且剪得真够狠！”但是他没有明说出来。

“在那一次事情发生时，吉特，”布拉斯先生说——“就是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和奎尔普先生苦斗了一番（因为奎尔普先生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希望对他们稍微放松一点。这样做可能使我损失一个当事人的。但是同情受苦人的正义感鼓舞着我，我战胜了。”

“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坏透了的人，”诚实的吉特这样想着，当时辩护士抿着嘴唇，很象是在同他的良心斗争似的。

“我尊敬你，吉特，”布拉斯说，充满了感情。“在当时，我完全明白你的义气，我就尊敬你，尽管你的地位低，没有财产。我看人倒不是凭衣裳。是凭良心的。衣服上的方格子不过是笼子上的铜丝。但是心才是鸟。啊！多少个样②的鸟在笼子里不断脱换羽毛，从铜丝里伸出嘴来向着整个人类进攻呀！”

---

① “把它调节得不致吹坏了剪了毛的小羊”(we can temper it to the shorn lambs)，语出 God tempers the wind to the shorn lamb，意为“上帝不让刚剪了毛的小羊受风”（羊小风弱）。下一句吉特心里想的话，“剪得真够狠”，和第三十七章第二段描写法律性能时所用的词句（“刮得一根毛不剩”）异曲同工，都是在刻划布拉斯的凶恶。

② “个样”(sich)，系“这样”(such)的讹音。

这个有诗意的比喻，吉特当做特别指他的方格子背心，完全把他征服了。而布拉斯先生的声音和态度也大大增加了一些效果，因为在说话时他那和善的严肃样子简直象是一位隐士，他那布满灰尘的大衣的腰间只缺少一条麻绳，壁炉上面也没有陈列一具骷髅，否则便更够得上一个隐士的风度了。

"嗯，嗯，"桑普森说着，满脸堆起了笑容，好象慈善家在怜悯他们自己的或者他们同种同类的人的弱点那种神情，"这话离开本题太远了。你把那个拿去，对不起。"他说着，一面指着写字台上的两枚半克朗。

吉特望望钱，又望望桑普森，踌躇着。

"送给你，"布拉斯说。

"谁给——"

"不管是谁给的，"律师答道。"就算我吧，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头上①有的是怪脾气的朋友，吉特，我们最好不要多问或者多讲——你了解这意思吧？把它们拿去，没有什么说的；并且不必对别人讲，我不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从同一个地方你还可以拿到一些的。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再会，吉特，再会！"

吉特谢了又谢，懊悔不该根据一些无聊的理由来怀疑一个人，而这个人和他一谈话之后，就证明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于是他收下钱，赶快回家。布拉斯先生仍然留在原来地方烤火，恢复了他的嗓音练习，同时又泛起了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我可以进来吗？"萨丽女士说，偷偷地向房间里张望。

"唔，好的，你可以进来了，"她哥哥答道。

"啊嗨！"布拉斯女士咳嗽了一声，好象有什么疑问似的。

① "头上"(overhead)，也可以作"楼上"解。布拉斯故意使用这样一个含义不清的字，让吉特误信钱是从独身绅士那里来的。

"怎么，是的，"桑普森答道，"我应该说事情就算成功了。"

第五十七章

查克斯特先生愤愤不平的危惧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确，独身绅士和加兰德先生之间的友谊不只没有冷淡下去，而且增长得很快，发展得特别迅速。他们经常往来，联系也极频繁。这时独身绅士正患着轻微的疾病——大概是最近感情过度激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结果——更给了他们一个通信更勤的理由，因此一位住在芬士里阿伯尔村的家人，几乎每天要从那地方到贝威斯村跑上几个来回。

因为小马现在已经把假面具揭开，再不半吞半吐或者旁敲侧击了，它倔强地拒绝接受除吉特以外的人驾驶，于是不论是加兰德先生来，也不论是阿伯尔少爷来，总得由吉特陪同着。一切信件和问询的职务，也交由吉特担任；这样在独身绅士不适意期间，吉特每天早上到贝威斯村正常得几乎象邮差一样。

无可怀疑，桑普森·布拉斯先生是很有密切注意着他的行动的理由的，而且他不久就能辨清来到街口的小马的蹄声和小车的轮声了。每逢听到这种声音，他便立即放下笔，揉搓着双手，表现出洋洋得意的神气来。

"哈，哈！"他常会叫喊起来。"小马又到了！一匹了不起的小马，真驯顺极了——咦，理查先生，咦，阁下？"

狄克不免照例地回答一番，这时布拉斯先生便蹬在凳子底下的横撑上面，从窗遮顶头望到大街，观察前来访问的客人。

"又是老绅士！"他会这样喊了；"一位很得人心的老绅士呢，理查先生——仪表堂堂，阁下——气度平和——面孔每一部分都表现着仁慈，阁下。看到他就使我想到李尔王①来，就是当他保有他的王国时的那种气概，理查先生——同样的善良，同样的白发和半秃的头顶，同样易于受人欺骗的神情。啊！一个令人念念不忘的可爱的人物，阁下，非常可爱呢！"

于是加兰德先生下车上楼了，桑普森便从窗子里对着吉特点头微笑，又立刻走到街上同他寒暄，象下面这一类的谈话就来了：

"养得真好呀，吉特，"——布拉斯先生拍着小马——"真给你长面子——又光又亮，实在。看起来真象全身都上过一道油漆似的。"

吉特动动帽子，微笑着，也拍拍小马，说他也相信"布拉斯先生不会看到好多象这样的马呢"。

"真是一只美丽的动物！"布拉斯叫道。"也很机灵吧？"

"保佑你！"吉特答道，"它象一个基督徒一样懂得你对它讲的是什么话呢。"

"它真懂吗！"布拉斯叫了起来，他在同一个地方，从同一个人口里，这同样的话听过不下十几次了，但是仍然好象惊奇得了不得的样子。"我的天呀！"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先生，"吉特说道，听到辩护士这样关心他所喜欢的东西，心里非常满意，"绝没想到会同它搞得象现在这般亲密呢。"

"啊！"布拉斯先生答道，满口的仁义道德。"倒是一个值得

---

① 李尔王(King Lear)，系神话中的不列颠国王，曾被他那忘恩负义的女儿驱逐出去，以致发狂。莎士比亚将它编为剧本。

你回忆的迷人题目呀，真够迷人呀。值得骄傲和值得受人庆贺的东西，克立斯托佛呀。忠厚乃处世之本。这道理我常常在我自己身上体会出来。今天早上就因为忠厚使我损失了四十七镑十先令。但是算起来还是不吃亏，还是不吃亏！"

布拉斯先生悄悄地用钢笔刺着鼻子，把眼睛弄得水汪汪地注视着吉特。吉特心想，如果有一位好人，他的样子看起来却不象是好人，桑普森·布拉斯正是一个例子。

"一个人，"桑普森说，"由于他的忠厚，在一个早上就损失了四十七镑十先令，倒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如果是八十镑的话，阔绰的感觉更会增加了。损失的每一镑都赚回一百倍的幸福来。克立斯托佛呀，"布拉斯叫道，微笑着，拍着胸脯，"一个平静细小的声音正在我心里唱着喜歌，一切都是幸福和喜悦！"

吉特受这次谈话的影响，感情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正在想应该如何表示他的意思，这时加兰德先生出来了。桑普森·布拉斯先生逢迎尽致地把老绅士扶上车；小马先是摇了几次头，四条腿在地上生了根一般屹立了三四分钟，好象它决心不离开那个地方，而是要生在那里，死在那里似的，但是突然地，事先也并没有任何使人准备的通知，一冲而去，速度是一小时十二里。于是布拉斯先生和他的妹妹（她早在门口迎接着他）交换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笑容——在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愉快来——一齐回到理查·斯威夫勒先生那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自得其乐地表演着各式各样的哑剧，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他在他的写字台旁边，又激动又兴奋地拿着一把破铅笔刀在桌上乱刻乱划得很起劲。

不论什么时候，每逢吉特没有赶着车、单身来到这里时，桑普森·布拉斯总是要找个因由把斯威夫勒先生打发出去，即便

不是到派克海姆·莱伊，总也要让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两三小时以内不会回来，可能还要再长一些，因为说实在的，那位绅士并不是以办事迅捷著名，他宁可故意拖长时间，尽量磨洋工。斯威夫勒先生一走，萨丽女士也马上退出去。布拉斯先生便把门开得大大的，心情愉快地哼着他的老调，也和以前一样地泛起天使般的笑容。吉特下得楼来便被叫了进去；对他讲一篇大道理，或者对他说一些使他听了很舒服的话——有时布拉斯先生有事过街去，便请他照料门户；看当时的情形送给他一个或两个克朗。这类事情常有，吉特从不怀疑钱是从独身绅士那里来的，因为他已经十分慷慨地赏赐过他的母亲，使他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他便用这些额外收入给她买了许多廉价礼物，自然也给小雅各买，给小弟弟买，巴巴拉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每个人每天都能得到一些新鲜的玩艺儿。

当这种行为和活动在桑普森·布拉斯事务所内外进行的时候，理查·斯威夫勒常常给一个人抛在房间里，不免开始感到长日漫漫，百无聊赖。为了要更好地保持他的快乐，他便自备了一块克里贝治板和一副扑克牌，同一个假想的人物对玩，有时一下注就是两万镑、三万镑甚至五万镑，而且还要附带上价值巨万碰运气的赌物。

尽管这种牌戏的得失关系重大，究竟还是在沉默中进行，斯威夫勒先生开始感觉，在那些夜晚，布拉斯兄妹出了门（他们常常这个时候出门），他便听到一种鼻息声或者很粗的出气声，从门口的方向传来，他心里稍微想了一下，便认为这一定是来自小女用人那里的，她住的地方潮湿，因此就经常伤风。一天晚上他特别向那个方向凝视，清清楚楚地辨出一只眼睛在钥匙洞里闪闪发光；现在不再怀疑他的猜想是否正确了，他悄悄地走到门

口，在她还没有觉察之前就扑到她身上。

“唔！我实在没有什么恶意，我敢发誓没有恶意，”小女用人叫道，象是一个大人似地拚命挣扎着。“楼下太沉闷了。请你不要告我，千万不要。”

“告你！”狄克说道。“你是说你想从钥匙洞里找个做伴的吧？”

“对的，我敢发誓我是这种意思，”小女用人答道。

“你的眼睛在那里吹风吹了多少时候了？”狄克说。

“唔，从你第一次赌牌起，还在那时以前。”

斯威夫勒先生茫然地想到，在公事疲劳之余，他常常异想天开地要几套小玩艺来消遣，在这些游戏中，无可怀疑，小女用人一直和他做伴，这倒有点使他难为情；幸而他对这类事情不大在乎，因此很快就把它丢开了。

“那么——进来，”他稍微考虑了一下说道。“这里——坐下来，让我教你怎样玩法。”

“唔！我可不敢玩呀，”小女用人答道；“如果萨丽女士晓得我来这里，她会把我杀死的。”

“你楼下有火吗？”狄克说。

“有一个很小的火，”小女用人答道。

“萨丽女士如果知道我到楼下，她不会把我杀死的，还是让我来吧，”理查说着，把牌装在口袋里。“怎么，你多么瘦呀！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的错呀。”

“你吃得到面包和肉吗？”狄克说着，脱下他的帽子。“怎么样？啊！我想吃得到的。你尝过啤酒的味道吗？”

“曾经品过一小口，”小女用人说了。



狄克·斯威夫勒和侯爵夫人

“竟有这等情形!”斯威夫勒先生叫了起来,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她从来没有尝过,——啤酒小口品起来是没有味道来的! 哼,你几岁了?”

“我不知道。”

斯威夫勒先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象沉思了一忽儿似的;然后,吩咐这女孩子照料门户,等他回来,说完就径自走出去了。

他马上转了回来,后面跟着酒馆里的小伙计,一只手托着一盘面包和牛肉,另一只手擎着一壶香喷喷的混合酒,冒着令人愉快的热气,实在是上好的苦艾啤酒,是店主东根据斯威夫勒先生的秘方配制的,当时他正埋头研究,为了想赢得店主东的友谊才传授给他的。斯威夫勒先生在大门口接下小伙计的东西,命令他的小伙伴把门锁好,以防有人闯入,然后便跟她走到厨房里去了。

“哪!”理查说,把盘子摆在她面前。“首先,把它打发完了,然后你再看第二步怎么做。”

用不着第二次吩咐,小女用人一下就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了。

“第二步,”狄克说,递过啤酒,“先喝一口;不过你要知道,慢慢来,因为你还不习惯。怎么样,够味道吧?”

“唔,还不够吗!”小女用人说道。

斯威夫勒先生听到这一回答,简直高兴得难以形容,他自己喝了一大口,一面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同伴。这种开锣戏结束以后,他开始教她打牌,她一下子便学得相当不错了,很敏捷也很懂得机诈。

“现在,”斯威夫勒先生说着,把两只六便士银币放在一个茶

碟里，洗好牌发了牌，又把蜡烛芯剪理了一下，"那算赌注。如果你赢了，你把它们全部拿去。如果我赢了，归我。为了使它看起来象是真的并且更玩得愉快，我将叫你侯爵夫人，你听见了吗？"

小女用人点头。

"那么，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出牌呀！"

侯爵夫人双手把牌抱得紧紧的，考虑先打哪一张，斯威夫勒先生呢，他摆出了牌桌上所需要的那种又轻松又内行的架子，端起大杯又喝了一口，等待她首先出牌。

第五十八章

斯威夫勒先生和他的对手连战数局，互有胜负，最后三枚小银币输光了，啤酒也快喝完了，钟打十点，一致促使那位绅士注意，时间在飞驰，还是在桑普森和萨丽兄妹回来以前退走为宜。

"既然如此，侯爵夫人呀，"斯威夫勒先生严肃地说道，"我将要求您夫人允许我把赌具装在我的口袋里，等我把这一大杯喝光就要告辞了；我只是要说，侯爵夫人，既然生命象是一条溪水流着，我倒不管它旋转得多么快，夫人呀，多么快，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无花空折枝①。侯爵夫人呀，祝你健康。你会原谅我戴着帽子，但是宫殿里是潮湿的，而大理石地板也够——如果允许我说句放肆话——泥滑的。"

为了防备这后一种的苦恼，斯威夫勒先生常常把他的脚翘在壁炉头上坐着，在这种姿态下他发表了这些道歉的言论，一面

① 这两句话是译意，原文也是斯威夫勒乱诌出来的诗句。

慢吞吞地啜饮着甘露的余沥。

"你说，桑普森诺·布拉索①伯爵和他那漂亮的妹妹是不是象戏里的人物？"斯威夫勒先生说着，用左手沉重地支着桌子，扬着喉咙抬着右腿，模仿着舞台上强盗的姿态。

侯爵夫人点点头。

"哈！"斯威夫勒先生说，凶恶地皱着眉。"很好。侯爵夫人！——但是不要管。那边还有酒。霍！"为了要表演传奇剧的饮酒方式，他必恭必敬地把酒杯递过去，自己又暴躁地把它接过来，象是渴死鬼似地喝下，然后猛烈地咂着嘴唇。

小女用人对于舞台上的惯例不象斯威夫勒先生那般熟悉(实际她从来没有看过戏，也不曾听人谈过戏，只是偶然从门缝里或者其他暧昧地方瞧过或听过罢了)，她看到这种性质新颖的表演，的确有些惊奇，并且把她的担心明白地表现在面孔上，因此斯威夫勒先生认为有必要把那种强盗姿态改变为更适合于私生活的神气，于是他问了：

"他们常常到光荣等待他们的地方去②，而把你留下来吗？"

"唔，是的；我相信他们是的，"小女用人答道。"萨丽女士在这类事情上真是了不起的一等一③，她才是呢。"

---

① 桑普森诺·布拉索(Sampsono Brasso)，即桑普森·布拉斯，斯威夫勒故意在末尾加上一个字母，使他象是一个意大利人。歌剧里的角色多半是意大利人。

② 他们常常到光荣等待他们的地方去，借用汤麦斯·穆尔题名为《到光荣等待您的地方去》(Go Where Glory Waits Thee)一诗中的起句。全诗如下：——

"到光荣等待您的地方去，
但是，当盛名使您充满了欢喜，
唔，可不要把我忘记。"

③ "一等一"(one-er)，系英国俚语。

"了不起的什么？"狄克说。

"了不起的一等一，"侯爵夫人答道。

斯威夫勒先生想了一下，决定先把纠正她的责任丢开，让她谈下去；因为很显然，啤酒使得她的舌头发松①了，同时她信口开河的机会不多，一经溃决，便很难一下子停下来。

"他们有时去看奎尔普先生，"小女用人说，显出一种机警的表情；"他们去的地方很多，保佑你！"

"布拉斯先生也是个一第一②吗？"狄克说道。

"及不上萨丽女士的一半，他可不是，"小女用人答道，摇摇头。"保佑你，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她。"

"唔，他不能，他不能吗？"狄克说道。

"萨丽女士真会支配他，"小女用人说；"他永远征求她的意见，是这样；有时他还要挨骂呢。保佑你，你不会相信他挨过多少骂了。"

"我想，"狄克说，"他们在一起无所不谈，并且要谈到过很多的人——举例，有时也谈到我吧，咦，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大点其头。

"恭维一番吧？"斯威夫勒先生说。

侯爵夫人本来还在点着头，听了这话突然改变了动作，开始向左右摇了起来，摇得很起劲，简直好象要从脖颈上摇断了似的。

"哼！"狄克嘟嘟囔囔地说了。"会不会妨害你对我的信任，侯爵夫人，如果叙述一下他们如何批评一位不值钱的人，这位不值钱的区区正有光荣陪着你……？"

---

① '舌头发松'(her tongue was loosened)，意为喝了酒以后喜欢说话。

② "一第一"(wunner)，系"一等一"(one-er)的讹音。

"萨丽女士说你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他的朋友答道。

"喂，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那倒不是什么不恭维的话。侯爵夫人呀，笑笑闹闹不是什么坏的或者卑鄙的品德。如果你肯相信历史的话，老王寇尔① 就是一位爱笑爱闹的人。"

"但是她说，"他的同伴接下去说道，"你不大可靠呢。"

"怎么，真的，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一些太太先生们——不一定是什么有专门职业的人，只是一些生意人，夫人，生意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路那边开旅馆的无名市民，在我今天晚上吩咐他准备酒筵的时候也有这种意见。这是一个普遍的偏见，侯爵夫人；但是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理由，因为当年我也受过很大的信任，我可以老实说，我绝不放弃信用，除非它抛开了我——我绝不。布拉斯先生也是同样意见吧，我想？"

他的朋友又点点头，面上露出一种狡猾的表情，好象暗示布拉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意见比他妹妹还要坚强；这时她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带着哀恳的语气接着说道，"但是你可不要告我呀，否则他们会把我打死的。"

"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站了起来，"一位绅士的说话，价值等于他的字据——有时比字据还好，就以目前的情况说，他的字据反而成了一张可疑的担保。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还要一道在这同一个大餐厅里多打几圈牌。但是，侯爵夫人呀，"理查接着说道，向门口走走又停了下来，慢慢转身对着小女用人，她正拿着蜡烛跟在后面，"我忽然想起，你一定是常常把眼睛放在钥匙洞口乘风凉，才听来这么许多话吧。"

---

① 老王寇尔(Old King Cole)，系传说中的不列颠国王，喜欢吸烟饮酒，斯威夫勒故意把他抬出来解嘲。

“我只是想，”颤抖着的侯爵夫人答道，“知道冰箱上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罢了；并且即便我找到它，也不敢多拿——只拿得能把我的饥饿镇压住① 就够了。”

“那么你是没有找到它了？”狄克说。“当然你没有找到，否则你也该肥胖了。晚安，再会，侯爵夫人。祝您一切适意，如果说长久些，那么就祝您永远适意——把门上的链子挂上，侯爵夫人，要防备有什么意外。”

斯威夫勒先生下了这一道临别谕旨，便走出了那个家门；他感到这一次喝的对他的体质正合适（苦艾啤酒是比较强烈而容易上头的混合酒），聪明地决定回到他的住所，赶快上床休息。于是他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那一套公馆房子（他说起话来仍然胡吹是一套）距离事务所没有多少路程，因此很快就坐在他的卧室里，脱下一只靴子，另外一只却忘在脚上，开始沉思起来。

“这位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着抱起双手来，“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被神秘包围着，不懂得啤酒的味道，不知道她自己叫什么名字（这倒比较没有什么奇怪），只是坐井观天——莫非这些事也是她命中注定，抑是有什么不可知的人在与天意为敌？这倒是一个极端难以理解和无法弄清楚的难题！”

当他的默想达到这一满意的结论时，他忽然记起脚上还有一只靴子，便一本正经地进行脱下靴子的工作，一面非常严肃地摇着头，深深地叹着气。

“打牌，”斯威夫勒先生说着戴上睡帽，完全是戴礼帽的样子，“使我想起结了婚的家庭来。柴格斯的老婆打克里贝治；也打

① “镇压住”（sqench），系由 squelch 和 quench 两字讹成，squelch作“平定”解，quench 作“抑止”讲。

四足牌[1]。她现在一定是花样很多。他们催促她玩这个玩那个，为的是解除她的懊悔；当他们赢得她一个笑容时，便以为她真的忘了。但是她不会的。到此刻，我敢说，"理查说着，歪过左边的半个脸来，心平气和地对着镜子，望着脸上剩下来的一小撮短髭——"到此刻，我敢说，铁块已经压在她的灵魂上面了[2]。这也活该！"

斯威夫勒先生这种严厉和固执的心情渐渐冲淡得又温柔又伤感了，他略微呻吟了一下，失常地走来走去，甚至想乱搔他的头发，但是一下子想过来了，便把睡帽穗子拧了一拧。最后才作了一个忧郁的决定，解衣上床。

一些人在倒霉的时候总是借酒浇愁；但是斯威夫勒先生一向是嗜好杯中物的，自从他听到莎菲亚·瓦克尔斯别有所属的消息之后，就拿吹笛子来解闷，经过一番熟虑，他认为这倒是一种又好又健康又凄凉的勾当，不只能和他自己的悲伤心绪相调和，而且还可以唤起邻居们的同情。为了实行这一个决定，他现在就把一个茶几拉到床边，把灯光安排了一下，再把一本长方形的乐谱对准了他的视线，从盒子里取出笛子，开始如泣如诉地吹奏起来。

他吹的是《祛散悲愁》——这一支曲子，因为是在床上用笛子吹出，面吹的人对于这种乐器又不够精通，每吹完一句必须重复若干次才能吹第二句，因此就很难发生什么活泼的效果。但是，在半个晚上，甚至比半个晚上还要长久些，斯威夫勒先生有时把背靠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有时探出半截身子凑合乐

① 四足牌(all-fours)，一种牌戏，由两人对玩。

② 原文为 the iron has entered into her soul，意思是"非常痛心"。典出《旧约·诗篇》。



《祛 散 悲 愁》

谱，一直在吹这一个凄惨的调子，一遍又一遍；不曾中断过一下，除了有时喘喘气，自言自语地谈两句侯爵夫人，然后又用一股新生的气力重新开始。直到最后他所沉思的几件事都想尽了，啤酒的力量也一滴一滴地全部发泄到笛子里，几乎把整座房子的住户、隔壁的左右邻居以及对门的人全气疯了，他这才合上乐谱，熄灭了蜡烛，感到心情大大轻松，如释重负，翻了个身，睡熟了。

早晨醒来他觉得精神焕发；又练习了半小时的笛子，泰然自若地从女房东手里接了一个请他搬家的通知（她从黎明时起就在楼梯口等他了），就赶往贝威斯村去，这时美丽的萨丽已经开始办公，面上泛出象新月一般那么柔媚的光辉。

斯威夫勒先生向她点头，表示已经看到她了，然后脱掉上衣，把那件水上茄克换上；这件衣服穿起来很不容易，因为袖子很瘦，必须挣扎好几次才伸得进去。这一个困难克服之后，他便在写字台边坐下来。

"我说，"布拉斯女士言道，突然打破了沉寂，"今天早上你没有看到一个银铅笔盒吗？"

"我在大街上没有遇到很多，"斯威夫勒先生答道。"我看到一个——一个样子很体面的胖大的铅笔盒——但是他和一个年龄较大的铅笔刀在一起，另外在和一个年轻的剃刀进行恳切的谈话，我倒很想同他谈话来。"

"不要开玩笑，你究竟看见了没有？"布拉斯女士说。"一本正经的，你知道。"

"你这家伙多笨，为什么一定要一本正经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呢，"斯威夫勒先生说了。"我不是刚刚才进来的吗？"

"嗯，我所知道的是，"萨丽女士答道，"铅笔盒是找不到了，

在本星期中某一天不见了，当时我是把它丢在写字台上的。"

"哎呀呀！"理查在想，"我希望可不要是侯爵夫人在这里做起工作来了。"

"还有一把铅笔刀呢，"萨丽女士说道，"制造的样子也差不多。全是多少年前我父亲送给我的，如今两件东西全丢了。你本人遗失过什么东西没有呢？"

斯威夫勒先生不自主地用手拍拍他的茄克，相信那还是一件茄克，不是一件有褶边的上身；这一件东西是他留在贝威斯村的唯一动产，如今既然平安无恙，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回答说不曾。

"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狄克，"布拉斯女士说着，取出鼻烟壶捏了一撮鼻烟提提神，"这话只是我同你谈谈——我们朋友之间随便谈谈，你知道，因为如果萨米晓得了，他会噜苏个没有完的——公司里的银钱有时留在这里也会同样地不翼而飞。最特别的，我在三个不同时间里还丢了三个半克朗的银币呢。"

"这话当真吗？"狄克叫了起来。"你说话要当心，老朋友，因为这可不能开玩笑。你敢肯定吗？果真没有错误吗？"

"事实是如此，绝对不会有错，"布拉斯女士加强语气地答道。

"那么，我的老天爷，"理查心里想着，把他的笔放了下来，"我恐怕这下子侯爵夫人要完蛋了！"

狄克心上越琢磨越感觉倒霉的小女用人是个嫌疑犯。当他想到她靠着多么小量的配给食物维持生活，没人管她也没人教导她，她那本能的狡狯可能因为需要和饥饿磨得更锋利了，他简直认为这事毋庸置疑。不过，他很可怜她，不愿意让这样一件沉重的事情扰乱了他们奇特的友谊，因此他想，认真地想，他宁愿

拿出五十镑的押金，来证明侯爵夫人无罪。

当他深思远虑地严肃地沉思着这个问题时，萨丽女士却一直坐在那里摇头，带出一种极端神秘和蹊跷的神气；这时她哥哥桑普森愉快的歌声从过道里传过来，接着那位绅士本人堆着一面孔善良的笑容出现了。

“理查先生，阁下，早安！我们又到这里来了，阁下，又是一天，睡眠和早餐增加了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恢复了，舒畅了。我们在这里，理查先生，和太阳一道升起，跑上我们的小轨道来——我们分内的轨道，阁下；并且，也象太阳一样，把我们每天的工作做好，对得起我们自己，对人类也有益处。一种美丽的想法呀，阁下——非常美丽呀！”

布拉斯先生对他的办事员说这些话时，故意装腔作势地忙于仔细检查，并且对着亮光取出一张他早就拿在手中的五镑纸币来。

因为理查先生对于他这一番说话一点也不热心，于是他的东家便转过眼睛望着他的面孔，看到它笼罩着一层烦恼的表情。

“你的精神不大好呀，阁下，”布拉斯说。“理查先生，阁下，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工作，不应该悲观失望呀。我们最好，理查先生，阁下，要——”

这时贞淑的萨拉高声叹了一口气。

“哎呀呀！”桑普森先生说了，“你也来了！怎么回事呢？理查先生，阁下——”

狄克向着萨丽女士瞥了一眼，见她正向他打信号，叫他把他们所谈的问题告诉她哥哥。因为事情悬在那里也不是办法，总得弄个清楚才是，否则他的处境也很尴尬，于是他便照着她的意

思做了；布拉斯女士使用鼻烟壶的次数达到了浪费的程度，她不断在旁添油加醋，证实他讲的话不错。

桑普森的脸色沉下来了，带着焦虑的表情。并没有如萨丽女士所预期的，他没有因为遗失财物愤然地表示惋惜，只是蹑着脚尖走到门口，把它打开，向外面望望，轻轻地关上，又蹑着脚尖回来，低声地说道：

"这倒是一桩最特别和最令人伤脑筋的事情——理查先生，阁下——一桩最令人伤脑筋的事情。事实是这样，最近我本人也在写字台上丢过几次小数目的零钱，从来不曾向谁提起过，希望无意中发现犯罪之人；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萨丽——理查先生，阁下——这倒是一桩特别令人苦恼的事情！"

桑普森说话的时候，他把那张钞票塞在写字台上的一些文件中间，好象漫不经心似的，然后双手插在口袋里面。理查·斯威夫勒指着钞票，劝他把钱收起来。

"不，理查先生，阁下，"布拉斯很感情地答道，"我不把它收起。我让它摆在那里，阁下。把钱收起来，理查先生，阁下，就表示是对你怀疑了；对你，阁下，我是有无限的信任的。我们让它摆在那里吧，阁下，对不起，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要把它收起来。"说着，布拉斯先生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三次，样子非常亲密，并且恳求他相信，他对他的老诚是信得过的，一如他信任他自己一样。

尽管在旁的时候斯威夫勒先生可以把这话看做是一种蹊跷的称赞，但在目前的场合，他倒觉得不曾冤枉地被人怀疑而引以为慰。在他作了一个适当的回答后，布拉斯先生便紧紧地绞着手，沉思起来，萨丽女士也有同样的表情。理查仍然象是若有所

思，唯恐侯爵夫人随时被人告发，他还不敢确信她一定没有犯罪。

他们这样子停留了几分钟，萨丽女士忽然用拳头往桌上大拍一下，叫道，“我打中了① ！”——她真的打中了，并且还打下一块木片来；但是她的本意并不是想打坏了桌子。

“喂！”布拉斯着急地叫道。“说下去，好吧？”

“怎么，”他妹妹答道，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气，“最近三四星期以来不是常有人进出办事处吗；不是常常剩下他一个人吗——都是你；你还敢对我说那个人不是贼吗？”

“究竟是什么人呀？”布拉斯虚张声势地说道。

“怎么，你们叫他什么？——吉特。”

“加兰德先生的年轻人吗？”

“当然啦。”

“不会！”布拉斯叫道。“不会。我不听你这一套。不要对我讲——”桑普森说着摇摇头，双手乱动，好象在摘除一千张蜘蛛网似的。“我绝不相信他会干得出这种事来的。不会！”

“我说，”布拉斯女士重复道，又捏了一小撮鼻烟，“他就是贼。”

“我说，”桑普森汹汹地辩道，“他不是贼。你是什么意思？你怎敢这样？好人能这样被人侮辱吗？你就不知道他是天地间顶顶忠实顶顶可靠的家伙吗？你就不知道他有一个无可非议的好名誉吗？——进来，进来！”

尽管还是跟着前面一段愤怒抗议下来的口气，后面的话并不是对萨丽女士说的。这话是回答敲门的人；布拉斯先生刚刚

① “我打中了”（I've hit it），意思是猜中了，hit 本作“打”字解，因此下文说打下了木片。这是双关语。

说完，这位吉特本人探着头进来了。

“楼上那位绅士在家吗，先生，对不起？”

“在，吉特，”布拉斯说，仍然燃烧着一股公正的愤怒之火，皱着眉头瞪着他妹妹；“在，吉特，他在家。我高兴见到你，吉特，我非常欢喜见你。下楼的时候再到这里弯弯，吉特。那个后生是贼！”布拉斯在他退出去以后叫道，“看他那一副坦白和诚实的面孔！我可以把万贯家财都托付给他。理查先生，劳驾你马上到宽街①拉斯普公司一趟，问问他们接到去卡开姆油漆作的通知没有。那个后生是贼，”桑普森冷笑道，愤怒使他涨得面孔通红。“难道我瞎了，聋了，发昏了不成？难道我一点人性也辨不清楚？吉特是贼！呸！”

最后这一个感叹声是向萨丽女士投射的，里面含着无限的侮慢和轻蔑，说完，桑普森·布拉斯把头伸到写字台上，忿然地半闭上眼睛好象不要再看这一个卑鄙的世界似的。

第五十九章

当吉特交代了任务，约莫过了一刻钟之久从独身绅士的房间走下楼来时，办公室里只剩下桑普森·布拉斯先生一个人了。他没有和平常一样唱着，也没有坐在写字台边。吉特从敞开着的门口看到他立在炉子前面，以背向火，样子很不寻常，因此吉特心想他一定是突然病了。

① 宽街(Broad Street)，伦敦街名。

"怎么回事情，先生？"吉特说道。

"事情！"布拉斯叫道。"不。怎会有什么事情？"

"你的面色苍白得厉害，"吉特说，"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啐，啐！纯是幻觉，"布拉斯叫道，弯下身子把煤烬拣出来。"我从来没有，吉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好的了。并且还很快活。哈，哈！我们楼上那位朋友怎样，咦？"

"好多了，"吉特说。

"我听了很高兴，"布拉斯接着说了——"谢天谢地，我该这么说。一位上等的绅士——高尚、豪爽、慷慨，不大给人添麻烦——真是一位可敬佩的住客。哈，哈！加兰德先生——我想他也好吧，吉特；还有那匹小马——我的朋友，我特别好的朋友，你知道。哈，哈！"

吉特把阿伯尔村那个小家庭给了一个满意的叙述。布拉斯先生好象非常心不在焉和不耐烦似的，坐到凳子上，招手叫他走近一些，拉住他的钮襻①。

"我一直在想，吉特，"律师说道，"我要送给你母亲一笔小小津贴。你不是有一个母亲吗，我想？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告诉过我——"

"唔，是的，先生，是的，当然啦。"

"一位寡妇吧，我想——一位勤谨的寡妇吧？"

"一位肯苦干的妇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再好也没有的母亲，先生。"

"啊！"布拉斯叫道。"那太令人感动了，真太令人感动了。一位贫苦的寡妇，能够把她的孤儿照顾得很体面很舒服，真是善

① "拉住他的钮襻"(took him by the buttonhole)，意思是拖住他长谈，钮襻就是上衣领口插花的小洞。

良人性的美丽图画。脱掉你的帽子，吉特。"

"谢谢你，先生，我马上就要走的。"

"无论如何，只要你停一下，就该把它脱掉，"布拉斯说着，接过他的帽子，为了找一个放帽子的地方，把台子上的文件弄得乱七八糟。"我正在想，吉特，我们常常有房子租给和我们有关系的人，常常办那类的事情。现在，你晓得我们必须找人照料这些房子——但常常是我们不敢信任的人。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一位我们能够相信的人，而让我们同时享受做一件好事的乐趣呢？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雇用一位象你母亲那样高尚的女人呢？一有工作，就有住处——而且还是很好的住处呢——一年四季合宜，租金免收；此外还有每星期的津贴，吉特，这样就可以让她备办一些目前不能享受的各种日用品了。现在，你觉得这件事怎样？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吗？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你效劳，吉特；因此，如果你反对，也可以坦白地说出来。"

布拉斯说话的时候，他把吉特的帽子移动了两三次，然后重新把它插在文件堆里，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对于这样一个好意的建议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先生？"吉特诚心诚意地答道。"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先生，真的。"

"那么，就是这样，"布拉斯说着，突然面对着他，几乎贴到吉特脸上，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笑容，尽管他正在感激的高峰上，也吓得倒退了几步。"那么，就是这样，事情算定了。"

吉特惶惑地注视着他。

"定了，我说，"桑普森接下去，揉搓着他的手，他又摆出平常那种油滑的态度来。"哈，哈！以后你会明白，吉特，以后你会明白。但是，哎呀呀，"布拉斯说，"斯威夫勒先生去了多少时候了！

一位可怜的游荡者，的确！我到楼上去，你替我照料一分钟好不好？只是一分钟。无论怎样我不会耽搁你多久的，吉特。”

一面说，一面走，布拉斯急急忙忙出了办公室，一下子就又返身回来。斯威夫勒先生几乎也在同时到了；吉特匆匆地正要离开这里找补上他损失的时间，布拉斯女士本人正在门口碰上他。

“唔！”萨丽鄙夷地说道，一面扭头望着他，一面走了进来。“你那个宠物去了，桑米，咦？”

“啊！他去了，”布拉斯答道。“我的宠物，随你怎么说吧。一位忠实的家伙，理查先生，阁下——一位高尚的家伙，真的！”

“啊哼！”布拉斯女士咳嗽了一声。

“我对你说，你这个气人的流氓，”愤怒的桑普森说，“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赌他的诚实。难道你就噜苏个没有完吗？难道我要永远受你这种下流的怀疑的气，永远纠缠个没有完吗？你就不能尊重真正的品德吗，你这个坏东西？如果你再谈下去，我宁可怀疑你是否诚实，而不怀疑他了。”

萨丽女士取出鼻烟壶，慢条斯理地吸了一口，一直死盯着她哥哥。

“她把我气疯了，理查先生，阁下，”布拉斯说；“她给我的气简直难以忍受。我真又恼火又生气，阁下，我知道我实在气不过。这并不是好礼貌，阁下，也不是好态度，但是她把我气糊涂了。”

“你为什么不由他去呢？”狄克说道。

“因为她不能呀，阁下，”布拉斯答辩道；“因为激我气我，正是她的一种脾气本性，阁下，她一定要这样做，否则我会疑心她要生病了。但是不去管它，”布拉斯说，“不去管它。我一定坚持

我的意见。我已经表示对那个后生的信任了。他又替我照料过办公室。哈，哈！啊，你这条毒蛇！”

美丽的处女又吸了一口鼻烟，把烟壶装在口袋里，仍然十分平静地注视着她哥哥。

“他又照料过办公室，”布拉斯说，意气洋洋的样子；“他已经取得了我的信任了，他将继续保持这种信任的；他——怎么，哪里——”

“你又丢了什么了？”斯威夫勒先生问道。

“哎呀呀！”布拉斯说着，拍拍他的口袋，拍了一个又一个，检查他的写字台，检查了下头又检查上面，把文件胡乱抖擞了一番，“钞票，理查先生，阁下，五镑钞票——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明把它放在这里——上帝保佑我吧！”

“怎么？”萨丽女士叫道，跳了起来，拍拍手，把文件撒在地上。“丢了！现在谁对了？现在谁拿去了？不必在乎五镑——五镑又算什么呢？他很诚实，你知道——非常诚实。怀疑他就是下流。不要追他。不要，不要，无论如何也不要！”

“但是真的丢了吗？”狄克说道，望着布拉斯，他的面孔苍白得和狄克的一样。

“相信我，理查先生，阁下，”律师答道，神气十分激动地摸着他的每个口袋，“我害怕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的确不见了，阁下。怎么办呢？”

“不要追他，”萨丽女士说道，又吸了一口鼻烟。“无论如何也不要追他。给他一个藏掉钞票的时间，你知道。发觉是他偷的未免太残忍了！”

斯威夫勒先生和桑普森·布拉斯惊惶失措地望着萨丽女士，又彼此互相注视，然后象是受了同样的一种推动力的驱使，

两人一齐拿起帽子，冲到大街上，在马路中间狂奔，突破一切障碍，好象逃命似地跑。

恰好吉特也在奔跑，虽然跑得不够快，又因为他比他们早出来了几分钟，的确走在前面好远了。不过他们很知道他一定走哪条路，因此跨着大步前进，正在他休息一下喘喘气准备继续跑向前去的当儿，他们追到了。

"停下！"桑普森说着抓住他的一个肩膀，斯威夫勒先生抓住另一个肩膀。"不要那么快，阁下。为什么这样着忙呀？"

"是的，我很着忙，"吉特说道，十分吃惊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

"我——我——有些不大相信，"桑普森说，"但是办公室里丢了一件值钱的东西。我希望你不知道丢的什么吧。"

"知道丢的什么！老天爷，布拉斯先生！"吉特叫道，从头到脚都在颤抖着；"你不会猜疑是——"

"不，不，"布拉斯很快地答道，"我不猜疑什么。不要以为我说是你干的。请你老老实实地折回去，好不好？"

"当然我可以折回去，"吉特答道。"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啦！"布拉斯说道。"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希望能够证明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因为替你辩护受的什么气，克立斯托佛，你真会懊悔的。"

"我也相信如果你怀疑我什么，你也会懊悔的，先生，"吉特答道。"喂。就让我们赶快回去。"

"当然啦！"布拉斯说，"越快越好。理查先生，阁下，劳驾你抓住那只胳臂。我抓住这一只。三个人并排走起来不大方便，但在这种情形下只好如此，阁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呀。"

在他们把吉特这样抓牢之后，他的脸色由白变红，再由红变

白，最初好象也曾想抵抗一番。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住了，心想如果他挣扎一下，他可能在大街上当众被扯住领口向前拖，于是他只是态度很诚恳、眼睛里含着泪珠重复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要懊悔的，就由他们架着走了。当他们向回走的时候，斯威夫勒先生对于目前加在他头上的职务颇感不快，乘机附在他耳朵边上低声说，如果他肯坦白认罪，哪怕只点点头也好，并且答应今后决不再做这类的事，那么他可以默许他在桑普森·布拉斯腿上踢一脚，逃到法庭自首；但是吉特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理查先生没有旁的办法可施，只好紧紧地握牢他，一同走到贝威斯村，并且把他带到迷人精萨拉面前，她立刻警惕地把门锁上了。

“现在，你知道，”布拉斯说，“如果这是一个无辜的案子，一定就是无辜，那么，克立斯托佛，只有完全揭发出来才是使每个人都能满意的办法。因此，如果你答应检查，”说着他挽起他的袖子，表示他是指的什么样子的检查，“对双方来说还算是一件又舒服又愉快的事情。”

“搜查好了，”吉特说着，骄傲地伸出他的两臂。“但是注意，先生——我知道你这样做是要懊悔的，一直到你死那天还要懊悔的。”

“这当然是一桩很令人痛苦的事件，”布拉斯说着，叹了一口气，一面把手伸到吉特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堆各式各样的小零碎来；“很痛苦。这里没有什么，理查先生，阁下；完全令人满意。这里也没有什么，阁下。背心里也没有什么，理查先生，上身的后摆里也没有什么。到此为止，我很欣慰，我敢说。”

理查·斯威夫勒手里拿着吉特的帽子，抱着很大的兴趣地注视着这种行为，看到布拉斯正在闭着一只眼睛望着那可怜的孩子的袖筒，好象那是一个单筒望远镜似的，他真想挂起笑容来

了。这时桑普森匆匆地面对着他，请他把帽子搜查一下。

"这里有一条手巾，"狄克说。

"那倒没有什么相干，阁下，"布拉斯答道，眼睛又在望着另一个袖子，说话的声音好象具有无限把握似的。"一条手巾倒没有什么关系，阁下。不过医生们认为把手巾塞在帽子里并不是一种有益健康的习惯，我相信，理查先生，——我听说它会使头部保持过分暖热——但是从其他任何方面看来，放在那里是绝对令人满意的——绝一对满意的。"

忽然间，理查·斯威夫勒、萨丽女士、吉特，同时叫喊起来，把律师的话打断了。他转过头来一望，看到狄克手里拿着一张钞票。

"在帽子里吗？"布拉斯叫道，声音很尖锐。

"藏在手巾后面，塞在帽子夹里背后，"狄克说，这种发现使他惊愕极了。

布拉斯先生望着他，望着他妹妹，望着墙壁，望着天花板，望着地板——望着每一个地方，只是不望吉特，吉特好象失去知觉木然地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而这，"桑普森叫道，拍着手，"便是在地轴上旋转的世界，月光照射的世界，环绕天体移动的世界，发生这类五花八门事情的世界！这便是人性，人性吗！唔，人性，人性！这便是我想尽方法恩典的小人，甚至现在，我还是很愿意把他释放呢！不过，"布拉斯先生接下去说道，表示出更大的刚毅来，"我自己身为律师，不得不为我这幸福的国家认真执行法律，树立一个范例。萨丽，我的亲人，原谅我，把他那一只手捉牢。理查先生，阁下，劳驾你去把警察喊来。软弱过去了，阁下，道德的力量恢复了。喊一个警察来，阁下，谢谢你！"

第六十章

吉特恍恍惚惚地立在那里，眼睛睁得很大，凝视着地面，布拉斯先生发抖的手紧紧握住他领结的一边，萨丽女士更坚牢地抓住另外的一边，但是吉特同样毫不在意；虽然后一个人给他的拘禁本身就是不小的痛苦，因为那个迷人的女人除了时时用指节狠狠地拧他的咽喉，一开始就把他捉得很紧，因此甚至在他思想纷乱、心乱如麻的情形下，他还是不能摆脱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他在兄妹中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毫无抵抗安然顺受的姿态，最后斯威夫勒先生回来，后面还跟了一位警察。

这位执行官吏自然是看惯了这等场面的，把各式各样的盗窃，从最小的偷窃到闯入住宅或者拦路行劫，完全视同一律，又把犯罪者当做刑法零整批发商店的顾客，在那个商店里他立在柜台后面，听取布拉斯先生的事实陈述，他所表示的关心和惊愕的程度，正如一位殡仪馆人员本着他职务上的需要，承揽一个死人的后事，有时还得听取关于他最后一场大病的情形似的，然后就相当冷淡地把吉特逮捕了起来。

“我们最好，”这位小司法官说，“赶到一位裁判官正在坐堂的衙门里。我要求你和我们同去，布拉斯先生，还有那位——”他望着萨丽女士，好象怀疑她是不是一个妖精或者什么怪兽。

“那位女士吧，咦？”桑普森说道。

“啊！”警察答道。“是——那位女士。还有那位发现钞票的年轻人。”

"理查先生，阁下，"布拉斯说，声音很悲伤。"一个倒霉的差使。但是我们国家的圣坛，阁下——"

"我想你该喊一辆马车吧？"警察打断他的话，漫不经意地捉住吉特(其他的人已经松开手了)的胳臂，稍微在肘部的上面一点。"劳驾去叫一辆，好吗？"

"但是听我说一句话，"吉特叫道，抬起眼睛，恳求地四下望着。"听我说一句话。我比你们谁都没有罪。凭良心，我实在没有罪。我是一个贼！唔，布拉斯先生，你了解我比较清楚。我相信你了解我比较清楚。这件事你不够公道，真的。"

"我拿话来保证①，警察——"布拉斯说了。但是警察听了，便使用法制的原则提出异议，"话算他妈的什么！"他说，"话不过是小娃娃的奶粉，发誓才是成人的食粮。"

"非常正确，警察，"布拉斯表示同意，仍然是同样悲伤的声调。"一点也不错。我敢向你发誓，警察，就是直到这个重要的发现几分钟以前，我还是非常信任那个后生的，甚至还委托他——喊一辆马车，理查先生；你的动作真够慢呀，阁下。"

"认识我的人，"吉特叫道，"没有不相信我的——有谁会不相信我呢？随便问问哪个人，他们曾否怀疑过我，我又曾否昧过他们一个铜板。过去我不曾因为穷和饥饿做出不光荣的事来，难道今天我倒要学偷东西吗？唔，想想你们所做的事。这样一个可怕的罪名②加在我头上，叫我怎样去见那些对我最仁慈的朋友们呢？"

---

① "我拿话来保证"(I give you my word)，就是"向你保证"的意思。"话"可以不译。但警察认为话不算数，要发誓才行，因此才把它直译。

② 根据英国法律，偷窃上等绅士的五个先令就要坐牢。在从前，犯盗窃罪的还要受绞刑的。

布拉斯先生答称，如果那个犯人先前想到那个就好了，他正要另外发表一些悲观的意见，这时传来了独身绅士的声音，他从楼上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乱糟糟地闹个不停。吉特不由已地向门口冲去，急于想去答话，但是立刻就被警察阻止住，只有痛苦地看着桑普森·布拉斯单独跑了出去，按着他的意思讲述这一段故事去了。

“连他也几乎不能相信，”桑普森回来时说道，“实际谁也不会相信的。我希望我也能怀疑我的感官，但是感官所提出的证据又很确凿。用不着讯问我的眼睛了，”桑普森叫道，霎了霎眼睛，又揩了一下；“眼睛要坚持它们的印象，而且要坚持到底。现在，萨拉，我听到马车开到贝威斯村来了；戴上你的帽子，我们要去了。一个倒霉的差使！简直就是一个道德的葬礼！”

“布拉斯先生，”吉特说道，“帮我一个忙。先把我带到威则登先生家里。”

桑普森踌躇地摇摇头。

“帮帮忙，”吉特说。“我主人在那里。看在上帝的面上，先把我带到那里。”

“嗯，我不敢决定，”布拉斯结结巴巴地说，他大概也很想在公证人面前尽量表示事情办得公道。“时间还来得及吗，警察，咦？”

警察一直很深远地考虑什么问题，回答说如果他们立刻前去，时间是足够的，但是如果他们尽在那里噜苏，他们就必须直接开到市长官邸；最后他表示意见，说问题在此，就是这些了。

理查·斯威夫勒先生已经钻到车厢里面，静静地坐在最舒服的一角，面孔对着马，布拉斯先生指挥警察带着囚犯上车，声明他一切准备好了。因此仍然和先前那样捉着吉特的警察，把

他扯到他的面前，让他保持一臂的四分之三的那么远（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方式），然后又一把将他推到车里，他自己也跟了上来。萨丽女士接着上了车；车厢里现在已有四位，桑普森·布拉斯只好高踞车夫旁座，吩咐车夫开驶。

这一个突如其来和可怕的变化的发生，完全把吉特吓昏了，他注视着车窗外面，很希望看到街上有什么离奇怪诞的现象，使他相信他在做梦。可惜呀！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也都是日常习见的——同样的走不尽的弯曲街道，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人流在人行道上向着不同的方向移动，同样的大小车辆在马路上拥塞，同样深深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在商店橱窗中陈列，这种叫嚣和纷乱的规律并不是梦境所能反映得出。尽管故事象是做梦一般，它却是真实的。他被指控犯了盗窃罪；虽然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他都清白，但是钞票的确是在他身上发现的；而现在他们正在把他当做囚犯起解。

可怜的吉特陷入了痛苦的沉思里，心情颓丧地想着他的母亲和小雅各，觉得如果他们相信他有罪，那即便他明知自已无辜，也不能在他的亲友面前说个一清二楚了；因此越近公证人的住家，他越觉得没有希望，越觉得没有勇气，他热切地从车窗口向外望着，茫茫然什么也看不到——这时好象使了什么法术似的，他突然瞥见了奎尔普的面孔。

你看矮子脸上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神气呀！他从一家酒馆的窗子探出头来；他很傲慢地趴在窗子上面，两肘支住窗台，那种又想笑又勉强忍住、直把他的腮帮子憋得臌绷起来的样子，使他的面庞比平时肥大了一倍。布拉斯先生一看到他，马上下令停车。因为车子正对着他停下，矮子便脱下帽子，使用一种又可怕又奇怪的礼貌向这一群人致意。

“啊哈！”他叫道。“到哪里去，布拉斯？到哪里去？萨丽也一道去吗？甜蜜的萨丽！狄克也去吗？快人的狄克！吉特也在里面吗？诚实的吉特！”

“他的兴致真正好极了！”布拉斯对马车夫说道。“真够了不起！啊，阁下——一件倒霉的事情！今后可不要再相信什么诚实了，阁下。”

“为什么不呢？”矮子答道。“为什么不呢，你这个讼棍，为什么不呢？”

“钞票在我们办公室里丢了，阁下，”布拉斯说着摇摇头。“在他的帽子里发现的，阁下——先是他一个人留在里面——一点也没错，阁下——证据的链子完全了——一个环节也不缺。”

“什么！”矮子叫道，半截身子也探了出来。“吉特会是一个贼！吉特会是一个贼！哈，哈，哈！怎么，这个贼丑得比花一个便士看到的还要丑。咦，吉特，咦？哈，哈，哈！他还没有找到机会把我打一顿，就被你们逮捕了吗！咦，吉特，咦？”① 说完，他突然大笑起来，显然把马车夫吓了一跳，然后他又指着附近一根染坊店的柱子，上面吊着一套衣服，很象一个吊在绞刑架上的人。

“也至于那样吗，吉特？”矮子叫道，狠狠地揉搓着两只手。“哈，哈，哈！小雅各多够失望呀，还有他那乖乖妈妈！还是把贝萨尔祷告堂的牧师请来替他祈祷② 吧，布拉斯。咦，吉特，咦？打马前进，赶车的老兄，打马前进。再会了，再会了，吉特；祝你顺风；打起精神来；替我向加兰德一家人——老夫人和老绅士——致意。说我问候他们，好吗？祝福他们，祝福你，祝福每一个人，

① 这一段话都是吉特骂过他的话，分见第六、九、四十八各章，如今奎尔普特别用来报复。

② 判了死刑的犯人，临刑之前要由牧师替他祈祷。

吉特。祝福全世界的人！"

祝福声和告别声象急流一般涌了出来，直到他们听不到了才停止；当奎尔普目送着他们看不见车影了，便缩回头来，高兴得发狂，倒在地上打滚。

他们一会儿工夫就到达公证人事务所，因为他们到达碰到矮子的冷巷，就已经距离那里很近了，布拉斯先生下车，带着一副忧郁的面容打开车门，要求他妹妹陪他到办公室里，以便把不幸的消息报告给善良的人们。萨丽女士答应了，他又拉斯威夫勒先生陪他们同去。这样三人一起进门，桑普森先生和他妹妹臂挽着臂，斯威夫勒先生一个人跟在后头。

公证人正在办公室外间对着火炉立着，在同阿伯尔少爷和老加兰德先生谈话，查克斯特先生伏在写字台上写字，偶然也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种情形是布拉斯先生在摇动把手时从玻璃门上看到的，他发现公证人认得他，便开始摇摇头，深深地叹口气，这时他们仍然被隔在外面。

"阁下，"桑普森说着，脱下帽子，吻着右手海狸手套的两个指头，"我叫布拉斯——贝威斯村的布拉斯，阁下。我曾经因为一件小小的遗嘱的案件，阁下，和你对簿过公堂。你好吗，阁下？"

"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的办事员商量，布拉斯先生，"公证人说着，扭过头去。

"谢谢你，阁下，"布拉斯说道，"谢谢你，我知道。允许我，阁下，介绍我的妹妹——她也是我们的同行，阁下，虽然她是个女流之辈——对我的业务有很大帮助，阁下，我敢向你说明。理查先生，阁下，劳驾你走过来，谢谢你——不，真的，"布拉斯说着，走到公证人和他的内室中间（因为他准备向里面退走了），说话

的声调象一个受了伤的人，“真的，阁下，我必须，请你给个面子，和你谈一两句话，实在的。”

“布拉斯先生，”另外那一位说道，口气很坚决，“我没工夫。你没看到我在同这几位绅士谈话吗？如果把你的事情传达给坐在那面的查克斯特先生，一样有结果的。”

“先生们，”布拉斯说道，右手放在背心上，带着平静的笑容望着父子二人——“先生们，我向你们吁请——真的，先生们——考虑一下，我请求你们。我是法律界人。按照议会立法我当被称为‘法绅’①。为了保持这一个头衔，我每年交纳十二镑的证件费。我不是象你们眼里的什么音乐演奏者，舞台优伶，书本著作者，绘制图画者，他们的地位是不为他们国家的法律所承认的。我也不是象你们认为的游手好闲或者无所事事的流氓。如果有人控告我，他必须把我作为一个法绅，否则他的控诉是无效的。我向你们吁请——这很够礼貌了吧？真的，先生们——”

“好吧，那么劳驾你把来意说明好不好，布拉斯先生？”公证人说了。

“阁下，”布拉斯答道，“我要说。啊，威则登先生！你还不知道——但是我不必枝枝节节的了，阁下。我相信两位先生里面有一位是加兰德吧？”

“两位都是，”公证人说。

“真一真的！”布拉斯说道，奉承得有些过分。“但是我应该从非常相象的面貌上看得出来。我相信，能够和这样两位先生见面，真是幸福极了，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场合。两位绅士里面有一位是雇用一个名叫吉特的仆人吧？”

---

① 法绅(gentleman)，隶属法庭而无专职之人。与“绅士”同字。布拉斯因为不为威则登先生所齿，不把他当做绅士，所以抬出这个名衔，自高身价。

“两位，”公证人答道。

“两个吉特吗？”布拉斯说，微笑着。“哎呀呀！”

“一个吉特，阁下，”威则登先生很生气地答道，“他被两位绅士所雇用。他怎么样了？”

“就是为了他，阁下，”布拉斯答道，把声音放得很低。“那个年轻人，阁下，我对他真是推心置腹相信得不得了，常常把他当做和我身份相等的人看待——那位年轻人今天早上在我的办公室里犯了一件盗窃罪，并且几乎是当场被捕。”

“这一定是捏造！”公证人说。

“这是不可能的，”阿伯尔少爷说。

“我一点也不相信，”老绅士叫喊了出来。

布拉斯先生温和地向他们环顾了一下，然后答道：

“威则登先生，你的话是可以起诉的，如果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小人，不愿意听人诽谤，我就应该进行控诉，要求赔偿损失。不过，阁下，我倒不是那样一个人，也绝不屑于做这类的事。我尊重其他两位先生的忠厚热诚，我并不是要担任这种不愉快的消息的传达者的。实在讲，我真不该置身于这个不愉快的处境之中，但是那个后生偏要求把他首先带到这里，我就答应了他的恳请。查克斯特先生，可否劳驾你敲敲窗子，把等在车子里的警察叫进来？”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三位绅士茫然地互相注视着，查克斯特先生遵嘱敲敲窗子，很激动地跳下凳子，好象是一位受了灵感的先知，他的预言到时候果然应验了①，他把门打开，让倒霉的囚犯走进来。

---

① 查克斯特对吉特印象不好，嫉妒他受到加兰德一家人的信任，力言吉特不是好东西。见第五十六章。

当吉特进来之后，那场面真够热烈，受了真理女神的启示，他粗笨地滔滔陈词，吁请上天证明他的清白，至于钞票如何在他身上发现，他委实毫不知情！大家七嘴八舌，好容易事情才交代清楚，证据也明白了！说完，大家陷入死的沉默里，他的三位朋友怀疑地和吃惊地面面相觑！

“这张钞票，”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威则登先生才说道，“可能不可能是由于一种意外的情形跑到他的帽子里去的——譬如，也许因为移动台子上的文件跑进去了？”

但是很清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威夫勒先生虽然是一位很勉强的证人，也不能说明，从它被发现的情形看来，那一定是有计划地隐藏起来的。

“这是很可悲的，”布拉斯说道，“非常可悲的，我相信。在他受审的时候，因为他一向有好的品德，我是愿意替他要求宽恕的。以前我的确丢过钱，当然啦，但是不能就断定是他偷的。推测是对他不利的——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们全是基督教徒吧，我想？”

“我猜想，”警察说着，向四下望了望，“这里没有一位绅士敢证明他最近是不是忽然有钱了？你有所耳闻吗，阁下？”

“他时时得到钱，的确，”加兰德先生答道，因为警察的问题是向他提出的。“不过那些钱，他常对我说，是布拉斯先生本人送给他的。”

“是，当然啦，”吉特很恳切地说道。“你可以证明这话不错吧，先生？”

“咦？”布拉斯叫道，装聋作哑地故作惊异地注视每个人的面孔。

“那些钱，你们知道，那些半克朗银币，你给我的——是从住

客那里来的，”吉特说。

“唔，哎呀呀！”布拉斯叫道，摇摇头，眉皱得很高。“我觉得这件事糟透了——实际真正糟透了！”

“什么！你没有假借任何人的名义给过他钱吗，阁下？”加兰德先生说着，表示出非常着急的样子。

“我给他钱，阁下！”桑普森答道。“唔，喂，你们知道，这简直太无耻了。警察，我的好朋友，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什么！”吉特尖声叫道。“他连他自己做的事都要赖掉吗？问他，随便谁，请你们问他。让他告诉你们他给过我钱没有！”

“给过吗，阁下？”公证人问道。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先生们，”布拉斯神情很严肃地答道，“他用这种办法开脱罪名是行不通的，当真的，如果你们对他关心的话，最好还是劝他改变个花样吧。我给过他吗，阁下？当然我是从来没有给过的。”

“先生们，”吉特叫道，忽然若有所悟似的，“主人，阿伯尔少爷，威则登先生，在座的每一位——他给过！我怎么得罪了他，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想把我毁灭掉的毒计。注意，先生们，这是一个毒计，不管结果怎样，我临死之前也要说钞票是他自己放在我帽子里的！你们看看他，先生们！看他脸色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俩谁象是犯了罪的人——是他，还是我？”

“你们听他说什么话，先生们？”布拉斯说，微笑着，“你们听他说吧。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案子正在向极其不利的方面转变？你们觉得这是一件阴谋案子，还是一件普通犯罪的行为？也许，先生们，即便他不在你们面前说这种话，单凭我的报告，你们也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吧，咦？”

布拉斯先生用这种又平静又讽刺的话驳斥了对于他人格的

诽谤；但是那位有德行的萨拉感情倒十分激动，心里也许更看重她家门第的荣誉，这时从她哥哥身旁一扑而出，事先也不曾有什么暗示，在极端气愤之下向着囚犯冲去。如果不是有警惕性的警察早已料到她这一着，在千钧一发的当儿及时把吉特拉到一旁，使查克斯特先生做了他的替死鬼，吉特的面孔可真吃不消了；而那位绅士正好成了布拉斯女士泄愤的目标，因为发脾气是和爱情、幸运一样瞎了眼睛的，他被那个美丽的奴隶主抓牢，在大伙努力使她认识到她的错误之前，他的假领已给连根拔下，头发也被揪扯得蓬乱不堪了。

警察有鉴于这次进攻来势凶猛，大概心里在想，还是把囚犯完整地带到裁判官面前，比把他分成碎片更适合司法的要求，因此不费什么气力地把他带到车上，同时又坚持布拉斯女士只好坐在车子外面；对于这项建议，那个迷人精，虽然也作了一番小小的愤怒争论，毕竟还是屈服了，就占据了她哥哥那个车夫旁座——布拉斯先生勉强同意坐在她车厢里面的位置上了。一切布置妥当之后，他们飞快地驶往法庭，公证人和他的两位朋友，搭乘另外一部车子跟在后面。查克斯特先生单独留了下来，心中非常气恼；因为关于吉特肯回来找补上一先令工作那一件事，他的证据确凿，他认为那正足以说明他那虚伪和狡诈性格，他觉得如果把这种证据闷在心里不宣布，简直等于同罪恶妥协。

在法庭上他们见到了独身绅士，他是直接去的，在那里正等得十分心焦。但是把五十个独身绅士滚在一起也拯救不了可怜的吉特，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受审，一位友善的警官在引他进入监狱的路上向他保证，说没有失望的理由，因为不久就会开庭，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案子可以在两星期之内处理完毕，他也就安然流徙出去了。

第六十一章

随便道德家和哲学家怎样说去好了，可是如果说一个罪人的难过程度还抵不上吉特那天晚上难过程度的一半(因为他是无辜的)，却是无可怀疑的。这个世界经常做出很多不公道的事来，却往往用一种思想安慰它自己；就是如果被虚伪和恶毒中伤的人是一个良心清白的人，他绝不会不能忍受折磨，最后无论怎样也会得到平复；"既然如此，"那些迫害他的人说了，"虽然我们的确不曾料到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没有人再比我们更愉快的了。"因此，世界就该反省一下，不公道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以死，许多健全的心为之碎裂，越是明白他们自己无罪，越足以增加他们的痛苦，越使他们没法忍耐下去。

不过对于吉特一案，世界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吉特是无辜的；他知道这一点，想到他的好朋友们会认为他有罪——加兰德先生和加兰德夫人会把他当做忘恩负义的怪物——巴巴拉会把他列入坏人和罪犯群里——小马会以为它自己被抛弃了——甚至他母亲也会误信这些不利于他的强有力的现象，而认为他真是一个孬种——他一知道并且想到这些，他心头所感到的痛苦，最初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在禁闭他的小牢房里终夜绕室彷徨，难过得几乎要发疯了。

即便在这种狂烈的感情稍微减退，他开始平静一点之后，一

种新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又被另外的痛苦所侵袭。女孩子——这位单纯人物生命中的明星——她常常象是一个美丽的梦回到他的身旁，她使他生命中最可怜的部分成为最幸福和最有意义的，她一向是那么温柔、谨慎和善良——如果她听到这件事，她会怎样想呢？当这种想法侵入他心头的时候，监狱的墙壁好象消失了，老的故居代之而出现，一如在冬天夜晚的情形——炉边，小的晚餐桌子，老人的帽子、上衣和手杖，通往她那小房间的半开的门——全在那里。耐儿本人也在那里，还有他——和平常日子一样，两个人笑得很开心。当吉特想到这里，他实在不能自制了，便倒在他的破床上哭了起来。

那是一个漫漫的长夜，好象怎样也到不了头似的；但是他还是睡着了，并且做了梦——在梦里还是自由自在的，一会儿同这一个人游玩，一会儿又同另外一个人游玩，但是他心里总是存着一种渺茫的恐惧，只怕被召回监狱里去；不是那个监狱，只是一个概念模糊的监狱——不是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忧虑和悲哀的所在；是一种压得沉重而又永远存在的东西，但又不可能给它下个定义。最后黎明到来，还是这个牢狱——又冷又黑又凄凉，实际又真的是牢狱。

没有人来管他，不过他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在某一个时间内他可以在铺好了路的小庭院里散散步；看守进来开门，指点他在什么地方梳洗，还告诉他每天有一个接见家属的固定时间，如果他的亲友们来了，他要到铁栅栏前面谈话。他给了吉特这项通知，又给他留下一只盛有早餐的锡钵之后，那人重新把门锁上，沿着石路走去，继续开关了许多门，造成了无数次很大的回声，在房子里回旋震荡了很久，好象回声也被禁锢在狱里，没法逃出去似的。

这位看守又使他了解，象他这种情形的为数并不多，他没有和大群的囚犯禁闭在一起，因为他还不曾被认为彻底堕落和不可救药，并且也从来不曾住过那座大厦。吉特对于这种宽容不免暗自感谢，便拿起一本教义问答仔细阅读（虽然他自幼就能背诵它了），最后他听到钥匙又在锁上响动，那人重新进来。

"现在是时候了，"他说，"随我来呀！"

"到哪里去呀，阁下？"吉特问道。

那个人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声，"回客①；"也象前一天警察做的工作一样，领他穿过几条曲曲折折的道路和牢固的大门，最后把他放在一道铁栅前面的甬道上，转身去了。在这道铁栅外面，约有四五尺远，还有另外同样的一道排插。在两道铁栅中间，一位看守坐着看报，在最远一道栏杆外边，吉特看到（他心里跳动得多么厉害呀），妈妈手上抱着小弟弟；巴巴拉的母亲带着她那从不丢开的雨伞；可怜的小雅各使尽了气力瞪着眼睛，好象在动物园里看小鸟或者野兽似的，心想里面的人不过是偶然走了进去，铁篱笆是和他们没关系的。

但是在小雅各看到他哥哥之后，便要把手伸到栏杆里面去抱他，这才感到他不能走得再近一些，仍然得站得远远的，于是他把头枕在扳住铁条的那只手臂上，开始凄惨地哭了；因此，吉特妈和巴巴拉的母亲，本来是竭力抑止悲痛的，这会儿也重新呜咽起来、哭泣起来了。可怜的吉特也忍不住和他们一道流着眼泪，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什么话。

在这个忧郁的停歇期间，看守表情滑稽地阅读着报纸（显然他读到引人发笑的记载了），他一下子抬起眼睛，好象感觉这一

① "回客"（wisitors），系"会客"（visitors）的讹音，就是犯人接见家属。

段笑话更有趣味，要仔细玩味一下才行，这时他才好象初次发觉有人在哭。

“喂，太太们，太太们，”他说，惊愕地四下望着，“我劝你们不要象这样浪费辰光。这里会客是限制时间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也不能让那个孩子乱吵乱叫呀。这是违反规章的。”

“我是他可怜的妈妈，先生，”那布尔斯太太呜咽着说，谦恭地屈膝施礼，“这是他弟弟，先生。唔，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算了，算了！”看守答道，把报纸盖在膝上，这样更可以把下一栏的上方看得更清楚些。“这是没办法的，你知道。象这种情形的不只他一个。你们再不要哭哭啼啼了！”

说完，他继续阅读。那人倒并不是天性残忍或者狠心肠的。他把犯罪看作是一种疾病，就象是猩红热或丹毒似的：有的人生这种病——有的人不生这种病——这要看情形。

“唔，我的乖儿子吉特呀，”他母亲说，巴巴拉的母亲早已仁慈地把小弟弟接了过去，“我怎么会在这地方看到我那可怜的孩子呀！”

“你不会相信我会做他们控告我的事吧，亲爱的妈妈？”吉特叫道，声音有点哽住了。

“难道我会相信吗！”可怜的妇人喊道。“我从来不曾听到你说过谎话，从你在摇篮里起就不曾见过你做过一桩坏事——我从来没有因为你而发过一下愁，除了我看到你很高兴很满意地吃着可怜的饭食才觉得难过，那时我一想到虽然你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但是多么温和、多么有心眼，便忘了我们多么穷苦了！我会相信我这样一个儿子做这等事，他从一出生到现在便是我的安慰，我从来没有一天晚上同他生着气睡觉！难道我会相信你做这等事吗，吉特！”

“那么，我该感谢上帝！”吉特说，很诚恳地抓住铁条，铁条震动起来，“我可以忍耐了，妈！不管结果怎样，反正一想到你说过这话，我心里就感到有点幸福了。”

听了这话，那位可怜的女人重新哭了，巴巴拉的母亲也哭了。至于小雅各呢，他那无系统的思想这时也归纳成一种清晰的印象，吉特是不能随意出外散步走走了，而且在那个铁篱笆里面，也没有什么禽鸟、狮子、老虎以及其他自然界的珍奇——除了圈在里面的哥哥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因此他也随着她们流眼泪，尽可能地不哭出声音来。

吉特妈擦干了眼睛（简直是涂湿了眼睛，可怜的灵魂，哪里是擦呀），从地上提起一只小篮子，恭顺地向着看守致词，说，他肯不肯听她说一分钟的话？看守因为正在阅读到一个笑话的吃紧关头，便向她打着手势，请她无论如何也要多沉默一分钟。他不曾把打手势的手放回原位，一直扬到他把那一段文章看完，这时他又停了几秒钟，脸上泛起了笑容，好象在说，“这位编辑真是一个滑稽家伙——一个笑话大王，”然后问她可有什么要求。

“我给他带来一点吃的东西，”善良的女人说了。“谢谢你，先生，他可以收下吗？”

“是的——他可以收下。没有不许收东西的规定。你走的时候把它交给我，我一定让他拿到。”

“不，对不起，先生——不要同我生气，先生——我是他母亲，从前你也有过母亲——只要我看到他吃一点点，看到他舒服，我就是走出去，心里也好受多了。”

于是吉特妈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巴巴拉的母亲也在掉泪，小雅各更不用说了。至于小弟弟，他倒一直在拚命地又嚷又笑——

显然他以为整个场面是为了让他满意而创造出来和布置好了的。

看守的样子好象在想这请求倒很奇怪，有点不寻常；但是他还是把报纸放下，走到吉特妈站立的地方，接过篮子，检查了一下，就把它递给吉特，回到他的原位上坐下来。很容易想到囚犯是没有多大胃口的；但是他还是坐在地上，吃得非常起劲，每当他把食物送到嘴里一次，他母亲便呜咽一回，哭一回，尽管悲伤的情绪已经因为她看到儿子吃东西而减轻了些。

吉特一面忙着吃，一面焦急地问到他的东家，他们是否说过关于他的什么话；但是他所能知道的就是阿伯尔少爷在前一天的深夜里，很慈祥很体贴地把消息透给他母亲，不过他本人并没有表示吉特是清白还是犯罪的意见。吉特本想鼓起勇气，问问巴巴拉母亲关于她女儿的情况，话刚到了口边，领他前来的那个看守又出现了，第二个看守也在他的家属后面走出，那看报的第三个看守便叫道，“时间到了！”——接着又说，“现在轮到下一班了！”说完便死人不管地看起报来。吉特立即被带走，母亲的祝福声和小雅各的尖叫声在他耳边响着。当他提着篮子由先前那个引路的人领到另一个院子里面时，另外一个官员叫他停下，手里拿着一品特瓶装的啤酒。

“这位就是昨天晚上犯了罪到这里来的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吧？”那人说了。

他的同伴答称这正是那个娃儿。

“那么这是你的啤酒，”另外那个人对克立斯托佛说道。“你看什么？用不着你付钱的。”

“对不起，”吉特说。“谁送给我的？”

“怎么，你的朋友吧，”那人答道。“他还说，你每天可以有酒

喝。真的你会有酒喝的，只要他肯付钱。"

"我的朋友！"吉特重复了一句。

"你好象摸不着头脑似的，"另外那个人答道。"这里有他的信。拿去！"

吉特把信取过来，当他被关在牢房里以后便拆开念道：

喝一杯试试；你会发现每一滴都有魔力，足以抵抗人类的一切灾难。也谈一谈为海伦①闪闪发光的甘露吧！她的酒本是杜撰出来的，但是这酒倒是真的（巴克雷公司②出品）。如果他们送来的是变了味的，可以向市长提出控诉。

你的朋友。　　R. S.

"R. S.！"吉特考虑了一下说道。"那一定是理查·斯威夫勒先生③了。嗯，承他厚爱，我衷心感谢他。"

第六十二章

一点昏黄的灯光在奎尔普的码头办公室窗子里闪烁着，从

① 海伦(Helen)，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后随帕里斯(Paris)逃走，引起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她是一个典型美人。荷马的《伊里亚德》即咏此事。

② 巴克雷公司，全名为 Barclay and Perkins's Brewery，在伦敦花园街，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游伦敦者常到该公司参观。

③ R. S.系 Richard Swiveller(理查·斯威夫勒)全名的打头字母。

夜雾里看过去，红得象火烧，穿过雾变成一只眼睛，在对那迈着谨慎步子向木屋走来的桑普森·布拉斯先生下个警告，告诉他那位杰出的房主，就是他的当事人，正在里面，可能是照例很有耐性、一团和气地等待他（布拉斯先生）到他这块明媚的领地里来，参加约会。

"在昏黑的晚上，这地方可不容易下脚呀，"桑普森嘟嘟囔囔地说，他已经被散乱的木板绊倒过二十来次了，正在一拐一瘸地痛苦地走着。"我相信那个小厮每天把地上铺成不同的花样，目的就是要跌伤人，把人弄成残废——要不然就是他主人亲手做的，也说不定。萨丽不陪着，我真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她保护我比一打男人都强多少倍。"

布拉斯先生这样称赞了不在场的迷人精一番之后，突然停下脚步，怀疑地望着灯光，并且回头看看。

"他在干什么呢，我奇怪？"律师叽呱说着，踮着脚尖立着，想望望里面有什么动静，但因为还有一段距离，不容易看得清——"在喝酒吧，我想——把他自己弄得更暴躁更凶恶，把他的狠毒和残忍煎煮得沸腾起来。我一向就害怕一个人到这里来，因为他的道理总是说不完。我不相信他有心把我勒死，趁着高潮把我悄悄地丢在水里，就象宰一只老鼠那样——真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愉快的玩笑来耍。听呀！现在他唱起歌来了！"

奎尔普先生的确在吊嗓子，消愁解闷，但是那是吟诵而不是唱歌，很快地把一个句子单调地重复来重复去，把最后一个字拖得特别长，扩大成一种沉郁的咆哮。这一演奏的尾声也不是涉及爱情，或者战争，或者酒，或者忠心，或者是一般歌唱的标准主题，而是一个不大夹杂在音乐中或者为歌谣中所习见的乐旨，

那话是这样的：——“高尚的审判官对囚犯说，他的陈述很难使陪审相信，只好把他交付未来的庭讯；命令他照例具结，以便进一行一起一诉。”

奎尔普每次念到最后一个字，总是使尽腔子的力量来加重它，然后发出尖锐的笑声，接着又重新开始。

“他太不谨慎了，”布拉斯听他重复吟诵了三四遍之后嘟嘟囔囔地说道——“不谨慎到令人恐怖的程度。我希望他是一个哑巴。我希望他是一个聋子。我希望他是一个瞎子。妈的，”布拉斯叫道，这时吟诵又开始了，“我希望他死！”

桑普森先生对他的当事人表示了这些友谊的愿望之后，他的面色又恢复了平常的平静，等待尖声再叫起来而要消歇下去的时候，走向木屋前面叩门。

“进来！”矮子叫道。

“你今天晚上好吧，阁下？”桑普森说，探进头来。“哈，哈，哈！你好吧，阁下？唔，我的天，多么妙呀！妙不可言，当真的！”

“进来，你这个混蛋！”矮子答道，“不要站在那里摇头并且露着你的牙齿①。进来，你这假证人，你这背誓者，你这善于制造证据的家伙，进来呀！”

“他有最丰富的幽默！”布拉斯叫着，随手把门关上；“说出话来真是滑稽透顶！但是你这话不有点胆大吗，阁下——”

“什么？”奎尔普问道；“什么，犹大②？”

“犹大！”布拉斯叫道。“他有这等了不起的精神！他的幽默是这等有趣！犹大！唔，对的——哎呀呀，多么妙呀！哈，哈，哈！”

---

① “露着你的牙齿”(showing your teeth)，拿坏主意的意思。

② 犹大(Judas)，出卖耶稣的使徒。奎尔普故意把“胆大”(injudicious，意思是不小心)听作“犹大”，两字有些谐音，但犹大又是借题骂布拉斯。

在这一段时间里，桑普森一直搓着手，又是惊愕又是恐惧地死盯着一个大的、暴眼突睛的、圆头鼻子的鹢首[1]，那东西在靠近火炉的旮旯里立着，样子好象是矮子所崇拜的一个妖精或者什么可怕的偶像。它的头上还有一大堆木头，雕刻得有点象军人戴的制帽，同时左襟和肩章上还有一颗星状的东西，表示是想把它作为某一著名海军大将的模拟像；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帮助，任何一位观察家也会把它当做是个了不起的人鱼[2]、或者什么大海怪的真实塑像。这东西体积本来就很大，在这样一个小房子里陈列不下，因此把它腰斩了。尽管是这样，它还是由地板直达屋顶；身子向前探着，十分警觉的神气，又带着一种莽撞的殷勤样子，具备一般鹢首的特点，好象要把每一种事物都化作侏儒一般体积似的。

"你认得它吗？"矮子说道，注视着桑普森的眼睛。"你看到过类似它的东西吗？"

"咦？"布拉斯说着，头歪到一边，又往后缩了缩，象是鉴赏家的神气。"现在我再看看，我想我看出是一个——对，从那个笑容上的确使我想到——但是，我敢担保，我——"

现在，事实是这样，桑普森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东西和这个真正的妖怪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他觉得有些为难起来；他不敢确定是奎尔普先生认为象他自己，特地买来作为一个家庭塑像，还是想把它当做什么敌人的写真。不过他的怀疑并没有多久；因为，当他也如一般人观察他们应该认得出而又认不出的图像装模作样地考虑着时，矮子早把报纸一丢（刚才所引的

---

① 鹢首(figure-head)，立在船头的人像，等于中国古代船头的画像。

② 人鱼(merman)，寓言中的怪物，是阳性。美人鱼(mermaid)，是阴性。



奎尔普对鹞首发泄他的怨恨

一段话，便是从报纸上来的），抄起一根生了锈的铁棒（是他当做拨火棍的），对准鹤首的鼻子一戳，使得它重新摇摆起来。

“它象不象吉特——这不是他的照片，他的形象，活赛他本人吗？”矮子叫道，对着那无感觉的面部乱打了一阵，打得它满脸酒窝。“它不是那个狗东西的模型和化身吗——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每当他把问题重复一下，便把大木像乱打一顿，直到他因为运动过猛，满头大汗，直向下流。

尽管这可以给当做是一个从安全的花楼上看滑稽戏，因为不在角力场上的人，总觉得斗牛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奇观，不住在失火房子附近的人，总觉得房子燃烧比看戏还够味，尽管这样，奎尔普先生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十分认真，使他的法律顾问感到这屋子太小了，观众太单调了，以致不能充分欣赏这些妙趣。因此他便躲得远远的，看着矮子胡搞，微弱无力地喝着采，等到奎尔普气力使尽重新坐下之后，他才摆着比先前更为胁肩谄笑的样子走向前来。

“了不起，真了不起！”布拉斯叫道。“嘻，嘻！唔，很好，阁下。你知道，”桑普森说着回头望望，好象向着那个伤痕累累的海军大将诉请什么似的，“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十分不平凡！”

“坐下来，”矮子说道。“这个狗东西是我昨天买到的。我把螺丝锥钉在他的头上，把木叉刺在他的眼睛里，把我的姓名刻在他的身上。我打算最后把他烧掉！”

“哈，哈！”布拉斯叫道。“真是有趣极了！”

“到这里来，”奎尔普说，招手叫他走近一些。“什么叫做胆大，嘿？”

“没有什么，阁下——没有什么。不值得一提，阁下；但是我想那支歌——本身是十分有趣的，你知道——也许有点——”

“嗯，”奎尔普说，“有点什么？”

“正好到了胆大范围的边缘，也可以说是很远的界线上，阁下，”布拉斯答道，怯懦地注视着矮子狡猾的眼睛，那眼睛正对着火，反映出红光来。

“怎么？”奎尔普问道，头连抬也没有抬。

“怎么，你知道，阁下，”布拉斯答道，冒着危险表示更亲密的样子，“事实是这样，阁下，朋友们合伙做一件事，本身是很好的，但在法律上则称之为同谋，这种事情最好是——你相信我吗，阁下？——最好是守秘密，并且在朋友中间，你知道。”

“咦？”奎尔普说着，抬起头来茫然地望望。“你是什么意思？”

“谨慎，极端谨慎，很对，很正当！”布拉斯叫道，点点头。“甚至可以说，阁下，缄默——我的意思，阁下，正是如此。”

“你的意思正是如此，你这个无耻的稻草人——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奎尔普反诘说。“为什么同我谈起合伙来了？我同你合伙来吗？我知道你合伙的是什么呀？”

“不，不，阁下——当然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布拉斯答道。

“如果你再向我耍眼睛、点头，”矮子说着向四下望望，好象寻找他的拨火棍似的，“我要把你的猢狲脸打烂了，我一定这样做。”

“不要大发雷霆呀，我请求你，阁下，”布拉斯接下去说道，赶快制止住自己。“你非常对，阁下，非常对。我不该提起这个问题，阁下。最好不提它。你非常对，阁下。让我们换个题目吧，对不起。萨丽告诉我，阁下，你问过我们的房客。他还没有回来，阁下。”

“没有回来？”奎尔普说着，把甘蔗酒倒在锅里温，注视着它，怕它沸滚出来。“为什么没有回来？”

“怎么，阁下，”布拉斯答道，“他——哎呀呀，奎尔普先生，阁下——”

“怎么回事？”矮子说道，他刚要把锅子送到嘴边，一下子停下了。

“你忘记兑水了，阁下，”布拉斯说道。“并且——原谅我，阁下——但是酒烧得太烫了。”

奎尔普先生用实际行动来答复这个劝告，他把热锅端到口边，从容地把它一饮而尽，大约有半品脱的量，只在一刹那之前，他才从火上拿下来，酒还冒着泡、嗞嗞地沸腾着。他把这个温和的刺激物吞到肚里，又向那海军大将晃晃拳头，然后才吩咐布拉斯先生讲下去。

“但是首先，”奎尔普说，又露出他那种成了习惯的苦笑，“你要喝一口——一口好酒——一口又好又热又烈性的酒。”

“怎么，阁下，”布拉斯答道，“如果能不费事就可以拿到一点水的话——”

“这地方哪里来的水！”矮子叫道。“律师哪能喝水！你的意思不是说，只有熔化了的铅和硫黄，滚烫的沥青和柏油——那才是他们的饮料呢——咦，布拉斯，咦？”

“哈，哈，哈！”布拉斯大笑起来。“唔，真够辣的！但是又好象被搔着痒处一样——也有一点快感呢，阁下。”

“喝干它，”矮子说，这时他又热上了一点酒。“一饮而尽——不要剩底儿——烧焦你的喉咙，要找幸福！”

倒霉的桑普森吸了几小口，酒立即冲上眼睛，蒸出热泪，滚到两腮上，又滴到小壶里，使他的脸和眼皮变成深红色，发出一

阵剧烈的咳呛，便是在咳呛中间他还是拿出殉道者的精神，称赞它“真正美极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摆脱这种说不出来的痛苦时，矮子便又恢复了他们的谈话。

“那位房客，”奎尔普说道——“他怎么样了？”

“他仍旧，阁下，”布拉斯答道，一阵阵地咳嗽，“留在加兰德家中。自从那个罪犯受审之后，阁下，他只回过一次家。他对理查先生说，阁下，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不能在那个房子里住下去了——在那里很不愉快——并且他认为他本人对那件事情要负一部分责任。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房客呢，阁下。我希望他不搬家。”

“呀！”矮子叫道。“你就从来不想别人，只顾自己。那么你为什么不节约一下——积累一点，储蓄一点，省吃俭用一些呢，咦？”

“怎么，阁下，”布拉斯答道，“我敢说我认为萨拉是一个过日子的好手。我的确这样想，奎尔普先生。”

“浇湿你的坷垃，润润另一只眼睛，喝呀，坏东西！”矮子叫道。“你用了一个办事员，是为了尊重我的意思吧？”

“高兴极了，阁下，我敢担保，不论什么时候都愿意这样做，”桑普森答道。“是的，阁下，我是那种意思。”

“那么，现在你可以把他辞退了，”奎尔普说。“这就是立刻实行节约的办法。”

“辞退理查先生，阁下？”布拉斯叫了起来。

“这种话还要问什么，你这个不懂事的家伙，难道你有一个以上的办事员吗？辞退他。”

“我敢说，阁下，”布拉斯说道，“我不曾想到这样——”

“我还没有想到，”矮子冷笑道，“你怎么会想得到呢？我不

是屡次告诉你，我把他交给你就是为了我可以永远监视着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并且我还有一个阴谋，一个计划，一个大可欣赏一下的小玩艺在暗中进行着，它的要点就是，这个老头子和他的孙女(我想他们大概沉到地下去了)，应当穷得象是冻死的老鼠，却让他和他那个宝贝朋友相信他们非常富有。”

“这一点我是十分了解的，阁下，”布拉斯答道。“是彻底了解的。”

“那么，阁下，”奎尔普反诘道，“现在你明白不明白，他们不穷——如果有象你的房客那种人在找寻他们，跑遍全国找寻他们，他们便不会穷吗？”

“自然我明白，阁下，”桑普森说了。

“自然你明白，”矮子反唇相稽，毒辣地抓住他的话。“自然，那么你该明白这家伙无论落个什么结果也无足轻重吗？自然，你该明白，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对我没有用场，对你也没有用场吗？”

“我常常对萨拉讲，阁下，”布拉斯答道，“他在业务上是一点用场也没有。你不能推心置腹地信任他，阁下。如果你相信我，阁下，我已经从付托给他的最小公事上，发现那家伙往往泄露真情，虽然表面上做得很小心。那个年轻的家伙越来越让人讨厌了，阁下，简直超出你想象之外——的确超出了想象。我只是为了对你尊重和履行对你的义务，阁下——”

很显然，桑普森是想发表一篇恭维奉承的大演说，不幸他被及时打断了，奎尔普先生很有礼貌地用那小酒锅敲着他的头顶，说谢谢他请他先沉默一下。

“真够劲，阁下，真够劲！”布拉斯说，摩挲着挨打的地方，还是露着笑脸；“但是还是非常愉快——愉快极了！”

"听我说,行不行?"奎尔普说道,"否则我马上还有更愉快的办法,他的同志和朋友[①]没有回来的机会了。据我所知,那个恶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被迫逃走了,并且已经流亡海外。让他死在那里好了。"

"的确,阁下。非常对。很有力量!"布拉斯叫道,又瞥了瞥海军大将,好象要拉第三者出场似的。"极端有力量!"

"我恨他,"奎尔普说,咬紧了牙齿,"一向就恨他,为了一些家庭中的理由。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倔强的流氓;否则他倒可以派派用场呢。这一个家伙倒是又怯懦又没心眼的人。我以后也不需要他了。随他上吊或者淹死——饿死——走到魔鬼那里[②]!"

"一点不错,阁下,"布拉斯答道;"你要他什么时候,阁下,去——哈,哈!——去做那个小小的旅行[③]呢?"

"在这个案子审判完了以后,"奎尔普说。"案子一结束,就让他干他的去好了。"

"就这么办,阁下,"布拉斯答道;"一定这么办。对萨拉倒是一个打击呢,阁下;不过她能够控制她的感情。啊,奎尔普先生,我常常想,阁下,如果上帝肯把你同萨拉在早年拉到一起,这样一个结合会发生多么幸福的结果呀!你没有见过我那亲爱的父亲吧,阁下?——一位讨人喜欢的绅士。萨拉是他的骄傲和快乐,阁下。如果他能替她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奎尔普先生,他将会幸福地瞑目了,那个老狐狸精。你尊重她吗,阁下?"

---

① 他的同志和朋友,指福来德·吐伦特。

② "走到魔鬼那里"(go to the devil),作"死亡"解,也有"滚走"的意思。奎尔普前一半的话是指福来德。

③ "去做那个小小的旅行"(to make that little excursion),指走到魔鬼那里。

“我爱她，”矮子青蛙似地叫着。

“你很善良，阁下，”布拉斯答道，“我是相信的。除了理查先生这件小事，阁下，还有什么别的叫我执行的吩咐没有？”

“没有了，”矮子答道，抓起酒锅来。“让我们为可爱的萨拉干杯吧。”

“如果我们能够用别的东西为她干杯，阁下，用一点不太烫的，”布拉斯卑屈地建议，“也许更好些。我想如果萨拉听到你给她的光荣，让我们喝一些比较冷一些的酒，阁下，那么她一定更感觉舒服些呢。”

但是对于这种劝告，奎尔普先生置之不理。桑普森·布拉斯这会儿一点也不够清醒，被迫再饮过同样的烈酒之后，不只没有使他恢复，反而感到发生了新的作用，办公室急剧地旋转起来，地板和屋顶一起一伏地变成令人难受的样子。他昏了一个很短的工夫醒了，才意识到半截身子在桌子下边，半截身子在炉格子下头。自然他不会选择这种不够舒服的地方的，他试着摇摇摆摆地站立起来，靠在海军大将身旁，四下里望着，找寻他的东道主。

布拉斯先生第一个印象是，主人已经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许被关在里面过夜。但是一股强烈的烟叶味道提示他一系列的新意见，他抬头向上一望，看到矮子正在吊床里喷云吐雾。

“再会，阁下，”布拉斯有气无力地叫道，“再会，阁下。”

“你不在这里住一夜吗？”矮子说道，探出头来。“还是住一夜吧！”

“我不能，真的，阁下，”布拉斯答道，屋里窒息得要死，他很想呕吐。“如果你肯赏给我一个亮，让我能够走出院子，阁

下——"

奎尔普立即下床；不是脚先下，不是头先下，也不是两臂先下，而是全身向下——整个身子落地。

"当然可以，"他说，拿起一只灯笼，它已是这里的唯一亮光了。"你要留心怎么走，我的好朋友。要走木头中间，因为生了锈的钉子全是向上竖着的。弄堂里还有一只狗。昨天晚上它咬了一个男人，前天晚上它咬了一个女人，上星期二它还咬死过一个孩子——不过那倒是开玩笑来咬死的。不要太靠近它跟前走。"

"它在路哪一边呢，阁下？"布拉斯问道，十分狼狈的样子。

"它卧在右手边，"奎尔普说道；"但是有时藏在左手边，准备一下子跳出来。究竟在哪边是没有一定的。只是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了。如果你不小心，我可不能原谅你呀。灯在这里照路！——不要介意；你是认识路的——一直向前走好了。"

奎尔普故意把灯笼贴到怀里，狡猾地把亮遮起来，站在门口，听到律师跌在院里，有时还摔得很重，便高兴得格格大笑，从头到脚摇动个不停。不过最后他还是离开了那地方，什么也听不到了。

矮子关上门，重新跳到吊床里面去了。

第六十三章

那位职业绅士，曾经安慰过吉特，要他不要着急①，说老贝

① 见第六十章最末一段。职业绅士指警察。

雷[1]自会处理他的案子，可能很快解决，他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过了八天，庭讯开始。又过一天，大陪审官[2]决定对克拉斯托佛·那布尔斯依盗窃重罪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后两天，上述的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被提到法庭，说明服罪或不服罪，起诉书上指称，他，就是本案中的克立斯托佛，的确蓄意不良地从一位法绅桑普森·布拉斯的住家（也就是他的事务所里），窃取和偷盗了一张由英格兰银行[3]总裁发行的五镑纸币；违犯了成文法的条文，并且扰乱了至尊天子英国国王的和平。

对于这份起诉书，克立斯托佛·那布尔斯用又低又颤的声音答辩说，他并不服罪。有些人惯好从表面上的观察匆匆作出判断，他们认为，既然克立斯托佛清白无辜，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大声说话，实际他们应该懂得，幽禁和焦虑是能够把最勇敢的心征服了的；对于一个被严密关闭过的人，哪怕只有十天或者十一天，他所见的都是石墙和很少数的几个石头一般的冷面孔，一旦来到一座充满生命的大厅，自然会感到张皇失措和吃惊。此外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个头戴假发的人，在大部分的群众看来，比一些不戴假发的人要可怕得多，印象也深刻得多；而且，除了这些情况，单是想想吉特看到加兰德父子和公证人带着苍白和焦急的面容列席旁听，他自然要流露出一种感情，也就无须怪他精神有些失常，并且难以泰然自处了。

---

① 老贝雷(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裁判所，在新门街(Newgate Street)西南，其旁有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为老贝雷法庭待审囚犯的拘留所。

② 大陪审官 (Grand Jury)，负责研究起诉书的法官。

③ 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于一六九四年，系伦敦唯一发行钞票之银行。

自从他入狱之后，虽然没有见过任何一位加兰德先生，也不曾见过威则登先生，他却知道他们已经替他雇好了辩护士。因此，当一位头戴假发的法绅站起来说道，“我是代理犯人申辩的，大人，”吉特便向他鞠了一个躬，当另外一位戴假发的法绅站起来说，“我是指控他的，大人，”吉特便抖得很厉害，也向他鞠了躬。他心里是不是希望替他辩护的法绅敌得过另外那位法绅，立即把他弄得羞愧无地呢！

那位对吉特起诉的法绅必须首先发言，他的精神特别饱满（因为在上一庭，他几乎把一个不幸谋杀生父的青年脱免重罪），提高了喉咙，你可以想得到——对陪审官说，如果他们释放了这个囚犯，他们必将尝受痛苦和懊悔，其程度不亚于他对另一组陪审官所说的，如果他们把那个逆子定罪，一定要受到良心的责罚。当他把案情详细述说了一遍，并且告诉他们他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坏的案件以后，他停了一下，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准备讲出来似的，然后他说，他知道他那有学问的朋友（说到这里他斜着眼睛对吉特的法绅一瞥），一定要试图攻击那些当着他们的面可以称得起清白无垢的证人的申诉的；并且他的确希望和相信，他那有学问的朋友应该对起诉人的人格予以尊重和崇敬，因为他深深知道，在他所属的这一个光荣的职业中，从来没有一位比他更为光荣的会员了。然后他又说，陪审官可知道贝威斯村那个地方吗？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贝威斯村的话（因为他相信，贤德如他们，一定会知道的），他们可曾知道与那个最著名的地方有关系的一些具有历史性和高尚的组织？他们会相信象布拉斯那样一个人，既然能够住在象贝威斯村那样一个地方，会不是一位最道德最正直的人物吗？当他就这一点对他们发了一大套议论之后，他忽然想起，如果他絮絮叨叨地申诉不用他说、他们也能深

深体会到的事情，简直是对他们理解力的一种侮辱，因此立刻便把桑普森·布拉斯叫到证人席上。

于是布拉斯先生走上前来，很活泼很起劲；他先向法官鞠躬为礼，好象以前就同他很熟悉，希望他这一向过得很好似的，然后抱起双手，注视着他的法绅，好象在说，"我在这儿——全身装满了证据——动手吧！"那位法绅真的立即十分谨慎地动手了，把证据一点一点地向外引，让它在众人眼睛之下流得很清澈很透明。然后吉特的法绅亲自向他问话，但是没有得到什么；问题都很长，回答却很短，问答了一阵之后，桑普森·布拉斯先生得意洋洋地退了下去。

接着上来的是萨拉，她也同样对布拉斯先生的法绅很平和，对于吉特的法绅却很倔强。总之，吉特的法绅从她也得不到什么，她只是重复她先前说过的话（不过这次对他那位当事人的攻击更加强烈了），因此也就莫名其妙地让她退下去。然后布拉斯先生的法绅传呼理查·斯威夫勒，理查·斯威夫勒走向前来。

现在，布拉斯先生的法绅曾经听到有人向他告密，说这个证人对囚犯颇为同情；说实话，这话他倒愿意听，因为他的实力就在一般人称之为"半开玩笑地困恼别人"上面。于是他开始要求法官一定要看到这个证人吻着《圣经》宣誓①，然后便拚命向他玩起手段来。

"斯威夫勒先生，"这位法绅对狄克说道，这时他已经讲述了他的故事，显然很勉强，并且有意往好的方面说，"请你告诉我，阁下，昨天你在哪里吃饭？""昨天我在哪里吃饭？——""是呀，阁下，昨天你在哪里吃饭——离这里很近吗，阁下？"——"唔，当然

① "吻着《圣经》宣誓"（kiss the book），是说吻了《圣经》就不能再说谎话，以示郑重。



啦——是——就在对面。”——“当然啦——是——就在对面，”布拉斯先生的法绅重复道，眼睛瞥了一下法庭。——“一个人吗，阁下？”——“请你原谅，”斯威夫勒先生说，他没有听清问的是什么。——“一个人吗，阁下？”布拉斯先生的法绅重复说，声音象打雷似的；“你一个人吃饭吗？你请什么人来没有，阁下？说呀！”——“唔，是，当然啦——是，我请人来，”斯威夫勒先生说着，面上泛起了笑容。“劳驾你不要那么轻浮，阁下，这样一种态度对你所在的地方并不合适（虽然你也许有理由感谢，幸而你只是在那个地方）①，”布拉斯先生的法绅说，点点头，意思是告诉他只有证人席上才是斯威夫勒先生合法的活动范围，“听我说话。昨天你就在这一带等着，以为审判要在昨天开始。你在对面吃饭。你还招待了什么人？那么，那个什么人是不是就是被告栏内囚犯的兄弟？”——斯威夫勒先生正要进行解释——“只回答是或者不是，阁下，”布拉斯先生的法绅叫道。——“但是你能不能允许我——”——“只回答是或者不是，阁下。”——“是，是这样；但是——”——“是，是这样，”那位法绅说，打断他的话。——“你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证人呀！”

布拉斯先生的法绅一屁股坐了下来。吉特的法绅搞不清事情究竟怎样，也就不敢再把这问题追下去。理查·斯威夫勒满脸羞惭地退下去。审判官、陪审官和旁听的人，全好象看到他同一位长得难看、满脸胡须、身高六尺的浮荡青年一起玩过似的。其实呢，那不过是小雅各罢了，他裹着围巾，光着两条小腿。没有人知道真相；每个人相信虚伪；这全是布拉斯先生的法绅耍的把戏！

---

①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幸而是在证人席上，而不是在犯人席上。

然后要传讯关于品德方面的证人；在这里布拉斯先生的法绅又大显神通了。事实证明，加兰德先生没有吉特的推荐书，也没有介绍信，只凭吉特的母亲的几句话就雇用了他，并且他是为了不可知的理由突然被他的旧主人辞退的。“说真的，加兰德先生，”布拉斯先生的法绅说了，“一个到了你这样岁数的人，我认为，不说别的，至少你也过分不够慎重了。”陪审官也以为然，证明吉特犯罪。他被带走了，卑屈尽致地口称冤枉。旁听的人重新聚精会神地坐好位置，因为下一庭要传讯几位女证人，据说布拉斯先生的法绅还要代表犯人出庭，难免要在盘问她们的当儿大开玩笑呢。

吉特妈，可怜的女人，等在楼下的铁栅外面，由巴巴拉的母亲陪同着(她，忠实的灵魂！除了哭泣和抱着小弟弟外，什么也没有做)，接着就是一个凄惨的接见。读报的看守把经过情形全告诉她们。他认为不致会终身流徙，因为他年轻，还有时间证明他品德优良，那是的确对他有利的。他奇怪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绝对没有做这种事！”吉特妈叫道。“好吧，”看守说，“我也不必反驳你。现在总是一样，不管他做了还是没有做吧。”

吉特妈把手伸到铁条里面，握住吉特的手——只有上帝和接受过他的温柔的人们，才能够知道苦恼的滋味。吉特叫她打起精神来，借口要把孩子们抱过来吻吻他，便乘机低声请求巴巴拉的母亲把他妈妈赶快送回家去。

“会有朋友替我们帮忙的，妈，”吉特叫道，“我敢担保。即便不是现在，时间也不会长久。我的清白会水落石出，妈，我一定被释放回来；对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你一定要把事实经过详细地讲给小雅各和小弟弟听；因为如果他们长大一些懂得事了，还认为我不诚实，我便是在几千里以外，听到了也要伤心难

过的。唔，这里就没有一位先生能够照顾她一下吗？”

可怜的妇人的那只手从他的手里滑出去，因为她倒在地上了，失去了知觉。理查·斯威夫勒匆匆赶上前来，从人丛中挤开一条路，一只手把她扛起（当然也费了一番周折），象舞台上抢人的架式，一面向吉特点点头，一面吩咐巴巴拉的母亲跟着，因为他已经雇好马车等在外面，就这样很迅速地把她带出去了。

而且，理查还把她送到家。至于一路上他闹了些什么笑话，又是乱引了什么歌和什么诗，那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他把她送到家，一直等到她苏醒过来才走；因为没有钱付车资，便堂堂皇皇地坐着车回到贝威斯村，吩咐车夫（因为那正是星期六晚上）在门口等，他要进去“换钱”。

“理查先生，”布拉斯说，很高兴的样子，“晚安！”

吉特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有些离奇，那天晚上，理查先生的确就已经怀疑他那位殷勤的东家做了缺德的事。这种想法可能是在他目击惨象之后，才在他那粗枝大叶的性格上激起来的；但是即便如此，这想法还是把他抓得很紧，于是他把话说得越简单越好。

“要钱吗？”布拉斯叫道，取出他的钱袋来。“哈，哈！当然，理查先生，当然，阁下。人全要生活下去。五镑找得开吗，阁下？”

“没有零钱，”狄克直截了当地答道。

“唔！”布拉斯说，“这数目正好。省得麻烦。你很受欢迎，我相信。理查先生，阁下——”

狄克这时已经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你不必，”布拉斯说，“再麻烦到这里来了，阁下。”

“咦？”

“你瞧，理查先生，”布拉斯说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坐在凳子

上摇来摇去，“事实是，在我们这又枯燥又乏味的一行里干久了，阁下，会把你的才能埋没了，完全埋没了。工作又很辛苦——我可以说简直辛苦得怕人。现在我认为，舞台，或者是——陆军，理查先生，或者其他什么高等饮食店①，才容得下象你这样的人发挥他的天才。我希望你常常到我们这里来串门。萨丽，阁下，一定会很喜欢的，我相信。她绝对不愿意放你走，理查先生，只是因为她感到对社会的责任，也就只好如此了。她真是一个怪物，阁下！你算算钱数不错吧，我想。还有一块窗子碎了，阁下，但是我并没有扣你的钱。我们既然是好离好散，理查先生，也就应该慷慨大方一些。这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情，阁下！”

对于这一篇杂乱无章的谈话，斯威夫勒先生不置一词，只是回过头来取下那件水上茄克，团成很紧的一个圆球，一面死盯着布拉斯，好象要对准他丢过去似的。不过他还是把它夹在胳肢窝里，非常沉默地跨步走出办公室。他把门关好，又把它打开，使用和先前同样奇怪的严肃神情向里面望了一忽儿，又点了一次头，最后便慢条斯理地，象鬼一般地消失了。

他付了车资，转身离开贝威斯村，立志要想出一些好办法来安慰吉特妈，并且还打算营救吉特本人。

但是象理查·斯威夫勒这样生活没有节制的人，身体是极端靠不住的。几年以来，他的元气已经受了很大的摧残，加上过去两星期来的精神紧张，使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就在那天晚上，他突然被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侵袭，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一直陷入高热之中。

---

① 高等饮食店(licensed victualling)，即领有正式执照的饮食店，这里是指一切团体或机关，有讽刺的意思。

第六十四章

他在那又热又不舒服的病榻上翻来复去；焦渴得没有东西舒解；无论怎样辗转反侧也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在思想的沙漠里漫游，找不到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没有任何可以养养神或者可以住住脚的迹象或声音，一切都是漫无止境的单调的疲乏，除了他那痛苦身体的移动和他心情的疲倦旅行之外，没有任何变化，一直为一种焦虑所困扰——总是感到有什么事情不曾做完，还有一些可怕的障碍必须克服，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顾虑没有驱散，侵扰着他那不健康的神经，一会儿是这种形式，一会儿又是那种形式，永远是模模糊糊的，但不论它变做什么样子，都可辨认出是同一的幻觉，象是一颗邪恶的良心越来越黑，使睡眠变得可怖了；——在这种可怕疾病的缓慢煎熬中，不幸的理查躺在病榻上消耗体力，一寸一寸地往下瘦，直到最后，他好象要挣扎着起来，又象是被一群魔鬼按下去似的，他从此睡熟了，也不再做梦了。

他醒了。心上有一种幸福的平静感觉，比睡觉还舒服，他开始慢慢记起病中的痛苦，又想那该是一个多么漫漫的长夜，是不是曾经昏迷过两三次呢？恰好正在沉思的当儿，他想抬抬手，才大吃一惊地发现手好象有千钧的分量，但是实际它又是多么瘦多么轻呀。不过，他还是感到无动于衷和幸福；同时他也没有心思再去追究那个问题，只是半醒半睡地停在那里，直到他的注意力为一声咳嗽所夺。这一来使他怀疑，昨天晚上他曾否把门锁好，



侯爵夫人

心里未免奇怪怎么房间里有了一个同伴呢？不过，他还是缺乏连续思索下去的能力；只是在一种拚命想休息一下的情况之下，有意无意地盯着床幔上的绿色长条，很奇怪地立即从它们联想到一块一块的新鲜草坪，中间的黄地便成了石子甬路，因此浮现出一片又长又整齐的花园景色来。

他的思想正在这些花草丛中漫游，实际心里也颇为它们所陶醉，这时他又听到了一声咳嗽。甬路随着声音又缩成布条，他便略微在床上欠欠身，一只手掀开帷幔，向外望望。

的确是原来的房间，而且蜡烛还在燃着；但是当他看到一堆瓶子、罐子和晾在火炉旁边床单一类的东西，还有许多类似的病房用具时——一切都很清洁整齐，但是和他上床之前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这使他多么惊讶呀！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药草和酸醋味道；地板刚洒过水；是——是什么？是侯爵夫人吗？

对的；她正一个人坐在桌子边打克里贝治。她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在牌上，不时地咳嗽，声音压抑得很低，好象唯恐扰乱了他似的——洗牌、分牌、出牌、记分、用木栓计点——把克里贝治的奥妙研究得十分透彻，好象她从摇篮里就已经学会了似的！

斯威夫勒先生把这些事情思量了一下，又让帐子落到原来地位，重新把头放在枕上。

"我是在做梦呢，"理查心想，"那是很明显的。当我上床的时候，我的手并不象是鸡蛋壳，现在几乎薄得透明了。如果这不是梦，而我在清醒着，那么一定有点不对头，大概我是在天方之夜①，而不是伦敦之夜了。但是我不怀疑我是在睡着。一点也用不着怀疑。"

---

① 天方之夜(Arabian Night)，指的是《天方夜谭》的天方国。因为下文有"伦敦之夜"，故译为"天方之夜"。

这时小女用人又咳嗽了一声。

"好怪呀!"斯威夫勒先生心想。"我从来没有梦见过这样和真的一样的咳嗽。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梦见过咳嗽或喷嚏。也许这就是做梦哲学的一部分,谁也没有经验过的梦境。啊,又来了一个——接着又一个——我这梦做得有点太玄了!"

为了要试验他的实际处境,斯威夫勒先生想了一下,掐了掐他自己的胳臂。

"越发奇怪了!"他想。"我上床的时候身体相当丰满,现在瘦得不满一把了。我要另外视察一下。"

这一个附加检查的结果,更使斯威夫勒先生相信,环绕在他周围的事物是真实的,并且无可怀疑地他是用清醒的眼睛看到了它们。

"这是一个天方之夜;是在天方国里,"理查说,"我置身于大马士革或者大开罗①了。侯爵夫人是一个妖精,因为在同另外一个妖精打赌,看看谁是活在世上最漂亮的男子,配做中国公主的丈夫,便把我带了出来,连房子和家具都跟着搬场,要让我们大家比较一下。也许,"斯威夫勒先生说着,懒洋洋地在枕上转了转,望着靠墙一面的床铺,"公主也许还在——不,她早已走了。"

这种解释还不能使他感觉十分满意,因为,纵然他认为它正确无误,这里面却仍然包藏着一个小小的疑团,于是斯威夫勒先生重新拉起帐子,决心要先找一个有利的机会向他的同伴讲话。不久机会来了。侯爵夫人发了牌,翻开了一张钩子②,忘了利用

① 大马士革(Damascus)和大开罗(Grand Cairo),全是中东地名,在《天方夜谭》故事范围之内。

② 钩子(knave),即 jack。

它，斯威夫勒先生便拚命地大声喊叫起来——“两分① !”

侯爵夫人很快地一跃而起，拍起手来。“天方之夜，的确是的，”斯威夫勒先生心想；“他们常是拍手为号，而不是摇铃。现在两千个头上顶着瓶子戴着珠宝的黑色奴隶就要来了!”

但是好象她只是为了快活而拍手似的；因为，紧接着她开始大笑，笑了又哭，然后宣称，不是用优美的阿拉伯文，而是用最熟习的英文，她“简直高兴极了，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道，“请你走到我跟前一些。首先，劳驾你告诉我怎么讲得出话来；其次，我的肌肉跑到哪里去了?”

侯爵夫人悲伤地摇头，重新哭了；斯威夫勒先生的心肠本来是软的，看了这光景，他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开始推测，从你的态度和这些摆在面前的情形看来，侯爵夫人呀，”理查停了一下之后说道，嘴唇颤抖着微笑了，“我在生病来着。”

“你在生病来着!”小女用人答道，擦着眼睛。“并且一直在说胡话呢!”

“唔!”狄克说。“很重吧，侯爵夫人，是不是?”

“几乎要死了，”小女用人答道。“我绝对想不到你会好起来的。谢上天你竟好了!”

斯威夫勒先生沉默了很长的时间。渐渐地他又开始讲话，问他躺了多久了。

“到明天就三个星期了，”小女用人答道。

“三个什么?”狄克说。

---

① 两分(two for his heels)，玩克里贝治的术语，庄家翻开一张钩子便算两分。

"星期呀，"侯爵夫人强调地回答；"三个又长又慢的星期呀。"

单是想到自己陷入这种绝境里，就使理查再一次沉默起来，伸开身子平卧着。侯爵夫人把被褥安排得更舒服些，摸摸他的手和头都很凉——这个发现使她充满了喜悦——又哭了一回，然后赶忙把茶烧好，又烤了几片很薄、没有涂牛油的面包。

当她忙着操作的时候，斯威夫勒先生带着感激万分的心情注视着，看到她搞得那么熟练的样子，不免暗暗吃惊，他把这种照顾归功于萨丽·布拉斯，他想一定是她派了她来的，真令人感谢不尽。侯爵夫人把面包烤好后，把一块干净布铺在一只浅盘子里，送给他一些松脆的薄片，一大杯不太浓的茶，这种食物（她说）是医生留下话要他醒后吃的。她用枕头把他支起，虽然不能象一位职业护士做得那么精巧，但至少具备护士的温柔，并且很得意地在旁注视着病人——他时时和她握手——把简单的一餐吃下去，吃得十分香甜，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珍馐，也不能使他有这样好的胃口。她把食具端走，又把他安排得很舒服了，然后才坐在桌边自己用茶。

"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道，"萨丽好吧？"

小女用人把她的面孔扭歪了，露出一种极端狡猾的表情，摇摇头。

"怎么！你最近没有看到过她吗？"狄克说了。

"看到过她！"小女用人叫道。"保佑你，我是逃出来的！"

斯威夫勒先生立即又四平八稳地躺下，这样呆了约莫五分钟。然后才重新慢慢回复他那坐的姿态，问道，——

"那么你住在什么地方，侯爵夫人？"

"住！"小女用人叫道。"就在这里呀！"

"唔！"斯威夫勒先生说。

说完他就重新突然倒下，象是中了子弹似的。他躺着，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她吃完茶点，把东西归置好，扫清了壁炉；这时他以手示意，叫她把椅子搬到床边，又用枕头支在背后，进一步的谈话开始了。

"看情形，"狄克说了，"你是逃了出来的？"

"是的，"侯爵夫人说道；"并且他们正在公告我①呢。"

"怎么你——对不起，"狄克说——"他们在做什么呢？"

"正在公告我——告，你知道，登在报纸上，"侯爵夫人解释道。

"嗳，嗳，"狄克说，"你说的是广告吧？"

小女用人点点头霎霎眼睛。她的双目因为缺乏睡眠和哭得多而红肿着，便是司悲剧的缪斯②看了也会同情的。狄克也有同样的感觉。

"告诉我，"他说了，"你怎么想起到这里来的？"

"怎么，你瞧，"侯爵夫人答道，"在你走了以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那房客也不再回去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知道。但是一天早上，我——"

"你又贴到钥匙洞上？"斯威夫勒先生提出这个意见来，因为他看到她有些支支吾吾的样子。

"那么到后来，"小女用人说着点点头，"我贴到办公室的钥匙洞上——就象你看到我的那一次，你知道——我听见有人说，

① "公告我"(a-tizing of me)，原文系 advertising of me 的讹音，即登广告招寻我的意思。

② 司悲剧的缪斯(Tragic Muse)，系大神朱比特(Jupiter)之女。缪斯为数凡九，各有专名，各有专司，有司历史的缪斯，有司诗歌的缪斯。司悲剧的缪斯原名 Melpomene。

她住在这里，你租的就是她的房子，又说你病得很厉害，没有人去照顾你。布拉斯先生他说了，'那可不干我的事，'他说；萨丽女士她说了：'他是一位有趣的年轻人，但是那可不干我的事；'那位女人走了，出去的时候把门砰地关上，我可以告诉你。因此那天晚上我就逃了，来到这里，告诉他们你是我哥哥，他们相信我，从此我就留在这里了。"

"这位可怜的小侯爵夫人真要把她自已累死了！"狄克叫道。

"不，我没有累死，"她答道，"一点也不累。你不要惦记我。我欢喜成天坐着，保佑你，我也常常在随便哪一只椅子上睡一下。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你怎样想跳床口①，如果你能听到你怎样不住地唱歌演说，你才不会相信呢——我真高兴你好起来了，长命先生②。"

"长命，真的！"狄克想了一想说道。"我叫这个名字倒也不错。我坚决地相信，侯爵夫人，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了。"

说到这里斯威夫勒先生重新握住小女用人的手，并且，就象我们看到的那种样子，在他想尽办法来表示他的感谢时，眼睛也可能变得同她的一样红了，她看到情形不大妙，很快地改变了题目，安排他睡下，叫他好好休息。

"医生说，"她告诉他说，"你要安安静静，房间里不能有什么声音和响动。现在，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再谈。我要坐在你旁边，你知道。如果你闭上眼睛，大概你就能睡着的。如果你能这样，对你倒是很好的。"

侯爵夫人说着，把一张小桌子搬到床边，找个位置坐下，开

① "床口"，系"窗口"的讹音。

② "长命先生"(Mr. Liverer)，这是侯爵夫人杜撰出来的字，它和"斯威夫勒"(Swiveller)的声音近似，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始调制了一些冷饮，熟练得象二十个化学家合在一起似的。理查·斯威夫勒疲乏极了，真的睡着了，约莫半小时醒来，就问是什么时候了。

“刚过六点半，”他的小朋友答道，帮他重新坐起来。

“侯爵夫人，”理查说着，手摸了一下前额，突然转过头，好象这个题目他刚刚想到似的，“吉特到底怎么样了？”

“他被判充军好多年，”她说。

“他走了吗？”狄克问道——“他母亲——她怎么样——她到底怎么样了？”

他的看护摇摇头，回答说她毫不知情。“但是我想，”她说，慢吞吞地，“如果你能安静，不至于再发一次烧，我便可以告诉你——但是现在我可不说。”

“现在就说，”狄克说道。“听了我倒高兴。”

“唔！也许是的，”小女用人答道，面上露出恐怖的神情。“但是你错了。还是等你好一些了，那时我再告诉你吧。”

狄克很诚恳地望着他的小友，他那一双眼睛病后显得又大又凹，越显得表情深刻了，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哀求他不要再去想它。不过从她口里流露出来的话，不只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而且大大地使他吃了一惊，因此他督促她赶快把最坏的情形讲给他听。

“唔，这里面没有什么最坏的，”小女用人说了。“这件事同你丝毫没有关系呀。”

“那么同什么有关系——是不是你从门缝里或者钥匙洞里听到了什么——而是你无意听到的？”狄克屏着气问道。

“对的，”小女用人答道。

“是在——在贝威斯村吗？”狄克匆匆地接上去。“是布拉斯

和萨丽两人的谈话吗?”

“对的,”小女用人重新叫了起来。

理查·斯威夫勒把他那只瘦瘪了的胳臂伸到床外,紧紧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跟前,叫她赶快说出来,不要有什么顾虑,否则他可不敢保证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这种刺激和期待的劲儿再不能使他忍受下去了。她看到他十分激动,心想,如果还要迟迟不宣布,其后果将比立即说出还要有害,因此便答应了,不过附有条件,就是病人必须保持安静,不许跳起来或者摇动个不停。

“但是如果你要那样,”小女用人说了,“我就立即停下来不讲;我得先告诉你。”

“你不能在没有开讲之前就停下来呀,”狄克说了。“快说,这才是一个乖乖呢。说呀,妹妹,说呀。美丽的宝莱①,说呀。唔,告诉我什么时候,告诉我什么地方,请呀,侯爵夫人,我恳求你!”

理查·斯威夫勒充满着感情把这些命令倾吐出来,好象话里面又严肃又可怕似的,他的同伴觉得这可不能拒绝了,便这样说道:——

“好,话要从头说起!在我逃走以前我经常是睡在厨房里的——就是我们玩牌的地方,你知道。萨丽女士经常把厨房的钥匙放在她的口袋里,她又总是在夜里下楼,把蜡烛拿走,把炉子扒灭。当她把这项工作做完便走了,让我在黑影里上床,她又从外面把门锁了,重新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把我关在屋里,直等她早晨下楼——时间是很早的,我可以对你说——才放我出来。

① 宝莱(Polly),“玛丽”的爱称。这里有“心肝”“宝贝”之意。

象这样把我关了起来，我真害怕极了；因为如果着了火，我想他们会忘记我，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你知道。因此，不论什么时候，随便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只生了锈的旧钥匙，我就把它拾起，试试能不能开开那个门，最后我在灰尘积满的地下室里的确发现了一把正合适的钥匙。"

斯威夫勒先生听到这里，他那两条腿便表示出一个剧烈的动作来。但是小女用人立即停止了讲话，他才平静下去，借口说他一下子忘记他们的契约了，恳求她继续进行。

"他们给我吃的东西太少了，"小女用人说了。"唔！你才不知道他们给我的多么少呢！因此在他们上床睡觉之后我便常常出来，在黑影里摸寻一些饼干，或者你遗留在办公室里的桑巫氏①，甚至摸到一些橘子皮，我也把它浸在冷水里，当做酒喝。你尝过水浸橘子皮的味道没有？"

斯威夫勒先生答道，他可从来不曾尝过那种酒，然后又催他的朋友回到故事的本身上面。

"如果你把它当做酒喝，味道的确很好，"小女用人说了；"但是即便你不能把它当做酒，你知道，好象也很有一种特别滋味呢，的确的。闲话少扯，有时我常常在他们上了床以后出来，有时也在他们上床之前出来，你知道；就在办公室里发生怪声音之前一两天的晚上——我的意思是指那个年轻人被捕的时候——我走上楼去，布拉斯先生正和萨丽女士一同坐在办公室火炉旁边；我把实话告诉你，我是下来听听食橱上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的。"

斯威夫勒先生曲起两膝，把被头支成一个大圆锥，面上露出

---

① "桑巫氏"(sangwitch)，系"三明治"(sandwich)的讹音，即夹肉面包。

极关心的表情。但是小女用人停下来了，伸出一个指头，圆锥规规矩矩地平了下去，虽然关心的表情并未消失。

"那里他同她，"小女用人说道，"坐在火炉旁边，温和地谈着。布拉斯先生对萨丽女士说，'我敢说，'他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能给我们招来很大的麻烦，我一点也不愿意这么做。'她说——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她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你这样顶怯懦、顶软弱、顶无能的人，据我看来，'她说，'我应该是哥哥，你应该是妹妹。奎尔普不是……'她说，'我们的主要靠山吗？''他当然是了，'布拉斯先生说。'我们是不是，'她说，'经常在我们的业务上毁这个人或那个人？''我们当然是了，'布拉斯先生说。'那么既然奎尔普愿意这样，'她说，'毁一个吉特又有什么了不起？''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布拉斯先生说道。接着他们放低了声音，他们认为如果做得得法便不会有危险，两人便大笑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布拉斯先生取出他的记事簿，说，'好吧，就这么办，'他说，'这里是——奎尔普自己的五镑钞票。那么我们就同意那样做，'他说了。'吉特明天早上要来，我知道。等他上楼以后，你要躲开，我也把理查先生打发出去。剩下吉特一个人的时候，我便拖住他谈话，把这张钞票放在他的帽子里。而且我还要安排好，'他说，'让理查先生在帽子里找到，好做证人。如果这种办法还不能为奎尔普先生干掉克立斯托佛，替奎尔普先生报仇，'他说，'那可就是见鬼了。'萨丽女士笑了，说就照那样做去；因为他们好象要走开的样子，我不敢再停，就重新下楼了。哪！"

小女用人越说越和斯威夫勒先生一样激动，因此她看到他从床上坐起，并且连忙问她这故事曾否告诉过旁人，她也就不去加以制止了。

“那怎么会呢?”他的护士答道。“我几乎连想都不敢想，只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够释放。当我听说他们已经发现他犯了实际上他没有犯过的罪时，你走了，房客也走了——便是他在那里，我想我也不敢对他说的。自从我来到这里，你便失了知觉，那么告诉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侯爵夫人，”斯威夫勒先生说着，一把掠掉他的睡帽，甩到屋子的另一头，“谢谢你出去几分钟，并且看看今天晚上天气如何，我要起来了。”

“你可不能想做这样的事呀，”他的护士叫了起来。

“我一定要做，”病人说着，四下里望了望。“我的衣服到什么地方去了?”

“唔，我高兴死了——你什么衣服都没有了，”侯爵夫人答道。

“女士!”斯威夫勒先生说着，表示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我不得不把它们卖了，每一件都卖了，换来你所要用的东西。但是那倒不用着急，”侯爵夫人劝他，狄克也就重新倒在枕上。“反正你连站也站不稳呢，真的。”

“我想，”理查忧郁地说道，“你说得很对。我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什么事该办?”

略微思索一下之后，他忽然想起，首先要采取的步骤是立刻和随便哪一位加兰德通个消息。很可能阿伯尔少爷还没有离开事务所。他赶快把那个地址说出，小女用人也就赶快用铅笔把它写在纸上；然后口头再把父子二人的样子描写了一番，以便使她一见便能认得出来了；并且警告她要特别注意避开查克斯特先生，因为那位绅士素来就和吉特不对。拿到这些微弱的武器，她慌慌张张地出发了，所负的使命是请老加兰德先生或者阿伯尔

少爷屈驾到公馆里走一趟。

“我料想，”狄克说，她正在把门慢慢关好，又回过头来向屋里望望，看看他是否还够舒服——“我料想什么也没剩——大概连一件背心也没有了吧？”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倒很麻烦，”斯威夫勒先生说了，“如果着了火——便是一把雨伞也是好的——但是你做得很对，亲爱的侯爵夫人。不是你，我早就死了！”

第六十五章

幸而小女用人是很机警敏捷的，否则把她单独从这样一个她一露面就非常危险的地区里派出去，结果很可能使她重新落入萨丽·布拉斯女士无边法力的魔掌中的。侯爵夫人并不是没有考虑她所冒的危险，因此她一离开那座房子，便溜进了就近一条黑暗的冷巷，不管她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先走出离贝威斯村两里路之外再说。

她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才开始摸索到公证人事务所去的路线，她伶俐地向街头卖苹果的女人或者牡蛎小贩问路，却不到灯火辉煌的店铺里或者衣着很考究的人们面前说话，以免引起注意，结果很容易地找到了方向。就象信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放出笼来，先是无目的地在上空翱翔一下，然后便直向指定的目标飞去，侯爵夫人也是这样拍着翅膀兜了几个圈子，直到最后她相信自己平安了，才迅速地向她要开往的码头行驶。

她没有女帽——头上戴的是一顶大便帽，从前有一个时期，这顶帽子曾被萨丽·布拉斯戴过，而这位女士对于头饰的趣味是很特别的，我们已经鉴赏过了——此外，她的一双鞋子又不合脚，不只不能帮助反而减低了她的速度，鞋子又大又破，走两三步就要飞到一边，在人群里寻找起来极不容易。老实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在泥里水里摸索这类衣物，真使她吃尽了苦头，也延误了她的路程，往往在拥挤不堪、前推后扯、忽左忽右的情况下寻找半天，因此当她到达公证人所住的大街上时，她简直疲惫不堪，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

但是最后到了那里也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特别是看到事务所的窗口还有灯光，因此，她认为她来得还不太迟。于是侯爵夫人便用手背擦干她的眼睛，轻轻地走上台阶，从玻璃门上向里面窥探。

查克斯特先生站在写字台后面，正在准备结束晚间的工作，拉下袖口，翻上衬衫领子，端正端正他的头颈，使它长在他的躯干上更显得斯文一些，然后又秘密地借着一块三角形的镜片整理了一下短须。在炉火的余烬前面有两位绅士站着，其中一位，她确定是公证人，另一位（他正在扣大衣的钮子，显然正在准备立即离开）是阿伯尔·加兰德少爷。

小侦探把这种情形大致观察了一下，心里又琢磨了一番，决定在街上等阿伯尔少爷出来，一来可以不必害怕当着查克斯特先生说话，二来也可以减少传达消息的困难。这样决定了以后，她便重新退下来，越过马路，坐在正对面的一个门阶上了。

她刚刚坐好，街上忽然有一匹小马跑了过来，脚步很乱，马头摆动个不停。小马后面拖着一辆四轮小车，里面坐着一个人；但是不论人或者车子，它好象都没有放在心上，它一下子后腿立

起，一下子停止，一下子向前走，一下子又立定，一下子向后退，一下子又拉到旁边，丝毫不替他们着想——完全是一种幻想控制着它，好象它就是宇宙间最自由的动物了。当他们驶到公证人门前的时候，那人很恭敬地叫了出来，“唔呀，好了，”——意思是如果他胆敢表示一种愿望，那便是他们要在那里停下了。小马真的停了一忽儿；但是它好象想起了什么，如果人家要它停它便停，难免开了一个既不利于它而又很危险的前例，因此它又立即冲向前去，很迅速地得得地跳到大街的转角，兜了一个圈子回来，然后才按着它自己的意思停下。

“唔，你真是一个宝贝！”那人说道，老实说，在没有平安地停在马路上之前，他是没有胆量表示意见的。“我希望我得治你一下——一定。”

“它又怎么了？”阿伯尔少爷说着，一面走下台阶，一面在把围巾围上脖子。

“它真把人的肺都气炸了，”马夫说。“它是一个坏透顶的混蛋——唔呀，好了，你走不走呀？”

“如果你老骂它，它绝不会安定下来的，”阿伯尔少爷说着，上了车，牵起了缰绳。“如果你知道如何对付它，它倒是一个很好的家伙呢。它好久没有出来了，这是第一次，因为它的老驾驶人走了，直到今天早上还是谁也赶它不动。车灯点起了吗？好了。明天再到这里来看它，谢谢你。再会！”

小马又奇怪地跳了一两下，跳的方式完全独出心裁，它接受了阿伯尔少爷的温和训示，斯文地快步前进了。

这阵子查克斯特先生一直站在门口，小女用人也就不敢走向前去。现在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追在马车后面，叫喊阿伯尔少爷停车。因为她喘不过气来，不能使他听见。情形有点不

妙，因为小马正在加快了速度。侯爵夫人这样追了一会儿，感到实在不能再跑了，不久她就要落到后面，因此拚了一下气力，一跃跳上后座，这样一跳不要紧，她的一只鞋子却永远失踪了。

阿伯尔少爷也是满怀心事，同时使得小马走路也很够吃力，因此只顾摇摇摆摆地前进，连四下里望都不望，绝没有梦想还有一个陌生的人物就在他的身后，直到侯爵夫人喘息稍定，想到丢了鞋子，又感觉坐在那里很新鲜，她才贴到他的耳边说了：

"我说，先生——"

他吓了一跳，很快地转过头来，让小马停下，惊惶地叫了出来，"上帝保佑我！这是怎么回事呀？"

"不要害怕，先生，"还在喘气的信差答道。"唔，我在你后面追了很长的一段路了！"

"你要我做什么呢？"阿伯尔少爷说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从后面爬上来的，"侯爵夫人答道。"唔，请你赶着车前进，先生——不要停下来——向着城里① 走，可不可以？并且，唔，要快，因为事情很重要。那里有人要见你。他打发我来请你立刻前去，他知道吉特的详细情况，还来得及救他，证明他无罪。"

"你对我讲的是什么，女孩子？"

"讲的是实话，我敢担保我讲的是实话。但是请你快赶——快，谢谢你！我出来的时间太久了，他会认为我迷路了。"

阿伯尔少爷不由自主地促使小马前进。小马也好象为什么秘密的同情或者新的任性所驱使，一下子就加快了速度，既不曾

---

① 城里(The City)，即伦敦东区(East End)，包含寺庙以东的地区，也就是伦敦的商业和银行区，奎尔普、布拉斯、斯威夫勒的住居都在这个地区之内。

中途松懈下来，又不曾表演任何古怪的把戏，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斯威夫勒先生的门口，一到那里，说来真叫人难以置信，阿伯尔少爷略加制止，它便停下来了。

“瞧！就是上面那个房间，”侯爵夫人说着，指着一个灯光黯淡的窗口。“来呀！”

阿伯尔少爷原是一位世界上最简单和最怕交际的人，同时又是天生的怯懦性子，不免有些踌躇起来；因为他曾听说有人被引诱到生疏的地方，遭到劫掠杀害，他认为今天晚上的情形就有些蹊跷，而且侯爵夫人也象是一个引线。但是他对吉特的关心战胜了一切顾虑。因此，把威斯克交给逗留在附近期待找到这种工作的人看守，他让他的同伴拉住他的手，引他穿过又黑又狭的楼梯走了上去。

当他发现被引到一间昏暗的病房时，他很有些吃惊，里面有一个人平静地睡在床上。

“看到他安稳地躺在那里觉得很舒服吧？”他的向导诚恳地小声说了。“唔！只要你看到过他两三天以前的那种样子，你一定说觉得很了不起了。”

阿伯尔少爷没有答话，老实说，他还站在离床很远、靠近门口的地方。他的向导好象也了解他那种不情愿的原因，便修剪了一下蜡烛，把它拿在手中，走到床边上来。在她这样做的时候，睡眠的人惊醒了，从那副憔悴的面容上他认出是理查·斯威夫勒。

“怎么，这是怎么回事？”阿伯尔少爷和蔼地说着，慌慌张张地向他走来。“原来你害起病来了？”

“病得很重，”狄克答道。“差一点死了。如果没有我打发去寻找你的这位朋友，你也许听人说起你的理查放在棺材架子上

了。再握握手，侯爵夫人，对不起。请坐，阁下。”

阿伯尔少爷听了关于他向导的品德以后，未免有些惊异，便搬了一把椅子靠着床边坐下来。

“我把你请来，阁下，”狄克说——“但是她已经告诉你是为了什么事情吧？”

“她告诉我了。我听了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想什么，”阿伯尔少爷答道。

“你要立刻讲出来，”狄克说道。“侯爵夫人，坐在床上，好吗？现在，把你告诉我的话全部讲给这位先生听；还要详细一些。你可不要再说一句话，阁下。”

故事又重复了一遍；简直完全和先前一样，没有歪曲也没有省略。在叙述的时候，理查·斯威夫勒的眼睛死盯着客人，等她说完，他立即发言。

“你已经完全听到了，你也不会忘记吧。我又发晕又不舒服，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但是你和你的朋友们该知道怎么办。事情耽搁得太久了，目前一分钟就是一世纪。如果你平生就是归心似箭，今天晚上更该赶快回家。不要对我说一句话，去好了。不论什么时候需要她，总可以在这里找到她的；至于我呢，在未来一两个星期里你总会相信我一定在家。我所以不出门是有很多理由的。侯爵夫人，点个亮！如果你再多看我一分钟，阁下，我可不原谅你呀！”

阿伯尔少爷再不需要什么劝告或说服了。他立刻走了出去；侯爵夫人把他送下楼来，回头报告说，小马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驾着车飞快地驶去了。

“那就对了！”狄克说道，“它真够热心；从这时起我要崇拜它。但是准备晚餐和一杯啤酒，因为我相信你一定疲倦了。你

要喝一杯啤酒。看到你喝一杯比我自己喝一杯还过瘾呢。"

再没有别的保证更能说服小护士大大享受一番了。她又吃又喝，使斯威夫勒先生感到极端满意，也让他喝了一点，然后把每件东西整理得清清楚楚，她便裹上一条旧被单，躺在火炉前面的地毯上睡下了。

斯威夫勒先生那时还在睡梦中嘟嘟囔囔地说，"铺上些，那么，唔，铺一张草铺。我们准备睡到天亮。晚安，侯爵夫人！"

第六十六章

第二天早晨一醒，理查·斯威夫勒便逐渐意识到房间里有轻轻说话的声音。从帐子缝里向外望，他瞥见加兰德先生、阿伯尔少爷、公证人和独身绅士环绕着侯爵夫人，很诚恳地对她讲话，但是语调压得很低——无可怀疑地是怕扰乱他。他赶快让他们知道这种小心是不必要的，于是四位先生立即走近他的床边。老加兰德先生首先伸出手来，问他好些了没有。

狄克正想回答说他好多了，只是还有些病后的衰弱现象，这时他的小护士突然把客人推开，把他用枕头支起，好象对他们的干预表示嫉妒似的，然后又把早餐放在他的面前，坚持要他先用早餐，怕他经不起谈话的疲劳。斯威夫勒先生原本就十分饥饿了，一夜之间不知道做了多少又清晰而又首尾一贯的梦，梦到羊排、黑啤以及类似的美味，这会儿感到甚至淡茶和烤面包也成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他答应连吃带喝，只是附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狄克说，也用手压住加兰德先生的手，"在我吃一

口或者喝一口之前，你必须据实地答复我这个问题：时间太迟了吗？”

“是不是说要完成你昨天晚上开始得很好的工作迟不迟？”老绅士回答道。“不迟。这一点请你放心好了。还不迟，我向你保证。”

这消息使病人得到了安慰，他开始大嚼起来，虽然在他的护士看来显然还认为吃得不够劲。他这一餐饭的方式是这样的：——斯威夫勒先生左手拿起面包或者茶杯，看情况的需要，吃一口或者喝一口，右手紧紧扣住侯爵夫人的手心，不断摇着这只手，甚至还吻它一下，在大嚼大咽的当儿也常常停一停，意志显得十分严肃和极端沉着的样子。每当他把吃的或者喝的东西送到口中时，侯爵夫人的面上总是泛起无法形容的光彩；但是，每当他对她有什么感谢的表示时，她的面容就又黯淡下来，开始呜咽着。现在，不论她高兴得笑也罢，高兴得哭也罢，侯爵夫人总是使用一种恳求的表情对着客人，好象在说，“你们可看见这个人了；叫我可有什么办法？”——他们好象成了这一幕戏里的两个角色似的，因此照规矩应由另外一种表情回答，“是的；当然没办法呀。”这幕哑剧一直演了病人全顿早餐的时间，至于病人自己，纵然又苍白又憔悴，也扮演了很吃重的角色，在这里，读者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任何一顿饭上，会不会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是好话或是坏话，面只是使用很无聊和极不关重要的姿势表示意思的呢？

最后——老实说，时间也不太久——斯威夫勒先生在当时那种健康状态所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饱餐了一顿。但是侯爵夫人的照顾并不是到此为止；她走出去一下，立即端了一盆清水回来，替他洗脸揩手，梳理头发，一言以蔽之，就是把他在那样一种

情况下收拾得又整齐又漂亮；并且做的时候很利落很认真，好象他是一个很小的孩子，而她却是他的年长而有经验的保姆。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照顾，斯威夫勒先生服服帖帖地接受，表示出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感激来。最后这些事都办完了，侯爵夫人撤退到远远的屋角，吃她自己的不够丰富的早餐（到那时已经很冷了），他把脸转向旁边一忽儿，热情地和空气握手。

"先生们，"狄克说着，从静止中振作起来，四下里望望，"你们要原谅我。象我这样虚弱的人是极容易疲乏的。我现在可恢复过来了，能够同你们谈谈了。我们这里设备简陋，特别是椅子很少，但是如果你们肯赏光坐在床上——"

"我们可以替你做些什么呢？"加兰德先生和蔼地说了。

"如果你们能使坐在那边的侯爵夫人成为一位真正的，一点不假的侯爵夫人，"狄克答道，"我要谢谢你们，请你们立刻就做。但是你们既然做不到，同时问题又不在于要你们替我做点什么，而是替另外一个更需要你们帮忙的人做点什么，那么，就请你告诉我，阁下，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主要是为了那个原因才到这里来的，"独身绅士说了，"因为你马上还要接待另外一位客人①。我们唯恐你不知道我们准备采取什么步骤而着急，因此在开始行动之前先到这里看你。"

"先生们，"狄克答道，"我谢谢你们。任何人到了我这没有办法的地步自然是要着急的。不要让我打断你的话，阁下。"

"那么，你瞧，我的好朋友，"独身绅士说了，"我们并不怀疑这一泄露的真实性，至少这发现好象是天意似的——"

---

① 指加兰德夫人，下文自明。

"意思是指她这一回事吧?"狄克说着,指着侯爵夫人。

"——是指她这一回事,自然。我们并不怀疑那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正确地利用它,一定能使那个可怜的孩子立即获得自由,但是我们非常怀疑,能否依靠这项材料,使我们把这一个罪行的祸首奎尔普捉住。我应当告诉你,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结果我们认为,这件事的确没有多大把握。你一定同意我们的意见,万不得已即便给他个最小的逃走机会,也是很荒谬的。你一定也和我们一样相信,如果有人必须逃走,除了他,谁都可以。"

"对,"狄克接下去道,"当然啦。就是说如果一定有人要逃走的话;不过凭良心说,我是不愿意任何人逃走的。既然法律对每一种程度的犯罪都要惩罚的,谁犯了罪也难逃法网,连我自已也是一样——诸如此类,你知道——你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独身绅士微笑了,好象斯威夫勒先生从那一方面谈问题,绝对不够明确,因此他进行解释,说他们打算首先要使用一种策略,他们的计划是企图逼着温柔的萨拉坦白。

"当她知道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又是怎样了解的,"他说,"同时她也知道她显然已经牵累在里面,我们就不是没有希望,可以通过她把另外两个人狠狠地惩罚一下。如果我们能那么做,她可能完全免罪,我觉得这倒没有什么相干。"

狄克并不曾拿出一种厚道的态度接受这个计划,他竭力使用他能够表现出来的热情表示他的意见,说他们会发觉这条老甲鱼(意思是指萨拉)比奎尔普本人还不容易对付——不论什么样子的贿赂、恐吓或者诱骗,她也是不肯妥协、不肯屈服的——她是一种不易熔解或者塑制成型的黄铜① ——总而言之,他们

① 黄铜,这还是和她的姓的双关语。

不是她的对手，显然要吃败仗。但是狄克想促使他们采取别种办法也没有效果。独身绅士担任他们联合计划的解释人，但是同时约定他们全部发言；如果有一位需要休息一下，他可以站在一旁喘喘气，等待重新插嘴的机会：一言以蔽之，他们已经到达了不能忍耐和焦急的顶点，谁也不会听人劝告，谁也不会采纳别人的意见；要想让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简直比使最暴戾的狂风转变方向还要难。于是他们又告诉斯威夫勒先生，他们如何经常和吉特妈以及两个孩子保持联系；甚至他们如何总是设法见到吉特本人，并且一直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企图使他减刑；如何由于他的犯罪证据确凿，使得他们对他无辜获释的希望消失；他们又如何希望他，理查·斯威夫勒，暂时定心，因为在晚上到来之前一切会愉快地弄个清清楚楚——把这些事对他讲了，又附带对他本人说了一篇又温和又礼貌的话，也用不着在这里一一交代了，然后加兰德先生、公证人、独身绅士，便在这个紧要的当儿告辞，生怕理查·斯威夫勒再度发烧，那样，结果就很危险了。

阿伯尔少爷独自留了下来，不时看他的表和房门，直到后来斯威夫勒先生从小睡中惊醒了，象是脚夫把什么沉重的东西抛到门口，整个房子都震动了一下，壁炉架上的药瓶丁当乱响。阿伯尔少爷随着这声音跳了起来，跛着脚走出去，打开门；看哪！那里站着一位身强力壮的人，送来一大筐东西，一经拖到屋里，立即当场打开，里面的茶呀，咖啡呀，面包呀，橘子呀，葡萄呀，光鸡光鸭呀，牛蹄冻呀，藕粉呀，西米呀，以及许多上等补品呀，各色宝物一齐倾倒出来；小女用人认为，这些东西只能在铺子里摆着，怎么会送到这里来呢，因此她那穿着一只鞋的脚好象生了根似的，口里流水，眼里流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但是阿伯尔少

爷不是这样；搬东西的壮汉也不是这样，因为他个子很大，一下子就把筐子倒光了；那位和善的老太婆也不是这样，她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好象也是从筐子里倒出来似的（筐子是大得足以容得下她的），蹑着脚尖屏着气跑前跑后——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到处乱转——开始把肉冻装在茶杯里，用小锅燉鸡汁，替病人剥橘子皮，把它们切成碎块，逼着小女用人喝酒，尝一尝每一种的鲜味，等到最滋养的肉食烧好之后又叫她大吃一番。这一切情形大出斯威夫勒先生意料之外，并且使他感到迷惑，他吃了两只橘子和一点肉冻，看着壮汉提着空筐子走出去，显然是把丰富的食物全部留给他享受，由于心里禁不起这种奇怪的诱惑，他便躺下来，一下子就睡着了。

同时，独身绅士、公证人和加兰德先生一齐走到一家咖啡馆，在那里写了一封信送给萨丽·布拉斯女士，简单地含糊其词地，说有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在那里等她，有事要同她商量，希望她赶快前来。通知发生了很好的效力，送信人回来十分钟后，布拉斯女士本人到了。

"请你，女士，"独身绅士说，"找个椅子坐下。"她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布拉斯女士坐下来，又倔强又冷淡的样子，她一发现房客原来就是神秘的通信者，好象——实际也是如此——不免大吃一惊似的。

"你没有料到是我吧？"独身绅士说了。

"我没有想到，"美人儿答道。"我猜是什么业务上的事情呢。如果是关于房子问题，自然你可以给我哥哥正式通知，你知道——或者是租金的话，那是很容易解决的。你是负责的一造，在这种场合之下，合法的租金和合法的通知差不多是一回事

的。”

“谢谢你的高明意见，”独身绅士答辩道，“我也很同意你的想法。但是我要同你谈的倒不是这个问题。”

“唔！”萨丽说了。“那么就请试言其详，好吗？我猜还是职业上的事情吧？”

“怎么，这事的确是与法律有关系的，当然啦。”

“很好，”布拉斯女士答道。“我哥哥同我是一样的。我可以接受指示，也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因为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其他有关的人，”独身绅士说着，站立起来把一间内室的房门打开，“我们最好一起商谈一下。布拉斯女士来了，先生们。”

加兰德先生和公证人走了进来，样子都很严肃；他们拉过两只椅子，放在独身绅士的左右两边，做成一道篱笆墙，把温柔的萨拉包围住，使她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形之下，她哥哥桑普森一定会表示出惶乱和不安，但是她——极其镇定——取出锡烟壶来，平静地吸了一撮。

“布拉斯女士，”公证人说，趁着紧要关头发言，“我们行内人都彼此了解，当我们要谈一件事情的时候，只须说几句应该说的话就够了。前两天你不是登广告找寻一个逃走的用人吗？”

“嗯，”萨丽女士答道，面色突然变红了，“那又怎么样？”

“她给找到了，女士，”公证人说着，取出手绢挥动了一下。“她给找到了。”

“是谁把她找到的？”萨丽匆遽地问道。

“是我们，女士——是我们三个人。就在昨天晚上，否则我们早已通知你了。”

“现在我已经听到你们的话了，”布拉斯女士说着，坚决地抱

起两臂，好象准备对什么也来个死不承认似的，“你们还有什么说的？你们想在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当然啦，证明一下，好吧——证明一下就是了。证明一下。你们找到她了，你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你们可找到了一位世界上最狡猾，最会说谎话，最善于偷窃，最凶恶的小淫妇。——你们把她带到这里了吗？”她接着说道，一面机警地四下望望。

“没有，现在她没在这里，”公证人答道。“但是她十分安全。”

“哈！”萨丽叫道，从鼻烟壶里又捏了一撮，狠毒的样子就好象要把小女用人的身子拧断似的；“从此刻起她够安全的了，我希望。”

“但愿如此，”公证人答道。“在你发现她逃走以后，你是不是现在才第一次知道你的厨房门有两把钥匙？”

萨丽女士又闻了一撮鼻烟，把头扭到一边，嘴唇奇怪地抽动着，注视向她问话的人，但是她还具有一种难以描写的狡狯表情。

“两把钥匙，”公证人重复道；“她就拿着这一把钥匙，夜里到房子里各处胡串并且偷听秘密会议，你还以为把她牢牢地锁在里面了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今天要在法庭上陈述的一个特别会议，你将有机会听她谈谈的；那次的会议是你和布拉斯先生共同举行的，时间就在那位极不幸而又最无辜的年轻人被控盗窃的前一天晚上，计划的可怕，我可以说正好使用你方才加在这位可怜的小证人头上的形容词来刻划它，甚至再加上一些更强烈的词句才够。”

萨丽又闻了一撮鼻烟。尽管她的面容异常镇定，但是很显然地她完全受了意外的袭击，很显然地她预料到由于小女用人的逃走而受到的质询，里面一定还大有文章。

"喂，喂，布拉斯女士，"公证人说了，"你很有镇定功夫，但是你一定感觉，我知道，这个卑鄙的计划怎么会碰巧有这样一个机会使它败露了呢，更不会想到两个参与阴谋的人一定要置之于法吧。现在，你可以知道你可能要受什么样子的痛苦和惩罚，因此也用不着我来把它们夸张一番，但是我倒想向你来个建议。你很荣幸地生为一个早该受绞刑的大无赖的妹妹；如果我斗胆在一位女士面前说句放肆的话，无论在哪一方面你们都是一对。但是同你们有关的还有一个第三者，是一个名叫奎尔普的坏蛋，也是整个毒恶计划的主谋，我相信他比你们俩都坏。为了他的原故，布拉斯女士，希望你帮帮忙，把这一件事情的整个经过泄露出来。让我提醒你，如果由于我们的请求你肯这样做，你将处于一个又安全又保险的地位——目前你的处境是不够愉快的——也不致伤害你哥哥；因为指控你们兄妹俩，我们早有了充分的证据(如你所听到的)。我不必对你说我们建议这样做是出于慈悲(因为，实话告诉你，我们对你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但是我们又感到有把它当做最好的策略推荐给你的必要。时间，"威则登先生说着，掏出他的表来，"对于象这类的事，是极端宝贵的。把你的决定越快告诉我们越好，女士。"

布拉斯女士面上露出了笑容，轮流着注视三个人，闻了两三撮鼻烟，这时壶里的存货大概没有多少了，她用大拇指和食指伸到盒子里抠了又抠，又挖出了一撮。她把这一撮也吸完了，很细心地把烟壶装在口袋里，然后说道：

"要我马上接受或者拒绝吗，是不是?"

"是的，"威则登先生说了。

那位迷人的人物正要开口回答，这时门子匆遽地打开了，桑普森·布拉斯把头探了进来。



在查问下的萨丽·布拉斯

"对不起，"那位绅士匆匆忙忙地说。"等一等！"

说完这话，也不曾理会他的露面所造成的惊奇，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屋子里，关上门，很下流地象是吻尘土①似地，吻了吻他那油腻的手套，并且卑屈地鞠了一个大躬②。

"萨拉，"布拉斯说了，"住口，谢谢你，让我来说话。先生们，如果我说，看到你们三位感觉一致、感情协调，我是很愉快的，我想你们是很难相信我的。虽然我很不幸——不，先生们，简直是一个罪人，如果我可以在象这样几个人面前使用粗暴的词句的话——但是，我也有和旁人一样的感情呀。我曾经听到过一位诗人说过，感情乃是一切人相互依存的东西。如果他真的是一只猪，先生们，而能表示那种感觉，他仍然会得到永生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白痴，"布拉斯女士粗暴地说道，"就该住口才是。"

"萨拉，亲爱的，"她哥哥答道，"谢谢你。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的爱，因此我想自由地表白一番。威则登先生，你的手绢挂在口袋外面；你能不能让我——"

布拉斯先生就要走向前去纠正这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公证人早带着一种厌恶的神情避开他。除了他那种通常使用以取悦于人的特点，布拉斯还有一个被抓伤的面孔，一只眼睛上蒙着一块绿罩，礼帽压绉得不成样子，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带着一种可怜的笑容四下望着。

"他躲避我，"桑普森说了，"便是我满心好意也没用场③。算

① "吻尘土"(to kiss the dust)，意思是表示屈服，请求饶恕。

② "卑屈地鞠了一个大躬"(to make a most abject bow)，也有告饶之意。

③ "便是我满心好意也没用场" (even when I would, as I may say, heap coals of fire upon his head)，照原文的意思是"以德报怨，使他(象头上堆着炭火那样地)难过"。

了！啊！但是我是一座将要倾倒的房子，老鼠（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意思暗示一位我所最敬爱的绅士）也闪避我！先生们——关于你们刚才的谈话，是我恰好看到我妹妹到这里来，心里好生奇怪她要到什么地方，而我——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吗？——又是天生的多疑脾气，便跟她来到这里。从那会儿起，我就一直听着你们谈。"

"如果你没有疯，"萨丽女士插嘴道，"就请你住口，不要再说下去。"

"萨拉，亲爱的，"布拉斯答辩道，并没减低他的礼貌，"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还是要说下去。威则登先生，阁下，既然我们能有和你同行的光荣——再说那位绅士又是我的房客，也可以说，受过我家的招待——我想你是不肯接受这样一个说法的。我的确是这么想来。现在，我的亲爱的阁下，"布拉斯叫道，看到公证人要来打断他的话，"让我说下去，我请求。"

威则登先生沉默下来，布拉斯继续发言。

"如果你们肯赏光，"他说着掀起那块绿罩，露出一只又青又紫的眼睛，"看看这个，你们心里自然要问我怎么受的伤。如果你们再从我的眼睛看到我的脸，你们更会奇怪怎么会抓成这个样子。如果再看看我头上的帽子，又是怎样变成了这个倒霉样。先生们，"布拉斯说，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向着那顶帽子打，"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奎尔普！"

三位绅士彼此望了望，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我说，"布拉斯接着发言，斜着眼睛望他妹妹，好象他说话是供她参考似的，而且在他说话的时候含着一种怒狠狠的恶意，和他通常那种平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照，"我回答这些问题——奎尔普——是奎尔普把我骗到他那地狱般的巢窟里，用

酒烫我，用火烧我，伤害我，还想把我弄成残废，他在一旁高兴着，格格地笑着——奎尔普，他没有一次，在我们所有的来往中，没有一次不是把我当做一只狗看待——奎尔普，我一向就恨之入骨，但是我近来把他恨死了。就以目前这一件事情来说，他对我冷冷淡淡，好象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实际他才是祸首呢。我不能再信任他了。在他的一次咆哮、疯狂、盛怒之下，我相信他要把实情泄露了，哪怕是暗杀案子他也不管，只要他能恐吓我，他绝不去想他自己怎么样。现在，"布拉斯说着，重新拾起他的帽子，罩上眼睛，由于他卑屈得太过分了，实际就象是匍匐在地的样子，"他这样做将逼着我做什么？——你们说它将逼着我做什么，先生们？——你们可以猜出个七八成来吧？"

没有一个人说话。布拉斯立在那里假笑了一会儿，好象他提出了什么了不起的难题似的；然后说道：

"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它逼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如果真理出头了，因为任凭怎样也不能把它隐埋下去的——真理真是一种光辉壮丽的东西，先生们，虽然也和其他光辉壮丽的事物一样，就象大雷雨吧，我们倒不一定总是过分喜欢见它——如果事实的真相明白了，我还是先收拾这个人，而不让这个人收拾我。我很明白我一切都完了。因此，如果有人告密，我最好就是告密的人，同时我也有这种方便。萨拉，亲爱的，比较说来，你是平安的。我叙述这些情况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呀。"

说到这里，布拉斯先生便急急忙忙地把整个故事揭露出来；把责任尽量推在他那可人意的东家头上，把自己刻划成一个近似圣人和神仙的人物，虽然他也承认难免有人类的弱点。在结尾时他这样说了：

"现在，先生们，我倒不是一个常常把事情做个半途而废的

人。象俗话说的，我是准备一不做二不休的。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随便你们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好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话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刻把它记录下来。你们对我一定是温和的，我相信。我非常相信你们对我是温和的。你们全是体面人物，同时也有仁人之心。我投降奎尔普原是出于万不得已，万不得已虽然没有法律，却有她的律师①。我投降你们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还有政策的理由；更因为在我内心里积了很久的愤怒。惩罚奎尔普，先生们。不要放松他。压倒他。把他踩在脚底下。他真把我折磨够了。”

桑普森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抑止住他的怒火，重新吻他的手套，微笑着，笑的样子只有马屁精和胆小鬼才做得出来。

“难道这就是，”布拉斯女士说话了，她抬起头来(原先她是用手支着头坐在那里的)，从头到脚鄙夷地打量了他一遍，“难道这就是我的哥哥，不错吧？这是我的哥哥，我为他工作过，辛苦过，我还以为他有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呢！”

“萨拉，亲爱的，”桑普森答道，有气无力地揉搓着他的手，“你打搅了我们的朋友们了。而且，你——你有点失望了，萨拉，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还是揭发你自己吧。”

“是的，你这个卑鄙的胆小鬼，”那位美丽的少女反唇相稽。“我了解你了。你是害怕我会捷足先登的。但是你以为我会被骗出一句话来吗？便是他们试上二十年我也不屑于这样做的。”

“嘻，嘻！”布拉斯假笑道，在他这样卑屈尽致的情形下，真好象同他妹妹颠倒了阴阳，并且把自己的一点点丈夫气统统移交

① “万不得已虽然没有法律，却有她的律师”(for though necessity has no law, she has her lawyers)，意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算“万不得已”，倒没有一定的原则，但并不是没有经过考虑，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给她了。"你这样想，萨拉，你也许这样想；但是你行动起来就不一定是这样呀，我的好朋友。你不会忘记老狐狸精——就是我们那高明的先君，先生们——的格言吧——'永远怀疑每一个人。'那是一个可以终生奉行的格言！如果在我出面的时候你还没有真的要购买你自己安全的意思，我怀疑这会儿你早已这样做了。因此我把它做了，省得你麻烦，也省得你丢脸。说到丢脸，先生们，"布拉斯接下去，有些伤感的样子，"如果真的丢脸，丢脸的也是我。最好不要让一位女性丢脸。"

就算布拉斯先生这种较高明的意见很好，特别是因为他那伟大的先人是一个权威，但是那个由已死绅士制定而由他子孙所奉行的崇高原则，是不是永远是一个聪明的原则，实行起来是不是发生预期的效果，倒委实值得怀疑。无可讳言，这是一个大胆而且狂妄的怀疑，因为有许多著名人物，即被称为老于世故的人，聪明的无赖，狡猾的小鬼，机灵的家伙，商业的能手，以及这一类的人物，已经把这个格言当做北极星和罗盘，奉之为日常行事的金科玉律了。为了举例证明，这里应该说，如果布拉斯先生不是过分怀疑的人，不曾侦察和偷听，让他妹妹代表他们两人应付会议，或者，侦察了，偷听了，并不象那样着急地在她之先发难（不是因为他的不信任和嫉妒，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也可能发现自己的处境会更好一些。因此，往往是这些老于世故的人，他们处世总是披甲戴盔，对于善恶总是一律防范极严；而且他们随时把显微镜带在身边，便是在最无危险的场合也把锁子铠架到身上，结果招致了苦恼和荒唐，自不待言。

三位绅士在一旁谈了几分钟。经过简单的会商之后，公证人指着桌子上面的文具，通知布拉斯先生，如果他愿意留什么书面陈述，他尽可以有这样做的机会。同时，公证人认为应该告诉

他，他们要求他立即前往保安官那里，他要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先生们，”布拉斯说道，脱去手套，精神上已经跪在他们面前了，“我知道你们对待我该是温和的；因为，既然有了这个发现，如果不是温和的话，我的处境一定是三个人中最坏的，因此你们会相信我要把话全部说出来。威则登先生，阁下，我的精神好象支持不住了——如果你肯赏光拉一拉铃，要一杯又热又香的东西，不论刚才的经过怎样，我还是愿意抱着悲苦的心情为你们的健康干杯的。我曾经希望，”布拉斯说着，露着一种愁苦的笑容四下里望望，“能够看到你们三位先生，有一天肯屈足于贝威斯村我那寒微客厅的食桌之下。但是这种希望是一去不复返了。哎呀呀！”

说到这里布拉斯先生感到十分伤感，在没有提神的东西拿来以前，他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了。等他喝了，在这种激动情形之下喝得相当多，他才坐下来书写。

美丽的萨拉一会儿抱起两臂，一会儿背起双手，在她哥哥写字的时候一直迈着男人的大步子在房间里踱着，有时取出鼻烟壶咬着盖子。她继续踱来踱去，直踱得十分疲倦了，才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有人事后这样猜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种假睡或者故意装出来的，因为她在计划乘黄昏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这是有意和清醒的告别呢，还是做着梦和在睡眠中溜走的呢，将永远成为一个争论的题目了；不过有一点（实际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大家所同意的。那就是不论她在什么情形之下走了出去，她的的确确没有重新走了回来。

上面提到过时候已经到了黄昏，这里还应该证明布拉斯先



垮了的布拉斯

生的工作也拖了相当的时间。直到晚上才告完成；但是最后总算做好了，那位可尊贵的人物便和三位朋友租了一辆马车前往一位法官的私人办公室，他给了布拉斯先生一个热情的欢迎，把他留在一个稳妥的地方，请他屈尊一夜，明天再来看他，然后打发其余的人回家，高高兴兴地向他们保证，第二天一定签发拘捕奎尔普先生的传票，并且草拟了一个正式的请求和陈述，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国务大臣(幸好他在城里)，无可怀疑地可以使吉特立即获得赦免和自由。

现在，实在说，好象奎尔普的恶毒的一生将要告个大结束了，复仇之神——她常常是迟迟行步的，越是在严重关头越是来得慢——嗅着他的气味稳步跟踪着，很快就要把他赶上。那个倒霉的家伙丝毫不曾想到她会偷偷地袭来，还在踌躇满志地认为他胜利了。但是她跟住了他，一旦开始，便义无反顾了！

他们的事情料理完了，三位绅士便急忙赶回斯威夫勒先生的公馆，他们发现他的情况大有进步，已经能够一气坐上半小时，兴致勃勃地同人谈话。加兰德夫人已经在前一个时候回家去了，但是阿伯尔少爷还陪他坐在那里。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两位加兰德先生和独身绅士，好象事先已经有了谅解似的，便向他道了晚安告别，把病人留给公证人和小女用人。

“因为你已经好得多了，”威则登先生说着，在他的床边坐下，“我可以大胆向你传达一件和我的业务有关的消息。”

一听到这位办理法律事务的绅士说出与他业务有关的消息，理查就好象认为那绝对不是什么快人的喜讯。他心里大概联想到一两笔未了清的帐目，为了这事他已经收到过几种恐吓函件了。他的面色一沉，回答道：

“当然啦，阁下。但是我倒希望听起来不太使人感到不舒服

吧?"

"如果我认为这样的话,我也应该选择一个较好的时间来传达,"公证人答道。"我来告诉你,首先,今天到这里来过的我那几位朋友,对于这件事是毫不知情的,他们对于你的好意完全出于自发,并不希望报答。这一点让一位不知道思前顾后、对什么都不关心的人知道了,是有好处的。"

狄克谢谢他,说他希望如此。

"我早就设法打听你了,"威则登先生说,"却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里把我们拉到一起。你是住在多塞特郡柴斯尔布恩①已故老处女瑞柏卡·斯威夫勒的侄子吧?"

"已故了!"狄克叫了起来。

"已故了。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不成材的侄子②,两万五千镑就可以到手了(遗嘱上这样说,我觉得也没有怀疑的理由)。唯其因为你有这些毛病,你只能每年得到一百五十镑;但是我想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也可以向你道贺了。"

"阁下,"狄克说着,哭和笑混在一起,"你可以。因为,谢上帝,我们还可以让那可怜的侯爵夫人成为一个学生!并且她可以穿着绸子衣服出门,还可以有钱用,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永远不要起床了③!"

---

① 多塞特郡柴斯尔布恩(Cheselbourne in Dorsetshire),在英格兰南部。

② "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不成材的侄子"(If you had been another sort of nephew),直译应为"如果你是别种样子的侄子",系根据前面威则登所说的那句话"不知道思前顾后、对什么都不关心的人"而来;意思是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种人,一大笔遗产可以立即到手了。

③ "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永远不要起床了"(or may I never rise from this bed again),是誓语,意思是说,如果不好好报答侯爵夫人一番,他便死在床上;上帝会惩罚他的。

第六十七章

奎尔普先生对于上章所叙述的事实毫不知情，更没有梦想到他脚下的地雷已经爆炸了①(因为，全部工作进行得极端秘密，他始终未曾得到事情进行的消息)，他一直闷在他的隐居里，没有任何事使他怀疑，对于他那阴谋的结果满意极了。他正在忙于结算什么帐目——这种工作在他那又沉寂又安静的避难所里做起来是很合适的——两整天以来他不曾离开过他的巢窟。第三天他更加忙碌了，越发没有出门走走的意思。

那就是布拉斯先生坦白了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限制奎尔普先生的自由并且准备把不愉快和不大妙的事实突然传达给他的那一天。矮子丝毫没有直觉地认识到乌云渐渐笼罩住他的房子，依然和平时一样充满着高兴的心情；当他发现工作得过度紧张了，应该适当地照顾他的健康和精神时，便尖叫一番、咆哮一番或者使用类似的天真的开心方法，把单调的例行公事调剂一番。

同平常一样，他还是由汤姆·斯考特侍候着，那个小厮象一只癞蛤蟆似地弯着腰低着头坐在火炉旁边，每当他主人的头转到一边时，便模仿着他的鬼脸，简直象得怕人。那个鹢首还没有移开，仍然留在老地方。由于经常使用烧红了的拨火棍烙烫，面

① "更没有梦想到他脚下的地雷已经爆炸了"(little dreaming of the mine which had been sprung beneath him)，系直译。按 to spring a mine upon one 一语，有冷不防使人惊骇或者冷不防进袭他的意思。

孔难看得不成样子，并且它的鼻头上又钉上了一个十便士的长钉①，作为新的装饰，不过在它那伤痕较浅的部分，还露出温和的笑容，正如一位顽强不屈的殉道者一样，在挑动它那执刑人使用新的暴行和侮辱。

那一天，即便在城市最高和最明朗的地区，也是潮湿、昏黑、凄冷和阴暗的。在那个低下的、近似沼地的地方，浓雾象密云一般充塞了每一个角落。在一两码之外的东西，全变得模糊不清。河上的灯火警号，在这样一个暗幕之下，显得格外无力了；如果不是一种刺人的寒冷侵入空气里，如果不是着了慌的船夫停了桨，因为想要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而不时发出了叫喊，河的本身就象是迁移到若干里之外了。

雾虽然懒洋洋地移动得很慢，倒是一种无孔不入的东西。便是裹上皮裘和厚呢的人也不能把它阻挡住。它好象要渗入到瑟缩的旅人骨髓里面，刺得他们又冷又痛。每一种东西摸上去都是又湿又冷。独有温暖的火焰敢和它对抗，快活地跳跃着射出火星来。这个日子在家里休息休息，围炉而坐，讲述旅行家在这种天气下迷途于荒野泽地的故事，便会觉得热腾腾的炉边越发可爱了。

如我们所知，矮子的脾气是欢喜自己围炉而坐的；当他有心高兴一下的时候，也是想单独享受。他不是对室内的舒服无所感觉，他吩咐汤姆·斯考特把小火炉加上煤，结束他当天的工作，然后打发他走，决定自己来快活一番。

因此他点起新的蜡烛，在火上堆起更多的燃料；吃了一块猪排（那是他自己用一种野蛮人和吃人生番的方式烧熟的），又调

① "十便士的长钉"（tenpenny nail），系一种长钉，每百根十便士。

成了一大碗甜酒，燃着烟斗，坐下来准备消磨长夜。

这时一个很低的敲门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声音两次三番地重复之后，他才轻轻地打开小窗，探出头去，问是谁在那里。

"只不过是我呀，奎尔普，"一个女人的声音答道。

"只不过是你！"矮子叫了起来，伸长了脖子想把来访的客人看得更清楚些。"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你这个贱货？你怎么敢到魔宫来，咦？"

"我是送消息来的，"他的老伴答道。"不要同我生气呀。"

"是好消息吗？快人的消息吗，使得一个人欢欣鼓舞弹着手指头庆贺的消息吗？"矮子说。"是不是那个亲爱的老太婆死去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他的老婆答道。

"那么她还活着，"奎尔普说道，"也就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了。重新滚回家去，你这只传达坏消息的鸟，滚回家去！"

"我带来了一封信，"恭顺的小妇人叫道。

"把它从这个窗口里丢进来，走你的路，"奎尔普说，打断她的话，"不然的话我要出去把你抓个稀烂。"

"不要这样，谢谢你，奎尔普——你听我说呀，"他那卑屈尽致的太太含着眼泪迫切地哀告。"请你让我说呀！"

"那么你就说吧，"矮子咆哮道，恶毒地冷笑着。"快说，说简单点。说呀，你到底说不说呀？"

"信是今天下午送到我们家里的，"奎尔普太太说了，颤抖着，"那送信的小厮说，他不知道是从谁那里来的，只是交给他送，并且告诉他一定要立刻送给你，因为关系非常重大。但是谢谢你，"她接着说道，这时她丈夫伸过手来取信，"请你让我进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湿和多么冷，在这样大雾中我又是迷了多少次路才走到这里。让我在火炉旁边暖和五分钟吧。你吩咐我走我就会立刻走的，奎尔普。我敢发誓我要听话。”

她那可人意的丈夫踌躇了一会儿；但是想到那封信可能必须答复，回信也只能由她带去，便关上窗子，打开门，吩咐她进来。奎尔普太太立即欣然地服从，跪在火炉前面烤她的手，把一个小纸包递到他的手里。

“我高兴你湿透了，”奎尔普说着，一把抢过纸包来，斜着眼睛望她。“我高兴你冷透了。我高兴你迷了路。我高兴你哭红了眼睛。看到你那小鼻头又冻又缩的样子，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舒服。”

“唔，奎尔普！”他老婆呜咽道。“你够多么狠心呀！”

“她不是以为我死了吗？”奎尔普说着，把脸皱成各式各样最特别的鬼脸。“她不是以为她可以得到全部的金钱，并且嫁她所欢喜的人吗？哈，哈，哈！她是不是这样想来？”

可怜的小妇人对于这种嘲弄并没有什么表示，她一直跪在那里，烤她的手，呜咽着，这一来奎尔普先生可真欢喜透了。但是正当他默然观察她，一面格格狂笑不已的时候，他偶然发觉汤姆·斯考特也在那里欢喜；矮子大概是不希望有什么大胆的人分享他的得意的，因此便立即扭住小厮的领子，把他拖到门口，经过一场短短的厮打之后，把他踢到院子里去了。为了对这种照顾表示报复，汤姆立即以手代足走到窗口，并且——如果这种说话可以使用的话——用他的鞋子向里望着，脚尖哗啦哗啦地划着玻璃，好象一个倒立着的伴喜①似的。可以想到，奎尔普先

① 伴喜(Banshee)，爱尔兰和苏格兰传说中的女妖，专门替人家报告凶讯。

生立即抄起那根得用的拨火棍，躲躲闪闪地埋伏了一下，对准他那年轻的朋友不含糊地照顾了一两记，那小家伙匆匆忙忙溜掉，把整个地方交给他控制了。

"好了！那件小工作办完了，"矮子镇定地说道，"我该看信了。哼！"他嘟嘟囔囔地说，望着信。"我应该知道是谁写的。是美丽的萨丽的手笔！"

他把它拆开念着，字体很清楚，很圆，象是法律文件，上面写的是：——

> 桑米受了骗，把秘密泄露出去了。事实全部明白了。你最好躲一躲，因为陌生人会来访问你的。他们还很平静，因为他们打算对你来个突击。不要耽误时间。我就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我。如果我是你，我也是不能让他们捉住的。——前住BM的SB①。

奎尔普把信一连读了五六遍，要想描写他脸上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非得创造一种新文字不可——要想有表现力，就非用一种从未经写过、读过、或者说过的新文字才行。好半天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过了一个相当的阶段之后（在这个当儿奎尔普太太几乎被他那种惊惶的表情吓瘫了），他才试着喘着气说：

"如果我能把他弄到这里就好了。只要我把他弄到这里——"

"唔，奎尔普！"他的老婆说了，"怎么回事？你在同谁生气

① BM，贝威斯村；SB，萨丽·布拉斯。

了？"

"——我要把他推在河里淹死，"矮子说，没有理会她。"这种死法太容易了，同时也太短，太快了——但是河水就在旁边流着。唔，如果我把他弄到这里！只须轻轻松松地把他骗到河边——捉住他的钮襻——同他开着玩笑似地——然后猛推一下，就把他倒栽葱地送到水里去了！他们说，快要淹死的人要在水面浮起三次呢！啊！看着他浮起三次，在他的面孔露出水面一大口一大口喝水的时候，嘲笑他一番——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呀！"

"奎尔普！"他的老婆结结巴巴地说，一面冒着险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了？"

她看到他陶醉在这种想象的快乐里，可吓死了，简直不能使他了解她在说什么。

"这样一只该死的野狗！"奎尔普说着，缓慢地搓着他的手，又把它们攥得紧紧的。"我还以为他的怯懦和奴性正是使他保持缄默的最好保证呢。唔，布拉斯呀，布拉斯呀——我那又宝贵，又善良，又可亲，又忠实，又值得恭维，又迷人的朋友呀——如果我能把你弄到这里就好了！"

他的老婆，本来已经退到一边，唯恐让他看出她似乎是在凝神听他的喃喃自语，这会儿又冒着险走近他，正要同他说话，这时他突然跑到门口，招呼汤姆·斯考特，那个小厮很记得刚才所受的那番温和的教训，因此认为还是立刻出头为妙。

"哪！"矮子说，把他拉了进来。"送她回家。明天不要到这里来，因为这地方要关门大吉了。在我未通知你以前或者见到我以前，可不要再回来了。你听见了没有？"

汤姆悻悻地点点头，向奎尔普太太招手引路前进。

"说到你，"矮子向她讲话了，"不要向人问起我，不要寻找我，不要谈论到关于我的事。我不会死的，老板娘，这倒可以使你安慰。他可以照顾你的。"

"但是，奎尔普？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呀？你要到哪里去呢？一定多让我知道一些呀！"

"我要说的就是那些，"矮子说着，抓住她的胳膊，"我要做的也是那些，趁我还没有做，你立刻走开也许更好一些。"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他的老婆叫道。"唔！告诉我那一点！"

"对的，"矮子咆哮道。"不对。要你管是什么事吗？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如果你不那么做，或者违抗我一根头发丝的程度，你会灾临祸逼的。你走不走呀？"

"我要走，我立刻就走；但是，"他老婆支支吾吾地说，"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这封信可同那亲爱的小耐儿有什么关系吗？我必须问你这个问题——真的我必须，奎尔普。你不知道因为我欺骗过她一次，多少天多少夜我一直为痛苦煎熬着。我不知道我闯了什么祸，但是，不论闯的祸是大是小，这样做是为了你呀，奎尔普。我做的时候，就感到良心不安。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谢谢你！"

被惹怒了的矮子没有答话，只是转身向内，气势汹汹地抄起他平常惯用的武器，汤姆·斯考特一见情形不对，便使尽力气赶快把他的托管物拖走了。幸而他机警，因为，奎尔普愤怒到疯狂的边缘，一直追赶他们到附近的弄堂里，如果不是雾，他可能还不肯放松，雾把他们掩蔽起来，并且也好象越来越浓了。

"象这样一个夜晚，隐姓埋名去旅行一次倒还不错，"他说着，慢慢地转了回来，因为跑了一阵，他还在气喘个不停。"等一

等。我们还是仔细检查一下为妙。这未免方便得谁也可以走进来了。”

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把两扇深陷在泥土里的大门关好，又用一根大梁把它们顶住。这项工作做完之后，他把遮住眼睛的乱蓬蓬的头发摇开，用手撼了撼门，又坚固又牢靠。

“介乎这个码头和下一个码头中间的围墙是容易爬过去的，”矮子做完了这些戒备工作之后说道。“墙那面还有一条后弄。那正好是我的出路。一个人必须熟习他的道路，今天晚上是要在这个可爱的地方把路摸熟的。这样，我便用不着再害怕什么不受欢迎的来客了，我想。”

他几乎要用手摸索着才能走路(天越来越黑，雾越来越浓了)，他回到他的窝巢；坐在火炉旁边默想了一下，便忙于从速离开的准备。

他一面收集几件必需品，把它们塞到衣袋里，一面从未停止低声同自己交谈，也没有把牙齿张开，一直在嚼着布拉斯女士的便条。

“唔，桑普森呀！”他嘟嘟囔囔着说，“好一个高尚的人物呀——只要我能把你抱住！只要我能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夹碎了你的肋条骨，如果我能紧紧抱住你，我一定能够夹碎它们，这种会面的办法倒也不坏呀！如果我们还有碰头的机会，桑普森呀，我们要来一次不大容易遗忘的致敬，相信我。既然一切都顺利，此时，桑普森呀，此刻就再好没有了。你想得真周到，忏悔得真彻底，真了不起呀。唔，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房间里面对面，我那胆小的律师呀，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如愿以偿！”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把酒碗举到唇边，痛饮了一大口，好象那是一杯解渴的清水似的。突然他又把酒碗放下，重新收拾东

西，继续他的独白。

“还有萨丽，”他说，眼睛闪闪有光；“这个女人有气魄，有决断，有意志——难道她睡着了吗？或者化做顽石了吗？她很可以用刀子把他攮掉——稳稳当当地把他毒死呀。她大概早已料到这个结果了。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报个信呢？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就在那边，对面那边——苍白的面色，红红的头发，带病容的微笑，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如果我早知道他的秘密，那天晚上就该让他的心停止跳动了，还愁没有药催着一个人睡过去，还愁没有火把他烧死吗！”

他又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带着一副凶恶的样子瑟缩地向着火炉，然后他又自顾自地嘟嘟囔囔道：

“这一件事，也同我最近所遭遇的每一种困难和苦闷一样，全是由于那个老混蛋和他的宝贝女孩子——两个又倒霉又软弱的流浪者——所引起的。我还可以附在他们身上作祟。还有你，可爱的吉特，忠实的吉特，又道德又无罪的吉特，你自己也要小心。凡我所恨的，我一定咬。我恨你，我的乖乖宝贝，很有理由恨你，你今天晚上是很得意了，下次该轮到我得意了。那是什么声音？”

有人在敲他刚刚关好的大门——声音很大很猛。然后停了下来，好象敲门的人在听什么动静。然后声音又响了起来，比先前更大更急了。

“好快呀！”矮子说。“又是好急呀！我怕我要让你们失望了。幸而我一切都有了很好的准备。萨丽，我谢谢你了！”

他说着，把蜡烛吹灭。由于他慌忙地想把火光隐蔽住，炉子被他捣翻，向前倒下去了，哗啦一声把燃烧着的馀烬压在底下，整个房间变得漆黑一团。大门上的敲叩声还在继续，他摸索到

房门口，走到露天地里。

这时敲门声停止了。约莫是八点钟光景，但是黑夜变得死寂，就象中午时候乌云笼罩大地，把什么东西都隐蔽起来了。他向前冲了几步，好象要向着什么黝黑的、张着口的洞穴走进去似的；然后想到他走错了路，便改变他脚步的方向；然后又立定，不知道向哪边转弯。

“如果他们再敲门，”奎尔普说着，试图从包围着他的黑暗透视，“那声音倒可以做我的向导。喂！重新打门呀！”

他立在那里凝神静听，但是没有人再敲门。在那个荒凉的地区上什么都听不到了，除了间歇地从远处传来犬吠声。声音很远——一会儿在这一个方向发出，一会儿在另外一个方向回答；这也不能作为什么向导，因为有时是从船上来的，他知道。

“如果我发现一道墙或者一道篱笆，”矮子说着，伸出他的两臂来，慢慢向前走，“我也就知道往哪条路上转弯了。一个又好又黑的鬼夜，我那亲爱的朋友能在这里该多妙呀！如果我能达到这个愿望，便是白天永不再来我也不在乎了。”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摇摇摆摆地跌到河里，立即同冰冷的黑水作战去了！

尽管水在他的耳朵里发泡和冲激，他还能听到敲门声又在响了——还能听到随之而来的叫喊——还能辨认出那声音来。尽管他在挣扎翻腾，他还能了解他们曾经迷失了路，现在又摸回原来的地方了；他们也只能旁观，听着他淹死了；他们近在身边，但是不能尽一分力量救他；是他自己把他们摒斥出去，把他们排除出去了。他回答那个叫喊——拚命呼号，这样一来，眼前千百个火星颤抖着发光，好象一阵风在吹动着它们。一切全没用了。猛烈的潮水塞满了他的喉咙，把他卷入激流里而去了。



奎尔普的结局

再一次生死关头的挣扎，他又漂了起来，用手拍着水，向外望着，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看到他要漂到一个黑东西旁边。一个船身！他能够用手摸到它那又平又滑的板面。现在该狂喊一声了——但是没等他叫出，不能抗拒的激流又把他拖去，打到水底，把尸体卷走了。

流水拖着尸体，戏耍着，玩弄着，一会儿让它碰到滑腻的木堆上，一会儿把它藏在泥土或者高大的茂草丛中，一会儿又把它拖过粗糙的石块和石子，一会儿又假装把它放在那里，但一下子又把它引诱了去，直到最后对这个丑恶的玩物厌倦了，才把它抛在一块沼泽里——这个阴惨的地方，在许多冬天的夜晚，正是海盗逃亡的好所在呀——让它自己在那里腐烂去了。

它就躺在那里，独自一个。天空弥漫着红红的火焰，运尸的流水也染上了凄惨的颜色。被委弃的尸体刚刚在它活着时候离开了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片火烧的废墟。火光闪闪地照到它的脸上，它的头发被湿风吹得蓬松着，在向死神进行嘲讽——这种嘲讽死者本人在生前也是乐于使用的——散披了一脑袋，它的衣服也在晚风中懒洋洋地飘动着。

第六十八章

灯光明亮的房间，烧得通红的炉火，泛着光彩的面容，响得象音乐一般叫着爱、喊着欢迎的声音，还有充满了热情的心和因为幸福而流出来的眼泪——这是一个什么变化呀！但是吉特正是向这欢乐丛中火急地赶来。他们在等候他，他知道。他害

怕在他还没有来到他们中间之前，就要因为喜悦而死去了。

他们为他忙了一整天。起初他们告诉他，明天他不和其余的人一同流徙远方了。慢慢地他们又让他知道案子确有可疑之处，正在进行调查，也许他可能获得赦免。最后黄昏到来，他们把他引到一个里面有几位绅士聚集着的房间。在群众最前面的是他那善良的老主人，他走过来拉住他的手。他听到他的无罪已经成立，他被赦免了。他看不到说话的是谁，向着声音转身，想去回答话，一下子失却知觉晕倒了。

他们使他恢复过来，劝他一定要镇定，象一个大人似地承当这一件事。有人说他一定是想起了他那可怜的母亲。正因为他过分想着她，这个幸福的消息才使他抵抗不住了。他们包围了他，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已经传播出去，他这番不幸遭遇已经引起全城和全国的普遍同情。他没有心听这个。直到现在，他的思想只是在他的家庭范围里面兜圈子。她知道不知道呢？她怎么说来？谁告诉她的？别的话他说不上来了。

他们叫他喝了一点酒，慈祥地同他谈了一下，最后他的精神逐渐集中了，能够听人讲话了，并且谢了他们。他可以自由地出去。加兰德先生认为，如果他感觉好一些，大家也该离开了。绅士们包围了他，同他握手。他对他们这样关切他并且给了他许多仁慈的诺言，心里真是感激万分；但是说话的力量又消失了，即便他紧紧地靠在他主人的手臂上，还是有些立脚不稳。

当他们穿过阴沉的过道时，几位监狱官正等在那里，使用他们那种粗率的习惯为他的释放而道贺。那个爱读报纸的人也在里面，不过他的态度倒并不十分热情——他的恭维也有些别别扭扭。他把吉特看做是一个无端闯进来的人，是以虚伪的借口

来到那个地方，未经正式认可便享受了一种特权。他可能是一位很好的青年，他想；但是他与那里无关，他离开得越快越好。

最后一道门随着他们走出而关闭了。他们走过了外面的墙垣，立在露天底下——在大街上，他常常回想关在阴暗的石壁里面的情形，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梦境。大街好象比以前宽而繁华了。那晚天气不佳，但是在他看来又是多么令人高兴而愉快呀！一位绅士同他告别的时候，把一点钱塞到他手里。他没有数它；但是当他们走过了那个为穷犯人募捐的箱子几步远之后，他又匆匆地折回去，把钱丢到箱子里面。

加兰德先生叫了一辆马车等在附近一条街上，把吉特带到车厢里，吩咐御夫驱车回家。起初他们只能慢慢走，后来因为雾重难行，便用火把在前面引路。但等到他们离开河边越远，人烟稠密的地区落到背后，他们用不着过分小心了，便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在路上，无论怎样奔驰，吉特还是嫌速度太慢了；但是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他就要求走慢一点，并且当那座房子来到眼前时，他又要求停一停——只停一两分钟，让他喘一喘气。

但是并没有停，因为老绅士毅然决然地对他说，几匹马正在加快速度，他们已经来到花园门口了。再过一分钟就到了大门口。里面有说话的声音，脚步也在响。门开了。吉特一冲而入，立即被他母亲搂住了脖子。

那里还有一向忠实可靠的巴巴拉的母亲，怀里仍然抱着小弟弟，好象从那伤心的一天起就没有把他放下过似的，而当时他们又哪会想到有象今天的欢乐呢！——她也在那里，上帝保佑她！眼睛要哭出来①，呜咽得没有一个女人象她那样惨；还有小

① "眼睛要哭出来"(crying her eyes out)，意译当为"哭干了的眼睛"。

巴巴拉，可怜的小巴巴拉呀，瘦多了也苍白多了，不过还是很傻气——象一片树叶在风中发抖，身子靠着墙，不然要跌倒了；还有加兰德夫人，比以前更整洁更有风韵了，昏在那里象断了气似的，也没有人顾得照料她；还有阿伯尔少爷，打雷一般地擤鼻涕，想去拥抱每个人；还有独身绅士，穿梭似地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一分钟也不肯停；还有那个善良的、亲爱的、若有所思的小雅各，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楼梯最低的磴上，象一个老人那样用手抱住膝头，怒冲冲地咆哮，但是并没有给谁添麻烦——总而言之，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时都有些丧失了本性，共同地和个别地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蠢事。

甚至当其余的人神志稍微恢复了，渐渐有说有笑了，巴巴拉——那个心软的、温柔的、傻里傻气的小巴巴拉——突然失踪了，独自一个人跑到后厅里昏厥过去，由昏厥而引起歇斯底里，又由歇斯底里陷入昏厥，情形真的很坏，尽管拚命灌醋浇冷水，始终未见好转。于是吉特妈走进来说，好不好让他来同她说几句话；吉特说"好"，走了过去；他用慈祥的声音叫了一声"巴巴拉！"巴巴拉的母亲就告诉她"那就是吉特呀"；巴巴拉便说道（她的眼睛一直闭着），"唔！当真是他吗？"巴巴拉的母亲便说了，"当然是啦，我的宝贝；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为了向她进一步保证他又平安又健康，吉特又去同她说话；然后巴巴拉狂笑了一阵，笑完又大哭了一阵；然后巴巴拉的母亲和吉特妈互相点了点头，装做要申斥她——但这是为了使她清醒得更快些呀，保佑你！——她们全是富有经验的老婆婆，善于辨识神志恢复过来的朕兆，她们向吉特提出保证，安慰他说，"她现在不要紧了，"于是又打发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了。

话分两头！在那个地方（就在隔壁一间房间里），酒瓶和各

式各样的东西都摆得很够场面，就好象吉特和他的亲友都是上等人似的；还有小雅各，用一句俗话来说，正在狼吞虎咽地大嚼①一块家做的葡萄干饼，他吃的速度很惊人，并且死盯着就要到口的无花果和橘子，尽量在争取时间，这点你们是可以相信的。吉特一走进来，那位独身绅士（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无事忙）便把杯子斟满——满杯——饮祝他的健康，并且告诉他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再不需要什么朋友了；加兰德先生照样来一次，加兰德夫人照样来一次，阿伯尔少爷也照样来一次。但是单单这种光荣和体面还不算完；因为独身绅士立刻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很沉重的银表——走得很准，半秒钟也不会差——背上刻着吉特的名字，字体写得很花，绕了很多个圈子；总而言之，那是吉特的表，显然是特别为他购买的，预备当场送给他。你们可以放心，加兰德夫妇自然不免暗示他们也备好了礼物，阿伯尔少爷也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也有一份；吉特简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他还有一位朋友没有来得及见面，由于它是一位穿铁鞋的四足动物，把它引到家人圈子里来不大方便，吉特冷不防溜了出去，慌慌张张地跑到马厩里面。他的手一放到插闩上，小马便狂嘶起来致敬；还没等他迈过门槛，小马早在它那无拘束的小圈里（因为它是不能忍受羁绁的待遇的）欢蹦乱跳，发疯似地向他表示欢迎；当吉特走上前去抚摸它拍打它时，小马用鼻子蹭他的上衣，对他所表示出的亲密样子比任何小马对人所表示出来的更讨人喜欢。它那种诚心诚意的欢迎表示到最高峰，吉特也就及时用手揽住威斯克的脖子把它抱住。

---

① “狼吞虎咽地大嚼”，原文为 walking into，系俗语。



满脸羞红的巴巴拉

但是巴巴拉怎么也跑到那里来了呢？你看她又变得多么漂亮了！自从精神恢复之后，她已经对着镜子修饰过了。巴巴拉怎么哪里都不去，偏偏到马厩里来？原因是这样，自从吉特离开以后，小马不肯接受任何人的食物，只有她给它的东西才肯吃；而巴巴拉呢，你瞧，做梦也没想到克立斯托佛会在那里，是要到里面看看有什么问题，不料正好碰上他。满面羞红的巴巴拉呀！

也许吉特对小马的抚爱尽够了；也许除了小马还有更值得抚爱的东西。不管怎样，他离开了它向着巴巴拉这面走来，问她可曾好一些了。是的。巴巴拉的确好得多了。她恐怕——说到这里巴巴拉把头低下，更显得羞红了——他一定认为她心眼太傻了。"一点也不，"吉特说了。巴巴拉听了很高兴，咳嗽了一声——哼！——轻得简直不象咳嗽——除此之外没有表示了。

当小马高兴的时候，它来得多么庄重呀！现在它安静得好象是大理石雕成似的。面上露出很懂事的样子，不过这种表情它一向就有的。"我们还没有时间来握握手呢，巴巴拉，"吉特说道。巴巴拉把手递给他。怎么，现在她在颤抖呢！心眼又傻又经不起什么的巴巴拉呀！

一臂之遥！一臂之遥不算太远呀。巴巴拉的手臂不论从哪方面说也不算长；而且，她伸得又不够直，还弯着一点儿。当他们握手的时候吉特站得离她很近，因此他能够看到一颗小小的泪珠在她的睫毛上颤动着。很自然地他应该注视着它，巴巴拉当然是不知道的。很自然地巴巴拉应该不知不觉地抬抬眼睛，发现了他的秘密。就在那一刹那，用不着预先有什么动机或计划，吉特不是很自然地应该吻巴巴拉吗？不管自然不自然吧，他吻了她一下。巴巴拉说，"不害羞，"但是还是让他吻了——而且吻了两次呢。他本来应该吻三次的，但是小马在尥蹶子又在摇

脑袋，好象它突然欢喜得发了狂似的；巴巴拉吓了一跳，逃走了——但是并没有一直跑到她母亲和吉特妈那里，唯恐她们看到她面颊是多么绯红，要问她是为了什么原因的。狡猾的小巴巴拉呀！

当全体人员初期的兴奋劲头平静下去之后，吉特同他的母亲，巴巴拉同她的母亲，自然还少不了小雅各和小弟弟，大家一道晚餐——这倒用不着慌慌张张地吃了，因为他们准备在那里过个通宵——加兰德先生把吉特叫到跟前，拉他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那里他们可以单独谈话，告诉他还有使他惊愕的事没有来得及说呢。吉特一听，脸上露出着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苍白了，于是老绅士赶快补上一句，说他听了会感到惊愕得很舒服呢；便问他能否在明天早晨出门一趟。

"出门一趟，先生！"吉特叫了出来。

"陪着我和隔壁房间里我的朋友走一趟。你猜得出它的目的来吗？"

吉特脸色越发苍白了，摇摇头。

"唔，是的。我想你已经猜出来了，"他的主人说道。"试试看。"

吉特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又杂乱又难理解，但是他清楚地把"耐儿小姐"几个字说了三四遍，一面说一面摇头，好象他还要补充说那是没什么希望似的。

但是加兰德先生，并不如吉特所预料的说什么"再试试看"，只是很严肃地告诉他，他猜对了。

"他们退隐的地方毕竟真的找到了，"他说，"那便是我们出门的目的。"

吉特吞吞吐吐地提了一些问题，象那是在什么地方呀，怎么

找到的呀，有多长的时间了，她还健康还幸福吗之类。

“她是幸福的，这无须怀疑，”加兰德先生说了。“嗯，我——我相信她不久会幸福的。据我所听到的，她一直身体很弱，又在害着病；但是今天早上我又听说她好多了，他们全充满了希望。你先坐下，听我把其余的事情对你说明。”

吉特几乎连气也不敢出了，就依照他的吩咐听下去。加兰德先生于是向他叙述，如何他有一位兄弟（关于这个人，吉特好象记得听他谈起过，他年青时代的像片还在客厅里挂着）；如何这位兄弟住在一个很远的乡间，同一位老牧师在一起，那是他年轻时候的朋友。如何他们虽然亲爱得如一般兄弟，却有好多年不见面了，但是彼此时常通信，都希望有个重新聚首的机会，不过老是犯了一般人的毛病，永远让“现在”溜过去，又让“未来”融在“过去”里。如何这位兄弟，他的脾气非常温和、沉静、喜欢独居——就象阿伯尔那种脾气——深受他居住地方的纯朴乡民的爱戴，他们都很尊敬这位光棍学士（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他的仁慈和恩惠。如何这种细节是经过若干年才慢慢传到他的耳朵里来；因为这个光棍学士也是一位避免把自己的好处让人家知道的人，他总是喜欢发现和赞扬旁人的善行，而不肯自己大吹大擂，尽管它们也是值得称赞的。如何为了那个原因，他很少谈到他的村民；尽管如此，但是他特别关心其中的两位——一个女孩子和一个老人，他对他们是很仁慈的——在几天以前接到的一封信里，他把他们的历史从头到尾详细地说了一遍，把他们的流浪生活和相依为命讲成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很少人读了它不感动得掉眼泪的。如何他，收到那封信的人，立即相信这两位一定就是找了很久的流浪者，是上帝指使把他们送到他兄弟那里照顾的。如何他又写信要求提供进一步的

情报，以便证明这件事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如何那天早晨回信就来了；完全证实了他最初的印象，这便是他们计划明天要出一趟远门的原因。

“在同时，”老绅士说，立起来把手搭在吉特的肩膀上，“你极端需要休息，因为象这样的一天便是一个最强健的人也吃它不消呢。晚安！上帝打发我们走一趟，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第六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吉特没有睡懒觉，天还没亮，他就跳下床来，开始准备他这可喜的一次长征。由于昨天所发生的大事以及他在晚间所听到的意外消息而造成的精神紧张，在漫长的黑夜里一直扰乱着他的睡眠，并召来了使他难以安定的恶梦，因此他觉得还是早点起来算了。

但是即便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的开始（目标也同样伟大）——即便这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起点，要在一年当中气候最恶劣的季节里着手，要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进行，所要得到的是烦恼、疲乏和痛苦——即便这是一种困难的冒险事业的发端，当然要他使出最大的决心和耐性，也需要他有最大的毅力，但是假定侥幸成功，可能造成使耐儿获得一个好运道和快乐的结果——吉特蓬勃的热情仍然会高度地激发出来，吉特的狂热和焦急至少也会有同样的程度。

实际上，兴奋和心急的不只他一个人。他下床还不到一刻钟，全家也都起来了，忙起来了。每一个人都抢着做些有助于旅

程的工作。独身绅士倒委实无事可做；不过他在监督着别人，比谁都能起推动的作用。包扎和准备的事情进行得很活跃，天刚一亮，旅程中应有的安排都做完了。这时吉特才开始埋怨他们不该这样着急；因为他们单为这次出门雇好了的旅行马车不到九点钟不会开来，除了吃早饭，他们没有方法来消磨这一小时半的空白时间了。

对了，还有呢。还有巴巴拉。巴巴拉也很忙，当然啦；但是那倒没有什么——吉特正好可以帮她忙，这样消磨时间比其他任何特别设计出来的办法都好。巴巴拉对于这种安排并不反对；吉特，昨天晚上就有一种意思侵上他的心头，他研究了一下，便开始想到巴巴拉的确欢喜他，而他也的确欢喜巴巴拉。

现在，巴巴拉，如果我们必须把实情说出来——因为有此必要，而且也应该——在全体家人中，巴巴拉似乎对这种忙碌感觉最不舒服了；当吉特坦坦白白地告诉她，这一切使他如何高兴如何快乐的时候，巴巴拉变得越发打不起精神来，好象比先前还要不舒服了。

"你到家还没有多久，克立斯托佛，"巴巴拉说了——真无法说明她说这话是多么漫不经心呢——"你到家还没有多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那样高兴离开。"

"但是为了那样一个目标呀，"吉特答道。"要把耐儿小姐接回来呀！又要见到她了！你只想想那个就够了！一想到你毕竟也要见到她了，我真高兴极了。"

巴巴拉没有说明她对这点并不感到怎样满意，但是从她微微把头一摇，就可以把这种意思完全表示出来了，吉特完全莫名其妙，在他简单的头脑中，不免奇怪，她对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冷淡呢！

“你将会说她生着一副你从来没见过的顶顶甜蜜和顶顶美丽的面孔呢，我知道，”吉特说，揉搓着他的手。“我相信你会那么说的。”

巴巴拉又把头摇晃了起来。

“你怎么了，巴巴拉?”吉特说。

“没有什么，”巴巴拉叫道。你看，巴巴拉撅起嘴来了——不是愤怒地，或者是把嘴撅成个丑怪样子，而是撅得更象个樱桃小口了。

没有一个学校能使一个学生长进得那样快，而自从吉特吻过巴巴拉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位高材生了。他现在看清巴巴拉的意思了——他忽然把他的功课想起来了——她就是书本呀——它摆在他的面前，清楚地象印刷出来似的。

“巴巴拉，”吉特说，“你不是同我闹脾气吧?”

唔，天哪，不是的！为什么巴巴拉要闹脾气呢？并且她有什么权利闹脾气呢?她闹脾气或者不闹脾气又有什么关系呢？谁来管她呢?

“怎么，我来管，”吉特说。“当然我来管。”

巴巴拉并不明白为什么那是当然。

吉特相信她一定会明白的。请她再想一想好不好?

当然啦，巴巴拉要再想一想。不，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是当然。她不了解克立斯托佛是什么意思。而且，她相信这会儿他们需要她上楼去呢，她该走了，真的——

“不行，但是，巴巴拉，”吉特说道，温和地拦住她，“让我们好离好散，不要这样别扭。在我苦难的日子里我是一直想着你的。如果不是你，我不知道更要悲惨到什么程度呢。”

哎呀呀，当巴巴拉的面孔变红的时候，她多么傻气呀——并

且象是一只在颤抖着的瑟缩畏人的小鸟！

"我要把实话告诉你，巴巴拉，相信我，但是不能表达出我心里想说的话一半来，"吉特说了。"当我愿意你看到耐儿小姐感到高兴时，只不过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使我高兴的也会使你高兴罢了——并没有什么别的。至于她，巴巴拉呀，我想我几乎愿意出死力为她服务的；但是如果你也象我那样认得她的话，你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你会这样想的。"

巴巴拉受了感动，很后悔她不该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来。

"你知道，"吉特说，"我常常谈她、想她，几乎把她当做是一位天使似的。当我期待着又要同她见面了，我就想到她那和往常一样的笑容，高兴看到我，并且会伸出手来对我说，'原来是我的老朋友吉特呀，'或者是这一类的话——象她常说的那些。我希望看到她很幸福，许多朋友环绕着她，把她很好地培养起来，因为她应当受这样的待遇呀。当我想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还是她的老用人，是把她当做又仁慈又善良又温柔的女主人而深深爱着她的人；我是愿意冒着——现在还愿意冒着——任何危险去服侍她的。有一度我不禁害怕，如果她带着很多朋友回来了，她会忘记象我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后生，或者认为和我相识也很可耻，因此可能很冷淡地同我谈话，如果是这样，巴巴拉呀，我的伤心可就没法说了。但是当我再想一下，我又感觉这种猜想是对不起她的；因此我和最初一样，还是想再见她一次，正如她当初也很愿意见我一样。有了这个希望，并且想着她过去的样子，使我感觉好象我永远是设法使她高兴的人，即便还是她的用人也不算什么。如果我因此而得到好处——我想我不会因此而吃亏的——我会对她感恩不尽，比以前更要爱她更要尊敬她。这便是又明白又老实的实情，亲爱的巴巴拉呀，我敢向你发誓！"

小巴巴拉倒不是什么固执成见或者任性脾气的人儿，现在一肚子懊悔，使她变成了泪人儿了。这样一来自然会引起更多的话来，我们倒不必问他们又谈了些什么，因为这当儿正好听到马车的轮声，紧接着花园大门响起了清脆的铃声，使得本来冬眠了一个短时间的一家人忙做一团，焕发出十倍的生气和活力来。

查克斯特先生也坐着一辆出租马车和旅行马车同时到达了，替独身绅士拿来了一些文件和现款，交到他的手里。任务完成了，便退到家人群中，走动着或者可以说是巡回着享受他的早餐，摆着一种绅士架子，冷淡地注视着行李和人上车。

"势利鬼也在里面吧，我想，阁下？"他对阿伯尔·加兰德少爷说了。"我觉得上次他没有同去，是因为怕他去了老水牛① 不肯接见吧。"

"谁不肯接见，阁下？"阿伯尔少爷问道。

"那个老头儿，"查克斯特先生答道，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

"我们的当事人要带他前去的，" 阿伯尔少爷冷淡地说了。"现在用不着考虑那个问题了，我父亲同那位绅士的交情很够，他对他的寻求颇具信心，这就足以充分保证他们这一趟差使是够友好的了。"

"啊！"查克斯特先生想道，望着窗子外面，"谁都可以，就是没有我的份！势利鬼跑到我的前面了，当然啦。他不过偶然没有偷去那五镑现钞罢了，但是我绝不怀疑他总会干得出那种事来的。在这事发生以前我就常常这样说来。那姑娘真俊气！我敢说，真是一个惊人的小货色！"

巴巴拉正是查克斯特先生赞美的题目；当她在马车附近逗

① 老水牛(ancient buffallo)，这称呼表示轻蔑。"水牛"含有欺诈的意思。

留着(现在它准备开动了)，那位绅士突然对这种行动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念头使他大模大样地走到花园里面，选择了一个距离适当便于斜送秋波的地方站了下来。查克斯特先生对于女性是有丰富经验的，会耍一些通往她们内心道路的小手段，在占好了他的据点之后，他把一只手放在大腿根上，用另外一只手整理他那飘飘然的头发。这是交际场中的一种很受欢迎的姿态，如果再以风流的口哨伴奏着，是常能获致卓越的成功的。

不过，那便是城市和乡间的区别，在乡下，对于这个婉转取媚的形象，谁也没有稍予注意；这些可怜的人都在忙于同出门的人道别，互相吻手，挥巾，以及一些类似的平凡和土里土气的照例文章。因为，现在独身绅士和加兰德先生已经上了车，车僮也高据马鞍之上，吉特穿的裹的很厚，也上了后座；加兰德夫人在那里，阿伯尔少爷在那里，吉特妈在那里，小雅各也在那里，巴巴拉的母亲只在一个远地方站着，照料着那个永远不肯睡觉的小弟弟；大家全在点头，招手，屈膝施礼，或者用尽气力喊叫"再会"。再过一分钟车子就看不见了；查克斯特先生独自留在老地方，茫然地注视着吉特从后座立起来向巴巴拉挥手，他的眼睛——查克斯特的眼睛——查克斯特这个有办法的人——在星期天的公园里，上等仕女常常从四轮马车里得意地望着的这个家伙——充满着光明和神采，看着巴巴拉向吉特挥手。

查克斯特先生如何为这一个奇异的事实搞得精神恍恍惚惚，他立在那里好象脚底下生了根似的，心里暗自断言，吉特乃是罪恶人物的王子，势利鬼的皇帝或者莫卧儿大帝，以及如何他又从这一件不愉快的情形上溯到一先令的旧案，全与我们的主旨无关，我们的主旨是要跟踪隆隆的车轮声前进，陪同几位旅行的人走上又凄冷又荒凉的长途。

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尖锐的风吹刮着，猛烈地向他们进袭——把硬土变白了，震动着挂在树枝和篱笆墙上的霜雪，象卷灰尘似地把它们卷走。但是吉特对于天气并不在意。风在怒号，这里面却有一股自由和新鲜气息，尽管刺人肌肤，还是受欢迎的。它把霜雪卷去，把枯枝败叶压下去，乱七八糟地一齐把它们带去，好象普遍的同情四面八方地散播，每一件东西都是急急忙忙的，正和他们一样。风吹得越紧，他们前进得也越顺利。这倒是满有趣的：挣扎着战斗着向前冲，把一阵一阵的风逐一征服；注视着它们又吹向前来，在吹过来的时候又纠集了力量和愤激；在它们呼啸过去的时候，一切都为之披靡；然后回头望着它们疾驶而去，嘶哑的声音在远处消失，便是强壮的大树也在它们面前瑟缩着。

一整天，风没有停。夜间天朗气清，星光灿烂，但是风势并未减弱，而且冷气刺透了衣服。有时——将近一个长驿程的终点时——吉特难免也希望天气稍微温暖一些；但是当他们停下来换马时，他又快跑一阵，一面再忙着把钱付给旧御夫，一面又要唤醒新御夫，跑来跑去一直到马全套好，他已经全身发热，血冲到指头尖上来了——这时他便感到，好象寒冷减少了一点，旅途上的快乐和光荣要失掉了一半似的；于是他跳上车子，高兴得不得了，依着车轮滚动出来的快人的乐谱唱着歌，把睡在温暖床铺上的城市居民抛到后面了，沿着寂寞的大道赶他们的路程。

同时坐在车厢里面的两位绅士，也都无心睡觉，他们谈着话来消磨时间。因为两个人都一样着急和有所期待，自然而然地就把话题转到他们这次远征的目的上头——谈这次远征会发生什么结果，谈他们对它所抱的希望和恐惧。希望，他们有很多，恐惧，他们倒很少——也可以说是没有，除了一种无限的不安，

那是和突然唤起的希望和迟延甚久才要实现的期待分不开的。

有一次，他们停止谈话之后，为时已过午夜，独身绅士逐渐变得沉默而若有所思了，他转头对着他的同伴突然问道：

“你听别人说话不觉得讨厌吗？”

“我倒和一般人差不多，我想，”加兰德先生答道，微笑着。“我愿意听，如果对我有兴趣的话；即便没有兴趣，我也尽可能听你讲下去的。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我想起了一件小事情，”他的朋友答道，“想在你面前谈一谈。事情很简单。”

停了一下，不见对方有回答，他把手放在老绅士的袖子上，就这样说下去了：

“从前有两兄弟，他们彼此相亲相爱。他们的年龄悬殊——相差约十二岁。我不敢说他们是不是因为那个理由不知不觉地更加亲爱了。尽管他们年岁差的很多，他们却不该成了情敌。两个人心里的强烈感情落在同一个目标上面。

“年轻的一个——很有理由相信他是更敏感更有警惕性的——首先发觉了这一件事实。我用不着告诉你他受过什么痛苦，他心里如何难过，他的思想斗争又是到了什么程度。他一向就是一个不够健康的孩子。他的哥哥在他自己身体健康、又有力气的情况下，又有耐心又很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许多天不出去玩他所喜爱的游戏，只是坐在他弟弟的床边，为他讲述古老的故事，直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罕见的光辉；有时还把他抱到青草地上，在那里他照顾着可怜的多愁善感的弟弟，他注视着夏日的晴空，看到大自然的一切都很康泰，只有他自己是个例外；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温柔的忠实的护士。我不必详细叙述他所做的一些足以使那个又可怜又软弱的人儿爱他的事情了，因为

这样故事会讲不完的。但是当考验的时间到来，弟弟的心又充满了旧恨。幸而上帝给了这位轻率的年轻人一种有远虑的刚毅，补偿了他的牺牲。他离开了他的哥哥，要让他过幸福的日子。他始终没有把真情吐露出来，他远离了祖国，希望死在异地。

"大哥娶了她。她不久就回到天国去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孤女。

"如果你看到过任何一个古老家族的美术陈列馆，你将会记得相同的面孔和身材——常常是其中最美丽和最窈窕的——如何一传就是几代；并且你可以把一个长得一样的甜蜜的姑娘从一长系列的像片中一直探溯上去——总是年轻的，也没有变化——象是这个家族的守护神似的——和他们住在一起度过灾难和不幸，来赎她们的一切罪恶。

"在这个女儿身上，母亲又复活了。你可以判断，因为那个母亲是在盛年弃世，他会怎样把一腔热情寄托在这个姑娘身上，而她正是她的活的影子呀。她渐渐长大成人，把她的心交给了一位不知道它的价值的人。没办法！她那慈爱的父亲不能看着她忧伤憔悴下去。他心想，这个人可能比他想象的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如果娶一位象她那样的好太太，这个人当然可以变成一个有为的人。于是他让他们携起手来，他们结婚了。

"经过结婚以后的一切痛苦，经过一切冷淡的忽视和不应该加在她身上的非难，经过他为她造成的贫穷，经过他们日常生活的挣扎，下贱和可怜得不能说了，但是忍受起来是可怕的，她却一直辛辛苦苦地过下去，表现出她的赤诚，也表现出她的优良性格，而这也只有女人做得到的。她的产业荡尽，她父亲也受了她丈夫的连累而几乎流为乞丐，并且每天看着她（因为现在他们住在一起了）受虐待，过着不幸的生活，但是她唯恐他伤心，从来不

伤悼自己的命运。忍耐着，一种强烈感情把她支持到最后，她做了三个星期的寡妇也死了，给他父亲留下了两个孤儿：一个是男孩，约莫十岁或十二岁；另外一个是姑娘——又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孤儿——同样的无依无靠，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身材，同样的容貌——一如当年她失掉年轻的母亲时候的情形。

“那位大哥，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外祖父，现在成为一个衰老的人了；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忧愁之神的沉重的手。他利用残余的家产开始经商——最初是卖图片，后来又贩古玩。从幼年他对这些东西就有一种爱好，现在就靠着他所培养出来的趣味维持一个不安定和不可靠的生活。

“那个男孩子的心和人都变得象他父亲；女孩子却很象她母亲，因此当老人把她抱到膝上，注视着她那温和的蓝眼睛，他便感觉好象从一个不幸的梦中惊醒，而他的女儿又变成一个小姑娘了。那个刚愎的男孩子不久就拒绝了他的庇护，寻找和他兴趣相投的同伴去了。老人和女孩子单独住在一起。

“从此以后，他便把对两个最贴近他心坎的死者之爱，完全移植到这一个弱小的人儿身上来了；由于她的面孔常常对着他，使他随时感到，他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过早的变化——他所看过和熟习的一切痛苦，和他那女儿所遭受的一切；又由于那个年轻人又放荡又狠心的行为一如他父亲一般，把他的存钱花光了，有时甚至使他们陷入暂时的穷困和灾难；——于是他便开始为一种穷苦的恐惧所苦恼，一直熬煎着他的心。他倒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他的确为那个女孩子担忧。恐惧成了他家庭里的鬼魅，黑夜白天不停地向他作祟。

“那位比较年轻的兄弟周游了许多国家，一直是独身过着他人生的旅途。他那自愿的放逐被误解了，这种行为使他受到（不

是没有痛苦的）斥责和轻视，常常折磨着他的心，而在他的旅途上投射了一种悲伤的暗影。这且不去管它，他和大哥间的通信又困难又无定，并且常常失却了联系；不过两个人并不是完全断绝了消息，他也得知——每次的书信总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我现在告诉你的这许多情况。

"于是，他们年轻的幸福的生活的美梦——尽管满载着痛苦和早忧，对于他还是幸福的——比以前到他枕边访问的次数更频繁，每天晚上他都重新成为一个孩子，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于是他尽快结束了他的事情；把所有的货物变成了现款；带着足以维持两个人生活的光荣财富，带着坦白的心和手①，带着支持着他颤抖的四肢，带着一般人几乎不能忍耐的感情，在一个黄昏时候他来到他哥哥的门口！"

叙述者的声音越来越嗫嚅了，说到这里便停止住。"其余部分，"加兰德先生说着，顿了一下以后紧紧握住他的手。"我全知道了。"

"是的，"他的朋友答道，"不必往下说了。你知道我访问到的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结果了。甚至当我费尽心力找到一些材料，也不过是有人看到过他们同两个可怜的耍把戏的人在一起旅行——我又及时地寻到那两个人，及时地到达了他们退隐的地方——即便那时我们还是太迟了。但求上帝我们可不要再迟一次！"

"我们不会太迟的，"加兰德先生说了。"这次我们一定成功。"

---

① "带着坦白的心和手"(with open heart and hand)，系直译，open heart 意为"心地坦白"，open hand 意为"慷慨"，全句意思是"又诚恳又坦白地"。因为几个并列的子句都以 with 开始，所以采用直译法。

"我一直相信如此，也仍然希望如此，"另外那一位答道。"我仍然这样相信并抱有这种希望。但是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在我的精神上，我的好朋友，笼罩在我头上的悲哀，好象既不能使我有希望，又不能使我有理性似的。"

"我对这个倒不觉得惊异，"加兰德先生说；"这是因为许多事情涌上你心头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因为又是在这种凄凉的时间和地点，而且最重要的，更因为是在这样一个狂暴阴沉的黑夜的原故。一个阴沉的黑夜，实在的！听哪！风咆哮的够多么凶呀！"

第七十章

天破晓了，他们仍在赶路。自从离家之后，他们总是这里停停，那里歇歇，打尖吃饭，不断延误时间，特别是在夜晚，要等候更换新的马匹。除此以外他们便没有什么别的耽搁了；但是天气还是很恶劣，道路经常是又陡又难走。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前又将是夜晚了。

吉特，越冷越顽强，越坚定，勇往直前地赶路；他尽量使他的血脉流通，尽量想象着这个有些冒险的行程的幸福结果，尽量向四下里望着，使他对每种事物都感到惊奇，因此倒很少有余暇想到什么烦恼。虽然他和他旅伴们的着急随着白昼的消失而迅速增加，但是时间毕竟没有停滞不前。短促的冬季白天不久退隐了，黑夜重新到来，而他们还要走好多里路。

天转昏暗，风势减弱；远处的呼啸声越来越低沉越凄凉；风

沿着大道掠过，悄悄地吹动得路旁的枯草飒飒作响，真好象是什么巨大的鬼怪光顾似的，因为路太狭，它一边走，它的衣服一边擦出了声音。渐渐地风消停了，沉寂了，接着雪开始飘落起来。

雪花落得又急又密，不久地上积上几寸厚，遍野笼罩上一层严肃的沉寂。车轮没有音响了，尖锐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也变成一种又模糊又沉郁的践踏。他们前进的生命好象慢慢地窒息了似的，一种死了一般的东西篡夺了它的地位。

吉特用手遮住眼睛，不让雪冻结了睫毛和遮住他的视线，他常常希望尽早看到闪烁的灯光，指明他们又将走近了什么城市。在这些时候，他也能够察见一些事物，但是都不够清楚。现在，一个高高的教堂的尖塔出现了，但是经过他们的灯光一照，立即又在地上变成一棵树、一个谷仓的影子。现在，又有骑马的人、步行的人、车辆，在前面行走着，或者在狭路上向他们迎面走来；但是他们一经来到身边，也就全变成了黑影。一堵墙、一片废墟、一个坚固的三角屋顶也常在路心竖起；但是当他们迎头冲上去的时候，也只有一条空路。还有奇怪的转折、桥梁和大片的积水，好象这里那里都涌现出来，使道路变得可疑而不确定；但是他们还是在光溜溜的大道上，这些事物也和其他事物一样，等他们一走过去便又成了模糊的幻象了。

当他们到达一座孤零零的驿舍时，他慢慢走下了他的座位——因为他的四肢冻麻木了——探问还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他们旅程的终点。在这样一个冷僻的地方，时间已经算是很迟了，人们全都上床休息；但是有声音从楼上的窗口回答，还有十里。在那里停十分钟好象是一小时；但是等十分钟过完，便有一位冻得发抖的人把他们需要的马拉出，又经过一个很短的耽搁，他们就重新开始前进了。

那是一条越野大道，先走了三四里之后，便满是坑洞和凹辙，罩上一层白雪，对于战战兢兢的马匹就是一堆陷阱，迫使它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缓缓前进。这时他们太激动了，谁也不愿意静坐在车里听着车子这样慢慢蠕动，因此三个人全下了车跟在后面蹒跚地步行。距离好象无穷无尽似的，走起来真够吃力。正当每个人都在想一定是御夫迷失路了的时候，近在身边的教堂钟声报了午夜的时间，车子停了下来。车子本来走得很轻，但是当它不再轧碾雪地的时候，那种寂静真令人吃惊，好象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到了，先生们，"御夫说着，下了马，去敲一个小客栈的大门。"哈罗！这里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钟了。"

敲门的声音又响又长，但是敲不醒里面睡熟了的人们。大地依然和先前一样黑暗静寂。他们向后退了退，抬头望着窗子，它们象是贴在粉白墙壁上的黑布。没有灯光出现。从四周那种死气沉沉的情形看来，可能房子已经荒废了，不然就是睡眠的人死光了。

他们聚在一起低声说话，心里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矛盾，好象不愿意重新把他们刚才引起来的那种凄凉的回声扰乱了似的。

"让我们向前走，"那位弟弟说，"留下这位好朋友叫醒他们，如果他能的话。在我确实知道我们来得不是为时太迟以前，我是定不下心来的。让我们遵照上帝的意旨，再向前走。"

他们向前走，留下御夫替他们在客栈里准备一些能够备办的必需品，并且要他继续敲门。吉特随着他们，身边带着一个小包包（这是在他们离家时候挂在车上的，从此就不曾把它忘掉）——就是在它旧笼子里的小鸟——还是象她离开它的时候那种样子。她一定高兴看到她的小鸟的，他知道。

路缓缓地弯向下坡。在他们前进的时候，看不到他们听见报时的教堂，也看不到簇拥在教堂四周的小村庄了。敲门的声音又在响，在万籁俱寂中听得很清楚，使他们心里发烦。他们很希望那人能忍耐一下，真后悔没有告诉他，在他们回去以前，不要打破这沉寂的空气。

穿着一身鬼气森森缟素寒衣的老教堂钟塔，又在他们面前耸立起来，他们一下子就到了它的旁边。一座尊严的建筑——便是在一片白茫茫景色之中也很幽暗。钟塔墙壁上面有一个古老的日规，差不多全部埋在雪堆里面，几乎辨识不出它是什么东西来了。时间的本身也似乎变得迟钝了，年纪老了，好象没有任何白天能够把这阴郁的夜晚更换了去似的。

一个侧门近在身边，但是从这里穿过公墓的小径很多，因为不知道走哪一条，他们重新停住了脚步。

一条村庄大街——如果那也可以称之为大街的话——两边簇拥着一堆不整齐的可怜的屋舍，高矮不一，年龄不等，有的屋面对着大道，有的屋背对着大道，有的三角顶伸到大道上面，这里那里竖立起一个招牌，或者是一间把头探到小路上来的草棚——近在身边。在不远的地方一间卧室的窗户里透出一线微弱的灯光，吉特便向着那座房子跑去，探询他们该怎样走。

他刚喊了一声，里面就有一位老人答话，那人接着立刻就在窗口上出现，脖子上裹着一些衣物，防御寒冷的侵袭，他开口问是谁在这样一个不合宜的时间里寻他。

“天气这么冷，”他抱怨说，“在这样一个夜晚更不应该把我叫起。我干的这一行并不是一定要从床上把我叫起来呀。人们要我做的事情是经得起冷的，特别是在这种季节里。你要做什么呢？”

“如果我早知道你又年老又有病，就不会惊动你了，”吉特说。

“年老！”另外那一位重复了一句，暴躁地。“你怎么知道我年老？也许不象你想的那么老吧，朋友。至于说到病，你会发现许多青年人比我的身体还要坏。这种情形倒真可惜——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象我这样年龄应该健康和强壮，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弱和这样容易生病。如果我说话最初粗暴了一些，”老人说道，“我还得请你原谅。我的眼睛到晚上就不大好——这倒不是因为年龄或疾病，它们一向就不大好的——我还没有看清你是一位陌生人呢。”

“我很抱歉把你从床上叫起来了，”吉特说，“但是公墓门口还有几位绅士，他们也是陌生人，是刚赶远路到来的，要寻找牧师的住所。你可以指给我到那里去的路吗？”

“我想可以的，”老人答道，声音颤抖着，“因为，到下一个夏天，我在这里担任教堂管事就足足五十年了。右手边的一条小道，朋友，就是正路。不会给我们善良的绅士带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吧，我希望？”

吉特谢了他，匆匆忙忙地向他来了个否定的回答。他刚刚转过身子，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孩子的声音吸引住了。抬头一望，他看到邻舍窗口上站着一个很小的人儿。

“那是什么？”孩子诚恳地叫着。“我的梦成了真的事实吗？请告诉我，不论是谁，赶快醒醒起来呀。”

“可怜的孩子！”教堂管事不等吉特回答就抢先说道，“怎么回事，乖乖？”

“我的梦成了真的事实了吗？”那孩子又叫喊起来，声音热情极了，因此不论谁听到了都会感动的。“但是不，那是永远不可

能的！那怎么可能——唔！怎么可能呢？”

“我猜出他的意思来了，”老人说道。“重新上床睡觉去吧，可怜的孩子！”

“嗳！”那孩子在一阵极端失望的情绪下叫了出来。“我知道它是永远不可能的；不用问，我就已经料到了！但是今天一整夜，还有昨天晚上，情形都是一样，我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个残酷的梦就又回来了。”

“想法再去睡睡吧，”老人安慰他说。“到时候梦会没有了的。”

“不，不，我宁愿梦停留下来——尽管它残酷，我还是宁愿它能够停留下来的，”那孩子答道。“我不害怕在我睡眠中做梦；但是我很难过——难过极了。”

老人祝福他，孩子含着眼泪道了再会，又剩下吉特一个人了。

他慌慌张张地赶了回去，他所听到的很使他感动，虽然孩子的态度比他说的话更使他感动，因为他还听不懂他的意思。他们依照教堂管事所指示的小道走去，一会儿就到达了牧师住所的墙脚。当他们走到这里之后，转过身四下望望，他们看到在相当距离外面的一些废墟中间，透出一点孤寂的亮光。

灯光是从一个象是老式的突出壁外的窗子射出来的，因为四面都是高墙的黑影，就宛如一颗明星照耀着。它和他们头上的繁星一样，明亮而又发着微光，同时也象繁星那般孤单和静止，它仿佛和天空中永恒的灯光有着血缘的关系，和它们共同燃照着。

“那是什么亮光呀？”那位弟弟说了。

“它一定是，”加兰德先生说，“他们住的破屋中的亮光。我

看不到附近还有什么别的房子了。”

“他们不会，”那位弟弟匆遽地答道，“在这样一个很迟的时间还没睡吧——”

吉特立即插嘴，请求他们在大门口拉着铃等一下，让他先跑到亮光跟前，看看有没有人在那里。得到他们的允许之后，他便屏着气，手里提着鸟笼，一直向那个地方奔去。

在坟墓中间不大容易走得很快，如果是在别的时候他可以走得更慢一些，或者绕着小道过去的。但是现在，他毫不在乎这一切障碍，一直是不减速度地奔向前去，没有多少时间就到了距离窗口几码之外。

他尽量把脚步放轻，走到墙脚底下，枯干成了白色的长春藤蔓扫着他的衣服，他立在那里静听着。里面没有声音。教堂本身和这里一样平静。他把脸贴在玻璃上面，重新静听。还是没有声音。四周一片沉寂，他感到如果真的有人在那里睡眠的话，他一定能够听到睡眠者的呼吸。

情形有些奇怪，一个亮光点在那样一个地方，又是在那样的深夜，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守在它的附近呢！

窗户下部横拉着一块帘幕，因此他不能看到屋子里面的情形。但是没有人影射到上头。要是在墙上找一个踏脚的地方，试着从高处向里望的话，难免要发生什么危险——而且爬上去一定会有声音，还可能把女孩子吓一下的，如果那里真的是她的住居的话。他听了又听；依然是同样令人不耐烦的空寂。

他迈着又慢又小心的脚步离开那个地方，绕着房子走了几步，最后来到一个门口。他敲了几下。没有回答。但是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很难断定那是什么声音。它有些近似一个人因为痛苦而发出来的呻吟；但是也不对，因为它太规律太固

定了。一会儿它象是一种歌，一会儿又象是哭泣——就是说，好象随着他那有变化的幻想而改变，因为声音的本身却没有改变或顿挫。它绝不类似他所听到的任何声音，在那种调子里含着一些可怕、令人沮丧和人间所无的气息。

他的血液比在风雪中受了冻还要冷，但是他又敲门。没有回答，声音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他把手轻轻地放在门闩上，用膝头抵住门。里面关得很紧，但是经不起压力，门轴一转就开了。他看到炉火在古老的墙壁上闪闪发光，走了进去。

第七十一章

燃烧的木柴泛出朦胧的红光——因为室内没有点着油灯或蜡烛——照出一个人的身体，坐在炉子旁边，背对着他，身子俯在一闪一灭的亮光上面。姿态象是坐在那里取暖。象是取暖又不象是取暖。在那里的是一个弯着腰的姿态和瑟缩着的形象，但是他并没有伸出手来迎接那可喜的暖气，也没有耸耸肩膀或者打个寒噤，来把室内的舒服和室外刺骨的冷气作个比较。他的四肢缩做一团，头向下垂着，两臂交叉在胸口，手指握得很紧，一直把座位前后摇个不停，一面摇一面发出他所听到的那种悲伤的声音。

笨重的门在吉特进来后咯吱一响，把他吓了一跳。但是那个形象既不说话，又不掉过头来望望，也没有用任何表示说明已经听到了这声音。那是一个老人的形象，他的白头正和他所注视着的将熄余烬的颜色相似。他和将尽的光、将死的火、时间侵

蚀了的房间、孤寂、衰残的生命、晦暗，成了同一类型的朋友。还有灰、尘和废墟！

吉特想说话，的确也说出了几个字，虽然他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但是同样的可怕的低声叫喊仍然继续着——椅子同样在摇动——那个衰老身体仍然坐在那里，没有改变也不管有什么人进来。

他的手还搭在门闩上，这时人影子上面的什么东西——因为火上的一根圆木烧断了，倒下来了，这一来，在冒出来的火光中，才使他看个清清楚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又回到他先前站立的地方——向前移动了一步——又一步——再一步。再一步，他看到那个面孔了。一点不错！尽管它有了变化，他太认得它了。

“老板！”他叫了出来，一条腿跪下，捉住他的手。“亲爱的老板。同我讲话呀！”

老人慢慢地转过头来对着他，嘟囔出一种洞声洞气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今天晚上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鬼呀！”

“不是鬼，老板。没有谁，只是你的老用人。我想现在你该认得出我吧？耐儿小姐——她在哪儿——她在哪儿？”

“他们全说这种话！”老人叫道。“他们全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鬼！”

“她在哪儿？”吉特问道。“唔，只告诉我那个——只告诉我那个，亲爱的老板！”

“她睡着了——那边——在那里面。”

“感谢上帝！”

“嗳！感谢上帝！”老人也说道。“我向他祈祷过，她睡着了以后我祈祷过许多漫长的夜晚了，他知道。听！是不是她在叫

谁？"

"我没有听到声音呀。"

"你听得到。现在你听到她说话了。你说你没有听到那个吗？"

他吃了一惊，重新静听。

"连那个也听不到吗？"他叫道，泛起一种得意的笑容。"谁能比我更熟习那个声音呢？嘘！嘘！"

老人打着手势叫他沉默，悄悄溜到另外的一个房间。过了很短的一会儿（在这个当儿里还听到他用一种温和安慰的调子说了几句话），他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盏灯。

"她还在睡着，"他低声说。"你说对了。她没有叫谁——除非是她在梦里叫来。以前她在睡梦里叫过我，阁下；我坐在一旁注视着，看到她嘴唇动，便知道，尽管没有声音，她在谈我呢。我害怕灯光照着她的眼睛，把她照醒了，因此把它拿到这里来了。"

与其说他是在对来客说话，毋宁说他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当他把灯放在桌上之后，他又把它拿起，好象一下子又想起了什么或者动了什么好奇心似的，又把它举到他的脸上。接着，又好象就在这样动作时就把动机忘了似的，他转了转身子又把它放下了。

"她睡得很熟，"他说；"但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天使的手把大地撒上了很厚的雪，使得极轻微的脚步更轻微了；就是那些鸟也死了，它们不会唤醒她了。她常常喂它们吃呢，阁下。尽管从来没有这样冷过和这样饿过，这些胆怯的小东西还是看到我们就飞走了。它们却从来不躲避她的！"

然后他又停下来静听，几乎连气也不出，听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一阵幻想过了之后，他打开一只旧箱子，取出一些衣

服，他那副爱惜的样子就好象它们是什么活的东西似的，然后开始用手抚平和摩挲着。

“你为什么在那里懒洋洋地躺着，亲爱的耐儿？”他叽叽呱呱地说，“外面不是有鲜红的浆果等你去采吗？你为什么在那里懒洋洋地躺着，你的小朋友们不是爬到门口在喊叫‘耐儿在哪里——亲爱的耐儿在哪里’吗？——因为他们看不到你一直哭哭啼啼。她对孩子们一向是温和的。最顽皮的也听她的话；她对他们才够爱惜呢，真的她对他们很好！”

吉特失去了说话的力量。他满眼含着眼泪。

“她这件家常穿的小衣服——她最得意的一件！”老人叫道，一面把它贴到他的胸口，用他那皱瘪的手拍着它。“她醒了以后会因为找不到而失望的。他们开玩笑地把它藏在这里了；但是还是交给她——还是交给她吧。便是把全世界的财富给了我，我也不肯让我的乖乖宝贝生气的。你往这里瞧——这双鞋子——你看它们破成什么样子了；她一直保留着，作为我们上一次长途跋涉的纪念。你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把她的脚趾头都磨出来了。后来人们告诉我石头把她的脚切了口子，出血了。那件事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不，不，上帝保佑她！后来我才记起，她常走在我后面，阁下，唯恐我看到她瘸的多么厉害；但是她还是拉着我的手，好象仍然是她领着我前进。”

他把鞋子贴到他的唇边，接着又把它们小心地放回原处，继续对他自己交谈——心思沉重地不时向他刚才去过的那个房间望着。

“她本来不是一个贪睡的人；但是那时她没有病呀。我们一定要有耐性。当她身体好起来以后，她将要很早起床，和她平时一样，在有益健康的清晨出门漫游。我常常想追踪她走过的路，

但是她那细小的脚步从不在露湿的地上留下作我向导的痕迹。那是谁呀？把门关上。赶快！我们不是好不容易才把冷气驱散，让她保持温暖吗？”

门真的开了，加兰德先生和他的朋友走了进来，另外还跟着两个人。他们正是教师和光棍学士。教师手里拿着一个亮。看起来好象是他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把枯竭了的灯加了油回来，就在那个当儿吉特到了，正好发现老人独自个坐在那里。

看到这两位朋友之后他变得温和了，方才门打开时他说话的那股怒气——如果象这样微弱、这样悲哀的人还可用这种词语形容的话——消下去了，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渐渐沉入先前的动作和先前那种模糊和梦呓的声音里面去了。

对于这些生客他一点也不理睬。他已经看到他们，但是一点兴趣和好奇心也没有。他的兄弟立在一边。光棍学士把一把椅子拉到老人跟前，靠近他坐下。经过了一段长久的沉默，他大着胆说话了。

“又过了一夜，还没有上床休息！”他轻轻地说着。“我希望你要注意你对我许下的诺言。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睡眠已经离开了我，”老人答道。“它只是一直跟着她去了！”

“如果她知道你这样睁着眼睛不睡，她会很难过的，”光棍学士说。“我想你不愿意让她难过吧？”

“我拿不定主意，如果能够把她唤醒不好吗？她睡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这样说未免太鲁莽了。那是一个又好又幸福的睡眠吧——嗅？”

“真的是呢，”光棍学士说。“真的，真的是呢！”

“那就好了！——那么醒了呢——”老人吞吞吐吐地说了。

“也是幸福的。幸福得不能用言语形容，也不是一个人心里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注视着他站立起来蹑着脚尖走向另外那个房间里，里面的灯已经重新放好了一盏。他们静听他又在对着沉默的墙壁说话了。他们彼此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不满脸流泪。他转身回来，低声说她仍然睡着，不过他认为她移动过了。她的手动过，他说——动了一点点——很少很少的一点点；但是他很相信她的手动过了——也许是想摸到他的手呢。在以前他是有这种经验的，即便她睡熟了也常常摸他的手的。他说完这话，便又突然坐在椅子上，手钩住头，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忘记的叫喊。

可怜的教师用手向光棍学士示意，请他走到另外一边来，同他说话。他们轻轻地把他那抓在苍白头发里面的手指头掰开，紧紧地握在他们自已的手里。

“他会听我的话，”教师说了，“我相信。如果我们恳求他，不论我或者你的话他都肯听。她一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我要听她爱听的任何声音，”老人叫了起来。“她爱的我都爱！”

“我知道你是这样，”教师答道。“我很相信。你要想想她；想想你们两人共同受过的悲伤和痛苦——以及你们两人共同体会到的那些磨难和平静的快乐呀。”

“我想着！我想着！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

“今天晚上我也不让你想别的——只许想那些能够使你感到轻松的事情，亲爱的朋友，把心门打开，让旧的感情和旧的日子走进来。这便是她自已要同你说的话，现在我是用她的名义对你说话。”

“你能这样轻轻地说话真好极了，”老人说了。“我们不要吵

醒她呀。我还愿意看到她的眼睛，看到她的笑容。现在她那年轻的面孔上也有笑容，不过它是定在那里，老是那个样子。我希望笑容能够展开也能够收敛起来。那才象是在天国里过好日子呢。我们不要吵醒她呀。"

"在她睡觉的时候我们不要谈她，只当她还是象从前你们一同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跋涉的样子——只当她在家里，住在你们一同逃出来的老房子里——只当她还是在从前快活的时光里，"教师说了。

"她永远是快活的——非常快活的，"老人叫了起来，眼睛死盯着他。"我记得，她一出生就有一种温和沉静的气质；但是她本性是快乐的。"

"我们听你谈过，"教师接上去说，"在这方面，以及在一切美德方面，她是很象她母亲的。你能想到她，记得她吗？"

他保持着那种坚定的神气，但是没有回答。

"或者甚至记得在她以前的那一个，"光棍学士说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痛苦使时间显得更长些，但是你不会忘记她的，不是因为她的死使你对这个孩子更亲爱，甚至你还不知道她的品质和她的心情怎样，就很宝贝她吗？让我们这样说吧，你能把你的思想折回到很远的日子里——折回到你早年生活的时光里——当时，不和这朵美丽的花一样，你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度过你的青春。让我们这样说吧，你能够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孩子也很爱你，你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孩子。让我们这样说吧，你还有一位兄弟，早被遗忘了，很久不见面了，同你分别很久了，现在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终于回来安慰你和问候你——"

"他要象你从前对待他那样对待你，"弟弟叫了出来，在他面前跪下；"亲爱的哥哥，他要用经常的照顾、关怀和爱，来报答你

从前对他的恩情；海洋汹涌在我们中间，却不曾阻断了他对你的思念，从今他要守在你的左右，尽他未尽的责任；尽管时间久了，他一直过的是孤独的生活，他那没有改变的真心和怀念是可以拿出来作证的。只对我说一句还能认识我的话，哥哥，纵然在我们光辉的童年，一对傻孩子也想终生相守，但是让我们从今以后比那时更百倍地相亲，百倍地相爱吧！"

老人一个面孔一个面孔地望过去，他的口唇张动，但是没有发出回答的声音来。

"如果那时我们就已经密切地结在一起，"弟弟又接上去说道，"现在我们关系更该怎样呢？我们的友爱和感情是从孩童时期开始的，当时生命要在我们面前展开，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互爱，爱是要恢复的，而我们到头来还是两个孩子。就象许多不安定的灵魂似的，他们走遍全世界追逐名利和欢乐，到了暮年又回到他们的生地退隐，茫然地希望在他们就木之前重新变成孩子，我们，纵然在早年生活中不及他们幸运，但在闭幕的时候要比他们幸福些，今后又将在我们幼年嬉游之地重新过我们的安定生活，回家时绝对不管那种在成年以后生长出来的希望已否实现——除了我们旧时彼此的爱慕什么也不带回家去——不保留破碎生命的残片，只撷取最初使生命更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又可以象先前一样成为孩子了。并且即便，"他接下去说道，声音有些变了，"即便我害怕说明的事情发生——即便如此，或者将来也逃不过（上天决不致这样不仁，一定会宽容我们的！）——但是，亲爱的哥哥，我们还是不分开，在我们最大的痛苦中也算有了安慰了。"

但是在这些话还在说的时候，老人已经慢慢地向着里面的房间退却。他指着那里，一面口唇颤抖着答道：

“你们共同计划使我抛弃了爱她的心。你们永远办不到——只要我活一天，你们永远办不到的。除了她我没有任何亲戚或朋友——从前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现在想把我们分开已经为时太晚了。”

他一面走一面向他们挥手，一面轻轻地呼唤她，溜到小房间里去了。留下来的几个人便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话被感情冲破了，同时也是很难说出口来的——跟他进去了。他们走得很轻，没有脚步响，但是在一群人中间却有呜咽和悲痛伤悼的声音。

因为她死了。那里，在她的小床上，她安静地长眠了。庄严的静寂现在不值得惊奇了。

她死了。没有一种睡眠能够这等美丽平静，这等没有丝毫痛苦的迹象，面看起来又是这等娇艳。她好象是上帝刚刚制造出来的人形，等待灌输上生命；绝不象是一个有过生命而被死神夺走了的。

她的床上到处装饰着一些冬季的浆果和绿色的树叶，全是从她欢喜游玩的那个地方摘取下来的。“在我死了以后，把一些爱好光明、永远被青天覆蔽过的东西放在我身边来。”这是她亲口说过的话。

她死了。可爱、温柔、有耐性、有高贵品质的耐儿死了。她那一只小鸟——一个可怜的、脆弱的，一个手指头也可以把它压碎的东西——仍然在它的笼子里轻捷地跳跃着；它那小女主人强壮的心却永远沉默了，静止了。

她那早忧、她那苦痛以及她那疲劳的痕迹都到哪里去了？完全消失了。她身上的悲哀真的死了，但和平和真正的幸福诞生了——反映在她那平静的美丽和沉酣的睡眠上了。



耐 儿 之 死

但是从前的她仍然保留着，没有因为这个变化而受到影响。是的。故居的炉火在那个同样甜蜜的面容上泛起过微笑；经过灾难和忧虑的侵袭，它象是一个幻梦消失了；当夏日的黄昏立在那可怜的教师门口，当寒冷潮湿的雨夜睡在那座熔炉的前面，当那个男孩子垂死的时候静静地站在病榻旁边，就是这同一个温柔、可爱的容颜。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人死之后天使们的威仪。

老人把一只娇弱的胳膊握在手里，把一只小手贴在他的胸前暖着。就是这只手，她带着最后的笑容伸给他——就是这只手，引导他到处飘泊流浪。他不时把它送到他的唇边；然后又把它紧紧地抱在他的胸前，叽叽呱呱地说它比先前温暖一些了；当他说的时候，他悲痛地望着环立四周的人，好象恳求他们帮助她复活过来。

她死了，没有办法把她救活了，也不需要这样做了。尽管在她自己的生命凋残得这般迅速的时期，好象由她赋予了生命的那些古老的房间——她照料过的花园——她赐给了欢乐的眼睛——在许多沉思默想的时间里悄然常至之地——好象在昨天她还走过的小径——全不会再见到她了。

“绝对不是，”教师说，他弯下腰吻她的腮帮，眼泪止不住地下流——“天国的裁判绝对不是要在这个尘世上结束了的。如果拿尘世和她那年轻的灵魂展开翅膀飞升上去的那个世界作个比较，试想尘世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说吧，即便在这张床榻上面用严肃的词句表示一种诚恳的愿望，能够把她的生命召唤回来，但是我们中间有谁肯把这话讲出来呢？”

第七十二章

当早晨到来，他们能够更平静地谈论使他们悲伤的主题时，他们听到了她的生命是怎样结束的。

她死了两天了。当时他们全环绕在她身旁，因为知道她就要断气。天刚一亮她就死了。在前半夜，他们还念书给她听，并且和她谈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她又陷入睡眠中了。从她在梦中模糊的呓语里，他们还能辨出她谈的是和老人长途跋涉的事；但并不是什么痛苦的场面，只是帮助过他们和对他们仁慈的一些人，因为她不断很热情地说，"上帝保佑你们！"在醒着的时候，神志一直很清，只有一次，她说空中飘起了美丽的音乐。上帝知道。也许是真的。

最后，她从一次很平静的睡眠中睁开眼睛，请求他们重新吻她。吻过之后，她转过头对着老人，脸上泛起了美丽的笑容——笑容是那么好看，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永远不能忘记——双手紧紧绕住他的脖子。最初他们并不知道她是死了。

她常常谈起那一双姊妹①，她说她们真象是她的好友。她希望有人告诉她们，她是如何常常想念着她们，当她们在夜间一同到河滨散步的时候，她又是如何注视过她们。这些日子她又常常说她很愿意见到可怜的吉特。她希望那里有人把她的爱带给吉特。便是在那个时候，她一想到他或者谈到他，还是夹杂着

① 指爱德华姊妹，见第三十二章。

往日的那种爽朗、快活的笑声。

关于其余的事，她永远没有发过牢骚，也没有抱怨过，最后她带着平静的心情和丝毫没有改变的态度——只是她每天对它们更加仰慕更加感恩了——象一道红光在一个夏日的黄昏中缓缓地消失了。

差不多天刚亮，那个一向和她是朋友的男孩子跑来了，带来一束干枯了的花，作为献礼，他请求把它们放在她的胸前。昨天晚上探身窗口和教堂管事说话的正是他，他们也在雪地上看到他的小脚印，在他回家上床之前他还一直在她睡的房间附近徘徊着。他好象有一个幻觉，认为他们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他又把他的梦告诉他们，他梦见她又回到他们这里来了，和先前的情形一样。他竭力请求见见她，说他一定沉得住气，他们用不着害怕他会受惊，因为当他哥哥死了以后，他也是成天坐在他身边，挨近他使他感到快活。他们让他满足了他的要求；真的，他遵守了他的诺言，尽管很孩子气，对他们全体倒是一个教育。

直到那时为止，老人还不曾说过一次话——除了对她之外——也不曾离开过床边。但是当他看到她那得意的朋友时，他受感动的样子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并且他还露出一种意思好象要那孩子走得更近一些似的。然后手指着床，第一次迸出眼泪来，站在旁边的人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前来对他是有好处的，便把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了。

那个男孩子用他那没有技巧的谈话谈着她，来安慰老人，并且劝他休息一下，到外面去散散步，或者做一些他所希望于他的事情。再过一会儿，一定要把她那尘世的形体从尘世的眼睛前

面永远移开了，他便把他引走，免得使他知道她不再回到他身边来了。

他们要为她的床上采集鲜叶和浆果。那天是星期日——一个晴朗的冬天下午——当他们穿过村庄大街时，正在走路的人们全退到一旁让路，并且向他们温和地致敬。有些人慈祥地同老人握手，有些人脱帽立定，等待他蹒跚地走过，许多人在他走过的时候叫道，"上帝帮助他！"

"邻居！"老人说着，停在他小向导的母亲房子的门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穿黑衣服①呀？我看到差不多每个人都缠着黑纱呢。"

那位妇人说，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理由。

"为什么，你自己——你也穿黑衣服呢？"他说。"窗子白天一向都是开着，现在也都关上了。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理由，那位妇人说了。

"我们必须回去，"老人慌慌张张地说。"我们要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成，不成，"男孩子叫了起来，留住他。"你不要忘记你的诺言呀。一条路是通往古老的绿巷的，那是她同我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你常常看到我们在为她的花园编过花环呀。不要转回去！"

"现在她在什么地方？"老人说了。"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吗？"男孩子答道。"我们不是刚刚离开她吗？"

"真的；真的。我们离开的是她——谁说不是呢？"

他把手举到眉上，茫然地四下望望，又突然象是想起了什

① 黑衣服是外国的丧服，下面的白天关窗子是表示哀悼的意思。

么，便穿过大路，走进教堂管事家里。他同他的聋助手正在围炉而坐。两个人看到他们，一齐站了起来。

男孩子急忙用手向他们示意。那不过是一瞬间的动作，但是就是那一点动作，再加上老人的神情，已经很够明白的了。

“你们——你们今天要埋人吗？”他急切地问道。

“不，不！我们埋什么人呢，阁下？”教堂管事答道。

“嗳，真的是谁呀？我也是说，真的是谁呀？”

“今天是我们的假日，我的好阁下，”教堂管事温和地答道。“我们今天没有事情做呀。”

“那么好了，你们到哪里我也去哪里，”老人说着，转过身对着男孩子。“你敢保证你对我说的话吗？你不会欺骗我吧？自从你们上次见了我以后，即便时间很短，我也变了样子了。”

“您跟着他走吧，阁下，”教堂管事叫道，“上帝保佑你们！”

“我准备好了，”老人柔和地说道。“来呀，孩子，来呀；”于是他就这样让他引走了。

现在那个钟声——她常常听到的钟声，晚上白天，总是用一种肃穆的愉快心情静静地听着的钟声，几乎把它当做一种有生命的声音——无情地为她徐徐地响着，她是这样年轻，这样美丽，这样善良。拄拐杖的上了年纪的人，以体力健康自豪的壮年人，前途无限光明的年轻人，在生命黎明时期的无依无靠的婴儿，一齐涌了出来，集中在她的墓前。老头子们在那里，他们的眼睛昏花了，知觉也衰退了——祖母们也在那里，在十年前她们就应该死了，但是仍然活着——聋子、瞎子、瘸子、半身不遂的人，各式各样的活死人，在这个夭折者的坟墓封闭时都来凭吊。把将要埋葬在坟墓的人和那些仍然能够在坟墓上匍匐爬行的人作个比较，谁说她应该死呀！

他们从挤满群众的道路中抬着她走，她全身洁白得象是刚刚落到地面的雪，而她在尘世上的日子飞驰得太快了。她又走过了那个门廊底下，当上天好生之德把她带到那个和平地方的时候，她曾经在那里坐过，由那古老的教堂把她接待到它那平静的阴影里。

他们把她抬到一个她不止一次地坐下来沉思的古老的暗角里，然后把她放到地上。阳光透过一个花玻璃窗——这个窗子，在夏天，树枝经常摩擦着，小鸟成天唱出甜蜜的歌声。在太阳底下，风吹枝动，一种颤抖着、变化着的光辉就会照射到她的坟上。

土归于土，灰归于灰，尘归于尘①！许多年轻人丢掷了花圈，许多沉抑的呜咽声发了出来。一些人——他们不是很少几个呢——跪了下来。大家的悲哀全是又诚恳又真挚的。

仪式完成了，送丧的人站开，村民围成一个圈子，在墓石放上去以前向坟穴里望望。有的想到，他如何曾经看到她就在那块地上坐过，她的书本如何落到裙上，而她那一张凄苦的脸在凝视着天空。又有人说，他如何感觉奇怪，象她那样娇弱的人竟会如此勇敢；她如何从不害怕在夜间独自走到教堂里面，竟喜欢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在那里徘徊，甚至还攀登通往钟塔的阶梯，没有灯光，只凭从又厚又老的墙壁气眼中透进来的月光引路。年纪最老的人们在低声谈论，说她看到过天使，同天使讲过话；当他们想起她长的样子，说话的态度，以及她的天殇时，有人便觉得可能真的如此。这样，人们一小群一小群地走到坟上，低着头向

① "土归于土，灰归于灰，尘归于尘"(Earth to earth, 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英国国教祈祷书葬仪原文。意思是人来自大自然，返回大自然。《圣经》里面也有这类词句。

下面望望，再让出路来给陆续来到的人，然后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着退去，过了一个相当的时间，教堂里人走光了，只剩下教堂管事和几位送丧的朋友。

他们看着墓穴封好，盖上石头。于是，微茫的黄昏渐渐聚拢来了，没有任何声音冲破那地方的神圣的沉寂——皎洁的明月把它的光辉倾射到坟墓和碑碣上，倾射到柱上，墙上，圆拱上，尤其是(在他们看来)倾射到她那安静的坟墓上——在那一个平静的时间里，外界的事物和内心的思想交织成永生的保证，人世间的希望和恐惧在这些保证面前受了屈辱——于是，他们带着又平静又服从的心情，转身走去，把女孩子交给上帝了。

唔，把这类的死所给予的教训印在心上是困难的；但是谁也不要拒绝接受它呀，因为它是所有的人必须学习的东西，且是一个有力和普遍的真理。死神总是让那喘息的灵魂从脆弱的身体上获得解放，因此他把天真的和年轻的人摧毁了，于是上百种的道德，便化做怜悯、仁慈和博爱，出现在世界上，赐福给全世界的人。伤心的人们在这种青绿的坟墓上流下来的每一滴的眼泪中总会产生一些善念，总会含有一些更温和的品德。在毁灭之神的脚步底下，常会跃起光辉的创造，反抗他的威力，而他那条黑暗的幽径也将变成一条通往天国的光明大道。

老人回到家里时已经很迟了。因为在他们散步回来，那个男孩子又找了一些借口，把他引到他自己的家里；由于路走得很多，而且几天以来又缺乏休息，他便在火炉旁边沉沉地睡着了。他完全疲备不堪了，他们也就想尽办法不要把他吵醒。睡神把他拘留了很久，最后他醒来，明月正在大地上照耀着。

他弟弟对于他的久滞不归，放心不下，正在门口等候着，这

时看到他同他的小向导走来了。他上前迎接他们，亲切地让老人靠住他的手臂，引导他迈着又慢又抖的脚步向房子里面走去。

他一直奔往她的卧室。没有找到他留在那里的人，他带着张皇失措的神情回到他们聚集的房间。从那里他又冲到教师的住处，喊着她的名字。他们紧跟在后面，在他白白寻找一番之后，又把他带回家来。

他们尽量使用怜悯和感情所能提示出来的有说服力的言语，劝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对他讲几句话。他们想了许多方法，让他心理上准备应付必须发生的事，他们又使用了许多热情的词句，曲曲折折地说明她已经得到幸福的命运，最后，就把事实讲给他听了。这话刚一出口，他立即象是一个被惨杀了的人那样昏倒了。

一昏就是好几小时，他们几乎对他的生命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悲哀的抵抗力是强的，他又苏醒了。

如果有人从来不了解人死以后的茫然——丧魂失魄似的空虚——当什么熟习的和亲爱的事物随时随地失去了的时候，凄凉的感觉会侵上最强壮的心头，——当每一种家庭守护神变做一块碑碣而每一间屋子变做一个坟墓的时候，无生命和无知觉的东西会发生联系，成了回忆的目标——如果有人从来不了解这个，只凭他们自己的经验来体会，那么他们就很难猜想得出，为什么多少天以来，老人一直在憔悴下去，闷闷不乐地过日子，胡乱地在这里那里流浪，好象是在寻找什么似的，但是又得不到半点安慰。

不论他的思想力或者记忆力还有多少，全部都限于她的范围里面了。对于他的兄弟，他绝不理解，或者好象不要去理解似的。对于每一种亲爱的表示和每一种的照顾，他一直漫不在意。

如果他们对他谈这一个题目或者任何其他题目——除去一个——他最初也能耐心地听一会儿，后来转身便走，象先前一样继续寻找去了。

那一个题目已经占据了他的和他们的心，关于那个题目，简直连碰都不能碰了。死！他不能听也不能忍受这个字。稍微一提到它，便要使他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当初他乍一听到这项消息的情形一样。他在追求什么样子的希望，没有人能够说得出，但是他有重新把她寻找回来的希望——一些渺茫黯淡的希望，一天一天地因循下去，也使得他一天比一天更伤心更难过——这是每个人都清楚的。

他们想把这一个悲伤的场面转移一下——试一试迁地为良是不是可以使他兴奋起来或者鼓舞起来。他弟弟又接受了一些熟于这类事情的人的劝告，他们也来替他检查。有些人就留在那里，当他要谈话的时候同他谈话，当他孤独沉默地荡来荡去的时候监视他。不论他们把他转移到哪里，他们说，他总是设法回到老地方来。他的心还是恋着那个所在。如果他们把他秘密地禁锢起来，并且严紧地监视他，他们只有把他当做囚犯拘留住；但是如果他有办法逃走，他一定还能回到那个地方，否则也许会死在路上。

最初他还能听那个男孩子的话，后来他也不起作用了。有时他让那孩子陪他散步，或者甚至看到他来了把手伸给他，或者停下来不是吻吻他的腮帮就是拍拍他的头。在别的时候，他会请求他走开——不是那种残酷无情的态度——他不愿他跟着他。但是不论是他自己，或是和这位温和的小友一起，抑是和那些不惜任何代价给他安慰、或者想尽方法使他心安的人们一起，他总是一样——对于生活里的任何事物没有爱也没有顾虑——

完全成了一个心碎了的人。

最后有一天，他们发现他起得特别早，把行囊背到背上，手杖拿在手里，还有她的草帽和她常常提着的那只装满了这类东西的小篮子，独自走了。他们正准备四面八方追寻他的时候，一位吓坏了的学童跑了来，他说他刚刚看到他坐在教堂里面——坐在她的坟墓上头。

他们赶快奔往那里，轻轻地走到门口，见他正象耐心等待什么的样子。当时他们并没有打扰他，只是监视了他一整天。当天色十分黑暗了的时候，他才站立起来回家，上床休息，自己叽叽呱呱地说，"明天她就要来了！"

第二天，他又是从早到晚留在那里；到夜里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在叽叽呱呱地说，"明天她就来了！"

从此一天又一天，从早到晚，他总是在她的坟墓上等她，在他面前，在那个古老、阴暗、静寂的教堂里，浮现过多少幅愉快的乡间的新鲜旅程，在自由、广阔的天空底下的休息地方，在田野和森林里的漫游，以及在人迹罕经的小路上漫步的图画呀——浮现过多少种永远难以忘怀的声音的腔调，浮现过多少次瞥见过那个形体，飘展的衣裳，在微风中愉快地飘起纹浪的头发呀——浮现过多少关于过去以及他希望还能重新再来的憧憬呀！他从来不对他们说他想什么，或者他要去哪里。有时在晚间他也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能够看出，他正在含着一种秘密满意的心情计划在夜晚到来之前，他要同她一起逃走；他们仍然听到他在祈祷时低声着说，"主呀！让她明天回来吧！"

最后一次是在一个融和的春天。他没有在寻常的时间里回来，他们前去找他。他躺在石头上死了。

他们把他埋葬在他心爱的人旁边，埋葬在他们常常祈祷、沉

思、手拉着手徘徊的教堂里面，女孩子和老人一起长眠了。

尾　声

这团有魔术性的线轴一直向前滚动着，把说书人引了这么远，现在它也放慢步子，停下来了。线轴躺在目的地门口；追踪的工作终止了。

只把陪着我们走路的一小群中的几位重要人物打发一下，旅程就可以全部结束了。

首先是滑头滑脑的桑普森·布拉斯和萨丽，他们手挽着手，引起了我们恳切的注意。

前面已经看到，桑普森先生是在他拜会法官的时候被拘禁起来的，因为法官坚决地要求把他的停留延长一下，他也就没有办法拒绝，在法官保护之下住了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在这个当儿里，他的主人对他的照顾特别严密，因此他完全同社会隔绝了，甚至除了一个小小的铺石院子，从来没有到外面运动一次的机会。实在，和他办交涉的人都很了解他那种谨慎和不爱出面的脾气，对于他的出走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他们要求两个殷实的房屋管理人签署一个友谊的合同，每人担保一千五百镑，否则就不能让他离开他们那招待周到的住处——好象在怀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旦把他释放之后，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使他回来似的。布拉斯先生对于这一个玩笑倒也颇有兴趣，竭力想贯彻它的精神，便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找到了两个朋友，两人合到一起的财产距离十五便士还差约莫半个便士，他们愿意把这数字贡

献出来作为保释金——因为那就是双方同意的一个有趣的字眼。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滑稽表演，这两位绅士被拒绝了，布拉斯先生答应继续住在那里，他也的确住到一个由英俊的灵魂组成的俱乐部称之为大陪审官者（他们开玩笑地）把他传来，在其他十二位犯过伪证和欺诈罪的滑稽家面前受审，他们也都以最诙谐的喜悦证明他有罪——不，甚至群众也发生了狂想，因此当布拉斯先生坐在一辆出租马车向着这些滑稽家聚会的地方行进时，全用臭鸡蛋和死猫向他致敬，并且假装还要把他撕成碎片，大大增加了这件事的喜剧性，也使他领略得更彻底，那是无可怀疑的。

为了要使这种游戏性的趣味再拖长一些，布拉斯先生便由他的辩护人申请判决暂缓执行，说他之所以自行检举，乃是因为得到了安全的保证和赦免罪行的诺言，因此本着法律对于这类受了欺骗而肯于坦白的人格外施恩的理由，要求宽大处理。经过严肃的辩论之后，这一点（还有其他属于技术性质的许多点，滑稽透顶的程度简直难以再把它加以夸张了）要提交法官们决定，同时就把桑普森转移到他先前的住所。最后，有些意见对桑普森有利，有些意见对他不利；结果呢，不要他到国外旅行一个时期去了，却允许他在一些不重要的限制下为他的祖国增光。

这些限制是，在几年以内，他必须住在一座宽广的府第中，里面也有另外几位由公家负担膳宿费用的绅士，他们穿着朴素而露出黄色的灰制服，头发剪得很短很短，主要的食物是稀粥和清汤。此外还要他和他们共同参加一种运动，经常攀登一串没有止境的阶梯；并且唯恐他的腿不习惯于这种工作，可能软弱下来，因此他的脚踝子骨上必须罩上一块铁制护符。这些条件安排妥当以后，一天晚上他便移解到他的新居去了，当时同他一起

去的还有另外九位绅士和两位女士，他们都是光荣地由皇家的公车送到那个退隐的地方去的。

除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处罚，他的名字也从律师人名录中划掉并涂去了；这一举动在后世一直当做是一件很丢脸很值得引咎的事情，并且含有犯了严重罪行的意思——真的，从表面上看来，情形的确如此，因为许多没有一些可取的名字仍然太平无事地保留着。

关于萨丽·布拉斯，有许多矛盾的谣言传布着。有些人很自信地说，她穿着男装走到码头上面，成了一个女水手；另外有些人却偷偷摸摸地低声说，她在近卫步兵第二联队中入了伍，充当上等兵，并且看到过她穿着制服站岗——就是说，一天晚上，她扶着一支毛瑟枪在圣詹姆士公园①的岗亭上守卫。象这类的闲话流传得很广；但是事实的真象似乎是这样，约莫过了五年工夫（在这个期间内，绝对没有看到过她的直接证据），有人不只一次地看到两个倒霉的家伙在昏夜之后从圣翟尔斯教堂②最幽僻地方偷偷摸摸地出来，沿着大街溜，拖拉着脚步走，身子瑟缩着、颤抖着，眼睛注视着道路和阴沟，寻找被人抛却的食物或者被人丢弃的残鱼肉屑。这两个形象只有在又寒冷又阴沉的黑夜才肯露面，这时那些可怕的鬼魅也正大胆地爬到街上，而在别的时候他们是潜伏在伦敦藏垢纳污的地区，象拱道里，黑暗的坟墓里，地窖里的——他们正是疾病、罪恶和饥饿合为一体的精灵。有些人便附耳相告，这两个家伙正是桑普森和他妹妹萨丽；据说，

---

① 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 Park)，在伦敦圣詹姆士宫南面，白金汉宫迤东，距威斯特明斯特寺甚近。园内林木繁茂，四周崇屋高楼，极为壮观雅丽。因为接近王宫，故常有警卫守护。

② 圣翟尔斯教堂(St. Giles's)，在伦敦市内，建于十四世纪末叶，一五四五年曾受火灾。堂内有密尔顿墓，他那首长诗«失乐园»便是在这个教区里写成的。

一直到今天，他们往往在天气恶劣的夜间，带着同样可憎的外表，挨近害怕他们碰到的过往行人的肘腕间乞讨。

奎尔普的尸体也发现了，不过那已经在几天之后。于是就在它冲到岸上那个地方的附近验了尸。一般推断他是自杀，从他死时的种种情形看来，象是有理由的，判决书也就以此而定案。要在他心头插上一根火刑柱，埋葬在四条僻路的中心。

据后来谣传，这一个又可怖又野蛮的葬仪被免除了，死尸秘密地给汤姆·斯考特盗走。但是甚至关于这一点，意见也是分歧的；因为有的人说汤姆是在半夜里把尸骨掘出，送到奎尔普未亡人指示他的一个地方。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验尸的时候汤姆流出了眼泪——尽管这事情看起来有点特别，他的确是掉过眼泪的。而且，他还公然要把陪审官痛殴一顿；当经及时制止并且被送出法庭外面之后，他便把头顶在窗台上倒立起来，遮暗了那唯一的窗口，最后才由一位负责警卫的庭丁巧妙地照准他的脚部戳了一下，把他赶跑了。

主人一死，他飘泊无所依恃了，便决定用头和手周游世界，开始翻筋斗换面包吃。不过他发现他出生英国这件事对他这一行业的前程实在是一种不能克服的障碍（尽管他的艺术很有声誉并大受欢迎），因此他便冒了他所熟识的一个长得很象意大利人的后生的姓名；后来筋斗翻得异常成功，一上台总是满座。

小奎尔普太太从来不曾饶恕她自己对女孩子的一次欺骗，那件事把她的良心压得很沉重，只要一谈起或是一想起它来，她总是难过得流泪。她丈夫没有亲属，她变得很富有了。他没有写遗嘱，否则她也可能一贫如洗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受了她母亲的鼓励，因此在她第二次选择对象的时候，除了她自己之外，再也不同谁商量了。这次她选中了一位够漂亮的青年；因为他

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金尼温太太以后应该分居供养，他们婚后争吵的次数并不比普通人家多，也未发生过什么大风波，两人就靠着已故矮子的金钱快活地过日子。

加兰德老夫妇和阿伯尔少爷生活照常（不过他们家庭里面也发生了一种变化，下文即有交代），过了一个适当时期，阿伯尔便同他那位公证人老师合伙开业，那一天曾大宴亲友，并举行跳舞会，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在那次舞会中恰好邀到了一位难得一见的最腼腆的年轻小姐，恰好阿伯尔少爷对她一见倾心。这事怎么发生的，他们又是怎么发觉的，是谁第一个发觉了又告诉另外那个人的，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可以肯定，在一个时期之后他们结婚了；同样可以肯定，他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更可肯定的，就是他们应该过幸福的生活。并且他们已经生儿育女，而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也是很愉快的；因为任何德行和仁爱的繁殖，对于大自然的高贵品质是有好处的，就是对一般人类说来，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那匹小马一直把它的独立性格和原则，保持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它活得特别长久，真的，人们把它当做小马的老巴尔①看待了。它常常驾着小四轮马车往返于加兰德先生和他儿子之间，由于老年人和青年人常常要在一起，在新居里面也特别为它建立了一座马厩，它总是带着十分尊贵的神气自己走到里面。等到孩子们懂得和它交朋友了，它也肯降低身分去和他们一道玩耍，象一只狗那样跟着他们在小院子里跑来跑去。不过即便它脾气改了很多，甚至允许他们抚摸它，或者甚至让他们弯下身子看看它的脚掌或者拉拉它的尾巴，它却不肯让其中任何一个跨

---

① 老巴尔（Old Parr），系英国长寿老人汤麦斯·巴尔（Thomas Parr，1483—1635）的绰号，据说他在一百零五岁上还曾因纵欲而悔罪。

到它的背上或者骑着它走，因此表示便是亲密也得有个限度，而他们中间有许多方面还是壁垒森严，不容越轨的。

到了晚年，它并不是不肯讲交情的；因为当那位善良的光棍学士在老牧师死后便来和加兰德先生同住，它对他怀有很大的好感，恭顺地听他驱使，没有一点抗拒的表示。在它死前两三年便不做什么工作了，只是吃着苜蓿过日子；而它最后的一个举动（象是一位容易发脾气的老绅士）是把它的医生踢了一脚。

斯威夫勒先生很慢很慢地恢复了，并且领到了年金，替侯爵夫人买了一大堆漂亮衣服，后来又把她送到学校读书，还了他在病榻上的愿。他费了很久的时间想替她起一个配得上她的名字，最后才决定叫她索芙洛妮亚·斯芬克斯①，因为它的声音又悦耳又文雅，同时还表示着神秘的意味。侯爵夫人就使用这个头衔，含着眼泪进了他所选择的学校，不久便走到所有竞争者的前头，过了许多学期之后她又升入较高的班级。这里要替斯威夫勒先生说句公道话，虽然在五六年当中因为支付她的教育费用一直使他感到拮据，他却从来没有减少过热情，每月他去访问女学监的时候，总是听到（很严肃地）关于她学业进步的叙述，使他感到钱没白花。女学监把他当做是一位怪脾气的文人，并且最有引用古典作品的才能。

总而言之，斯威夫勒先生一直把侯爵夫人留在他的公馆里，直到她，据一个稳健的估计，足足满了十九岁，美丽、聪明、好脾气，这时他才开始严肃地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在某一次定期访问中，他心里正在盘算着这个问题，侯爵夫人独自一个人走

① 索芙洛妮亚·斯芬克斯(Sophronia Sphynx)，"索芙洛妮亚"是希腊语，意思是聪明。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狮身人面的怪物，它本身有神秘不可索解的意思。

到他跟前，比以前更显得笑容可掬，更显得鲜妍可爱了。于是他忽然想起来，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如果她嫁了他，他们应该多么舒服呀！因此理查便问她的意思；不论她怎么回答，反正不是一个"不"字，而他们过了一个星期便认真结婚了。这样一来，便给了斯威夫勒先生以后常常对人谈起的机会，说毕竟是有一位少女留在那里等他。

在汉普斯太德[①]区有一座小房子出租，在花园里还有一个吸烟亭，这真是文明世界所欣羡的设备，他们同意把它租下，当蜜月度完以后，便搬到里面住了。查克斯特先生每逢星期日就到这个隐居的地方消磨一整天——经常是从早饭时间开始——在这里他成了普通新闻和时髦消息的承办商。在好几年里，他一直是吉特的死对头，力言当他被怀疑偷了五镑钞票时，他对他是有好印象的，等到他判决完全无罪时，他的观念反而变了；因为他这种犯罪倒可以表示胆大勇敢，而他的无罪反而是卑劣和诡诈的脾气的另一种证据。不过他逐渐也同吉特和好起来，甚至给了他眷顾的光荣，好象认为他颇能改邪归正，因此也就可以把他宽恕了。但是他绝对没有忘记或者原谅那个先令事件；坚持说，如果他再到那个地方是为了赚取另一个先令，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如果硬说他回到那里是为了找补上次的礼物，倒成为他品德上的一个污点，绝不是忏悔或者觉悟所能洗刷清的。

斯威夫勒先生一向就有些旷达和喜欢幻想的气质，有时便在吸烟亭上独自沉思起来，而在这一个阶段，他心里常常考虑着关于索芙洛妮亚的出身那个神秘问题。索芙洛妮亚自以为她是

---

① 汉普斯太德(Hampstead)，伦敦西北方的郊区，现在已经和市区连成一片。它的历史悠久，常在那里发掘出古罗马人的遗物。英国名诗人济慈和名散文家李·翰特都曾在这里寄居过。

一个孤儿；但是斯威夫勒先生把各种细小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总是认为布拉斯女士一定知道得更清楚些，他又听他的娘子谈到过萨丽和奎尔普见面时也有些不大寻常，因此就怀疑，这是不是那个人在他生前也不肯揭穿的一个哑谜呢。不过这种推测并没有使他感到什么不安；因为索芙洛妮亚一直对他是一位最使他愉快、最善于体贴和最精明能干的太太；狄克（除掉偶而同查克斯特先生发一阵脾气，而她也很有理由去鼓励，没有理由去反对）对她是一位又钟情又爱家的丈夫。并且他们一道打过千百局克里贝治。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对这也是狄克的一种光荣，就是虽然我们称她为索芙洛妮亚，他却自始至终喊她做侯爵夫人；他把他发现她在他的病房那一天作为纪念日，每年这一天查克斯特先生总是前来赴宴，大家盛大欢乐一番。

赌徒伊萨克·里斯特和兆尔，以及他们那位可靠的同伙、没有罪恶记忆的詹姆斯·格洛乌斯先生，都有过不同的成就，直到最后由于他们职业上的一种大胆的冒险失败了，把他们分散到了不同的方向，使他们的前程突然受到长而有力的法律手臂的制裁。失败的根源是由于一位新入伙的人——年轻的福来德立克·吐伦特——露了形迹，这事便无意地成了他们和他自己受到惩处的媒介。

说到那位年轻人，他在海外胡作非为了一个很短的时期，靠着他的小聪明过日子——这就是说靠着他滥用每一种的才能，这种才能如果用得正当，实在能够使人高出禽兽，因为堕落不堪，以致降格到连禽兽不如。他的尸体不久就被一位陌生人看到，那人碰巧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面陈列着招领的溺死尸体——尽管由于同人格斗的结果，满身是伤并且失去了人形，他还能认出是他。但是陌生人严守秘密，直等到回家以后才对人

谈起，尸体却始终无人领去埋葬。

那位弟弟，或者说是独身绅士，因为这个称号对大家更熟习些，很想把那穷教师从他那寂寞的隐居里拉来，做他的伴侣和朋友。但是这位寒微的乡村教师没有胆量走进繁华世界，对他在这古老公墓里的住所颇为喜爱。他的学校，这一个地方，再加上"她"那一位小友对他的依恋，都使他感到恬静的幸福，因此他安安定定地继续他的旧业，并且由于他那位朋友对他的感恩——只这样简单地带上一笔就够了——他再不是一位穷教师了。

那位朋友——独身绅士，或者弟弟，随你怎么称呼他吧——心里有一种沉重的悲伤，但是并没有使他发生厌世或者出家的念头。他以人类爱护者的姿态进入了世界。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的主要娱乐便是沿着老人和女孩子所走过的道路旅行（也只能根据她的最后叙述，追踪他们的足迹了），凡是他们所停过的地方他也停下，凡是他们受过苦难的地方他都表示同情，遇到使他们高兴过的事物他也感觉欢欣。那些有恩于他们的人都没漏去他的寻求。学校里的一双姊妹——她们全是她的朋友，因为她们本身没有朋友——蜡像展览馆主乍莱太太，柯德林，矮脚——他都一一找到了，并且，相信我，连那位司炉[①]也没有被遗忘掉。

吉特的故事宣传开了，使他得到了一群朋友，许多人愿意负担他未来的生活。最初他对辞去加兰德先生家中的工作想也没有想到，不过经过那位绅士一番严肃的劝导和忠告之后，便开始认为这样一个改变到时候也有实现的可能。一个很好的职位给他找到了，快得把他吓了一跳，推荐他的那几位绅士，在他被控

① 司炉，见第四十四章，那位和善的人曾经领耐儿和她外祖父在熔炉旁边住了一夜。

诉的时候原本相信他是有罪的，就因为他们有那个信念才觉得对他不起而这样做了。由于同一个仁慈的行为，他母亲再也不愁贫困了，日子过得十分幸福。于是，正如吉特常常说的，他的最大不幸反而成了他后来一切兴旺的源泉。

难道吉特一直打着光棍吗？他结了婚没有呢？当然他结了婚，除了巴巴拉之外有谁配做他的老婆呢？最妙的是，结婚不久小雅各便做了叔叔，而前面所提过的他那两条小腿上①还没有穿过长裤子呢！还有一件虽然不算重要，但也值得带上一笔，就是小弟弟也变成叔叔了。吉特妈和巴巴拉的母亲对于这一件大事的高兴自然用不着说了。她们发现两个人在这一件以及在许多别的问题上都很情投意合，便索性搬到一起住，从那时起更成了一双最和睦的朋友了。是不是因为她们每三个月到阿斯特莱看一次戏（当然是坐池座了）给戏院招来了幸福呢？当他们油漆门面的时候，吉特妈不是常常说，这完全是因为吉特上次的招待所造成，而当她们从戏院门前走过时，她奇怪，如果经理真的知道这回事，可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

当吉特的孩子们一个到了六岁一个到了七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巴巴拉②，而且她真是一个很标致的巴巴拉呢。他们也不缺少一个眉目毕肖的小雅各的复本，看起来就象当年他们教他牡蛎是什么东西时候的神情。自然还有一个阿伯尔，那位阿伯尔·加兰德先生便成了他的教父；还有一个狄克，斯威夫勒先生对他特别爱惜。这几个小人物到晚上总是围在他身边，要求他把已经死去的善良的耐儿小姐的故事再讲一遍。吉特总是答

---

① 指第六十三章里斯威夫勒在法庭上作证时关于小雅各的描写。

② 巴巴拉，是以她母亲命名的姑娘。下面的阿伯尔和狄克，也都是为了纪念几位好友而起的小名。

应的；当他们听得哭了，但是还是要求他说下去，而且希望故事再长些的时候，他便告诉他们，她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已经升入天国，如果他们也能和她一样善良，那么有一天他们会在那里看到她，看到她和认识她，就象他小时候那样。然后他对他们叙述如何他一向穷苦，读不起书，如何她肯教他读书，如何老人惯好这样说，“她永远笑吉特的傻相，”听到这里他们便擦掉眼泪，觉得她那样做，实在太好了，于是又都非常快活起来。

他有时把他们带到她曾经住过的大街；不过许多地方都改变了，没有原来的面貌了。那座老房子早已拆毁了，在它的地基上修建了一条又整齐又宽阔的大道。最初他还能用手杖在那里画出一块方地，指给他们房子就建在那里；但是不久之后他便捉摸不定那个地方了，只能说大约在那一带，他想，这些变化把他搞糊涂了。

这便是几年以内发生的变化，许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很快地过去了，就象是讲了一个故事一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老古玩店　（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